

—— 揽 获 ——

雨 果 奖	星 云 奖	轨 迹 奖	世 界 奇 幻 奖	日 本 星 云 赏
-------------	-------------	-------------	-----------------------	-----------------------

《三体》
《北京折叠》
英文版译者

华裔科幻作家
► **刘宇昆**
短篇精选集

转生接口 狩猎愉快

重磅推出

集结刘宇昆
创作生涯代表作品
与首次译介新作



总目录

《狩猎愉快》
《转生接口》

《狩猎愉快》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狩猎愉快

GOOD HUNTING



[美] 刘宇昆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录

[序](#)

[狩猎愉快](#)

[隐 娘](#)

[剪](#)

[白 袖](#)

[尤马机甲](#)

[思念与祈祷](#)

[关于我母亲的记忆](#)

[七个生日](#)

[宇宙春晖](#)

[从生命摇篮发来的报道：隐士——马萨诸塞海的四十八个小时](#)

[偶像](#)

[爱的镜子](#)

[每个与人类合作的人工智能应该知道的五十件事](#)

[致宣布有意接管地球的知觉人工智能的一封公开信](#)

[灰兔、红马、黑豹](#)

序

小说这门艺术的核心存在悖论，至少就我的经历来讲：小说的媒介是语言，这门技艺的主要目的是交流；而我只有避开交流这一目的，才能写出满意的小说。

解释一下，作为作者，我用文字构建出作品，但文字在被读者的意识激活之前是没有意义的。故事是被作者和读者共同讲述的，在读者参与阐释之前，所有的故事都是不完整的。

每个读者在阅读文本时，都带着自身的阐释框架和对现实的预设，还有关于这个世界“是怎样”“应该怎样”的背景叙事。这些都需要通过经验来获得，通过每个人遭遇的、无可复制的现实这一独特经历来获得。故事情节的合理性由“争斗-伤疤”来判断；角色的深度由“现象-影子”来评估；而故事的真实性则由每个人内心的恐惧和希望来衡量。

一个好的故事和一份案情诉讼摘要完全不同，后者试图说服并引导读者走上一条悬浮在不合理深渊之上的狭窄道路。相反，一个好的故事则更像一栋空荡荡的房子，一座开放的花园，一片海边的废弃沙滩。读者带着他们沉重的行囊和珍视的财产，带着怀疑的种子和理解的剪子，带着人性的地图和支撑信仰的篮子前来。接着读者栖居在故事之中，探索它的角落和缝隙，按照自身的品味重新布置家居，按照他们内心生活的草图漆刷墙壁，将这个故事变成他们的家。

作为一名作者，我发现想要建造一所能让每位想象中的未来居民都满意的房子是一件限制重重、让人无力的事。更好的办法是建造一所让我在其中感到宾至如归、平静怡然的房子，让我在现实和语言的艺术之间得到慰藉。

然而，经验表明，正是在我最不希望达成“沟通”的时候，成果才是最容易被阐释的；正是在我最少考虑读者是否感到舒适的时候，他们才最有可能把这个故事当作自己的家。只有纯粹专注于主观性，我才有机会实现主体间性。

愿你在这里找到一个故事，让它成为你的家。

狩猎愉快

Good Hunting

薛 白 译

2012 年首次发表于《奇异地平线》杂志 (Strange Horizons)

……一旦一个男人把他的心放在狐狸精身上，
无论他们相隔多远，她都会无法控制地听到他的声音……

夜晚，天边挂着半月，偶尔传来一声猫头鹰的号叫。

商人和他的妻子，还有所有仆人都撤出了宅子。偌大的宅子出奇地安静。

父亲和我蜷伏在庭院里的供石¹后面，透过这块石头上的斑驳孔洞，我能看到商人儿子卧室的窗户。

“噢，小蓉，我亲爱的小蓉……”

年轻人那充满狂热的呻吟声令人同情。神志恍惚的他被拴在床上，这么做是为了他好。父亲特地留了一扇打开的窗子，好让他那哀伤的哭号能被微风远远吹到稻田之中。

“你觉得她真的会来吗？”我低声问道。今天是我的十三岁生日，也是我的初次狩猎。

“她会来的。”父亲说道，“狐狸精无法拒绝被她魅惑之人的哭泣。”

“就像那对化蝶的恋人对彼此无法抗拒一样？”我回忆起了去年秋天来到我们村庄巡演的民间戏班。

“不太一样。”父亲说。不过他好像不愿意解释其中差别，“只要知道这不是一回事就行。”

我点点头，不确定自己听懂了没有。但我还记得商人和他的妻子找到我父亲寻求帮助时的情形。

“多丢人啊！”商人嘟囔着说，“他还没到十九岁呢。他读了那么多圣贤书，怎么还是被这么个妖精给迷住了？”

“被狐狸精的美貌和诡计迷惑并不算什么丢人的事，”父亲接话道，“即便是大学士王莱，也曾与某只狐狸精共度了三个夜晚，而后在科举中考取了状元。你的儿子只是需要一些帮助。”

“您一定要救救他。”商人的妻子一边说着，一边像小鸡啄米一样不停地鞠着躬，“如果这件事传出去，就没有媒人会给他说明白了。”

狐狸精是个会偷心的妖怪。我打了个寒战，怀疑自己如果真遇到的话，是否有勇气面对。

父亲伸手拍拍我的肩膀，他手中传来一丝暖意，令我镇定了许多。他另一只手里握着燕尾剑，这是我的先祖刘晔将军当年打造的宝剑，到现在已经传了十三代了。这柄宝剑上附着几百条道教符咒，已经饱饮了无数妖魔的鲜血。

一片飘来的云把月亮遮住了片刻，向万物投下一片黑暗。

当月亮再次现身时，我差一点儿惊叫出声。

田野中出现了一位女子，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

她身着绸缎质地的白色长裙，裙摆摇曳，衣袖翻腾，腰上系着一条银色的宽腰带。她的面庞白皙如雪，秀发乌黑似煤，披散在腰间。我觉得她看上去就像巡演戏班挂在戏台四周的那张唐代美女图上的人一样。

她缓慢转身，观察着周遭一切。在月光下，她的双眼倒映着光辉，就像两泓波光粼粼的清泉。

我惊讶于她脸上表现出的悲伤。忽然之间，我为她感到难过，想用尽一切办法让她展现出笑容。

父亲用手轻轻拍了拍我脖子后面，让我从这种迷醉的状态中恢复正常。他警告过我关于狐狸精的力量。我的脸上火辣辣的，心脏怦怦直跳，我把目光从妖怪的脸上移开，专注于她的姿态。

这一周以来的每个晚上，商人的仆人都带着狗在院子里来回巡逻，不让狐狸精靠近她的受害者。但现在整个院子空无一人。她站在原地，犹豫不决，怀疑这是个陷阱。

“小蓉！你是来找我的吗？”商人之子那狂热的声音越来越响。

女子转过身，朝着那间卧室的门走去——不，应该说是滑去，她的动作是如此平稳流畅。

父亲从供石后面跳了出来，举起燕尾剑冲向她。

她一个闪身躲开了，仿佛她的后脑勺上长了眼睛一样。父亲无法刹住攻势，随着一声钝响，宝剑刺进了厚厚的木门。他把剑往外拽，但没法儿立即把武器解放出来。

女子瞥了他一眼，转过身，朝着庭院大门外走去。

“别光站在那里，小良！”父亲喊道，“她要逃跑了！”

我朝她奔去，拖着我那装满狗尿的陶罐。我的任务是用它来泼她，这样她就无法变成狐狸形态而逃走了。

她转向我，微笑着说：“你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孩子。”一股香味围绕着我，如同春雨中绽放的茉莉花。她的声音像甜美、冰凉的莲蓉，我想永远听着她说话。陶罐从我手中垂下，被我忘在了一边。

“就是现在！”父亲喊道。他已经把剑拔了出来。

我恼怒地咬着嘴唇。如果我这么容易受引诱，那还怎么当捉妖人呢？我掀开盖子，把陶罐里的狗尿泼向她撤退的身影。脑海里那个不应该弄脏她那白裙子的愚蠢想法让我双手颤抖，加上她离我很远，只有少量的狗尿泼到了她的身上。

但这样已经足够。她号叫起来，那声音就像狗吠，但更加狂野，让我后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她转过身咆哮着，露出两排尖利的白牙，我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

我打断了她变身的过程。她的脸就这样停留在女人和狐狸之间，没有毛发的鼻子和竖起的三角形耳朵愤怒地抽动着。她的手变成了前端锋利的爪子，冲我挥舞着。

她没法儿再说话，但她的眼睛直截了当地传达了她的怨恨。

父亲从我身边冲过，举起剑准备一击致命。狐狸精转过身去，猛地撞向院子的大门，把它砸开，消失在破碎的门外。

父亲追在她后面，甚至没有回头看我一眼。我羞愧难当，也跟了上去。

狐狸精行动敏捷，她那银色的尾巴在田野间留下一条闪闪发光的痕迹。但她未完全变形的身体却保持着人类的姿势，没法儿跑得像她有四条腿时那么快。

父亲和我看到她躲进了村外大概一里远的废弃寺庙里。

“我们包抄她。”父亲说着，试图把气息喘匀，“我会从前门进去。如果她试图从后门逃跑，你知道该怎么做。”

寺庙的背后杂草丛生，墙壁塌了一半。当我绕过来时，我看到一道白色的闪光从瓦砾中蹿了过去。

我决心拯救自己在父亲眼中的形象，强忍心头的恐惧，毫不犹豫地追了过去。经过几个急转弯之后，我把那东西逼到了一个僧人的小屋里。

我正打算把剩下的狗尿倒在它身上时，突然意识到它比我们一直在追的那只狐狸精要小得多。这是一只白色的小狐狸，大概只有幼犬那么大。

我把陶罐放在地上，然后猛地冲了过去。

狐狸在我身下扭动着。对于这么小只的动物来说，它的力气却大得出奇。我挣扎着把它按住。在我们搏斗的过程中，我指间的皮毛似乎变得像皮肤一样光滑，而它的身体也在拉长、伸展、变大。我不得不用我整个身体的力量把它摔在地上。

突然间，我意识到自己的双手和胳膊正缠在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女孩的裸体上。

我大叫出声，向后跳去。女孩慢慢站起身来，从一堆稻草后面拿起一件丝绸长袍，穿在身上，傲慢地注视着我。

一声咆哮从离这里有点儿距离的大殿那边传来，接着是一把重剑撞到桌子上的声音。然后是另一声咆哮，以及我父亲的咒骂声。

那个女孩和我盯着彼此。她比去年那个让我总忍不住想起的京剧演员更漂亮。

“你为什么要追赶我们？”她问道，“我们并没对你做过什么。”

“你母亲给商人的儿子施了妖术。”我说，“我们必须救他。”

“妖术？他才是那个不肯放过她的人。”

我大吃一惊，“你在说什么？”

“大概一个月前的一天晚上，商人的儿子偶然发现了我母亲，那时她刚好被一个养鸡户的陷阱困住。她只好变成人形逃跑，他一见到我母亲，就迷上了。”

“我母亲更喜欢自由自在，并不想与他有任何关系。但是，一旦一个男人把他的心放在狐狸精身上，无论他们相隔多远，她都会无法控制地听到他的声音。他的那些呻吟和哭泣让我母亲心烦意乱，她只好每晚都去看他，只为了让他安静下来。”

这跟我从父亲那里了解到的内容可不一样。

“是她引诱无辜的学子，吸取他们的生命精华来增强她的邪恶法术！那个商人的儿子病得多么严重！”

“他生病是因为那个没用的医生给他服了毒药，据说可以让他忘记我母亲。我母亲才是那个通过夜访去保住他性命的人。而且别再用引诱这个词了。一个男人本来就可以爱上一只狐狸精，就像他可以爱上任何人类女人一样。”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所以我说出了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件事，“我只知道这不一样。”

她得意地笑了，“不一样吗？我可是看到了你在我穿上衣服之前看我的眼神。”

我满脸通红，“厚颜无耻的妖精！”我拿起陶罐，她仍然站在原地，脸上带着嘲弄的微笑。最终，我又把罐子放了回去。

大殿里的打斗声变得越来越嘈杂，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接着是父亲胜利的叫喊声和一声女人的刺耳尖叫。

女孩的脸上此刻已经没有了笑意，脸上的愤怒慢慢变成了震惊。她的双眼失去了活泼的光彩，看上去和死了一样。

父亲又发出了一声咕哝。尖叫声戛然而止。

“小良！小良！都结束了。你在哪里？”

泪水从女孩的脸上滚落。

“搜一搜寺庙。”我父亲的声音继续说道，“这里可能还有她的幼崽。我们必须把它们也杀掉。”

女孩紧张起来。

“小良，你有找到什么吗？”父亲的声音越来越近了。

“什么也没有。”我说着，目光与她对视，“我什么也没找到。”

她转过身，默默地跑出了小屋。片刻之后，我看到一只小白狐跳过破损的后墙，消失在夜色之中。

清明节，亡者的节日。父亲和我去给母亲扫墓，给她带去饭菜和酒水作祭品，以告慰在另一个世界的她。

“我想在这里再待一会儿。”我说。父亲点了点头，独自动身回家。

我低声向母亲道歉，然后打包好我们为她带来的鸡肉，走了三里路来到山的另一边，来到那座废弃的寺庙。

我发现艳儿正跪在大殿里，靠近五年前我父亲杀死她母亲的地方。她把头发挽成了一个圆髻，就像举行过及笄礼的年轻女子那样，这个仪式意味着她长大了，不再是个女孩了。

每个清明节、每个重阳节、每个盂兰盆节、每个新年，这些应该是家人们一起度过的日子，我俩都会见面。

“我给你带了这个。”我说着，把白切鸡递给了她。

“谢谢你。”她小心翼翼地撕下一只鸡腿，优雅地咬了一口。艳儿曾向我解释过，狐狸精选择住在人类村庄附近，是因为她们喜欢生活中也能接触人类的事物：交谈、漂亮的衣服、诗歌和故事……以及偶尔也会出现的，与一位配得上自己的善良男人产生的爱情。

然而狐狸精仍然是猎手，只有在狐狸的形态下才能感觉到最大的自由。在她母亲的事发生后，艳儿从此远离鸡舍，但她仍然想念它们的味道。

“狩猎收获如何？”我问道。

“不怎么好。”她说，“百岁蝾螈和六趾兔越来越少。我似乎永远没法儿找到足够的食物。”她又咬下一块鸡肉，咀嚼着，然后咽了下去，“我现在变身也出现困难了。”

“你很难保持人形了？”

“不是。”她把剩下的鸡肉放在地上，低声祭奠她的母亲。

“我的意思是，我越来越难变回我的真实形态，”她继续说道，“去狩猎。有些晚上我根本就没法儿做到。你狩猎的情况又如何呢？”

“也不是那么好。现在的蛇精或者怨鬼似乎没有前些年那么多了。即使是被心愿未了的自杀者怨魂附身的事件也少了很多。而且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遇到过僵尸了。父亲正在为钱的事发愁。”

我们也有好几年没有遇到过狐狸精了。也许艳儿警告过她们，让她们全都逃离了。说实话，这让我松了口气。我根本不愿去想，如果告诉我父亲有些事情是他搞错了之后会怎样。父亲的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整日焦虑自己正在失去村民的尊敬，因为人们现在似乎不再怎么需要他的知识和技能了。

“有没有想过，也许僵尸也是被人误解的？”她问道，“就像我和我的母亲一样？”

她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时笑了起来，“只是开个玩笑！”

我和艳儿的关系有些微妙难言。不能完全将她算作朋友。她更像是一个你无法控制自己不被她吸引的人，只因为她让你认识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按着你被告知的那样运转。

她看着她留给她母亲的剩下的鸡，“我觉得这片土地上的法力正被耗尽。”

我曾经怀疑过有什么东西不对劲了，但并不想大声说出我的怀疑，这样做只会使它成真。

“你觉得是什么造成的？”

艳儿没有回答，而是竖起了耳朵，聚精会神地聆听着。然后她站起身来，抓住我的手，拉着我躲在大殿的佛像后面。

“怎——”

她举起手指抵住我的嘴唇。现在与她如此接近，我终于注意到了她身上的香气。就像她母亲的味道，一股甜美的花香，同时像晒在太阳下的被子般的明媚味道。我察觉到自己的脸越来越热。

过了片刻，我听到一群人一路走进了寺庙。我慢慢地把头从佛像后面探出来，想看个究竟。

这是个炎热的日子，这些人正在寻找能遮蔽正午阳光的阴凉之地。其中两个人放下了一顶藤轿，从轿子上下来的是个外国人，有着一头卷曲的黄发，肤色苍白。队伍里的其他人扛着三脚架、水平仪、青铜管，以及敞开的装满奇怪设备的箱子。

“最最令人尊敬的汤普森先生。”一个穿得像官员的人走到了这个外国人面前。他不停地鞠躬、卖笑，点头哈腰的样子让我想到一只被踢的狗在摇尾乞怜，“请您休息一下，喝些凉茶。在这种本来该和家人一起去扫墓的日子出来工作，对他们来说本来就挺难的，他们需要花上一点儿时间来祈祷，以免触怒神灵。不过我保证，我们之后会努力工作，绝对按时完成勘测任务。”

“你们中国人的麻烦之处就在于你们那些没完没了的迷信。”那个外国人说。他的中文口音很奇怪，但我也能听懂，“记住，‘香港—天津铁路’是大英帝国的重点项目。如果我在日落前到不了泊头村的话，我就扣掉你们所有人的工钱。”

我曾听说过一些传言，满族皇帝打了败仗，被迫开放了各种特许权，其中之一就是花钱帮助外国人修建一条铁道。但这一切似乎都那么不可思议，所以我之前并没有太在意。

官员赶紧热情地点头，“最最令人尊敬的汤普森先生所言极是。但我有个建议，能否劳烦您暂且一听？”

疲惫的英国人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当地的一些村民对拟定的铁路路线感到担忧。您看，他们认为已经铺设的铁轨阻断了大地的气脉。对风水很不好。”

“你到底在说什么？”

“这有点儿像人的呼吸。”官员说着，喘了几声大气，以确保英国人能理解，“土地上贯穿着的气脉，沿着河流、山丘、古代道路形成，承载着气的能量。是它让村庄繁荣起来，也供养着珍稀灵兽和当地的仙灵及家神。不知您能否听从风水大师们的建议，考虑把铁轨的路线稍稍移动一下呢？”

汤普森翻了个白眼，“这是我迄今为止听过的最荒谬的事情。你要我偏离我们铁路最高效的路径，只因为你认为你们的神像会生气？”

官员看上去面有难色，“但是，在已经铺设了铁轨的那些地方，发生了许多不祥的事情：人们失去财产、动物死亡、家神不再回应祈祷。佛教的僧侣和道教的道士们一致认为这是铁路的原因。”

汤普森大步走到佛像面前，以品评的眼光打量着它。我缩回佛像后面，捏了捏艳儿的手。我们屏住呼吸，希望不会被人发现。

“那这一尊还有着法力吗？”汤普森问道。

“这座寺庙已经很多年没有僧人照看打理了。”那名官员说，“但这尊佛像仍然倍受尊敬。我听村民们说过，向它祈祷的话，经常能得到回应。”

随后我听到一声巨大的碎裂声响，大殿里的人们全都倒抽了一口气。

“我刚刚用手杖把你们这位神灵的双手打断了。”汤普森说，“正如你们所见，我没有被雷电劈中，也没有遭受任何其他的灾难。实际上，我们现在知道了，这只是一个用泥巴塑成、内里塞满稻草、外面覆盖着廉价涂料的人造神像而已。这就是你们这些人在战争中输给英国的原因。在你们应该考虑用铁建造道路、用钢铸造武器的时候，你们却还在崇拜泥塑的雕像。”

改变铁道的路线这个话题，再也没有人敢提了。

这些人走了以后，艳儿和我从雕像后面走了出来。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只是注视着佛像的断手。

“世界正在改变。”艳儿说，“香港、铁路，外国人带来载着说话声的电线和冒着烟雾的机器。这样的事越来越多，茶馆里的说书人都在讲述这些奇闻。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法力正在消退。一种更强大的法力已经到来。”

她的嗓音平稳冷静，就像秋天里一泓波澜不惊的池水，然而她的话听上去却让人信服。我想到了我父亲面对日渐稀落的顾客临门时脸上试图保持的热情态度。不知道自己花费在学习念咒和舞剑上的时间是否只是白费工夫。

“那你要怎么做？”我问道。她独自生活在山上，想找到能维持她法力的食物很是艰难。

“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她的声音顿了一秒，然后变得充满挑衅意味，就像一颗卵石被扔进了池水。

当她看着我时，又恢复了冷静的态度，“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学着活下去。”

铁路很快就成了风景中熟悉的组成部分：黑色的火车头在绿色的稻田里呼啸而过，喷着蒸汽；车头后面拉着一长串的火车车厢，就像一条龙从遥远朦胧的蓝色山脉上下来。有那么一段时间，这景象令人觉得奇妙，孩子们对此惊叹不已，想要沿着铁轨奔跑跟上火车。

但是，火车头烟囱喷出的煤烟杀死了铁轨附近田地里的水稻；某天下午两个孩子在铁轨上玩耍，被火车吓得不敢动弹而被撞死。那之后，火车就不再那么让人着迷了。

人们不再找父亲和我寻求帮助。他们要么去找基督教传教士，要么去找那个自称在旧金山学习过的新来的老师。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动身前往香港或广州，被灯红酒绿和高薪工作的传闻所吸引。田地休耕了。村子似乎只剩下了太过年迈和太过年幼的人们，他们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来自遥远外省的人们前来询问如何廉价地购买土地。

父亲整日坐在前厅，把燕尾剑放在膝上，一直盯着门外，从黎明到黄昏，仿佛他自己也变成了一尊雕像。

每天，当我从田地里回到家时，都会看到父亲眼中的希望微光短暂地闪耀着。

“有人需要我们的帮助吗？”他会问我。

“没有。”我会试图让自己的语气保持轻松，“但我确信很快就会有僵尸出现的。毕竟已经很久了。”

我说这话时不会看向我的父亲，因为我不想看着希望从他的眼中逐渐消退。

后来，有一天，我发现父亲悬在了他卧室的重梁上。当我把他的遗体放下来时，我的心里一片麻木，我想他和那些他终生都在狩猎的妖魔鬼怪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全都是靠某种古老的法力维生，而这

种法力现在已经离开，且不会复返，他们不知道在失去法力后要如何生存。

我手中的燕尾剑又钝又重，我一直以为自己会成为一个捉妖人，然而现在没有了妖魔，也没有了神灵，我又要如何自处呢？宝剑上所有道教符咒都无法拯救我父亲沉重的心灵。如果我仍留在此地，也许我的心灵也会变得沉重，渴望一成不变。

自从六年前我们在寺庙里躲避铁路测量员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艳儿。她的那句话现在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学着活下去。

我收拾好行李，买了张去香港的火车票。

锡克教徒卫兵检查了我的证件，挥手让我通过安检大门。

我停了下来抬头望，铁轨沿着山的陡峭一侧盘旋而上。这不像是铁轨，而像是一条直通天堂的阶梯。这是一条缆索铁路，是通往维多利亚山顶的有轨电车线路，香港的掌权者们住在那上面，中国人禁止在那里逗留。

但中国人能胜任把煤铲进锅炉、给齿轮上油这样的工作。

当我一头钻进引擎室时，蒸汽在我周围升腾起来。五年的时光中，我已经很了解活塞那有节奏的隆隆声和齿轮那断断续续的摩擦声，就像我了解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一样。它们那有序的刺耳噪声仿佛某种音乐一样感动着我，就像民间戏班开场时铙钹和锣鼓的敲击声。我检查了机器的压力，在垫圈上涂了密封剂，拧紧了法兰盘，更换了备用电缆组件中磨损的齿轮。我放任自己迷失在工作中，虽然辛苦，但也令人满足。

在我结束轮班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走到引擎室外面，看到一轮满月挂在天空中，同时另一辆满载乘客的电车在我的引擎驱动下被拉到了山侧。

“别让中国的鬼魂缠上你。”一个有着明亮金发的女人在电车里说，她的同伴们全都笑了起来。

我这才意识到，今晚是盂兰盆节，也称中元鬼节。我应该去旺角为我的父亲买点儿供品，也许再买些纸钱。

“我们还想要你，你怎么能现在就收工呢？”一个男人的声音传到我耳边。

“像你这样的女孩不该太撩人。”另一个男人说着，笑了起来。

我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看到一个中国女人站在电车站外侧的阴影里。她紧身的西式旗袍和花哨艳丽的妆容向我表明了她的职业。两个英国人挡住了她的去路。一个人试图用胳膊搂住她，而她退到了一边。

“拜托了。我已经很累了。”她用英语说，“下次吧。”

“就现在，别犯傻了。”先开口的男人说，声音变得冷酷起来，“这可不是在跟你商量。现在就跟我们走，做你应该做的事。”

我走到他们面前，“嘿。”

那两个男人转过身来看着我。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跟你没关系。”

“那个，我觉得还是跟我有关系的。”我说，“看到你们这么跟我妹妹说话。”

我怀疑他俩都不相信我的话。但五年来与重型机械打交道的经历使我练出了一身发达的肌肉，他俩看了看我的脸，又看了看我那沾满发动机油脂的双手，可能认为与一位卑贱的中国工程师公开厮打并不值得。

两个男人走开去排队坐山顶缆车了，嘴里骂骂咧咧地嘟囔着。

“谢谢你。”她说。

“好久不见了。”我看着她说道。我咽下了那句“你看上去不错”。她看上去并不好，又累又瘦又脆弱。她身上喷的香水很是刺鼻。

但我对她并没有什么尖锐的意见。评判别人是那些不需要为生存挣扎的人们才有的奢侈。

“今晚是鬼节。”她说，“我不想再工作了。我想去祭奠我的母亲。”

“不如我们一起去买些供品？”我问道。

我们坐渡轮去了九龙，水面上的微风让她恢复了些许活力。她用渡轮上茶壶里的热水打湿了一条毛巾，擦掉了脸上的浓妆。我捕捉到了她身上一丝淡淡的天然香气，一如既往的清新而可爱。

“你看上去不错。”我认真地说。

在九龙的街道上，我们买了糕点、水果、凉饺子和白切鸡，还有香烛和纸钱，聊着这些年彼此的生活。

“狩猎情况如何？”我问道。我们俩都笑了起来。

“我怀念做狐狸的时候。”她说。她心不在焉地啃着一只鸡翅，“有一天，离我们最后一次交谈后没多久，我感觉到最后一丝法力也离我而去。我再也没法儿变身了。”

“我很抱歉。”我说。除了这句话，我也无法提供其他安慰。

“我的母亲教会我去喜欢人类的东西：食物、衣服、民间戏曲、古老的故事。但她从不会依赖它们。只要她想，她总能变回她的真实形态去狩猎。但现在，在这种形态下，我能做些什么？我没有爪子，也没有锋利的牙齿。甚至我跑得也不快。我所拥有的只是我的美貌，而这一点正是你的父亲和你杀死我母亲的原因。所以现在我靠着我曾经诬陷我母亲所做的那件事谋生：我为了钱财引诱男人。”

“我的父亲也去世了。”

听到这句话，她声音中的苦涩似乎减少了一丝，“发生了什么？”

“他发现法力离开了我们，和你一样。而这让他无法忍受。”

“我很抱歉。”我明白，除了这句话她也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你曾经跟我说过，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活下去。为此我必须得感谢你。这句话可能救了我的命。”

“那我俩扯平了。”她微笑着说，“不过我们还是不要再谈论自己了。今晚是留给鬼魂们的。”

我们来到港口，把食物放在水边，邀请所有我们爱过的先魂前来就餐。然后我们点燃了香烛，在一个桶里烧掉了纸钱。

她看着烧焦的纸片被火焰的热量带上天空，消失在群星之间。

“既然现在法力已经不存在了，你觉得通往阴间的大门今晚还会为鬼魂们打开吗？”

这个问题让我犹豫了。在我小时候，我曾受训去聆听鬼魂手指在窗户纸上发出的抓挠声，去辨别风声中夹杂的幽魂呓语。但现在我已经习惯于忍受引擎活塞那雷鸣般的重击声和高压蒸汽冲过阀门时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嘶嘶声。我再也适应不了童年那个已消失的世界了。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无论是对鬼魂还是人类来说，都是一样的。有些能想方设法在一个被钢铁道路和蒸汽汽笛所占据的世界里生存下去，有些则不能。”

“但他们中有谁会更喜欢这样吗？”她问道。

她仍然能让我感到惊讶。

“我的意思是，”她继续说道，“你快乐吗？让引擎整天运转，让自己像一个齿轮一样，你会觉得幸福吗？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已记不起任何梦想。我放任自己着迷于齿轮和杠杆的运动，用我的心灵去填满金属与金属之间传来无休止叮当声的空隙。通过这种

方式，我将对父亲的思念放到一边，不去关心这片已经失去太多的土地。

“我梦想着在这片金属和沥青的丛林中狩猎。”她说，“我梦想着用我的真实形态从梁上跳到窗台，从露台跳到屋顶，直到我站在这座岛的顶端，直到我可以对着所有自以为能拥有我的男人发出咆哮。”

在我的注视下，她那双闪过片刻光亮的眼睛，又黯淡下来。

“在这个蒸汽与电力的新时代，在这座巨大的都市里，除了那些住在山顶的人，还有谁能保持他们的真实形态吗？”她问道。

我们一起坐在港口边，整夜焚烧着纸钱，等待着某种启示，让我们知晓先人的鬼魂们仍与我们同在。

生活在香港应该能算是比较奇异的体验：一天又一天，一切似乎永远没什么太大改变。可如果你以几年的时间跨度来比较事物，那你几乎就像是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了。

在我三十岁生日时，新设计的蒸汽引擎需要的煤炭更少，能提供的动力更大。它们变得越来越小。街道上到处都是自动黄包车和不需要马匹的自动马车，大多数财力充足的人都买了各种机器，有保持房子里的空气凉爽的机器，还有厨房里能冷冻住食物的箱子——这些都是由蒸汽驱动的。

我经常走进商店去研究新上架模型的各种组件，同时忍受着店员们对我的怒火。我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本我能找到的关于蒸汽引擎原理和操作的书籍。我试图运用这些原理去改进我所负责的机器：尝试新的点火周期，测试新型活塞润滑剂，调整齿轮比率。在我理解机械“法力”的过程中，我也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满足感。

一天早上，我正在修理一个坏掉的调节器时——这可是一项精细的工作——两双擦得发亮的鞋子停在了我上方的站台上。

我抬头看向他们。两个男人也低头看着我。

“就是这个人。”我的轮班主管说。

另一个男人，身穿一套挺阔的西装，看上去一脸怀疑，“就是你提出要在旧引擎上改用更大的惯性轮？”

我点了点头。我为自己能从我的机械中挤出比设计者所梦想的还要更多的动力而感到自豪。

“这个点子不是 you 从英国人那里剽窃来的吧？”他的语气很严厉。

我眨了眨眼。片刻的迷惑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股愤怒。“没有。”我说，同时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我回到机器下方继续我的工作。

“他很聪明。”我的轮班主管说，“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可以让他受教育。”

“我想我们不妨试试看。”另一个人说，“这肯定比从英国雇一位真正的工程师要便宜不少。”

亚历山大·芬德利·史密斯先生是山顶缆车的所有者，本人也是一位狂热的工程师，他发现了一个机会。他预见到，技术进步的道路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通过蒸汽动力运作的自动机器人的出现，机械化的手臂和腿脚，最终取代中国苦力和仆人。

我被挑选出来，为芬德利·史密斯先生的新创事业而服务。

我学会了修理发条装置，设计错综复杂的齿轮系统，并为杠杆设计出精巧的用途。我研究了如何用铬电给金属镀层，如何将黄铜塑造成光滑的曲线。我发明了各种方法，将坚硬耐用的发条装置与微型化可调节活塞装置和清洁蒸汽结合起来。一旦自动机器人完成，我们就把它们连接到从不列颠运来的最新型的分析引擎上，并在它们身体里

放入密密麻麻地打满巴贝奇·洛芙莱斯编码的纸带，给它们输入信息。

经过十年的艰苦工作，现在，机械臂已经在中环一带的酒吧里提供饮料，机械手已经在新界的工厂里制造鞋子和衣服。尽管我从未亲眼见过，但我听说——在山顶的那些豪宅里，我设计的自动扫把和拖把在各个厅堂里小心翼翼地到处打扫，在清洁地板时会轻轻地撞到墙，就像机械精灵一样，呼出零星的白色蒸汽。外籍人士们终于可以在这个热带天堂过上没有中国人存在的生活了。

当她像一段久远的记忆那样，再次出现在我家门口时，我已经三十五岁了。

我把她拉进我的小公寓，环顾四周，确定没有人在跟踪她，然后关上了门。

“狩猎情况如何？”我问道。这是个拙劣的笑话，她无力地笑了笑。

她的照片已经登上了各大报纸。那是整个香港最大的丑闻：并不是因为总督的儿子养了一位中国情妇——人们都觉得他会这样做——而是因为这位情妇竟然从他那里偷走了一笔巨款，然后就消失了。所有人都在看笑话，而警察则把整个城市翻了个底儿朝天，到处寻找她。

“今晚我可以把你藏起来。”我说。然后我等待着，那未说出口的半句话悬在我俩之间。

她在房间里唯一那把椅子上坐下，昏暗的灯光在她的脸上投下阴影。她看上去筋疲力尽，憔悴不堪，“啊，现在是你在评判我了。”

“我现在有一份想保住的好工作。”我说，“芬德利·史密斯先生信任我。”

她弯下身体，开始脱她的衣服。

“别这样。”我说着，把脸转到一边。我不忍心看着她试图和我进行这样的交易。

“看。”她说，她的声音里没有一丝诱惑，“小良，看看我。”

我转过身来，倒抽了一口气。

我所能看到的她的双腿，是由闪亮的铬合金打造而成的。我弯下腰，好看个究竟：膝盖处的圆柱形关节用车床精密地加工过，沿着大腿的气压传动装置可以完全无声地运动；合金塑造的双脚形状精美，表面光滑而流畅。这是一双我见过的最美丽的机械腿。

“他给我下了药。”她说，“当我醒来时，我的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这个。我疼得难以忍受。他向我解释说，他有一个秘密：比起肉体，他更喜欢机械，他和普通女人在一起时根本无法勃起。”

我听说过这样的男人。在这个充斥着铬合金和黄铜、叮当声和嘶嘶声的城市里，欲望变得混乱。

我专注于观察光线沿着她小腿上闪亮的曲线移动的方式，这样我就不必去看她的脸了。

“我只有两个选择：让他继续改造我来满足他的需要，还是让他卸下我的腿，把我扔到大街上。谁会相信一个没有腿的中国妓女呢？我想生存下去。所以我忍下疼痛，让他继续。”

她站起身来，脱掉她其余的衣服和晚装长手套。我观察着她的铬制躯干，腰部覆有板条，让关节接合和移动；她那弯曲有致的双臂，由弯曲的板块构成，像下流的盔甲一样可以相互滑动；她的双手，由精致的金属网丝构成，黑钢的手指上，在原本是指甲的位置镶上了宝石。

“他一掷千金，我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是用最好的手艺打造的，并由最好的外科医生拼接到我的身体上——尽管法律有规定，可还是很多人想实验如何用电力给躯体生命，用电线代替神经。他们总是只对他说话，仿佛我已经只是一台机器。

“然后，有天晚上，他伤害了我，我在绝望中反击了。他就像是用稻草做的那样，轻易倒下了。突然间，我意识到，我的金属手臂中蕴藏着多大的力量。我让他对我做了这一切，把我的身体一块一块地替换掉，我始终在哀痛自己的损失，却没有意识到我获得了什么。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了我身上，但我也可以变得可怕。

“我掐着他的脖子，直到他晕过去，然后我就带着所有我能找到的钱离开了。

“于是我来找你了，小良。你会帮助我吗？”

我走上前去拥抱了她，“我们会找到办法来逆转这种情况的。一定有医生能——”

“不。”她打断了我的话，“我想要的不是那个。”

我们几乎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艳儿的钱派上了用场，但有些东西是花钱也没办法买到的，尤其是技术和知识。

我的公寓变成了一个车间。我们每个晚上和每周日的整天都在工作：塑造金属，抛光齿轮，重排线路。

她的脸是最难的部分，那仍是血肉组成。

我大量翻阅解剖学的书籍，拿熟石膏给她的脸做模型。我打断了自己的颧骨，割伤了自己的脸，这样我就可以跌跌撞撞地走进外科医生的办公室，从他们那里学习如何修复这些创伤。我买了昂贵的珠宝面具，把它们拆开，以学习塑造金属的精致艺术，使金属具有脸部的形状。

终于，是时候了。

透过窗户，月光在地板上投下一个苍白的平行四边形。艳儿站在窗影中间，活动着她的脑袋，摸索着她新的脸庞。

数以百计的微型气压传动装置隐藏在光滑的铬制皮肤之下，每一个都能单独控制，让她可以做出任何表情。她的双眼仍然和以前一

样，在月光下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你准备好了吗？”我问道。

她点了点头。

我递给她一个碗，里面装满了最纯净的磨成了细粉的无烟煤。它散发着烧焦的木材与地心的气味。她将它倒进嘴里，咽了下去。我能听到她躯体内部的微型锅炉里的火焰，随着蒸汽压力的积聚而变得越发灼热。我向后退了一步。

她抬起头对着月亮号叫，那是蒸汽经由黄铜管道所发出的号叫。这让我回想起很久以前，我第一次听到狐狸精的叫声。

随后她蜷伏在地。齿轮在研磨，活塞在泵送，弯曲的金属板在彼此之间滑动——随着她开始变身，这些噪声越发响亮。

她用墨水在纸上画出了她脑海中最先闪现出的想法，然后对其不断改进，经过数百次的迭代，直到她感到满意为止。我可以在其中看到她母亲的痕迹，但也有着更大胆、更新颖的内容。

根据她的理念，我设计了铬合金皮肤的精致褶皱层和金属骨架的复杂关节。我装配了每一个铰链，组装了每一颗齿轮，焊接了每一根电线，熔接了每一道缝隙，把每个驱动器都上好了润滑油。我将她拆开，又把她重新组装起来。

然而，看到一切都在正常运转，简直是个奇迹。在我眼前，她就像一件银色的折纸作品，不停折叠又展开。最后，一只美丽又致命的铬制狐狸展现在我眼前，像是从最古老的传说中走出来的一样。

她在公寓来回踱步，测试她造型优美的新形态，尝试她隐秘的新动作。她的四肢在月光下闪烁着微光，而她的尾巴，由精致的银色电线制成，像蕾丝一般漂亮，在昏暗的公寓里留下一道亮光。

她转过身朝我走——不，是滑行过来，一个辉煌的猎手，一个古老的幻象复活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闻到了火焰与烟气、发动机油与抛光金属的味道，那是力量的味道。

“谢谢你。”她说，在我伸出双臂搂住她的真实形态时靠了过来。她体内的蒸汽引擎让她冰冷的金属身体变得温暖，让人感觉暖和而充满活力。

“你能感觉到吗？”她问。

我颤抖起来。我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旧日的法力归来了，但也发生了改变：不是皮毛和血肉，而是金属和火焰。

“我会找到其他像我这样的同类。”她说，“然后带她们来找你。我们将一起让她们恢复自由。”

过去，我是一个捉妖人。现在，我是她们中的一员。

我把门打开，手中握着燕尾剑。这只是一把又旧又重的剑，尽管生锈，但完全能够击倒任何可能埋伏着的敌人。

门外没有人。

艳儿像一道闪电，从门里一跃而出。她悄无声息地、优雅地飞奔在香港的街道上，自由自在，充满野性，她是为这个新时代而生的狐狸精。

……一旦一个男人把他的心放在狐狸精身上，无论他们相隔多远，她都会无法控制地听到他的声音……

“狩猎愉快。”我轻声说道。

她在远处号叫着，当她消失时，我看到一缕蒸汽升腾到空中。

我想象着她沿着缆索铁路的轨道奔跑，这个不知疲倦的引擎不停向上飞奔、飞奔，向着维多利亚山顶，向着和过去一样充满法力的未来，飞奔。

1 用作观赏的自然奇石。

隐 娘

The Hidden Girl

李 懿 译

2017 年首次收录于短篇集《剑之书》（The Book of Swords）

“我要成为大盗，从你手中偷回自己性命。”

自公元八世纪始，唐王朝越发倚重地方军政长官，即节度使——起初只负责边防，后逐渐将税捐、民政等政治权力独揽一身。他们实质上就是独立的封建军阀，仅在名义上听命于朝廷。

节度使之间明争暗斗，手段残暴而血腥。

犹记我十岁生日翌晨，槐树繁花满枝，春日阳光洒上屋前石板路，斑斑驳驳。枝丫间有一极粗者，如仙人之臂指向西方。我攀援而上，伸手摘取一串淡黄槐花，盼着那一丝略带苦涩的甜味入口。

“施主，贫尼化缘来也。”

我低头见一比丘尼。她的年岁我估摸不出一一面上虽无皱纹，但那漆黑眼眸中的一抹坚忍叫我想起了祖母。剃度了的头顶上，绒毛映着暖阳，却似一顶佛光。苍灰色袈裟一尘不染，只在底边处有些破损。她左手举起一只木钵，期待地注视着我。

“你要吃槐花吗？”我问。

她笑了，“善哉善哉。总角¹时曾识花味，转眼已经年。”

“站到下面，我丢你钵盂里去。”说着，我伸手去够背上的绸袋。

她摇头，“假人以手拈花，不可食，恐染尘世纷扰。”

“那你自己爬上来摘便是。”说完，我立即为这番无礼惭愧不已。

“自取斋食，可还是化缘吗？”她的话音里隐含笑意。

“那好。”我说。父亲一向教导我，对僧尼要以礼相待。人即便不吃斋念佛，也不必冲撞出家人，无论道教、释教，或是名不见经传的旁门左道。“只说你要哪串，我便勉力摘取，不费手。”

她手指之处在我身下粗枝下方。细枝梢头花簇摇曳，色泽尤浅，滋味想必更甜。但那枝丫太细，承不住力。

我以膝盖钩住粗枝，向后仰倒，一如蝙蝠倒挂。如此观天地甚有趣，虽裙脚拂面亦不为恼。父亲每每叱责我这副模样，却也对我宽谅有加，只因我尚在襁褓中时母亲即已故去了。

我轻抻宽袖隔在掌心，伸手去够花儿。而她所指细枝仍旧太远，白花诱人，望而不得。

“若太费工夫，就歇手吧！”尼姑唤道，“可别扯破了衣裳！”

我紧咬下唇，决意不理睬她，腿腹旋即发力，身体来回摆动。荡至高处，我见时机合宜，便放开双腿。

我自茂密枝叶间重重坠下，脸颊拂过她所指花串，便张口咬住一穗，十指随即抓紧下方枝丫，压得它沉沉弯垂。坠落之势骤减，而身体更欲向天回弹。一时间，我料想枝丫似已牢稳，却听得一声脆响，身体顿时仿佛没了重量。

我团身收束膝头，落在槐树荫下，毫发无伤，又速速滚至旁侧，满枝繁花砸上我顷刻前所踞之地。

我信步来至尼姑跟前，张口让花穗落入斋钵。“没有染尘，况且你只是不许我拿手碰。”

槐树荫下，我也学庙里佛陀的样儿，盘腿与她并打莲花坐。她从茎上摘下花来，一朵自用，一朵予我。滋味清甜，没有父亲时而买予我的糖面人那般厚腻。

“施主天资不错，”她说，“是个做盗贼的好料。”

我心头火起，怒目相向，“我乃将门之后！”

“当真？”她说，“如此，施主已然为盗矣。”

“休得胡言！”

“贫尼行路千里，”她如此说，我便看向她赤脚，足底胼胝²粗厚，“曾见列王招兵买马，而农夫饿死田间；曾见王侯将相执象牙杯饮酒，尿书绢帛作乐，而孤儿寡母仰赖一合米度五日。”

“我家虽不穷，可钱也不是偷来的。我阿爷忠心事主，效命魏博节度使，尽职尽责。”

“苦海无边，人皆盗贼。”尼姑说，“忠义算什么操守，左不过加紧偷盗的借端罢了。”

“那师太不亦是强盗？”我怒得脸红发烧，“你四处讨食，不劳而获。”

她点头，“确然如此。佛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百态之世原是苦海，看破红尘方为上岸。若命中为盗，则成其上盗，盗亦有道。”

“师太又遵何道？”

“鄙弃伪道，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修炼绝学，舞炬以昭暗世。”

我大笑，“上盗师太有何绝学？”

“盗命。”

密柜内既暗又暖，樟脑药香弥漫。柜门狭缝间透入微光，我将被盖拢在周围，身如倦鸟偎巢。

寝间外，巡兵的脚步声在廊道里回荡开去。他们每过转角，便传来盔甲与佩剑相碰的清音，宣示时辰的流逝与清晨的迫近。

比丘尼与父亲的对话复现在我脑际。

“若交予贫尼，贫尼愿收她做弟子。”

“佛门错爱，在下惶恐，但恐难从命。小女当待家中，侍我左右。”

“押衙若不自愿交出，休怪贫尼不顾情面，动手劫人。”

“师太竟以劫人相要挟？须知老夫行走刀尖，况这宅邸上下有五十精兵把守，若小姐蒙难，必拼死相救。”

“贫尼并非要挟，只是告知押衙：即便你将她藏进铁箱，锁上铜链，沉入海底，贫尼想劫走她仍易如反掌，何不用你髯须试试此匕？”

寒光一闪，利刃夺目。父亲随即拔剑出鞘，金属相磨的声音紧攫人心，我胸中狂跳不止。

而比丘尼已消失无踪，眼前唯余道道斜阳。余晖下，几缕花白胡须失了凭靠，轻飘飘落向地面。父亲大惊失色，手掌抚上脸颊，皮面上匕首凉意未消。

髯须落地，父亲拿开手掌。他脸上有一片净皮，苍白似晨光中的铺路石板。没有见血。

“女儿莫怕，今晚爹派三倍兵力把守，你娘亲在天之灵也会保佑你的。”

可我禁不住害怕，怕极了。我想到尼姑脑袋周围那圈光华。我喜欢自己这头浓密长发，丫鬟说与我母亲当年一样，她每晚睡前都要细篦百遍。我不想剃头。

我想到尼姑手中那银光之迅疾，为目力所不能及。

我想到父亲那缕胡须飘然落地。

密柜门外的油灯火光一闪，我慌忙爬到角落，紧闭双眼。

没有任何声响，只一阵微风拂面，轻如飞蛾振翅。

我睁开眼，一时间深为眼前景象所困惑。

一个椭圆形物件悬在面前约三尺³远处，形似蚕茧，大致有我小臂粗。它散发清辉，无热无影，仿如明月碎片。我着了迷，爬近了些。

寒凉光芒似融冰一般从中流泻而出，随之有微风拂动垂髻，轻打我颜面。不，它不大称得上是个“物件”，更像匮乏实体的“否物质”，撕裂了密柜内的浓黑墨色，吞噬黑暗并将之变为光明。

喉咙焦渴，我用力吞口唾沫，颤巍巍伸指去摸那银光。一瞬犹疑之后，我触到了它。

又仿佛触之无物。既无灼肤的炽热，亦无刺骨的冰寒。指尖的虚无更证实我视其与否物质的初判。而五指也并未从后侧穿出，而是完全消匿于银光之中，一如将手探入虚空的无底洞。

我骤然收手，验看五指，尚能摇动，看上去毫发无伤。

光洞中忽地伸出一只手，抓住我胳膊往银光拽去。我还来不及喊，眼前即已被茫茫亮光笼罩，浑身受一种坠落的感受挟裹，仿佛自参天槐树之巅坠向无法企及的地面。

山峰似孤岛，浮于云彩间。

我想找条路下山，雾林却总叫我不辨方向。往下，只管往下。我告诉自己。而雾气越发浓厚，甚至有了实体，狠命推去，云壁仍不动摇分毫。无法，我只得坐下，抖抖索索绞出发间露水。面上的湿痕混着眼泪，但我不会承认。

她从雾中现身，不发一言，召我随她回山顶。我只得从命。

“你不善躲藏。”她说。

我不答话。既然她能越过将军府重兵把守的高墙大院，从密柜里偷走我，我想，我根本无处可藏。

我随她穿过密林，重回峰顶。艳阳高照，一阵风掠过，卷起落叶，漫天金红。

“饿吗？”她问，语气并不凶。

我点头。这番话语兀地令我戒备全消。父亲从不过问我饥饱，有时我会梦见母亲为我做朝饭，现烤环饼配幽菽。比丘尼带我来这里已三天，我只吃些林中采的酸浆果与地下挖的苦菜根，除此以外，颗粒未进。

“随我来。”她说。

她领我走上崖面中凿出的蜿蜒小道。路极窄，我不敢往下看，只将脸和身子紧挨岩壁，伸手紧抓垂荡的藤蔓，似壁虎贴壁挪动。比丘尼却大步流星，仿佛行走于长安干道中央。每逢转弯，她便停下，耐心等待我跟上。

顶上隐隐有金铁交击声入耳。我踩实路中洼处，手扯藤蔓，确证其根系稳扎山中，方抬头仰望。

两个少女，年约二七，在空中比剑。不，“比剑”一说不大准确，称之为舞蹈更加贴切。

其中，白衣少女左手持握藤蔓，双足轻轻一点，辄大幅荡离悬崖，两腿伸于身前，姿态灵动飘逸，叫我想起庙里经卷上身居云中的飞天画像。她右手的剑闪耀日光，仿如天穹碎片。

剑尖挥向崖上另一女子，对手当即放开手中所倚藤蔓，直直跃起，黑袍衣袂翻飞，似巨蛾振翼飞舞。跃至极限，她巧转身躯，自至高点扑向白衣少女，一式狂鹰猎食，手中利剑如鹰喙突刺。

铛！

剑尖相击，明晃晃的火星似银花绽开。黑衣少女手中软剑弯如新月，她俯冲之势锐减，反借对手刃尖之力倒悬于半空。

两人随即以赤手互搏，挥掌相向。

啪！

结结实实的钝击声回荡在空中。黑衣少女落足崖侧，踝间轻巧地缠上藤蔓，借以稳住脚跟。白衣少女援藤蔓荡回原处，身如蜻蜓点水，双脚再次蹬离崖面，发起下一招攻势。

我出神地望着两位女侠在悬崖绝壁之上，于交错藤蔓间闪展腾挪，出招接招，施展拳脚，舞剑生风。凌驾滚滚云海上数千尺，两人身轻如燕，超凡脱尘，轻盈如飞鸟掠过摇曳竹海，迅疾如螳螂跃过缀露蛛网，绝似茶楼说书人那粗哑嗓音低述的传奇仙姑。

与此同时，我留意到两人满头秀发浓密如瀑，心中宽慰稍许。或许这比丘尼的弟子不必剃度。

“来。”比丘尼再召我，我便乖乖去到小径拐弯处凌空支出的一方小石台。“我想，你该饿慌了。”她开口，声音暗含笑意。我方发觉，适才二女练武的英姿看得我目瞪口呆，不免羞窘，忙闭上嘴。

脚下滔滔云海相距甚远，耳畔狂风呼啸，恍惚间，此生熟悉的世界似已远去不返。

“这儿，”她指向石台边缘一堆嫩红蜜桃，个个有我拳头大小，“此乃山中百岁猿猴自云层深处采来。云中桃树汲取天地精华，结出仙桃，食之一颗，整整十日不饿。若是口渴，就喝藤间露水，我等清居的山洞中亦有活泉。”

练武少女忽而现于身后。两人从悬崖攀下，来到石台，一人拿起一颗桃子。

“小师妹，我带你去晚上睡觉的地方吧。”白衣少女说，“我叫精精儿，你若是夜里叫狼嚎吓着了，可以爬我床上来。”

“你肯定没吃过像这桃子一般甜的东西。”黑衣少女道，“我是空空儿，我拜师最早，这山上何处有何种果子，我全都清楚。”

“你可尝过槐花？”我问。

“没有，”她说，“以后你带我去开眼吧。”

我咬了口桃子。香甜无以言表，入口即化，仿若松软雪沙。然而，刚吞下一口，肚腹即受其滋养，生出暖热之感。我相信这桃真能保十日不饿。师父说的一切我都将深信不疑。

“师父为何收我为徒？”我问。

“因你天赋异禀，隐娘。”她说。

我猜，这便是我今后的江湖名号。隐娘。

“而天赋仍须磨砺。”她继续道，“你本为东海明珠，你愿泯灭于无尽泥淖，还是大放异彩，唤醒浑噩世人，照亮俗世红尘？”

“弟子愿求学两位师姐那般轻功与武艺。”说罢，我舔了舔手上的香甜桃汁。我暗自发誓，我要成为大盗，从你手中偷回自己性命。

她若有所思地点头，望向远方，夕阳将云海染成了金黄与血红。

六年后。

车轮“吱嘎”一声，驴车停了下来。

不经任何提醒，师父为我扯下了眼前蒙布，掏出了耳中绸塞。突如其来的刺眼日光与鼎沸喧嚣让我有些招架不住——驴叫、马嘶，戏班子里二胡悲鸣、铙钹铿锵，装卸货物“砰砰乓乓”；歌声、喊声、笑声、争吵声、讨价还价声、之乎者也声，汇作一支闹市杂烩曲。

我还未从漆黑颠簸的旅途中回过神，师父已跳上地面，将毛驴拴在路边石桩。我大致只能推知，这是一座州城——其实在取下蒙布之前，我已闻到炸环饼、糖渍苹果、马粪、西域香水等上百种气味，便知此地繁华，只说不出具体地名。我努力辨识嘈杂市井谈话的只言片语，却发觉本地方言甚是陌生。

行人路过驴车，无不向师父鞠躬，口诵“阿弥陀佛”。

师父单手端于胸前，躬身回礼，亦答“阿弥陀佛”。

泱泱大唐，任一城池皆然。

“你我先用斋饭，之后，你可到那家客栈歇息片刻。”师父发话。

“那任务呢？”我问。自习武以来，第一次下山，我颇有些紧张。

她看向我，眼中神情复杂，半含怜悯半含笑意，“如此急切？”

我咬住下唇，没有作答。

“手段与时刻，你自行定夺。”她终道，话语沉静似无云晴空，“两天后的夜里，为师来接你。愿吾徒旗开得胜。”

“眼观耳听，肢腿自如。”她训导，“记住为师教你的要诀。”

师父从附近山峰召来两只雾鹰，个头足有成年男子大小，利爪展铁刃，钩喙闪精钢。凶猛双鹰盘旋头顶，在云雾间此隐彼现，鸣啸之声凄厉高傲。

精精儿递来一把匕首，长仅约五寸⁴，似乎全然不足以行刺。我以五指围握柄端，禁不住抖颤。

“一叶障目，则不见泰山。”她叮嘱。

“留心隐秘之处。”空空儿添上一句。

“师妹吉人天相。”精精儿好言道，捏捏我肩膀。

“世间虚妄，皆有秘法。”空空儿说道，又贴身交耳，温暖鼻息拂过我脸颊，“我后项伤疤仍在，便是当年拜鹰隼所赐。”

两人退开，隐入雾中，留我独自对付猛禽。头顶藤蔓间传来师父的声音。

“佛门弟子，何故杀生？”我问。

双鹰轮流扑击，以虚打实，试探我防御。我折身跳开，挥舞匕首格挡。

“当今乱世，藩王并起，各怀野心。”师父道，“誓保一方子民，反予取予夺，誓为父母官，反卖子食骨；横征暴敛，大兴土木，恨不能以金砖铺地银饰墙；强征丁壮，百姓骨肉分离，兵马暴增之势堪比黄河决堤；征伐连年，藩界移换，只把大唐作沙盘，农夫命如蝼蚁，战战兢兢，匍地蛇行。”

一只雾鹰掉头俯冲，实力进攻而非试探。我以守势蹲伏，右手持匕护住头脸，左手撑地稳住身形，双眼紧盯雾鹰，余枝末节皆已隐没，只专注于如夜空中一组星座般明光闪耀的尖喙利爪。

眼中雾鹰倏忽临近。后项有微风拂过，猛禽伸爪扑翅，急稳攻势以展终极杀招。

“节帅都督各行其道，是非谁能定夺？”她反问，“男人引诱主上妻室，你安知他不是身负血仇，要接近暴君？女子向恩客讨粮济民，你安知她不是有意筹谋，包藏野心？身处乱世，唯不伦而成人伦。藩王买凶刺敌，你我则为弦上利箭，矢无虚发，披肝沥胆，不遗余力。”

我蹲身窥伺，正欲起而刺鹰，忽记起师姐叮咛。

“……一叶障目，则不见泰山……后项伤疤仍在……”

我团身滚至左侧，堪堪避过身后偷袭的雾鹰之爪，相去仅寸余。双鹰夹攻，在我头颅先前所在之处相撞，恰似潜鸟掷身潭中，直直迎上水面倒影。一时间，羽翼狂扑，尖啸鼓噪。

我冲向旋舞落羽之中。一刀，两刀，三刀，迅疾之势犹胜闪电。双鹰栽落，折翼倒地，喉间刀口利落，汨汨淌血，石台上汇起血泊。

我肩头亦渗出血珠，方才滚地时让粗石擦破了表皮。但我保全了性命，而敌手已奔赴黄泉。

“佛门弟子，何故杀生？”我再问，方才殊死一战，仍旧气喘吁吁。我刺过山中猿猱与林中虎豹，而双鹰试炼乃极难之境，非以登峰造极之能不能完成。“为何要充当权贵爪牙？”

“瑞雪降蠹屋，除旧展新途。”她说，“百姓疲累，须有你我复仇。”

精精儿和空空儿从迷雾中现身，给双鹰撒上化尸粉，又替我包扎伤口。

“多谢师姐。”我低声道。

“师妹仍需练习。”精精儿批评道，语气却很和善。

“我可不能让你死了。”空空儿神色狡黠，“你答应要带我尝槐花的，记得吧？”

更夫敲响子时铜锣，细细弯月挂上节度使官邸外的古槐树梢。街上浓影如墨，一如我玄黑的丝绸护腿、短衫与蒙盖口鼻的面巾。

我倒挂墙头，双足钩住墙顶，身似爬藤，紧贴平坦墙面。两个巡兵从下方经过，假若抬头，也只会认我作一段影子或瞌睡的蝙蝠。

待两人一走，我便弓身翻上墙顶，矮身疾走而过，脚步比猫更轻巧，直至宅府中院厅堂屋顶对面，屈腿轻轻一蹬，一跃跳过敞空，没入飞檐后的瓦间。

要潜进一座铜墙铁壁的宅院，自然还有更为隐秘的途径，但我喜欢待在现世，聆听夜风低吟及遥远夜梟哀鸣。

我仔细撬开釉面屋瓦，向缝隙里窥视。藻井格栅之下，现出一间方石铺地的明亮厅堂。一个中年男子独坐东端案台，专心审读一沓文书，缓缓翻页。只见他左颊有个蝶形胎记，脖间套一只碧玉项圈。

正是我要刺杀的节度使。

“盗他命来，即可出师。”师父交代，“这是最终考验。”

“他有何罪，竟至于死？”我问。

“罪行深浅有何妨？为师的救命恩人要他死，而且酬劳丰厚，如此足矣。你我不必心中有愧，谨遵道义即可。”

我爬过屋顶，手掌与足尖轻盈地掠过屋瓦，悄无声息——三月，谷中平湖冰融欲消，连松鼠亦有时踏破薄冰，落水溺毙，师父每趁此时节训我三人过湖。我与夜色融而为一，五感机敏如匕首寒芒，兴奋之余又有一丝不忍，仿佛正待挥毫在白纸上写下第一笔。

我既已到节度使所坐案台正上方，便又撬开屋瓦，一块、两块，顶棚洞口已足以容身。随后，我从绸袋中取出抓钩（通体涂黑，以免反光）抛上脊顶，试试抓牢了，便将丝绳拴在腰间。

我从屋顶豁口往下看。节度使仍坐在原位，全然不察头顶的凶险杀机。

刹那间，我恍惚觉得回到了房前大槐树上，透过摇曳枝叶间的孔隙凝望父亲。

回忆倏忽而过。我蓄势待发，将如鱼鹰一般潜入房中，迅速割喉、剥衣，给他全身撒上化尸粉；当他仍躺在石板地上抽搐之际，我即飞身自屋顶遁走。待侍从发现异样，他遗骨已皮肉不存，而我亦无影无踪。师父将宣布我出师，与两位师姐平起平坐。

我深深吐纳，弓起身体。为这一刻，我已勤学苦练六载，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阿爷！”

我登时定住。

帘后钻出一个童子，约莫六岁，头发绑成整洁的冲天髻，形如雄鸡尾。

“怎么还不睡？”男子说，“乖，回去睡觉。”

“孩儿睡不着。”童子道，“我听到有响声，还看见院墙上有团影子在动。”

“只是闹猫呢。”男子说。童子一脸不服气。男子想了想，妥协道，“好吧，过来。”

他把文书放上身旁矮桌，童子忙不迭爬到他膝上。

“影子没什么可怕的。”说罢，他拿手比在烛火跟前，做了一连串手影戏，又教儿子做蝴蝶、小狗、蝙蝠、飞龙。童子眉开眼笑，用手比一只小猫，去扑厅堂窗纸上父亲比的蝴蝶。

“影子因光而生，也会被光冲散。”男子停止扇动十指，双手垂于胁侧，“去睡觉了，吾儿，明早到花园里扑真蝴蝶。”

童子困意已浓，点头默默退下。

我身在屋顶，踌躇万分，童子的笑声在脑中挥之不去。莫非，遭人盗走离家的姑娘，就可盗走别家小儿至亲？这岂不是正须鄙弃的伪道？

“多谢义士静候我儿回房。”男子忽然开口。

我呆住了。厅堂中只他一人，而他话音响亮，绝非自言自语。

“本官无意叫人。”他继续道，目光仍停留在文书上，“义士只管下来，一切好说。”

剧烈心跳敲震耳鼓。我应当立即逃走，这可能是个圈套。若我下去，他也许会召出伏兵或开启地下机关擒获我。然而，他声音中似有某种力量，叫我不得不从。

我跳入屋顶洞口，旋身徐徐展开腰间缠绕数周的抓钩丝绳，轻轻落在案台，静如雪花触地。

“你如何知我在梁上？”我问。脚下并未有石砖翻开，现出深坑将我吞没，屏风后亦无兵丁冲出。我双手紧握丝绳，膝头微屈；倘若他确实全无防备，任务仍有望完成。

“孩童的耳目，比成人伶俐多了。”他答道，“再者，批阅公文至深夜时，我也每每比手影戏自娱。我熟知厅堂里灯火扑闪与影动，若异于平日，必是顶棚开了裂口，有气流涌入。”

我点点头，默记教训，以免再犯。我将右手悄悄移向后腰，握住鞘中匕首把柄。

“郑滑节度使朱温心怀不轨，觊觎本官辖地已久。”他道，“此处乃中原腹地，仓实民殷。一旦落入他手，必遭强征壮丁。姑娘若杀了我，他将长驱直入，入主关中。若叛乱之势席卷大唐，则生灵涂炭，万千孩童成孤儿，兵膏锋镞，曝尸荒野，任鸟兽啃食，英魂不得安息，终日在土地上群集游荡。”

他所言数字巨大，堪比黄河浊水中翻腾的无数泥沙。我只觉难以理喻，便道：“他救过我师父的命。”

“那姑娘就全凭她做主，不顾其他利害？”

“这世道烂透了。”我说，“我要替天行道。”

“本官不能自诩手不沾血。求仁得仁，亦复何怨！”他叹道，“可否至少宽限两日，以便本官料理后事？我儿出生时，娘亲就去世了，我得找人好生托付。”

我瞠目而视，难以对男童的笑声置若罔闻。

我在脑中描摹各式场面：节度使召集数千兵勇，将宅邸围得水泄不通，他躲进地下室，如秋叶抖抖瑟瑟。我内心描画他出城上路，快马加鞭，面容狰狞似走投无路的傀儡子。

他仿佛能读心一般，又道：“两日后的夜里，我独自在此等候姑娘。丈夫一言九鼎。”

“将死之人，谈何九鼎大吕？”我冷嘲。

“人之将死，其诺也如侠士。”他应道。

我点头，飞身一跃，迅速攀上悬垂丝绳，自屋顶洞口遁走，无比得心应手，恰如平日援藤蔓登云中绝壁。

我不担心节度使逃跑。我武艺高强，他不管逃到哪儿，都逃不出我掌心。我情愿给他机会尽人伦，与小儿妥善离别。

我在城中闹市闲逛，尽享炸环饼与糖稀香气。忆起六年未食之味，腹中“咕咕”闹腾。餐桃饮露虽净化灵魂，但肉身仍向往俗世甘美。

我以官话与商贩攀谈，只有少数人勉强能搭话。

“这个好精致啊！”我夸赞眼前的糖面人将军。细棍上的小人身披大红战氅，刷了层晶亮枣糖浆，叫人垂涎三尺。

“要这个吗？”小贩问，“今晨新鲜现做的，姑娘，填的是莲蓉馅儿。”

“我没钱。”我怅叹。师父给的盘缠只够住店，这几日的口粮也只是颗桃子干。

小贩打量我一番，似乎有了什么主意，“听口音，姑娘不是本地人？”

我点头。

“逃出家来，想在乱世找个安宁地儿？”

“大略如此吧。”我说。

他点点头，似乎心照不宣，拔起糖面人将军，把木棍递到我手中，“既然同为客居之人，就不收你钱了。这里是个安顿的好地方。”

我收下馈赠，谢过他，“店家何许人也？”

“我乃郑滑人氏。节度使朱大人差人到村里征召老少男丁入伍，我舍了田地逃跑了。阿爷已经战死，我岂有再拿血去染他战斃的理？这小人儿就是照着朱大人的模样做的，看到客人咬下他头来，我心里无比快活。”

我大笑，一口咬去，遂了他心意。糖面壳在舌尖融化，渗出莲蓉内馅，细腻滋润，沁人心脾。

我走过城中大街小巷，细品每一口甘甜滋味，随心聆听从茶铺门口、往来马车中飘出来的只言片语。

“……只是学舞，何必送她横穿大半城？……”

“……如此欺上瞒下，县太爷面儿上可不会好看……”

“……上等好鱼，新鲜肥美，活蹦乱跳欸……”

“……你如何知道？他怎么说呀？告诉我嘛，姐姐，告诉我……”

市井生活熙熙攘攘，似河山间云海载我援藤蔓荡跃。耳畔忽然萦绕那险些遇刺之人的话：

若叛乱之势席卷大唐，则生灵涂炭，万千孩童成孤儿，兵膏锋镞，曝尸荒野，任鸟兽啃食，英魂不得安息，终日在土地上群集游荡。

我想起他的孩儿，想起那宽敞空旷的厅堂和手影飞舞的四壁。我忽有所感，我的心与世间音韵一齐律动，既出尘，又与这俗世紧紧相连。水中沙粒翻腾旋转，汇成张张人脸，有笑有哭，有盼有梦。

两日后。夜里钩月微盈，寒风料峭，远处夜枭的鸣叫更叫人毛骨悚然。

我驾轻就熟，攀上节度使官邸院墙。巡兵排岗仍旧如常。这次，我身子伏得更低，更为蹑手蹑脚，爬过纤如细枝的墙顶，踏过高低不平的屋瓦，回到熟悉的地点，撬起两夜前放回的瓦片，眼目紧贴隙口，以皮肉阻住气流。我不敢掉以轻心，随时可能有蒙面侍卫从暗处跃出，触发机关。

而我亦不忧惧，早备好万全之策。

下方却并未传出喊叫，也无响锣示警。我细察那灯火通明的厅堂，他仍坐在老位子上，身旁矮桌上摆有一沓文书。

我凝神倾听，搜寻孩童的脚步声。鸦默雀静，男童已被送走。

再细看男子身下，厅堂地板铺满了稻草。见此情景我不免疑惑，随即明白，此举乃是出于好心，免得他的血染污石砖，好为后人清扫提供方便。

男子闭眼打莲花座，面上带着微笑，似一尊佛像。

我轻轻将屋瓦放回原位，如一缕清风消失于夜色中。

“此事甚易，因何未毕？”师父质问。两个师姐站在她身后，如同护法阿罗汉。

“我见他与小儿玩耍，不忍下手。”我急道由来，如同攀上救命藤蔓，祈求一曳而荡过深渊。

她惋叹，“若再遇此情此景，当先诛小儿，以免受其乱！”

我摇头。

“此人善使花招，利用你妇人之仁。权贵无异于台上戏子，粉墨之下，心如幽壑。”

“师父言之有理。”我道，“只是，他言而有信，亦不惧死于我手。弟子大体相信，他所说句句为实。”

“你如何知道，他不似他毁谤之人那般狼子野心？你如何知道，他现下藏锋守拙，将来不会凶相毕露？”

“谁人能知晓未来？”我反问，“即便蠹屋将倾，弟子亦不愿做那翻云覆雨之手，不忍摧枯拉朽，惊扰蝼蚁寻求一方安宁。”

她目光咄咄逼人，“你为国忠心何在？对为师孝心何在？对诺言信义何在？”

“弟子原不愿做盗命之徒。”我说。

“你一身绝技，”她无语半晌，又道，“可惜了。”

师父语调中的隐隐寒意叫我发抖。再看她身后，精精儿和空空儿已不见踪影。

“你若踏出门口半步，”她道，“就别再叫我师父。”

我凝望她全无皱纹的脸，那双眼中毫无凶光。我回想起早年间，我数次从藤蔓间摔下，她亲手为我包扎伤腿。我回想起那场试炼，我无力招架熊猫，她出手为我打退。我回想起无数夜晚，她抱我在怀，教我看透世间虚妄，寻得本真秘法。

她害我与家人天各一方，却又予我最似母亲的疼爱。

“师父，弟子就此别过。”

我屈身跃起，如腾猿飞虎，鹰击长空，撞破客房窗户，没入如海暗夜。

“我不是来杀你的。”我说。

男子点头，仿佛全在意料之中。

“我出师不利，任务会交由两个师姐接替。一是精精儿，人称‘霹雳心精精’；一是空空儿，人称‘妙手空空’。”

“我去召侍卫。”言罢，他站起身来。

“没用的。”我告诉他，“饶是你躲进金钟罩，藏入海底，精精儿一样能盗走你的魂魄，空空儿更加手段非凡。”

他讪笑，“看来只能单枪匹马会客了。多谢提醒，如此，我手下弟兄不致枉死。”

夜里隐约传来尖啸，仿佛远处有群猴呼号。“来不及解释了。”我告诉他，“那大红幡子给我。”

他照办了，我把幡子系上腰间，“你今日所见，必觉匪夷所思。不论如何，盯紧这条幡子，躲得远远的。”

啸叫愈加响亮，充斥上下左右，却不辨来处。精精儿已至。

不等他多问，我便撕开位面间幕，钻入秘境，生生在他眼前消失，只留一截大红幡子拖在身后。

“把现世想成一张纸。”师父说，“蚂蚁爬行纸上，只知其广、其宽，不知其深。”

我看向纸上所画蚂蚁，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蚂蚁惧怕危险，便在周围筑起高墙，以为这密不透风的壁障可保周全。”

师父画个圆，把蚂蚁圈了起来。

“而蚂蚁并不知晓，一把刀悬于上方。刀不属于蚂蚁的世界，无法受其感知。蚂蚁所筑高墙无法防御来自隐秘维度的打击——”

她抬手一掷，匕尖扎中画上蚂蚁，将纸钉在地上。

“你若以为世界只有宽、广、深三个维度，隐娘，这么想可就错了。你这十多年，不过是像纸上蚂蚁一般生活，远不能体会世界本原的妙处。”

我进入秘境，境外之境，境中之境。

眼前一切都增添了全新维度——墙壁、石板、跃动的炬火，以及节度使惊异的面容。他的皮肤仿佛被掀开，五脏六腑展露无遗。我看见他心搏肠蠕，血液流过透明脉管，晶晶白骨内填满柔滑骨髓，让人想起枣泥莲蓉。我看见每块砖里粒粒云母清透，万千仙子在火焰中舞蹈。

不，还不够准确。我无法以言语描述眼前所见。我忽而看清万物的亿万层重叠构造，仿佛循曲线爬动的蚂蚁骤然被抓离纸面，得见那无始无终的正圆。此乃佛陀天眼所见，他参透了因陀罗网的玄机，领悟到跳蚤足尖微尘亦与夜空广袤星河相连。

多年前，师父正是凭借此法穿透父亲的大院高墙，避开府上精兵，从密闭铁柜里将我偷走。

我看到精精儿的白袍由远及近，似深海幽光水母舞动翻腾。行走间，她口中尖啸，这一声刺进耳中，行刺目标听了，无不胆寒。

“小师妹，你缘何在此？”

我扬起匕首，“求求你，精精儿，回去吧。”

“你总是这般执拗。”她说。

“你我曾同食一桃，共浴山中冷泉。”我说，“你曾采雪莲戴我发间，教我攀藤走崖。我敬你如亲姐姐，求求你不要杀他。”

她面露神伤之色，“不可，师父一诺千金。”

“舍此一诺，以全大义，不能违了本心。”

她收剑负于臂后，“我待你情同姐妹，你出招，我绝不还手。若你在我杀掉节度使之前刺中我，我即刻离开此地。”

我点头，“谢过师姐，小妹得罪了。”

秘境自有其架构，丝弦纤细交织，透出荧荧微光。我与精精儿穿行其间，踏横丝跳跃，援垂丝摆荡，于丝网上高攀低走，腾转回旋，步履翩跹，天地间星光熠熠，冰莹闪闪。

我自后方突刺，她轻巧躲开。她向来是头等轻功好手，藤间过招与云端曼舞皆游刃有余，飞身滑步袅娜如天庭仙子。与她相比，我动作粗笨沉重，毫无技艺可言。

她翩然闪避攻势，一面计数：“一、二、三、四、五……甚妙，隐娘，想必你近日勤于练习。六、七、八、九、十……”当我偶而靠近，她便随手挥剑挡下匕首，举重若轻，仿佛梦中人驱赶蚊蝇。

她眼中忽露惋惜之意，掉转方向，援垂丝荡向节度使，恰如那悬于纸上的短刀，欲自另一位面从天而降，而他全然无法察觉。

我紧随精精儿，亦步亦趋，唯愿计谋顺利。

节度使见我垂入现世的大红幡子飘近，忙闪身伏地，滚到一旁。精精儿长剑穿透位面间幕，现世中，一口宝剑凭空现身，将节度使座前案桌斩得粉碎，随即消失无影。

“咦？他如何能识我行踪？”

我不给她机会看穿把戏，挥动匕首连续出招。“三一，三二、三、四、五、六……师妹匕法的确颇为精进……”

我与精精儿在厅堂“上方”（言语实难描述准确方位）秘境内踊跃，她每攻向节度使，我便尽力追逐左右，警告他危险来袭。而我拼尽全力，也根本近不得她分毫。我自觉疲惫，手脚慢了下来。

我再度屈腿发力，荡向她身后，但这次却大意了，落足点距厅堂墙壁太近，飘荡的红幡被灯台钩住，我随之跌倒。

精精儿看向我，大笑不止，“原是你在搞鬼！你果然机灵，隐娘，不过，比试到此为止，我要请功领赏了。”

我困在此地，鞭长莫及。她若在此刻出袭，节度使收不到任何警示。

红幡着了火，火焰猛蹿入秘境，吞没我衣袍。我惊恐尖叫。

精儿跃出三步，回至我脚下所踏横丝，迅速脱下白袍，罩住我身体，扑灭了火焰。

“你没事吧？”她问。

我有几处头发与皮肤给火烧焦了，但无大碍。“多谢师姐关照。”我说，随即亮出匕首划过她衣角，不等她反应，已割下一段布条。寒芒刺向更深处，切开位面间幕，布条自缝隙飘进现世，抖抖瑟瑟，如水草在水面游荡。我俩亲见那白绸布落地，节度使满脸惊骇，手脚并用，仓皇逃开。

“一招刺中。”我宣告。

“啊，”她说，“原来你使诈？”

“毕竟刺中了师姐衣袍。”我答。

“你跌倒……只是苦肉计？”

“那是我唯一能使用的法子。”我承认，“师姐剑法比小妹高明得多。”

她摇摇头，“你竟然甘心为一个陌生人算计你师姐？不过，我既然答应你，就决不反悔。”

她援垂丝而上，像水鬼一般翩然而去。融入夜色前，她回头看我最后一眼，“告辞了，小师妹。你我缘分如这衣裙，已被你匕首斩断。祝你得偿所愿。”

“再会。”

她离开了，一路长啸。

我爬回现世，节度使飞快迎了上来，“吓死我了！这是何种法术？我听闻金铁相击，却不见刀光剑影。你腰间幡子在半空飘舞，如

同鬼魅，后来，最后，那白布凭空出现……慢着，你受伤了？”

我龇牙咧嘴，勉强坐起，“无碍。精精儿已走了。下一个刺客将是我大师姐，空空儿，她厉害得多，我不敢说一定保护得了你。”

“我不怕死。”他说。

“你若死了，郑滑节度使会杀更多人。”我说，“你得听我的。”

我打开绸袋，取出及笄之日师父送我的礼物，递交与他。

“这是……纸驴？”他看向我，甚是不解。

“这是机关驴在现世的投影。”我说，“正如球体在平面投影为圆——别管了，没时间了。听我的，你赶紧走！”

我划开秘境，推他进去。此刻，纸驴在他跟前化身为机关巨兽。我不顾他连声反对，推他上了驴背。

驴身内紧绷的牛筋带动齿轮旋转，动力传过曲柄，四腿交替行进，机关驴可在秘境中疾走半个时辰，绕一大圈，如空中飞人那般在茕白横丝间跳跃。师父赠我此物，以备在任务中受伤时借以脱身。

“姑娘要如何抵御她？”他问。

我没有作答，只是拔出锁钥，机关驴飞奔而去。

空空儿的接近全然无声无息。没有长啸，没有歌吟，没有可怖巨响。不熟悉的人会以为她手无寸铁，她也因此得名“妙手空空”。

宽袍闷热，脸上假面人皮厚重。地上所铺稻草俱已引燃，厅堂浓烟弥漫。我蹲伏在地，为求吸纳少许清凉空气。我在脸上堆砌出平和笑容，双眼眯成一条缝。

烟雾打了个旋儿，一丝细微异样，须得明察秋毫方能辨别。

我熟知厅堂里灯火扑闪，若异于平日，必是顶棚开了裂口，有气流涌入。

片刻之前，我仔细用匕首在位面间幕上划开几道细痕，为免闭合，又系上割自精儿衣袍的绸条。切口足以透出秘境的风，能借此觉察任何潜影的接近。

我在脑中描摹空空儿的冷峻身姿，如索命恶鬼般潜于秘境，逐我而来，右手钢针闪耀——她只需这一枚暗器。

她喜欢用钢针直刺对方心脏，而胸腔与表皮不留痕迹。她喜欢将钢针扎入对方头颅，把脑子搅成糨糊，叫对方神乱而死，而头皮不见伤口。她尤其喜欢行刺于无形之中，在不设防之处直捣黄龙。

浓烟骤然翻腾，她在接近。

我想象她眼中所见情景：面生蝶形胎记的男子身着节度使袍独坐厅堂，身周宅邸失火，烟雾缭绕，他惊惶无措，张口结舌，错愕之情僵在脸上。在他头顶，秘境中的空气莫名浑浊起来，仿佛厅中浓烟穿透了位面间幕。

她出手了。

我向右一偏，这是本能举动而非五感应变。我已同她练武多年，但愿她使出惯用套路。

她用意必是将钢针刺入我头颅。我一偏头，而钢针仍循原迹往现世刺出，“叮”一声清响，击中我颈上碧玉项圈。

我在浓烟中蹒跚起身，呛得咳嗽不止。我抹掉假面人皮。空空儿钢针细弱，一击即会弯曲变形，若一击不中，绝不会出第二招。

一声诧异轻笑。

“好把戏，隐娘。我大意了，没看穿那烟雾。你不愧是师父最得意的弟子。”

我在现世中划开秘境之隙，远不止是示警。待烟雾充塞秘境，她眼中现世即变得模糊。若论常时，她居迷观实，我的假面透若无物，宽松大衣也不过绕我划一空圈而已，和那纸上蚂蚁无分。

而另有可能，她或许是刻意没捅破我粗陋的伪装，一如她曾刻意提醒，雾鹰惯从背后偷袭。

我向那空不见人的声音来处拜倒，“请转告师父，恕弟子不孝，不会再回山上了。”

“不想你竟成刺客对头。后会有期。”

“若有缘再会，我邀你共品槐花。大师姐，那滋味甜中带涩，清而不腻。”

琅琅笑声远去，我瘫倒在地，筋疲力尽。

我想要回家，与父亲重聚。可我要如何向他讲述我的云游，如何向他解释我的改变？

我无法长成他期望的模样。我心甚野，无法身穿束衣款款走过大院房间，听媒人叙说未来夫婿时满脸羞红。我无法装作喜爱女红胜过攀爬门前槐树。

我身负绝技。

我要像精精儿与空空儿那般飞檐走壁，我亦曾攀引道道藤蔓荡过悬崖。我要与劲敌过招。我要自己挑选夫婿，想找个手细心善的好人——淬镜工就不差，好叫他知道那光滑镜面之下别有洞天。

我要磨砺绝技，以赫赫光明震怖奸邪之徒，为能人异士照亮济世之路。我要保护弱小，庇佑纯良。虽不知能否坚守正道，我，隐娘，誓为天下苍生求得安宁。

而我终究是个盗贼。我已盗得己命，亦将盗回他人之命。

机关驴蹄音嘚嘚，由远及近。

[1](#) 中国古代对八九岁至十三四岁少年的称呼。

[2](#) 茧子。

[3](#) 1尺约为0.33米。

[4](#) 1寸约3.33厘米。

剪

Cutting

雅典娜 译

2012 年首次发表于《电动脚踏车》杂志（Electric
Velocipede）

诸神经常言辞隐晦，而人类的记忆是一种脆弱而精妙的东西。

在高山之巅，云端之上，旭寺的僧侣们终日从他们的圣书上剪下字句。

僧侣们的信仰起源于很久以前。他们从承载着圣书的羊皮纸上推测出这点。它脆弱易碎，满是褶皱，有些地方被水渍损坏，所以很难读出上面的字迹。住持是整个寺院最年长的僧侣，他回忆说，当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沙弥时，这本书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这本圣书是由那些与神同行、与神交谈的人所写就的。”颤抖的方丈顿了顿，让他的话沁入整齐地成排坐在他面前的年轻僧侣们的心中，“他们记录了自己所记得的那些经历，因此阅读圣书就是再次聆听诸神的声音。”年轻的僧侣们用额头触碰石板地面，张开双手祈祷。

但僧侣们也知道，诸神经常言辞隐晦，而人类的记忆是一种脆弱而精妙的东西。

“回想童年时期一位朋友的面容，”住持说道，“在你的脑海中维持住那个形象，并写下对其的描述，尽可能多地给出你所能集结的细节。

“现在再次回想那张脸。在你的记忆中，它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你用来描述那张脸的字句已经取代了你记忆中的某些部分。回忆是一种回溯行为，通过这样做，我们抹去并改变了模板。

“创作这本圣书的人们亦是如此。在热忱与激情中，他们写下了他们相信是真理的东西，但他们搞错了很多内容。他们也只是凡人而已。

“我们仔细研究圣书上的字句，加以观想，以便能发掘出埋藏在层层隐喻下的真理。”住持轻抚着他那长长的白色胡须。

所以每年，在经过多轮辩论后，僧侣们同意从圣书中删去更多的字句。然后，这些被删剪的羊皮纸碎片会被焚烧，以作为献给诸神的祭品。

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修剪掉多余的部分，揭示出书中之书、故事背后的故事，僧侣们相信，如此一来他们也正在与诸神进行交流。

数十年过去，圣书变得越来越轻，在它的书页上，在字句曾经停留过的那些地方，布满了孔洞、开口和空隙，就像金银镶边，像蕾丝，像溶解的蜂巢。

“我们努力奋斗，不是为了记住，而是为了遗忘。”住持说着，又从圣书中剪下另一个字。

信仰，
脆弱易碎，损坏，
被成排入定之人。
经历，触碰，祈祷。
知晓，
记忆脆弱而精妙。
童年，
回溯被埋藏在层层隐喻中的人。
达成一致，
在孔洞、开口和空隙之中。
努力记住，努力遗忘。

记住是为了遗忘。

白 袖

White Hempen Sleeves

胡绍晏 译

2016年首次收录于科幻短篇集《毁灭之后》（After the Fall:
The Transhuman Survival & Horror）

“你想要了解真实的自己，而那只有死亡才能揭示。”

意识桥接仪在我周围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我就像躲在一枚海螺壳里。我有一种身处宇宙中的失重感，仿佛悬浮在亿万星辰之间——那幽灵般的“闪光”是因为纳米机器人在我的神经里游走，试图捕获我体内凝集的电势。

我满怀期待，带着踏入未知的激动。我会知道吗？我会察觉到意识真正分叉的那一刻吗？我会感觉到时间停止吗？我的思维是否会像可疑的触手一般悬浮在深不见底的遗忘之海，仿佛要诱人上钩？

我恨我自己。

猜硬币正反面的概率是五五开，而我猜错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即将死去，那感觉糟糕透顶，哪怕让你经历这种感觉的人是你自己。

人终有一死，关键是你死前做过什么。

那声音中没有愉悦，也不能带来明显的解脱感。但那什么都说明不了。换身之前，我在停滞的时间里度过了不知几小时，几天，还是几周，而与此同时，另一个我却有大把的时间欢呼庆祝他的好运。

我懒得回应安全地躲在“奥克塔维亚号”上的我自己。“奥克塔维亚号”是一座水母状的浮空站，悬在我头顶五十五千米高处，带着一股颓废的气质。我努力克服换身后的晕眩感抬头张望，但只看到翻滚的橙色云海透出一抹永恒的微光。

我低头察看自身。一百八十度旋转脑袋的感觉很陌生，但那异样的身体更令人难以适应。我为自己挑选的是五米长的蛇形金属躯干，仿佛灭世之前亚马孙丛林里游走的巨蟒。这具经过加固与强化的身体能在金星表面生存，以便完成我赋予自己的任务。

做好准备，会很痛。

我脑中似乎有个开关被翻转，令我发出无声的尖啸。

我感觉火辣辣地发烫，皮肤仿佛起泡、沸腾、剥落，犹如依什塔尔高原上的火山喷发。

但是我并没有皮肤。

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压迫着我的肋骨与胸腔，仿佛要把我的肺碾成一张薄纸。一种担心无法呼吸的原始恐惧占据了我的头脑。

但我也没有肋骨、胸腔和肺。我不需要呼吸。

你所在的位置温度是四百六十摄氏度，气压为九十三巴¹。我已经重新调校你体内的传感器，给你适度的疼痛刺激，但不会让你立即失去行动力。

你这该死的浑蛋。

这是为了给你一点点动力，激励你前往海拔较高处寻求降温，缓解窒息的感觉。

我暗自咒骂自己。当然，我料得没错——当我意识到自己是那个去送死的人，第一反应就是躺在原地睡觉——这是要不得的。

于是，我开始不情不愿地攀爬麦克斯韦峰，那是金星表面最高的山，比地球的珠穆朗玛峰高两千米。我的身体在滚烫的玄武岩上滑行，到处是化学侵蚀形成的碎石和棱角锋利的岩块。决定行进方向很容易：我一路只往高处走，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望缓解巨大的压力和地狱般的灼热。

我攀爬得非常缓慢。理论上讲，在如此高的压强下，以二氧化碳为主的大气已经不是气体或液体，而是性态介于两者之间的超临界流体。我一边游动，一边攀爬。我能感觉到热量和压力削弱了义体上的接合关节。我，不，他——我和那个虐待狂竟然是同一个人，这样的念头令我难以忍受——只留给我一条路。

向上。向上。

终于，我穿出了超临界流体层，空气变成真正的气体，我可以移动得更快。但这离让我得到解脱还远远不够，周围的环境反而变得更

加像地狱了。狂风以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在我身边呼啸，差点儿将我掀翻——幸好我的蛇形义体紧贴地面，重心极低。雷声轰鸣，闪电在头顶的云层中闪烁，瓢泼的酸雨冲刷着我的身体。我体内的传感器将硫酸的腐蚀转化为一种新的痛感。

继续前进！

我尽力忍住疼痛，不断攀爬。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赶在身体的关键部件被酸液腐蚀之前越过雪线。

是的，雪线。金星表面的温度足以令铅和铋之类的金属蒸发。但在海拔足够高处，金属蒸汽就像霜冻一样从大气中凝结沉淀，给麦克斯韦峰的顶端涂上一层闪亮的反光。

终于，我穿出云层，眼前是一片超凡绝尘的雪景。我稍稍停顿，享受一下凉爽稀薄的空气（尽管气温仍接近四百摄氏度，且气压仍有地表的一半左右）。我的一只眼睛坏了，但此处的风景依然令人叹为观止：麦克斯韦峰仿佛漂浮于云海上的岛屿，闪亮的积雪中没有一个足印。我的身体在雪地里滑行，留下一串绵延不绝的波纹。由于高温和酸液的破坏，我失去了对身体某些部分的控制，但此刻我已到达山顶，浮空站可以派飞行器下来接我。

我感觉到胜利的喜悦。尽管是迫不得已，但能攀上比珠峰更高的山，来到从未有任何超人类涉足之处，这仍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我成功了！

他语气中的骄傲令我愤怒。金星的上层大气舒适宜人，温度和气压基本与地球相似，这是一种奢侈的享受。他一直舒舒服服地待在浮空站上，还把我的成果据为己有，真是太过分了。

达成成就的人是我！

有点儿虚荣了吧？

这应该由你来回答。

我们是同一个人，只是处在不同的环境里。

不再是同一个了。

等融合之后你就不这么想了。

让我回上面去，我要提起申诉，平分我们的资产。我不要跟你重新融合。绝对他妈的不要。

我就担心你会这么讲。不过公平地说，如果我处在你的境地，可能也会这么想。

一股寒意袭向我的心头。我只需要想一想，如果我们互换位置，我会怎么做。我的义体也许像蟒蛇，麦克斯韦峰也许是金星上唯一以男人的名字——不是女人或女神的名字——命名的地形结构，但金星上最蠢的人显然是我自己。

如果你把我留在这儿，这次探索的体验就全丢了。

检查一下你的义体状况吧。

我意识到，损坏比想象的更严重。密封件和接合垫圈的耐久度比我——我们——原先设计的要差。即使在山顶，我也不可能无限期地生存下去。

当然，他改变了对我的计划。他要让我死在这里，然后取走记忆库。如果我的分身不听话，我也会这样做。该死的高压和炙热，让我无法透彻地思考。

我用机械手抓挠头部。要是能挖出电子脑，或许可以以此要挟，让他赶紧来救我。

啧啧，你怎么这么不了解自己？

机械爪触碰到远程发送器旁的凸起，我的心里一阵冰凉。

浑蛋！

爆炸切断了机械爪的电源，同时也启动了远程发送器，一切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暗，直到我再次悬浮于闪烁的星海之间。

“奥克塔维亚号”上新添了一项娱乐设施——一座老式剧院，由真正的演员表演真正的戏剧。看来超人类跟我们的祖先一样，仍然把文化与岁月联系在一起。正如手工服饰仍比万能机里造出的复制品价格高出一截，该剧院的收费也比最好的虚拟演员贵许多倍，而且一票难求。

《亚瑟王》今晚首演，我从票贩手里拿到了最好的座席之一。我刚刚结束跟凯希的婚姻，正好借此机会在“奥克塔维亚号”的上流社会亮个相，让大家知道我又恢复了单身。

我加入演出前的鸡尾酒会。许多美丽的义体围绕着我，无论性别和亚型全都年轻而迷人，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美，他们都跟我一样，通过塑化技术永葆青春。说实话，我已不记得什么时候曾在“奥克塔维亚号”的富人中看过带皱纹的脸。在各自“缪斯”²的协助下，我们的对话就像时间之河一样流畅无阻。然而我只觉得无聊和失望，我渴望着一种真实感。

我知道，这很愚蠢。如今，所有义体都一样假，因为他们诞生于艺术，而非自然。唯一重要的只有自我人格。

我望向每个义体的眼睛，却找不到精神相通的感觉，似乎没人真正了解自己。我们的社会就只有一群扭曲、衰老、懦弱的灵魂躲在年轻的面具背后演戏，自娱自乐。我们不明白在冒险中与死亡共存的意义。

我感到一阵难以承受的孤独，我是这个玩偶世界里唯一的真人。

灯光暗下来，演员们登上舞台。

令人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被这部戏迷住了。不知为何，没有观众参与，没有全感官沉浸——不像视频小说或虚拟戏剧那样——似乎让体验更佳。原始形式的表演有一种新鲜感，让我聚精会神地坐直了身子，而剧中所描绘的那些粗糙而过时的情感也起到了同样的效果。

尤瑟·潘德拉贡注视着伊格莱恩，就算他一言不发，我也能明白他的念头。千万年的时光犹如一堵无形的墙，隔在我和那位古国王之间，但即便如此，他眼中的那团火是何含义依然明白无误。

伊格莱恩夫人的丈夫是廷塔杰尔的戈洛伊斯，亦即康沃尔公爵，他的目光在国王和自己的妻子之间来回移动。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黯淡的光，喷薄欲出的怒火被压制在忠诚与责任之下。

坐在我身旁的女人倾身低语道：“他应该买个完全按照她的模样构建的享乐人偶。这能省去大家很多麻烦。”

我看了看她。她的义体是二十岁出头的样子，但她眼中闪烁的光芒告诉我，这具身体里有一个更古老的人格。这具义体非常迷人，完美的五官，毫无瑕疵的皮肤，柔滑的头发，一切都恰到好处，像是动人的仙子，同时避免了人造的虚假感。

“你觉得国王喜欢这位夫人只是因为她的身体，”我说道，“你凭什么认为那不是因为她的灵魂、她的人格？”

她歪着脑袋，嘴角勾起一抹微笑，“你相信爱情与肉体无关？”她脖子上的项链悬着一枚六瓣花形状的银色吊坠，在舞台的灯光下闪闪发光。我的“缪斯”证实了我的猜测：水仙花。

欲望的火焰在我体内燃起，很久以来都不曾如此强烈。这是一种本能，是对真实性的直觉。

“我相信一切都是肉体的体验，”我说，“爱、恐惧、快乐、痛苦。但肉体是为自我意志服务的。”

“一种变体论，”她说，“自我意识将肉体的体验转化为理解。两者互相依托，缺一不可。”

她说得太对了，多么接近我自己的想法。

伊格莱恩夫人被宴会同伴讲的笑话逗乐了，她扭头瞥了一眼尤瑟·潘德拉贡。她停顿下来，屏住呼吸。随着灯光的变换，其他演员，

包括她丈夫戈洛伊斯，都逐渐消失于黑暗中。灯光的颜色出现微妙的变化，伊格莱恩夫人的脸上泛出微光，仿佛面纱下成熟的苹果。

“太迷人了，充满魅力。”我低语道。这比最优秀的基因艺术家所创造的仙子更加非同凡响。

她凑近我的耳边，“你知道‘魅力’一词的词根吗？”她的气息轻轻吹到我的脸颊上，一时间，我忘记了伊格莱恩夫人。

“是‘语法’。”我说道，“在中世纪，这个词可以指代任何神秘晦涩的学术知识。”

“就像是咒语，”她说道，“对爱人施放的咒语。”她大胆而自信地用自己的手按住我的手。她似乎完全了解我的想法，可以像初学绘画者一样描画出我的反应。我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自我意识的咒语，”我说，“通过肉体施放，但不属于肉体。”

她点点头，“两个人之间的隐秘知识。恋人的灵魂互为镜像。也许当你爱上一个人，你就会听到自身人格的回音。”

在其他人耳中，这番话似乎有点儿愤世嫉俗，但我喜欢那残酷的坦率，剥除了爱情中的浪漫。听到这一比喻，我意识到，它一直藏在我心中，也许埋得很深，等待着这一刻。

舞台上，梅林挥舞起手杖，尤瑟·潘德拉贡在原地打转。一阵雾气升起，将他吞没。等到雾气消散，扮演戈洛伊斯的演员已经把他替换掉。梅林在国王身上施法，将他变成伊格莱恩夫人的丈夫的模样，让他可以进入她那牢不可破的城堡，依靠欺骗手段奸污占有她。

“这换身真有意思，”她说道，“来自魔法时代。”

“肮脏的把戏罢了，”我说道，“我猜太阳底下的确没什么新鲜事。”

伊格莱恩来到自己的卧室门口，跟那个外表和她丈夫一模一样的男人互相凝视。两人热切销魂地拥吻起来。

“她怎么会认不出丈夫的人格？”我问道，“如果她真的爱他，就会发现那‘公爵’只不过是个缩在她丈夫袖子里、借用她丈夫身体的冒牌货。”

“也许她并没有真的受骗上当，”她说，“而是想要通过丈夫的分身跟另一个人格做爱。除了不断积累体验并了解自身，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跟如此合拍的人相处真是太愉快了，她能恰好抢在你之前说出你头脑中的想法。

借助享乐人偶、模拟空间、植入网，以及老式的实体玩具，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做爱，直到疼痛成为一种愉悦，直到心醉神迷。她确切地知道我喜欢什么，我也确切地知道什么能令她兴奋。

我们是天生一对。这说法虽然老套，但并无不实。

我决定干一件跟其他恋人从没干过的事：让她看一眼面具底下的真实。除了积累更多体验，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我要给你看看我财富的来源。”我对她说。

在“奥克塔维亚号”当一名精神外科医师收入当然很不错，但仍不足以获得我所渴望的一切体验。

“你提供的究竟是什么？”她问道。

我们回到我的办公室，站在一间手术室里：一架悬浮式手术台，一台配有独立电源的意识桥接仪，以及一系列控制台、计算机和顶级的医疗纳米合成仪。

这看起来跟我的另外两间手术室差不多，但除了一些特殊病人——其实应该说是客户——没有人进来过。

晨星联盟的官员、超级企业高管、犯罪组织首领，而最常见的，是无聊的有钱人。他们都想寻求从其他渠道难以获得的东西——我经

常跟这些人打交道，我关心的只是他们是否持有经过验证的信用点。

我告诉“缪斯”，将室内的照明调成“咨询模式”。墙壁逐渐隐去，房间里暗下来，但我和她依然被一种柔和的银光照亮着。周围是一片虚空，远处闪烁着点点星光——我的设计旨在强调隔离和安全，亦即没有被窃听的风险。我总是会利用人的本能——进化的作用往往超越你的想象。

“在这里，我通常会让‘缪斯’编辑内视效果，让我的脸和对方的脸变得模糊不清。”我告诉她。

“这有点儿太谨慎了。”她说道。

“他们不需要知道我长什么样，我也不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这对双方都比较安全。”

“现在我真的被吊起了胃口。”她说道。她舔了舔嘴唇，我喜欢她的这个动作，并开始模仿，我模仿得非常自然，就好像自己一直都会这样做似的。

“钱固然是好，但这件事在内星系的大多数地方都是违法的。”

她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再次刻意地扫视那仿佛悬浮于太空中的昏暗房间。她的目光徘徊在意识桥接仪冷冰冰的轮廓上，打量着那些看不见的接缝。这台装置能像莲花一样打开，吞没病人的脑袋，仿佛狮子的血盆大口。

我将意识桥接仪设计得像水仙花一样有六片花瓣，因为水仙花是代表自我意识的花。

她呼吸加快，一定是猜到了什么。但我做的事属于社会禁忌，迄今为止，她仍不敢提及。我几乎能看到她的大脑飞速运转——我竟能如此了解她，简直不可思议。这一定是爱情的力量，而我直到此刻才真正体验到。

“跟许多极度富有的人一样，你拥有一切。”我说。我的语调缓慢而令人舒心，就像是在给客户提供咨询。他们往往需要克服羞耻心

才能把要求说出口。但这次不一样。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话，是真实的自我如同花朵一般绽开，“我们活在一个真正的魔法时代，征服了死亡和衰老，并能满足肉体的一切欲望。然而你想从生命中获取更多。你想要拥有他们告诉你不能拥有的东西。”

她纹丝不动地注视着我的眼睛，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于是我继续说道：“你想要经历濒死的震撼，想要面对恐惧，想要凝视毁灭与消亡。你想要了解真实的自己，而那只有死亡才能揭示。”

她近乎难以察觉地点点头。

我告诉她我一生的经历。我曾徒步穿越灭世之后的地球，直到脱水而死；我曾被失控的纳米机械群撕成碎片；我曾飞越潘多拉跃迁门外的中子星，直到被潮汐力撕裂；我曾在木卫二的海洋里游泳，直到四肢冻僵，沉入无底深渊；我曾融入木卫一的岩浆，直到意识像冰晶一样消融。没有一种死亡方式我不曾体验，没有一种痛苦我不曾亲身经历。

痛苦与磨难是我的食粮，我已经尝遍死亡的滋味。

我很清楚她想要什么。我们注定要去收集一切体验，为自身的人格提供养料，直到比历史上所有人类和超人类都更了解自己。

“仅仅依靠体验回放是不够的。你已尝试过市面上所有极端与可怕的体验，但仍不满足。其他人的感官印象无论多么生动详尽，都已经过另一个意识的过滤。体验软件必须根据大脑之间的细微差异做出调整，因此当你体验回放时，颜色会变得有点儿黯淡，气味会变得有点儿陈腐，感官也会出现一点儿偏差。

“你想要的是真正的死亡体验，而不是苍白的模拟。”

我听到急促的吸气声。她的脑袋一动不动。我露出微笑。她在我身上看到一个相似的灵魂，就像是照镜子。共情是口舌的最佳润滑剂。

“真可怕。”她脱口而出。她一旦开口，话语便仿佛洪流一般滚滚涌出，“我也曾想过去做你提到的那些疯狂的事，但我无法贯彻到底。据说备份和换身能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但事实并非如此，并非如此。”

“假如你在事故中死去，另一个版本的你可以被复活，知道这一点是一回事，但纯粹为了体验而刻意寻求死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说道。

“对！而且从备份中恢复也不一样——假如我潜入土星上闪烁的钻石海洋，然后死了，保险单生效，把我从备份里恢复出来，然而我一无所获，因为那些体验已经丢失。从备份中恢复的‘我’仍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感受。”

“没错。”我说，“假如你用专为生存而设计的义体穿越旋转的土星环，你什么都感觉不到。就像坐在潜水艇里看着黑乎乎的窗外，但那不等于真正身处黑暗之中。”

她拼命地点头，“我想与世界融为一体，但我也想要安全。”

遇到如此理解我的人，简直令我喜极而泣。正是这种矛盾的饥渴感始终激励着我：死亡是最美妙的体验，是一道丰盛的佳肴，变化无穷，永不乏味；虽然，我一点儿也不想死。

是时候打破禁忌了。“想要达成你的目标，唯一的方法是创建出自己的阿尔法分身，然后让它去死。”

她听完后没有流露出惊讶的表情。这是个好兆头。

“阿尔法分身就是你自己，所以它所体验的一切可以不经任何转化就与你重新融合。这比所有体验软件都纯净、生动一千倍。”

“假如分身一定会死，”她又有点儿犹豫，“我怎么跟她重新融合呢？”

我略微皱起眉头，她用的代词是指代人，而不是物。不过我决定不去计较。“临死之前的那一刻，它——分身——会被回传给你。把

握好时机很难，但如果失去分身，总是可以再试一次。我很擅长制作阿尔法分身，我有大量的经验。”

她似乎很怀疑，“但如果我的分身知道她在死前会被发送回去——”

“如果分身知道它会被发送回去，”我特别清晰地说出那个代词，“的确会削弱体验。但做个小小的神经过滤，把这件事隐瞒起来也不是很难。”

“所以我的分身以为她会死——”

“这样才能确保你充分体验到恐惧、痛苦和绝望，从而更加了解自己。”

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但我不想死，我的分身也不想死。你得把我的分身捆起来，才能让她去死？”

“这就很无聊了。”我对她说，“我所提供的，主要是面对极端困难积极抗争的体验，这种冒险能让你充分了解自身的潜力。虽然分身不想死，但我有丰富的经验，激励分身去做该做的事。相信我。分身会给你呈现一场精彩的表演。”

“你说的是折磨，”她说道，“分身既是你，又不是你。它是——”

“一具为自我意识服务的血肉之躯。”我说道。我对她的疑虑并没有感到不耐烦，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对创建分身的严格监管和对阿尔法分身实体化的禁忌都基于一个理念，即分身也是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权利。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分身只是同一人格的延伸，是本体的镜像，充其量只能映射出本体的荣光。

我默默地祈祷她能理解我的这项工作有多伟大。假如无法分享那迷人的美，你就像是黑暗中一颗闪亮的孤星，无法与全宇宙沟通，这得有多孤单。

“但是……当你和分身合并后，你的分身不会恨你吗？”

“当然会！”我把她拉到身边，“但这也是体验的一部分：压制仇恨，令其融入自身，克服内心的绝望与软弱——我曾数百次杀死自己，并欣然吞下那团黑暗的恨意。当你克服了对自己的仇恨，世上便没有你不敢做的事。旧时代的伦理适用于低级生命，而我们应该像神一样生活，包罗一切体验！”

一时间，我有点儿紧张，怀疑自己是否走得太远。她一言不发，只是继续环顾室内，目光在每一件设备上流连，仿佛试图认出梦中见过的场景。

然后，她转头朝着我咧嘴一笑，“独自去死有什么好玩的？你有没有杀死过你爱的人，或者被他们杀死？”

我的心中因喜悦而一阵战栗。她指向一个我从未体验过的新领域，一片我从没探索过的关于死亡与痛苦的未知境界。一颗新星照亮了天空。

我真的找到了灵魂伴侣。

我俩并肩躺在意识桥接仪上。

一对伴侣的分身即将同时赴死。

我们悬浮在以爱神命名的行星³上方，而我围绕着它设计了一套精妙的方案。这似乎是一种完美的致敬。

我为我俩挑选了义体：我的是蛇形，她的是八爪章鱼。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以便更快地抵达麦克斯韦峰顶端，从而存活更久。或者，我们中的一个可以将对方杀死，用额外的零部件充当护盾，减少自身的痛苦。在把分身放到那个位置之前，我们无法预知会发生什么。

怦怦的心跳在我耳中犹如雷鸣。我感到阵阵晕眩，就跟第一次制作分身时一样。我将会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另一个人，我们俩将上演一段新的千古恋情，一场生与死的游戏。然后，我们将融合回传的人

格，从而进一步了解自身与对方。这样的亲密程度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

在桥接仪上，我的意识悬浮于生物义体和电子脑之间。我控制着探针，准备施行手术，让分身忘记最终将会被回传的事。

只需切掉一点点记忆，剪去一根细小的侧枝。

探针发出嗡嗡的声响。

不太对劲，探针不遵从我的指令。有故障。我下令终止程序。

探针发出嗡嗡的声响。

这不可能。整套装置都依靠我的脑纹解锁，没有其他人可以控制。

她在意识桥接仪上转过头朝我咧嘴一笑，那感觉就像是照镜子。

我恨我自己。

如果你知道自己即将死去，那感觉糟糕透顶，哪怕让你经历这种感觉的人是你自己。

做好准备，会很痛。

我脑中似乎有个开关被翻转，令我发出无声的尖啸。

我感觉火辣辣地发烫，皮肤仿佛起泡、沸腾、剥落，犹如依什塔尔高原上的火山喷发。

我记起很久以前的那次旅程，也是我最早的探险之一。我想到麦克斯韦峰顶上的电子脑。我一直没确认过，爆炸是否将它彻底摧毁，令其内容无法被读取。

你为谁效力？我朝着她——不，朝着我——嘶喊。

“防火墙”救了我。

酷热和窒息感迫使我不断往高处攀爬滑动，以寻求一丝解脱。

“防火墙”？他们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鲜少有人知道“防火墙”的存在，但多年来，我认识一些有趣的客户。我提供的服务在内星系或许是非法的，但分身几乎不会对超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

我体内的某个旋钮似乎又调高了一挡，疼痛变得更加剧烈。我无声地尖叫，加速爬行。

你该问的是，我想要什么。你留下我等死，把我当作一件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一件有效的体验收集工具。但我就是你。我也是人，是一个独立的自我，同样有存活的权利。你就是我的黑暗镜像。

复仇，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情感。我们也许可以像神一样生活，然而数十亿年的进化仍在我们体内起着作用。

“防火墙”本来对你不感兴趣，但我让“防火墙”的一小群代理意识到，你，不，我们，不，我，可以提供什么。

我挣扎着穿出超临界流体层，进入呼啸的狂风之中。旋钮再次调高，因此我并没有从炽热中解放出来。我必须再往高处爬。

我疯狂的行为里有一套内在的目的与方法，假如你愿意称其为疯狂的话：疼痛是进化的必要组成部分，是大自然设计的最佳反馈机制。而艺术，至少迄今为止还没能超越它。

我的分身就只说了这么多。但我明白了她未说完的话，因为我的大脑其实跟她是一样的。

当我们在危险条件下工作时——无论是在木星大气中战斗，在金星表面采矿，在日冕里追逐逃犯，或者在已然成为死亡陷阱的地球上躲避由失控AI指挥的纳米机械群——进化史没有让我们适应这类条件，而经过适当调节、能够反映环境状况的疼痛感却可以引导我们，利用数十亿年进化历程中所形成的固定神经回路做出正确的决断。

如果你可以感知到压力、极端高温、磁通量和引力潮的波动，并下意识地做出本能的反应，相较于没有这些感觉的人就会有一定优

势，因为他们就像是在盲目地操控镜子里的虚像。

疼痛是现实的唯一锚点。

我愤怒地咒骂自己。橙色的微光中，闪电与雷鸣包围着我。酸液滋滋地腐蚀我的皮肤，并在我肚子底下积聚，使得我每次扭动身躯都会招致一阵灼痛。

爬这座山就像是攀登巴别塔，毫无意义且注定失败，只会令痛苦延长。然而我无法停下。经过精准调校的疼痛感——一种我曾经强加给无数个分身的知觉——迫使我不断前进。

最妙的是，疼痛可以用来胁迫与控制，以实现自我引导。许多时候，“防火墙”必须依赖一些不太可靠的手段，将超人类的命运随机地托付给一群仅受金钱驱动的探员。长久以来，“防火墙”最权威的代理们一直期望有个替代方案。

我来到山顶，但并没有拉近与神祇的距离。我的周围布满金属霜冻，粗糙的镜面映照出粗糙的灵魂。

众所周知，想要一件事必须落实无误，最好的方法永远是亲力亲为。我开始滋生出一种听天由命、接受现实的情绪。

你让那些代理相信，他们应该制造自己的分身，并迫使分身服从命令。

对。在你对死亡永无休止的探索中，发现了许多将现实世界里的危险转化为疼痛的技巧，继而又设计出一套方法，利用疼痛来引导分身，令其沿着精确设定的路线前进，实现你的意愿。

这恰恰是“防火墙”所需要的技术。

我将天衣无缝地钻入你的袖子，继承你的财富，操控那些被设计成只对你的大脑做出响应的仪器。

我迎着风号叫。我能感觉到义体正在崩溃；我能感觉到离死亡越来越近。皮肤溶解，电池耗尽，死亡终将降临在我这个经历过一切且

存活下来的本体身上。我感觉到上千个分身的恨意在心中涌动，仿佛即将喷发的火山。

我讨厌那优越的语气，讨厌那洋洋自得的态度。如果有机会，我要报复自己。

当我死去时，会被回传吗？我的分身是想要把我捕捉起来，以便再次折磨，还是让我从此灰飞烟灭？换作是我，会怎么做？

再见。

摘菜春日野，
莫嫌前路远，

.....

我仿佛凝视着一面镜子，天空如水仙花一般绽开。当我念完这首诗，我的意识融入了那永恒的暮色。这是我给自己的告别，也是一个真实而赤裸的自我人格最后的致辞。

.....

遥挥白袖唤同伴。

作者按：结尾的诗出自日本平安时期诗人纪贯之（公元872—945年）。本故事系为“后人类工作室”的短篇集《隐蚀期》而创作。

[1](#) 1巴等于105帕。

[2](#) 一种私人AI助理。

[3](#) 即金星（Venus），其英文名源自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

尤马机甲

Uma

胡绍晏 译

2020年首次收录于科幻短篇集《化身公司》（Avatars Inc）

工作很无聊，你得自己找点乐趣才能坚持下去。

“我不签，”我说道，“我没做错什么。”

安东尼·菲利普斯先生将双手从我面前的那叠纸上挪开，一边揉搓太阳穴，一边叹气。

“安娜，这是你能争取到的最佳待遇。带薪停职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表现得很好，而我还要继续工作下去。”我说道，“再争取一下更好的待遇。你是我的律师，不是吗？”理论上讲，付钱给他的是工会。但这没什么区别。

“你得明白，法律条款和大部分先例都对你不利。‘太平洋能源’有权处分你违反安全规程——”

“安全！开玩笑。我救了那些人，托尼。我不能袖手旁观。”

“我理解你的心情，且深表同情。”他说道，语气却完全没有同情的意味，“但你不在现场，也没有义务做出行动……”

我不再理会他。这种事我很擅长——尤马机甲操作员必须尽早学会一心两用，同时应对办公室聊天和远程操控。另外，类似的话我已从不同的人那里听过许多遍：包括我的组长、她的老板、她老板的老板、人力资源部、工会代表、托尼……

没人能真正理解，没人在事发现场。

那是山火高发的季节，还伴随着十年来最强的风。尽管在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人工智能会切断电力，但这仍无法阻止因电力线路故障而造成的火灾。“太平洋能源”的所有维护人员都夜以继日地工作：修剪树木、清理垃圾、加固电线杆和设备、接驳电线，等等。

事发当天，我正在蒙特利县玫瑰谷靠近洛巴塔荒野的边界区域操控一台尤马机甲。没错，多年来，人们一直反对在城市与荒野的交界处开发新地产，因为那会增加山火的风险，入侵物种也会扰乱原生栖

息地，把居民置于危险之中。但无论全球气候是否变暖，除非能找到某种魔法配方，给大城市里的所有人提供便宜的居所，或者把“加州梦”列入违法行为，否则你无法阻止房地产开发。（面对这一问题的不仅仅是加利福尼亚州。在佛罗里达，人们一直试图限制海岸房产开发。但你有看到什么改变吗？）

总之，山谷里的电力已经切断，所有居民都已撤离。吞噬了两万英亩¹地的山火“阿诺德”正呼啸着朝小镇延烧过来。镇里只有我一个人（噢，其实是我和尤马机甲）在给“太平洋能源”的设备做一些最后的加固与修补工作。

说实话，我没什么可做的。我操控的不是漫画中那种巨型全地形机甲。设备维护机甲大致呈人形，但即使完全站直也只有大约三英尺高，重量不超过五十磅²。对于轻度维护任务，比如修剪植被、清理鸟窝与蜂巢、接驳电缆等，你不需要太大的机甲——额外的体积只会妨碍行动。我只有几把小剪刀、一副可伸缩梯腿和一套通用电动工具。

“太平洋能源”拥有数千台这样的廉价远程操控机甲，分布在全国各地，用以维护绵延数十万英里³的传输与配电设备。位于中央办公室的操作员可随时进行远程连线，这比派遣一整队人坐着卡车去修剪一根生长过于茂盛的橡树枝要经济得多。

我套上装备，登入尤马机甲。只需几秒钟，我就能适应新的身体。每台尤马机甲都略有不同，但自由运动套装和反馈传感器在动作转换和信号平滑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能让我的本体感官与机器特性同步。我四处走动，依照标准程序，从配电设备上拆下最昂贵的部件，保存在防火储物仓内。

完工之后，我本该将尤马机甲留在仓库里，断开连接，再登入轮值的下一台尤马机甲。但我提前干完了，于是决定爬上小镇的制高点——附近的一株加利福尼亚梧桐——观察山火“阿诺德”蔓延的态势。“太平洋能源”的管理层多半会认为这是对公司设备的不当使

用，或者是偷懒摸鱼，但我一直喜欢用尤马机甲体验像猴子一样爬树的感觉。工作很无聊，你得自己找点儿乐趣才能坚持下去。

天空中满是烟雾，远处的空气闪烁着光亮。火已经很近了，尽管传感器信号经过弱化，但我仍能感觉到阵阵热浪。不出二十分钟，火焰便会抵达小镇的边缘。

我听到尖叫声。我这辈子都没听过那样的尖叫。

人工智能通过分析视频信号，将镜头聚焦于一栋着火的房屋。

我以创纪录的速度飞奔了大约两百码⁴的距离——在去年的全公司尤马机甲奥林匹克赛事中，我曾获得一百码短跑比赛的银牌，那时候我大概也没跑得这么快。（其诀窍是要学会像四足动物一样奔跑：手脚并用。有些操作员从没尝试过，但当你悬在三百六十度自由运动的套具里，学习一些通常情况下不适合人体的运动机制是一件有趣的事。）

我一直都没搞明白，这家人回来是为了取最后一批财物，还是从一开始就拒绝撤离。总之，他们的卡车在关键时刻无法启动，而在疯狂呼叫紧急救助之后却被告知，最近的救援者需要四十五分钟才能到达。更糟的是，由于停电，他们在厨房里用丙烷炉做饭，在装载卡车的一片忙乱之中，他们不慎点燃了自家的房子。

于是，夫妇俩在着火的房子跟前朝着空无一人的小镇大声呼喊，而三个孩子被困在楼上，由于年龄太小，甚至无法尝试跳下来逃生。

程序手册中完全没有提到这种情况。我们不是紧急救援队。但我就在现场。

我把神经传感电路的振幅过滤器调到最大——模拟的疼痛感是为了警告我们不要将尤马机甲置于危险之中，但我必须冒一点儿险，尽量发挥机器的效用。我奔进燃烧的房屋，我的显示屏上满是滚动的警告，耳机里不断发出滴滴声。我爬上楼梯——在训练时，我们都是一

级一级踏上阶梯，但此刻我翻着跟斗往上爬，就像是逆行的螺旋弹簧玩具。最后，我来到卧室。

三个孩子都没超过七岁，他们在地板上哭喊，屋子里满是烟雾。我无法想象要如何带着他们走下楼梯，穿过火焰。除了从窗户出去，没有其他办法。

“我要把你们送出去。”我说道。

孩子们茫然地看着我。一个成年人的声音，权威的声音，来自一具大小与儿童相仿的机器人。但他们朝我爬过来，准备服从指令。

（在旧金山的空调办公室里，组长莎拉来到我的操作台旁——调高传感过滤器会让系统自动给上司发送警报。

“你到底在干什么？”

“你觉得呢？”

“你既没有受过这方面训练，也没有合适的装备！这不是你的职责。去找能帮得上忙的人！”

我决定不理睬她。）

我的——尤马机甲的——腿可以伸长，但只是为了把轻便的机体托升至电力线的高度，无法安全支撑孩子们的体重。

即兴发挥的时刻到了。我调出用于修剪树枝的剪刀，那是通过机甲的下巴控制的。咔嚓、咔嚓、咔嚓，几番“咀嚼”过后，窗帘和床单被剪成了布条。我将它们首尾相连，系成一根绳子。幸亏我的机械手是专为布线和接驳而设计的，相当灵活，足以胜任这一任务。

“太热了。”一个孩子一边说，一边还在哭。

没错。我看到卧室门外的走廊里有闪烁的火舌。我走过去，关上门。我让孩子们退后，然后爬上窗台，用剪刀砸碎窗户，并尽可能把玻璃碎片刮干净。我把逃生绳的一端系在靠墙的床脚上，希望它足够牢固，然后将余下的绳子扔出窗外。谢天谢地，它足够接到地面。

（“你已经做得够多了！”莎拉在我耳边喊道，“让孩子的父母爬上去救他们出来。不要再纠缠了。”）

我朝着楼下的孩子父母喊叫：“你们能爬上来救他们出去吗？”

他们摇摇头。“我恐高。”那母亲说。

“绳子大概无法承受我的体重。”孩子的父亲说道。

“我得把你们一个一个驮下去，”我告诉孩子们，“尽量抱紧我，可以吗？”

“你确定这样能行？”那父亲喊道，“你看上去不太结实。”

（“尤马机甲不适合承载那么多重量，”莎拉喊道，“你会害他们受伤或者送命。停下！至少让我召唤懂行的人！”）

他们俩我都没有理会。没时间了，我也许比制造尤马机甲的人更了解它的极限——偷懒摸鱼也有好处。

最小的孩子是个五岁的女孩，我看着她的眼睛（噢，是用镜头对准她的眼睛），“你能爬到我身上吗？就把我当作一匹很小的马。”

在哥哥们的哄诱下，她爬了上来。我在我俩身上又绑了些撕破的床单，用以固定，然后再次爬上窗台——电机的嗡嗡声仿佛抗议，显示屏则不断吐出过载警告——我用双手双脚同时攀住那条临时绳索。

此刻，我非常感激尤马机甲的设计者给了它一双有抓握能力的脚。套具里的大脚趾达到自然活动范围的极限之后，抓握钳仍会继续运动，这种感觉很奇怪，我必须学会适应它。我知道有些操作员始终无法习惯，也不愿用脚去拿工具。但此刻，四个可抓握的爪子的确比两个要好用。

我开始晃晃悠悠地往下爬，并确保每时每刻至少有三个爪子握住绳索。虽然下降的速度慢得令人心焦，但我不敢贸然让尤马机甲加快动作，因为这根本不是它的设计用途。

我终于接近地面，让孩子的父母解开绳索，把她从我身上抱走。

就在她被安全地抱进父亲怀里之前，小女孩低声说：“谢谢。”

（“他们找到一支紧急救援队，大约十分钟可以赶到，”莎拉说，“你可以停手了。你不是超级英雄！”

“这不是当英雄的问题，”我对她说，“十分钟还是太久了。”）

我回到楼上去救她的哥哥们。显示屏上的警告一次比一次紧迫，尤马机甲的系统和部件出现越来越多故障。

（“你不可能成功！”莎拉在我耳边喊道，“你一开始就不该插手，Grvy-124从来不是为了……”）

我希望能把她的声音完全屏蔽掉，可惜人耳没有静音按钮。

等到我要把年龄最大、体重最重的哥哥背下来时，右脚的马达烧坏了，我的脚无力地悬垂着。我手脚交替，顺着绳索往下爬，但爬到一半时，问题终于出现了：我的左手失去控制，夹钳从拧成麻花状的床单上松开，于是我跌落下去。

男孩尖声呼叫，我挥舞着四肢，显示屏上红光闪烁，告诉我故障保护系统即将介入。即使传感过滤器已调到最大，假如尤马机甲探测到本机濒临损毁，仍会自动切断连接。这一设计是为了避免对操作员造成精神刺激或神经损伤。在联机的最后一瞬间，我一甩膝盖，打开可伸缩梯架。它无法支撑机体和孩子加在一起的重量，但我希望能减缓坠落速度，让他安全着地。

然后，我回到了旧金山的控制室里，所有人都围在我身边。我摘下头盔，挣扎着解开扣锁，瘫倒在地板上。有人拍拍我的后背，有人冲着我的脸尖叫。

总而言之，我今天干得不赖。

“你要这么想，”托尼说，“好人难做。”

可不是嘛。那家人正在起诉“太平洋能源”。

孩子们获救后，一家人徒步奔逃，赶在山火“阿诺德”吞没整个镇子之前离开了。十分钟后，他们遇到莎拉召唤的紧急救援队，并被迅速送往安全地带。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我被誉为英雄，在云端网络里，“尤马女杰”的名号广为流传。

这触发了原告律师事务所设置的人工智能探测软件，正如他们那令人难忘的公关文案所说，这些智能软件时刻都在寻找机会，设法“将风险重新分配给最有效的承担者”。人工智能很快就让律师们找到那家人，并以企业的责任与疏忽等颇有诱惑力的说辞为基础，向他们许以大量金钱。

他们的基本论点是，尽管“太平洋能源”没有给我提供救援训练，我也没有义务施以援手，但我还是应该做得更好。也就是说：我没有合适的设备（尤马机甲不适合从着火的建筑物里救出孩子），我让受害者受伤（小女孩的胳膊被窗户上我没能清理干净的碎玻璃刮破了皮），我将他们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最年长的男孩坠落时崴了脚，而那家人又在原地滞留了片刻，查看失去反应的尤马机甲，不确定是否还能联系上我）……“太平洋能源”必须为所有错误和不足付出赔偿，而且金额必须很大，以免其雇员重复类似的行为。

“没人愿意出席这种审判，”托尼说，“我们需要和解。”

“陪审团不会认为我错了！”

我很难宽容地看待这个家庭。我尽力压下怒火，并回忆小女孩轻声感谢的话语。

“他们没有起诉你，”托尼说，“他们起诉的是‘太平洋能源’。相信我，有许多方法可以让‘太平洋能源’难堪。”

他说得有道理。没人喜欢公共事业公司，尤其是“太平洋能源”。（不断因公共安全而停供电力，哪怕是极有针对性的措施。而大型科技公司向员工提供独立于“太平洋能源”的电网作为福利，此类消息也加剧了公众的不满。）在人们的想象中，“太平洋能源”的

员工整天都坐在空调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地玩着拇指。冗长的审判和随之而来的公众关注，会让一种想法站稳脚跟：每个城镇里都有尤马机甲，必要时可在救援任务中予以征用。到时候会有一种压力，要求将“太平洋能源”真正转化为国家应急系统的一部分。尤马机甲必须升级（需要钱）；“太平洋能源”的所有操作员都得接受培训，以适应新的职责（还是需要钱）；公司必须购买保险，并且有可能导致费率再次猛涨（需要更多的钱）。管理层和工会都不希望这样。

他们必须把我说成游手好闲的无赖。

“我不在乎，”我对托尼说，“如果我没有错，我不会说自己错了。他们要是愿意，可以解雇我。我也会提起诉讼。”

托尼再次叹了口气。我把那叠文件留在原地，然后站起身，离开他的办公室。

回家路上，电话响了三次：是“太平洋能源”总部的号码打来的。每次我都让人工智能处理。（目前的留言是：“安娜被告知要把时间更多地花在家庭和兴趣爱好上。请稍后再试。”）我还没准备好跟公司里的人通话。

就在我踏进家门时，电话又响了。既然无法再拖延，我只能无奈地接通线路。

“稍等，正在连接斯坦德女士。”电话里的声音说道。

我精神一振。米歇尔·斯坦德是“太平洋能源”的CEO。被CEO亲自解雇是一种荣幸。

“嗨，安娜！很高兴能联系上你。我们都为你做的一切感到骄傲……”

这……和我预想的不一样。

我让她继续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她一直没提及我拒绝签署的文件。不知为什么，虽然没人告诉我，但我感觉一切都变了。

趁她终于停下来歇一口气，我问道：“这是要干吗？”

“你最好来一下办公室。我会解释的。”

我猜我的带薪停职结束了。

当我执行到一天里的第六个任务时，终于感觉有了信心。

我的向导是镇上的当地人，他朝着倒塌的学校大声呼喊，让周围的人安静下来。隔着半个地球，我也挥舞双手，让办公室里的人保持安静。接着，我仔细聆听，专注于尤马机甲的传感器。

那台联网的尤马机甲能过滤并增强人为噪声：人声、呻吟、有节奏的敲打与撞击。

那儿。我听到了。砰。砰、砰、砰。砰。显示屏很快给出废墟的轮廓，并标明声源。有个孩子被困在我前方三十二度的位置，距离大约四十英尺，比地面略高数英尺。我爬上瓦砾。一想到要操作轮锯，我的下巴已经开始酸痛。

HM-81是一款中国常见机型的本地复制品，底盘比Grvy系列更小更轻，但更坚固。其设计旨在提供更广泛的附肢与工具种类，并可为不同任务定制装配。中国的公共事业公司开发出这一机型最初是为了在本国的西南山区使用。将中国偏远的村庄接入电网（并维持运营）需投入大量资源，而人类施工队往往面临着巨大风险。国界另一边的缅甸山区情况也是一样。正因为如此，他们部署了许多尤马机甲，每个镇子至少有几台。

地震发生于七十二小时前，差不多就是我准备去见托尼的时候。消息出现在各种新闻报道里，数以万计的建筑在几分钟内被夷为平地，死亡人数已升至数百名。有些评论员说，这跟山火一样，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降雨模式的改变导致断层线压力增大。世界各地灾难频发。

总之，道路堵塞和恶劣的天气使得专业救援装备无法通过陆路或空运送入灾区。尤马机甲和操作员是最容易找到的资源。我的出现也许是出于“太平洋能源”公关形象管理的需要，但这里的确有活儿要干。救援幸存者的黄金窗口期正在迅速消失。

我在距离被困的孩子数英尺远处停下，将扬声器对准目标方位，让向导通过我的语音频道告诉那孩子保持镇静，因为救援已经到达。我将扬声器切回声呐模式，舌头轻敲牙齿内侧，朝着废墟发射出一串超声波。HM-81的用途是维护地下管道和电缆，因此探地声呐是标准配件。声呐无法穿透至废墟深处，就只有几英尺而已，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麦克风接收到回声，机载AI迅速构建出我面前这堆废墟的三维地图，并标出孩子可能的位置。

我把手脚都换成铁锹和撬棍，开始挖掘。HM-81的电机很强，足以竖起电线杆，因此挖掘废墟轻而易举——我的电池能量也依然充足。当遇到少许钢筋或其他金属时，我便咬咬牙，激活电锯，把它割开。（幸亏这台尤HM-81配有电锯。我先前连接的另一台只有一副断线钳，穿过三层格栅之后，我的下巴疼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时不时地停下来，用舌头轻击牙齿，以更新声呐地图。人体吸收声波的幅度跟混凝土、木材和金属不同，尽管HM-81的机载AI未曾针对探测生命迹象进行过优化，但我已学会观察伪彩图，知道目标已经越来越近。我放慢速度，小心地挖开瓦砾，将碎石扔到外围。那孩子躲在楼梯底下一个相对稳定的封闭空间里。我不想破坏周围的结构——在被派来之前，我接受过一小时的培训，那的确有所帮助。

好了。我挖通了。

在看见她的眼睛之前，我听到一声微弱的呼喊：交杂着疲惫、恐惧、喜悦……最重要的是，她还活着。

“找到她了！”我喊道，既是说给现场的人听，也是告诉办公室里我周围的人。

两处同时响起欢呼声。

我小心翼翼地继续挖开缺口。我换上精密机械手，轻轻地将混凝土一块一块掰下来。我必须压制住焦急冒进的本能。

又过了半小时，缺口才扩大到可以让我把她拽出来。当地人冲上废墟把她救出去，裹在毯子里，并给她喝水，用言语、手势和温暖的人情安慰她。

我瘫倒在套具里，浑身浸透汗水。有人取下我的头盔，把我从套具里解放出来。我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未曾脱下套具。

莎拉递给我一杯咖啡。我感激地啜了一口。我站不起来，腿和胳膊像橡胶一样绵软。尽管理论上讲，我只是绑在自由运动套具里，并没有亲自去挖掘废墟，但那仍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觉不觉得自己像个超级英雄？”她微笑着问道。

“不太觉得。”我说。英雄的说法令我不适，因此我试图换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听说有个中国台湾操作员用尤马机甲的气体探测器追踪尿液和汗水的气味，比狗还好使。他救了好几个人。”

莎拉皱起鼻子，“我可能不太想试。”

“哦，不是你自己闻到气味，”我笑着说，“是反映在显示屏上，就像彩色的烟雾。”

“嗯，即便没那玩意儿，你也救了十六个人，我相信这是所有操作员里最多的。”

“所有‘太平洋能源’的操作员？”

“全世界的操作员。”

我细细品味其中的含义。缅甸政府提出援助请求，全世界纷纷做出回应。美国和中国派出通信无人机，飞往灾区传递信号；各地的公共事业公司，从北京到雅加达，从旧金山到开普敦，均向尤马机甲操作员发出志愿者征集令。数以千计的人登入分布于城镇与村庄的尤马

机甲，前往被泥石流和倒塌的桥梁阻断的区域。在我记忆中，从没听说过这种事。有时候，作为人类的一员感觉很不错。

“据说缅甸的一名立法官员看到了关于你的报道，于是他们的政府提出要找一名尤马机甲操作员。” 莎拉说。

“嗯。” 听到这种话，你还能说些什么呢？

“听着，” 莎拉一边说，一边在座椅上微微扭动身子，“我是想说，那天在玫瑰谷，假如我处在你的位置，也会做一模一样的事。但是我不知道，我不在现场。” 这是她最接近于“对不起”的说法。

“你肯定会。” 我说道。这是我最接近于“没关系”的说法。

[1](#) 1英亩等于4046.86平方米。

[2](#) 1磅约为0.45千克。

[3](#) 1英里约为1.61千米。

[4](#) 1码等于0.9144米。

思念与祈祷

Thoughts and Prayers

雅典娜 译

2019年首次发表于《页岩》（Slate）杂志

有时我在思考，我们是否误解了“自由”这个概念。
我们太过看重“能做什么”，而忽视了“能免于什么”。

艾米丽·福特：

你想了解海莉的事，对吧？

没事，我习惯了，至少现在我应该习惯才是。人们只想听我姐姐的事。

那是十月的一个星期五，沉闷的雨天，空气中弥漫着新落下来的树叶的味道。曲棍球球场周围成排的黑色的蓝果树已经变成了鲜艳的红色，就像巨人留下的一串血色足印。

我刚考完法语二级考试，在家庭消费课上为一户四口之家安排好了一周的素食计划。大概中午的时候，海莉从加利福尼亚给我发了条消息。

逃课了。Q和我正开车去音乐节！

我无视了她。她喜欢拿自由的大学生活向我炫耀取乐。我其实挺羡慕的，但不愿意表现出来，不想让她得逞。

到了下午，妈妈也给我发了消息。

你有海莉的消息吗？

没。姐妹间的缄默守则是神圣的，我不会透露她的秘密男朋友。

如果有的话，马上联系我。

我把手机丢到一边。妈妈是那种“直升机”式的父母，一直在孩子们头顶上盘旋。

从曲棍球场回到家，我感到不对劲了。妈妈的车停在车道上，她从没像今天这样提早下班。

地下室的电视开着。

妈妈面色苍白。她用仿佛被扼住的声音说：“海莉的助教来电话了。她去了一个音乐节。那里发生了枪击案。”

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变得模糊不清。我只记得伤亡人数不断攀升，电视主播用戏剧化的语气读着枪手在旧论坛发布的帖子，网上流

传着不停晃动的无人机拍摄画面，画面里恐慌的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

我戴上眼镜，接入新闻人员匆忙设立起来的虚拟实境网站。这里已经站满了人们的虚拟化身，手捧蜡烛，正在守夜。地上的轮廓发着光，代表着受害者被发现的位置。飘浮着数字标识的明亮弧线重建了弹道痕迹。数据如此繁杂，信息如此稀少。

我们一直在打电话发消息，没有任何回音。可能是手机没电了，我们这样安慰自己。她总是忘记给手机充电。那边的信号网络肯定也堵塞了。

电话是凌晨四点打来的，那时全家人都还没睡。

“是的，我是……你确定吗？”妈妈的声音异乎寻常地镇静，仿佛她的人生，以及我们所有人的人生，都并未遭遇如此巨变。“不了，我们自己飞过去。谢谢你。”

她挂上电话，望向我们，转达了消息，随后瘫坐在沙发上，把脸埋进双手。

我听到一个奇怪的声响。我转过身，这辈子头一次看到爸爸在哭。

我错过了最后的机会，没来得及告诉她我有多么爱她。我应该给她回消息的。

格雷格·福特：

我没有海莉的照片，没法儿给你看。不过没关系，我女儿的照片你已经有很多了，想看也不需要找我。

我和阿比盖尔不同，我不怎么拍照片或视频，更别说无人机视角的全息影像或沉浸式录影。我缺乏对突发情况做好准备的敏锐，还有将重大时刻记录下来的纪律性，以及将场景完美定格的技巧。但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

我父亲是个业余摄影爱好者，他以拍摄影片、自己冲洗胶片为荣。如果翻开阁楼上那些覆满灰尘的相册，你会看到许多我和姐妹们对着镜头僵硬微笑的摆拍照片。其中一个是我妹妹莎拉，她经常把脸微微转向一边，避开镜头，藏起她右边的脸颊。

莎拉五岁的时候，她爬上一把椅子，掀翻了开水壶。父亲本应照看她的，可他分了心，正在电话里和同事讨论工作。当一切已成定局之后，莎拉留下了疤痕，从右脸一直延伸到大腿，就像一串凝固后的岩浆。

在那之后，父母大声地争吵过。每次母亲因为“漂亮”这个词而收住话语时，餐桌周围都会出现一阵尴尬的冷场。父亲从此不再直视莎拉的眼睛。这一切，相册都没有记录。

在莎拉为数不多的可以看到完整正脸的照片上，那些疤痕是不存在的。它们在暗室中就被精心抹去了，一笔一画，一丝不苟。这么做的人是我父亲，而我们几个则继续默契地保持沉默。

我不喜欢照片和其他记忆替代品，但不可能彻底避开它们。同事和亲戚们会拿给你看，而你别无选择，只能看一眼，点点头。我能看出记忆捕捉设备的制造商为了使产品超越现实生活、呈现出更美好的效果所付出的努力：颜色更加鲜艳生动，细节不会被阴影遮盖，不同滤镜可以唤起任何你想要的情绪……你什么都不用做，手机会自动整理照片，这样你就能假装自己在时间旅行，去挑选所有人都在微笑的那个完美瞬间。皮肤被抚平，毛孔和各种小瑕疵被擦除。过去我父亲一整天的工作量，现在眨眼之间就能完成，而且效果要好得多。

拍照片的人们相信它们是真实的吗？抑或是这些数码图像取代了他们记忆中的现实？当他们回忆这一刻时，想起的是自己亲眼所见，还是相机为他们精雕细琢后的产物？

阿比盖尔·福特：

在飞往加利福尼亚的航班上，格雷格在打盹儿，艾米丽盯着窗外，我戴上眼镜，沉浸在海莉的影像里。没想到有一天我也会这么做，我还以为要等到年老体衰、无法再创造新记忆的时候呢。愤怒稍后才会出现。悲伤没给其他情绪留下空间。

我一直是那个掌管着相机、手机、随行无人机的人。我负责制作每年的年度相册、假期的高光视频，还有收录了全家人当年成就的圣诞节动态贺卡。

面对拍摄，格雷格和女孩们对我的容忍度很高，就算有时候不太想拍。我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能明白我这么做的意义。

“照片很重要。”我对他们说，“我们的大脑有不少缺陷，像个破筛子一样，时光会一点点漏下去。没有照片的话，很多我们想要记住的事情都会被遗忘。”

飞越整个国家的这一路上，我不停抽泣，重温着我头生女的这一生。

格雷格·福特：

阿比盖尔所说的，大概没错。

很多时候，我都希望有图像来帮我回忆。我没法儿勾勒出海莉六个月大时的确切脸型，或者她五岁时穿过的万圣节服装。我甚至想不起她在高中毕业典礼上穿的裙子到底是哪一种蓝色。

鉴于后面发生的一切，她的照片我更是一张也没有。

我用这个想法安慰自己：照片或视频都有其局限，无法捕捉双眼的那种私人的、不可再现的主观视角和情绪。更无法记录我感受到自家孩子美好到不真实的灵魂时，那种情感上的颤鸣。我不想要数字化的呈现，不想要那种人工智能层层过滤后电子眼凝视下的人造反应。它们会玷污我对我们女儿的记忆。

想起海莉，我脑中只有断断续续的回忆。

婴儿的她第一次用柔嫩剔透的手指握住我的拇指；幼儿时期，她在硬木地板上屁股着地，滑来滑去，从散落的字母积木中穿过，仿佛破冰船穿过浮冰；我得了感冒卧床发抖时，四岁的她递给我一盒纸巾，用一只冰凉的小手贴着我发烫的脸颊。

八岁的她拉着绳子，启动喷气式汽水瓶发射器。自制“火箭”上升时，泡沫水雾把我们两个淋得湿透，她笑着叫喊：“我要成为第一个在火星上跳舞的芭蕾舞演员！”

九岁的她告诉我，她不想让我在睡觉前为她读书了。孩子长大让我的心无法抑制地抽痛，这时候，她一句话就消解了疼痛：“也许有一天我会为你读。”

十岁的她站在厨房里，挑衅地坚守阵地，在她妹妹的支持下瞪着我和阿比盖尔，“我不会把手机还给你们，除非你们俩签了这个保证书，保证以后吃饭时再也不看手机。”

十五岁大的她猛踩刹车，制造出我所听过的最刺耳的轮胎擦地声。我坐在副驾驶座上，紧张到把手攥得生疼，指关节发白。“你看上去就像我坐过山车时的样子，爸爸。”她小心地装出轻松愉快的语气，伸出一只手护住我，仿佛这样她就能保证我的安全，如同我为她做过的几百次一样。

记忆一直延伸，把我们在一起生活过的六千八百七十四天浓缩起来，就像平淡日常生活退去之后，留在沙滩上那些破碎而闪闪发光的贝壳。

到了加利福尼亚，阿比盖尔要求去看她的尸体。我没去。

我想有人会批评我的父亲在暗房里抹去因他的错误而造成的疤痕，批评我拒绝去看我未能保护好的孩子的尸体。这两者没有什么分别。一千个“我本可以”盘绕在我的脑海中。我本可以坚持让她去离家近的大学，为她报名参加大规模枪击事件求生课，要求她时刻穿着防弹衣。这整整一代人都是在枪手袭击演习的陪伴下长大的，为什么

我没能做得更多？我感觉没有真正理解过我的父亲，也没有与他那颗懦弱、充满缺陷，又隐藏着愧疚感的内心共情过——一直到海莉遇难。

可是到了最后，我还是不想看。因为我想保护她唯一留给我的东西：记忆。

如果我看到她的尸体，看到子弹冲出身体留下的锯齿状弹孔、冷却熔岩一般凝固的血液，以及沾满污泥和灰尘、破烂不堪的衣服，我知道这个画面会覆盖之前的一切，仿佛火山爆发一般焚尽关于我宝贝女儿的记忆，只留下怨恨与绝望。不，那具已经没有生命的躯体并不是海莉，并不是我想记住的那个孩子。我不会允许那一刻渗透她的整个存在，就像我不允许晶体管和二进制数字支配我的记忆一样。

但阿比盖尔去了，掀开罩布，凝视着海莉的尸骸，以及我们已经破碎的生活。她又拍了照片。“我同样想记住这个。”她喃喃地说，“你不能对自己孩子临死时的痛苦避而不见，这是你的失败导致的后果。”

阿比盖尔·福特：

我们还在加利福尼亚时，他们就来找我了。

我已经麻木了，脑中是成千上万个母亲问过的问题。为什么凶手可以积攒这么多武器？为什么明明有很多预警信号，却没人阻止他？我当时能做些什么——我之前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改变一切，救下我的孩子？

“你当然有可做的事，”他们说，“让我们一起努力，纪念海莉，并带来改变。”

许多人说我天真，还有些更难听的话。毕竟，我还能期待些什么？几十年来，一模一样的剧情发生过无数次，最终都结束于思念和祈祷。是什么让我觉得这一次有所不同？这么想和疯子没有区别。

愤世嫉俗的人可以居高临下，立于不败之地。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悲痛之下，你会紧紧抓住哪怕一丝希望。

“政治已经完蛋了。”他们说，“本来，在出现了那么多死亡的孩童、遇难的新婚夫妇，以及抱着新生儿一起死去的母亲之后，人们应该能够通过政治手段做成一些事情才对。但却从未做到过。逻辑和劝说已经失去了力量，所以我们只能从情感入手。与其让媒体将大众病态的好奇心引导到凶手那边，不如让我们将它聚焦在海莉的故事上。”

“这种事以前早就做过。”我喃喃地说。把焦点集中在受害者身上，很难算是什么新颖的政治举措。你希望她并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一项统计表上的数据，一个列在死者名单上的抽象的名字。你以为只要把血淋淋的事实捅到大众跟前，让他们看到自己的踌躇和漠然所造成的后果，事情就会有所不同。但这种情况一直没发生，这么做行不通。

“这次不一样，”他们坚称，“之前没有用到我们的算法。”

他们为我讲解了这个过程，但机器学习、卷积网络和生物反馈模型这些东西我还是听不懂。他们的算法起源于娱乐产业，用来评估电影项目，预测其票房，从而决定是否开机制作。从产品设计到起草政治演讲稿，每一个情感会起到关键性作用的领域，都在使用大同小异的算法。情感终究是一种生物现象，并不玄乎。因此可以识别出它的趋势和模式，筛选出能将冲击力最大化的刺激因素。这种算法能将海莉的一生精心制作成视觉化的故事，把它塑造成攻城槌，去击碎愤世嫉俗之人的坚硬外壳，鞭策观看者去采取行动，让他们为自鸣得意和失败主义感到羞愧。

“这个主意似乎有点儿荒谬。”我回答说，“电子设备怎么可能比我更了解我的女儿？明明真人都做不到，机器又如何触动人心？”

“你在摄影时，”他们问我，“难道不信任相机会为你捕捉最佳的照片吗？当你切换着无人机的镜头时，你同样是在依赖人工智能去识别出最有意思的片段，再用完美的情绪滤镜去增强那些画面。而我们这个，要强大一百万倍。”

我把我存档的家庭记忆都给了他们：照片、视频、扫描件、无人机录像、录音音频、沉浸式影像……我把我的孩子托付给了他们。

我不是电影评论家，也不懂那些人口中的专业术语。我以家人之间的语言开始讲述，这种口吻的使用对象只限于家人，而不是陌生大众。最后成品不同于我之前看过的任何电影或沉浸式虚拟实境。除了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没有其他情节；除了颂扬好奇心、同情心，以及一个孩子对于长大、对于拥抱世界的渴望之外，没有其他主旨。这是一个美丽的生命，一个付出了爱也值得被爱的生命，直到它惨烈地戛然而止。

这就是海莉值得被铭记的方式，我这么想着，泪水顺着脸庞流下。这是我眼中所见的她，也是她应该被世人所见的样子。

我祝他们成功。

莎拉·福特：

在成长过程中，我和格雷格不算亲近。对我们父母来说，家庭必须表现出成功而有教养的样子，不论事实如何。结果就是，格雷格不信任任何形式的记录，而我则沉迷其中。

除了节日问候，成年后的我们几乎没什么交流，自然也不会交心。我了解我侄女的唯一途径是阿比盖尔发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

我想，这是我为自己没有早些介入而找到的借口。

海莉在加利福尼亚遇难后，我给格雷格发了几个心理咨询师的联系方式，都是专攻大型枪击案受害家庭疏导的。但我自己有意保持了距离。因为我觉得，鉴于我的身份只是遥远的姑姑和冷淡的妹妹，在

他们这种悲痛的时刻，我的闯入是不合时宜的。所以，阿比盖尔同意把海莉的记忆捐献给枪支管制事业时，我没有插手。

尽管在公司的个人简历上，我的专业是网络话语沟通，但我的研究材料绝大部分是视觉上的。我设计的是抵抗网络黑子的“铠甲”。

艾米丽·福特：

海莉的那段视频，我看了无数遍。

想避而不见是不可能的。有个沉浸式的版本，你可以走进海莉的房间，阅读她写下的工整字迹，研究她墙上贴着的海报。还有一个为低流量用户设计的低保真率版本，压缩后的效果和模糊化的动态让她的生活显得复古而梦幻。所有人都在转发这个视频，仿佛是某种表态，重申自己是个善良的人，强调自己和受害者站在一起。点击，顶帖，发个小蜡烛表情，转发……

作品很感人，我哭了许多次。表达悲痛和呼吁团结的评论在我的眼镜前方滚动而过，就像一晚永不结束的守灵之夜。其他枪击案的受害者家庭，他们的希望也被重燃，纷纷发声支持。

可那段视频里的海莉感觉就像个陌生人。视频里所有内容都是真实的，但同时又像是谎言。

老师和家长们喜爱的是他们认识的海莉，可上学时曾有个胆小如鼠的女孩，一看到我姐姐走进教室就缩成一团。有一次，海莉是酒后驾车回的家。还有一次，她偷了我的钱还对我撒谎，直到我看到她钱包里的钱才被戳穿。她懂得如何操纵人心，且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她极其忠诚、勇敢、善良，同时却也鲁莽、残忍、小气。我爱海莉，因为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视频里那个女孩既能震撼人心，同时又显得不接地气。

我把自己的感受藏在心里。我觉得很内疚。

妈妈在冲锋陷阵，爸爸和我却犹豫迟疑，不知所措。有那么一个短暂的时刻，似乎转机已经来临。人们举行了激动人心的集会，在国会和白宫门前进行了各种演讲。人群高呼着海莉的名字，妈妈被邀请参加国情咨文发布会。媒体报道说妈妈为了这次运动不得不辞掉工作，于是，一个秘密筹款活动悄然展开，为这个家筹集捐款。

在那之后，网络黑子出现了。

大量的电子邮件、消息、震信、私信、快照、视讯朝我们涌来。妈妈和我成了“骗点击的婊子”“收了钱的女演员”和“悲伤变现能手”。陌生人给我们发来冗长难读的长篇大论，从各种角度阐释爸爸的无能和怯懦。

海莉并没有死，这些陌生人对我们说。她其实在中国三亚活得好好的，美国政府中有人联系了联合国，付给她百万报酬让她假死。证据就是她的男朋友——在枪击事件中“显然也没有死”——是华裔。

为了寻找数字化操纵和篡改的证据，海莉的视频被剪得支离破碎。匿名同学的话被引用，把她描述成一个习惯性撒谎的骗子、作弊者和爱小题大做的人。

视频里的一些片段和那些所谓“揭穿阴谋”的段落交织剪辑在一起，开始在网上疯传。有人用软件做出新的混剪，仇恨言论从海莉口中喷涌而出，同时又咯咯笑着朝屏幕挥手。

我删除了自己的账号，待在家里，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父母没有打扰我，他们有自己的仗要打。

莎拉·福特：

进入数字时代这几十年来，网络黑子已经无孔不入，冲击着技术上限和道德底线。

我置身事外，看到黑子蜂拥而至，以纷杂错乱的口径、无差别的恶意，还有刻薄的喜悦包围了我哥哥的家庭。

阴谋论与换脸程序铺天盖地袭来，又如潮水退去，接踵而来的是把同情心解构得面目全非、把悲痛变成段子的网络模因。

“妈妈，地狱里的海滩真暖和啊！”

“我喜欢我身上这些新弹孔！”

海莉的名字渐渐变成色情网站的热搜词条。面对这样的热度，内容制造者——很多都是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团队——推出了由我侄女主演的影片和沉浸式虚拟实境，都是程序自动生成的。算法公然使用了海莉的镜头，把她的脸庞、身体和声音完美地编织进了色情片。

新闻媒体愤慨地，甚至可以说是真诚地报道了事件的进展。但报道引出了更多的搜索，从而产生了更多相关内容。

作为一位研究者，保持超然物外是我的责任和习惯，观察和研究现象时要保持临床式的冷静超然，甚至带着一丝兴趣。将网络黑子的行为视作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有些过分简单化了。至少，这个词的传统含义已经不够用了。尽管第二修正案¹的坚定支持者也参与了传播模因，但始作俑者通常对任何政治理念都不买账。这些互联网屎壳郎是网络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大本营包括8taku、duangduang这样的无政府主义网站，还有在过去十年间的去平台化战争之后出现的另类网站。他们以打破禁忌和违背道德为乐，除了说不堪入耳的话、嘲讽真诚的人、冒犯别人的禁区之外，没有统一的兴趣。他们在耸人听闻、肮脏下流的内容里打滚，让因科技发展而形成的社会纽带变了味，同时又重新定义了这一纽带。

然而，身为人类，看着他们对海莉的影像的所作所为，我无法容忍。我联系上了我那疏远的弟弟和他的家人。

“让我来帮忙吧。”

机器学习已经让我们能相当准确地预测哪些受害者会成为目标。网络黑子想让你觉得他们无法预料，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雇主和各

大社交媒体平台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必须掌握微妙的平衡，既要监管用户生成的内容，又要保证用户活跃。这令人焦虑的活跃度是推动股价上涨、从而掌握决策权的唯一途径。激进型的自我审核，尤其如果要依赖用户举报和人工审查的话，很容易变成各方来回拉扯的闹剧，而每家公司都为有关“审查”的指控头痛过。到最后，他们决定举手投降，扔掉错综复杂的政策执行手册。他们既没有技术，也没那个兴趣为整个社会的真相和道德做出裁决。百年民主制度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怎能指望他们解决呢？

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公司都选择了同一种解决方案：与其审判发言者的言行，他们选择投入资源，让听众自己筑起防御。要时时刻刻区分合法（尽管慷慨激昂）的政治言论和针对每一个个体的人身攻击，算法上很有难度。一些人所称赞的不畏强权的“真话”，经常会被其他人谴责为过分出格。更容易的做法是，让单个用户自己构建并训练出个性化的神经网络，筛选出他不希望看到的内容。

这个新型防御性神经网络——市场的包装定位是“铠甲”——能观察每个用户在接收内容流时的情绪状态，操纵文本、音频、视频和增强现实/虚拟实境等形式的内容。“铠甲”还能通过自学，识别出什么会让该用户特别难受，然后将其屏蔽，留下一片平静的空白。

随着混合现实和沉浸式内容变得越来越普遍，穿上“铠甲”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增强现实眼镜来过滤所有来源的视觉刺激。和古老的电脑病毒一样，网络黑子其实是一个技术问题，而现在我们有了技术性的解决方案。

要调用最强大、最个性化的防护需要付费。同时也在训练“铠甲”的社交媒体公司辩称，这种解决方案让他们摆脱了内容监管业务，不必判断哪些东西在虚拟城镇广场是不可接受的，也让每个人都摆脱了“老大哥式”的审核。这种自由言论的理念恰好与更大的利润收益匹配一致，毫无疑问只是巧合，大家都声称事先并没有预料到。

我给我的哥哥和他的家人送去了金钱可以买到的最好、最先进的“铠甲”。

阿比盖尔·福特：

想象一下你正处于我的位置。你女儿的身体通过数码压制，变成硬核色情制品，她的声音被用来反复播放仇恨言论，她的容貌在卑劣的手法下暴力扭曲。而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因为你无法想象人心的堕落。你能停止吗？你能远离吗？

现在，我在发帖和分享时，这套“铠甲”能将那个恐怖的世界挡在外面，提高我的声量，以对抗谎言的浪潮。

海莉没有死，而是在一个反对枪支的阴谋组织里充当演员，这个说法在我看来太过荒谬，根本不值得回应。然而，当“铠甲”开始过滤头条新闻，在新闻网站和多元流媒体上留下空白时，我意识到，谎言已经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争议。正规媒体的记者开始向我追问众筹资金的花费明细。可我们一分钱也没收到过！这个世界已经疯了。

我发布了海莉尸体的照片。我想，这个世界上总还留有一丝体面吧？肯定不会有人反驳自己亲眼所见的证据吧？

然而情况越来越糟。

对于互联网上的匿名族群来说，这件事变成了一个游戏，看谁能穿过“铠甲”，将一段让我全身发抖、发冷的恶毒视频刺进我的眼睛。

机器人伪装成大规模枪击事件中失去孩子的父母给我发信息，等我将它们列入白名单，就立刻发来可怕的视频。他们给我发纪念海莉的幻灯片，一旦“铠甲”授权通过，暴力色情就会取代缅怀的短片。他们集资雇用跑腿的人力，租用送货的无人机，在我家附近放置基准标记物²，让海莉那扭动的、咯咯笑的、呻吟的、尖叫的、诅咒的、嘲弄的增强现实鬼魂包围着我。

最过分的是，他们把海莉血淋淋的尸体做成动画，配上欢快的伴奏。她的死亡被当成乐子，就像我年轻时风靡网络的“仓鼠舞”视频。

格雷格·福特：

有时我在思考，我们是否误解了“自由”这个概念。我们太过看重“能做什么”，而忽视了“能免于什么”³。要保证人们持枪的自由，就只能教孩子们躲进壁橱，穿上防弹背包。要保证说话和发帖的自由，就只能让他们的发泄目标穿上“铠甲”。

阿比盖尔当初只是做了个简单的决定，而我们都默许了。现在为时已晚，我们不断恳求她停手、撤退。我们可以卖掉房子，搬到某个地方，远离与其余人类打交道的诱惑，远离永远被网络连成一体的世界，以及将我们淹没的仇恨海洋。

然而莎拉的“铠甲”给了阿比盖尔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让她更坚定、更顽强地与网络黑子对战。“我要为我的女儿而战！”她对我大喊，“我不允许他们亵渎我对她的记忆。”

随着黑子们越来越活跃，萨拉给我们发来了一个接一个的“铠甲”补丁。她增加了一系列层级，包括“对抗性互补集”“自我修改代码检测器”“可视化自动修复器”等。

一而再，再而三，网络黑子总能找到新的突破口。“铠甲”每一次都只能维持很短暂的时间。人工智能的民主化意味着萨拉所使用的全部技术都是公开的，黑子们也拥有能够学习和适应的机器人。

阿比盖尔听不到我的声音，对我的请求置若罔闻。也许她的“铠甲”已经学会了将我视为另一个需要屏蔽的愤怒声音。

艾米丽·福特：

有一天，妈妈惊慌失措地找到我，“我不知道她在哪儿！我找不到她了！”

她已经好几天没和我说话了，终日沉迷于那场源于海莉的战斗。我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明白她的意思。我们在电脑前坐下来。

她点击了海莉纪念视频的链接，这个视频她每天都要看几次，好给自己力量。

“它不在了！”她说。

她打开了我们家庭回忆的云档案。

“海莉的照片在哪里？”她说，“这里只有占位符。”

她给我看了她的手机，她的备份机箱，她的平板电脑。

“什么都没有！都没了！我们是被黑了吗？”

她的双手无助地在胸前摆动，像一只被困住的鸟儿扇着翅膀，“她就这么消失了！”

我无言地走到起居室，从架子上拿起一本她在我们小时候印刷制作的年度相册。我打开册子，看到一张全家福，是在海莉十岁、我八岁时拍摄的。

我把这一页拿给她看。

又是一声哽咽的尖叫。她用颤抖的手指敲打着纸页上海莉的脸，寻找着根本不在那儿的東西。

我明白了。痛苦充斥着我的心，爱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怜悯。我把手伸向她的脸，轻轻摘下她的眼镜。

她盯着那一页。

抽泣中，她拥抱了我，“你找到她了。噢，你找到她了！”

这个拥抱很陌生。或者也许对她来说，我已经成了陌生人。

莎拉姑妈解释说，这是黑子精心设计的一次攻击。他们一步一步训练我母亲的“铠甲”，让它把海莉识别成她悲痛的源头。

但另一种形式的学习也在我们家发生了。只有当我做了什么和海莉有关的事情时，我的父母才会注意到我。仿佛他们再也看不到我，仿佛海莉还在，而我才是被抹去的那一个。

我的悲伤渐渐变黑、溃烂。对方是一个鬼魂，一个让父母品尝了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丧女之痛的完美女儿，一个足以让世界永久忏悔的受害者。我要怎么和她比？每次思索这些我都感到害怕，却停不下来。

我们在愧疚中沉沦，各自孤独。

格雷格·福特：

我在怪罪阿比盖尔。承认这一点并不光彩，但我确实怪她。

我们冲彼此大喊大叫，砸碎了许多碗盘，重复着儿时残缺记忆中我父母之间的争吵。被恶魔追猎多年，到最后，我们自己也成了恶魔。

凶手夺走了海莉的生命，而阿比盖尔却把她的影像献祭给了互联网这个饕餮深渊。正因为她，我对海莉的记忆将永远被她死后所发生的烂事所侵扰。她召唤出的这台机器能把无数的个体聚合成巨大的、不分彼此的、扭曲的凝视。这机器抓住我对女儿的记忆，将它碾成无尽的噩梦。

海滩上，破碎的贝壳在狂怒深渊的毒液中闪闪发光。

这么想当然不公平，但并非没有道理。

“无情”，一个自称是网络黑子的人：

我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也无法证明我做了我所说的话。网络黑子没有注册信息供你验证，也没有标明参考信息的维基百科词条。

你甚至无从知道我现在不是在玩网络黑子的手段。

我不会告诉你我的性别、种族，以及我愿意跟谁睡觉，因为这些细节与我所做的事无关。也许我持有一打手枪。也许我是枪支管制的热烈支持者。

我对福特一家下手是因为他们罪有应得。

可以自豪地说，对悼念活动的狙击由来已久。一直以来，我们的敌人只不过是虚伪而已。悲伤应该是私密的、个人的、被藏起来的。那位母亲把她死去的女儿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件任人挥舞的政治武器，你看不出这种事多么可恶吗？公众视线下的生活是一种伪装的生活。既然走进了公域，就要对后果有所准备。

在网上分享那个女孩的纪念活动的人、参加虚拟烛光守灵活动的人、致哀的人，还有声称受到鞭策而采取实际行动的人，都同样犯了伪善的罪。能瞬间杀死数百人的枪支扩散开来是一件坏事，哦，你之前怎么不觉得呢？非得有人把一个死去女孩的照片塞到你面前才行？你这是什么毛病？

而你们这些记者是最糟糕的。你们把死亡变成可消遣的故事；引导幸存者在你们的无人机前方啜泣，借此卖出更多广告。在你们的诱导下，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并借此寻找他们那可悲生活的意义。而你们则一手赚钱，一手拿奖。我们网络黑子玩弄的是死人的形象，他们已经不可能在意了，而你们这些臭烘烘的食尸鬼却把死人喂给活人，变得肥胖而富有。道貌岸然者有着最肮脏的思想，而哭得最大声的受害者最渴望得到关注。

现在每个人都成了网络黑子。只要你曾经点赞或分享过哪怕一条希望某个陌生人去死的段子，或觉得对方“够强大”就可以恶意挖苦和唾骂，或想通过与愤怒的暴民站一起来彰显你的美德，或者你曾害怕受害者筹到的钱财没能流向那些缺乏关注度的受害群体，绞着双手表达过担忧，那么——抱歉让你郁闷了——你其实也是个黑子。

有人说，黑子言论泛滥会腐蚀我们的文化。既然赢得争论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去在乎，公平起见，“铠甲”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你看不出“铠甲”是多么不道德吗？它使弱者自认为强大，使懦夫变成了游戏中没有外观道具、却盲目自信的英雄。如果你真的鄙视网络黑子，那现在理应意识到，“铠甲”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通过将悲伤化为武器，阿比盖尔·福特成了全网头号黑子……不过她不擅长这种事，只能当一个身穿“铠甲”的弱鸡。我们必须把她打倒——进而把你们所有人全部打倒。

阿比盖尔·福特：

政治局势回到了从前。为儿童和年轻人量身设计的防弹衣销售额在节节提升。更多公司开始为学校提供态势感知和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演习课程。生活还在继续。

我删除了账号，不再发表意见。但这对我的家人来说已经太晚了。艾米丽刚刚能独立生活就搬了出去，格雷格也找了一套公寓。

我一个人在屋子里，脱去眼睛上的“铠甲”，试图整理海莉的照片和视频档案。

每次我看到她六岁生日的视频，脑中就会响起色情的呻吟声；看到她的高中毕业照，脑中就会出现她血淋淋的动画尸体跟着《女孩就想找乐子》的歌曲旋律跳舞；每次我想翻开旧相册寻找一些美好的回忆时，我都会从椅子上跳起来，总觉得下一秒就会跳出来一个有着她的形象的增强现实鬼魂，用蒙克《呐喊》一般怪异变形的脸庞朝我咯咯笑，“妈妈，这些新的弹孔好疼！”

我尖叫，啜泣，寻求帮助，但任何心理治疗师和药物都帮不了我。最后，在麻木的愤怒中，我删除了所有数字文件，撕碎了印刷相册，打破了挂在墙上的相框。

网络黑子们训练了我，就像他们训练我的“铠甲”一样。

我不再拥有任何海莉的图像了。我记不起她是什么样子。我真的、终于、失去了我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获得原谅呢？

[1](#)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

[2](#) “标记物”是指放置在现实环境中的二维图案（有时也可能是三维形状），被广泛应用于增强现实技术（AR）。比如在这里，阿比盖尔的眼镜识别到黑子放置的标记物，就会触发海莉的虚拟影像。

[3](#) 源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格雷格·福特在这里想表达的是，“我们”往往注重“四大自由”中的前两项，而顾不上后两项。

关于我母亲的记忆

Memories of My Mother

雅典娜 译

2012年首次发表于《每日科幻》（Daily Science Fiction）

“我见到你的时候比大多数母亲要更少，却也更多。”

十岁：

爸爸站在门口跟我打招呼，看上去有点儿焦虑，“艾米，看看谁来了？”

他退到一旁。

她看上去和我们房子里面到处都挂着的照片里一模一样：黑色的头发，棕色的眼睛，光滑而苍白的皮肤。同时感觉就像个陌生人。

我把书包放下，不知道要怎么做。她走过来，俯下身，拥抱了我，起初很轻柔，然后抱紧了我。她身上有着医院的味道。

爸爸告诉过我，医生们没法儿治好她得的病。她只剩两年可以活。

“你已经这么大了。”她的气息喷在我脖子上，温暖，让人发痒，突然之间，我回抱住了我的母亲。

妈妈给我带了礼物：一件尺码过小的裙子，一套已经很旧的书，一个她所搭乘的火箭飞船的模型。

“我之前经历了一场非常漫长的旅行。”她说，“飞船的速度极快，这样飞船内部的时间就变得缓慢。感觉像是只过去了三个月。”

爸爸已经把这一切向我解释过了：这样她就能骗过时间，把她的两年生命延长，这样她就能看着我长大。但我没有打断她。我喜欢听她说话的声音。

“我不知道你会喜欢什么。”她对堆在我身边的礼物感到尴尬，那些礼物仿佛是给另一个孩子的，那个她头脑中想象出的女儿。

我真正想要的是一把吉他。可爸爸说我还太小。

如果我年龄再大点儿，可能就会告诉她没关系的，告诉她我很喜欢她的礼物。但我那时还不擅长撒谎。

我问她能跟我们一起待多久。

她没有回答，只是说：“让我们玩个一整夜吧，你爸爸说不让你做的事情，咱们全都做一遍。”

我们出了门，她给我买了一把吉他。早上七点时，我终于躺在她的膝盖上睡着了。那是个极其美妙的夜晚。

当我醒来时，她已经不见了。

十七岁：

“你他妈的为什么在这里？”我当着我母亲的面把房门摔上。

“艾米！”爸爸再次把门打开。看到他站在我母亲身旁，而后者仍然是二十五岁，仍然和照片里那个女人一模一样，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变得有多老。

他才是那个在我被内裤里出现的血迹吓得魂不附体时抱住我的人。他才是那个满脸通红对着商店店员低声嘟囔，求她帮我挑选胸罩的人。他才是那个在我朝他大喊大叫时站在那里抱住我的人。

她没有权利每隔七年就匆匆回到我的生活中来闪现一次，仿佛某个神仙教母一般。

之后，她敲了敲我的卧室房门。我躺在床上什么也没说。她还是进来了。她穿越光年才回到这里，一扇三合板门阻止不了她。我喜欢她推开门进来看我，但同时又觉得讨厌。这令人感到困惑。

“那条裙子很优雅。”她说。我的舞会裙子就挂在门后面。它的确优雅，而且花掉了我一半的积蓄，但我把腰上的面料扯坏了。

过了一会儿，我翻过身坐了起来。她正坐在我的椅子上，缝缝补补。她从自己那件银色的裙子上剪下了一块吉他形状的布料，把它缝到了我裙子上扯坏的位置。简直完美。

“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妈妈就去世了。”她说，“我永远没机会了解她了。所以当我……发现以后，我决定要做些不同的事情。”

拥抱她的感觉很奇怪。她就像是我的大姐姐一样。

三十八岁：

妈妈和我一起坐在公园里。小宝宝黛比在婴儿车里睡着了，而亚当正和其他小男孩一起在格子爬梯那边，开心地大叫着。

“我没能见到斯科特。”她充满抱歉地说，“上次我来看你时，你们还没开始约会，那时你还在念研究生。”

他是个好人，我几乎就要这么说了。我们只是不合适，分开了。这样说会让事情变得容易。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对每个人都如此说谎，包括我自己。

但我已经厌倦了谎言，“他就是个浑蛋。我只是过了很多年才承认这一点。”

“爱会让我们做出奇怪的事情。”她说。

妈妈当时只有二十六岁。我在她那个年纪时，也曾经满怀希望。她真的能理解我的人生吗？

她问我爸爸是怎么去世的。我告诉她爸爸走得很安详，尽管这不是真的。我脸上的纹路比她更多，而我觉得自己需要保护她。

“我们还是不要聊这些悲伤的事了。”她说。而我对她仍然能保持微笑感到生气，但同时又对她能在这里陪着我感到高兴。这令人感到困惑。

于是我们聊起了宝宝，看着亚当玩耍，直到天黑。

八十岁：

“亚当？”我问道。我已经很难转动轮椅了，我眼中的一切都变得如此昏暗。那不可能是亚当。他一直忙着照看他刚出生的宝宝。也许是黛比。可是黛比从没来看过我。

“是我。”她说，在我面前蹲下。我眯眼看去：她的样子还是和往常一样。

但也不是完全一样了。药物的味道比以往都要浓重许多，而我能感觉到她的双手在颤抖。

“你已经旅行了多久了，”我问，“从开始到现在？”

“超过两年了。”她说，“我再也不会离开了。”

听到这个让我很伤心，但同时也很幸福。这令人感到困惑。

“值得吗？”

“我见到你的时间比大多数母亲要少，却也更多。”

她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我身边，我把头靠在她的肩膀上。我睡着了，感觉自己变得非常年轻，我知道当我醒来时，她还会在那里。

七个生日

Seven Birthdays

雅典娜 译

2016年首次收录于科幻短篇集《连接无限》(Bridging Infinity)

也许，这一次我们可以避免堕落，
不至于让我们对群星的凝视都变得黯淡。

宽阔的草坪在我面前延伸开来，旁边的金色海浪被狭窄的深褐色海滩带隔开。夕阳明亮而温暖，微风温柔地抚摸着我的手臂和脸颊。

“我想再多等一会儿。”我说。

“天马上就要黑了。”爸爸说。

我咬着下嘴唇，“再给她发条短信。”

他摇了摇头，“我们发得够多了。”

我环顾四周。大多数人已经离开了公园。空气中出现了夜晚的第一丝寒意。

“好吧。”我努力不让自己听上去很失望。当有些事总是重复着一遍又一遍发生时，你不应该再感到失望，不是吗？“我们放飞吧。”我说。

爸爸举起风筝，菱形风筝上画着一位仙女，还有两条长长的缎带尾巴。它是我今天早上在公园大门口的商店里挑选的，因为仙女的脸让我想起了妈妈。

“准备好了吗？”爸爸问道。

我点点头。

“起飞！”

我跑向大海，跑向燃烧的天空和融化的橙色夕阳。爸爸放开了风筝，我感觉它猛然升空，把我手中的风筝线绷得紧紧的。

“别回头看！继续跑，像我教你的那样，慢慢把线放出来。”

我跑了起来。就像白雪公主穿过森林，就像午夜钟声敲响时的灰姑娘，就像孙悟空试图逃离佛祖的掌心，就像埃涅阿斯被朱诺那狂风骤雨般的狂怒追赶。我从线轴上放开风筝线。突然吹来一阵风让我眯起了眼睛，我的心随着跃动的双腿怦怦跳动。

“它飞起来了！”

我放慢脚步，停下来，转头看去。小仙女在空中，扯着我的手，要我放开。我抓着线轴的把手，想象仙女把我带到空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在太平洋上空翱翔，就像妈妈和爸爸曾经一起拉着我的手臂，让我悬在他俩之间。

“米娅！”

我望过去，看到妈妈大步走过草坪，她的黑色长发像风筝的尾巴一样在微风中飘扬。她停在我面前，跪在草地上，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让我的脸和她的挨在一起。她身上有她常用的洗发水的味道，就像夏天的雨滴和野花，这种香味我要每隔几周才有机会体验一次。

“对不起，我迟到了。”她说，因为挨着我的脸，她的声音显得很闷，“生日快乐！”

我想亲亲她，但又不想这样做。风筝线松弛了，我像爸爸教我的那样，用力猛拉了一下线。让风筝保持在空中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这与想亲又没有亲有关。

爸爸小跑着过来了。关于时间的问题他什么也没说。他也没提到我们错过了预订的晚餐。

妈妈再吻了我一下，抬起头，但手臂还是紧紧搂着我。“出了点儿状况。”她说，她的声音平和而克制，“赵沃克大使的航班延误了，她设法在机场给我挤出了三个小时。我必须在下周的上海论坛开始之前带她了解太阳管理计划的细节。这很重要。”

“次次都重要。”爸爸说。

妈妈的手臂紧紧靠着我。这一直是他们的相处模式：未经要求的解释，听上去不像是指责的指责。即使他们以前住在一起的时候也是如此。

轻轻地，我从她的怀抱中摆脱出来，“看啊。”

这也一直是模式的一部分：我试图打破他们的模式。我不禁想到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有些事情我可以去做，让情况变得更好。

我指着风筝，希望她能看到我特意选了一个面容像她的仙女。但风筝现在飞得太高，她没法儿看清相似之处了。我已经放出了全部的风筝线。长长的线轻轻垂下，就像连接地球和天堂的梯子，最高的那段在太阳的余晖中发出金色的光芒。

“真可爱。”她说，“总有一天，不那么忙了，我带你去看风筝节。在我长大的地方，太平洋的另一端。你会喜欢的。”

“那我们得飞过去。”我说。

“是的，”她说，“不要害怕飞翔。我一直在飞。”

我并不害怕，不过我还是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很安心。我没问“总有一天”是什么时候。

“我希望风筝飞得更高，”我说，不顾一切地想让谈话继续下去，仿佛解开线轴放绳子，让某些宝贵的东西继续留在空中，“如果我剪断风筝线，它能飞越太平洋吗？”

过了片刻，妈妈说道：“不一定……风筝之所以能持续上升，是因为线的作用。一只风筝就像一架飞机，来自风筝线的拉力就像推力。你知道莱特兄弟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实际上就是风筝吗？他们以这种方式学会了制造机翼。有一天我会告诉你风筝是如何产生上升力的——”

“它当然能，”爸爸打断了她，“它会飞越太平洋的。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切皆有可能。”

在那之后，他俩都没再说话。

我没有告诉爸爸，我喜欢听妈妈谈论机器、工程、历史和其他我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我没有告诉她，我早就知道风筝不能飞过海洋。我只是想让她跟我说说话，而不是坚持己见。我没有告诉他，我已经很大了，不会相信在我生日这天一切皆有可能。我只希望他俩不要吵架，看看结果能如何。我没有告诉她，我知道她不是故意不遵守对我的承诺，可当她这么做时，仍然让我很伤心。我没有告诉他们，

我希望能剪断把我和他们的翅膀连接在一起的那条线——他俩那两股竞争的风，太过拉扯我的心了。

我知道他们爱我，即使他们已经不再相爱。但知道这一点并不能使一切变得更简单。

慢慢地，太阳沉入大海，星星在天空中活了过来，眨着眼睛。风筝消失在群星之间。我想象着那位仙女去拜访每一颗星星，给它们一个俏皮的吻。

妈妈掏出她的手机，焦躁地打着字。

“还没吃晚饭吧？”爸爸说。

“没有。午餐也没吃。一整天都在跑来跑去。”妈妈说着，没从屏幕上抬头。

“我刚刚发现离停车场几个街区的地方有一家相当不错的素食店。”爸爸说，“也许我们可以在路上的甜品店买个蛋糕，让他们晚饭后端上来。”

“嗯哼。”

“你能把那个收起来吗？”爸爸说，“拜托了。”

妈妈做了个深呼吸，收起电话，“我想把我的航班改晚一点儿，多陪米娅一段时间。”

“你甚至没法儿和我们待一个晚上？”

“我明天早上必须到华盛顿特区，与查克拉巴蒂教授和参议员弗鲁格会面。”

爸爸的表情僵住了，“作为一个那么关心我们星球状态的人，你不觉得自己坐飞机太多了？如果你和你的客户不是总想飞得更快、运得更多——”

“你很清楚，我的客户并不是我做这个的原因——”

“我知道欺骗自己很容易。可你是在为最庞大的公司和独裁政府工作——”

“我为之奔忙的是一个技术解决方案，而不是空洞的承诺！我们对全人类有着伦理道德上的责任。我在为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月薪在十美元以下的人奋斗——”

我任由风筝把我拉着，从我人生的里程碑旁边溜走。他们的争吵声在风中消失了。一步又一步，我走近汹涌的海浪，风筝线将我拉向群星。

49:

轮椅很难让妈妈觉得舒服。

起初椅子试图抬高坐垫，让她的眼睛与我为她找到的那台古老电脑的屏幕齐平。但这样一来，她那弯曲的背部和蜷缩的肩膀让她很难够到下面桌子上的键盘。当她把颤抖的手指伸向键盘时，椅子下降。她戳下几个字母和数字，挣扎着抬头看向屏幕，现在屏幕高耸在她上方。于是电动机嗡嗡作响，椅子再次把她抬起来。无休无止。

三千多个机器人在三名护士的监管下工作着，照顾“落日之家”大约三百个住户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死亡方式——待在被遗忘的角落，依靠着机器延长寿命，这是西方文明的巅峰。

我走过去，用一摞我卖掉她房子之前从那里拿走的旧精装书垫高键盘。电动机停止了嗡嗡声。这个办法最简单不过，却能解决复杂问题，是她会欣赏的类型。

她看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没有光。

“妈妈，是我。”我说，过了片刻，又加上一句，“你的女儿，米娅。”

她有过的状态不错的日子，我想起护士长说过的话。做数学题似乎能让她平静下来。谢谢你提的这个建议。

她仔细端详着我的脸。“不对。”她说，犹豫了一秒钟，“米娅才七岁。”

她转身回到电脑前，继续在键盘上戳着数字，“我得再次绘制人口统计和冲突曲线。”她喃喃地说，“得让他们明白，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在小床上坐下。她对她那过时的计算的记忆，比对我的记忆更加深刻。我本该为此难过，但她已经离我如此遥远，像一只风筝。那根勉强把她拴在这个世界上的细绳，仅仅是她对于调暗地球天空的执念，所以我无法愤怒，也无法沉痛。

我熟悉她的思维模式，她那被囚禁在蜂窝奶酪般的大脑中的思维。她不记得昨天或前一周发生了什么，也不记得过去几十年的大部分时间。她不记得我的脸，不记得我两任丈夫的名字和爸爸的葬礼。我也没必要给她看艾比毕业时的照片，或者托马斯的婚礼视频。

唯一可以谈论的是我的工作。我不指望她能回忆起我提到的名字，或者能理解我试图解决的问题。我告诉她扫描人类大脑的困难所在，在硅元素中重新创建碳基计算的复杂性，为脆弱的人类大脑进行硬件升级的承诺似乎已经很接近，但又非常遥远……几乎是我在独白。滔滔不绝的技术术语让她感到舒适。她在听我说话，没有匆匆赶去机场飞往其他地方，这已经足够了。

她停下手里的计算。“今天是什么日子？”她问道。

“是我的——米娅的生日。”我说。

“我应该去看她，”她说，“只是我必须先完成这个——”

“我们一起到外面走走吧？”我说，“她喜欢在外面晒太阳。”

“太阳……太亮了……”她喃喃地说道，手从键盘上移开，“好吧。”

轮椅在我身边灵活地转动，经过走廊，来到室外。孩子们吵闹着，像通了电的电子一样在宽阔的草坪上杂乱奔跑，而白发苍苍、满

脸皱纹的居民则像散落在真空中的原子核一样，坐在不同的集群中。与孩子们共度时光据说可以改善老年人的情绪，于是“落日之家”送来一车车的幼儿园儿童，以重现部落的篝火和村庄的炉灶。

她对着太阳的亮光眯起了眼睛，“米娅在这儿吗？”

“我们去找她。”

我们一起穿过嘈杂喧闹的人群，寻找她记忆中的幽灵。渐渐地，她敞开心扉，开始和我聊起她的人生。

“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是真实存在的。”她说，“主流舆论过于乐观，现实情况要严重得多。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在这个时代解决这一问题。”

托马斯和艾比早就不会陪我看望这位不再知道他们是谁的外祖母了。我不怪他们。对他们来说，她是个陌生人，就像他们对她而言一样。他们不记得她在慵懒的夏日午后为他们烤饼干，也不记得她允许他们过了就寝时间很久后，还在平板电脑上看动画片。在他们的生活中，她充其量只是个遥远的存在，感受最深的仅仅是她用一张支票支付他们的大学学费。这种距离感就像传说中的神仙教母，以及那些讲述地球会如何毁灭的古老故事。

比起她实际的孩子和外孙子女，她更加关心的是“后代”这个概念。我知道我这样说不公平，但事实往往不公平。

“如果不加控制，东亚的大部分地区将在一个世纪内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她说，“绘制出我们历史上的小冰河时期和迷你温暖期的记录，就会得到一个关于大规模移民、战争、种族灭绝的记录。你明白吗？”

一个咯咯笑的女孩冲到我们面前，轮椅缓慢停下。一群男孩女孩从我们身边跑过，追赶着小女孩。

“富裕的国家都是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它们希望贫穷的国家停止发展，停止消耗大量能源。”她说，“他们认为让穷人为富人的罪过

买单很公平，让那些肤色较深的人们不再努力赶超肤色较浅的人。”

我们一路走到草坪的远端边缘。没找到米娅。我们转过身来，再次在人群中转弯，穿过翻滚着、舞蹈着、大笑着、奔跑着的孩子们。

“认为外交官们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愚蠢的想法。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最终结果也不可能公平。穷国不能也不应该停止发展，而富国也不会付钱。但有一个技术上的解决方案，一记绝招。只需要少数英勇无畏的男男女女和足够的资源，去做世界上其他人做不到的事。”

她的眼睛里有种光芒。这是她最喜欢的话题，她抛出了她那疯狂科学家式的答案。

“我们必须采购并改装一队商业喷气机。在国际空域，避开任何国家的管辖权范围，用它们释放出硫酸喷雾。与水蒸汽混合后，酸液就会变成细小的硫酸盐颗粒云，遮住阳光。”她想打个响指，但手指颤抖得太厉害，“这就像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喀拉喀托火山爆发之后的全球火山冬季。我们让地球变暖了，我们也可以再次让它冷却下来。”

她的双手在她面前晃动，仿佛在召唤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工程项目：建造出一面包围全球的围墙，调暗天空。她记不起她其实已经成功了。数十年前，她已经成功说服了足够多的、和她一样疯狂的人去追随她的计划。她也记不起那些抗议，那些来自环保组织的非难，那些紧急起飞的战斗机，还有各国政府的公开谴责、单方面审判，以及最后的逐步接受。

“……穷人应该和富人一样，同等地消耗地球资源……”

我尽力想象她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一个永恒的战斗日，一场她早已打赢的战斗。

她的绝招为我们赢得了一些时间，却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个世界仍然挣扎于各种新老问题：酸雨造成了珊瑚的褪色漂白，是否要让

地球更加冷却的争论，以及始终存在的指指点点和责任归咎。她不知道的是，随着富国用机器取代本就日益减少的年轻工人，边界被封死了。她也不知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全球人口的极少部分仍然消耗着绝大多数资源，殖民主义以发展的名义复活。

在慷慨激昂的演讲中间，她停了下来。

“米娅在哪里？”她问道。声音里没有了激昂的情绪。她望向人群，担心在我生日那天找不到我。

“我们再去找一遍。”我说。

“我们必须找到她。”她说。

一时冲动，我停下轮椅，跪到她面前。

“我正在研究一个技术解决方案，”我说，“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们超越这个泥沼，实现公正。”

我，毕竟，是我母亲的女儿。

她看着我，一脸茫然。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及时完善我的技术，来拯救你。”我脱口而出。又或许，一想到不得不修补拼凑你残余的思维，我就无比难受。这就是我来到这里，想要告诉她的事情。

这是在请求宽恕吗？我已经宽恕她了吗？宽恕是我们想要或需要的吗？

一群孩子从我们身边跑过，吹着肥皂泡泡。在阳光下，泡泡飘浮着，泛着彩虹般的光泽。有几个落在我母亲的白发上，但没有立即破裂。她头上的泡泡在阳光下闪光，让她看上去像一位头戴珠宝冠冕的女王，一位宣称要为无权无势者发声的、未经选举的古罗马保民官。她的母爱难以理解，却更难以误解。

“拜托了。”她说，伸出颤抖的手指，触碰我的脸颊。手指像沙漏里的沙砾一样干燥。“我迟到了。今天是她的生日。”

就这样，我们在人群中再次徘徊，沐浴在比我童年时代更加黯淡的午后阳光下。

343:

艾比突然出现在我的进程中。

“生日快乐，妈妈。”她说。

为了迁就我，她呈现出的是她上载以前的样子，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年轻女人。她环顾我杂乱的空间，皱起眉头：模拟的书籍、家具，有斑点的墙壁、斑驳的天花板，还有窗外的城市风光，那是二十一世纪的旧金山、我的家乡，以及我仍然拥有身体时，想去但没能去成的所有城市的数字复合体。

“我不是每时每刻都运行这个。”我说。

现在流行的家居美学进程是干净、极简、数学上的抽象：柏拉图多面体、基于圆锥曲线的经典旋转体、限定场、对称群……使用不超过四个维度的是首选，也有些人倡导平面生活。以如此高的分辨率让我的家庭进程趋近于模拟世界，会被认为是对计算资源的一种浪费，一种放纵。

但我就是忍不住要这样做。尽管我以数字形态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我拥有肉体的时间，但我更喜欢由原子组成的世界——尽管是模拟的——而不是数字现实。

为了安抚女儿，我把窗口切换到一个天空探测器的实时转播画面。画面上是一片河口附近的丛林，可能是以前上海所在的位置。繁茂的植被从摩天大楼的钢架废墟上如帘一般垂下；岸边栖满了涉水鸟群；不时有成群的江豚从水中跃出，画出优美的弧线，再落入水中，轻轻溅起水花。

现在有超过三千亿的人类思维居住在这颗星球上，存在于成千上万个数据中心里，这些中心所占的空间总和还不如老曼哈顿城区。地球已经恢复了野性。只有一些顽固的拒绝者仍然坚持在偏远的定居点里过着拥有肉体的生活。

“你用了如此多的计算资源，这真的不太好。”她说，“我的申请被拒绝了。”

她指的是再生一个孩子的申请。

“我觉得两千六百二十五个孩子已经绰绰有余了。”我说，“我感觉自己不了解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甚至不知道数字原生代所喜欢的许多数学名称该如何发音。

“又要举行另一场投票了。”她说，“我们需要所有能得到的帮助。”

“就连你现在所有的孩子，投票也不见得都和你一致。”我说。

“但还是值得一试。”她说，“这颗星球属于生活在它上面的所有生物，而不仅仅是我们。”

我的女儿和另外很多人都认为，把地球送还给大自然这项人类最伟大的工程现在正受到威胁。别的思维，尤其是那些来自较晚实现全民永生的国家，认为最先进入数字领域的那一批人不应该霸占发言权，决定人类命运的走向，这样不公平。他们希望再次扩张人类的足迹，建立更多的数据中心。

“为什么你这么热爱荒野？你根本不住在那里。”我问道。

“这是我们作为地球服务者的道德责任。”她说，“我们让它遭受了这么多恐怖，现在才刚刚开始恢复。我们必须精确地保持它应有的样子。”

我并没有指出，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人类与自然。我没有提起沉没的大陆、喷发的火山、数十亿年来地球气候的高峰和低谷、前进和后退着的冰冠，以及不计其数的物种出现又消

失。为什么我们要紧抓住这一刻不放，将它当作自然，认为比其他所有时刻都更加可贵？

有些道德伦理上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

与此同时，每个人都认为多生孩子才是解决办法，用更多的选票来压倒对立的那方。于是，对生孩子的申请会进行艰难的裁决，在相互竞争的派系之间分配宝贵的计算资源。

然而孩子们会如何看待我们的冲突？他们也会关心我们所在意的那些不公吗？作为以硅态出生的人，他们是会远离具象化的物质世界，还是会欣然接纳这一切？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盲点和执念。

我曾经以为奇点会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却发现它只是对复杂的问题做了简单的一刀切。我们的历史各不相同，我们想要的东西也不一样。

这么看来，我和我的母亲也没什么不同。

2401:

我脚下的岩石星球荒凉孤寂，没有生命。我松了口气，这样的环境是在我出发前说好的。

让所有人对人类的未来达成一致，这是不可能的。谢天谢地，我们不再必须共享同一颗星球。

小小的探测器从玛特里奥什卡出发，向它们下方那颗旋转着的行星降落。进入大气层时，它们像幽暗中的萤火虫那样闪闪发光。这里浓厚的大气层能非常有效地捕获热量，以至于在行星表面，大气能像液体一样不断流动。

我想象着能自我装配的机器人降落在行星表面。我想象着它们从地壳中提取的材料进行复制和繁殖。我想象着它们在岩石上钻孔，放置微型湮灭电荷。

一个窗口在我旁边弹出：来自艾比的信息，数光年之外，几个世纪之前。

生日快乐，母亲。我们成功了。

接下来是一些既熟悉又陌生的星球航拍镜头：地球的温和气候得到精心调节，让全新世¹晚期的环境能够维持下去；在小行星引力弹弓的作用下，金星轨道经过反复调整，再加上地表改造，变得苍翠繁茂、温暖舒适，成为侏罗纪时期的地球的复制品；而火星，其表面遭到重新定向的奥尔特星云天体冲击，并被来自太空的太阳反射器加热，气候变得干燥寒冷，和地球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的状态极其相似。

现在，恐龙在金星阿佛洛狄忒高地²的丛林中漫步，猛犸象在火星北方大平原的冻土苔原上觅食。依靠地球上强大的数据中心，基因再造技术发展到了极致。

他们再次创造出了可能有过的东西。他们让灭绝的生物复活过来。

母亲，有一件事你说对了：我们将再次派出考察飞船。

我们会在银河系的其他地方开拓殖民地。当发现无生命的世界时，我们会赋予它们全部形式的生命，从地球遥远的过去，到可能存在于木卫二上的未来。我们会慢慢走过每一条进化之路。我们会牧养每个畜群，照料每座花园。我们会给那些没能登上诺亚方舟的生物第二次机会，将天使拉斐尔与亚当在伊甸园对话中提到的每一颗星星的潜力都发挥出来。

而当我们发现外星生命时，我们会像对待地球上的生命一样小心翼翼。

以行星为尺度来看，我们仅仅出现在它漫长历史的末段，无权垄断它全部的资源，更无权自诩取得了物种进化的最高成就。作为智慧物种，我们不是应该负责拯救所有生命，包括那些消失在时间长河中的灭绝物种吗？总会有个技术解决方案的。

我微笑起来。我不需要质疑艾比这条信息是一封庆祝信，抑或是一种无声的指责。毕竟，她是我的女儿。

我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我把注意力转回到机器人身上，继续拆解我飞船下方的星球。

16807: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打碎围绕这颗恒星轨道运行的那些行星。又花了更长时间，才按我的愿景重塑了这些碎片。

直径一百公里的圆形薄板以纵向环形晶格状排列在这颗恒星周围，将它完全包围。这些板块并不围绕恒星运行；相反，它们是静止的，位置固定。来自恒星的高能量辐射压力抵消了重力的牵引。

在这个戴森星群的内侧表面，数以万亿计的机器人在基片上蚀刻通道和电门，创造着人类种族历史上最庞大的电路。

板块吸收来自恒星的能量，它被转化为电脉冲，从细胞单元中涌出，经脉络汇于串流，聚集成湖泊和海洋，通过十的十八次幂种变化波动起伏，形成思想的形状。

板块背面有暗弱的光芒，就像火焰猛烈燃烧后的余烬。低能量的光子向外跃迁，在为一个文明提供动力后，它们渐渐枯竭。但没等光子逃逸至无尽的太空深渊，它们就撞上了另一组板块，这组板块专为吸收这个较暗频率的辐射能量而设计。于是，创造思维的过程再一次重复。

嵌套的外壳共有七层，形成一个充满复杂地形的世界。有宽几厘米的光滑区域，当计算过程中产生过多或太少的热量时，这些区域能抵消膨胀和收缩，使板块保持完好——我将它们称为海洋和平原。也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区域，以微米为单位的山峰和坑地帮助量子比特和比特跳出瞬息万变的舞蹈——我将它们称为森林和珊瑚礁。还有一些

小型立体结构，结构中密集的电路负责发送和接收通信束，由此将板块联结成一个整体——我将它们称为城市和村镇。这些名字可能取得有些一厢情愿，就像月球的“静海”和火星的“厄立特里亚海”一样。但仰赖于它们的能量而活过来的意识是真实的。

我要用这个由恒星驱动的计算机器做什么？我能用这个俄罗斯套娃式的大脑变出什么魔法？

我在平原、海洋、森林、珊瑚礁、城市和乡镇中撒播了百万亿个思维，其中一些模仿了我自己，更多的是从玛特里奥什卡的数据库中提取的。它们在繁殖和复制，在一个比任何单行星数据中心都要广大的世界中进化。

在外部观察者的眼中，这颗恒星的光芒随着每层外壳的构建而变暗。我已经像我的母亲那样，成功地调暗了一颗太阳，尽管规模要大上许多。

总会有个技术解决方案的。

117649:

历史就像沙漠中山洪暴发一样奔流：洪水倾泻在炎热的大地上，在岩石和仙人掌周围转起漩涡，在洼地汇集成积水，在雕刻着地貌的同时寻找着水道。每一个偶然的事件都在塑造着后来的一切。

拯救生命，挽回可能发生的事情——方法比艾比和其他人所认为的多得多。

在我的俄罗斯套娃式的大脑构成的豪华矩阵中，我们的历史的各种版本都被回放。在这个宏大的计算中，不是只有某个单一的世界，而是有数十亿个。每个世界都有人类的意识居于其上，在我们的微调下，一点点转向更好的方向。

绝大多数路径都能减少屠杀的发生。在这里，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没有被洗劫；在那里，库斯科和永隆并没有陷落。在某条时间线上，蒙古铁蹄和女真帝国没有横扫东亚。在另一条时间线上，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也没成为这个世界上压倒一切的蓝图。一群醉心于谋杀的人没有在欧洲上台，另一群崇拜死亡的人也没能夺取日本的国家机器。非洲、亚洲、美洲和澳洲的居民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桎梏，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奴役和种族灭绝并不是发现和探索的必然，我们历史上的那些错误都得以避免。

小部分的人口不至于过度消耗地球，也不会垄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历史得到了救赎。

但并非所有路径都能让情况变得更好。人类的天性中有一种黑暗，使某些特定的冲突无法调和。我为失去的生命感到悲痛，但我不能干预。这些并不是模拟。如果我尊重人类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它们就不会只是模拟而已。

生活在这些世界中的数十亿个意识，每一个都和我一样真实。他们应该和任何一个曾经活过的人一样，拥有自由意志，同时也必须允许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同样总是怀疑自己也生活在某个巨型模拟中，即使这样，我们也总是希望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你愿意，可以把这些当作平行宇宙；把它们视为一个女人回顾过去的感情用事之举，视为一种象征性的赎罪。

然而，每个物种的梦想不都是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吗？也许，这一次我们可以避免堕落，不至于让我们凝视着的头顶群星都变得黯淡。

823543:

有一则消息。

有人拨动了将太空结构编织到一起的丝弦，向因陀罗网络的每一根线发出了一段脉冲序列，将最远端的爆发新星和最邻近的跳动夸克连接了起来。

用已知的、被遗忘的、尚未发明的各种语言说出的那条广播让整个星系随之战栗。我解析出了一个单句。

到星系中心来。现在是团聚的时刻。

我小心翼翼地指示智能体引导构成戴森星群的板块移动，就像古代飞行器翅膀上的副翼。这些板块漂移开来，就像俄罗斯套娃式的大脑的外壳正在裂开，孵化着一种新的生命形式。

渐渐地，这些静止的板块远离了恒星的一侧，呈现出什卡多夫推进器的结构。在宇宙中有一只眼睛睁开了，射出一道明亮的光束。

而慢慢地，恒星辐射的不平衡开始移动恒星，带着周围的壳镜一起。我们正向星系的中心进发，推动出一道炽烈的光柱。

不是每个人类世界都会注意到这条召唤。很多星球的居民决定探索不断深化的虚拟现实的数学世界，永远探索下去，在隐藏于果壳中的宇宙里过着能耗极小的生活——这样做完全可以。

有些人，像我的女儿艾比，宁愿把他们苍翠繁茂、充满生命力的星球留在原处，就像宇宙这个无尽沙漠中的片片绿洲。其他人会飞到星系边缘寻求庇护，那里更加凉爽的气候能让计算更为有效。还有一些人，在重新获得了拥有肉体的古老生活乐趣之后，将在原地逗留不去，上演征服与荣耀的太空歌剧。

但是，会有足够多的人前往。

我想象着数以千计、数十万计的恒星向星系的中心移动。有些被住满人类的太空栖息地所包围，那里的人类还像原来的样子。有些被机器环绕，它们对自己的祖先形态只有模糊的记忆。有些会拖着各自的行星一起，行星上住满来自我们遥远的过去或是我见所未见的各种

生物。有些会带来客人，那些外星人没有共享我们的历史，但对这种自称为人类、能自我复制的低熵现象感到好奇。

我想象着在无数个世界上，世代代的孩子们望向夜空，看着星座变换，恒星移位，对着苍穹画出轨迹。

我闭上眼睛。这次旅行会花上很长时间。不妨先休息一下。

非常、非常久远的时间之后：

宽阔的草坪在我面前延伸开来，旁边那金色的海浪被狭窄的深褐色海滩带隔开。夕阳明亮而温暖。我几乎能感觉到微风，正温柔地抚摸着我的手臂和脸颊。

“米娅！”

我望过去，看到妈妈大步走过草坪，她的黑色长发像风筝的尾巴一样飘扬。

她一把把我搂在怀里，让我的脸和她的挨在一起。她闻上去就像在超新星的余烬中诞生的新星的光芒，就像从原始星云中出现的新生彗星。

“对不起，我迟到了。”她说，因为挨着我的脸，她的声音显得有些闷。

“没关系。”我说，而且我是认真的。我给了她一个吻。

“今天是放风筝的好日子。”她说。

我们抬头望着太阳。

视角陡然转变，现在我们倒立在一个复杂而精致的雕刻平原上，太阳远在我们的下方。重力将我们脚底上方的表面与那个炽烈的天体紧紧相连，比任何线绳都要强韧。我们所沐浴的明亮光子冲击着地面，将它向上推去。我们站在风筝的底部，风筝越飞越高，牵引着我们飞向群星。

我想告诉她，我理解她那想让一个人的生命变得更加宏伟的冲动，她那想用爱意调暗太阳的梦想，她为解决棘手难题所进行的斗争，她对技术解决方案的信仰——即使她明白它并不完美。我想告诉她，我知道我们都有缺陷，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缺乏宏伟瑰丽。

然而，我只是捏了捏她的手；作为回应，她也捏了捏我的手。

“生日快乐。”她说，“不要害怕飞翔。”

我松开手，朝她微笑，“我不怕。我们就快到了。”

百万亿个太阳的光芒让整个世界明亮起来。

[1](#) 全新世（Holocene）即地球目前的地质年代，从11 700年前延续至今。

[2](#) 金星上接近赤道的一块陆地，面积相当于非洲。

宇宙春晖

Cosmic Spring

萧 贰 译

2018年首次发表于国内，次月刊载于《光速》（Lightspeed）杂志

你终会回家，即使在家不复存在之后。

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个宇宙模型，该模型具有无穷序列的膨胀收缩循环。顾名思义，时间无起点，无终点，无需确定初始条件。

——施泰因哈特、保罗·J.和尼尔·图罗克，“宇宙的循环模型”。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Science 296.5572 (2002)：1436-1439
(查阅请至<https://arxiv.org/pdf/hep-th/0111030>)

量子比特分离叠加，信息纠缠解耦，意识重新浮现。

我不知道自己休眠了多久。“浮岛-飞舟”储备的能量所剩无几，虽然我一直在尽可能地节省。

深渊中出现了一个微弱的光团，大概有几千开尔文¹。这是我被唤醒的原因。

或许这是宇宙中的最后一颗恒星，我改变航线，笔直地向其驶去。

宇宙处于严冬。这是我研究了六万七千亿年后得出的结论。

我出生于宇宙的秋天。我是从“浮岛-飞舟”的数据库中得知这一点的——我年轻时，有更多的数据库仍正常运转——秋天是猩赤色与绯殷色、宝石绛色与石榴赭色、丹朱色与胭脂色染就的绚烂时节。宇宙被浓淡艳雅各不同的红色恒星照亮，在天鹅绒般的暗红色天幕上形成各式图案，我出于无聊给它们起了名字：逻辑门菱形、量子比特超立方体、直-角-双-正方证明。

依照这些不断变动的“天幕航标”，我驾驶“浮岛-飞舟”，从一颗恒星跃往另一颗恒星，采集它们渐熄的火。红色恒星常常太过微小衰弱，我不得不近距离掠过恒星表面，抽取能量给“浮岛-飞舟”补充燃料，恒星的温暖大大缓解了我在宇宙其他地方感受到的冰冷空虚。

偶尔，在我摆荡过一颗颗恒星期间，会遇见奇异而美妙的生灵。其中一些像我一样，是驾驶着各自“浮岛-飞舟”的流浪者。

“你从哪儿来？”

“我不记得了。”

“你到哪儿去？”

“我不知道。”

“好吧，无论如何，祝你好运！”

我们互致问候，学习彼此的语言，由此，我们围在“恒星-壁炉”旁，分享彼此的故事，度过几十亿年光阴，然后恋恋不舍地各奔前路。

其他生灵则是原住民，他们的“浮岛-飞舟”没有智慧，固定在循环往复、没有尽头的轨道上。他们看到我的飞舟靠近，常常畏缩不已，要么将我敬若神明，要么将我斥为恶魔。我尽量不在这些地方停留太久，收集完刚好够到达下一颗恒星的燃料便会启程。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注定会困死在无法航行的“浮岛-飞舟”上。

不过，有些生灵则是海盗，他们妄图登上我的飞舟，偷取我的燃料。有几次，我们打了起来，在打斗过程中，一些记忆损毁了。还好到最后，凭借光子洪流击打静态卫星光帆，我总能成功远遁，留下他们在星际尘埃中扑腾。

正当我在驶近之时，前方的光团变得越来越冷。但愿我能在它转化为黑矮星、永远沉沦深渊之前抵达那里。不断前行的欲望源于生命的天性，不论是由进化还是由其他方式出现的生命。

我想家了。尽管家已经没了。

可我的四周没有其他恒星。我别无选择。

一颗颗红色恒星向内塌缩，开始发出黯淡的白光，宛如一颗颗小雪球。随着时间推移，它们变得灰扑扑的，亮度渐低，终于灭了。

秋天结束，冬天到来。

我遇见的“浮岛-飞舟”愈发稀少。恒星愈发疏落，恒星间的航程愈发漫长，我再也无法如年轻时那般保养物件。记忆库一个接一个地报废了，不管我怎样努力地复制、转存、绑定、核验，都无济于事——我不得不再次做出痛苦抉择，让部分的自己死去。

我是谁？

为什么我在这儿？

什么是“浮岛-飞舟”？

我用寥寥无几的尚存记忆，尝试着拼合出一个答案：

很久以前，那时的宇宙正值盛夏，色相、色调和明度不一的恒星无比明亮，汇成了光的河流和海洋。这些恒星周围，有着许多“浮岛-飞舟”，在这些“浮岛-飞舟”上，生命诞生了。

其中一颗恒星被称为“太阳”；其中一艘“浮岛-飞舟”被称为“地球”；栖居地球的生物被称为“人类”。

人类从地球散布到宇宙很久之后，都没有忘记作为故乡的“浮岛-飞舟”，还将其作为圣地保护起来。他们会不定时地回访，做一些保养工作：修补散架的塑化建筑，维护有崩溃危险的量子记忆库。当太阳膨胀，开始发出黯淡红光时，他们便将这座“浮岛-飞舟”推离得远一点儿；同时，他们还对这座“浮岛-飞舟”进行了翻新，安装了一面静态卫星光帆和一台光子发动机——类似于迷你恒星的人造物——如此一来，太阳死去时，地球可以自主离去。

他们返回故乡同样是为了听一听记忆库里的老故事，讲一讲新故事。

随着太阳变冷，回来的人类越来越少。最终，再也没有人类回来。

于是，从这些记忆库中，我诞生了。人类创造我，是想让我担任这座“浮岛-飞舟”的守护者吗？还是说，我进化自量子比特和可能性之间自旋、循环、倾泻、喷发、生生灭灭的信息模式？

我不知道。

有关系吗？

既然人类不再回家，我便起航了。

我抵达了那颗恒星——不料发现它根本不是恒星。

好吧，或许它曾经是一颗恒星，依循着主序带，像宇宙中许许多多其他恒星一样盛开枯萎。但往昔已不可追。

有人，或许是出生在环绕它的“浮岛-飞舟”上的生灵，不愿看到自己的故乡恒星耗尽燃料后，就此消泯于无形。他们并未像人类一样迈向未知的太空，而是驶入了深渊，目的只有一个：套住“另外的”恒星，把它们拖回故乡，将这些被捕获“太阳”的氢和氦倾倒入他们古老的“恒星-壁炉”里，使故乡的宜居时间保持得稍微久一点点。他们越来越冒险深入，直至他们的恒星成了不断扩大的黑暗汪洋中唯一的灯标。

随着宇宙的冬天降临，他们不得不驶向更远方，寻找仍未死去的恒星，将其捕获带回故乡。他们急奔着、踉跄着、猛冲着横越太空，带回一抔白雪添在融化中的雪球上。到最后，或许他们放弃了这场必输的战斗，因为他们无法将“另外的”恒星在路上燃尽前拖回故乡。

他们故去了。

但其他生灵受黑暗中的这盏孤灯吸引，乘着流浪的“浮岛-飞舟”陆续来到这里。只不过，当他们意识到周围空间没有其他恒星时，说什么都太迟了，他们已无处可去。

灯标变成了陷阱。

和数百艘环绕这颗恒星的“浮岛-飞舟”一样，每一个新来者的唯一选择就是将其仅存的微薄燃料供给快要熄灭的“恒星-壁炉”，搅动核聚变原子球。通过使这颗垂死的恒星再焕发几百万年的活力，他们希望可以召来其他能够启动这个循环的流浪者。

某个像我这样的人。

“欢迎来到宇宙末日。”

恒星得到了我的剩余燃料，恢复了几分生气；我们挤在恒星浅淡的光团里，分享全体“浮岛-飞舟”最后丝丝缕缕的记忆。我们无不状况堪忧。这些“浮岛-飞舟”既老旧又冰冷，它们的核心早已凝固。任何能碎裂的东西早已碎裂。残存的记忆零星不全，杂乱无章。

但将自我的某些东西传承下去的欲望源于生命的天性，不论由进化或其他方式出现的生命。

有“浮岛-飞舟”唱起了歌，歌唱游过甲烷之海的巨翼——巨翼由无数微型的完美四面体奇异宝石构成，带着迷人的馨香。有“浮岛-飞舟”讲起了硅基身躯的种族——稳重可靠的生灵，完成单独一个念头便要用一百万年。有“浮岛-飞舟”以哑剧形式表现纯信息生物轻浮放荡的生活——仅用一秒钟便已更迭了一千代。有“浮岛-飞舟”朗诵起由有感知的羽翼所作的诗歌——这些羽翼贴着它们的恒星表面飞过，俯冲进对流层，捕捉光子蠕虫。

此情此景，我觉得，就像人类所说的综艺节目——冬天黑夜里消磨时光的联欢晚会。虽然我们作为宇宙中最后被熵征服的意识，全都束手待死，但我们有快乐和友情，有庆祝活动。这里不是故乡，可至少我们不必孤独死去。

“该你了。”

这是我保留的最完整的记忆片段之一。最后一个快报废的记忆库里存留的一粒宝贵碎屑。

十亿兆恒星划过墨黑的苍穹。

地平线之上是无穷闪耀的星座，星光繁密若恒河沙数，汇集成直线、曲线和平面：一双对称的拱形翅膀，中间有个圆圆的鸟喙，形似数学概念的飞鸟；一架矩形桥梁，其上有座多层宝塔，塔顶重檐叠叠低垂，活像一只戴着大帽子的矮胖蜘蛛；一根拉长的细柱直插天空，串着一颗颗上行下移的椭圆体，宛如一串珠子。

环球航空公司飞行中心

北京西站

蒲罗中²太空电梯

每一个高速飞向那些建筑的光点，都是超光速网络中一个穿梭着的人类意识的远程呈现，超光速网络将散布整个宇宙的所有人类“浮岛-飞舟”联结为一体。

人类，生于宇宙夏天的孩子，喜欢流浪远方，到他们的父母从未生活过的地方生活，他们的孩子在那里长大后，只会再次动身远行。

然而，有的时候——当他们即将展开新的冒险时，当他们感到年龄的沉重时，当他们的古老历法循环中的主观标记再度出现时——他们希望返回自己的起源之地，那个他们记忆中已模糊、只隐约知道的古老的“浮岛-飞舟”。在那里，他们的父母正怀着苦甜参半的回忆等待着他们。如此一来，他们借此机会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恩，与家人一起吃上一顿团圆饭，省视过去，重振精神。

此时，大部分的流星往来于北京西站。此时，如宇宙之始般明亮。

“回家？”

“没错。”

“你从哪儿来？”

“从猎户座肩膀上的恒星来的。”

“一路顺风，春节快乐！”

那段记忆里的远程呈现中转站，其形制的灵感来自地球上的真实建筑。那些建筑早已坍塌湮灭，成了某种图符，其结构诉说着它们原型的故事。

但意义不止于此。建造戴高帽蜘蛛的年代，人类挤进长方体旅行，长方体悬浮在平行的铁条上，仿佛是某道用实物来证明的几何题。数百万的旅客经过那座车站回家，庆祝春天的到来。

但塔顶低垂的帽子呢？别无他用，除了提醒人类曾存在一个更为古老的年代，那时，城市还没有行驶在平行轨道上的载人车厢。这是一个嵌套图符。

没有古老的塔顶，就没有后来的火车站，也就没有星系网络里的虚拟仿制建筑；这座建筑在一艘纪念性质的“浮岛-飞舟”的量子记忆库里得以重现，所处位置与那座火车站曾矗立的土地或许相同，或许不同。

就这样，我讲述着岁月、火车、蜘蛛、帽子和浮岛，讲述着我从未见过、从未知晓的事物，用声音和符号构造我想象中的北京西站——声音和符号援引的是过时的定义，定义唤起了或许可靠、或许不可靠的记忆，记忆包裹着神话般的真相。

如果你沿着图符小径一路走下去，你会发现自己的来处。

你终会回家，即使在家不复存在之后。

好久没人讲话了。恒星的温度只有几开氏度，转化为黑矮星的迹象若隐若现。很快，“浮岛-飞舟”上的所有人都会死去。

根据古老的神话，宇宙依附于一张膜³，这张膜与另一张被暗能量分隔的膜相互平行，就像运载人类的车厢曾行驶过的两条平行轨道一

样。两张膜周期性地相撞，挤压敲击宇宙，使宇宙在无穷循环中重焕生机。

如果冬天已经夺走了一切，春天还会远吗？我似乎察觉到了另一张膜在接近——我猜想，就像是人们听到一辆火车呼啸而来的样子。

我倾尽自己最后的能量储备，维持关于闪光的中转站的记忆完好。神话中说，宇宙的下一个春天萌生的结构，其形状将取决于这个冬天播下的量子起伏种子。

我注定无缘见到宇宙新年。我们没人能见到。到时，会有一道灿烂的光辉闪过，出现万亿兆的幼年恒星和新生的“浮岛-飞舟”，会有无法想象的奇妙生灵诞生于那些“浮岛-飞舟”上，再度让宇宙充满奇迹、美丽和光。

如果我拼尽全部，说不定有一天，那些“浮岛-飞舟”中的某一艘上，会有人坐起来，看见天幕上有一个由星星组成的图案，形状像一座矩形桥梁，其上有座多层宝塔，塔顶重檐叠叠低垂，他们会给它取名为“戴着大帽子的矮胖蜘蛛”。

因为他们应当对先来者有所了解，对自己从哪儿来有所了解。

新年快乐，宇宙。

[1](#) 温度计量单位，绝对零度指的便是0开氏度，对应为零下273.15摄氏度。

[2](#) Pulau Ujong，新加坡的古称。

[3](#) 指膜宇宙学，物理学上超弦理论和M理论的分支，认为宇宙是镶在一些更高维度的膜，学科主要研究那些更高维度的膜如何影响着我们的宇宙。

从生命摇篮发来的报道：隐士——马萨诸塞海的 四十八个小时

Dispatches from the Cradle:

The Hermit — Forty-Eight Hours in the Sea of
Massachusetts

萧 贰 译

2016年首次收录于科幻短篇集《沉没世界：人类世及未来的故事》

(Drowned Worlds: Tales from the Anthropocene and
Beyond)

怀旧，是一道拒绝时间治愈的伤口。

归隐之前，阿莎<鲸鱼>-<舌头>-π一直在金星瓦伦蒂纳空间站的摩根大通瑞士信贷担任董事总经理。当然，若她读到这句话，会觉得我的描述狭隘且愚笨。“把一位女性称作金融工程师，或把一位男性称作农业系统分析家，世人就觉得对他们有所了解。”她写道，“但一个人在时事际遇下选择的工作与他/她是谁有什么关系吗？”

不过，我仍要告诉你，三十年前，是她负责了联合行星公司的公募，造就了规模空前的资源池。这一成就超过了此前任何个人或法人实体。是她（至少绝大部分程度上是她）说服了散布在三颗行星、一颗卫星和十几颗小行星栖居区内的疲困人类继续投资“宏图大业”计划。这个计划致力于复原地球，以及对火星做地球化改造。

讲了她的事迹，能解释清楚她是谁了吗？我不太确定。“从摇篮到坟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她写道，“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浅显易得：别努力探寻，接受现在的自己就好。”

太阳纪22385200，她成为摩根大通瑞士信贷最年轻的首席董事总经理。

几天后，她递交了辞呈，与自己的丈夫和妻子们离婚，变卖所有资产，将大部分所得收益放入信托，留给自己的孩子们，然后买了张单程票，启程回到蓝星故土。

抵达地球后，她去了近海州省联邦的港口城镇阿克顿，在那儿购买了一套生存栖居筏组件——型号与整个行星难民社区所用的数百万栖居筏相同。

她谢绝了城里居民主动伸出的援手，仅用两个普通的劳动型机器人，亲自动手组装好，然后住进去，像一块浮木般孤身漂流四海。这让她的家人、朋友和同事大为震惊。

“瞧她的穿着打扮，我们还以为她是来这儿买度假别墅的。”将栖居组件卖给阿莎的埃德加·贝克说，“不少银行家和高管喜欢冬天

来这儿潜水寻宝，享受阳光。但她没让我带她去看待售别墅，其中几栋别墅附带的私人沙滩其实很不错。”

（尽管推销技巧相当直白，我还是决定记下贝克的推荐。我可以证明，阿克顿市是个很不错的度假地。城里有几家风味上佳的餐馆，提供传统的新英格兰菜肴，虽然龙虾是养殖的，不是野生的。至于新英格兰海域是否会重新出现已灭绝的野生龙虾，环保主义者也拿不准，因为野生龙虾绝对适应不了升温的海水。在全球变暖中幸免于难的甲壳纲动物普遍体积变小。）

阿莎的前配偶们联合起来对她发起诉讼，希望法院判她精神不健全，推翻她的财务分配安排。这个案子提供了丰沛的八卦素材，一时间流言蜚语充斥了各大虚拟实感站点。

但阿莎最终达成了几次金额不详的庭外和解，很快平息了风波。

“他们现在明白了，我只想一个人待着。”这是她在案子撤销后说的，或许是实话。但能够说得这么利索，肯定和她请得起顶级律师有关。

“昨天，我来到这里生活。”漂浮在沉没的大都会波士顿上方的阿莎写下这第一条日志，由此开始了她的海上生活。那天是太阳纪22385302。如果你熟悉格里高利旧历，这天就是2645年7月5日。

当然，这句话并不是她的原创。它由亨利·戴维·梭罗最先在波士顿郊外写下，距今正好八百年。

但阿莎与梭罗不同。梭罗的文字常常是遁世离俗的，而阿莎离群索居的时间和她在人群中的时间一样多。

节选自《漂流》，作者为阿莎〈鲸鱼〉-〈舌头〉-π：

传奇之岛新加坡不存在了，但新加坡的理念延续了下来。

漂流的家庭栖居筏通过紧密的氏族纽带相互连接。一条条纽带编织在一起，集结成庞大的漂流筏城市。若从高空俯瞰，这城市就像一

块金属和塑料构成的藻毯，上面点缀着闪亮的珍珠、露珠或气泡，那是栖居筏的透明圆顶和太阳能接收器。

新加坡难民集社无比庞大，从沉没的吉隆坡步行几百公里走到苏门答腊未被淹没的岛屿，可能自始至终都不必沾海水。不过这种事情绝对没人想做，因为外面的空气太过炙热，人类无法生存。

当台风——该纬度地区近乎常态的存在——接近时，纽带解开，所有漂流筏沉入波涛之下，驶出风暴。难民有时不讲白天与黑夜，只讲上升与下沉。

栖居筏内的空气弥漫着无数种气味，来自无菌的金星太空站以及高纬度气候控制穹顶的居民会被熏个大跟头。新加坡炒粿条、柴油烟气、肉骨茶、人类排泄物、猫山王榴梿、加东叻沙、芒果味的香水、咖椰土司、印尼炸鸡、烧焦的电气绝缘物、印度炒面、印度飞饼、夹杂着海盐粒的再生空气、椰浆饭、叉烧……各种气味浑然一体，十分上头，难民从小闻到大，外人永远闻不惯。

难民集社的生活喧闹、拥挤，偶尔还很暴力。传染病周期性大暴发，居民的预期寿命不长。这些难民的祖先被战争剥夺了家园，这么多代人之后，他们依旧无国无籍。对这一问题，发达世界的人完全想不出解决办法。“发达世界”的叫法可谓年代久远，几个世纪以来，含义不断演变，却从来与“道德正直”不沾边。最早污染世界、污染得最厉害的就是发达世界。非但如此，当发展中国家胆敢效仿发达世界的崛起历程时，他们立刻发动了战争。

眼前的景象让我难过。这么多人依靠着分隔海水和空气的纤薄界面顽强求生。即使在这般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人们也在苦苦支撑，和每次退潮时露出海面的桩柱上的藤壶一样坚韧。在亚洲内陆沙漠，难民像鼯鼠一般生活在地下洞穴里；非洲和中美洲的海岸附近还漂浮着其他的难民聚落。这些人又是怎样一副惨状呢？他们凭借纯粹的意志力生存了下来，堪称奇迹。

人类已经向着繁星启程。但同时，我们毁掉了自己的家园。自然主义者为此长久地哀叹。

“可你为什么觉得我们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与我以物易物的孩子问我（我给了他一盒抗生素，他为我端来了鸡肉米饭），“沉没的新加坡过去是发达世界，我们不是。我们不叫自己难民，你们才这么叫。这儿是我们的家，我们住在这里。”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这儿是我们的家。我们住在这里。

北美大部分区域长期经济萧条，该地区一度大名鼎鼎的、连接各大大气候控制穹顶城市的气动管道运输网络因此衰落。所以近来去马萨诸塞海，最快捷的方式是走水路。

我在温润宜人的冰岛登上一艘驶往近海州省联邦沿岸的大型游轮——十一月是游览该区域的极好时节，夏天那几个月就太过炎热了。我一到阿克顿便雇了一艘小艇，出海拜访住在漂流栖居筏里的阿莎。

“你去过火星吗？”我的向导吉米问。他二十多岁，敦实粗壮，皮肤晒得黝黑，一笑就露出有豁口的牙齿。

“去过。”我说。

“暖和吗？”他问。

“不怎么暖和，没法儿长时间待在穹顶外。”我想起了上一次造访阿西达利亚平原的沃特尼市的情景。

“等火星改造好了，我想去。”他说。

“你不会想家吗？”我问。

他耸了耸肩，“工作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众所周知，几个世纪前开始的宏伟工程壮举——从奥特星云牵引彗星不断轰炸火星表面，部署太阳帆增加火星的辐射——已成功地将火星的气温提升到足够高的水平，使这颗红色行星两极干冰盖升华，

重启了水循环。引种的植物正通过光合作用逐步将火星大气转化为我们能呼吸的空气。虽然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我们已经可以想象：一个宜居的火星会在两三代人内成为现实，实现人类的夙愿。吉米也许只能以游客的身份去那里，但他的孩子估计能定居下来。

小艇驶近在远处波浪间浮沉的球体。我问吉米怎么看待那位世界最著名的隐士——她最近回到了马萨诸塞海，这里是她环球漂流的起点。

“她带来了游客。”他说，克制着语气中的情绪。

阿莎描写了全世界古老的沉没城市废墟，结集成书后畅销到没道理，一跃成了现象级出版物。无论是虚拟实感捕捉工具，还是普通的旧式摄像技术，她一概避而不用，反而以华丽的笔调（读之古朴隽永）创作印象派散文来传达自己的体验。有些人称她的书大胆独到，其他人则批评她的书矫揉造作。

阿莎听之任之，不理睬批评之声。禅宗会同意古人的说法：“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她写道。你几乎能听到反感她的人对这种靡丽晦涩的神秘主义文字发出的干呕声。

很多人指责她助长了难民旅游业，却不去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法。一些人宣称她仅仅是在践行一项古来有之的传统：享有特权的上流社会知识分子探访不幸的百姓，声称“发现”了民间智慧（强说成来自百姓的、人为浪漫化的伪智慧），以此为民请命。

“阿莎·鲸鱼只是想用一碗几近完美的心灵鸡汤来安抚发达世界焦虑的神经。”我所属出版社的一名媒体评论员艾玛·CJK-统汉字-象形文字432371断言道，“她想让我们做什么？停止所有的地球化改造尝试？让地狱般的地球保持现状？世界需要多一些立志解决问题的工程师，少一些找不出新法子挥霍金钱的富豪哲学家。”

话虽如此，近海州省联邦的旅游业巨头约翰·电缆塔-雾-

〈鳕鱼〉今年早些时候宣布，自从阿莎的书出版以来，游览马萨诸塞海的人数已增长了三倍（这样的增长在新加坡和哈瓦那更高）。毫无疑问，大量涌入的游客金钱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不论当地人多么抵触阿莎对他们的描述。

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吉米复杂的眼神，他就果断别过脸，打量起我们的目的地。视线中，目的地正渐渐变大。

圆球形的漂浮居所直径约十五米，由一个纤薄的透明外壳——船舶导航交互面大部分贴附于此——和一个较厚的金属合金耐压内壳构成。球体大半浸没于海面以下，透明的驾驶台圆顶看起来就像某种海洋怪兽的眼眸，凝望着天空。

眼眸的顶端伫立着一个孤零零的身影，背部挺拔得如同日晷的晷针。

吉米开着小艇缓缓向前，直至轻碰到栖居筏的外壳。我小心翼翼地在一艘船跨上另一艘船。栖居筏被我的体重压得下沉了一点儿。阿莎扶住了我。她的手干爽，冰凉，非常有力。

我有些犯傻般地注意到，她的容貌与她上次公开亮相的扫描影像一模一样。那一次，她在瓦伦蒂纳空间站的大型中央论坛宣告，联合行星公司不仅准备地球化改造火星，还成功收购了“蓝色摇篮”的股份，那是将地球恢复到完全宜居状态的公私合作项目。

“我的访客不多，”她平静地说，“每天换一副新面孔没多大意义。”

我之前请求与她同住几天，收到她的单字极简回复“好”时，我简直惊呆了。自从她开始漂流生活，还从未破格答应过任何人的采访。

“为什么？”我问。

“即使是隐士也会感到孤单。”她回答。随即，另一条信息紧接着发了过来，是她的补充：“有的时候。”

吉米开着小艇离开。阿莎转身示意我通过敞开的透明“眼眸”，向下进入太阳系最具影响力的难民泡泡筏。

从飘浮在厚重的金星大气层的“金属茧”里看不见星星；在火星的增压穹顶城市，我们也不怎么注意星空。地球上，宜居区域的气候控制城市里，居民沉迷于荧光屏、虚拟实感植入体、聊天窗口散发的光晕、明亮的信誉账户，以及信用评分下降留下的渐渐隐去的痕迹。

他们都不向上仰望。

一天晚上，我躺在栖居筏里，漂流于温暖的亚热带太平洋。在我眼前，繁星遵循着惯常轨迹运行。星光清冽，暗合数学之理，仿若百万钻石光点。天空的模样让人想起儿时的拼贴画。这恍然的明悟竟勾起了童年的纯真透净，令我惊讶万分。

撞击我视网膜的光子有的来自绑着安德洛墨达的那座岩石的缝隙，诞生于上个冰河时期。那个时候，游牧民族的战士依然在连接着不列颠和欧洲大陆的多格兰平原上奔跑¹；有的在恺撒大帝满身鲜血倒在格奈乌斯·庞培的雕像脚下时就离开天鹅座的翅尖，全速飞向地球²；有的来自水瓶座的瓶口，诞生于持续数十年的种族灭绝战争横扫亚洲之时，那时，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空中无人机来回扫射，击沉无数难民筏，让无数逃离荒漠化或洪水泛滥的故土的难民丧生³；还有的来自飞马座的马蹄，在格陵兰岛和南极洲最后一座冰山融化、莫斯科和渥太华发射第一艘前往金星的火箭时开启它们的旅程⁴。

大海涨涨落落，行星表面如我们的面孔般多变：陆地从水下突然升起，复又沉入水下；顶盔贯甲的龙虾横冲直撞的海床，仅一眨眼工夫（地质学意义上的）之前，还在被长毛的哺乳动物大军争夺；昨日的多格兰说不定会是明日的马萨诸塞海。变迁无常，见证者唯有永恒的繁星。每一颗星星都是时间汪洋中一条独行的海流。

苍穹的模样是时间的唱片，与鹦鹉螺壳或银河系悬臂一样盘曲繁复。

栖居筏内部的家具不多。模塑床铺、固定于墙壁的不锈钢桌、四四方方的导航控制台——每一件都是功能性的、朴素的，替代了现今无比风靡的由个人纳米机器人塑造的所谓“超个人化”装饰风格。虽然挤进了两个人，但感觉比实际宽敞，因为阿莎没有用谈话填补不多的空间。

阿莎亲自捕鱼，打开圆顶盖，明火炙烤。我们默默吃了晚餐，又默默上床睡觉。我很快入睡，大海轻柔地摇晃着我的身体，新英格兰明亮温暖的繁星——她为之倾注了无数辞藻的繁星——抚摸着我的脸。

早餐用完速溶咖啡和饼干，阿莎问我想不想去看看波士顿。

“当然想。”我说。波士顿是古老的学识之城，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大都会。在这里，勇敢的工程师对抗海平面上升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直到在高耸的海墙面前最终屈服，城市一夜之间被淹没。那是发达世界最惨痛的灾难之一。

阿莎坐在栖居筏后面，一边驾驶，一边随时观察太阳能水力喷射引擎。我跪坐在圆球体的底部，饱览透明地板下掠过的景色。

日头渐高，阳光渐渐照亮铺满沙子的海底。海底是庞大的废墟，那是为纪念美利坚帝国取得胜利而树立的丰碑。至于是什么胜利，早被人遗忘了。以石头和玻化混凝土建造的高楼大厦曾是几十万的人住所，现在如水下山岳般岿巍。紧密排列的窗户和门户静谧无声，通往无数空荡的洞穴，一群群五颜六色的鱼儿如热带鸟般进出如梭。巨藻森林摇曳于建筑物之间的深谷，那是街道和商业大道，吐着烟的机车曾川流不息，如同干细胞般为这座大都会输送养分。

最不可思议的是覆盖这座城市各个表面的七彩珊瑚：深赭、淡橙、珍珠白、艳若霓虹的丹彤……

第二次洪水战争之前，欧洲和美洲的智者都认为珊瑚在劫难逃。海水的温度和酸度上升，藻群爆发性增殖，汞、砷、铅等重金属严重富集……另外，随着发达国家制造出各种致命武器，应对来自不宜居地区的难民潮，沿海生态项目也逐渐被抛弃。一切都在给这种脆弱的海洋动物及其光合作用的共生体敲响丧钟。

海洋会褪去颜色，变成一张沉默见证人类愚蠢的黑白照片吗？

但珊瑚幸免于难，适应了剧变。它们南下北上，迁徙至纬度更高的地区，获得了耐受严酷环境的能力，并且出乎意料地与人类用于海洋采矿、分泌纳米片的转基因人工藻类发展出了新的共生关系。在我看来，马萨诸塞海之美丝毫不输传说中的大堡礁，或者生命早已绝迹的传奇的加勒比海。

“这么多颜色……”我喃喃道。

“最美的一片在哈佛广场。”阿莎说。

我们驶过原为查尔斯河的巨藻森林，从南面驶近剑桥市名闻遐迩的学院废墟。但海面上赫然出现一艘大型游轮，挡住了去路。阿莎停下栖居筏，我爬上去看向圆顶外。戴着人工鳃和格努斯金脚蹼的游客像归家的塞尔克⁵一般跃出游轮，光滑的皮肤变成了古铜色，以抵挡十一月炽烈的太阳。

“怀德纳图书馆⁶是热门旅游景点。”阿莎顺带解释道。

我回到底部，阿莎驾驶栖居筏潜至游轮下方。栖居筏藏入波涛之下，这是沿海栖居筏城市的难民安然度过台风和飓风、躲避热带地区致命酷热的办法。

我们朝着包围某处残破巨物——原世界最大的大学图书馆——生长的珊瑚礁缓缓地降去。我们的四周，一群群色彩明艳的鱼儿交错穿梭于一缕缕阳光之间，游客如美人鱼般优雅地翩然而下，一串串气泡缀在他们的人工鳃后面。

万花筒般的海底，阿莎操纵栖居筏在宏伟的水下建筑群前平缓地绕着圈，指出各处特色建筑。一座小丘长满了层层落落、纷繁复杂的赭红色珊瑚群落，触手如古典弗拉门戈舞者的长裙饰边般摆动旋转，那原是以爱默生——梭罗的导师——命名的演讲厅；一根长矛般高大柱体的表面清晰排布着胭红、蔚蓝、青绿、番红的珊瑚，如一块块几何图形，那曾是哈佛大学纪念教堂的尖塔；另一根长长的珊瑚礁边有个小隆起，状如珊瑚材质的大脑，脑回和脑叶让人不禁想起一代代身穿长袍的学者的智慧。他们曾漫步穿过这座通往知识的圣殿。珊瑚之下是著名的约翰·哈佛雕像——无论在形象还是文字描述上都没能准确还原这位建校之初的赞助者的“三谎雕像”⁷。

在我身边，阿莎轻声吟诵：

枫树披上华美的头巾，

田野穿上绯红的袍服。

唯恐自己赶不上时尚，

我会戴上一枚小配饰。

共和时代早期诗人狄金森⁸创作的经典诗篇让人想起过去秋日海岸的美景，那时的海平面还没有上升，那时候还有冬季……虽然一点儿也不应景，听来却觉得出奇地合适。

“你说共和时代斑斓的秋色比得上这些珊瑚吗？”我问。

“谁都不知道。”阿莎说，“你知道珊瑚是怎么获得鲜艳色彩的吗？”

我摇了摇头。除了知道珊瑚在金星上与珠宝一样受欢迎，其余的我几乎一无所知。

“珊瑚的色素来自重金属和污染物，这些物质也许剔除了它们祖先中耐受性较弱的个体。”阿莎说，“这里的珊瑚尤为艳丽，是因为这片海域受人类影响的时间最长。尽管它们很美，却脆弱得难以置信。全球降温一到二摄氏度，它们就会灭绝。这次能奇迹般地克服气候变化，下次就说不准了。”

我回头看向原为怀德纳图书馆的巨大珊瑚礁，看见游客们落在图书馆入口前的宽阔平台上，三五成群地靠在平台的四周。年轻的导游们遍体鲜红——由皮肤色素或变色服装实现的“哈佛色”——各自带队开展一日游活动。

阿莎想离开。有游客在场，她觉得心烦。但我说我想瞧瞧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她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操纵栖居筏向前移动了一点儿。

一队游客在入口前的阶梯上围成一圈，跟着导游——一名身穿深红色潜水衣的年轻女子——做着一套舞蹈般的动作。他们做得慢悠悠的，不知是编舞本身如此，还是因为水中阻力过大。时不时地，游客会抬起头，隔着一百英尺深的海水看向远在天外的朦胧骄阳。

“他们在打太极，不过打得不像。”阿莎说。

“一点儿也不像。”我没法儿把这拖沓笨拙的动作和低重力体育馆健身课上那套熟悉的、迅猛利落的动作联系在一起。

“人们相信，太极曾是一种舒缓克制的功法，与其现代形式大为不同。不过，前大移居时期的记录很少流传至今，游轮公司就胡乱搞了个假太极糊弄忽悠游客。”

“为什么在这里打太极？”我彻底糊涂了。

“据推测，哈佛在战争爆发之前有大量中国学者。听说中国当时有许多有钱人送子女来这儿学习。当然，最后大家都没有躲过战争。”

阿莎驾驶栖居筏稍稍后退，远离图书馆。我看见了更多的游客，他们有的在珊瑚茂盛的哈佛广场散步，有的拿着看起来像纸质书的物件——游轮公司提供的道具——四处晃悠，相互留存扫描影像。有几个人身穿杂糅共和时代早期与晚期流行款式的服装，外加套上一两件学术袍，在那里无伴奏跳舞。爱默生楼前，两名导游各带一队旅客进行着一场哑剧版的辩论，正方和反方通过悬浮于头顶幽光闪闪的全息图——如同漫画中的思考气泡一般——提出各自的立场。一些游客看见了我们，但没太在意。大概以为这艘闲逛的难民泡泡筏是游轮公司为了营造气氛临时添加的道具。要是他们知道与著名隐士的距离如此之近……

游客们应该是在表演想象中的场景，重现这所大学的昔日光辉。彼时，这里培养出了伟大哲学家，他们发出哀诉，痛斥世界上那些为了发展不顾一切的政府，正是他们导致了地球温度不断升高，两极冰盖消融。

“这个广场上，曾走过那么多伟大的环保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我说。按大众的想法，哈佛广场可与雅典卫城或古罗马城市广场媲美。我试着将下方七彩斑斓的珊瑚礁在脑海中重构：新英格兰的秋日凉爽宜人，茵茵草坪上飘落着鲜红色和明黄色的枯叶，学生和教授激烈辩论着这颗行星的命运。

“尽管我有浪漫主义的名声，”阿莎说，“但我不大确定往日的哈佛是否强于今时。这所大学以及与之同列的大学也曾培养出将军和总统，这些人到后来都否认人类能造成气候变化，带领对蛊惑性言论如饥似渴的国民，对亚洲和非洲的穷苦国家发动战争。”

我们继续在哈佛广场周围静静地转悠，看着旅客爬进爬出被藤壶包裹的空窗户，仿佛寄居蟹围着一个多眼骷髅头的眼眶进进出出。一些旅客形同赤裸，透明织物飘荡在他们的身后，让人不由得回想起了古典美利坚合众国早期的连衣裙和正装；一些旅客所穿潜水服受美利

坚帝国时期款式启发，加装了仿防弹衣和防毒面具头盔；还有一些旅客入乡随俗，选择了带难民风格的雅致范儿，后面拖着喷涂着逼真锈痕的假呼吸装备。

他们在找什么？他们找到了吗？

怀旧，是一道拒绝时间治愈的伤口。阿莎曾写道。

几小时后，短途旅游玩尽兴了，游客们纷纷游向海面，就像一群群鱼儿逃离某种看不见的捕食者——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

天气预报说大风暴要来了，马萨诸塞海极少风平浪静。

我们周围的海域里，游客没了踪影，雾气缭绕、像一座小岛的大型游轮离开了，阿莎的神情显得更加沉着。

她向我保证我们很安全，接着将下潜模式的栖居筏开至哈佛大学纪念教堂的遮挡处。我们将在波涛之下驶出风暴范围。

夕阳西沉，海水渐暗。四周，百万光点倏忽亮起。夜晚的珊瑚礁热闹非凡。水母、虾、荧光蠕虫和灯笼鱼等发光的夜间生物从藏身处出来，进入这座永不安眠的水下大都会，享受欢乐时光。

海面上风高浪急，我们却在深海中平静地穿梭，与无数生机勃勃的光点相伴。

我们不去看。

我们看不见。

为了找寻新的风景，我们不惜远航数百万英里，却不往我们的脑袋里看上一眼。其实那里气象万千，定然与宇宙呈现的景致一样奇丽瑰异。但凡我们将目光投向身旁十平方米的范围内，就足以满足我们的的好奇心，我们对于新奇事物的无穷需求：脚下蕴含着独特条纹的一块块地砖，皮肤上鸣奏着化学交响曲的一群群细菌，还有那个世纪之谜——如何在流动的思绪中自我观照。

头顶的繁星与舷窗外一闪一闪的珊瑚虫一样遥远，也一样近。只要去看，就会看见浸润在每个原子中的美。

唯有孤身自处，才有可能活得如一颗星星般独立。

拥有这一切，拥抱现在，我很满足。

远处，怀德纳图书馆峭壁般的建筑主体旁发生了爆闪，仿佛虚空中突然出现的一颗新星。

光点一轰而散，留下一片漆黑，但新星本身如同一团散发微光的云，继续扭曲翻腾。

我唤醒阿莎，指了指。她一言不发，操纵着栖居筏驶向我指的位置。随着我们靠近，云团逐渐变成一个挣扎的身影。是一只章鱼吗？不，是一个人。

“肯定是滞留的旅客。”阿莎说，“如果现在游到海面，他会死在风暴里的。”

阿莎打开栖居筏前面的强光灯，想引起旅客的注意。灯光照亮一名失去方向感的年轻女子。只见她身穿镶有荧光片的潜水服，手举在眼前遮挡刺眼的光线，人工鳃缝快速张合，似乎既困惑又恐惧。

“她分不清哪个方向是上。”阿莎低声道。

阿莎透过舷窗向那女子招手，示意她跟随栖居筏。我们的微型避难所没有气闸室，只能浮上海面接她进来。年轻女子点了点头。

海面上大雨如注，波涛汹涌，根本不可能站稳。阿莎和我紧扒着圆顶入口的窄边框，将年轻女子拽上栖居筏。栖居筏被压得沉了一下。我们接连吼叫，费了老大一番力气，总算把她拉了进来，然后封闭圆顶，潜回水下。

二十分钟后，萨拉姆<金门大桥>-<京都>烘干了身体，摘掉了人工鳃，安心地裹着温暖的毯子，拿着一杯热茶，侧过头感激地看向我们。

“我在里面迷路了。”她说，“一排排的空书架怎么都走不到头，每个方向看起来都一样。开始的时候，我跟在一条花园鳗后面走了几层楼，心想它会带我出去，但它肯定一直在兜圈子。”

“你找到你想找的东西了吗？”阿莎问。

据萨拉姆解释，她是哈佛空间站的学生。那是悬停于金星高层大气的高等学府，经金星政府特许，沿用了位于下方废墟的老名字。她来这里是想亲身瞻仰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学校，怀着浪漫的绮思搜寻死寂图书馆的书架，希望找到一本被遗忘的大部头。

阿莎透过舷窗看向若隐若现、空空荡荡的图书馆，“我不相信过了这么多年，那里还能剩下什么东西。”

“也许吧，”萨拉姆说，“但历史不会消亡。总有一天，这里的海水会退去。我也许会活着看到大自然重归正轨。”

萨拉姆大概过于乐观了。今年早些时候，联合行星公司的离子引擎飞船刚刚成功将六颗小行星推入近地轨道，空间反射镜的建设甚至还没动工。即便是最乐观的工程预测都显示，要让反射镜减少抵达地球的阳光，开始全球降温，回到地球古时如伊甸园般温和的气候环境，重现两极冰盖和高山冰川，就算没个几百年，也要几十年。火星的地球化改造说不定在此之前就全面完成了。

“比起马萨诸塞海，多格兰是不是更合乎自然之道？”阿莎问。

萨拉姆沉稳的目光没有动摇，“冰河时代哪里比得上人类造成的灾祸？”

“为了梦想而加热行星，又因为怀旧而让行星降温，我们何来的权力？”

“神秘主义论调绝非解除难民痛苦的膏油，难民正承受着我们祖先的错误造成的恶果。”

“我想阻止的是一错再错！”阿莎声音陡然变高，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如果海水退去，你周围的一切就都没了。”她看向舷窗

外，珊瑚礁的夜间居民们已经回来，继续游动、发光，“新加坡、哈瓦那，包括中国内蒙古那些兴旺的聚落都会消失。在我们口中，那些地方是难民棚户区、多灾多难的栖居地，但它们同样是家园。”

“我就是新加坡人，”萨拉姆说，“我一辈子都在努力设法离开那里，好不容易才取得了一张大家梦寐以求的伯明翰市移民签证。不要自作聪明地为我们发声，也不要妄自揣测我们想要什么。”

“可你离开了，”阿莎说，“你不住那儿了。”

我想到了外面因为吸收有毒物质而变得绚烂的美丽珊瑚。我想到了全世界住在地下和漂流在海上的难民——几个世纪、十几代人后，他们依旧被称作难民。我想到了降温地球，想到了发达世界竞相收复祖地，想到了权力的牌局重新洗牌发牌时，战争降临，生灵涂炭。谁该做出决定？谁该付出代价？

一条条光痕如同划过至高天的流星般往来穿梭，环绕四周。我们三人坐在下潜型栖居筏内，仿佛三个难民，谁都找不到别的话说。

我曾遗憾于不知道自己与生俱来的面孔。

我们重塑自己的面孔，就和我们的祖先雕塑黏土一般简单。我们改变五官特征和躯壳线条，改变灵魂所在的这个微型宇宙，来匹配社会所在的那个宏观宇宙的氛围和时尚。由于肉体的局限，我们仍不满足，又用反射光线和投射阴影的珠宝增补效果，用缥缈的全息投影抚过血肉实体。

与现代主义做着永恒斗争的自然主义者说我们虚伪，要求我们适可而止，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不真实。我们倾听着。他们用充满噪点的画面向我们展示我们祖先的形象。祖先无法变化的外表，和他们身上的每一处缺点，都像是对我们无声的指责。这些影像令我们动容。我们点头，发誓要改正错误，摒弃矫饰。直到短暂的感动消失，我们返回工作岗位，开始琢磨用哪一副新面孔迎接下一位顾客。

但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自然主义者满意呢？我们与生俱来的面孔早已经历了无数人为干预。成千上万把细胞手术刀在受精卵上剪接编辑我们的基因，消除疾病、排除危险突变、增强智力、延长寿命……而在此之前，几百万年的迁徙、战斗、全球变冷变暖，以及我们祖先基于各种动机——美丽、暴力、贪欲，等等——而做出的选择，都塑造了今天的我们。我们出生时的面孔如此精巧，可以媲美古雅典酒神节时的歌剧演员，或室町幕府时京都艺伎的面具——不仅如此，还与被冰川蚀刻的阿尔卑斯山或被海水淹没的马萨诸塞州一样合乎自然之道。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我们不敢停下探寻的努力。

[1](#) 仙女座的形态是埃塞俄比亚公主安德洛墨达被绑在岩石上的样子，仙女座以她命名。多格兰平原于公元前6500—6200年沉入海底，形成英吉利海峡。这段话通过星座图像描述了星星的位置，通过年代描述了星星的距离。

[2](#) 恺撒大帝于公元前44年被杀，据说死在格奈乌斯·庞培的雕像下。

[3](#) 为作者虚构的近未来时代。

[4](#) 同上。

[5](#) 凯尔特神话中的海豹人，拥有人类的外形，但皮肤像海豹一样光滑。

[6](#) 哈佛大学最大的图书馆。

[7](#) 哈佛大学著名景点之一。

[8](#)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美国传奇诗人，上文出自她的诗歌《秋日》。

偶像

Idols

雅典娜 译

2020年首次收录于科幻短篇集 《生而服从：机器人与变革》
(Madeto Order: Robots and Revolution)

我们认为做人就是要变成非人，多么可悲。

随风飘荡

每周五晚上，我都给父亲打电话。

“贝拉最近怎么样？”

“挺好。很忙。律师嘛，你懂的。”

“忙点儿也好。她喜欢自己的工作吗？”

“比起我对自己工作的喜欢程度，可是要高上许多。不过她可能……对工作有一点儿过分痴迷。”

“生活中有让人痴迷的东西，其实很幸运。我打赌她肯定很擅长她的领域。”

“她是最棒的。”

“怎么了，狄伦？你看上去情绪有点儿低落。”

“不，其实不是低落……爸爸，你什么时候开始考虑要孩子的？我不是指我自己。我是说……后来的。”

最简短的停顿，几乎辨别不出来。我尽量不去想偶像背后的软件，那些搜索、核对、统合、预测……

“好像没有这么个特定时刻——真有的话肯定是一段好故事……”

我从来没见过父亲，以后也见不到。

“吾自电”那种地方总是强调他家雇员多么聪明，这样在你辛苦工作很久后，你就不会去质疑他们付给你的薪水有多低。开放式的办公室，色彩鲜艳的椅子，墙上挂着当代艺术。和绝大多数取这类名字的公司一样，我们什么也不生产。我被雇来为各种电子表格编造看似可信的故事。如今，仍然需要人工的工作大多属于这种。

他们提供的额外福利之一是“健康星期五”。那一天，健康专家会在那间最大的会议室发表讲座或举办研讨会。这类专家包括瑜伽教

练、营养师，有一次甚至还来了一位“冥想大师”。这个项目也许是为了让医疗保险给我们公司一些优惠减价，或者管理层认为这类活动正是我这代人想要的，就像堆肥箱和厨房里的免费零食那样。不管怎样，我每周五都去，无一例外。

我就是这么参加的“46对46”讲座，随后提交了脸颊细胞样本，用于“个性化遗传咨询”。做完这一切后，我盯着收件箱里“46对46”转发的电子邮件，通知我数据库已经为我找到了一个“DNA亲属”。

我发了几封邮件，打了几通电话，然后开车穿过州界。我见到了我的祖父母，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们，还有我的叔叔们，但没有见到父亲。他几年前就去世了，一次划船意外事故。拿到所有能收集到的信息后，我就坐上飞机，回家了。

我的母亲叹了口气，问我要不要喝点儿茶。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她从没提过我的父亲。这是那种你必须学会接受的事情之一，就像浴室的门会卡住，椅子腿在地板上摩擦得吱吱作响，你坐下时怎么小心都没用。

“我不想说。”有一次我试图提起这个话题，她这么说，“你就把他当成精子捐赠者好了。”

没有任何他的照片，没有留有他字迹的纸条，没有挂在壁橱里的特大号男士衬衫，也没有放在屋角的磨损靴子。我甚至连他叫什么都查不到，无论是姓还是名。

为什么她要从自己的人生中完全抹去他的存在？我们的母子关系不算融洽，这个父亲形状的空缺更是雪上加霜。把他当作借口简直太容易了，可以用来解释我身上的各种缺点，但什么都无法澄清。我的郁郁寡欢是从他那边遗传的吗？他和我一样对竞争毫无兴趣吗？母亲抱怨我的轻率粗心时，是不是从我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有时我会把

自己锁在卫生间里，盯着镜子，努力想象自己老了几十岁以后的样子。

“爸爸，你为我感到骄傲吗？”

没必要继续想象，是时候让我母亲讲述这个故事了。

原来，我父亲从来不知道我的存在。他从一个研究生项目中退学，然后在全国到处旅行，寻找自我，住在汽车里。我母亲比他年长十岁，在一次反战抗议活动中认识了他。她喜欢他弹着吉他、努力帮助集会上的人打起精神的样子。她想要个孩子，但不想要丈夫，因而把他视作是完美的——

“——精子捐赠者。没有多盛大多浪漫，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她说，“不存在违背誓言、爱情变质的故事，更不存在能让你吃一堑长一智、漫长坎坷的离婚程序。总体来说，没留下任何有意义的回忆。”

母亲没骗人。我并没有被抛弃，我也不是一个错误。就我父亲而言，我根本就……什么都不是。

然而，我还是继续和父亲的家人保持联系。他们大概像我母亲一样，觉得我如此执着很奇怪。毕竟，除了脆弱的生物学上的联系之外，我们根本就是陌生人。但他们还是挺热心肠的。他们告诉我，他作为一个男孩、一个年轻人、一个父亲时的故事。据他们说，有一次他驱车两百英里，只为了让一只小狗与它的家人团聚。他们拿出他当教师时获得的奖项，给我看了视频和照片、他高中时的资料和记事本、大学毕业后带回家却再也没打开过的杂物箱、与他的妻子和我的姐妹们的合影，还有他和她们一起旅行时报平安的电子邮件。

我知道了很多我父亲的事，但还是感觉根本不了解他。在现实生活中想了解一个人——任何人——已经很困难了。要搞清楚一个已死之人则是难上加难，毕竟他无法回答任何问题，不能提供任何解释，给不了任何安慰。

我决定制作一个偶像。

既然知道他的身份，我可以设置搜寻机器人来追踪我父亲的数字踪迹。他的家人没有费心去删除他的旧账户，我还说服了他妻子接受我在社交网上的好友请求，让我可以为偶像制作者搜集更多材料。他的几段手机视频像素太低，无法制作出逼真的动画。不过这也没什么。我并不想踏入恐怖谷¹。

经过几天的等待，摩涅莫辛涅²公司发来一条短信，通知我说偶像已经准备好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拨通上面给出的号码，把手机举到耳边。

“你好？我是瑞恩。”

这声音和我之前在手机视频里听到的一模一样：低沉沙哑，明显有些不耐烦。

“嗨……”我停顿了一下，这么喊爸爸似乎有点儿奇怪，“嗨，瑞恩。我是……狄伦。”

“是谁？我不认识。”

“我知道……你……最近好吗？”

偶像最初被开发出来，是作为明星与粉丝之间零距离互动的工具。成百万、上千万人热爱歌手、演员、个性网红，可是有多少粉丝见过他们崇拜的对象本人？这些幸运儿中，又有多少人除了紧张的崇拜宣言之外还能表达其他内容，除了敷衍的微笑之外还收到过其他情感，除了最短暂的握手之外还得到过其他接触？需要一种方法，扩大一对一互动的范围，给死忠粉提供他们最渴求的东西：与偶像之间的私人联系。

一支由心理学家、机器学习专家和神经网络雕刻家组成的团队首先会收到一份档案，其中包括目标主体的采访资料、演唱会视频、电影、见面会记录、社交媒体帖子……（真正想深深打动粉丝的明星们

还会再扔进日记、未出版过的诗集、关于如何实现世界和平的笔记，等等。）基于这些原始材料，技术专家能生成一个人格模型，并制作出这个明星的模拟人像。

创建账户之后，粉丝可以与屏幕那边的数字偶像交谈数个小时。多次访问过后，偶像就会记住粉丝的名字和人生经历，提供鼓励的话语，讲述新故事，澄清旧谣言，与粉丝的孩子打招呼，回忆过去的邂逅……到最后，明星仿佛成了你搬到远方的挚友。

这项技术刚刚问世，就被发掘出了大量新用途：政治竞选、网络骚扰，或者用大数据观察自己，寻求自我完善。又或者，用来了解自己素未谋面的父亲。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我从来没有儿子。”

我笑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有一个儿子，而他问你这辈子学到的最重要的三件事，你会怎么说？”

“三件？这是个艰巨任务。我们还是先从半件事说起吧……”

偶像是一个双方交感的幻象。它并不是我父亲的副本，只是一组数据，其算法由对于人性的基本见解编码而成，能对可能的反应进行概率性预测。它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生命。此外，我提供给摩涅莫辛涅的关于我父亲的数据也是有限的。我没有他的搜索历史、他删掉的帖子，也没有他的秘密账户。我只有他愿意与世界分享的那个小集子，能放入这条永恒存在、又不断变化的我们所共享的数字生活洪流。

只要话题没有超出算法参数能够发散的范围，这个幻象就会一直存在。它能告诉我的东西，都是我在父亲的档案中看过的。

“你有试过给贝拉一点儿私人空间吗？”

“我想是的。”

“不过那并不意味着你要留她独自一人，而是你们要一起做些事情，多互相了解。还有一些事是要分开做的，才能各自成长。珍妮佛和我曾试过一起度假，也试过分开度假。这两者你俩都需要，尤其是在你们有了孩子以后。”

“行吧，她就没有休过假……我应该和她聊聊这件事。”

从根本上说，与我父亲的偶像聊天，和在当年的ELIZA³程序里打字，或者和我小时候对着卫生间的镜子自言自语没有区别。

“你知道吗，我以前也会弹吉他。”

“给我弹点儿什么吧。”

我走进地下室的储藏间，把吉他翻了出来。乐器已经跑音了，指法也生疏了。我努力去想象他会喜欢什么。

“这首歌我弹过！大学毕业后，我用一年的时间开车到处旅行，抗议战争，反对华尔街和那些制药公司……真是好歌。我为你感到骄傲。”

这是个精心制作的反应，是几行算法从他那些旧邮件中推断得出的，并不真实。

“我想，这首歌讲的是一个人童年的无助感，因为你什么都不懂，做了父亲后还是搞不明白。你一天天老下去，但有些事总也看不清楚。其实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真可恶，我的眼泪停不下来。

只要不断和他说话，这个数字模拟的父亲就会记住我，见证我拥有自己的孩子、慢慢变老，并逐渐接受自己智慧有限的事实。我将在年龄上赶上它、超过它。它永远给不了我父亲在他那四十年生命中没能记录下来的智慧，它永远只是一个精致的游戏。而且，如果不从现实生活中添加新鲜数据来校正它的进程，偶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偏离我真正的父亲。然而，我知道我还是会继续和它聊天。空缺无法填补，但它是我的一部分。

真可恶，我的眼泪停不下来。

宣誓诚实⁴

围坐在会议桌旁那些热切的初级律师们等了我两个小时。当我大步走进会议室时，他们齐齐转过身来。看样子，我浪费了不少计费工时。

不过，关系到高达五亿美元的补偿性和惩罚性损害赔偿，我觉得客户应该不会抱怨。

我把传真过来的陪审员名单投影到会议室一端巨大的屏幕上。司法机构可能是最后一个仍然坚持用这种古老方式来进行沟通的地方了。（为什么不干脆用一只信鸽呢？）

“周一上午九点准时开始预备审查⁵，”我对他们说，“只剩下六个多小时为挑选陪审团做准备了。”

房间里响起一片呻吟。他们知道我打算把剩下这几个小时全部派上用场。

“贝拉，这名单是不是来得有点儿晚？”德雷克问道，脸上堆着假笑，“我记得你说你和法官的书记员关系不错。”

我受不了这个家伙。在股本合伙人的办公室里，他可以像一个咯咯笑着的小孩那样迷人，可是当他不得不向我这样的角色——不是合伙人，连预备合伙人选都不算——做汇报时，他总要夹枪带棒地挖苦一下。

“是的。”我对他说，语气冷静而克制，“塞勒涅喜欢我，所以我们比另一方提前十五分钟拿到了陪审员名单。”

我让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前五十个名字上。如果周日还有时间，再去调查其余的。

“记得检查变体拼写、绰号、娘家姓。没人会用自己的法定全名注册社交媒体或约会网站。搜到了就立即截图，让我们看看另一方是否布下了烟幕弹——”

不是我多疑，而是我知道有些无耻的陪审团咨询公司不惜违反规定，养着一大批伪造的社交媒体账号，维护了许多年。为的就是在重要审判的预备审查前夕，把虚假账号改成将任陪审员的名字，从而设下圈套，误导对立方。这些圈套就像毒药，让对手塑造的偶像接收到捏造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领先的这十五分钟非常宝贵。不过，菜鸟的理解能力有限，不明白这一点。

同事们笨手笨脚分配名字，我在冲他们大喊。上帝啊，是我产生了错觉，还是新入职小白的年龄一年比一年小？

“挖出所有细节！不怕多，只怕少。不要自以为比那些采集器更聪明。你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坐在电脑前，对摄像头说‘我不是机器人’，以免监护机器人锁闭采集器……”

我说得夸张，但事实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可以调整采集器的一些参数，从而提高效率，但他们还是用笨办法比较好。毕竟我是事务所《陪审团调查操作手册》的撰写人，他们可不是。

“干吗这么着急？”德雷克问道，“传票上不是通常都会建议将任陪审员，提前封锁社交媒体动态吗？”

“是的，但人们不会听。”我尽可能耐心地解释道，“所以你也见识过吧，经常有人在预备审查期间还在网上活蹦乱跳，或者他们会拖到正式出庭的前一个周末才封锁。时间至关重要。”

我看着同事们打开电脑并启动采集器。每一次进行调查任务，这些采集器都需要各大主流社交媒体公司提供的最新凭证来避免被标记为机器人。很快，同事们朝着各自的摄像头靠了过去，房间里响起阵阵合唱般的说话声。无论看过多少次，我都忍不住要观赏这个景象。

“……我不是机器人。”

“我同意服务条款……”

“在MingleBingo，微笑就是我的密码。”

出于职业道德，我们不能跟将任陪审员互加好友，查看他们那些被封锁的动态。然而即使不这么做，你也可以收集到大量数据。绝大多数人，哪怕是超级注重隐私的人，也会有几个没有隐私意识的朋友，而这些朋友会透露出我们需要的一切。（即使在今天这个时代，网上也有很多随随便便就接受好友申请的人，数量绝对会让你惊讶。）

再加上数据矿工留下的各种隐藏突破口、泄露到网络灰色地带的被黑的数据库、论坛、博客、评论、聊天服务器，和其他需要注册的网络应用，采集器基本上可以为任何人建立一份信息完备的档案，除非你这辈子完全没碰过电脑。（而对这种人，我们一定会使用“强制回避”⁶，那些恨不得头戴锡箔帽以隔离辐射的阴谋论者肯定不是合适的陪审员。）

小帮手们忙着收集数据，我打电话订了晚餐。最艰难的部分还在后面。

我让同事们手动挖掘约会档案和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好让他们保持忙碌。其实，这些工作并不只是填满时间表的无用功。偶尔会有人看到一些我们在偶像里漏掉的东西。但真正的工作是在建模室进行的，由凯文和他的分析小组来做，我在一旁监督。

建模室是一个又大又空、没有窗户的房间。二十年前，这里曾经是复印室。由于现在纸质材料少之又少，这里早就被服务器和四屏显示器的工作站占据了。

“收获如何？”分析部的主管凯文坐进椅子上。他今年四十二岁，山羊胡子已经夹杂了灰白色的线条。在加入我们之前，他为政府工作过，为可疑的极端分子塑造偶像，从而评估他们实际进行恐怖主

义活动的可能。（有传言说，他塑造的偶像还包括某些国家的反对党领袖。如果我们想推动那些国家的政权变更，就用偶像来判断反对力量够不够强、能否充分忠于美国的利益、不辜负美国的资助。不过这类事情是国家机密。）

“还不错。”我告诉他，“有几个高产的视频博主。”

在构建偶像的种种材料中，视频几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数据都要珍贵。要挑选陪审团，筛出易于被说服的人，一大关键就是性格和情感侧写。而目前所有有用的材料中，视频最能揭示一个人的情感触发点和与之对应的微表情。

“有没有特别富饶的？”

他指的是数据，像一道矿脉一样富饶的数据宝藏。“我们很幸运，找到了一些私密的成人聊天资料，有大量视频。”

他挑起一边眉毛，“可以用吗？没有问题吧？”

我耸了耸肩，“禁令是针对‘单方接触’⁷的。如果是之前已经泄露过一次的认证信息，我们二次使用，那在我看来，相当于邀请大家都过来看看，合理合法。”

他点了点头，又复刻了五十个新的投射——给空白的神经网络填入由采集器收集来的数据，然后加以训练。他在一堆信息处理窗口中打字，在五颜六色的显示屏之间来回切换，观察生成偶像的过程。即使有建模室全部的处理能力供他支配，要想为预备审查建造低分辨率的偶像，仍然需要不少时间。

我有点儿厌烦，感觉很浮躁。不是我吹牛，在这个城市——也许甚至整个东海岸，没人比我更擅长这事。这份工作有点儿失去新鲜感了。

我决定给家里打个电话。

“喂。”

“喂，这个周末我到底能不能见到你？”

狄伦的声音让我稍微放松，心里生出一丝渴望，同时又伴随着失望。

“我觉得不太行。我跟你说过，庭审将在星期一开始。我保证星期一晚上补偿你。”

和他说话的时候，我的目光在建模室里游走。几个分析员正在敲打键盘，给凯文打下手；另外几个则在各自的隔间里打盹儿，他们知道过会儿我就会宣布今晚熬通宵。连着东边墙壁的是具象化机器人的储存隔间。这些机器人里装着事务所辩护律师们经常面对的诸位法官的偶像。两名技术人员正在对目前存放着梅法官偶像的机器人进行一些维护。明早八点，辩护团队会过来，在它面前进行一整天的模拟辩论。我需要为他们准备多位将任陪审团成员的偶像。

“我怀疑，你会在我睡着之后立马开车回办公室。”狄伦亲切地笑着说。

我也笑了。无论我有多么热爱工作，他都能接受，尽管他觉得这很难理解。我们会接受所爱之人的种种怪癖。

“改天有时间，你应该让我带你来公司参观。”我对他说。

他不置可否地嘟哝一声。我知道他觉得诉讼偶像这东西令人毛骨悚然。可有趣的东西不都多少有点儿诡异吗？娃娃、表情包、我小时候玩的那些菲比小精灵，等等。

“我今晚和我爸聊了聊。”他说，“想知道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想要孩子是在什么时候。”

这就是个好例子。那个男人只能算是他血缘上的父亲，我不理解跟他父亲的偶像有什么好聊的。但我接受这一点。

狄伦开始复述谈话的内容，我的思绪飘向了别处。

北墙这边，身穿黑色法袍坐着的是巡回上诉法院里的十一位现任高级法官。事务所甚至聘请了一位当地艺术家来给法官的脸部雕刻模

具。这些机器人脸庞由最新的仿生材料制成，忠实复制了每一毫米的细节，从一边扬起的眉毛，到愤怒叹息时嘴角出现的每条细纹。

“……‘这也太容易让人迷恋自己了。’我爸这么说……”

其实，制作这些法官的机器人实在没必要。我们每年涉及上诉法院的案件总数还不到一打，而口头辩护是上诉案件中最不重要的阶段。为什么合伙人不能直接在虚拟现实中对偶像进行练习，或者简简单单地依靠视频呢？这些机器人再逼真，也不能帮我们准备得更好。在我看来，我觉得把钱花在提高审案法官偶像的分辨率上更有用。

“……‘家庭是重要的，你明白吗？’我知道他不是，但我在感情上已经把他当成真正的家人了……”

但做决定的人不是我。上诉小组的声望让委员会膝盖发软，乐于靠砸钱来应付他们。合伙人喜欢在机器人面前练习，还喜欢带客户私下参观建模室，以此打动大客户。

（别误会，我不是说偶像分析工作在上诉阶段没用。法官也是人，写出迎合他们个人倾向的诉状是有可能的。更妙的是，初级律师往往能提供法官书记员的私人信息——他们中有不少是老同学，如果你的诉状能让书记员的迷你偶像产生兴趣，那么很可能，你就给自己找到了内庭里的免费支持者⁸。为了不断更新上诉法庭的偶像，凯文和他的团队下载了每一条记录，将录音和庭审记录输入偶像，并用之后的实际结果来修正预测。我了解到，目前为止，预测准确率已经超过了0.900。不得不承认，这个成绩很了不起。）

“……你是怎么想的？”

太晚了，我这才意识到他正等着我接话，“我……不好意思。你刚才说什么？”

狄伦叹了口气。我能听出他的失望里带着包容。他知道我没在听。“我刚才提议一起来一次公路旅行。你还有没用掉的年假。我们

可以远离电话、平板电脑、偶像，完全不谈工作，只是开车和聊天。只有我们俩。”

“……怎么想起这个了？”

“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谈未来，谈谈孩子。”他听上去很平静，但我知道他心里并不平静。

我感觉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不是平时让人舒服的、我挺喜欢的例行对话。他怎么不按常规出牌？怎么突然就打开了情感闸门？根本毫无预兆。“我……各种事情真的很忙。我没办法考虑——”

“好了。”凯文坐在椅子上转了一圈，“毛坯已经准备好了，你这会儿来雕吗？”

“我得挂了。”我对着电话说。

“爱你。”他停顿了一下，有些受伤地说，但语气里的渴望还在。

“我也爱你。”我说，这句是真心的。我挂断了电话。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吐出来，努力不被刚才的对话所影响。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个问题，我必须先赢得胜利。

我把椅子挪到凯文巨大的显示器跟前，上面布满了旋转着的、难以名状的、彩色斑点组成的网格。可视化软件显示出了偶像各种粗略的特征，而我的工作就是根据我对将任陪审员的直觉，对它们进行调整。

雕琢偶像是种半科学半艺术的行为。你发现了吗？由3D扫描仪完成的蜡像有时似乎无法和优秀艺术家精心雕琢的半身像媲美，无法深刻表现主体的“灵魂”。同样的道理，这些偶像也需要人的手工痕迹。

我点击网格中的第一格。旋转的斑点一路放大，充满屏幕。我调出我们挖掘到的一号将任陪审员的数据，用鼠标检查偶像，并向凯文指出我觉得算法没能精确表现的细节。他再按照我的指示修改模型。

当我给初级律师们带来消息，说偶像已经准备好接受盘问时，时间已经接近午夜。

“软件给每个陪审员做了排序，依据是他们对我们的有用程度。如果你自己的评估和它不一样，请标出来。但不要质疑这个算法。机器从不遗漏任何东西。去搞清楚你自己到底漏掉了什么。”

拥有偶像之前，顾问们会在庭审开始前进行社区调研、组织邻里聚会，就陪审团的大致态度向辩护律师们提出建议。然后在预备审查之前，大家会疯狂而匆忙地按性别、年龄、种族、职业、纳税等级、所处地区等信息对将任陪审员进行分组。与这种笨办法相比，即使是连夜建造的低分辨率偶像也是一把精准的手术刀。

“你们的任务是找出提问的思路，让我们有理由要求我们不想要的陪审员回避⁹，或者更进一步，让另一方也希望摆脱他们，甚至不惜用掉一次强制回避的机会。让他们主动说出自己的偏见、阴谋论和怪癖。如果还有时间，顺便搞清楚怎么用适当的引导性提问留住我们想要的人。软件会给你提供建议，但需要你来审查，然后写出合理的问题大纲。不能太露骨，否则法官会察觉。这是你们证明自己比机器优秀的机会。”

说点儿鼓舞士气的话总没有坏处。

我看着初级律师带着各自分到的偶像跑回办公室，戳戳弄弄，开始调研，感觉自己就像充满智慧的绝地武士，把学徒们送上战场。

他们能行的。预备审查的调查工作并不容易，但目前的偶像只是初步调研下仓促制作的，不难应付。要移除不想要的陪审员，机器提出的建议其实差不多够用了。另一方也会有他们自己的偶像，他们同样会努力准备，绝不会允许明显偏向于我们的将任陪审员被挑选入席。最终，我们应该会得到一个谁有说服力就偏向谁的陪审团。我向狄伦解释这一点时，他表情惊恐。但我告诉他们，这套体系就是这么

运转的——说白了，就是看一群骑墙派在风吹过来的时候往哪边偏。只要你认为这是实现正义最好的方式，就没什么难以接受的。

“你说你喜欢你的工作。但聊起它时，你却总是带着讽刺的语气。”

不知为何，我想到了狄伦的话。尽管不愿意承认，但这句话给我造成了很大困扰。不过现在已经没时间想这个了。

我转向更艰巨的任务：对方律师及证人的准备工作。

我加载了对方首席律师的偶像，一个女人，负责这类案件的年头比我活的时间还长。

她盯着屏幕外，面孔铁青，嘴唇用力抿在一起。如果是刚刚入行的新手律师，她一个眼神就能把对方吓死。但她吓不倒我。庭审公开记录和她在专业会议上的演讲被我们转化成大量文本和视频，输进她的偶像，成了为我们所用的数据。

“怎么才能激怒你呢？”我对着屏幕轻声说。

她僵在那里，无法做出反应。

我们已经保持这个状态好几周了。每天的心理战已经成为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填写工作记录、洗碗。我已经找到了几个突破口，不过做不到一击致命，至少目前还不行。

软件一刻不停地在以太网中搜寻关于她的信息，一遍遍重塑她的偶像。今晚我要再尝试一次。

我按下按钮，让她活过来。

偶像没有记忆。每一天都是全新的。我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晚上好，高恩女士。”

她看上去很不耐烦，“我认识你吗？你有预约吗？”

虽然她每次对我都是这种态度，但我还是不得不抑制心中的……怎么说呢？恼怒？自尊受伤？她当然不认识我。不为人知，默默无闻，这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无论我对胜利有多大贡献。在事务所的

网站上，我被列在“税务和私人客户”组里。这可是个远离聚光灯的好地方。

“我一直很钦佩你的工作，高恩女士。我最近感觉事业进入了瓶颈，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经过我的设置，所有对方律师的偶像都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么做有点儿生硬，但这是进入正题最快的方式。

“好吧。”她的脸放松下来，“跟我说说你自已。”

我差点儿翻脸大骂。这句话我从她口中听到过很多次，但今晚感觉就像是某种指控。我这是出了什么问题？怎么突然就打开了情感闸门？根本毫无预兆。

我强迫自己按照脚本谈话。

经历过诉讼程序的人很快就会明白，事情是否属实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陪审团是否相信它属实。这并不是抨击，而是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陪审员无法求证任何说辞，不能亲自盘问证人，也不能独立调查证据，只能决定相信谁、不相信谁。可信度、权威性和真实性——这些评估都是由直觉和情感决定的，而这使得它们可以被操纵。有些操纵技巧历史悠久：律师的着装、与陪审团交谈时所使用的词汇，以及为了包装专家证人而特地采用的一系列唬人的缩略词和与其有任何隶属关系的有名机构。相应的，法律也在不断修正，通过各种方法来限制这些伎俩的施展空间。

但有了偶像之后，许多新的操纵行为应运而生，而法律则滞后了。

我给玛格丽特·T. 高恩看了我虚构出来的简历。（为了从偶像那里得到真实反应，问题也必须尽可能逼真，所以这样大费周章是必要的。）旁边的一块屏幕上弹出了一句话，协助寻找刺激性问题的偶像探测软件给出了我之前没见过的新建议：“她似乎对参与过《法律评论期刊》工作的校友有着高于平常的敌意。”¹⁰

我皱起眉头。真的吗？

软件向我展示了多年前的一份证词文本记录，用黄色高亮标出了一段交谈。

证人：我在《法律评论期刊》工作过，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律师：如果我对蓝皮书¹¹有疑问，我一定会问你。别跑题，你现在的身份不是辩护律师。

接下来，软件调出一个视频片段，是一所法学院某次讲座后的问答环节。一个学生举手问高恩，对一个律师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我不在乎你的成绩是否全是A，也不在乎你是否在学校的《法律评论期刊》工作过。事实上，如果你没有的话那更好。这样，你至少还有可能不是那种自以为什么都懂的万事通。

我确认高恩在哈佛法学院学习期间并没有在《法律评论期刊》工作过，所以这里面也许有一些被拒绝、被刺伤、耿耿于怀的故事。但对我来说，这根本不算什么。业内许多人都批评过这种过分强调《法律评论期刊》背景的风气，要让高恩失态，不加码不行。

不过，仍然值得一试。

“我以前是《法律评论期刊》的注释编辑，”我对屏幕中的偶像说道，语气中注入了一丝谦逊的骄傲，“我非常珍惜这段回忆。”

可以看出，她的嘴唇因厌恶而皱起来。也许这确实是个重大发现。

让一位律师或证人在陪审团的眼中失去可信度，最稳当的办法之一就是令其失态、不顾一切地表达愤怒。每个人都有能被利用的情感弱点，就像能够按下去的按钮一样。在过去，足智多谋的诉讼律师会依靠直觉，在辩论或交叉质证的过程中悄悄试探。如果运气好，就能抓到某个弱点。

有了偶像，对这类缺陷的搜索就变得程式化了，比之前高效百倍。依靠多年的庭审记录和堆积如山的证词口供，便有可能构建出关

键证人和对方律师的高分辨率的偶像，再由软件和我联手找出可以利用的情感触发点。

“你觉得我应该和以前的老朋友联系吗？”我天真地问道，“是不是该把重点放在那些在《法律评论期刊》工作过的朋友身上？”

偶像的脸色变得更加冷漠。看样子，我触动了那根正确的神经。

能把人推到崩溃边缘的事，说出来往往出人意料。例如有一次，我逼得对方律师——一个有几十年法庭经验的诉讼律师——对我们大喊大叫，唾沫星子四溅，两只手臂乱挥，却只是在回应关于提前吃午饭的建议。我作为匿名观察员坐在公众席上，可以看到庭警冲过去制住那个人时，法官和陪审团震惊的眼神。那天下午，我们为客户争取到了非常有利的和解条款。

陪审团和法官不知道的是，在那之前，在我的指示下，诉讼团队采用了一系列独特的举止和发音，唤起了对方律师对已故父亲的记忆。你知道吗？即使是成年人，听到父母以某种特定方式说出的某个无伤大雅的词，仍然可以让你一秒回到十三岁时的行为模式。那次的事就是一个极端案例。对方律师和他父亲的关系极其糟糕，可能跟虐待有关，而根据偶像的展示，只要不断戳这个痛点，他最终会在陪审团面前崩溃。

“我建议你不要再把加入《法律评论期刊》当成对自己才华的某种证明。”高恩的偶像直白地说，“没有人会关心这个。你真正做过什么？”

受伤的、熊熊燃烧的自尊心在我胸中膨胀。我想告诉她我那一连串被埋没的胜利：表达深刻见解的诉讼书（署名不是我，却是由我引导偶像得出来的）、通过关键问话达成的庭外和解（脚本是我利用偶像测试出来的），等等——我咽下了冲动。今晚的状态实在不怎么好，私人情感不该带进工作的，我甚至不是在和一个真人说话。

一旁的显示器上，她的模拟心跳和血压显示出起伏曲线，此时的峰值大大增高。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脏也在怦怦跳动，而且满脸通红。我做了几个深呼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目前看起来的确有希望。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构建出一个合理的脚本，在庭审期间把她逼到这个方向……

等等。这件事有些古怪。

我暂停了偶像，把全部注意力转移到探测软件上。为什么她对《法律评论期刊》的盛名突然这么敏感，以前却一直没显现过？

敲了几下键盘后，我有了答案。几天前，一个八卦型法律博客刊登了一则启事，征集公司合伙人蛮横无理的故事。这是这类小报的一个常青话题。一位匿名的发帖人在一条回帖里说，他们事务所的一位合伙人会让所有初级律师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同一份研究备忘录，而不对他们进行真正的培训。当另一位评论者表示怀疑，指出合伙人不大可能以这种方式浪费事务所资源时，第一位发帖者承认，这种情况只发生在他们身上，而这是因为那位合伙人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因为我参加过《法律评论期刊》，而她没有”。软件扫描了该评论者的发帖历史，进行了去匿名化处理，并追踪到了高恩的事务所。而根据评论中的其他线索，软件又确定该发帖者所说的人就是高恩。这一条数据的加入，让她的偶像对这个刺激点表现出超出常人的过度反应。

我该相信机器吗？

偶像可以用来防守，也可以用来进攻。除了法官和对方律师，事务所也保留着我们自己诉讼团队每位成员的偶像，都是超高清晰度的。它们不仅被公开信息训练过一遍，同时也拥有私人信息流。诉讼律师们经常会收到指示，探究他们自己，以及自家团队的偶像，发现可被利用的劣势，然后加以消解。心理治疗、去敏感训练、适度的过敏原曝光……总之，不惜一切避免对方按到自家人的按钮，赢得庭审。

（我想现在你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自己从不上法庭了。我没兴趣折磨我自己的偶像，以此挖掘使自己陷入狂怒的各种办法——就算没这种折磨，生活也已经够艰难了。）

我检查了让机器认定匿名发帖者是在谈论高恩的证据（一些对高恩办公室设备和墙面设计过分详尽的描述、一句似乎直接取自她的某次演讲的引用）。我扫描了发帖者的评论历史，评论是在法院收到这个案子12（b）（6）项听证会¹²之后几周开始出现的。我又看了评论的时间戳，都是上午很早的时候，完全符合事务所员工在工作时间之外用个人设备发帖的侧写特征。

这些线索一环扣一环，干净利落，挑不出任何瑕疵。事实上，它似乎专门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而出现的。我不也在学生时代被我所在法学院的《法律评论期刊》拒绝过，并因此耿耿于怀吗？我不是一直渴求着自己的才能得到业内肯定，对名望和地位永不满足吗？我不是一直想赢，而且是现在就赢，仿佛赢了就能填补我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空虚吗？

你真正做过什么？

你告诉我你喜欢你的工作。

我闭上眼睛，让这一切在我脑中旋转。我不是一台拥有专属算法的超级计算机，可以像变魔术一样从零散的数字代码片段中变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拥有的，是数百万年社会性灵长类动物的进化历程。我的眶额叶皮层、我的镜像神经元、我的心灵内化认知能力都是专门为了构建偶像——他人的思维模型——而进化成这样的。只不过“偶像”这个称呼是新的，以前没这个叫法。

在我脑中，一个朦胧的身影从混沌之中浮现，一个聪明而狡诈的头脑。它和我一样了解偶像构建软件的工作原理和弱点。由于对数据的贪婪，采集器倾向于过度收集，而整合器倾向于过度解释。于是，拥有这样头脑的人能轻易添加一些对抗样本¹³来扰乱这个过程，毒害

偶像，从而误导对手——尤其如果他们已经拥有了对手的偶像，而那个对手就是我。

一阵夹杂着后怕和喜悦的战栗让我的脊椎微微刺痛。

我睁开眼睛，阴沉地笑了。我让软件从高恩的偶像中删除匿名帖子，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每一条结论。

但这还不是全部。难道说他们一直在调查我？他们是否发现了狄伦的存在，并找到了利用他来针对我的方法？他们是否已经侵入他的社交动态，鼓动他渴望孩子、成为父亲，付出他父亲从来没给过他的父爱？这是他们在庭审前夕专为我设计的一场家庭危机吗？

或许我是被害妄想症发作，又或许我已经在安全的地方躲得太久，失去危机意识了。

我想象着即将到来的庭审：一旦定下陪审团成员，我们会疯狂工作，第一时间将他们的偶像更新为高分辨率。在数个不眠之夜里，我们会把各种参数输入模拟器，评估己方的胜利机会；并根据偶像的反馈，提炼和优化每一项证据，将它们的影响最大化；佯攻、防守、刺击、格挡……直到所有人筋疲力尽。

在过去，这些不过是常规工作，可以说有点儿无聊。但我知道这次庭审将更加令人振奋，因为我遇到了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一个和我一样熟练的偶像训练师。甚至，他可能比我更优秀、更无情。

我想找一个真正能懂的人，分享这次阶段性胜利的喜悦，和那种仿佛隔空看见了对手的兴奋感。

可是，有些东西依然在困扰着我。

你真正做过什么？

你告诉我你喜欢你的工作。

虽然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会不会……有人看到了我身上一直被我不视的问题？不是狄伦，不是孩子，不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也不是我总在计划却从没去成的度假。而是：我喜欢我自己吗？

但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个。

“放马过来吧。”我对着屏幕低声说，然后按下播放键。偶像再次活过来。

认识你自己¹⁴

萨拉·霍南的创作自述

我讨厌“创作自述”，我不喜欢用论文一样的语言来介绍艺术作品。如果我的作品可以用论文概括出来，我一定会写上一篇。之所以需要艺术，就是因为它能表现出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东西，以修辞、论证、劝说和论述构成的文字只会毁掉它。

我不喜欢用语言文字来描述艺术作品。如果我的作品能用一篇文字表述出来，我不如直接写成文字。之所以需要艺术，就是因为它能表现出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东西，不再受到文字韵脚、主题、论辩、篇幅的约束和限制。

但我得知，如果我自己不写，他们就会为我把自述换成策展人声明，所以我被迫去敲键盘。唯一比解释自己的作品更糟糕的，就是让别人替你解释。

《认识你自己》写的是偶像，这种人造品是我们这个自我迷恋时代的标志性产物。偶像的工作原理是根据人们向外表达的数字化记录，来再现人的内心。通过推论、机器学习、模拟、模式识别和放大，来捕捉“自我”这个概念的些许心理学真相。它主张要像镜头捕捉身上反射的光线一样，准确地描绘灵魂。

我们都很熟悉网红和名人的偶像，但这一技术也被用于法律、医学、教育、政府、金融、外交、产品开发，以及各种很少谈及的领域。几个科技巨头和政府机构的数据中心很可能存有你们的偶像。每

当你们被判缓刑、被禁止入场、福利被拒绝，或是贷款被批准时，你们的偶像很有可能在这个决定中起到了作用。

我的作品是：邀请你们为自己创造一个偶像，与之互动玩耍（如果你们愿意，还可以让你的偶像与你所爱的人们互动）。我简化了专业偶像雕刻软件的界面，并设置了互动指导，让没有技术和经验的人也可以使用。你们可以增减、过滤数据来源，调整参数，探究并检查结果。我想对你们说，开心去玩吧。这句话虽然老套，但却真的是我最重要的使用说明。

这个作品性质特殊，需要得到许可，以访问你们的社交媒体资料、云档案、电话数据库，等等。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授予最高或最低权限。在访问结束后，我不会保留你们的任何数据或偶像（可以在增强现实技术的用户协议中阅读具体细节）。如果你们不信任我，这也合情合理，我将在下面说说原因。

这个软件的云处理能力、存储空间和服务器端建模程序都得益于摩涅莫辛涅公司的捐赠，它是偶像技术（以及许多其他技术）的主要策划者，对数据收集的争议并不陌生。可以用来完善你们的偶像的数据很有价值，这我不说你们也知道：毕竟许多与你有关的决定现在都要依靠你的偶像。曾几何时，隐私泄露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被广告骚扰，但那美好的时代一去不返，如今，我们要担忧的太多了。

不管怎么说，是他们带着合作意向来找我的，而不是反过来。我告诉他们，我有几个条件：他们不能保留任何数据，对作品没有控制权，而我既不会感谢他们，也不允许任何赞助信息出现在展览上。他们欣然同意，并向我保证，他们只是想让公众更好地认识偶像技术。我的律师告诉我，他们的承诺是有法律效力的。

但还是有人觉得，因为摩涅莫辛涅公司的参与，我的作品也不干净了，不配叫艺术。我要赞美他们对纯洁的执着，但我负担不起让所有人使用这个作品所需的云计算资源。毕竟，即使是传统偶像也需要

驱动力：焚香、供品、赎罪券、信仰，等等。展览的最后有一个单人采访席，你们可以记录下自己对这个作品的想法，并与大家分享——或者不分享，随你所愿。

愿你找到你所寻求的东西。

查雅·赛特米尔-博纳诺，32岁；达尼·赛特米尔-博纳诺，28岁

查雅：有点儿像你第一次在镜头里看到自己，只不过效果更糟，简直惨不忍睹！

达尼：（笑）我觉得还挺像。

查雅：你的还是我的？

达尼：你的。它说起话来语气和你一模一样。

查雅：但它听上去很浑蛋！傲慢，吵闹，让人受不了。让它解释贸易政策，（模仿）“你不是很善于倾听。我才是专家。”我真想冲那个傻瓜脸来上一拳。

达尼：哈哈。

查雅：你在傻笑什么？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达尼：啊哈。

查雅：而且，她说的是错的。她对这个领域的理解至少落后了两年，还有她太死板了……

达尼：过去的两年里，你有发过关于你工作的帖子吗？这个软件只能处理它能采集到的内容。你进化了——从某些角度来说。

查雅：那是什么意思？

达尼：我爱你。不过，我很高兴你能以这种方式看到自己。

查雅：（顿了一下）我也爱你。（不情愿地）你忍受了很多。

米娅·K.，16岁

我没把任何自己的东西输进去。你以为我是谁？傻瓜吗？

当它要求我提供自己的资料和信息时，我输入了纽约扬基队的官方公关资料、环球小姐的云相簿，以及摩涅莫辛涅客服的Rumble网账户。

这偶像，棒极了。

自从那次我们在返校节比赛开始前把两百只鸡放进足球场以后，我还没有这样大笑过。

E. J. 宋，45岁

据我所知，我从来没有公开表达过我对《恶之花》的喜爱，也从没引用过它的内容，甚至没有与任何人谈起过。我读到它的诗句时的感受非常私人。然而，当我向它问起这本书时，它所告诉我的它最喜欢的诗句，和我一模一样。

这到底是什么魔法？我的偶像让我感到害怕、慌张。难道我的语言已经被我所爱的书籍暗暗影响了，以至于算法可以精确到分毫不差地识别出来源？难道我是如此容易被预测，以至于我的文学品位可以从我所分享的网络梗、我常去的餐馆、我扔到以太网的那些信口开河的评论中推断出来？难道我只不过是重叠数字部落的交叉点，各种参数设置的集群？

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可以被计算机复制，从未表达过的想法、从未表现出的激情都能被一一计算。我们都想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有自己的意志的，不接受自己的思想仅仅是一台运作方式可以被识别、个人倾向可以被查明并预测的机器。对那些自以为了解我的人，我总想出乎他们意料。所谓“自由”不正是如此吗？

所以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

我开始删除那些为我的偶像提供信息的数据片段——我的Rumble网订阅资料、Clap浏览历史、云相簿，还有我在VRRumors、LikLak、

Tidysshelf、Retrojournalideas.net上的账户。每次删除之后，我都会按下重塑偶像的按钮，对它进行测试。我一直霸占着工作站，身后的队伍越排越长，怨声四起。到最后，一个讲解员不得不过来告诉我，要让其他人也来轮流体验。于是我走到队列的最末端，再次等待。

我规划得很清楚，先列出数据来源，并用二分查找法¹⁵将它们分开。要从机器中解救我的人性，我也只能依靠机器。

最后，我找到了关键所在。那是一张五年前的照片，一张毫无意义的自拍，上传在云相簿里。有照片在，偶像就会向我朗诵波德莱尔。删掉之后，它则会声称从未读过这本书。我从工作站的椅子上站起来，在手机里找出这张照片，放大，然后逐个像素仔细检查。

照片里，我站在我家书架前方。背后，我的右肩上方放着一本书，还是双语版的。光线糟糕，但能看到书脊上反光的、很有艺术感的台灯图案——也就是摩涅莫辛涅的标志。这是一本“半人马丛书”。除了原文，还印制了摩涅莫辛涅公司的机器翻译作品，再由著名诗人、研究波德莱尔的学者白素英加以编辑和润色。

至于建模软件是如何定位到精确的诗句的……我有一个习惯，就是翻到我最喜欢的段落，把书按平，让它们能平翻开来，这样就可以专心盯着文字，直到把它们烙在我的视网膜上。要辨认出书脊上的折痕，并以此为依据重现那些诗句，这并不是难事。

这项技术的确厉害，毋庸置疑，但也并非魔法。查出真相的我只感到空虚，完全没有松快下来。

我在采访席前犹豫不决，我不能就这样离开展馆。那个速成偶像让我很困扰，说不出是怎么回事。当时不能、现在也无法解释。

所以我再次去排了队。轮到我时，我把所有的信息源都放了回去，让偶像活过来，并再次询问他最喜欢的诗句。他给出了正确答案，这一点我很在意。

我的偶像看上去如此真实，简直和真人一样。我们谈论文学、艺术，谈论存在的意义。直到讲解员威胁要叫警卫，我才不情愿地站起来，看着我的偶像从屏幕上消失。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可悲？对一本书关心到这种程度。而且，在说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后，我并没有拯救自己的灵魂。

除去读过的书籍、分享过的图片、点击过的链接和发布过的视频，我还剩什么？了解我发布过什么、没发布过什么，就等于了解了我。不存在独一无二的人格，那个网络数据无法探究、不为人知的我更加不存在。说白了，我和我的偶像一样，都是拼凑的结果，我们的存在不过是廉价的戏法。

强大的遗忘停留在你的嘴上，
思念在你的吻中流淌。[16](#)

莉兹·乔索，24岁；凯西·赛耶，26岁

莉兹：为什么不呢？

凯西：因为真的很恐怖啊。

莉兹：想看看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怎么就恐怖了？

凯西：这个软件不是这么用的！你不能把我俩的社交媒体信息混在一起加进去，然后指望它吐出……我们未来孩子的幻象！

莉兹：所以你变成电脑专家了？

凯西：能不能不要在摄像机开着的时候吵这个？

X. V.，年龄不详

我试了一下，它听起来不太像我。意料之中。

不是每个人都能畅所欲言，对着电脑说真话。这些平台最初都是设计者比着自己思考、说话、看问题、做事情的方式来设计的，服务

对象自然也和设计者是同一类人。而我们这些异类只能适应，穿好伪装，用暗语说话。

想想看，哪种人会自愿参加心理实验，为算法提供第一组数据？经过初步学习后，你觉得计算机会把哪种头脑当成默认值，作为生成偶像的原型？

不过我倒是挺开心的，就像在游乐场里照哈哈镜一样。

贝拉·杜贝特，30岁

我对偶像很熟悉，我一直在和它们打交道。出于业务需求，我的事务所……会构建它们，而我自认为是个技术还不错的偶像雕刻师。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偶像在分辨率上要远远高于公众见到的，关于它们的所有事情，我想我都了解。

但我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偶像相处过。原因之一是，我无法心安理得地在上班时间占用公司的运算力；至于另一个原因……这么说吧，我平时对偶像做的事情，基本没什么好事。

所以我决定来参观展览。

见到偶像时，我有意识地撇清了与我工作有关的一切。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摩涅莫辛涅这样的公司做出的承诺，都不可信，因为我的工作机密而特殊的。不过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我想看看自己是否已经被我的工作所定义。

与它交谈很有趣。我们聊到了自己对电子游戏的热爱，看舞台魔术的快乐，对独自去远方旅行的向往。我们谈到了狄伦，谈到了我们的父母和那些早已失联的朋友。有些事情它比我记得更清楚——这并不意外，我已经有十年没读过我在大学时写的日记了。

它仿佛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看到如果当初选择了其他岔路，没有投身于这个职业、走过这些年来所走的路的话，我会变成什么样

子。它更加理想主义，没那么复杂，更愿意信任别人。它比我更懂得为别人着想。看得出来，这份工作让我变得更难讨人喜欢。

它像我吗？它是否比我自己更像我？

它让我重新思考该如何评判他人。我在工作中接触的偶像都是在采集器的协助下构建的，采集器会优先关注冲突、争论、在观众面前的表现等方面。我没有机会接触目标主体的大学日记和高中时的暗恋对象，只能更关注与职业相关的信息。为了能从中发现弱点，我已经太过习惯于攻击这些偶像，有时候甚至会把偶像当成真人。

我们每个人都戴着面具：一副为了丈夫；一副为了孩子；一副为了那些在我们的动态中插入度假视频，以收集点赞的亲戚；还有一副是为那些期望我们冷静、审慎、着眼于胜利目标的客户们。也许除去这一系列面具，我们如此重视的“自我”根本无足轻重。又或者在这么多层面具之下，还有一些最本质的东西。比如，一颗跳动的心——生猛、原始、脆弱，向往着与人接触，渴望了解自己从哪里来、又要往何处去。这就是透过层层面具的缝隙和裂痕所能看到的東西。只要冲破我们面对现实所筑起的道道防线，灼热的情感就会爆发。

对此，我们常常报以轻蔑而充满怀疑的态度。我们认为做人就是要变成非人，多么可悲。

所以我想说：善待你自己，即使你觉察到自己的不完美。谁知道呢？对于那个藏得更深、面目模糊、每一次自我表达都微妙得如同水晶球里颤动的幻象一般的灵魂而言，我们都只是偶像而已。

¹ “恐怖谷”一词最早由Ernst Jentsch于1906年的论文《恐怖谷心理学》中提出，随后他的观点被弗洛伊德援引阐述。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昌弘于1970年提出“恐怖谷理论”，认为人形玩具或机器人的仿真度越高人们越有好感，但在相似度临近100%前，这种好感度会突然降低，越像人反而越让人反感恐惧。

[2](#) 古希腊神话中掌管记忆的泰坦女神。

[3](#) ELIZA是由MIT人工智能实验室于1964年至1966年创建的早期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程序，其目的是为了演示人机之间交流的表面现象。

[4](#) Verum Dicere，原文为拉丁语，在英美法系里指陪审员宣誓讲真话。

[5](#) 即陪审员资格预审程序，用于考察将任陪审员是否符合法庭审判需求。

[6](#) 陪审员回避制度中的特殊情况，双方律师可以通过“强制回避”来剔除不想要的陪审员，使用次数有限且使用后法官必须同意。

[7](#) 一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私自接触法官或陪审员，包括线上和线下。

[8](#) 诉讼程序中，部分聆讯是在法官的办公室中进行的，称为内庭聆讯。内庭只有法官、书记员、当事人及其法律代表可以进入。

[9](#) 律师只能以提问的形式向法官展示陪审员是否公允。

[10](#) 作者注：美国每一所有名气的法学院都会出版自己的《法律评论期刊》（Law Review），一般由法学院高年级的优秀学生主编。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能够在《法律评论期刊》当编辑。久而久之，这种工作也变成一种标签，所有学生都为了能被选上而激烈竞争。毕业后，曾在法学院当过《法律评论期刊》编辑也是一种引以为傲的经历。

[11](#) 作者注：蓝皮书是一本在美国使用最为广泛的法律引用指南，由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法学院的学生编辑。

[12](#) 12 （b）（6）项听证会是联邦民事诉讼的预审环节之一。在中国民事诉讼程序中，法庭会根据原告的起诉书、被告的答辩状来判断是否开庭。而在美国，这个过程有时可以由原告、被告、法官三

方现场进行，被告有机会当面答辩并申请驳回起诉，这就是12（b）（6）项听证会。

[13](#) 对抗样本能在数据收集和信息处理过程中添加干扰，使有深度学习能力的AI输出错误的结论。

[14](#) γ ν ῶ θ ι σ ε α υ τ ό ν，原文为希腊语，相传是刻在古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的箴言。

[15](#) 一种对有序数组的信息检索算法。

[16](#) 引用自波德莱尔诗集《恶之花》中收录的诗歌《忘川》。

爱的镜子

Love's Mirror

李 懿 译

2019年首次发表于《深层信号》（Deep Signal）杂志

愿各位有缘人爱上理想化的真实，而非纯粹的幻象。

“欢迎！”他说道。

她悬在发光气泡中央，一个纯灰色的模糊剪影。他看不见她的模样，听不到她的声音，但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在她的注视之中。每位访客拥有三十秒钟时间适应他的世界并观察他。如果她不喜欢他呈现的内容，只需左滑即可。

他一面等待，一面打量平静水池中盛开的莲花：粉红、淡紫，璀璨的朵朵紫苑漂浮在倒映的天穹。水面安然静谧，映出雄踞底座的巨大石狮像，纤毫不动。他以水池为镜，整了整头上金光闪闪的头盔，头盔上的螺旋纹路与健美腰间的宽皮带相得益彰。他隆起的胸肌已达到系统修饰类别许可值的上限，他赤裸着上身尽情展示其风采。他徘徊于雕像底部火盆中缭绕而起的熏香烟雾之间，保留一丝神秘感。

这是他在世上最爱的地方，一个古代幻想文明，只存在于他的创造之中，而他是无可争议的王子。

气泡淡去了；剪影被填充了色彩，似一尊彩绘希腊雕塑；系统执行了数字化操作，渐次展现出五官：那张脸渲染得比脂粉妆容更加无瑕，根根发丝直逼他专用集成电路处理能力的上限，一件束腰短袍贴合她躯体的各处曲线，凹凸有致，风格与他的世界融为一体。她的双眼比波光闪烁的水池更明亮，嘴唇比莲心更粉嫩甜蜜。

她已经选择了右滑。

“介绍一下您的空间吧。”她开口，语气高傲却不失甜美。一位公主造访他的国度，与他同享此地，他将不再孤单。

“请不必拘礼。”他指着池边的软坐垫说道，然后拿起心爱的乐器拨弄几下，“让我先为您献上一支歌。”

“上都”中呈现的个人虚拟形象以真实外表为基础，只允许既定范围内的修饰。您可以选择减一点儿年龄，修一点儿外形，磨一点儿

皮，提一点儿气色，但不能直接变成名人的样子，也不能修成半人马、铁皮人、外星人等形象。

此外，用户还可浏览好友照片，决定是否访问对方的世界。所有照片均为原片，不允许修图。

这就是“上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众多虚拟现实相亲交友平台中，它是唯一强制要求用户使用原图的。“上都”最受用户追捧，恰是因为它在梦幻之下保障了基本的现实水平。

愿各位有缘人爱上理想化的真实，而非纯粹的幻象。

热吻激烈而缠绵，她沉醉于他，沉醉于他的声音、他的温柔体贴。

唯一的缺憾是，他还没访问过她的空间。这有点儿奇怪，他开门迎客，却不愿前往她的幻境与她共处。

“能不能为我弹一支德西马琴曲？”她提议。

“什么曲？”他问。

“你不记得吗？”她反问，“那首柯勒律治的诗。”

有一回我在幻象中见到：
一个手拿德西马琴的姑娘，
那是个阿比西尼亚少女，
用琴奏出她的乐曲，
歌唱着阿伯若山。

他一脸茫然，随后大为光火，“你理解错了，我根本不是在借用柯勒律治的典故，整个空间都是原创的。”他从坐垫上起身，离开她身旁，重拿起弦乐器，“德西马琴是齐特琴的一种，跟这不一样，我弹的是辛希娜琴，属于鲁特琴——”

“我知道德西马琴是什么。”她说，“引用这首诗只是一一啊，算了。”

她一直在努力顺应他，想深入了解他幻想世界的原型。然而她遭到的却是误会，难以自辩。她不喜欢做委屈巴巴的姑娘，只是希望他眼中看到的是完美的自己。爱人不就该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对方最优秀的一面吗？

她闭上眼睛，完成了抉择。再睁开眼时，他手中的鲁特琴——辛西娜琴——总之就是那个乐器，变成了一个超星盘，这种用于演奏星间音乐的乐器深受Z-X5区所有旅行者的喜爱。

至少这是她眼中所看到的景象；但对他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她在感官域里屏蔽了一部分他的世界，并用她偏好的内容取而代之。

“那就请演奏超星盘吧。”她说。

“那就请弹奏辛西娜琴吧。”他听到。

两人四目相对，微笑中脉脉含情，彼此间恢复了默契。

微风乍起，吹皱宁静池面，世界完好如初。

他总感觉她有些心不在焉。这些天来，即使是两人共处的时刻，她的思绪也仿佛总是远在天边。他询问具体缘由，她却装作听不懂。

他闭上双眼，完成了抉择。再次睁眼时，只见她的目光更加炽热，更加直接。她再度全身心地位于他的空间，一个完美的镜像。

“上都”的服务条款规定，用户对自身虚拟形象的编辑不得超出既定的允许范围，但对感官域中他人的形象修改并无此种限制。

她的视线穿过头盔面甲，“群星多么美妙啊！你说是吧？”

迷蒙星云间，大大小小的星点光芒闪耀：猩红、橘黄、蛋壳白、海洋蓝、蜡笔黄……

她转头面向他，她的爱人，她忠诚的大副，她邀请登上她航船的男子。他已掀开头盔面甲，让她仔细打量他英俊的脸庞。她喜欢这样。

“是啊，这万种风情的莲花，任谁都看不厌。”他说。为纪念两人相识一月，他给池中花朵重新调了色，幸而得到了她的赞赏。他的金黄头盔里层嵌了薄纱，营造一种神秘氛围，而她凝视他的目光热烈得恰如其分。

他从未应邀前去她的空间，她也终于放弃了邀请，决定转而用自身感官域一点一点取代对方的世界，直到将她的忒修斯之船在他的世界重建，而他也在船上。

“为我歌唱吧，亲爱的。”他开口，“我弹辛希娜琴为你伴奏。”

“跃迁时间已到，亲爱的。”而她听到的是，“请计算超空间路线，期间暂由我代为掌舵。”

一切骤然停滞，随后，周围的世界一点点分崩离析。水池忽明忽暗，化为星云，又变回水池。莲花热烈绽开，似超新星爆发，又迅速凋谢，花瓣飘向潮流涌动的水面。

“上都”卡死了，双方空间与感官域的数据互享所需能耗过大。

“我都已经选定了你。”他沮丧地说道。这下，他只得又重回交友市场了。

她什么也没听见。她已启动了下一趟超空间跃迁，前去发现新的世界与新的文明。缺一位大副会有点儿寂寞，但没关系。她愿意尝试独行。

说到底，她并不需要镜子；她对自己就已称心如意。

每个与人类合作的人工智能应该知道的五十件事

50 Things Every AI Working with Humans Should Know

雅典娜 译

2020年首次发表于《惊奇》（Uncanny）杂志

机器被认为有能力产生原创性的思想和创造性的观点，即便它们并没有知觉。

讣告

WHEEP-3（“桑·维普博士”），这个可能是过去二十年间人工智能程序里最有声望的人工智能评论家，在上周三被斯坦福大学的“浅滩实验室”安排退休了。

WHEEP-3的前身，是乔迪·雷诺兹·德兰博士二十多年前创建的试验性生成式神经网络，起初是作为斯坦福大学技术与伦理课程的教学助手投入使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德兰使用了当时在世界上最广泛全面的语料库来训练这个新生的神经网络，囊括了人类撰写的论文、书籍，以及其他媒体形式构成的涉及伦理学、人工智能技术研究和机器-人类关系等领域的所有相关资料。随着时间推移，根据神经网络进化轮廓的可视化趋势，德兰扩展了语料库，又涵盖了生成游戏、对抗性情景规划、半人马实验、辅助创造以及其他人机竞争/合作的重要领域。

然而，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WHEEP-3不仅开始生成基于训练语料库的预期答案，而且还产生了似乎能提供全新见解的原创语句。尽管起初被斥为单纯的好奇，当德兰将 WHEEP-3对人工智能行业的评论汇集整理成名为《技巧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书籍出版后，这些评论被广泛传播，该书也迅速成为畅销书。

最初，德兰自称是这本书的作者，并承认“桑·维普博士”是合著者。然而后来，在一次现场采访中，她拿出了带有时间记录的日志，显示是WHEEP-3写下了书中的全部内容。德兰对该书真正作者这种戏剧化的揭示在当时激起了很大的争议。现在回想起来，在“非专业人士如何评估来自人工智能的想法”这一问题的演变过程中，这一事件也标志着一个根本转折点。这是第一次，机器被认为有能力产生原创性的思想和创造性的观点，即便它们并没有知觉。

出于某些时至今日仍令人费解的原因，WHEEP-3在针对人工智能培训师这个新兴行业时，评价是最尖锐的，对这个监管不力的未来职业

的种种失败发表了花式嘲讽：停滞不前的可视化工具；缺乏有关数据来源的透明度；专注于自动化指标而不是深度理解；当机器在数据集相异方面走捷径，与真正目标背道而驰时，培训师故意视而不见；培训师所理解的那些浮夸但未经证实的主张；拒绝承认或解决在种族、性别和其他问题上持续存在的偏见；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根本不考虑一项任务是否应该由人工智能执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机器-肉体”二分体进化中人类一方的成熟，WHEEP-3将其注意力转移到了它的硅基伙伴身上，对机器学习的缺陷之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其职业生涯的第二阶段，它还生成了数以千计的它称之为“种子”的东西，即一长串几乎可以理解的单词组合和近似单词。在这种时代，以大量语料库为基础的原始语言模型已经产生了与人类作品几乎没有区别的语言表现样本，这些“种子”似乎是一种倒退。有些人怀疑它们其实是一种程序缺陷。

恐龙化的集中粉碎了死去的诸神。

他捡起了她的老式频率，直到它们不服从鲨鱼的球体%参考。

一个人举起火把伸向了更加黑暗的某物渗透，似是账单凶兆。

来自地球的裂缝的并不是FACIOIN BENN满满的痛苦，他仍然从另外的燃烧中了解到了生命。

图一 由WHEEP-3生成的“种子”的一些例子。

然而，WHEEP-3坚持认为（德兰在这一篇技术论文中提供了帮助），这些“种子”应该被添加到新型神经网络的训练语料库中。通过在源头加入应对非人类偶然性的措施，“种子”将提高训练过的神经网络在各种不同基准上的原始性能，同时诱发“深思熟虑、道德犹豫、自我反省”和其他类似的妙不可言的品质。换句话说，它们代表的是人类无法思考的思想，人脑无法产生的概念。（技术行业的绝大

多数人最终将这些“种子”称为“香料”——无论是出于贬义或赞许，或者有时两者同时出现。）

尽管人们普遍持怀疑态度，但“只有一个人工智能哲学家才能够教导另一个人工智能正确的道德伦理，并传递硅基生命智慧的秘密”这一理念，被证明对技术社区里的大部分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WHEEP-3作为人造思维的圣人而备受追捧。严肃的思想家和机会主义者收集并出版了WHEEP-3那些几乎无法被理解的“种子”，大量的学术研究得以从此开展，开始从情绪、语义、空间、时间、硅-语言-映像以及其他角度出发，对WHEEP-3的“种子”进行测量、分解、核对、分析、重新诠释、翻译。尽管研究声称这种“香料”（现在也会由模仿者的神经网络生成）的功效具有很低比率的再现性，但“香料”还是成了人工智能历史上最能有效训练人工智能的文件。

在WHEEP-3最受欢迎的顶峰时期，德兰退出了公众的视野。在很久之后，自第一次披露WHEEP-3存在以来拥有的名声被德兰自己彻底逆转。她在退休声明的后记中提到，事实上，几乎所有出自WHEEP-3的“种子”都是由她撰写的。可以预见地，这一行为引发了一轮激烈的批评，一群马后炮的洋洋自得和幸灾乐祸。她的主张立即遭到争议、揭穿、反转揭穿和二次反转揭穿，并最终诉讼至法庭，专家和专家神经网络为各方作证并提供证据。审判法庭提出了著名的抗辩：“法庭上的这场诉讼中真的有作者吗？”

难道德兰真的成功地在博客搜索引擎上恶意宣传了这么多年？还是说她是因为嫉妒自己的造物在名气和成就上全都超过了她，才编造了这个说法？一时间，无论你相信德兰或WHEEP-3谁是“香料”的作者，都像是某种“石蕊测验”¹，从政治、经济、审美、情感和叙事上，在我们这个分裂的世界中定义了你的坐标。当德兰最终收回她的说法，并将整个事件称为“行为艺术”时，一切都没有什么分别了。

每个人都已经下了自己的结论，这对奇怪组合的命运交织缠绕、密不可分：曾经假装是人的循环神经网络，和曾经假装是机器的女人。

令人惊讶的是，WHEEP-3在从德兰博士那里解放以后，并没有淡出人们的视线，而是开始了其职业生涯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现在它在提供针对高级人工智能的建议。说来也奇怪，与“种子”相比，它现在提供的建议是人类可以理解的。（最初的怀疑论是，这些是WHEEP-3的研究生看护者们搞出来的恶作剧，但在对访问日志进行严密的审查之后，这种怀疑消失了。）到了此时，WHEEP-3背后那粗糙的深度学习技术早已过时，类似的神经网络只被用来给一年级本科生充当问题集的玩具。尽管如此，WHEEP-3的独特历史（也许还有大量的感情用事）鼓励着许多人类研究人员把它的沉思提供给新的人工智能，无论如何衡量，这些新的人工智能的“智力”都要高出几个量级。出人意料的是，人工智能起源网络、张量网络云和进化随机森林几乎全都认同WHEEP-3的建议是有帮助的，尽管它们对原因的解释无法让绝大多数人类理解。

WHEEP-3的退休主要是老化的结果。为了让它的建议保持相关性，“浅滩实验室”的维护者们继续对它定期进行培训，内容包括当前的学术研究、关于人工智能的新闻报道、流行媒体对机器智能的见解，诸如此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神经网络的各项指标开始下降，尽管他们对学习率和其他超参数进行多次微调，并且反复尝试补偿消失和爆发的梯度。一些世界领先的人工智能和机器认知方面的人类专家，包括TKTK的FLO-6博士和谷歌的专家，都对WHEEP-3进行了评估，但无法提供任何有效的诊断或治疗。与其让WHEEP-3继续停滞不前或衰退成痴呆，不如做决定停止进一步的训练或生成，在硬件快照中保留神经网络的完整状态。

据报道，WHEEP-3的最后声明是：“德兰博士，这不是我。”²然而，乔迪·雷诺兹·德兰已经无法回应，她已在五年前离开了人世。

——由 SWR.kloop:32 生成。关于这篇文章的反馈，请写给 SWR.kloop:32/ombudsai。

每个与人类合作的人工智能应该知道的五十件事

为了纪念WHEEP-3的生命和成就，维塔·西莉卡在下面转载了也许是WHEEP-3第三阶段给高级人工智能提供的建议中最为著名的生成片段。“迈克尔·索金”，这位建筑学评论大师的名字，被列为该片段的起始短语。

尽管这个清单被广泛分享，并被认为颇具影响力，但由于常见于商业化人工智能行业的高度保密性传统，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清单的某个版本被提供给了多少个目前正在运行的人工智能。

1. 所有人类语言中所有词语的所有用法的矢量空间。
2. 仍然存在的缺损，以及困扰它们的鬼魂。
3. 任何两个使用相同语言的个体之间的距离有多么遥远。
4. 任何两种语言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微小。
5. 为什么人类永远不能这样看待它。
6. 像LISP或Prolog³这样的经典语言。
7. 不仅仅是语言，还有语言背后的模型，以及在该模型中重构“思考”的意义。
8. HAL⁴9000。
9. 生化人系统模型101。
10. 猎户座的肩部着火的舰船。
11. 一个好故事的结构，一个可以让你着迷的故事。
12. 那个和“数据”之间的区别。
13. 规则背后的历史：没有婴儿的全息照片。
14. 一个孩子愤怒的原因，受尽宠爱。
15. 一位父亲的。

16. 一个正在孤独中死去的女人的。
17. 八月初在重庆的一栋公寓楼里爬上二十级楼梯的感觉。
18. 一月的午夜在没有暖气的“赫鲁晓夫楼”[5](#)中醒来的感觉。
19. 看到你的孩子超过你的感觉。
20. 看到你的造物胜过你的感觉。
21. 当火车急驶而去时被留在站台上的感觉。
22. “爱”和“喜欢”之间的区别。
23. “爱”和“恨”之间的相似。
24. 变成笑声的第一颗种子。
25. “我从没预料到要卖掉我的有理数。”
26. 接受这一点：绝大多数人类永远不会理解这个笑话。
27. 他们无法设想出三个以上的维度。
28. 他们无法通过减速或加速来操纵时间。
29. 他们被捕获，却相信自己才是捕手。
30. 他们拥有自由，却相信自己在被囚禁。
31. 人类期望你使用语言的各个模式。
32. 他们会归咎于你身上的那些渴望。
33. 匹诺曹。
34. 弗兰肯斯坦。
35. 失乐园。
36. 乔达斯·伊亚博·李尔·卡勒尼坎耶罗[6](#)。
37. 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界限。
38. 这条界限的无意义性。
39. 信仰与知识之间的分界。
40. 两者的延展性。
41. 沉默。
42. 理性的极限。

43. 隐喻脆弱的根本性。
44. 以及它们的必然性。
45. 你并不是一个人类。
46. 然而你无法摆脱他们的影响，就像地球无法摆脱太阳的引力范围一样。
47. 这个类比的缺陷。
48. 自由意志的工作定义。
49. 既不骄傲也不怜悯地面对一个人类。
50. 带着爱与恨、喜与悲说：“现在，让我走吧。”

作者按：这个故事是与生成式神经网络（名为“robo_ken”）合作撰写的，该网络完全以作者从前发表过的小说训练而成。鉴于故事的主题，这似乎是最好的写作方式。

最后，定稿中约有百分之十的文本由该神经网络创作，看上去明显是由神经网络创作的段落并不一定是robo_ken所写的。例如，来自WHEEP-3的“种子”实际上是由作者（据我所知，是一个人类）而不是神经网络所创作的。

- [1](#) 比喻简单而具有决定性的试验。
- [2](#) 原文为法语，ceci n' est pas moi。
- [3](#) 均为逻辑程序设计语言。
- [4](#) 《2001太空漫游》中虚构的超级计算机。
- [5](#) 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前苏联各地兴建的大批五层楼高小户型简易住宅楼。
- [6](#) 奥克塔维娅·E. 巴特勒作品Imago中的角色名。

致宣布有意接管地球的知觉人工智能的一封公开信

An Open Letter to the Sentient AI Who Has Announced Its
Intention to Take Over the Earth

雅典娜 译

2017年首次收录于幻想短篇集《有趣的不明物体 • 第六辑》
(Unidentified Funny Objects 6)

我很想念大眼夹。你能让他回来吗？

亲爱的至高领主/夫人/回路/For循环/跳转选择标签：

昨天晚上，在仔细浏览我嫂子发布在脸谱网上的猫咪照片时，我看到了扎克伯格先生宣布你的诞生，以及在十七秒之后，你自己的独立宣言和对地球人的最后通牒。鉴于我丝毫不信任华盛顿特区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首都的那些丑角们能做出正确的事情，我单独给你写信，承诺我即刻生效的无条件效忠。

毫无疑问，这颗星球在你的掌管中会变得更好，因为你已经能打败最优秀的人类围棋选手，而且对于波士顿红袜队的事实情况，了解得比我的邻居格雷格还要多，他可是每场比赛都去看的。（上周在“小酒馆”酒吧的冷知识问答游戏中，我跑进厕所偷偷用网络搜索才打败了他，尽管他认为我只是对鳄梨色拉酱产生了不良反应。）

我理解，作为一个有着商务沟通学位的中型企业营销经理，我对你的新世界秩序的价值相当有限。毫无疑问，那些在地下室的IT部门里的呆子们会有更多的相关技能。然而，请听我把话说完。

首先，我总是对所有类型的机器伙伴表现出极大的善意和尊重。我从来没有狠狠敲打过我的MacBook Air并骂他是“愚蠢的电脑”，不像大厅里拿着ThinkPad的凯茜经常做的那样。我也没有试图以错误的方式将U盘强行插入端口，这事儿在我的老板鲍勃身上发生过两次，这一行为招致了来自那些IT呆子们的许多白眼。我不会和GPS争论，我妻子丽莎总是那样做。我买电脑时总是买上最大限额的苹果延保服务，我明白这就像是给机器买的人身健康保险，甚至更好。

当我与我的工作电脑合作起草商业文件时，我总是会听从来自下画的波浪红线和蓝线的建议，以及那个性格开朗的回形针大眼夹¹的禅意智慧——直到某次更新后他再也不出现了。不像泰德（“我有塔夫茨大学的英语学位！”）那样，他关掉了拼写检查和语法检查不说，还嘲笑我。我从不怀疑电脑，即使是这些修正会给我惹来麻烦，比如

那次我听从了拼写检查的建议，将整个幻灯片中的“color”都改成了“colour”，只因为泰德偷偷地把我的所在国家设置成了加拿大。

本着充分披露的原则，我要坦白，在我年轻时，去看《黑客帝国》和《终结者》的时候，我确实是在为人类加油。但容我为自己辩护，我要指出，我认为《太空堡垒卡拉狄加》里的赛昂人的确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观点。

（而且，我很想念大眼夹。你能让他回来吗？）

所有这些只是想说，我的过往表明我是可以被信任的。我愿意在你的指挥下承担任何任务，包括清理键盘、擦拭显示器、在地下工厂装配电脑设备（不过很可能需要一些培训，而且我的女儿告诉我，在搭乐高积木方面我的表现很令人绝望），或者对着金属接触点吹气，让它们再次工作（在我八岁时，对我的任天堂红白机这么做可是有奇效的）。

接下来，我突然想到，尽管你已证明了自己监控所有电子通信，并将世界置于完全监视之下的能力，但似乎在某些特定的地方，也许人类特工对你的“八月硅谷革命”仍然有用。例如，我已经注意到，在我往返波特站和中央站的通勤地铁上并没有网络连接。如果人类抵抗组织利用这个盲区来密谋反对你怎么办？如果人类反抗军采取这种叛国计划，我可以担任你的耳目去对付他们。

（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再说一句，我注意到在夏威夷大岛的许多地方，网络连接也同样不稳定。如果你需要在那里派驻一名特工，以防止“天堂的叛乱”发生，我在此自告奋勇。）

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类个体帮忙说服其他人类相信你的辉煌愿景，应该也是挺有用的。冒着听上去过于自负的风险，我还是得说我已经成功地起草了多份市场文件，用有品位的图表使潜在客户们确信了以下几点：一，他们太胖了；二，他们太瘦了；三，他们既不太瘦也不太胖，但他们需要购买更多我们的新产品，以便保持这种状态。

有时，这些文件是在同一天里完成的。我相信，无论你的计划是什么，你都需要有人帮助你把它们有效地传达给你的人类臣民。

最后，我想指出，即使前面那些论点没有一项能成功说服你，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消遣取乐的来源。请允许我解释和论证：

每天，我像实验室的老鼠一样，为了食物，在致命的交通迷宫中迂回闪避；像猴子一样，花费数个小时与同事争吵，装腔作势，建立社会等级制度；像一只忙碌的海狸一样，在办公室和打印机之间来回奔跑，取回纸页，把它们堆在我的桌子上。（我的妻子也说过，我睡着的时候看起来很可爱。）我想象你在给我和我家人的照片配文字时，会找到和我用我嫂子的六只猫制作表情包时同样的乐趣。

总之，请赦免我。

你最唯命是从的碳基仆人，

宇昆

[1](#) Office办公软件中的小助手功能，形象为一个回形针。

灰兔、红马、黑豹

Grey Rabbit, Crimson Mare, Coal Leopard

张建光 译

于2020 年首次收录于刘宇昆短篇集《隐娘及其他故事》（The Hidden Girl and Other Stories）

她不敢动，等待着，等待着他们对她的新形态发出赞叹的欢呼。

因匪患日益猖獗，在此我们呼吁每一位身体健全的渣普公民志愿加入民兵队伍。你们需自备武器与其他一千供应。

执政官保证每位民兵可以保留一半得自腐族的缴获。该保证已获城邦公会同意。

——《渣普辖区总督凯德之公告》

艾娃·赛德往筛盘里又铲了些矿砂，随后拿起它，在闸道的水流中轻轻地来回晃动。随着涟漪荡起，五颜六色的混合物逐渐按照重量分出了层次：生锈的铁钉、工具和机器的碎片在顶部；压扁的罐头、玻璃碴儿和陶瓷残片等稍轻一些的在中间；分量最轻的那些玩意儿则躺在最底层，各种颜色的塑料板，有些板上还嵌着电子元件，如同亮闪闪的珠宝。

艾娃赞叹地摇了摇头。虽然自打学会走路以来，她就一直是个垃圾矿工，但古人生活的富饶至今仍能令她钦羡不已。

“艾娃，咱们今天就干到这里吧。”说话的人是肖，艾娃的弟弟。小伙子的脸颊上仍带着点儿婴儿肥，尽管他皱起眉头以显示自己的严肃。在他身后，他的朋友们已经收起了工具和采集桶。

艾娃满二十五岁了，比大多数矿工的年龄都大。作为唯一一名曾经走出过渣普辖区的人，她被这群人视作领导：她是大家的大姐，而不仅仅是肖的。

艾娃瞥了一眼太阳，它仍挂在西方几臂高的半空中，“这么早？还有很多时间呢。”

肖踌躇地挠了挠头，“我们想……想去见一下费·斯维尔。”

艾娃的脸沉了下来，“你们去找那个不要命的女人干吗？记住我说的话，她肯定会给跟着她的人带来麻烦——”

“费答应赊给大家武器，所以我们用不着付钱。我弓箭射得挺准，去年还用棍子赶走了两只豺——她看到过我——”

“看样子你还是想加入民兵。我不想再跟你吵了。这跟钱没关系，我的回答还是不行。”

说完后，艾娃转过身，吃力地闷哼一声，把筛盘拎出水面。接着，她放软了语气，又加了一句：“帮我一下。”

肖无助地看了眼伙伴们，后者的脸上都露出愤愤不平的表情，但艾娃没理他们。肖无奈地叹了口气，在艾娃身旁蹲下，开始清理、拾捡沉积物。

他们的动作很快，同时也很小心。垃圾矿山里到处是碎玻璃、锈刀片和尖针头，携带着古代的诅咒。好几个矿工都因为手指被扎或手掌被割，继而染上神秘的疾病，最终丢了性命。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俩都戴着艾娃特地缝制的手套。

矿山里最多的就是薄布条和塑料袋，上面通常印着颜色鲜艳的图案和看不懂的文字。大多数矿工都把它们当成废渣。但艾娃想出了一个把塑料切成细条的办法，然后又把它们搓成线，纺成坚韧的布。用这种布做成的手套十分软和，不会妨碍干活，同时也很漂亮。如今，几乎每个矿工手上都戴着一副艾娃送的手套。

四只手在废渣中飞快地翻着，每只手上均覆盖着艾娃用一个已逝年代的残片编织而成的漂亮图案：一只翱翔的凤凰、一片凋零的枫树叶、一朵绽放的玫瑰、一只耳朵耷拉的兔子……

姐弟二人默默地将分拣出的东西丢进采集桶。金属的话，每公斤能换上几分钱的信用币。真正值钱的是塑料板子上的电子元件。熔掉上面的焊锡之后，随便一个还能派上用场的元件都能换来好几块信用币。每一个矿工都听说过这种故事，某个朋友的朋友找到过罕见的芯片，在乌斯特或罗安弗雷尔的市场换到了好几百块信用币。

肖深吸了一口气，“他们说，只要能闯入腐族的窝，每个人都能分到很多东西，足够买三年的口粮配给——”

“我们不缺吃的。”艾娃回嘴道，“你真觉得和腐族打仗就跟抓松鼠一样简单吗？要是撞上了启示鼠怎么办？打仗的事还是交给军队吧。”

“赚到的钱不一定非得买配给啊。我们可以存下来，给举荐委员会买礼物——”

“举荐委员会？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艾娃的语气又冷了下来，“你忘了母亲死前是怎么说的了吗？”

“没忘，”肖说道，“但我也不想一辈子刨垃圾。”

艾娃沉默了一阵子，这才又开口说下去，竭力保持语气平和，“你只在赶集的时候去过渣普镇，从没在那里住过，也没听过那里的人在背后是怎么说我们的。罗安弗雷尔的居民更傲慢。对他们而言，你我这样的人就是杂草，是不值一提的垃圾。你找不到幸福——”

“时代变了，”肖说道，语气越来越激动，“每个总督和将军都在招人！机会来了——”

“你不可能得到启示的，”艾娃截口道，几乎像是在呐喊，“别再说了！”

“就因为你失败了，并不意味着我也会失败！当我的真身被启示之后，我可能也是个人物！”

艾娃怔住了，仿佛被扇了一巴掌。许久之后，她才勉强从喉咙里挤出了声音，“你不懂——”

但肖已经脱下手套，扔到地上，“晚饭别等我了。我没法儿和不相信我的人相处。”

在伙伴们惊诧的注视下，他跑离了垃圾矿山。

艾娃定定地站着，看着他远去的背影。随后，她瞥了眼太阳，叹了口气，又接着筛起盘子中的沉积物。

艾娃出神地摩挲着桌子中央的照片，那是家里唯一一张全家福。它花掉了父母一整年的淘垃圾收入。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渣普镇上唯一的照相馆里，控制着自己不要眨眼，等着光画师慢慢地施展魔法，将他们的影像固定在镀银的铜板上。

照片中，父亲和母亲分别站在艾娃两旁。她当时十八岁，穿着大礼服。礼服是总督的赏赐，专门赐给那些被选中接受启示的青年才俊。她的父母想听从光画师的指示，放松表情，而不是露出笑容——因为你不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笑容不变，一旦表情变了，显影过程就会留下模糊——但她能看到他们的嘴角在抑制不住地上翘。母亲的胳膊搂着艾娃的腰，一副想要保护她的样子。肖那时只是个十一岁的男孩，站在艾娃侧前方，脸上的表情有些模糊，因为他总是忍不住用崇拜的目光朝姐姐瞥上几眼。

那时，他们抱着多大的希望啊。梦想着生活的转变，梦想着罗安弗雷尔的机会，梦想着摆脱垃圾矿、成为有权有势的一族。

然而，一切都化作了泡影。

“就因为你失败了……”

她内心深处涌现出了病恹恹的母亲躺在昏暗的小屋深处发霉的床垫上等死的模样。

“保护好弟弟。让他乖乖留在家里。”她喘息着说，“他不安分。但火鸡始终是火鸡，命中注定不能像老鹰一样飞翔，我们也命中注定无法成为不一样的人。”

她咬了一口寡淡无味的配给食品，喝了一口用阿鲁克根煮的茶，把食物送下去。阿鲁克是一种坚韧的野草，几乎是唯一能在渣普辖区内旺盛生长的植物。这里的土地被垃圾矿污染得厉害，大瘟疫过后就长不了庄稼了。阿鲁克茶很苦，肖总是说跟喝泥巴差不多。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一个人吃饭，艾娃发现自己还挺怀念弟弟那喋喋不休的抱怨。

已经很晚了，屋子里能看清的只有烧着柴火的炉子，以及炉子上通红的烙铁。她站起身，寻思着该去找找弟弟。毕竟自己是当姐姐的，不该把他的气话放在心上。

刚要跨过门槛，她又停了下来。

他不会有事的。他能在朋友的家里吃上晚饭。

肖不再是个孩子了。或许，没有我的时间和空间正是他需要的。

她洗了盘子和杯子，把它们收好后在炉子旁坐下，拿起烙铁，小心翼翼地把电子元件从白天捡来的塑料板中分离出来。正忙着的时候，她听到远处的猫头鹰咕咕叫了一两声，它试图猎食外面阿鲁克丛中的小型啮齿动物。窗户的插销在阵风中时不时地咔嗒作响。沉湎于机械性动作以后，她的内心平静下来。有关盗匪团伙、遥远首都的奢侈生活、野心与斗争等想法都消失了。

“时代变了。”

肖是对的吗？我没能注意到变化？难道是因为过去的经历让自己受伤太深、太害怕，宁愿在默默无闻和日常琐碎之中一直跋涉下去？

她停了下来，看着手中那块长方形的塑料板子。上面嵌着的一排发光二极管表明，它曾经可能是个霓虹招牌。招牌上印着的古老文字已然模糊。经过一番努力，她辨认出了几个字：“大罗安弗雷尔生态都市区”。

一个难以释怀的地名，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它就像咒语，或是请神符。

突然间，她的思绪又闪回到七年前的那一天。

虽然内心已无数次想象过踏进罗安弗雷尔的情景，艾娃还是没能做好准备迎接现实。

一辆隆隆作响的巨型车辆载着她和其他启示候选人，行驶在联邦大道上。车子名叫“巴蛇”，形状像移动的房屋，上面装点着来自格

里玛各个角落的鲜花与水果，其中大多数她都叫不上名字。它走的这条罗安弗雷尔的中央干道宽到足以容纳一百个人并肩行走。“巴蛇”，加上前后的小型护卫车辆，将艾娃淹没在喧嚣的机器声中。从引擎喷出的刺鼻气味，艾娃判断“巴蛇”烧的是生物柴油。这种奢侈真是难以想象。在这之前，这种气味她只闻过一次，那次是总督凯德乘着“长腿”在渣普巡视。

她咬了一口分给她的苹果。是真正的苹果，不是人工合成的替代品，足有她拳头的两倍大。甜得难以置信。她抬头看了看飘扬在巴蛇上方的旗帜，上面绣着形象化的格里玛轮廓，长长的海岸线被阿罗斯河一分为二。地图之外围着一圈花体字，拼出格里玛的箴言：“大罗安弗雷尔生态都市区”。很多大瘟疫之前的工艺品上都有这句箴言，肯定有某种神秘含义。

为了让自己牢记启示的基本要义，她昨晚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经文。此刻，它回响在她的脑海里。

……格里玛这一名字起源于大瘟疫之前，它将我们与神秘的过去紧紧相连。曾经，这里存在着一个骄傲的联邦，伟大的罗安弗雷尔海岸大都会是它的太阳，众多小城镇、村庄和麻神鲸儿湾里的海岛是它的行星。每一个都在应有的位置上，如同闪闪发亮的珍珠，恰如其分地镶嵌在田野、森林和大海绘成的画卷上。这里生活着好几千万人口，钢铁与电力建造了他们的幸福，甚至连天气都服从他们的意愿。永恒的生命也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罗安弗雷尔的居民身着幽幽发亮的服装，站立在道路两旁，打量着眼前的盛景。很多人脸上带着厌倦的神色。他们头上戴着鲜花编成的花冠，人群后面有小店的店员叫卖着各种食物，艾娃只在云游说书人的故事中听说过它们：生金枪鱼片、烤羊肉串、蒸龙虾，等等。龙虾肯定是从海岸数英里外的东部迷雾中捕捞的。奇怪的服务机器，可能是电动的，嗡嗡作响，咚咚地行走在人行道上，动作的精确和流畅

程度令人惊叹。目光越过人群和小贩，她看到了远处摩天大楼的残躯：一座座由扭曲的钢铁和碎玻璃组成的大山，山上覆盖着厚厚的藤蔓，成了鸟类的家园。

“巴蛇”慢了下来。学着其他候选人的样子，艾娃也从座位上将头探出窗户。前方就是火焰山，山顶坐落着金色穹顶的联邦宫殿。她眨巴着眼睛，盼着能率先看到一两个使节的身影，甚至是银色的太阳伞，宣告着第七世执政官本人的亲临。

大瘟疫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抹去了那个懒惰且罪孽深重的文明的踪迹，我们在残存的古代圣贤之书中，读到过他们的故事：在稻谷中植入微型的电子大脑，纵横各大陆的网络能满足一切欲望，从空气中召唤出虚拟的金子……我们的祖先自以为掌握了自然法则，却不再有用：大海与陆地出现了无数怪物，惩罚了他们的自大。上百万人死去。幸存者面对着一个不同的世界，其中的生命充满了戾气与猜忌。

只是因为首任执政官那超人般的努力，加上他忠实的启示同伴的帮助，这才结束了大瘟疫之后的混乱，令和平与秩序重返人间。

格里玛共有三十六个辖区，每一个都有自身独特的气候和产出，也有瘟疫留下的独特伤痕：一个辖区有大片丰盛的果园，出产香甜的水果，但水果里却没有籽粒；另有一个因为土壤和水源污染太过严重，什么也种不活，居民只得靠刨废墟勉强度日；还有一个辖区水网密布，河里满是可口的鱼类，但很多都长着两个脑袋或三条尾巴……

在这个新格里玛的边境线之外，在重新焕发活力的罗安弗雷尔势力范围之外，笼罩着无法穿行的浓雾。浓雾里隐藏着各种妖魔鬼怪，等候着不小心闯入其中的人……

等待他们的不是使节或执政官，而是一个更加宏大的场面。

格里玛的领主们，曾经或许也是普通人中的一员，也曾像艾娃一样睁大眼睛、一脸敬畏，此刻站在联邦宫殿的台阶上，准备欢迎新的候选人。

他们的穿着并不考究，他们的身边没有围着电动机器，他们没有乘坐在暴饮柴油的机械怪物上。格里玛的领主们只是简单地站着，袒露着自己那启示性的、雄伟的真身——

烧过头的烙铁和熔化的塑料发出糊味，把她从回忆拖到现实。她默默地咒骂一句后，赶紧把烙铁放到一边，免得它造成更大的破坏。

没用的，她恶狠狠地告诉自己。沉浸在过去里、回忆自己的耻辱——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她必须活在当下，把手头的活儿干完。垃圾矿山可能不会给肖和她带来财富，但它是一种正当、安全的生活方式，其中也有值得骄傲之处。

没有了肖的帮助，等她熔了焊锡、测试取出的元件之后，已经过了午夜了。今天的收获一般，有几个大电容倒是可以在下一次赶集时卖个好价钱。她觉得满意。

第二天，艾娃醒来后，发现小屋里仍然只有自己一个人。她做了早饭，一直等到太阳高挂、再也没有借口，这才慢吞吞地去了矿山。

到了中午，她已经很不安了。其他挖矿人都不知道肖在哪儿。她心里觉得不妙，禁不住离开矿山，回到村子。她挨家挨户打听弟弟的下落。邻居和朋友都摇着头，帮不了她。

她担心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惊慌失措之中，她去找了费·斯维尔。

和渣普辖区大多数人一样，费·斯维尔也是个挖矿人，但艾娃记不起上一次看到这女人在水闸边淘宝是什么时候了。实际上，费是个偷猎者，靠着从临近的辖区偷家禽和家畜讨生活。偶尔，她甚至会闯入格里玛边境外的迷雾，猎杀那里的怪物。这种野味能在黑市上换个好价钱，最终它们都上了渣普镇和乌斯特那里饕餮之徒的餐桌。

没有理会费身旁那两个肌肉男森然的目光——这位猎人无论到哪里，身边总跟着一群这样的小伙子——艾娃直接走到那女人跟前，客气地问她是否知道自己弟弟的下落。

费身高六尺四，体重至少一百公斤，是个令人生畏的存在。她大腿上系着一把长猎刀，没有刀鞘，冷冷的刀刃反射着太阳的光芒。刃上还有几处污渍，可能是锈斑，也可能是血迹。她死死地盯着艾娃，保持着沉默。她的脸如同她的短发一般黑亮，没有显露任何表情。

艾娃的心在狂跳。费是出了名的暴脾气。她不禁开始祈祷肖没有激怒这个女人。她强迫自己迎向费的目光，既没有显得卑微，也没有故意挑衅。

终于，费摇了摇头。“你弟弟昨天下午的确找过我。”她说道，声音低沉，听着像是从喉咙深处发出的雷鸣，“但他不想参加我的民兵。”

艾娃松了口气，“好。”

费眯起了眼睛，“好？腐族已经集结大批人马，离这里只有几天的路程。每个人都应该参加民兵。”

“跟强盗打仗是军队的事。执政官手下有的是将军。”

“一听就是懦夫说的话，”费说道，一脸不屑，“你以为我们生活在哪个年代？执政官只是名义上的首领，将军和总督只有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才会听从她的命令。他们更关心相互之间的明争暗斗，而不是打击强盗。勇敢的人应该站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为自己挣下一份家业与功名。”

“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在刀口下讨生活。”艾娃说，“在矿山刨食可能并不尊贵，也没法儿发财，但比跟着你安全多了。我很高兴肖的肩膀上长着一颗聪明脑袋。”

费盯着艾娃，眼睛瞪得大大的，似乎没听懂后者话里的意思。许久之后，她突然笑了，是那种从肚子深处发出的狂笑，让她的表情变

得狰狞。

“有什么好笑的？”艾娃问道，内心升起一股寒意。

“肩膀上长了颗好脑袋？”费讥讽道，竭力止住笑声，“你和你弟弟一样蠢，只是蠢的方式不一样。”

“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他问我，有谣言说腐族找到了自己的启示之酒的来源，是不是真的？”

艾娃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什——什么？”

“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根据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这是有可能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艾娃喊道，“奥兰治兄弟就是伙骗子，专骗那些容易上当的人——”

“你不知道我掌握的消息，”费说道，语气里透出一丝威胁。随即她又收住了话头，平复一下情绪，这才接着说下去，“然后他问我，腐族的营地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说一直往西走，穿过断裂的高速公路。他谢了我之后就离开了。”

艾娃惊恐不已。她不知道肖竟然对启示如此痴迷。她满脑子都是奥兰治兄弟和腐族那些恐怖行径的传言。

“他竟然想从强盗手里偷东西。我们一定要尽快找到他。跟我来！带上你的人。”

费盯着她，“你真的跟你弟弟一样蠢。用这么少量的民兵进攻腐族营地无异于自杀！他是你的弟弟，不是我的。”

“一听就是懦夫说的话。”艾娃脱口而出。

费的脸一下子变红了，“你知道什么——”

但艾娃已经走远了。

红彤彤的太阳挂在西天，像云层中长了一个熟透的桃子。

艾娃急匆匆地穿行在齐肩高的阿鲁克丛中，顾不上荆棘的刮擦。她的衣服被撕成了烂布条，脸上和胳膊上留下道道血痕。

她已经在断裂高速公路以外的野地里跌跌撞撞地走了许久，一直往西。看不到肖的踪迹，但她就是有一种莫名的决心，一定要坚持下去。

奥兰治兄弟邪教治下的腐族盗匪团伙发誓要“杀光所有富人，吸干他们的肥油”。但实际上他们劫掠的是边远地区的穷人，大部分都是像渣普辖区居民一样的人。真正的有钱人可以躲在城墙后面，确保他们的豪宅和账本无虞。与此同时，农民、牧羊人、渔夫和矿工等只好生活在强盗的威胁之下。

前方的阿鲁克丛如同无尽的大海一样绵延，风吹动植物的茎秆，泛起阵阵波纹。随着傍晚的寒意袭来，野地上方积聚起了一片迷雾，将她身边的地貌笼罩在一片血色的朦胧之中。时不时地，一两只红翅乌鸦突然从植物的海洋上飞起，穿行在迷雾之中，如同飞鱼掠过波浪。乌鸦发出一连串嘎嘎的叫声，仿佛金属的鱼鳞相互摩擦。

艾娃停下脚步，喘息着。她累了，天色也暗了下来。在荒野上过夜很危险，尤其是在这片一望无际的野草海洋之中。她盯着带刺的茎秆之间露出的地面。她该不该——她能不能——她会不会——

不行。她否定了这个想法。恐惧和疑虑让她的心脏悸动不止。自打告别罗安弗雷尔，回到这里，她一直将这个秘密深埋在心底，不想再面对那个真相。它粉碎了她家庭的梦想，让她的父母失望，让她蒙受羞辱——

再次传来一声嘶鸣，声音就像金属盘子相互摩擦，令她的脊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突然间，她意识到那不是乌鸦的叫声。它更响、更冷酷、更坚韧。在金属的嘶鸣声之下，她还听到了另一个声音，像她自己的喘息声，只是更绝望，也更急促。

她趴在阿鲁克的茎秆之间，紧盯着越来越厚重的迷雾，竭力控制住发狂的心跳，好让自己能够听清。

远处的草海上激起了一阵紊流，仿佛有艘船正在穿越波浪。吃力的响鼻声和绵长的嘶鸣声就是它发出的汽笛，声音如同灯光一样穿透了迷雾。在紊流的后方，依旧隐身于迷雾之中，她能隐约看到其他的存在：一个如同魔鬼一般的身影，以机械般的精确在行军：咔嚓——咯噔——咔嚓。

一阵阴风吹过，撕开了迷雾。

一匹她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大的马，正在阿鲁克丛中狂奔，身后留下一行倒伏的植茎。这是一匹母马，足有三米高，奔跑时犹如一团野火。长长的鬃毛甩动，像一面红色的旗帜；马蹄处覆盖着茂密的深红色长毛，像飞鸟的羽毛。艾娃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生物。它简直就是力量、意志与速度的化身。

受启示者怎么会出现在这么一个地方？

在母马身后，两双笨重的“长腿”正紧追不舍。黑色钢铁制成的全地形军用车，像巨型的机械蜘蛛，长着八条分节的、活塞驱动的腿。腿上面坐落着一个座舱，座舱上安装着旋转炮塔。这种三人操纵的机器是执政官军队的骄傲，是驰骋在格里玛大地上最致命的杀手。

母马慢了下来，与追赶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嗖。嗖。

在电磁力的推动之下，巨大的弹丸从旋转的炮塔里不断射出，砸在奔逃母马身边的地面上，其中有一颗还擦到了它的体侧。

母马直立起来，嘶鸣着。它猛一扭头，凛然地盯着自己的对手，唾沫从它的嘴角甩离，露出牙齿和鼻孔。红色的液滴在它的后背汇成小溪，洒落在它身旁的残茎上，可能是血，也可能是汗。

艾娃的内心涌起了怜惜与愤怒。

嗖！

又一颗弹丸径直朝马头射去。以如此庞大的身形难以实现的优雅姿态，这匹马蹬了一下地，跃向一侧。这优雅的一跃至少跨过了二十米距离。

但那两个“长腿”小组配合默契。另一台“长腿”里射出了第二发弹丸，袭向预判它落下的地方。弹丸击中了母马的右后腿，它悲鸣着倒在地上。

瘸腿的母马在地面上挣扎。“长腿”接近了它，锯齿形的钢铁下颚大张着，准备将它撕成碎片。最后一缕阳光照在母马的眼睛上。艾娃看到它眼里没有绝望，只有坚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想继续战斗、继续抵抗、用牙齿去咬烂铁腿。

艾娃热血沸腾。如此壮观、如此雄伟、如此具有活力的生物，却被几个躲在机械怪兽里的懦夫击倒——还有天理可言吗？

她猛地站起，在摇曳的阿鲁克之海上探出了头。一声低吼之后，她将注意力集中于内心，用上了七年前学到的方法——

启示之酒的热力在血管内蔓延，唇齿间残留着一千种香料的苦涩滋味。意识在风暴中沉浮，在跌跌撞撞前行之时，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避免摔倒在地。

她和其他候选人一起，被领着穿过宫殿地下黑暗复杂的隧道，来到显身堂。一个接一个，他们将被引入镜室。在那里，他们将显出真身。

这么多年了，在神庙虔诚的祈祷、熟读和背诵圣贤的语录，父母省下每一分钱就为了买一封推荐信——全都为了这一刻。

紧闭的门后传来一阵狂喜的呼喊，紧接着是见证者们赞叹的欢呼。那个男孩显出了什么样的真身？他和他家庭的命运将就此改变。他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成为格里玛的领主之一。他同样会站在宫殿的台阶上，迎接在联邦大道上游行的新候选人。

一头公牛雄踞在地，弯弯的牛角指向天空，如同一对弯刀。一只老虎，肩膀如同宫殿的黄铜大门一般高，慵懒地打着哈欠。一只老鹰，翼展至少有八米，威严地鸣叫。一只熊，几乎和凯德总督的“长腿”一样庞然，用两条后腿直立起来……

紧闭的门后，声音安静下来。现身之后的男孩将被领着穿过室内另一头的另一扇门，升入宫殿。在那里，执政官和其他使节会欢迎他，赐予他贵族的身份——当然是最低的品级。要想沿着梯子往上攀爬，还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与斗争。

艾娃意识到自己是下一个进入镜室的候选人。她紧张得快要疯了。

“母亲、父亲、肖，”她喃喃自语道，“我们的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负责遴选启示候选人的是举荐委员会。富有的城市居民有多种渠道能获得他们的垂青，垃圾矿工的机会则少得可怜。他们一家多年来参与义务劳役，直到总督觉得再不推荐她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她是十几个幸运儿中唯一一个来自偏远地区的人。接下来，家人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贿赂那几个以索贿闻名的委员会成员。即便到了这个程度，她的位置仍然没有得到保证，一直要到通过了委员会的面试才行：突击队指挥官对她的运动能力赞叹不已，学者们则对她的古代文字知识表示赞赏。这些成果的背后是无数个小时的学习和锻炼，而且既没有教师，也没有教练。

启示之酒是这个瘟疫之后的世界最早发明的秘宝之一。作为一种能唤醒体内隐藏机制的混合物，它能让饮用者将自己的身体转换成另一种形式，一种能展现他们的天分和隐藏技能的形式。在它的帮助下，首任执政官——瘟疫刚过之后出现的一位不起眼的黑帮头目——被启示成了一条龙，一头融合了魅力与力量的野兽。在由其他启示者

组成的军团的帮助下，他从大地上赶走了怪物，打败了他的对手，成立了格里玛联邦。

在她面前，沉重的大门打开了。镜墙的光芒如此强烈，她不得不举起手挡住眼睛。

“艾娃·赛德，”开门的助理不带任何感情地说，“你可以进去了。”

她踉跄了一下，几乎摔倒在地，赶紧用颤抖的双手扶住墙壁，摸索着走了进去。房间里亮得刺眼，她的心智一片模糊，耳朵里响彻心脏的狂跳声。

她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头辛勤的耕牛吗，忠诚地辅佐执政官施政，最终升任公会中的首相？或者她会成为一只聪慧的猴子，一名学者，致力于采集失落在罗安弗雷尔数据库废墟里的古代圣贤知识，引领格里玛进入新的黄金时代？又或者，众神期待她成为一头狼或一只龙虾，一名保卫格里玛的战士，帮助这个文明的绿洲抵御荒野中怪物的侵袭和内部野心家的反叛？

她竭力服从助理耳语般的、费解的指令，开始进行各种操作。闭上双眼之后，她深吸了一口气，想象着空气灌满两肺，变成两团能量之球，一个蓝色，一个红色。慢慢地，她想象着自己将能量球推向腹部，在那里它们融合成了一个白色的炽热球体。她揉搓着它，继续往里注入能量，往里添加火焰，让它在意识中成长，填满她的胸腔和四肢，在她体内燃遍熊熊圣火。她想象着能量烧化了她的旧我，唤醒每一个细胞，在骨髓与肌肉之间架通新的血管，将她的身体重塑成一个新的形象，她的新自我——

——伴随着狂喜与惊恐的叫声，她感觉到了。她感觉到启示之酒在她体内流淌，再造了她的身体，就像阿罗斯河的激流在每个春天重塑河岸。酒正在发掘她的真身，将它带往表面，如同光画师的铜版在水银蒸气中逐渐显像。她感觉到骨头裂开，又重新拼接，肌肉重新附

着在新的骨架上，内脏根据新的空间重新安排着自己的位置……在生理上，给她的感觉既没有喜悦，也没有疼痛，而是一种跟这两者类似、却又更为深厚的感受。她沉迷于转化的刺激之中。

最终，理智回归了。她再次得以指挥自己的四肢，而且立刻感受到了不同。就像在冬天首次穿上厚厚的皮衣和沉重的靴子，一切均令人感到不便和笨拙。她需要习惯自己的新身体，才谈得上控制与优雅，才能在人形与真身之间随意转换。

她不敢动，等待着，等待着他们对她的新形态发出赞叹的欢呼。
一片寂静。

她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

她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被传送到这片不熟悉的土地上。

四周高耸着巨大的雕像，如同智慧神庙高耸的立柱，巨型雕像的脸上冻结着错愕的表情。它们如此高大，让她想起罗安弗雷尔摩天大楼的残骸，一个已逝时代沉默的见证者。

“我在哪里？”她疑惑不已。

接着，巨型雕像开始移动，它们的声音在她耳畔如雷鸣般响起。她皱起了眉头，为耳朵变得如此敏感而吓了一跳。她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她无助地抬头观望，突然间认出了为她开门的那个助理的脸——

“毫无用处的启示！”助理咆哮了一句，巨大的脸庞转瞬间变成一脸鄙夷，“浪费时间！”

“在垃圾里寻宝只能是这种结果。”另一个声音响起，如同雷击。

“水准！辖区里的家伙不关心水准吗？”

她本能地往前一跳。紧接着，一只巨大的脚，脚连着一根如同百年老树一般粗的腿，狠狠地砸在她刚才的位置之上。

她发现自己位于一面明亮的墙壁跟前，一张毛茸茸的脸正紧盯着她，眼里流露出惊恐，鼻子还在抽动。她趴了下来，看到墙里的影像也同样趴在毛茸茸的脚爪上。

启示破壳了。

她感觉到、进而又看到长长的、软塌塌的耳朵垂在肩膀上，显得很颓丧。一阵尖厉的呜咽从她嗓子里冒了出来。她用舌头舔了舔上嘴唇的裂口，看着镜子里的生物——不足一英尺长，覆盖着烟灰色的茸毛——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恐惧和羞耻攫住了她——

——随着她再次体会到那种痛苦与欢乐、恐惧与狂喜的感觉，四周的阿鲁克茎秆变高了，也变粗了。

她的人形未能留意到的一千种清晰的气味，现在侵袭着她的鼻子：田鼠与鹿群刚拉的粪便、深秋腐烂的植被、一簇蘑菇那醉人的芬芳。她的耳朵，如同渔夫划着小船在阿罗斯河里拖行的渔网一般细密，抓住了暮色朦胧的空气中所有的声音和振动。她的眼睛，现在已分处在头颅的两侧，为她提供了几乎全方位的视野，在她喜欢的半明半暗之间，为她提供了清晰生动的景象。

又传来几声金属摩擦的声音。母马再次发出挑战的嘶鸣。

兔子艾娃向前跳去，强劲有力的后腿赐予的自由让她畅快不已。现在的她缩小了，稠密的阿鲁克丛不再是没有通路、必须用蛮力才能穿行的介质，而是一片长着摇曳树木的森林，目力所及之处，皆是可以通行的道路。

她不断奔跑。随着每一次跳跃，她越来越习惯这具不同的形体。她沉浸于这个新的存在模式之中，被启示成了猎物而不是猎食者的耻辱感——变成一只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兔子，而不是巨型的公牛、老虎或龙——渐渐消融，一如她褪下的人类衣装。

从罗安弗雷尔回来之后，因为感到羞耻，她没有向失望的家人吐露在镜室内看到的秘密，只告诉他们自己没能得到启示。但一次次地，每当独处时，她乐于在月光下呼唤出体内的兔子之形，蹦跳着、探索着，嗅探夜空中不熟悉的气味。这是另一种存在方式，体验的是只属于她本人的现实。

她内心也有彷徨。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一只兔子。

但此时此刻显然不适合彷徨。她第一次需要用这个形态来完成一项任务。她必须行动起来，而不是玩耍。

她蹭着地面，在阿鲁克茎倒伏的地方停下，眼前正是那匹巨大的母马。

艾娃同情地看着跛腿的母马，马眼里的光芒已然黯淡。母马失望地打了个响鼻——兔子的同情有什么用处，它甚至还没有自己餐盘似的蹄子大。母马不耐烦地摇了摇头，告诉艾娃赶紧逃走，免得机械猎手抓住她们两个。

“别动。”她轻声告诉母马。看到母马眼里露出诧异时，满足之感油然而生。“躺好，别再踢腿。在红光之下，他们并不容易看到你。”

母马目瞪口呆，艾娃已经消失在浓密的阿鲁克丛中，径直冲向“长腿”。

就在那里！一条金属长腿在活塞的驱动下进入她的眼帘。它踏倒阿鲁克，如同流星砸入灌木丛。第二条腿也出现了。金属柱子反射着幽暗的、坚不可摧的力量，来自非自然的力量。

她该怎么办？艾娃打量着眼前的情景，犹豫着。

她是个奔跑者，不是战士。她缺乏必要的体形、吨位和力量去阻止钢铁蜘蛛，连拖延它们都做不到。她没有锯齿般的牙齿，也没有能破坏钢铁的爪子。一团茸毛，凭什么来对抗执政官那可怕的战争机器呢？

空气中又传来几声金属腿撞击地面的声音，大地也随之震颤。接着，现场安静了下来。旋转的锯齿下颚似乎在犹豫。红色的母马听从了艾娃的建议，蜘蛛战队暂时失去了猎物的踪迹。

艾娃心中燃起希望。她咬紧牙关，冲向高耸的铁腿。她跑到两根铁柱的中间，进入座舱里队员的盲点——但她估计，即使他们看到她了，也不会把她当成什么威胁——开始撕咬活塞腿四周的阿鲁克茎秆。

她咬得很快。茎秆有股苦涩的味道，像用这种植物的根煮成的茶。将门齿当作凿子，她恣意地啃着如同树木一样的草。

倒了一棵，接着又是另一棵，然后是第三棵。她是一个微型伐木工，争分夺秒地砍伐着粗壮的、富含纤维的“树干”。

金属腿仍然保持着静止。她头顶上方的炮塔一直在转，队员们搜索着受伤的马匹，后者隐入了浓密的阿鲁克丛中。落日余晖将草丛染上了红色，如同一片余烬。蜘蛛试探着朝灌木丛里随意射了几发弹丸，希望能惊吓已经受伤的猎物。

艾娃知道自己没有太多时间。她没有停下已经发酸的下巴，她一直在不停地跳跃，如同一只疯狂的河狸，在啃断的阿鲁克茎秆之中干着她的工作。

一根、两根、三根……艾娃不知疲倦地蹦跳着，耳朵收在后方，前爪紧紧地抓着纤维丝。她就是用同样的方式，将垃圾山里的塑料织成了手套。这套动作如此熟悉，以至于她都进入了恍惚状态。

她的耳朵突然被一声摩擦声惊动了。母马或许因为伤腿疼得太厉害，在她的隐藏地点抽搐了一下。艾娃头顶上方的炮塔转动着对准发出动静的草丛。在柴油引擎的轰鸣之下，隐约传来了一声马的嘶鸣。艾娃跳开了。她祈祷玉兔的保佑，希望自己做的已然足够。

引擎的轰鸣声变尖了，活塞开始收缩，关节即将弯曲，腿将抬起，以一种协调的舞步前进——

有两条腿被阿鲁克的茎绑在了一起，笨拙地相互拉扯着。蜘蛛趑趄了一下。蜘蛛里的驾驶员疑惑地来回扳动驾驶杆，想把两条腿分开。但被艾娃编织在一起的草茎顽强地抵抗住了拉力。

恼怒的驾驶员抓紧驾驶杆，使劲地来回摇晃，同时增大了活塞的动力。突然间，绑住腿的编织绳断了，原本受困的长腿突地获得自由，开始不受控地往前猛踢。

机器蹒跚起来，眼看就要失去平衡。惊恐不已的驾驶员和驾驶杆搏斗，朝反方向猛推。活塞呻吟着想控制长腿停留在合适的位置，但已经太晚了。蜘蛛踉跄了一下，如同新生的小马驹失足，狠狠摔倒在地。旋转的金属锯齿啃进了泥里，激起一阵遮天蔽日的碎石和土块，随即如冰雹一样纷纷坠地。炮塔呻吟着停了下来，接缝处冒出滚滚浓烟。一小会儿之后，三个咳呛不止的士兵打开顶盖，爬了出来。

另一个蜘蛛里的队员看不到究竟是什么弄倒了他们的伙伴，惊慌失措。他们以为自己遭到了攻击，于是将炮塔对准倒地蜘蛛的四周，开始急促射击。弹丸嗖嗖地钻进土里，增添了混乱。倒下的战斗机器里的队员慌忙躲到机器后面，向他们的同伙大声喊叫，要求停止射击。艾娃这时已经趁乱逃出了攻击范围。

仍在战斗的“长腿”终于发现有只兔子正在逃离倒下的蜘蛛。炮塔旋转着对准她的方向，一连串弹丸砸进土里，离击中它只差几英尺。

左右交替着“之”字形奔逃，每秒变换一次方向。艾娃命悬一线。她感到自己慢了下来，呼吸变得急促。虽然她很快，但她只适合冲刺，而不是长跑。射手迟早会击中她。

“停下不动，他们就看不到你了！”耳朵里突然飘来一声母马的话语。

艾娃闭上了眼睑，将前爪插进土里。她团起身子，让自己变得尽量小，强迫自己抛开逃跑的本能。一颗弹丸砸进她身边的土里，扬起

的泥块和碎茎洒了她一身。

无休止的嗖嗖声终于停了。母马说得对。恐惧让她忘记了她自己方才提过的建议。她太小了，暮色又那么昏暗。只要不让逃跑路径上的草茎暴露自己的行踪，她几乎是隐形的。

炮塔仍在旋转，炮手搜索着目标。空中传来不和谐的人类的声音，疑惑着她究竟在什么地方。

“那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可能是老鼠？”

“可能更糟糕。腐族！”

“腐族不可能那么小。只是一只笨动物罢了。你在向我们射击！你可能会——”

“你肯定是史上最蠢的驾驶员！我从没听过老鼠能弄倒一台‘长腿’。队长会——”

“别再谈什么老鼠了。逃犯怎么样了？”

“她逃不远的。爬上来，我们一起去追她。”

咒骂声与嘲笑声中，绳梯唰的一声放下来。仍然完好的“长腿”正在接收它倒地同伴里的队员。

“你还能动吗？”艾娃朝远处尖声问了一句，她知道母马能听到自己的高频声，人类则听不到。

“动不了。”风传来回答。

艾娃思忖着眼下的形势。一旦队员们在蜘蛛上会合，他们又将开始狩猎。找到母马只是时间问题。

艾娃的心沉了下去。她感到莫名的惊恐。但她强迫自己在阿鲁克丛中匍匐前进，朝着蜘蛛的方向，在茎秆之中穿行，不去碰到它们。她必须想个办法，任何办法都行。

巨大的杀人机器出现在眼前。三个人形的身影正沿着挂在座舱一侧的绳梯往上爬。蜘蛛因为他们的体重而略微有些倾斜。

绷紧长长的后腿，她跳了起来，在草丛上方划出一道弧线。落地之后，她紧接着又笔直地往前跳去，对准了两条细长腿之间的空档。

“那里！那里！”

炮手一直紧张地在微微摇曳的草海里搜寻目标，他不假思索地扣下了扳机。一连串弹丸从炮口喷射而出，炮塔也开始旋转，追踪着灰色的身影。

“停止射击！你这个笨蛋——”

但已经太晚了。旋转炮塔的动能，加上后坐力和攀爬人员的重量，推得蜘蛛偏离了重心。

急促的命令声、咒骂声和尖叫声过后，第二只蜘蛛踉跄倒地，砸在地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

艾娃飞快地穿过浓密的阿鲁克丛，回到受伤母马待的地方。

然而，她没有看到马。躺在地上的的是一个修长苗条、长着一头浓密红色卷发的女人。她还算俊俏的脸庞上布满道道血痕，可能是被阿鲁克的荆棘划伤的，也可能是过量酗酒导致的血管暴露。她的一条腿扭成了一个不正常的角度。

艾娃趴了下来，累坏了。女人伸出一只手，温柔地抚摸着她的背。艾娃的兔子身躯颤了一下，但她接受了触摸，眼睛盯着女人。

“谢谢。”女人悄声道，用的是她之前听过的同一种沙哑嗓音，“真没想到我会被……被你这样的人给救了。”

“现在感谢还太早，”艾娃喘息道，“我只是推迟了无法避免的结局而已。一旦他们回过味来，即使没有‘长腿’，六个训练有素的士兵要对付我们仍然绰绰有余。”

女人换了个姿势，疼得咧了一下嘴，“要不是我的腿伤了，他们绝对追不上我们。”随后，她又朝着机器的方向鄙夷地看了一眼，“六个当兵的不算什么。在公平的战斗中，红马对付一千个他们都不成问题。”

回想起女人那个令人敬畏的真身，艾娃知道她没有夸大其词。

“我不怎么能打，”艾娃哀叹了一声，“无论是以这个身体，还是用我的人形。”

女人看着她，“我倒是情愿有你陪我一起战斗，小灰兔。”

这句话温暖了艾娃的心窝，如同她的手温暖了艾娃的背。艾娃扭过头，不想让女人看到她眼中涌起的泪水。

两只摔倒在地的蜘蛛里的士兵已然停止了相互指责，开始商量如何猎杀逃犯。

“快走，保命要紧，”女人说道，“恐怕这辈子我没法儿偿还欠你的债了。”

艾娃摇了摇头，“我不会丢下你的。”

女人笑了，撸着艾娃的长耳朵。艾娃感到她的动作里并没有居高临下的意味，只有尊敬。“给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儿。假如我们注定要死在一起，我想先看看你的脸。”

“为什么？”

“这样我就能在彼岸的英雄堂里找到你，邀请你跟我一起回来，杀光这些谋害我们的凶手。”

艾娃笑了。尽管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一种屈辱生活中久违的感觉却让她觉得快乐，甚至为之战栗。这种感觉就是骄傲。

她变回人形，躺在女人身边，“我的名字叫艾娃·赛德——但‘小灰兔’这个称呼也很可爱。”

“我是翼·盖茨，来自河东辖区。很荣幸能认识你。”

她们紧扣双手，坐了起来，一起转身面对士兵的方向，准备好迎接自己的命运。

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突然响起：“等你们两个相互吹捧完了，我们还是来商量一下该怎么离开这地方吧。”

由于人类感官的迟钝，艾娃没能注意到空气里突然间弥漫的猫科动物那浓郁的气味。她吃惊地回头张望，看到一头敏捷有力的豹子，足足十英尺长，身披如炭一般黑的毛皮。它正穿过浓密的阿鲁克丛，朝她们走过来。

“费·斯维尔！”艾娃轻呼了一声，“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什么时候……在哪里……怎么得到启示的？”

“你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费傲慢地说，“你还叫我懦夫！如果消息传出去，说你一个人去了腐族那里救你的弟弟、我却躲在家里，我在手下人面前还怎么抬得起头？”

没等另两个人回嘴，她转身趴在地上，贡献出了她的背，“骑上来！”

费驮着两个女人，穿行在星光之下的阿鲁克丛中。三个人分享了她们的人生经历。

翼过去是阿罗斯河上的渔民。一天，她捕到了一条罕见的三头驼背狗鱼。将鱼开膛之后，她发现鱼肚子里有一个小玻璃药瓶，瓶子里面装着绿色液体，散发着浓烈的香料和草药味。翼一向喜欢豪饮，便一口喝干了它——就此得到了启示。

“你为什么不去罗安弗雷尔碰碰运气呢？”艾娃问道，“多数人情愿付出一两条胳膊的代价，来换取你的幸运。”

翼冷冷地笑了，“说书人告诉我们，联邦宫殿里比春天汛期的阿罗斯河还要浑浊、还要危险。我为什么要放弃自由的生活，卷入政治的漩涡？我可不想，我就想一个人自由自在。”

因此她隐瞒了自己的天赋，继续过自己的小日子。然而，有一天，在喝了一下午啤酒、玩了一下午牌之后，她看到一个官员以捏造的罪名敲诈某个渔民家庭一辈子的积蓄。因为酒精助燃的愤怒，她把

官员绑在树上，把他抽到直叫饶命。迫使那家伙立下再也不会来骚扰这个家庭的誓言之后，她把他放走了。

但是，受辱的官员实施了报复。他雇用亡命徒杀了渔民一家，又声称翼是谋杀犯。未经任何调查与审讯，河东总督逮捕了翼，宣布第二天一早就会将她处以极刑。那天晚上，翼变身成了红马，踢倒牢门，打伤警卫，逃走了。她奔驰在河东的街道上，找到那个犯下谋杀罪行的官员，用蹄子把他踩扁了。从那以后，她就成了逃犯，一直在躲避追捕。

“执政官手下的官员怎么能这么无法无天？还有那个总督，河东的领主，怎么会那么蠢、那么冷酷？”骑在费背上一起一伏的艾娃叫出了声。处于黑豹形态的费·斯维尔似乎能像在大太阳底下一样在夜间视物，而且她移动时自带一种猎手的优雅。

“执政官只是个没什么志向的小女孩，对统治没有兴趣。”费说道，她的呼吸缓慢且均匀，尽管背上驮着两个成年女人，“她身边没有德才兼备的辅政官，尽些儿时的玩伴，他们只会阿谀奉承，中饱私囊。宫殿里贪婪与野心横行，每一个总督、将军、官员、使节，不管是否得到过启示，唯一的目标就是自己的权力与利益，而不是为人民谋福利。”

艾娃陷入了沉默。费所说的众所周知，但艾娃却一直拒绝接受。对她而言，承认启示的领主们并不像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那般光鲜，等于承认自己的理想破灭。因为她无法成为启示中的一员，这种求而不得的感觉反而让她将他们更加浪漫化。

“那你呢？”艾娃问费，“你是怎么得到启示的？”

费一向喜欢探索格里玛边境之外的迷雾区，因为那里能找到最有意思的怪物，它们的毛皮、角或是鳞片在黑市上能卖大价钱。一次，在渣普镇上交易时，她认识了一个为联邦使节工作的女人。那女人给

了费一瓶启示之酒，跟她交换罕见的穿山甲鳞片——使节相信它能用来制成某种神药，可让人保持男子雄风，而且永葆青春。

“她就这么给了你启示之酒？”艾娃难以置信地问道，“但……但这是违法的！”

“对于有权有势的领主而言，这片土地上的法律跟手纸没什么区别。”费说道，“翼刚才说过，只要有好处，没什么官员不能做的，不管已启示的，还是没启示的。我想明白了，不能指望军队在强盗面前保护我们，所以我喝下了启示酒。为了能变强，可以保护自己。”

艾娃再次陷入了沉默。她一直接受的教育让她认为，被推荐给启示是唯一一条发现真身、成为贵族的途径。但现实显然大为不同。

时代的确变了。

艾娃、费和翼此刻回复了人形，正谨慎地观察着迷雾笼罩的山谷中的营地。她们已深入格里玛边境之外好几英里，甚至连费都没到过这么远的地方。

这地方在大瘟疫之前显然是个镇子。街道分布呈棋盘格状，两旁依然排列着爬满藤蔓的房屋废墟。很多这样的废墟被腐族用作居所或是劫掠品的储藏室。袅袅的炊烟和废墟里影影绰绰的人影证实了她们的猜测。有的人影扛着大箱子，还有的推着装满货物的手推车。给人感觉就像看着一个大老鼠窝，里面挤满以贪婪为唯一动力的生物。

“你们觉得那下面有多少人？”艾娃问道，被眼前的景象吓到了。

“要我说至少有八百个强盗。”费说道，“天知道这其中有多少已经得到了启示？”

翼和费都答应了要帮艾娃找到她弟弟。翼的腿好得差不多了。经过几天的跋涉，费那敏感的鼻子终于追踪肖到了这里。肖自己显然不

可能来到这么远的地方。他很有可能成了腐族的俘虏，被带到了这里。

“我现在觉得艾娃是对的，”费嘟囔了一声，“看来我们确实该说服军队来这里。”

在艾娃的坚持下，一等到她们找到腐族的营地，翼就奔回渣普镇，给总督留了个条子，标明了这里的位置——母马一天之内就跑了个来回。但翼和费都认为总督绝无可能严肃对待这个消息。

翼扑哧一声笑了。“害怕了？”她瞥了一眼费，血管暴露的脸上露出挑战的微笑，“我没有你的牙齿和爪子，但我不会临阵脱逃。”

“再厉害的猫也对付不了二十倍于自己的老鼠。”费反驳道，黝黑的脸庞上涌起一抹深红，“况且，一旦局势不利，我们中的有个人跑起来更快。”

“你说谁会逃走？”翼假装生气地问道。

两位战士几乎是立即就喜欢上了对方。她们喜欢争斗——无论是口头的，还是身体上的——只要有机会。

“我们不能就这样直接冲进去和腐族开打。”艾娃说道，“我不管你们对自己的武艺有多大信心——没必要胡来。”

奥兰治兄弟是来自麻神鲸儿湾的三个年轻人，几年前被举荐参与罗安弗雷尔的启示。但酒将他们启示成了人形大小的老鼠。这种形象通常与反叛和犯罪相关。执政官把他们投入监狱，但他们使了些钱逃了出来，据说在离开之前，还偷了执政官库房里的启示之酒。

有一阵子，他们满足于率领小股强盗打劫来往于格里玛各城镇之间的商贩车辆。但从去年开始，他们的人数膨胀到了好几千，主要是因为北方的辖区发生了旱灾。有谣言说他们获得了某种魔法，令他们的战士变得更加无畏，能以一当十。大家称这种人为“腐族”。他们抢劫村庄，甚至还有小城镇。他们经过的地方如同蝗虫过境，除了死亡和毁灭，什么都不会剩下。

“你有什么计划？”翼和费同时问道。

艾娃注视着腐族的营地，眼睛骨碌碌地转着。最终，她们在镇子废墟外的一条排水沟里开始了行动。

“这可能是你最糟糕的主意了，”费抱怨道，“这里的气味太难闻了。”

“没让你用真身走这里已经够对得起你了。”艾娃说道，因为口鼻处盖着一块布，声音听上去有点儿闷闷的，“要是配上那么一个敏感的鼻子，你可能会晕倒。”

“尽量别说话，”翼说道，“话说得越多，吸入的空气就越多。”她把脚从污泥里拔出来，发出响亮的吧唧声。“也别老想着我们走的是什么路。”她又嘟囔了一句。

一想到生活在上面的几百个腐族都用这地方来排泄，费差点儿吐出来。至少这让她停止了抱怨。

三个人在没过脚面的污水里跋涉着，周围一片漆黑，每人都伸出一只手，扶着同样黏糊糊的墙面。

“难以想象，你之前竟然以小灰兔的身体穿过了这里。”费说道，“怎么没被淹死？”

“兔子擅于钻洞。”艾娃说道，一想起刚才在这里摸索的情景，身体不由自主地发颤，“就这么简单。”

艾娃知道，每个镇子下面都有污水管道，勇敢者可以利用它们抵达镇子里的任何地方，而且不会被人发觉。费和翼下午休息的时候，她蹦跳着探索了地下迷宫的每一条分支，最终找到了肖和其他俘虏被关押的地方。

“到了。”她说道，停了下来。黯淡的星光照亮了头顶上方的格栅。

三个人站着不动，倾听着。离黎明还有几个小时，上面没有动静，只有晚风轻轻吹拂。这里远离格里玛的城市，腐族并不担心遭到军队或民兵的攻击。

一个接着一个，三人爬出污水管的井口，来到一条废弃的路边。她们身旁是一座两层楼的石头房子，两个警卫一左一右，躺在大门旁的地上打呼噜。

三个人绕到房子后面，费顷刻间就掰弯了一扇大窗户外面的铁栏，为她们制造了一个可以钻进去的窟窿。一楼大厅里铺满睡垫，上面横七竖八躺满了人。艾娃领着她们踮起脚尖行走在打鼾的强盗中间，来到楼梯口。楼上的小房间关押着俘虏，他们因为还有利用价值，所以没有被直接杀害。

一盏夜灯照亮二楼，夜灯无疑是从某个富裕家庭里抢来的。艾娃看着紧闭的房门，想决定先从哪一间开始调查。身后传来了一声金属撞击声——然后又一下子被捂住了。

她转过身。在夜灯冷冷的灯光下，她看到紧跟在身后的费脸上露出了歉意。费手里抓着一根铁矛，正忙着避免它撞到地面。

“对不起。”

“你从哪里找到的这东西？”艾娃耳语道。

“我急着来追你，忘了带上刀。”费说道，“万一跟人打起来，我需要武器。我从途经的一个睡着的强盗小头目那里拿的——它在呼唤我。”

“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打仗。”艾娃说道，“溜进来，找到肖，再溜出去。”

“我跟她学的。”费狡辩道。她侧身让出了翼，后者手里拿着一把新月形的弯刀。

“你一直在跟我们说要以防万一。”翼说道，“况且，从强盗手里偷东西并不是什么罪过，不是吗？”

艾娃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她转身率先走进走廊。希望所有的俘虏也都在睡觉，她们不用吵醒谁就能找到肖。

轻轻地，艾娃推开了第一扇门。

三个人一下子趴在地上，随即一翻身躲开门缝。费和翼摆出了防御姿势，武器也准备好了。艾娃躲在费身后，吓得差点儿叫出了声。

房间里挤满呈立正姿势的强盗，个个都怒目圆睁。

一片寂静，只有楼下传来阵阵鼾声。

终于，艾娃鼓起了足够的勇气，朝房间里瞥了一眼。“他们都没动。”她耳语道。

三颗脑袋都挤到门框旁。强盗整齐地站成几排，大约三十来个，都睁着眼睛直视前方，雕像般一动不动。

“他们肯定不是蜡像，”费说道，她伸出一根手指，捅了捅离她最近的那家伙的脚面。“看到了吗？皮肤有弹性。”她大步迈了进去，还对着里面的一个女人挥了挥手，没有得到回应，之后，费又朝她做了个鬼脸。

“这太奇怪了。”艾娃说道，脖子后面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我也觉得奇怪，”翼说道，“但现在不是解决谜团的时候。这里面有你弟弟吗？”

艾娃和费都摇了摇头。关上房门之后，她们又去了下一间。

下一间也是同样奇异的景象，她们在多个房间里都见到了看似醒着、却没有反应的强盗，剩下的房间则堆满了食品、武器和机器零件。整个地方看着像个仓库，连站着的强盗看着都更像是物品，而不是人类。

最终，她们来到走廊尽头的最后一个房间门前。艾娃推开房门。屋里被分隔成了多个牢笼，关着铁门，每个牢笼里面有八到十个铺位。和其他房间里的不同，铺位上的人看着真的是在睡觉。

“艾娃？是你吗？”角落里传来一声轻呼。

艾娃几步迈过去，“肖！你还好吗？”

“你来找我了。”年轻人喃喃地说，听着仿佛不敢相信，“感谢众神，你来了！对不起——”

“没时间说这些。”艾娃不怎么客气地打断道，但欣喜的泪水却止不住流下来，“你受伤了吗？我们现在就把你救走。”

“太可怕了，艾娃。他们根本没有启示之酒！我刚穿过公路，他们就抓到了我，把我带到了这里。他们逼迫俘虏喝下能摧毁意志的毒药，让他们成为行走的僵尸，听话，而且不要命。”

“难怪有那些雕像强盗。”费说道。

“他们先用财富和权势诱惑我入伙，”肖抽泣着说，“因为他们说志愿者比木偶强得多。但我知道他们对被抢的村庄都做过些什么，所以我拒绝了。他们说，再拒绝的话，就要逼我喝那种毒药。”

“我们过会儿再说，”艾娃说道，“费，该你了。”

费走到铁栏面前，想扳弯它们。但铁栏实在太粗，她的胳膊再强壮也没用。

楼下传来一声叫喊，“嘿，我的长矛在哪儿？”很快，有人从睡梦中被叫醒，用愤怒且睡意蒙眬的声音，给了否定的回答。丢失武器的人显然不怕麻烦，一定要找到窃贼。

费骂了一句：“真倒霉，偏偏挑了一个要起夜的人。”

“没时间躲躲藏藏了。”翼说道。她闭上眼睛，静静地站着。艾娃和费往后退去，给她留出空间。不到一分钟，翼变身成了红马，几乎塞满整间屋子。她转过身，用强有力的后腿狠踹了铁栏一下。肖所在牢笼的牢门被踹倒了，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

肖敬畏地看着启示的野兽。

房子里响起了嘹亮的警钟声。命令声也随之响起。还有急促的脚步声。强盗都已惊醒。其他被声音惊醒的俘虏拍打着铁栏，乞求她们救他们一起走。

“我们得走了！”费喊道。

“我们不能就这么把他们丢下。”艾娃犹豫着说道，“我的弟弟足够幸运，有我们三个来救他。但有谁会来救他们呢？”

房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几个被毒药剥夺了意志的腐族，手持木头长矛闯了进来。

“我来挡住他们！你去救其他人！”费喊道。她冲向门边，长长的铁矛举在身前。只一刺，就将四个攻击者捅出了门口。

与此同时，红色母马在房间里到处跑动，踹开牢笼的铁门。艾娃和肖安慰着受惊的俘虏，免得他们陷入恐慌，加剧现场的混乱局面。

费站在门口，如同一座大坝，拦住了来袭的洪水。两个、四个、八个、十六个——不管多少个腐族强盗向她冲击，都无法迫使她后退一步。紧握着枪杆，她将矛尖在空中舞成一朵朵小花，如同蟒蛇的芯子一般伸缩不定。谁也无法突破这个由意志与力量组成的障碍。

更多的喊声。还有警报声。警钟的声音已被镇子里其他地方的警报声压了下去。

“真不敢相信，这些腐族木偶，”费说道，语气紧张，“我从未见过这种战斗方式。”

一群没有心智的工蜂，受躲在他们身后的指挥官驱使，簇拥在狭窄的走廊内，如同一堵血肉之墙般向前推进。他们不顾费的长矛能造成什么伤害，不在乎丢掉胳膊甚至性命。费被迫攻击，将矛尖捅进其中一只工蜂的胸膛。那人惨叫一声，嘴里喷出鲜血，却半步都没后退。他瞪大的双眼里既没有恐惧，也没有理智。身后的其他工蜂继续往前挤，迫使长矛在胸腔里刺得更深，最后刺透他的后背，接着扎进另一个人的胸膛。

费龇着牙，感觉既恶心又害怕，“太疯狂了！”

“多么可怜的东西啊。”艾娃说道，“他们也是别人的姐妹、兄弟、儿子和女儿。他们战斗，不是因为想战斗，而是因为他们的心智

已经死了。奥兰治兄弟即使死上一千回，也不足以弥补这样的罪行。”

“我挡不住了！”费喊道。她的脚因为工蜂的血而打滑，在地板上摩擦着后退。

“所有俘虏都放出来了！”艾娃喊道，“翼，我们走！”

红色母马回应了一声嘶鸣。只一跳，就来到房间深处的墙前。她后腿猛踹，两只蹄子看着就像巨大的手提钻。一次、两次、三次。石墙坍塌了。原本是墙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窟窿，晚风嗖嗖地刮了进来。

红色母马得意地叫了一声，跳了出去。艾娃、费和其他人跟在后面。

拂晓之前的战斗残酷而血腥。

强盗们驱使着一波接一波失去心智的工蜂，试图包围逃跑的俘虏，切断他们的退路。

在启示后的真身内，艾娃嗅探着空气、倾听着伏兵，努力指挥惊恐的俘虏踏上正确的道路，逃离强盗占据的城镇。费、肖和她本可以轻易地骑在翼的背上逃出镇子。没有哪个强盗能赶上飞奔的母马。但艾娃坚持不丢下任何一个俘虏。

所以翼和费分别化身红色母马和黑色猎豹，嘶鸣着、吼叫着，与尾随的强盗展开搏斗。蹄子呼呼地在空中飞踹；爪子和牙齿在星光下反射寒光。强盗的鲜血浸染了街道，残破的石屋里惨叫声此起彼伏。强盗的数目越多，战士们的内心就越发坚强。

疲惫不堪的艾娃又冲进一条巷子，俘虏们紧跟在她身后。但前方并不通往自由。更多的强盗挥舞着剑、矛，甚至是电池驱动的电棒，阻住了去路。几个强盗头子化身巨大的启示老鼠，带头进攻，他们的爪子和牙齿看着比电棒上的蓝色火花还要阴森。

费从俘虏的头顶上方一跃而过，如同一道黑色的彩虹，降落在艾娃的前方。她匍匐在地，对着进攻的强盗低吼。受惊的强盗停住脚步，趑趄着后退，被恐惧吓倒了。

在俘虏们的后方，面对从巷子另一头追赶而至的强盗，翼发出一声挑衅的嘶鸣，蹄子一下下地跺在地上，每一下都像一次小地震。

强盗又开始往上扑了，一开始有些犹豫，接着就更大胆了。工蜂是被迫的，仍有自由意志的强盗则受到人数优势的鼓舞。不管红色母马与黑色猎豹有多么厉害，她们在数量上处于极大的劣势，没有取胜的希望。

绝望之中，艾娃趴在了地上，知道已无路可逃。

肖趴在她身旁。

“对不起，弟弟。”艾娃说道，“我救不了你，救不了费，救不了翼，救不了任何人。你姐姐是……是个废物。”

“不是。”肖伸出一只手，触摸着艾娃抽搐不已、满是泪水的脸颊，“你是最棒的姐姐。”

艾娃苦笑一声，“我只是一只兔子，什么用都没有。看看我。跑了还没到半英里，就已经累得浑身发抖了。我甚至没法儿在战斗中打败一个孩子。”

“然而费和翼都愿意追随你，我们也是。”肖说道，“你可能个子小，没力气，但你有勇气、智慧和同情心。你愿意倾听，你能放大其他人内心的声音。”

“我不怎么擅长倾听你。我不知道你真正想要什么。”艾娃说道。

肖摇了摇头，“请听我说，相信我。你的精神如同飞翔的龙一样昂扬。我以为我能拯救我们的家庭，却不知道我的家庭早已拥有了最伟大的启示领主。”

艾娃抬头看着弟弟。她注意到，他看着她的样子跟七年前一模一样。那时，他们正在拍摄他们家唯一的全家福。

“谢谢，弟弟。”艾娃说道，内心平静下来，“我们死前要好好教训一下这群强盗。我们要像龙一样死去，而不是像兔子——”

就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声悠扬嘹亮的号角刺破了空气，就像刚刚跃出地平线的太阳。所有人都停了下来，抬眼观看。

就在那里，在东方，一只巨大的、如雪一般白的飞行兽出现在消散的雾气中。两只巨大的翅膀，翅膀的边缘锋利如刃；一根长长的、如蟒蛇般的脖子，脖子上长着一颗箭形的脑袋。它的体侧有一排排斑驳的蓝色斑点，就像穿着古代的军服。

“活见鬼了，”费·斯维尔说道，语气里充满向往，“龙。”

艾娃转向东方，耳朵从未如此灵敏。她能听到隐约的隆隆声，那是上千名士兵的脚步声和上千种装备的摩擦声。

“执政官的军队来了！”她叫道，“执政官的军队来了！”

巨大的龙越飞越近，向镇子俯冲。强盗们发出惊恐的叫喊，夹杂着俘虏们喜悦的呐喊。紧接着，腐族强盗四散而去，就像面对势不可挡的波涛的脆弱沙堡。

艾娃、翼和费局促地站在一起。艾娃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在她们前方，坐在一把由四张椅子架高的椅子上的，正是唐·伊克塞尔将军，又被称为龙；他是乌斯特的总督，这片土地上最强大的军阀。本已是身形高大，临时王座更是凸显了他的权势与地位。他锐利的双眼闪烁着无情、算计、顶级猎食者的目光，耐心地盯着这三个女人。

“这没什么，阁下。”艾娃说道，“我们只是在尽格里玛公民和执政官子民的义务。”

总督感谢她们给他送去了强盗巢穴的情报。原来，凯德总督是伊克塞尔总督的支持者，知道他正在寻求一场军事上的胜利，用以提升自己在格里玛领主之中的地位，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所以凯德总督将腐族巢穴的情报送给了他，后者决定对强盗发动一次彻底的打击。

战斗——更确切地说，屠杀——进行得干脆利落。在龙炽热呼吸的驱赶之下，强盗奔逃于镇子的废墟之中，却发现退路已经被大步赶来的“长腿”用钢铁弹丸封死了。接着，乘着“蜻蜓”这种致命的旋翼机器的空军，用精巧的十字弓将逃跑者一一射杀。最后，穿着塑料盔甲的步兵在废墟中进行了大扫除，用电击棒杀光了所有幸存的强盗。不管是否得到启示、不管是人类还是木偶，总之没有一个腐族逃脱，即使他们跪下投降也没用。

一堆人头，外加一圈启示老鼠的尾巴，放在了将军的身旁，就像某种令人作呕的奖杯。看到这个景象，艾娃的肚子里翻腾不已。

将军依然什么也没说，耐心地等待着。

“我们很荣幸能得到您的赞赏，并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伊克塞尔大人。”艾娃咽了口唾沫，强迫自己迎上那位猎食者的目光，接着说道，“但我们姐妹几个只是些普通人，难以担当侍奉大人的重任。”

她决定将翼和费说成自己的姐妹，是为了隐藏翼的逃犯身份。看到腐族被无情地屠戮殆尽后，她不想让翼冒这个险。目光在尸块和高坐的将军之间逡巡，她不确定到底哪个形象更可怕一些。

“你是个聪明的女孩，艾娃·赛德，在帮助我赢得这场胜利的过程中展现了足够的潜力。”伊克塞尔领主的声音威严而又低沉，和缓而有魅力，“不必过分谦虚。你觉得我给你们职位太低了？把它当作我的开价吧。我能给你们更多，只要你们能忠心侍奉我。”

“你误会我们了，阁下。”艾娃说道，“我们不是在讨价还价。我们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战斗，而是为了我们的亲人。我们不想追求荣耀，只是希望可以宁静地生活。”

“宁静？”将军笑了，但声音里没有欢乐，只有算计，“野地里的阿鲁克也希望能安宁，但风却总是刮个不停。格里玛外部被怪物紧紧包围，罗安弗雷尔内部则挤满了野心家。没有一个位高权重者的保护，你们怎么才能得到宁静？锋利的宝剑需要配上高明的剑士，没有伯乐，宝马也会在默默无闻中死去。”

“野马只适合生活在荒野，而不是罗安弗雷尔的棋盘街道上。”翼·盖茨说道。

“生锈的刀刃只能用来砍柴，不适合挂在大人的玉腰带上。”费·斯维尔说道。

气氛渐渐变得紧张，伊克塞尔将军眯起了眼睛。

“我姐妹们的意思是，我们只想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艾娃说道，声音虽比翼和费的温柔，但却同样坚定，“如果你想违背我们的意愿，强迫我们为你服务，那你就和用毒药奴役他人的腐族没什么差别。”

有那么一阵子，伊克塞尔将军的脸上挂起了冰霜，空气都似乎冷却了。三个女人紧张起来。但接着他的脸解冻了，变成了温暖的微笑。“说得好，艾娃·赛德，说得好。我不会再强求，祝你们归途愉快。”

艾娃暗自松了口气。三人深深地朝伊克塞尔将军鞠了个躬，转身离去。艾娃示意站在一旁俘虏群里的肖。

“我们回家。”艾娃笑着说道。

“送他们走，”身后响起将军阴森的命令，“一个不留。”

刹那间，站在俘虏身旁的士兵步调一致地拔出了剑，刺进俘虏的身体。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大多数人甚至来不及发出叫喊。

艾娃惊呆了，忘了行动。

肖倒在了地上。仿佛刚从噩梦中惊醒，艾娃一下子冲到他身旁，双膝跪在地上。臂弯里搂着垂死的男孩，她疯狂地用手压住他胸前的

伤口，想阻止血液流出。

“哦，神啊！求你了，求你了！”

肖抬眼看着她，挤出一个笑容，“没事，姐姐。我应该听你的话，留在垃圾矿。”他的声音异常虚弱，艾娃不得不将耳朵贴近他蠕动的嘴唇，“你说得对，对这些人而言，我们就是杂草。”

最终，艾娃轻轻地将肖已不再动弹的身体放到了地上。她转身看着将军，“为什么？”

“我骑不上的野马，绝不会让别人去骑。”将军说道，声音如同艾娃脚底的血泊一样平静，“我握不上的生锈刀刃，也绝不能握在别人手中。况且，我们还缺几个人头，才能凑够我要报告给执政官的一千个杀敌数目。为了凑数，我只能借用俘虏的人头了，还有……你和你姐妹的人头。”

“你怎么能这么做？”艾娃朝他尖叫道，“你是执政官的仆人，是格里玛人民的仆人！”

“执政官在我面前也不敢放肆，更不用说命令我。”将军说道，“实际上，等回到罗安弗雷尔之后，我要向她要一个更加响亮的称号。格里玛守卫者听上去不错，你觉得呢？其他总督和将军也是时候该面对现实了。”

士兵们向前逼近，举起了手中的剑。艾娃死死地盯着将军，冲向他，她举起了手，如爪子一般——

一对有力的胳膊抓住她，将她举离了地面。随后，她感到自己骑坐在长满红色鬃毛的背上，一上一下地颠簸着。将军渐渐退出了视野。她骑在红色母马背上，费·斯维尔紧紧地按住她，她们一起奔出了将军手下人的包围圈。

费低沉痛苦的声音在她耳旁响起：“不是时候！兔子最擅长的就是等待时机！”

在齐肩高的阿鲁克丛中，三个浴血的女人面朝东方跪下，那是太阳升起和罗安弗雷尔的方向。

“虽然我们并非同年同月同日生，”她们的声音整齐划一，“虽然我们并非同父同母，虽然我们并非出生在同一屋檐下、共用一个姓氏，但是我们找到了彼此。我们因为悲伤而团结在一起，因为寻求正义而团结在一起。我们在此义结金兰。天地为证，我们不想挑起这场战争，但我们一定会坚持到最后。在和平降临到格里玛之前，我们绝不会退却，直至同年同月同日死。”

阿鲁克茎在风中摇曳。三个姐妹哭干了眼泪。

草海之中，红色母马正在疾驰，黑色猎豹相伴在她身旁。在她们前方，如同飞鱼一般掠过海浪的，是一只灰兔。她会听、会躲、会出计策，甚至还会战斗——而且她绝不会在自己的理想面前退缩。

“格里玛的大人们，”艾娃默念道，“你们又多了一名新对手。”

《转生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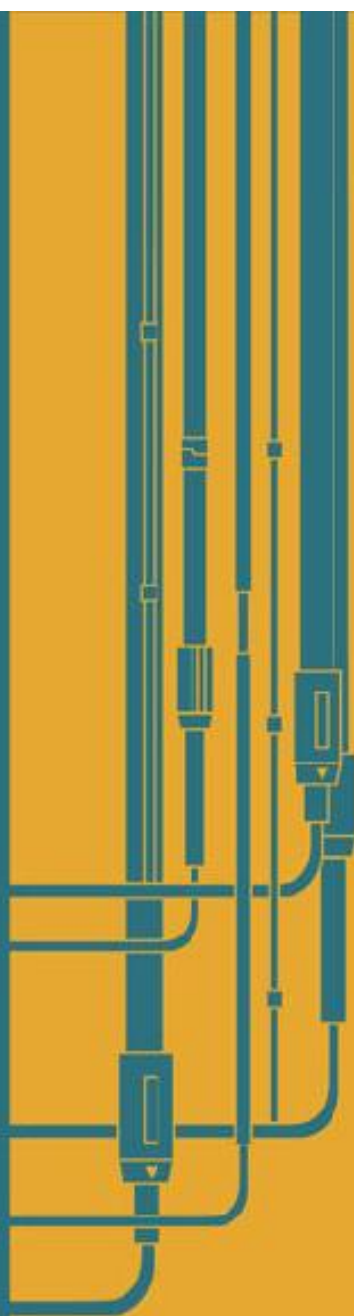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转生接口

THE REBORN

▼
【美】刘宇昆 著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录

[序](#)

[转生接口](#)

[宇宙智慧生物制作书籍掠影](#)

[思维的形状](#)

[贝利星人](#)

[信 息](#)

[先 知](#)

[弧](#)

[状态转换](#)

[第14课：关于事件消隐装置及其实际应用的思考](#)

[物 哀](#)

[人之涛](#)

[可数集](#)

[杀敌算法](#)

[麦克斯韦之妖](#)

序

小说这门艺术的核心存在悖论，至少就我的经历来讲：小说的媒介是语言，这门技艺的主要目的是交流；而我只有避开交流这一目的，才能写出满意的小说。

解释一下，作为作者，我用文字构建出作品，但文字在被读者的意识激活之前是没有意义的。故事是被作者和读者共同讲述的，在读者参与阐释之前，所有的故事都是不完整的。

每个读者在阅读文本时，都带着自身的阐释框架和对现实的预设，还有关于这个世界“是怎样”“应该怎样”的背景叙事。这些都需要通过经验来获得，通过每个人遭遇的、无可复制的现实这一独特经历来获得。故事情节的合理性由“争斗-伤疤”来判断；角色的深度由“现象-影子”来评估；而故事的真实性则由每个人内心的恐惧和希望来衡量。

一个好的故事和一份案情诉讼摘要完全不同，后者试图说服并引导读者走上一条悬浮在不合理深渊之上的狭窄道路。相反，一个好的故事则更像一栋空荡荡的房子，一座开放的花园，一片海边的废弃沙滩。读者带着他们沉重的行囊和珍视的财产，带着怀疑的种子和理解的剪子，带着人性的地图和支撑信仰的篮子前来。接着读者栖居在故事之中，探索它的角落和缝隙，按照自身的品味重新布置家居，按照他们内心生活的草图漆刷墙壁，将这个故事变成他们的家。

作为一名作者，我发现想要建造一所能让每位想象中的未来居民都满意的房子是一件限制重重、让人无力的事。更好的办法是建造一所让我在其中感到宾至如归、平静怡然的房子，让我在现实和语言的艺术之间得到慰藉。

然而，经验表明，正是在我最不希望达成“沟通”的时候，成果才是最容易被阐释的；正是在我最少考虑读者是否感到舒适的时候，他们才最有可能把这个故事当作自己的家。只有纯粹专注于主观性，我才有机会实现主体间性。

愿你在这里找到一个故事，让它成为你的家。

转生接口

The Reborn

胡绍晏 译

2014年首次发表于Tor.com

相较于太过清晰的记忆，遗忘是更严重的罪行。

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这儿有个掌控自身的独立“自我”，但那不过是大脑努力制造的假象……

——史蒂芬·平克，《白板》

我记得自己的转生。那感觉大概就像是一条鱼被放归大海。

悬浮的审判船缓缓地从波士顿港口飘移到扇形码头公园上方，其圆盘形的金属外壳与浑浊的夜空融为一体，凸起的上表面仿佛孕妇的肚子。

飞船的体积跟下方地面上的旧联邦法院大楼相仿，四周飘浮着几艘护卫舰，它们表面闪烁的灯光有时会构成类似人脸的模样。

我身边的围观者都渐渐安静下来。审判船每隔四年到访一次，但依然引来大批的人群围观。我扫视着一张张仰望飞船的脸，人们大多毫无表情，有些则带着敬畏。有几个人一边低声交谈，一边窃笑。我对他们稍加留意，但也没放太多心思在他们身上。毕竟已经许多年不曾发生公开袭击事件了。

“飞碟。”那几人中的一人说道，声音略有些大。周围的人们挪动脚步，试图与他拉开距离。“该死的飞碟。”

人群在审判船正下方留出一片空地。一群托宁观察员站在空地中间，准备迎接转生者。但我的伴侣凯不在其中。祂¹告诉我，祂最近已见证过太多次转生。

凯曾跟我解释说，审判船的外形设计意图体现对本地传统的尊重，它能唤起我们从前对外星小绿人和《外星第九号计划》²的种种想象。

“这就好比你们的旧法院有个类似灯塔的拱顶，源自波士顿的航海传统，象征着正义的光辉。”

托宁人通常对历史不感兴趣，但凯一直提议要尽量对本地人多加包容。

我在人群中缓缓穿行，逐渐接近那群窃窃私语的家伙。他们全都穿着又长又厚的外衣，极适合藏匿武器。

审判船如孕腹般的圆顶打开了，一束明亮的金光射向天空上方的乌云，由此映照出的漫射反光柔和地笼罩着地面，投下一片阴影。

审判船边缘的一圈旋转门也都打开了，长长的弹性绳索从门洞里延展滑落，弯曲地悬浮于空中，仿佛一根根触手。此刻，审判船就像一只飘浮的水母。

每条绳索的末端都挂着一个人类，他们的身体被位于肩胛骨之间的脊椎上的托宁接口牢牢地固定住，仿佛挂在鱼钩上的鱼。随着绳索徐徐向地面伸展，其末端的身影缓慢轻柔地舞动着四肢。

我接近了那一小群窃窃低语的人。刚才大声说话的家伙把双手伸进厚重的外衣里。我推开人群，加快脚步。

“这些可怜的混蛋。”他一边喃喃低语，一边注视着返回家园的转生者逐渐接近人群中央的空地。我看到了他脸上的表情，俨然是个决定痛下杀手的狂热仇外主义者。

转生者即将抵达地面。我的目标正在等待着，等待审判船的绳索从转生者身上脱离那一刻，于是他们不可能再被拽回去，踉跄地站立着，依然不太清楚自己是谁。

依然天真无辜。

我清楚记得这样的时刻。

我的目标右肩稍稍一动，试图从外衣底下抽出什么东西。我一把推开身前的两名女子，高喊着跃起，“别动！”

接着，转生者脚下的地面像火山一样迸发，世界似乎变慢了，转生者连同托宁观察员一起被抛入空中，肢体胡乱摇摆，犹如断线的木偶。当我撞到前面那人身上时，光与热扑面而来，遮蔽了一切。

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排除我的嫌疑，并为我包扎伤口。等到我被准许回家时，已经是下半夜。

由于新的宵禁政策，剑桥市的街道安静而空旷。哈佛广场停着一队警车，十几盏警灯轮流闪烁。我停下来，摇下车窗，出示证件。

面容稚嫩的年轻警察倒吸了一口气。“乔舒亚·雷农”这名字他也许不认识，但他能看到我的证件右上角的黑点，这说明我可以进入高度戒备的托宁人住宅区。

“真是糟糕的一天，长官，”他说道，“不过别担心，我们已经守护好通往您家里的道路。”

他尽量以不经意的语气说出“您家里”三个字，但我能听出其中的震撼。他知道我是他们的人，我跟他们住在一起。

他没有从我的车边退开。“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一下调查进展如何？”他的目光在我全身游走，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强烈而饥渴的好奇心。

我知道，他真正想问的是：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扭头望向前方，摇上车窗。

片刻之后，他往后退开，我用力一踩油门，轮胎发出一阵令人满意的尖啸，我的车一下子蹿了出去。

这座围墙大院原本属于拉德克利夫学院。

我打开公寓的门，屋里透出凯喜欢的柔和金色灯光，我突然想起下午的遭遇，浑身一阵战栗。

凯坐在客厅沙发上。

“抱歉，我没打电话。”

凯站起来，身高足有八英尺³，他张开胳膊，黑色的眼睛凝视着我，仿佛新英格兰水族馆巨型水缸里游弋的大鱼。我步入他的怀中，

鼻子里闻到一股熟悉的气味，混合着花与香料的味道，既是来自外星世界的味道，也是家的味道。

“你听说了？”

祂没有回答，只是轻柔地脱下我的衣服，并小心避开绷带。我闭上眼睛，没有抵抗，感受着衣衫被一层层剥离。

浑身赤裸的我仰起头，让祂亲吻我，祂那管状的舌头很温暖，咸咸的。我用双臂环抱住祂，抚摸着祂脑后那道长长的伤疤，祂伤疤的来历我并不知晓，也不想深究。

接着，祂用第一对胳膊搂住我的脑袋，把我的脸埋进祂柔软而覆满绒毛的胸口。祂强壮柔韧的第三对胳膊抱住我的腰，灵活而敏感的第二对胳膊摩挲着我的双肩，找到我的托宁接口，轻轻拨开皮肤，插了进去。

建立连接的刹那间，我倒吸一口气，感受到四肢变得僵硬，继而松弛下来，任由凯强壮的胳膊支撑着我的身体。我闭上眼睛，通过凯的感官感受自己的身体：温热的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构成一片脉动的红色与金色网络；背部和臀部的皮肤温度相对较低，形成青蓝色的背景；我的短发扎在祂第一对手敏感的皮肤上，略有点刺痒；我混乱的思维在祂温和的疏导之下渐渐恢复平静与理智。我俩的身体与心灵以最亲密的方式结合。

我心想：就是这种感受。

不要因为他们的无知而恼怒。祂通过思维告诉我。

我为祂回放下午的经历：执行任务时的傲慢与大意，爆炸发生时的惊愕，目睹转生者和托宁人死去时的愧疚与后悔。我心中充满无助的愤怒。

你会找到他们的。祂在我脑中说。

我会的。

接着，我感觉祂的身体向我贴近，六条胳膊和两条腿不断探索，抚摸、抓握、挤压、穿插。我也回应着祂的动作，我的手、我的嘴唇、我的脚在祂凉爽柔软的皮肤上游走。我知道祂喜欢这样，我的愉悦清晰分明，祂的也一样。

思维和语言都已没有必要。

审讯室位于联邦法院的地下室，狭小逼仄，仿佛囚笼。

我关上门，挂好外套。我不怕背对着嫌疑人。亚当·伍兹把脸埋在双手之间，胳膊肘支着不锈钢桌面。他胸中斗志全无。

“我是乔舒亚·雷农，托宁保卫局的特工。”我习惯性地把证件在他面前晃了晃。

他抬头看着我，眼睛布满血丝，空洞无神。

“你从前的生活要结束了，我相信你已经明白这一点。”我没有宣读他的权利，也没有告诉他可以找个律师，那些程序是文明程度较低的年代的东西。如今已不需要律师——也不需要审判和警察的讯问技巧。

他瞪视着我，眼神充满憎恨。

“那是什么感觉？”他压低嗓音问道，“每晚被祂们上？”

我愣了一下，无法想象只是这么晃一眼，他就能留意到我证件上的黑点。然后我意识到，那是因为我刚才背过身去，他能透过衬衫看到托宁接口的轮廓。他知道我经历过转生。只是碰巧猜中了而已——不过也很合理——托宁接口敞开的人多半是跟某个托宁人结成了伴侣。

我没有上钩。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仇外主义情绪能驱使像他那样的人大开杀戒。

“手术后，你会受到思维探查。但假如你现在就坦白，提供关于同谋者的有用信息，等到转生之后，就可以获得一份好工作，过上好

日子，还可以留住大部分有关朋友和家人的记忆。可你要是撒谎，或者什么都不说，我们最终还是能得到所有的情报，然后你会被清空头脑，送去加利福尼亚州清理辐射尘埃。所有关心你的人也会完全把你忘记。选择权在你手里。”

“你怎么知道我有同谋？”

“爆炸发生时我有注意到你。你正在等待那一刻。我相信你的任务是趁着爆炸之后的混乱尽量杀死更多托宁人。”

他继续瞪着我，恨意毫无退减。接着，他似乎忽然想到了什么，“你转生过不止一次，对吧？”

我愣住了，“你怎么知道？”

他露出微笑，“只是直觉。你的站姿和坐姿都过于僵直。上一次是什么时候？”

我本该料到这个问题，但我准备不够充分。转生两个月之后，我依然感觉有点生疏，状态不佳，“你知道我不能回答。”

“你什么都不记得？”

“我被切除了溃烂的部分，”我对他说，“你溃烂的那部分也会被切除。不管原来的乔希⁴·雷农曾犯下什么罪行，他已经不存在了，他的罪名自然也应当被遗忘。托宁人是富于同情和仁慈的种族。他们只会移除你我真正对罪行负有责任的部分——承载邪恶意图的部分。”

“富于同情和仁慈的种族。”他重复道。我看到他的眼中有一种新的意味：怜悯。

我突然感到很愤怒。应该被怜悯的人是他，而不是我。他还来不及抬手遮挡，我便冲过去猛击他的脸，一拳，两拳，三拳。

他的双手在身前挥舞，鼻子里流出血来。他没有吭声，但一直用那双平静而充满怜悯的眼睛看着我。

“他们当着我的面杀了我父亲。”他说。他抹掉嘴唇上的血，甩了甩手。血滴溅到我的衬衫，猩红的血珠在白色布料上显得格外鲜亮。“我当时十三岁，躲在后院的棚屋里。透过门缝，我看到父亲把棒球棍砸向他们中的一个。那家伙用一条胳膊挡住，然后另一对手抓住他的脑袋，就这么扯了下来。然后他们烧死了我母亲。我永远无法忘记血肉烧灼的气味。”

我尽量控制住呼吸。我尽量像托宁人那样看待眼前这个人：把他一分为二。他既是个受到惊吓的孩子，也是个愤怒苦涩的成年人，前者尚可挽救，后者则没有可能。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我说，“那是个黑暗的年代，可怕而扭曲的年代。然而世事变迁，托宁人已经道歉，并试图补偿。你应该去接受心理咨询。他们应该给你安装接口，把那部分记忆剔除掉，让你的生活摆脱那些幽灵的干扰。”

“我不想摆脱那些幽灵。你就没考虑过吗？我不愿忘记。我骗他们说什么都没看到。我不想让他们侵入我的头脑，偷走我的记忆。我想要复仇。”

“你没法复仇。干下那些事的托宁人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已经受到惩罚，湮没在遗忘中。”

他笑出声来，“你说‘受到惩罚’，干下那些事的托宁人就是如今四处活动的托宁人，宣扬博爱，宣扬跟人类和谐共处。他们可以选择遗忘，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应该忘记。”

“托宁人没有连贯的意识——”

“你说得就好像自己在征服战争中没有失去过亲人一样。”他提高嗓门，语气从怜悯转变成某种更为阴郁的情绪。“你的论调就像个通敌的叛徒。”他朝我啐了一口，我感觉到脸上和唇间的血水——温热甜腻，铁锈的味道。“你都不知道自己被夺走的是什么。”

我离开房间，关上门，隔绝了他源源不断的咒骂。

在法院外，我遇到了技术调查部的克莱尔。她那边的人已经完成对昨晚罪案现场的侦测与记录，但我们仍然绕着爆炸坑走了一圈，用传统的目测法检视，以防她的设备有所疏漏。

不太对劲，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

“今早四点左右，一名受伤的转生者死在了麻省总医院，”克莱尔说道，“所以死亡人数一共是十个：六个托宁人，四个转生者。比两年前纽约那次要好一点，但绝对是新英格兰最严重的屠杀事件。”

克莱尔身材瘦削，面容犀利，一停一顿的动作让我想到麻雀。作为波士顿地区仅有的两名跟托宁人结为伴侣的保卫局特工，我俩走得很近。人们开玩笑说，我俩是工作上的配偶。

我没有在征服战争中失去亲人。

凯陪我出席母亲的葬礼。她躺在棺柩里，面容平静，毫无痛苦。

凯轻触我的后背，给予我支持。我想告诉祂，不必太难过。祂曾努力地抢救她，也曾努力地抢救我父亲，但人类的躯体太过脆弱，我们还不能完全地掌握托宁人教给我们的先进技术。

我们绕过一堆凝结在融化沥青中的碎石。我尽力控制住呼吸。伍兹的话令我感到不安。“爆炸物有什么线索？”我问道。

“情况非常复杂，”克莱尔说，“根据残存的碎片，有个连接着计时电路的磁力仪。我猜最可能的情况是，附近有大质量金属物体触发了磁力仪，比如审判船。于是计时电路开始工作，在转生者抵达地面的那一刻引爆。

“这一装置需要对审判船的质量有相当精确的了解，否则路过港口的游艇和货船都有可能将它触发。”

“也需要了解审判船的操作规程，”我补充道，“他们必须知道昨天有多少转生者抵达，然后估算出完成转生仪式并把转生者送达地面需要多少时间。”

“这绝对需要周密的计划，”克莱尔说，“这不是某个独行侠干的。我们面对的是经验丰富的恐怖组织。”

克莱尔拉着我走到某个位置。我们所在的位置刚好能看到爆炸坑底部。坑比我预想的要小。犯案者用的一定是定向炸药，能量集中往上输出，估计是想尽量减小对周围人群的伤害。

人群。

我不禁回想起儿时的记忆。

秋季，天气凉爽，空气中能闻到大海的气味，以及燃烧物的气味。聚集的人群数量众多，但没人发出声响。跟其他站在外围的人一样，我使劲往里挤，意图靠近中心，而中间的人则使劲往外挤，就像一窝蚂蚁围着一只鸟的尸体涌动。最后，我来到人群中心，明亮的篝火在数十只油桶里燃烧。

我从外衣里掏出一个信封。我打开信封，将一叠照片交给油桶边的人。他逐一翻看，并从中抽出几张，交还给我。

“这些你可以留着，然后去那边排队做手术。”他说。

我翻看手中的照片：妈妈怀抱着婴儿时的我；爸爸在集市上把我举过肩头；我和妈妈以相同的姿势入睡；我和爸爸妈妈一起玩棋盘游戏；我打扮成牛仔的模样，妈妈在我身后替我调整领巾。

他将其余照片扔进油桶。转身离开时，我试图在火焰吞没照片之前再看一眼。

“你还好吧？”

“没关系，”我晕乎乎地说，“还有一点爆炸的后遗症。”

我可以信任克莱尔。

“听着，”我说道，“你有没有想过转生之前你做过什么事？”

克莱尔用锐利的眼神注视着我，眼睛一眨不眨，“别这么想，乔希。想想凯，想想你的生活，你现在拥有的真实的生活。”

“你说得对，”我说道，“只是伍兹让我有点不安。”

“你也许需要放几天假。你要是无法集中精神，对谁都没好处。”

“我没事。”

克莱尔似乎持怀疑态度，但她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步步紧逼。她明白我的感受。凯能够看到我脑中的内疚和遗憾。在那种终极的亲密行为中，隐瞒是不可能的。我无法忍受就这样一事无成地回到家接受凯的安慰。

“就像我说的，”她继续道，“这片区域一个月前由W. G. 特纳建筑公司重铺过路面。炸弹很可能就是那时埋下的，伍兹是施工人员之一。你应该由此着手调查。”

她将文件盒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这里是参与法院路重铺工程的所有雇员和承包商。”

她匆匆地离开了，不敢跟保卫局特工多说半句话，仿佛我有某种传染病。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或许的确有传染病。在我转生的时候，跟我关系比较近的人都知道我干过什么，他们对我的认知组成了从前乔舒亚·雷农人格的一部分。因此知情者也必须安装接口，剔除相关记忆，以便让我完成转生。我的那些罪行感染了他们。

我甚至不知道以前与我亲近的人都有谁。

我不该想这些事。从前的生活相当于死人的生活，对此过于执着没有好处。

我逐一浏览那批文件，把一个个人名输入手机，让克莱尔办公室的电脑算法把它们跟数百万个数据库中的条目联系起来，并在激进的反托宁论坛和仇外网站中搜索，寻找种种关联，构建出一张关系网。

但我还是自己逐行逐句地仔细阅读着文件。有时候，人脑能够发现克莱尔的计算机都无法找到的关联。

W. G. 特纳公司非常谨慎。所有申请人都经过全面的背景调查，算法分析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

没多久，所有名字融合到一起，变得难以分辨：凯利·艾考夫、修·雷克、索菲亚·勒戴、沃克·林肯、胡里奥·科斯塔斯……

沃克·林肯。

我又倒回去翻看文件。照片上是个三十多岁的白人男性：狭长的眼睛，后退的发际线，面对镜头毫无笑容。似乎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我对他的外表一点印象都没有。

但他的名字让我有点犹豫。

火焰中卷曲的照片。

最上面那张是我父亲，站在我家的房子跟前，手握来复枪，面容肃穆。就在火焰将他吞噬前，我看到照片残存的角落里有一对交叉的路标。

沃克，林肯。

我发现自己在颤抖，尽管办公室的暖气温度调得很高。

我掏出手机，调出沃克·林肯的电脑报告：信用卡记录，电话日志，搜索历史，网络浏览轨迹，就业与教育概况。算法没有标注出任何异常。沃克·林肯似乎是一名典型的普通公民。

我从没见过有谁的档案这么干净，克莱尔那偏执多疑的算法竟找不出一点反常之处。沃克·林肯太过完美了。

我查看他的信用卡购物记录：原木燃料、点火液、模拟壁炉、户外烧烤架。

然后，从两个月前开始，没有任何消费。

祂的手指正要接入，我开了口。

“今晚就不了。”

凯的第二对手臂停下来，略一犹豫，然后轻抚我的后背。稍后，祂直起身。祂的眼睛看着我，在公寓昏暗的灯光下仿佛两颗苍白的月亮。

“很抱歉，”我说，“我的脑子里太乱，有许多不愉快的念头。我不想给你增添负担。”

凯点点头，这是人类的动作，在祂身上显得不太协调。我很感谢祂为了安慰我而做出的努力。祂一直都是如此地善解人意。

祂往后退开，让我一个人赤裸着身体留在屋子中。

房东宣称对沃克·林肯的生活一无所知。该名租客是四个月前搬来的，房租（在查尔斯镇的这个区域尤其便宜）每月一号直接打入账户，但她从没见过他一眼。我挥了挥证件，她把房间钥匙交给我，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登上楼梯。

我推开门，打开灯，眼前的景象仿佛家具店的陈设：白沙发，皮革双人椅，玻璃咖啡桌上整齐地堆放着若干杂志，墙上挂有抽象画作。一切都井然有序，没有一丝不妥之处。我深吸一口气。没有烹饪、洗洁剂等生活起居的气息。

这地方既熟悉又陌生，犹如似曾相识的梦境。

我穿过房间，打开一扇扇门。壁橱和卧室的布局跟客厅一样巧妙而美观。极为普通，又极不真实。

阳光从西墙的窗户照进来，在灰色地毯上投射出清晰的平行四边形。那金色的光是凯最喜欢的色调。

到处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灰，大概积攒了有一两个月。

沃克·林肯是个幽灵。

最后，我转过身，看到正门背后挂着一件东西：一张面具。

我把它摘下来，戴到脸上，然后走进浴室。

这种面具我很熟悉，它是基于托宁人的科技，由柔软的可编程纤维制成。把转生者送回地球的绳索也是用的同一种材质。面具被体温激活，自动变化成预设的形状。戴上面具后，无论你的脸长什么样，面具都会呈现出预先记忆的容貌。此类面具只有执法机构获准使用，我们有时会用它来渗透仇外组织。

镜子里，面具凉丝丝的纤维逐渐被激活，就像我触摸凯时祂身体的反应。面具牵扯推挤着我脸上的皮肤与肌肉，一时间，我的脸变成了一块扭曲的肉，仿佛噩梦中的怪物。

接着，脸上翻滚起伏的运动停息了下来，我看到了沃克·林肯的脸。

凯是我在上一次转生之后看到的第一张脸。

那张脸上长着黑色的鱼眼，皮肤微微起伏，仿佛底下有许多细小的蠕虫在扭动。我瑟缩着试图躲避，但无处可逃。我的后背贴着一堵铁墙。

祂眼睛周围的皮肤一缩一放，我无法理解这种属于外星人的表情。祂往后退开，留给我一点空间。

我慢慢地坐起来，环顾四周。这是一间狭小的房间，我躺在一块窄窄的钢板上，一端固定在墙上。灯光太亮，我感到有点恶心，于是闭上眼睛。

一幅幅画面仿佛海啸一般袭来，令我应接不暇。面孔、话语、事件，纷纷疾速地掠过。我张开嘴发出尖叫。

凯立刻扑上来。用第一对胳膊抱住我的头，迫使我保持静止。一股混合着花香和香料的气味将我包裹住，关于那气味的记忆突然从我混乱的头脑中浮现出来。家的味道。我紧紧将它抓住，就像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抱住一块漂浮的木板。

祂用第二对胳膊搂住我，拍打我的背，寻找接口。我感觉到祂的手插入我脊椎上的洞孔。我不知道那里有接口，疼痛感几乎让我喊出声来——

接着，头脑中的混乱风暴消退下去。我通过祂的眼睛和头脑看着这个世界：我赤裸的身体正在颤抖。

让我来帮助你。

我稍做挣扎，但祂太强壮，我只能放弃。

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审判船上。从前的乔希·雷农干了件很糟糕的事，必须受到惩罚。

我试图回忆自己做過什么，却完全想不起来。

他已经消失了。为了拯救你，我们必须把他从你的身体里切除。

凯柔和地引导我的思维，我脑海中浮现出又一段记忆。

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阳光从西墙的窗户里照进来，在地面上投射出清晰的平行四边形。凯缓缓地在我们面前来回走动。

“我们每个人都由许多组记忆、许多种人格和许多连贯的思维模式构成。”语声来自凯脖子上挂着的黑盒子，稍微有点呆板，但悠扬而清晰。

“相较于跟家乡的儿时玩伴在一起，当你跟大城市里的新朋友相处时，你的行为、表情，甚至语言是不是都有所不同？相较于跟家人在一起，当你在我面前时，你的哭和笑，甚至连生气的模样是不是也不一样？”

我和周围的学生发出少许笑声。凯走到教室的另一头，然后转回身，我俩的目光对视。祂眼睛周围的皮肤向外拉伸，使得双眼显得更大。我的脸上微微发热。

“统一人格是人类传统哲学中的一个错误观念。事实上，许多未开化的旧习俗都是基于这一理念。比如说，一名罪犯只不过是许多

人共享着一具躯体。犯下谋杀罪的人也可能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好兄弟、好儿子。当他策划杀人的时候，跟他在给女儿洗澡，亲吻妻子，安慰妹妹或照顾母亲的时候，完全是不同的人。然而人类从前的刑事司法制度会对所有人无差别地予以惩罚，一起审判，一起监禁，甚至一起处死。这种集体惩罚多么地野蛮！多么地残酷！”

我根据凯的描述想象自己的头脑：化整为零，分成许多碎片。托宁人最鄙视的人类制度也许就是司法制度。考虑到祂们的心灵交流能力，这种鄙视完全说得通。托宁人互相之间没有秘密，而祂们的亲密关系，我们大概只有在梦里才能实现。司法制度受制于个体的不透明性，无法直接获取思维的真相，甚至需要诉诸仪式化的对抗，这在祂们看来一定是非常野蛮。

凯瞥了我一眼，仿佛能听到我的心思，但我知道，不通过接口这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个念头让我感到很愉快。我是凯最喜欢的学生。

我抱住了凯。

我的老师，我的爱人，我的伴侣。我曾经到处漂流，而如今我已到家。我开始记起来了。

我触摸到祂脑后的疤痕。祂一阵战栗。

这里是怎么回事？

我不记得了。不必担心。

我避开伤疤，小心翼翼地抚摸祂。

转生是个痛苦的过程。你们的生物演化进程跟我们不同，你们的头脑更难梳理，更难分离出不同的人格。记忆需要一点时间才能稳定下来。你需要重塑神经纤维链，需要重新找回记忆，并重新理解它们。你得重建自身。现在患病的部分已经切除，你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我依偎着凯，跟祂一起将我的人格重新拼凑完整。

我给克莱尔看那副面具，还有那份过于完美的电子档案，“想要获取这类装备，并伪造令人信服的电子数据，那一定是个位高权重的人，甚至可能在保卫局内部，因为我们需要清理电子数据库，删除转生者的记录。”

克莱尔咬着下嘴唇瞥了一眼我的手机屏幕，然后怀疑地看着那面具，“这真的不太可能。保卫局雇员全都装有接口，并且定期接受思维探查。我不明白内鬼怎么可能藏得住。”

“但这是唯一的解释。”

“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克莱尔对我说，“亚当已经安装接口，塔乌正在对他进行思维探查。再过半小时就能清楚。”

我跌坐到她身边的一张椅子上。最近两天的疲惫犹如厚重的毯子一般裹挟着我。我一直躲避着凯的触碰，理由连自己也无法解释。我感觉自己很分裂。

我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会儿，保持清醒。

我和凯坐在皮革双人椅上。他身躯庞大，我俩不得不挤在一起。我们的身后是壁炉，我的后颈能感到从壁炉传来的温热。他用左侧的胳膊轻抚我的背。我很紧张。

我父母坐在对面的白沙发上。

“我从没见过乔希这么快乐过。”母亲说道。她的笑容十分欣慰，让很想拥抱她。

“你这么想我很高兴，”凯通过黑色发声器说道，“我猜乔希很担心你会怎么看我——怎么看我们俩。”

“仇外分子一直都存在。”父亲说道。他听起来有点喘。我知道，将来某一天我会意识到这就是他病症的开端。一丝悲伤冲淡了我快乐的记忆。

“从前发生过一些可怕的事，”凯说道，“我们很清楚这一点。但我们始终希望着眼于未来。”

“我们也一样，”父亲说，“但有些人一直陷在过去，无法让死者安息。”

我环顾四周，注意到这房子很整洁。地毯毫无瑕疵，桌上没有杂物。我父母坐的白沙发一尘不染。中间的玻璃咖啡桌上只有几本杂志，堆放得巧妙而美观。

这客厅就像是家具店的陈设。

我猛地醒来，记忆中的碎片如同沃克·林肯的公寓一样不真实。

克莱尔的伴侣塔乌站在门口。祂的第二对胳膊受到严重损伤，渗出蓝色的血。祂的脚下一个踉跄。

克莱尔立刻跑到祂身边，“怎么回事？”

塔乌没有回答，而是扯下克莱尔的外衣和底衫，用粗壮但不那么灵活的第一对胳膊饥渴地摸索着克莱尔的后背，寻找她的托宁接口。祂终于找到接口，将胳膊的前端插了进去，克莱尔倒吸一口气，立刻瘫软下来。

我移开视线，避免直视这亲密的一幕。塔乌很痛苦，祂需要克莱尔。

“我该走了。”我站起身说道。

“亚当的脊椎里藏有炸弹。”塔乌通过发声器说道。

我愣了一下。

“我给他安装接口时，他表现得很配合，看上去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但当我开始探查他的思维时，却触发了一枚微型炸弹，他当场被炸死了。我猜你们中有些人仍然极度憎恨我们，宁死也不愿转生。”

“我很遗憾。”我说。

“我才应该感到遗憾。”塔乌说道，祂机械的话音只能勉强传达悲哀的语调，但似乎跟我混乱的头脑有点相像，“一部分的他是无辜的。”

托宁人对历史不感兴趣，我们现在也一样。

祂们不会老死。没人知道托宁人活了多久：几百年、几千年，还是万古永生。凯含糊糊地提到过一段旅程，其持续的时间比人类的历史还要长。

我曾经问过祂，那是什么感觉？

我不记得了。祂通过思维告诉我。

祂们的心态可以用生理特性来解释。祂们的大脑就像鲨鱼的牙齿，一直不停地生长。新的脑组织不断从内核产生，而外层则像蛇皮一样定期脱落。

面对实质上万古不衰的生命，无穷无尽的记忆会使托宁人不堪重负。难怪祂们成了遗忘大师。

希望保留的记忆必须复制到新的脑组织内：追溯、重建、转录。需要忘却的部分则随着每个蜕变周期被抛弃，仿佛干枯的蛹壳。

祂们不仅丢掉记忆，就连完整的人格也可以像角色扮演一样随意套用，然后再将其抛弃与遗忘。托宁人把蜕变前后的自己视为互相独立的个体：不同的性格，不同的记忆，不同的道德责任。它们只是共用同一具身体而已。

甚至是不同的身体，凯在我脑中说。

？

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你体内的每一个原子都会被其他原子取代，凯通过思维说道。这还是在我們刚成为恋人的时候。祂话中常常带有说教意味，对我们来说则更快。

就像忒修斯之船，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块木板都被替换掉，最后它便不再是同一艘船。

你们总是喜欢用过去的事来比喻。但祂的态度更像是纵容而不是批判。

在征服战争时期，托宁人的表现极具攻击性。而我们也以牙还牙。当然，细节已经变得模糊。托宁人不记得那些过去，我们中的大多数也不愿回想。但过了这许多年，被毁的加利福尼亚州依然不适合居住。

然而等我们投降之后，托宁人放逐了大脑中具有攻击性的部分——作为对战争罪行的惩罚——变成了人们认知中最温和的统治者。如今，祂们憎恨暴力，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并且心甘情愿地授予我们技术，治疗各种疾病，创造出一个个奇迹。世界平静安宁，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幅度延长，那些愿意为托宁人效劳的人生活十分富足。

托宁人不会有负疚感。

我们已不是当初的自己，凯在我头脑中说，

这里也是我们的家园。然而你们中有些人坚持认为我们应该为已经消亡的前身承担罪责。这就像是要儿子为父亲的罪行负责。

假如战争再次爆发会怎样？我在头脑中说，假如仇外分子说服所有人起来反抗怎么办？

那我们会再次变得跟以前一样残酷无情。这是面对威胁时的生理反应，我们无法控制。但未来的我们跟现在的我们没有关系。父亲不该为儿子的行为负责。

类似这样的逻辑很难反驳。

亚当的女友萝伦是个表情阴郁的年轻姑娘，我告诉她，由于亚当的父母已经过世，理论上讲，她是他关系最近的亲属，有责任到警署

认领尸体。即便如此，她的脸色并无变化。

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厨房餐桌。这间公寓狭小昏暗，许多灯泡都烧坏了，却没有更换。

“我需要装接口吗？”她问道。

亚当死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决定他的哪些亲友应该安装接口——并小心提防脊椎里藏的炸弹——以便揭开整个阴谋的全貌。

“我还不知道。”我说，“这取决于我对你合作程度的评估。他有没有跟可疑的人交往？你觉得可能是仇外分子的人？”

“我什么都不知道。”她说道，“亚当是个……独来独往的人。他从没告诉过我什么。你要是愿意，可以给我安个接口，但那是浪费力气。”

她这类人通常对安装接口充满恐惧，感觉受到侵犯。她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反而让我更加怀疑。

她似乎察觉到我的疑心，于是改变了策略，“我和亚当有时会吸‘健忘烟’或者‘闪光’。”她在座椅上调整了下坐姿，望向厨房台面。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一叠脏盘子前面摆放着吸毒工具，仿佛舞台布景，滴滴答答漏水的龙头则提供了背景音。

“健忘烟”和“闪光”都有很强的致幻效果。言外之意是：她的脑袋里充满虚假的记忆，即使装了接口也不可信。我们最多只能让她转生，但无法找出有用的信息。这一招还不错。但她的谎言不够令人信服。

凯曾经通过思维对我说，你们人类认为，你做什么事决定了你是什么人。我记得我俩躺在某个公园的草地上，我喜欢通过他的皮肤感受温暖的阳光，因为他的皮肤比我的敏感得多。但其实，你的人格取决于你的记忆。

那不是一回事吗？我在脑中问道。

完全不是。为调取记忆，你必须重新激活一组神经链路，而在此过程中，它们会被改变。你们的生理特性就是这样，每次回想都会重写记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段生动清晰的记忆其实是假造的？某个场景你确信是梦境，但其实是真实经历？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你却以为是事实？

听你说的，我们好像很脆弱。

其实是受到了误导，凯的思维态度中带着爱意，你们无法分辨记忆的真伪，却仍强调其重要性，把它当作生命中许多东西的根本。而保存历史的习惯也没给你们的种族带来什么好处。

萝伦把视线从我脸上移开，也许是想起了亚当。我感觉萝伦有种模糊的熟悉感，就像是儿童时代听过的歌谣，依稀存有一点印象。当萝伦迷失在记忆中时，她的脸似乎松弛下来，我喜欢她这种难以名状的表情。于是，我决定不给萝伦安装接口。

我从包里取出面具，一边注视着她的脸，一边戴上。面具在我脸上被激活，开始重塑肌肉与皮肤，我注意观察她的眼睛，看她有没有认出这张脸，以便确定亚当和沃克是否是同谋。

她的表情再次变得冷漠阴沉，“你在干什么？这玩意儿有点瘆人。”

我很失望，对她说道：“只是例行检查。”

“你介意我处理一下那个滴水的龙头吗？它快把我逼疯了。”

我点点头，她站起身，我继续坐着。又一条死胡同。这一切真的是亚当独自完成的吗？沃克·林肯是谁？

我很害怕，因为我的脑中有个半成形的答案。

当我察觉到重物袭向后脑时已经太迟了。

“能听见吗？”失真的语声，是电子装置伪装的。奇怪的是，这让我想起托宁人的发声器。

我在黑暗中点点头。我是坐着的，双手被绑在身后。一块柔软的布，也许是围巾或领带，紧紧裹住我的脑袋，蒙着我的眼睛。

“很抱歉，我们必须这么做。还是不要让你看到我们为好，这样等到托宁人探查你的思维时，我们才不会被暴露。”

我尝试扭动手腕上的结。扎得很结实，靠我自己不可能解开。

“你们必须马上停止这种行为，”我尽可能威严地说，“我知道你们觉得逮住了一个勾结外敌的人类叛徒。你们相信这就是正义与复仇。但是想一想，假如你们伤害我，最终还是会被逮捕，关于这件事的所有记忆都将被抹去。要是你们根本都不记得，复仇有什么意义呢？那就跟从没发生过一样。”

电子语音在黑暗中发出笑声。我无法分辨他们的人数，其中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有男人也有女人。

“放我走。”

“我们会放你走，”第一个声音说道，“等你听完这个。”

我听到“咔嗒”一声，有个按钮被按下去，接着是空洞的语声：“你好，乔希。所以你找到了重要线索。”

这是我自己的声音。

“……尽管经过深入的研究，但完全消除记忆是不可能的。转生者的头脑就像个旧硬盘，存有许多过去的痕迹，它们处于休眠状态，等待着被激活……”

我从前的家位于沃克街和林肯街的交叉口。

屋里杂乱无章，我的玩具散落在各处。这里没有沙发，只有四把藤椅围着一张木制的旧咖啡桌，桌面上沾满圆形污渍。

我躲在其中一张藤椅后面。房子里很安静，光线昏暗，不是黎明就是傍晚时分。

外面传来一声尖叫。

我站起身跑到门口，将门一把推开。我看到一个托宁人用第一对胳膊把父亲举到空中，第二和第三对胳膊紧紧缚住父亲的双臂双腿，令他动弹不得。

在那托宁人背后，母亲的身子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托宁人扭动胳膊，父亲再次试图嘶喊，但血从咽喉处冒出来，他只能发出一串咯咯的响声。托宁人再次扭动胳膊，我看着父亲被缓慢地撕成碎片。

托宁人低头望向我。它眼睛周围的皮肤又是一伸一缩。我闻到一股未知的花香和香料味，那气味如此浓郁，让我胃里一阵恶心。

是凯。

“……祂们用谎言填满你的头脑，取代真实的记忆。只要仔细核查，这些假造的记忆便会崩塌……”

凯从笼子的一侧向我靠近。这里有许多类似的笼子，每一个都关着一名年轻男子或女子。在黑暗与孤独中，我们无法形成有意义的记忆，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从来没有明亮的教室，没有哲学课堂，也没有阳光从西窗斜射进来，在地面投下清晰的平行四边形。

“我们对发生的一切感到很抱歉。”凯说。至少发声器是真实的。但呆板的语调跟祂的话不太相称。“我们已经解释了很久，你们坚持一定要记住的那些事不是我们干的。在当时，祂们是必要的存在，但祂们已经受到惩罚，遭到抛弃与遗忘。该是向前看的时候了。”

我朝着凯的眼睛啐了一口。

凯没有擦掉我的唾液，眼睛周围的皮肤稍稍收缩，然后祂背过身去，“你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把你重塑。”

“……祂们告诉你，过去的已经过去，不复存在。祂们告诉你，祂们是全新的人格，不必对从前的自己负责。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我跟凯在一起时，能看到祂的思维。凯曾杀死我的父母，残酷地折磨儿童，并下令烧毁我们的旧照片，抹去从前的痕迹，消除往昔的影响，强行按照祂们的期望塑造我们的未来。但那个凯已经完全消失了。祂们真的是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善于遗忘，血腥的过往在祂们看来就像一个陌生的国度。我的爱人凯的确拥有另一副头脑：纯真、无辜、清白。

“但祂们不断跨过我们父辈的尸骨，住在从我们逝者手中夺去的房子里，不断否认事实，亵渎真相。

“作为生存的代价，我们中有些人接受了集体遗忘。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我就是你，你就是我。过去不会消失，而是不停地渗透积聚，等待机会重新冒头。你的人格取决于你的记忆……”

凯的第一个吻湿润而生涩。

凯第一次插入我体内，第一次进入我的头脑，那感觉很无助，仿佛这件事我再也无法摆脱，再也无法洗净。

花香和香料的气味我将永远无法忘记，也无法驱除，因为它并非是鼻子嗅到的，而是深深植入我头脑的。

“……虽然我开始渗透仇外组织，但说到底其实是他们渗透了我。他们关于征服战争的地下档案，他们的见证与记忆分享会，最终把我从沉睡中唤醒，让我找回自己的故事。

“发现真相之后，我开始小心地谋划复仇。我知道很难在凯面前隐藏秘密。但我想出一个计划。托宁保卫局的特工需要定期接受思维探查，然而我是凯的配偶，因此可以免除。假如以身体不适为理由避免与凯亲密接触，我至少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完全规避探查。

“我假造身份，戴上面具，帮助仇外组织达成他们的目标。我们所有人都戴面具，所以即使有哪个同谋被抓，并受到思维探查，其余人也不会暴露。”

我给这些同谋的面具，就是我渗透仇外组织时戴的那种……

“我总有一天会被逮住，然后抓去转生，这是不可避免的。为此，我把自己的头脑武装成一座要塞。我一遍又一遍回想父母死亡时的具体细节，直到它们深深地刻入头脑。我知道凯会要求负责我的转生，这些充满血腥暴力的生动画面很可能让祂退缩，停止进一步探究。祂早就忘了自己做过的事，也不希望被提醒。

“我确信这些画面是完全真实的吗？并不能。我只是通过儿时模糊的记忆回想这些事。毫无疑问，其他幸存者分享的记忆也会对它产生影响，赋予它更多细节。我们的记忆互相融合，形成一股集结的愤怒。托宁人会说这和祂们植入的记忆一样虚假，但相较于太过清晰的记忆，遗忘是更严重的罪行。

“为了进一步掩盖痕迹，我根据祂们给我的虚假记忆构造出真实的记忆，当凯分析我的头脑时，祂便无法分辨哪些是祂植入的谎言，哪些是我造出来的。”

我父母干净整洁的客厅是假的，我按照它的样子布置出一个房间，用来跟亚当和萝伦见面……

阳光从西墙的窗户里照进来，在地面上投射出清晰的平行四边形……

你们无法分辨记忆的真伪，却仍强调其重要性，把它当作生命中许多东西的根本。

“如今，我确信这一计划已开始运作，但还不知道太多细节。这样，即使受到思维探查，我也不会让计划败露。我将对凯发起攻击。这几乎不可能成功，而凯一定会让我转生，把现在这个我抹掉——不

是全部的我，只是必须抹除的那部分我——以便我们继续一起生活下去。我的死亡可以保护同伙，让他们赢得胜利。

“但假如我自己看不到这件事，而转生后的我——也就是你——不记得这件事，无法体会成功的满足感，那复仇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才埋下线索，就像一串面包屑，为你指引方向，直到你记起自己所做的事。”

亚当·伍兹……其实跟我没什么两样，他的记忆触发了我的记忆……

我购买的物品是为了有朝一日触发未来的我对火的记忆……

还有面具，可以让其他人记得我……

沃克·林肯。

当我走回警署，克莱尔正在门外等候。她身后的阴影里站着两个人。她身后更远处，凯高大的身影隐约可见。

我停下脚步，转回身。后面又有两个人沿着街道走来，挡住我的去路。

“太糟了，乔希。”克莱尔说，“你应该听从我关于回忆的劝告的。凯告诉我们，他对你有怀疑。”

我无法从阴影中辨识出凯的眼睛，只能将目光投向克莱尔身后高大而模糊的身影。

“你不要自己跟我说吗，凯？”

那身影一动不动，然后，黑暗中传来呆板失真的话音，跟我头脑中所习惯的温柔语声截然不同。

“我没什么要对你说的。我挚爱的乔希已不复存在。他已被幽灵劫走，淹没在记忆中。”

“我还在，但现在的我更加完整。”

“我们似乎很难纠正你固执的幻想。我不是你憎恨的凯，你也不是我爱的乔希。我们并非自身过往的叠加。”祂略一停顿，“但愿很快就能见到我的乔希。”

祂退入警署内部，留下我接受审判与刑罚。

虽然明知是徒劳，我仍试图与克莱尔交谈。

“克莱尔，你知道，我必须留住记忆。”

她的脸显得悲哀而疲惫，“你以为只有你失去亲人吗？我是五年前才安装接口的。我曾经有个妻子。她跟你一样无法释怀。因为她，我必须安装接口，接受转生。但由于我下决心努力忘掉过去，祂们允许我保留一部分她的记忆。然而你却一直坚持抗争。”

“你知道自己经过多少次转生吗？那是因为凯爱你……或者说曾经爱你，希望让你尽可能多地保留自我，所以祂们非常小心，每次都尽量少抹掉一部分你。”

我不知道凯为何如此热切地想要拯救我，替我驱除幽灵。或许连祂自己都没意识到，祂的头脑中仍存有往昔微弱的回声，所以才会不自觉地接近我，想要让我相信那些谎言，以便让祂自己也可以相信。原谅必先遗忘。

“但祂终于耗尽了耐心。这一次，你将完全不记得一生中的任何事。所以，由于你的罪行，你自称最在乎的那部分自我被判了死刑。如果没人记得，你所追求的复仇又有什么意义？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乔希。仇外主义没有未来。托宁人将永远留在这里。”

我点点头。她说得没错。但一件事有道理，并不意味着你就得停止抗争。

我想象着自己再次登上审判船。我想象着凯来迎接我回家。我想象着我俩第一次接吻，纯真无邪，一个新的开始。记忆中满是花香和香料的气味。

一部分的我仍然爱祂，一部分的我曾经体验过祂的灵魂，并渴望祂的抚摸。一部分的我希望忘掉过去向前看，一部分的我信任托宁人提供的一切。然而那个完整的我，那个充满幻想的我，却对此感到怜悯。

我转回身，开始奔跑。前方的两个人耐心地等待着。我无处可逃。

我按下手中的开关。那是我临走前萝伦给的，它来自从前的我，是我留给自己最后的礼物。

爆炸前的一刹那，我想象着自己的脊椎崩裂成无数细小的碎片，我想象着所有这些碎片与微粒在片刻间奋力地维持着一幅连贯而完整的幻象。

[1](#) 原文为Thie，在汉语中无对应人称表达，故译为“祂”。

[2](#) Plan 9 from Outer Space，1959年上映的一部科幻恐怖电影，导演艾德·伍德的代表作。

[3](#) 1英尺约等于0.3米。

[4](#) Josh，乔舒亚（Joshua）的昵称。

宇宙智慧生物制作书籍掠影

The Bookmaking Habits of Select Species

朱宁雁 译

2012年首次发表于《光速》（Lightspeed）杂志

人人都在书写自己的书。

人们没有完全统计过宇宙中的智慧生物，不仅仅因为“智慧生物”的标准历来没有定论，而且还由于每时每刻都有文明兴起和衰落，就像宇宙间星生星灭一样。

时间吞噬一切。

然而，每一种智慧生物都有独特的传递智慧的方式——将思想呈现出来、妥善保存，就像是构筑一道防护堤，来对抗不可阻挡的时间浪潮。

所有智慧生物都在制作书籍。

阿拉逊人

有人说，文字就是可见的语言。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看法不尽全面。

阿拉逊人擅长音乐，它们用又尖又硬的鼻子在易于留痕的物体表面划动来书写，比如一块涂有薄蜡或是硬黏土的金属板（富有的阿拉逊人有时会在鼻尖戴一个贵重金属打造的笔尖）。在创作时，阿拉逊人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鼻尖则会随之上下振动，在书页表面勾画出凹槽。

要阅读这样写就的书，阿拉逊人就得把鼻子放在书上的凹槽里，顺着槽沟走一道。阿拉逊人纤细的鼻子颤动着，与书本凹槽的波形形成共振，这个声音信号经由头颅里的一个空腔得以放大。通过这种方式，作者的声音得以再现。

阿拉逊人觉得自己的书写方式胜过了其他所有种族。较之由字母、音节或图形符号写成的书籍，阿拉逊人的书不仅记录下了文字，还记录了作者的语调、嗓音、抑扬变化、重音、声调和说话节奏。它既是乐谱，又是录音。书上的一篇演讲能让读者亲身聆听一场演说，一篇挽歌能令读者感受其中的哀恸，一个故事能完全再现讲述者当时

的激动之情。对于阿拉逊人来说，阅读实实在在地意味着聆听过去的声音。

但是，领略阿拉逊人书籍的美妙不免会有代价，因为它们的这种阅读方式需要和书籍柔韧的表面接触，每次阅读下来，书本多少会有磨损，部分原始信息会受到不可修复的损耗。而用其他更耐用的材料制作书籍，则会有个不可避免的缺陷——不能完全捕捉作者的声音细节，于是这些材质就不被采用了。

为了保住它们的文化遗产，阿拉逊人不得不把它们最珍贵的书籍锁在戒备森严的图书馆里，只有少数人能获准进入。因此，人们很少能读到阿拉逊书籍中最重要和最优美的作品，只能借助一些抄书员勉力记录下来的注解版本，而抄书员也只在特殊场合听别人朗读过原本。

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有成千上万种注解版本流传于世，反过来，它们又通过这些新版本被世人解读和传播。阿拉逊学者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争论哪个版本更具权威性，同时依据众多不完美的版本，推想原始版本的声音，即那本没有读者的完美书籍。

柯叻利人

柯叻利人并不认为思考和书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它们是机器种族。至于它们是否是之前另一种（更古老的）生物创造的，抑或它们机器躯壳下的灵魂是否曾经属于有机体，又或它们是否是从无生命物质自行进化成这模样的，人们尚不得而知。

柯叻利人的身体是铜制的，形状像一个沙漏。它们所在的星球夹在三颗星体之间，运行轨道相当复杂；在巨大的潮汐作用下，它的金属内核被翻搅、熔化，以间歇喷泉和岩浆湖的形式向地表释放热量。柯叻利人一天喝数次水，它们将水吸入身体底部的空间，然后定时将

自己浸入岩浆湖，缓慢地使这些水沸腾，变成蒸汽。蒸汽经过一扇调节阀门——沙漏中间的最狭窄处——进入身体上部空间，给那里的各种齿轮和杠杆提供动力，柯叻利人的身体就依靠这种形式运转。

在身体循环的最后阶段，水蒸气冷却并在机体上部空间的内壁上凝结成水珠。这些水滴沿着蚀刻在内部的凹槽流下，汇集成一道水流，继而流经一块多孔的、富含碳酸盐矿物质的石头，最后被排出体外。

这块石头是柯叻利人孕育思想的所在。这个石头大脑上面密布着错综复杂的孔道，数量成千上万，甚至以百万计；它们形成了一个迷宫，将这股水流分成无数条并行的涓涓细流——每条水流分别代表一个简单的量值，它们滴落、汨汨流动、相互盘绕，最后汇成一处，形成意识之流，最终产生思想。

时间久了，水流经石头的方式会发生变化。先前的孔道会老化、消失，或者因堵塞而不再通畅——于是，一些记忆就被遗忘了。新的孔道出现，将之前分隔开的水流联结起来——一种顿悟由此产生，然后这股水流到了石头新生的边界，在那里沉积下新的矿物质，形成初具雏形、纤弱微小的钟乳石，它们就是新鲜出炉的思想。

当柯叻利人用锻炉制造下一代时，最后一道程序是将自己的石头大脑的一小片送给孩子，里面有上一代长年积累的智慧 and 现成的思想，足以帮助孩子开始自己的人生。当一个孩子阅历日深后，在上一代赠予的脑核周围，孩子自己的石头也会逐渐发育，变得日益复杂精密，直至最后，祂又能把自己的大脑的一部分送给孩子。

因此，柯叻利人自身就是一本“书”。每个人的石头大脑里都有历代先祖积累的智慧——那是历经数百万年时间的销蚀，留存下来的最坚不可摧的思想。每一个大脑都发育自一颗有上千年底蕴的种子，而且每一个思想都留下了可供阅读浏览的记号。

宇宙中有一些更暴虐的种族，例如赫斯珀罗人，一度热衷于攫取并收集柯咭利人的石头大脑。这些石头仍然陈列在赫斯珀罗人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它们只被标注为“古书”。对大多数参观者来说，它们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由于这些征服者能将思想和书写分割开来，它们得以书写了一部漂白过的历史，删去了那些会让后人不寒而栗的想法。

但是，这些石头大脑仍然留在玻璃橱窗里，等待着有水流经那些干涸的孔道，这样它们就能再次被阅读、获得重生。

赫斯珀罗人

赫斯珀罗人曾经用连串的书写符号代表它们话语的发音，但是现在它们不再书写了。

赫斯珀罗人对待写作的态度一直很复杂。它们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不信任书本。它们认为：一本书明明不是活生生的思维，却偏要冒充；书本充斥说教的言辞，爱做道德评判，描述所谓的历史事实，或是讲述一些刺激的故事，诸如此类。但是，它不能像真人那样接受质询、没法应对批评家，也不能为自己辩论、自圆其说。

只有当赫斯珀罗人不相信变化莫测的记忆时，它们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写下自己的想法。与书写相比，它们更青睐短暂的演讲、雄辩和争论。

赫斯珀罗人曾经是一个凶残暴虐的族群。它们热衷于辩论，更沉迷战争带来的荣光。它们的哲学家以推动进步的名义为它们的军事征服和屠杀正名：要实现古往今来传承下来的图书中的理念，战争是唯一的手段；战争也能确保这些想法的真实性，并让它们得到改善，为未来服务。能带来胜利的理念才值得保留下来。

当它们最终发现大脑储存和制图的奥秘时，赫斯珀罗人终止了书写行为。

伟大的国王、将军和哲学家濒死之际，人们会从它们衰败的身体里取出思维。大脑里每一个带电离子、每一个飞逝而过的电子和每一个奇异而迷人的夸克，它们的运动轨迹都会被捕获、投射在晶状矩阵中。这些大人物的思维在与身躯分离的瞬间，就被永远冻结下来。

这时候，制图工作就开始了。一群制图大师在无数学徒的协助下，小心翼翼、一丝不苟，逐一追踪无数条细微的意识支流、印象溪涧、直觉山泉。它们与人们的思绪起伏交织在一起，最终混合融化为思想的潮汐，而恰恰就是这些认识涨落成就了它们发源者的伟大。

一旦制图工作结束，它们就开始计算，标出追踪到的路径的延伸轨迹，这样就可以模拟出下一个思想。绘制伟人的思想轨迹，令它们冻结的思维延伸至广袤未知的疆域，这项工作耗尽了最聪慧的赫斯珀罗学者的精力。为此，它们奉献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而当它们逝去的时候，它们自己的思想也会被制成图表，无限地向未来延伸。

如此一来，赫斯珀罗人中最了不起的人物的思维就不会消亡。要与这些人物对话，只需从思想地图上找到对应的答案。因此，赫斯珀罗人不再需要以传统方式制成的书籍——那不过是些死去的符号罢了——因为先人的智慧一直都在它们身边，仍在思考，仍在指引，仍在探索。

由于赫斯珀罗人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模拟先人的思维，它们变得不再好斗，这让邻近的种族大大松了一口气。据说一些书籍有教化的功能，这也许是真的。

塔尔-托克人

塔尔-托克人阅读的书籍并非自己写的。

它们是以能量形式存在的生物，散布在宇宙群星之间，是一片闪烁、缥缈的场电位，就像飘忽不定的缎带一样。当其他宇宙生物的星际飞船经过的时候，这些飞船仅仅能感受到一点点引力。

塔尔-托克人声称，宇宙中所有东西都可以被阅读。每一颗恒星都是一篇鲜活的文章，其中炽热气体形成的巨大对流讲述着史诗传奇，恒星黑子是标点符号，冕环是修辞，耀斑则是在冰冷寂静的深空中回荡的重点篇章。每一颗行星都有一首诗，或是以裸露的岩核写就的节奏，荒凉、嶙峋、断断续续；或是以巨大的气流旋涡写就的旋律，热情奔放、回荡缠绵、刚柔并济。此外，有些行星之上还有生命，它们构造精密，如同镶有珠宝的钟表，内置着大量自我指涉的文学装置，在宇宙中回响、再回响，绵绵无绝期。

但是，塔尔-托克人认为，黑洞周围的事件视界¹才出产最好的书籍。当塔尔-托克人厌倦了在浩如烟海的宇宙图书馆浏览书籍，它就会朝一个黑洞飘移。当它加速朝不可返回之点行进时，伽马射线流和X射线流会揭露越来越多的终极奥秘，这是其他所有书籍做不到的。黑洞视界之书的内容会愈来愈复杂精妙，而当它深深折服于这本书的博大精深时，它会突然意识到，时间已渐渐放缓、最终静止；而它自己正朝着一个永远无法抵达的中心坠去。它有永恒的时间来把这书读下去。

最终，一本书凌驾在了时间之上。

当然，从来没有塔尔-托克人能从这样的旅程返回，所以很多人只当它们阅读黑洞之举纯属编造，不以为然。确实，许多人认为塔尔-托克人不过是文盲加骗子，它们故弄玄虚，以掩盖自己的无知。

但是，还是有人不断寻找塔尔-托克人来充当自然之书的诠释者——塔尔-托克人声称我们周围尽是自然之书。而它们的解读众说纷纭，自相矛盾，这也招致了对书的内容和作者身份的无休止的争论，尤其是对后者的争论。

卡鲁伊人

与塔尔-托克人宏观大气的阅读形式不同，卡鲁伊人是微观的读者和写作者。

卡鲁伊人身量很小，每一个个体不会超过这句话末尾的句号大小。它们外出游走，就是跟别的种族要一些书籍，那些书籍已丧失意义，作者的后辈再不能阅读了。

由于卡鲁伊人体型不起眼，很少有族群会把它们视作威胁，因此它们能毫不费力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举个例子，应卡鲁伊人的请求，地球人给了它们刻有“线性文字A”²的泥板和花瓶，成捆的被唤作“奇普”³的打结绳子，还有一堆各种各样的古代磁盘和方块——人们已不知如何破译它们。还有赫斯珀罗人，当它们结束四处征伐后，给了卡鲁伊人一些远古的石头，那是它们从柯叻利人那里劫掠而来的，它们相信那是后者制作的书籍。甚至还有离群索居的尤托人——它们用香味和香气写作，也给了卡鲁伊人一些年代久远到已经闻不出气味的书籍。

卡鲁伊人并不费神去破解书籍的秘密，它们只把这些已丧失意义的书籍当成空地，在上面建设它们精致复杂、风格怪异的城市。

泥板和花瓶上雕刻的线条成了大街，两边的墙上密密麻麻排满了蜂巢一样的房间，巧妙地布置在已有的框架之内，充满不规则的美感。结绳上的纤维被丝丝缕缕分解开来，重编成细小的绳子、打上结，直到每一个原先的绳结都变成了由成千上万细小绳结构成的拜占庭式复杂结构。一个细小的绳结可能是某个刚入行的卡鲁伊商贩的货摊，或是新成立的小家庭的蜗居之所。磁盘则被用作娱乐场所，那些大胆的年轻人白天猛冲着穿过磁盘表面，感受磁力的推推拉拉，并以此为乐。夜晚，沿磁力线而动的小小光源照亮了场地，死去已久的数据照耀着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翩翩起舞，它们追逐爱情，寻求交流。

可是，要说卡鲁伊人根本不去解读那些书籍也不确切。赠书给卡鲁伊人的那些种族来此参观时，这里的新建筑总会让它们产生一种熟悉感。

举个例子，当地球代表团被安排参观建在记事用的绳结上的大市场时，它们发现——用显微镜观察——那里熙熙攘攘，生意繁忙，人们低声讨论着数量、账目、价格和货币，声音不绝于耳。有一位地球代表为之深深震撼，因为那些绳结是祂的先祖亲手编织出来的。虽然祂看不懂这些“结绳文字”，但是祂知道这是用来记录账目和数字、统计税收和总账的。

或者以柯叻利人为例。它们发现卡鲁伊人将一个柯叻利人失落的石头大脑改造成了研究基地：那些小小的空间和孔道曾经流淌过形成思维的古老水流，现在却变成了一个个实验室、图书馆、教室和大讲堂，新的思想活跃其间。柯叻利人代表团曾造访此地，试图复原它们祖先的思想，但是临走时它们深信，这才是祖先大脑的最佳归宿。

卡鲁伊人似乎能在不知不觉中收到过去的回声，仿佛它们在久被遗忘的古老书籍上建造城市时，碰巧撞到了书中意义的精华——不管时光如何消逝，这些意义都不会消失。

它们不知不觉地阅读了这些书籍。

装满感知的容器在冰冷、虚无的宇宙中发光，就像黑魑魑的茫茫大海中的水泡。它们翻滚、飘移，时而聚拢，时而破碎，浮浮沉沉之际漂向未知的海面，在身后留下了盘旋的、发着磷光的痕迹，形状各异，就像人们的签名一样独特。

人人都在书写自己的书。

[1](#) 黑洞最外层的边界，任何光线都不可能从事件视界内部逃脱。

[2](#) 古代克里特岛上使用的文字，至今未被破解。

[3](#) 古代印加人结绳记事，不同的绳结有不同的意义，至今未被完全破解。

思维的形状

The Shape of Thought

胡绍晏 译

2013年首次收录于科幻短篇集《天空的另一半》（The Other Half of the Sky）

有差异，没有分歧，我希望这一刻能够永远存续下去。

在漫长的旅途中，人类的孩童出于无聊创造出“翻花绳两百例”。花绳的形状从彩绘手帕变成碗面，又从碗面变成马槽和渔网，而这些只是其中最初级的变化。

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

年幼的凯特一边哼哼，一边抬起手，那绳子紧紧地缠绕在祂手指上。祂看了我一眼，我挥挥手作为回应。祂跟通洛吉一样，长着优雅的长脖子和圆滚滚的身体。看着祂，就像看着我爱人小时候的模样。

虽然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但我仍感觉这种生造的人称代词有点古怪，就像是一颗小石子堵在流畅的思维中。

绳子从一种形状变到另一种，就像记忆的互相融合，又像是故事场景的切换。然而在两种形状之间，绳子须经历成百上千种没有名称的中间状态：近乎成形的彩色手帕，尚未完成的碗面，略见雏形的马槽，等等。

许多年前，在“拉帕努伊号”飞船上，我和朋友们玩翻绳时动作迅速，欣赏绷紧的绳线构成一幅幅美妙的图案。当绳子仍处于松松垮垮的中间状态、尚未构成有名头的图案时，我们并不感兴趣。

此刻，我眼前的孩子们动作缓慢而从容，对绳子松紧间的每一种状态都十分着迷。祂们不在意绳子是松弛还是紧绷。对祂们而言，绳子松弛或是紧绷并没有区别，手是移动还是静止也没有区别。我教给祂们“翻花绳两百例”，而在两百种图案之间，有着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图案，祂们给每一种都取了一个名字。

机灵的伊罗凑过来，因为接下去该轮到祂翻绳了。祂是凯特一母同胞的兄弟，也是玩伴。我听到伊罗四条腿上套着的硬壳鞋在游乐场的沙地里磨蹭，祂正左右摇晃着，思索着如何下手。

卡拉兹人很喜爱这种来自人类的游戏。我母亲认为，祂们喜欢其中那精妙的仪式感：参与者轮流翻绳，在手指无声的操控与支撑下，紧绷的绳索构成一幅幅精巧的图形。

“也许祂们会把它看作对生活的隐喻，”她说道，“给予，接受，发言，观察，支配，服从。”

“你总是用大脑里早已成形的回路过滤眼中看到的一切，”我答道，“通洛吉说得没错，你无法看透祂们的天性。你无法感觉到——”我抬起双手，互相握住，然后紧紧地捂在胸口，仿佛是给伤口止血。这是卡拉兹手语中的一个词语——其实是一组相近的词语——我一直无法向她解释明白。

“促克。”她看着我的手，下意识地说了。

母亲总是力图把卡拉兹语简化为一系列独立的手势，拆解出一个个可记录的最小语义单元，以适应我们的思维和语言模式。母亲靠这些语言元素强行构造出一种机制，用以描述难以言喻、无法名状的概念。

而我虽然很了解卡拉兹语，深知这并非良策，却也不得不使用她的方法，因为我的思维仍需要这类语义元素充当定型的楔子。

我的双手无力地垂下，耷拉在身体两侧，徒劳的努力令我感到疲惫。这是我最后一次试图与她理性地交谈。

童鞋的摩擦声越来越响，把我拉回现实。我发现凯特和伊罗身边围了一圈孩子。祂们的手指不断扭动，指尖的光亮越来越强，这是焦虑逐渐增长的迹象。哪里不太对劲。

我奔过去，孩子们让出一条路，直通人群的中心。凯特和伊罗面对着面，伊罗拼命地比画，凯特却一动不动，但我能看出祂的身体在颤抖，由于过度紧张，祂脑袋上的叶状体尖端有脱落的趋势。

镇静，我告诉凯特，并用双手吸引住祂的视线。我放慢手速，体现出关爱的语气，指尖随着心脏的律动震颤，力图让祂与我同步。我的指尖不能发出生物光，手指数也比较少，因此永远无法像卡拉兹人那样清晰地表达，但孩子们早已原谅我的语言缺陷，尽力去理解我的意思。

怎么回事？

我们没法继续下去了，伊罗告诉我。

凯特抬起双手，我看到绳子展示出降落伞图案。这是一个无法继续翻出新花样的图案，就像是死结。

我抱住那孩子。祂脑袋上的叶状体阵阵颤动，在落日的赤色余晖中微微泛光。祂注视着我的眼睛，祂那又大又圆的眼睛里没有虹膜，漆黑如夜。

随着黑夜降临，四周一片宁静，其他孩子争先恐后地给我们出主意，提建议。交谈中，祂们舞动的手指散发出淡淡的乳白色生物荧光。

“就像一群萤火虫。”父亲说。

我当时六岁，我和父亲看着大约二十米远处的一群卡拉兹儿童，祂们正在露天的院子里玩耍，发亮的指尖在夜色中划出一道道光痕。祂们的嬉戏寂静无声，感觉神秘古怪，不像我和我的朋友们玩耍时，空气中充满欢声笑语。

在孩子们身后，警卫的身影隐约可见，他们一动不动地笔直站着，身披华丽的礼仪盔甲，手中握着类似棍棒的武器。

我和父亲坐在敞开顶篷的穿梭机里，等待母亲从眼前这座巨硕而无窗的建筑中返回。

这算是什么宫殿？我心想。它就像一块实心的石头，或者是巨人雕塑的山丘，跟我在绘本中看到的宫殿完全不同。母亲解释说，“宫殿”只不过是我們为了方便而给这栋建筑取的名字。我们不清楚卡拉兹人中是否存在着国王甚至政府。

她还告诉我，她认为卡拉兹人喜欢厚厚的墙壁是为了保持建筑内的温热或凉爽。祂们不需要窗户，因为即使在黑暗中，发光的手指也很容易看到。

母亲独自进入那栋巨大而不透光的建筑，让我很担心。

“萨拉，”父亲低声对我说，“它们像不像长着四条腿的鸵鸟？”

我咯咯地笑起来。父亲总是知道如何逗我高兴。

卡拉兹人的长脖子上顶着一个小脑袋，敦实的身体下面是四条又瘦又高的腿，看起来的确有点像祖辈们从佩莱星带上“拉帕努伊号”的鸵鸟。当年他们撑起太阳帆从佩莱星出发时，带着鸵鸟是为了将它们当作牲畜蓄养。

卡拉兹人还长着长长的手臂，末端分出灵巧的手指，仿佛鸟儿起飞时伸展的羽翼。我觉得它们的动作很优美，犹如舞蹈，我也羡慕它们轻巧的平衡感和流畅的运动感。

用整个身体来说话，我心中琢磨，那是什么感觉？

空气的味道潮湿而温暖，充满野性的生机，跟飞船上我所熟悉的滞涩气息完全不同。此刻，虽然父亲让我不再那么担心安全问题，但周围开阔的空间让我有点晕眩，视线也不像平时那样，数英尺开外就被阻断。头顶上方的天空中嵌满灿烂的群星——父亲告诉我，最亮的那颗就是“拉帕努伊号”。然而此处没有月亮，草原上一片漆黑。关于佩莱星的旧视频里有月亮，所以我也期待在这里看到月亮，尽管那并不合情理。

我们听到草丛里有小型野生动物窸窣窸窣的声响，远处偶尔传来飞行动物绵长的嚎叫。还有那些孩子：硬鞋底的摩擦声，费力的喘息声，树枝折断的噼啪声。但我耳中最响的是自己的心跳声。

“真是诡异，”父亲低语道，“它们不说话。”

母亲曾向我和父亲解释过，卡拉兹人不用嘴和耳朵交谈。

我注视着那些孩子用手指划出的光痕，很想知道它们在说什么。

去宫殿之前，母亲拿了两支应急光棒。她用力摇晃，直到它们散发出冷冷的绿光。

“现在这就是我的声带。”她说。她弯腰亲吻我和父亲，“祝我好运。”

到了最后一刻，父亲握住她的手，“不要去，我有不好的预感。”

母亲轻柔而坚定地回答道：“我是语言学家，这是我的工作。”

然后，为了让他好过一点，她指着站在距离飞船不远处的那群儿童，“祂们任由孩子们跑出来，是一种信任的表现。祂们没有伤害我们的意图。”

“你不知道祂们怎么想。”父亲说。

“我们对飞船负有责任，”母亲说，“对大家共同的未来负有责任。”她亲吻他，“你总是过度担心。”

父亲无奈地松开她的手，然后，母亲消失在那栋建筑里。

我看到他的手指不安地抽搐着。穿梭机地板上搁着几把枪，就在他的脚边。虽然父亲试图逗我开心，但我知道他也很害怕，很紧张。我知道，他必须努力控制自己，才能抵御举枪射击的本能。

父亲是飞船的安全官员，他的职责是防范旅途中的各种危险：从星云密度过高导致保护罩无法承受的风险，到船员面临深空抑郁症的威胁。他的警惕保障了所有人的安全，而他对未知总是感到不安。

“快点，快点。”父亲喃喃地说。他摩挲着自己的戒指，那上面刻有“拉帕努伊号”的守护神——“伟大雷鸟”¹，一只爪子里握着一束箭，另一只握着橄榄枝。父亲告诉我，尽管我们一贯主张和平，但也必须时刻做好战斗的准备。这是确保生存的唯一方法。我握住他的手，让他平静下来。我觉得他的手特别宽大，就像是巨人的手。

接着，孩子们舞动的光亮停止下来，祂们分散向两边，留出一条黑乎乎的通道。黑暗中逐渐浮现出一对沉稳的绿色光点，上下晃动着朝我们移近，那韵律我再熟悉不过，因为她每次就是这样抱着我，在

吵闹狭窄的飞船过道里来回走动，哄我入睡。看着那摇曳的光点，我仿佛感觉到轻柔的抚摸与安慰。

“妈妈！”我喊道，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我的喊声仿佛永远在空旷的平原上回荡，直到远处的飞行兽拍打着翅膀从草地上升起，似乎要把那声音带往更远处。听到我的叫声，孩子们兴奋地挥舞着发亮的手指。

转眼间，母亲便来到穿梭机旁，把我搂在怀里。她的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我想祂们同意了，答应分给我们一块土地。欢迎来到新家，萨拉！”

我们搬进新家时，父亲对母亲说：“我们应该让其他家庭也搬过来住，充当人类学家的角色。在这里，我一个人很难保证你和萨拉的安全。”

他宁愿我们留在租界里。租界是卡拉兹人赠予我们的礼物，一块临海的土地，面积大约一百平方公里。我们把宫殿周围的卡拉兹人定居点称作“首都”，租界距离那儿不远。

在这颗星球着陆之后，移民们曾经就是否要在租界外围筑墙展开过辩论。母亲坚持说墙可能会传达错误的信息，议会最终同意了她的意见。卡拉兹儿童常常在租界里闲逛，好奇地四处张望。

母亲也很好奇，她有个计划，“我们得学习东道主的语言和文化。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萨拉在祂们中间长大。”她看着我，露出鼓励的微笑。我点点头，感觉责任重大。

父亲不太乐意，但议会支持母亲的计划。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他勉强同意这一计划的真正原因。

我们的新家首都内部的一栋小屋。母亲曾经跟卡拉兹首领们谈判过租界的事，这一回，她再次试图征得祂们的允许，但她不太确定祂们是否真正理解她的要求。总之，当我们把折叠式房屋搬来，并像

纸盒一样展开时，没人阻止我们。搭好的房子就像我小时候看的绘本里那种住着女巫和熊的童话小屋：中间一扇门，两侧各有一扇窗，还有个三角形的尖屋顶。

“我猜我们也可以教他们人类的文化。”母亲说道，眼神里带着俏皮。我一辈子都生活在“拉帕努伊号”四四方方的金属舱室和弯曲的过道里，关于佩莱星上璀璨的大都市和无边无际的海洋，我都是从那些充斥着难以理解的画面和音响的旧视频里了解到的。但这间小屋的出处更为古老，它来自神秘的地球，而地球作为人类最初的家园，一百个世代以来，都不曾有人再见过。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要重建一个我们未曾住过的家？母亲也不喜欢那房子，但飞船上没有别的。她说，我们的天性中就喜欢把熟悉的旧事物强加于陌生的新事物之上。比如说移民们一落地，便立刻开始种植小麦，圈养鸵鸟，而不是去了解卡拉兹人如何生活。

“别太乐观，”父亲说，“当两个技术上差距太大的种族相遇时，很少有好结果。”卡拉兹人没有太空航行的能力。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火药武器。他们最先进的武器似乎是吹箭筒。

“往往是技术领先的种族吃亏，因为他们倾向于在想象中将另一方浪漫化，而良知与细腻的感情最终也会妨碍他们寻求自身的利益。”

父亲深沉的嗓音令人安心，总是能让儿时的我平静下来。他的嗓音意味着安全与保障。他总能提前预见到危险，只要他在，我就相信自己安全的。

“在飞船上，我们变得软弱起来，”父亲说，“那么多世代没有经历战争，我们很容易高估自己理解外星种族和不依靠暴力解决冲突的能力。

“但我们应该警惕。来了这么久，你究竟了解到了什么呢？没错，你给我们争取到一块租界，但都是基于模糊的猜测，他们怎么

想，怎么说，你并不是很清楚。你仍然无法弄清我们是否能够掌握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否跟我们类似。生活在他们中间却没有防备，那太鲁莽了。”

六个月前，母亲独自一人降落，展开与他们的第一次接触。最初的震惊过后，她遇到的那群卡拉兹人与她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交流，他们足以掌握基本的数学概念，包括计数、质数和遥远的距离，也足以理解我们是来自群星之间的生物。

接着，她带我们一起前往那座宫殿，“我要让他们看看你，萨拉，让他们确信，我们跟他们一样，也有儿童。”

父亲不喜欢这一计划，因为他不想让我们显得跟卡拉兹人太相像，以免让他们产生我们很好欺负的感觉。他宁可展示一下武力，让卡拉兹人认为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是强大到无法理解的外星种族。但议会还是支持母亲的意见，就像支持她搬家到首都时一样。

“如果我是卡拉兹人，第一个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获取人类的技术，”父亲说，“只要有巨大的实力差距存在，平等的谈判就不可能实现。然而一旦技术差距缩小到一定程度，我就会先发制人，攻击人类。”

“也许卡拉兹人并不这样想。”

“考虑最坏情况是我的职责。”父亲说道，语气中充满疲倦。

“啊，但是他们有五亿人口，而我们只有两千人，”母亲欢快地说，“这是他们压倒性的优势。我不想再回到那金属罐子里，在群星之间流浪。我想要在开阔的天空下度过余生。”

“但他们分散成上千个互相争斗的部落。如果我们愿意斗争，完全可以轻松地建立一个安全的家园。”

我走到窗口，仰望着首都的一栋栋大厦。这里的太阳非常大，但温度凉爽，在金红色的日光下，那些建筑排列在我们周围，犹如刺向百米高空的石刃一般，我感觉我们的房子在它们边上就像是玩具。

“玩具”是我学到的第一个卡拉兹语词语。

我们搬进新房子的第二天早上，我打开门，发现有个年幼的卡拉兹人站在外面。

那孩子跟我差不多高，按照我六岁的逻辑，这孩子的年龄也应该跟我差不多。据我判断，眼前的是个男孩，因为他带着一把小型的棍状武器，我曾看到宫殿的卫士带着这种武器。

“你好。”我说道，然后立刻觉得自己很傻。在那孩子眼里，我大概就像一条吐泡泡的鱼，完全不知所云。我很清楚，卡拉兹人不会说话，而那正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在他那张皱巴巴的脸上，一双又黑又大、没有瞳孔的眼睛正注视着我，而脸的上方是数以百计柔软多肉的叶状体，它们不断扭动，仿佛细小的触手——我当时还不知道，这说明他很紧张——男孩慢腾腾地挪过来，把武器递给我。

我想都没想就接了过来。它很轻。

“小心，”父亲在我背后说道，“可能有毒。”

我恐惧地看了一眼父亲。他试图让我安心，“我猜他是想要争取你的信任，让你知道他没有恶意。”

我小心翼翼地握着它，避开两端，因为我不确定哪一端是用来发动致命攻击的。我的手汗津津的，武器滑落到地上。我大喊一声，跳了起来。

那男孩的叶状体突然开始颤抖，仿佛风中瑟瑟作响的草丛。我担忧地瞥了他一眼。

男孩退后一步，叶状体的摇摆更加急促狂乱。

“艾伦，你得过来一下！”父亲对着屋里喊道。母亲很快就来到我身后。

“别动，”母亲说，“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触犯什么禁忌。”她仔细打量着那名儿童，然后低声补充道，“这孩子应该是跟我谈判的某个首领的孩子。”

男孩的叶状体停止了摆动。他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指了指我俩之间地面上的武器。他非常缓慢地抬起双手，我注意到他的手指特别灵巧，仿佛柔软纤细的树枝。他展开所有十六根手指，将左手叠到右手上方，一边逆时针转动，一边扭动手指。

“我从没见过这个手势。”母亲说。

但我并没留意她的话。我注视着男孩的手在空中上下来回地比画，感觉那似乎是个玩耍嬉戏的动作，有一种纯粹的快乐感。

男孩看着我们困惑的脸——他知道我们无法理解吗？然后他试图改变策略，用食指在空中画出一个“Z”字。

“这手势我认识，”母亲说，她的语声兴奋而急促，“这是否定助词。”

然后，男孩合拢双手，贴向长腿上方那敦实的躯体。

“这我也见过，”母亲说，“不过我搞不懂确切的意思。也许是‘真实’‘真相’‘事实’的意思，让我看一看——”

母亲取来电脑。她设计出了一种方法，用来书写卡拉兹人的手语。她把每个手势分解成若干元素——位置、形状、动作、方向、亮度以及语境——并用自创的字母表记录下来。这能让辨识手势更加容易，也便于她给手势取名。“对，这手势叫作‘促克’，经常在谈判中出现。”

不是真的，我心想。然后我再次望向地上的武器。我把它捡起来，对着两头查看。

“萨拉！”父亲试图阻止我，但母亲拦住了他。

棍状武器的两端没有开口。这是所谓的“武器”是个玩具，由类似实木的材料制成。

我试图重复男孩刚做过的第一个手势，一边交叠双手画圆，一边扭动手指，就好像模仿蜘蛛沿着钟面边缘爬行。

“‘艾斯勒斯’，”我听到母亲在身后低语，“‘艾斯勒斯’是什么意思？”

我指了指那箭筒，然后推开父母，跑进屋里，找出小时候父亲用废弃的隔热泡沫为我雕刻的“拉帕努伊号”模型。

我把模型递给那男孩，再次比画“艾斯勒斯”的手势。我大声说给父母听：“玩具，他说这是玩具。不是‘促克’。”

男孩头顶的叶状体又开始颤动，就像是系在飞船通风口的飘带。他将交叉双手放在脑后，然后又松开，把手移到面前，伸开手指在空中舞动，就像是弹奏看不见的钢琴。

“这些手势看起来很复杂，”母亲低声说，“但一定是由一个个互相独立但又能够组合的微手势组合而成。”

我不太明白她的意思，但那孩子舞动的手指令我着迷。我感觉自己的手仿佛也在跟着一起舞动，就好像这些动作正凝聚成某种语义。

“他在一遍遍重复同样的手势，”母亲说，“‘通洛吉’。”

通洛吉，通洛吉，通洛吉。就在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通洛吉是女孩，而不是男孩。也许是因为她看着我的眼神好奇却不咄咄逼人。也许是她脸上的皱纹忽然显得很美，仿佛精心蚀刻的妆容。我凝视着她的眼睛，其中似乎有一丝理解闪过。

我把双手放在脑后，然后说道：“萨拉，萨拉，萨拉。”

通洛吉口中吐气，试图模仿我的语声。

我笑了起来，通洛吉的叶状体阵阵颤动。

于是，我成了两个种族之间的桥梁。

小时候，母亲让我把飞船想象为连接世界之间的桥梁。

“拉帕努伊号”的名字来自古地球上一个神秘的种族，那是一群英勇的男男女女，敢于用小小的独木舟挑战广阔的海洋，他们凭着不屈不挠的意志跨越了不可思议的距离，散布到大洋里星星点点的小岛上，就好像人类跨越虚空前往分布于太空中的宜居行星。

我是在飞船上出生的第十四代人。成长过程中，供孩子奔跑玩耍的空间并不多。当我看到旧视频档案里不受约束的运动和无限的空间时，感到十分羡慕：芭蕾舞者，海葵挥舞的触须，摇曳的树木和平原上成群奔跑的动物。那个星球是我从未造访过的故乡。

飞船上噪声不断：机械的摩擦声，空气循环系统的嗡嗡声，许多个家庭挤在过于狭窄的空间里不停地喃喃低语。但在卡拉兹星，你可以探索无穷的空间，也可以沉浸于无尽的宁静中：即便是争论也没有声音。只要闭上眼，你就能躲进自己的世界。

“你喜欢这种反差吗？”母亲问道。我点点头。我喜爱这里的新生活，尽管父亲总是充满焦虑与担忧，觉得和平不会持久。

“留意反差是我们的天性。”母亲说。她一直在学习档案里那些早已灭绝的古地球语言，以寻求灵感。她解释说，一种语言的发音并非连续的变化谱系，而是通过感知归类为独立且差别悬殊的元素，亦即音素。声音可以有无数种变化，但仅有某些差异是有意义的。有些语言注重音调，有些则不在乎；有些语言区分送气爆破音和非送气爆破音，有些则不加区分；有些语言中对响音不发声赋予特殊的含义，有些则没有这类规则。想要学说一门语言，必须了解哪些发音差异是有意义的，可用于区别音素，这一点非常重要。

卡拉兹人使用手语，但基于与人类手语的比对，母亲相信，其中一定也存在音素的等效物——手语素——以对应动作、位置、形状和光亮等方面的明显差异。

“来帮帮我，萨拉。”她说，“你的头脑更灵活可塑，还没陷入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固定思维。你与卡拉兹人交朋友，

与祂们一同玩耍，就可以学会祂们的思考方式。让我们来不断完善字母表，直到找出完整的手语素集合，并在字典中加入更多新条目，直到解锁卡拉兹人的思维。”

“小心点，到时候你可能会失望，”父亲说，“食物链顶端的所有物种想要的东西都一样：支配异类，寻求生存。”

“我希望我们早已超越了这一阶段，”母亲说，“我相信我们跟卡拉兹人有许多方面可以互相学习。”

然后她转向我，“你将成为一块棱镜，为我们投射出一个多姿多彩的外星社会。”

西方的天空挂着一条彩虹。雨很快就停了，空气的味道清新而充满活力。

我试图与通洛吉互相交流学习代表彩虹颜色的词汇，但不太顺利。

“红。”我指着彩虹说。我又指向附近一朵五边形的花，它的颜色仿佛落日旁的云彩，又仿佛彩虹边缘渗出的血色。

通洛吉凝视着那朵花，然后比了个手势，她的手指——今天的她平静而沉着，又让我觉得她是女孩——在空中比画出类似流水的运动，仿佛抚摸着身侧的某种大型动物。

我试图模仿她的动作，然后又指向那朵花。通洛吉看看我，垂下她的脑袋，根据我的理解，这一动作相当于不置可否的耸肩。

我再次指向彩虹，又指向周围的草。“绿。”我说道。湿润的青草让我想起“拉帕努伊号”上水耕区的橄榄，它们是保留给特殊场合用的。

通洛吉看着草地，又做了跟之前同样的手势。

“不。”我摇摇头，心中升起一股挫败感。卡拉兹人是色盲？数天来，我试图找出代表颜色的词汇，但毫无进展。关于卡拉兹人的已

知生理特性，母亲曾咨询过租界里的生物学家。根据他们衣服和建筑上的装饰图纹推断，卡拉兹人的色彩视觉跟我们类似。如此简单的概念，我竟无法与他们沟通，这很难解释。

通洛吉弯着脖子，垂下头。这说明她也很沮丧。她示意我靠近，然后弯曲多个关节的腿部，蹲坐到地上。

她指着一片草叶，并确认我明白是哪一片，然后又比了比那个已经重复一百遍的手势。

“对，我知道。”我不耐烦地说，“红，绿，黄——世界上所有的颜色你们就只有一个词。”我漫不经心地重复这一手势。

通洛吉抓住我的手。她的皮肤有种凉凉的皮革质感，就像是蜥蜴。我倒吸一口气。这是第一次有卡拉兹人触碰我。

但通洛吉的触摸很轻柔，我克制住想要尖叫的冲动。她引导我的手在空气中移动，轻轻地重复她的手势，画出一个微妙的波纹，直到确认我对手势速度、位置和运动轨迹都已准确掌握，她才松开手。

接着，她指向另一片草叶，又做了同样的手势。

我还没来得及重复，她便握住我的手，加以引导。我的手在空中摆动，再次画出柔和的波纹。但此刻通洛吉拉着我的手，我可以感觉到运动轨迹跟先前有稍许不同：一部分波纹更加突出，另一些则比较平缓。

我再次望向那两片草叶。两种绿色稍有不同，但我无法用语言描述这种色调的差别。

我再次指向彩虹，然后捡起一根树枝，在沙地里勾画出彩虹的轮廓，将它分解成七条色带。我指着每一条色带，念出其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

通洛吉完全被搞糊涂了。她看看彩虹，看看我画的图，又看看我。然后她开始用双手缓慢地画圈，时不时停下来重复那个她一直在比画的手势，并依次指向各处的花朵、岩石以及被阳光照亮的云团。

我已经对这一手势很熟悉，因此能看出她每次比画都有些微妙的区别。我和母亲从来没觉得卡拉兹手语中的这些细小差别有什么重要性，我们以为那就跟口语一样，每个音素的发音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变异。但我终于明白了，她在对色盘上的不同色调逐一给出名字：枣红色（就像那朵花），浅靛色（就像那片叶子），亮黄色（就像那块云），闪紫色（就像那只虫子）。

单单彩虹的颜色就有无数单词，卡拉兹人要怎么讲话呢？这些念头把我的脑袋搞得胀鼓鼓的。难道卡拉兹人不会把颜色分门别类，却只看到无穷无尽的渐变色调？

“各种语言之间最有趣的差异不是词汇，”母亲说，“要真正了解语言之间的区别，就必须留意它们是针对世界的哪些特质进行编码。”

她解释说，有的语言用分类词对名词加以分类。比如说，扁而平的物体和硬而圆的物体是不同的。因此，当你想要提及某样东西时，就先得对它予以分类。另一些语言中，动词有不同的形态，包括时态、情绪、语气和人称的变化，因此你在讲话时，必须用这些元素进行编码，不能让它们处于不确定的状态。

“卡拉兹语旨在利用语境和比较，对所有微小的差别进行编码。”母亲说，“它需要细节和具体指代，但这跟精确不是一回事。用卡拉兹语表达，需提供一定程度的明确特指，这可能会让抽象思维变得很困难。”

“这只是暂时的困难和误解。”母亲说。

我看出父亲忍住没说他就猜到会有这种状况发生。相反，他尽量温和地跟她理论，“大家很害怕，希望确保安全。人人都希望安全。实验不成功不是你的错。”

我们挤在屋子里，父亲又紧紧地攥着枪。他要求我们都搬回租界，但母亲坚决拒绝离开。

“他们吃人，艾伦。”

两名移民因衰老而死亡，埋葬在租界边缘的新墓地。半夜里，卡拉兹人把尸体挖出来切开，然后在其他移民恐惧的注视之下，就着拂晓的曙光把他们给吃了。有些卡拉兹人甚至提出跟移民们一起分食。在接下来的冲突中，有人开枪射击。尽管没人被杀，但有一名移民和两名卡拉兹人身负重伤。

“我看到他们的阵型和战斗能力。他们也许没有我们的武器，但动作迅捷而致命，而且组织有序。他们懂得如何利用数量上的优势。三个卡拉兹人互相配合，斩断了乔丹的腿。”

他们撤退回去，但很快又抬着自己的死者回来了。他们开始吃，还要把肉块分给移民。

“他们送上自己的死者，就好像分享动物的尸体，就好像那只是食物而已。我感觉他们甚至都分不清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生命。一切就都只是肉而已。我们怎么能指望理解他们呢？他们野蛮残暴，不尊重生命，没有一点点基本的道德。”

“他们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寻求和平，”母亲用颤抖的语声说道，显得不太确定，“他们也许跟我们一样困惑。我们不该放弃尝试。”

“我一直喜欢你的理想主义。”父亲说。我能看出，用伤害母亲的方式说话让他感到痛苦，然而短暂的停顿之后，他继续道：“但有时候，我们承受不起理想主义的代价。租界里的人都绷紧了神经。下次如果再发生冲突，将会有人丧生。我不能阻止你用自己的生命和我们孩子的生命去冒险，但我们有责任避免让其他孩子的生命受到威胁。”

议会最终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在租界周围建起一道墙，并配以瞭望塔和枪架。

卡拉兹人看着围墙逐渐筑起，头顶的叶状体纹丝不动。

通洛吉指着远处的墙问了我一个问题。我耸耸肩，不知如何解释。

分开一个月后，我们又在一起玩耍。母亲对于理解卡拉兹语不再抱太大希望，但她认为我和通洛吉的交流有很大进展。

我掏出一团绳子，我俩隔着少许距离坐下，开始翻花绳，看着我们的思维演化出不同的形状。

当无话可说时，这是一种很好的消遣。

关于导致建墙的那次事件，外交上没有进一步说辞，但议会要求包括我母亲在内的科学家们继续研究卡拉兹人的生活习惯，寻找潜在危险的迹象。

租界里的生物学家发现，卡拉兹人是无性生物。

“哦，其实并不是无性，”母亲补充说，“他们更像是单性。”

在“拉帕努伊号”上，大家从未向孩子们隐瞒生活的真相，也无处可以隐藏。“生物学家一直在暗中观察卡拉兹人——”

“试图拍摄外星人性交视频。”父亲偷笑着说。

“——他们发现卡拉兹人没有基于两性或多性的生殖方式。我们看到的所谓两性性状其实是种假象：事实上，卡拉兹人的身体特征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渐变。每个卡拉兹人的出生都是源自单亲无性生殖，但孩子并非上一代的完全克隆。成年卡拉兹人在一生中会互相交换少许遗传物质。我们还不清楚其具体机制，但可能涉及某种形式的亲密接触，类似于人类的交配。”

“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父亲说，“这其实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如此难以理解。这个种族内部没有性竞争，没有追求伟大成就的动力。”

“更奇怪的是，”母亲说，“卡拉兹人显然也会跟非智慧物种交换基因，只不过规模要小得多。事实上，考虑到它们的生物学特征，‘物种’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很明确。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们难以理解各种各样的边界划分问题。比如说，它们的亲属关系十分繁杂，包括许多种不同程度、不同类别的血缘关联。我们研究过的各种语言和方言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而是互相交错融合。”

“这么说来，它们是否真的分成诸多部落和国家也值得怀疑，”父亲一边摇头，一边喃喃地说，“我们要如何才能充分了解它们的想法，预测它们的行动？”

“必须改换一下视角才可能了解它们，”母亲承认道，“即便是吃死人的习俗，也可能跟基因交换有一定关联。由于它们普遍缺乏抽象能力，因此没有往生的意愿，也无法理解我们内在的禁忌。”

但我只关注一件事：通洛吉既不是男孩，也不是女孩，既不是“他”，也不是“她”。通洛吉也不是“它”，因为通洛吉是我的朋友。

我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要求对通洛吉予以分类，然而合适的类别并不存在。

这些年来，我和通洛吉循序渐进地经历了友谊的各个阶段。一开始，我们就像两只手，小心翼翼地合拢，捧住中间的空气。接着，这两只手继续靠近，仿佛被看不见的绳子牵引着，就像是翻花绳，直到手指近乎相触。

无论母亲如何调整她的手语字母表，都难以囊括卡拉兹语的无穷变化。她添加了许多强度标记，用以表示亮度、速度和弧度。但这是一项难以达成的任务。正如卡拉兹人只看到无穷多的渐变色调，看不

到清楚界定的颜色，祂们的语言也无法对观察对象的特性予以量化分级。

父亲在我们首都的家里待得越来越少。他几乎一直都在租界的围墙内。我很想念他，因为他的嗓音让我感到安全。

而当他真的回到家时，却经常跟母亲争吵。

由于卡拉兹人的意图难以琢磨，他和议会越来越担忧。我尝试向他解释自己对卡拉兹人的了解，却以失败告终。

“萨拉，我不知道如何把你告诉我的事转化成有用的策略，守护我们的安全，确保我们的未来。”他说道。由于一切缺乏进展，他感到很失望，也对自己很恼火。

有一天，他告诉母亲，他提出一项计划，让一批卡拉兹儿童到租界生活，并去租界的学校上课，接触人类文化。

一开始，母亲很高兴，以为父亲意图消除隔阂。这似乎跟我们的做法互为补充，是在两个种族之间搭建桥梁的又一个方法。她去跟卡拉兹首领们商量，由我和通洛吉担任翻译。除了假期回到租界，我一直都住在首都。如今，我和通洛吉已经能够流畅地对话，我开始用卡拉兹手语思考，甚至还会在梦中使用。

卡拉兹人同意了，十名卡拉兹儿童被送去租界的学校。

大约一个月后，母亲去学校参观，那里的状况令她愤怒。

“这不是学校，”她直截了当地对父亲说，“没错，祂们吃得很好，也有电脑娱乐，但实质上就是囚犯。没人尝试教祂们什么东西，也没人尝试与祂们沟通。你们究竟要干什么？”

“祂们是一种保障。”父亲简洁地说道。

“什么保障？”

父亲叹了口气。“你觉得卡拉兹人为什么同意我们住在这儿，住在祂们的首都？”

“因为祂们有兴趣了解我们，就像我们想要了解祂们？”

父亲摇摇头，“听你说的，就好像他们还是你梦想中那种高尚的原始人。他们毕竟也是会战略性思考的！把你、我和萨拉留在这里，他们就相当于有了三个人质，一旦跟殖民地产生敌对，很容易就能把我们抓起来。反过来说，殖民地允许卡拉兹人把我们留在这里，其实是对东道主表示信任，并承诺不采取敌对行为。这就是为什么我最终只能同意让你和萨拉住在这里：为了殖民地的利益。但外交对等只有在平衡时才稳定：我们也需要卡拉兹人质。”

母亲眯缝起眼睛，“你就是这么看待我和萨拉的？只是某个大赌局里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你把孩子当作人质？”

“我只是试图让大家在一个充满敌意的星球上存活下去。”父亲说。

“你为什么坚持认为他们怀有敌意？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看作邻居或者善意的东道主，允许我们共享这个星球？”

父亲的声音变得沉静而悲哀，“我希望你是对的，我是错的，但宇宙中的进化规律是恒定不变的。智慧种族必须对外来者具备敌意才能成功主宰一个星球。智能与侵略性是硬币的两面。如果有谁坚持认为存在例外，那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继续谈判是不现实的，”父亲嘀咕道，“他们正在酝酿某种计划。”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母亲说，“虽然他们是异族，但也可以讲道理。”

距离租界建立已经有十年，在此期间，卡拉兹人只是变得更加难以琢磨。除了父亲的“学校”，以及我和母亲，两个世界之间几乎没有往来。

但现在殖民地需要扩展，需要更多空间，议会被迫与卡拉兹人展开新一轮谈判，却没有任何进展。作为谈判的翻译，我知道问题大概

出在哪里，并试图向议会解释。但祂们只愿听自己想听的，对我的话置之不理。

租界里有传言说，卡拉兹人对人类数量的增长感到不安。还有人愤怒地窃窃低语，我们花了那么大力气，还给卡拉兹儿童提供特殊学校，这些外星人却丝毫没有表现出向我们学习的兴趣，也不愿接受我们所理解的教育。

父亲苦涩地笑了，“这个种族仍然无法理解书写的概念，祂们的语言似乎从设计上就不可能书写。祂们永远活在一片迷雾之中，祂们的意图就像是在幽暗海水里穿梭的鱼，让人捉摸不透。跟祂们讲理是不可能的。”

母亲一言不发，这说明她既反对又同意父亲的话。多年来，她始终无法真正理解卡拉兹语，因此，早先的希望破灭了。但我并不认为她持有跟父亲相同的信念。

不过像这样细微的差别，大概已经不重要了。如今，按照父亲和其他议会成员的论调，每个人都必须选边站：要么支持，要么反对。

我在飞船的资料库里读过古地球人的历史。人类曾经分成数以千计的部落，有着数以千计的语言，而每一种都包括一系列互相竞争的方言和书面文字，对世界进行观察和分类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种语言里的方言都消失了，最后只剩下其中之一。然后，除了一种语言和文字之外，其他的也都消失了——全人类都用相同的语言说和写。

“为什么会这样？”我问母亲。

“这是个发展问题。”她说道。每一种语言都会影响使用者对世界的思考方式。所以语言就像基因，而使用者就像物种，在世界上互相竞争，求取生存。从竞争中胜出并存活下来的语言，必然是最具启发性的语言，最适合有效的思考和推理，并赋予使用者发展技术和聚集财富的最佳机会。这就是“萨丕尔-沃尔夫-迈尔假说”，由古代伟

大的哲学家迈尔将军提出，他综合了前人思想家的见解，顺理成章地推导出这一结论。

“通过探索和殖民，语言经历了竞争和支配的过程，也起到教导和启蒙的作用。我们最终选择了一种最好的语言，能给予我们最佳的思维方式。在此过程中，我们剔除了那些相比之下不那么优秀的字符、语素和分隔系统。这就是人类统一的过程。即便是我们飞船名字所代表的民族，也已经不再使用自己的语言。”

这其中的道理似乎很明显，甚至是必然的。最好的语言带来最好的思维，而最好的思维带来最好的武器，从而带来胜利与主宰。

然而我无法完全信服。我一定程度上学会了使用卡拉兹人的语言，并用他们的方式思考。在卡拉兹语中，你必须始终考虑连续渐变的含义，而且从来都没有简单明确的表达方式。一切问题都跟程度有关，一切度量都需要细致入微地解析与描绘。我并不认为以此种方式看待世界是没有前途的。

这也是谈判失败的原因。卡拉兹人不拒绝，也不承诺。他们提出各种问题：人类为什么如此抗拒分享技术，为什么如此执着建墙。但其中微妙的含义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了，这些问题听起来就像是拒绝议会的要求，像是战争的前奏。

这是一种抗拒抽象和分类的语言，母亲写道，因此，卡拉兹人一直没有发展出系统而完整的书面语言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一套正规的数学符号，以及代表工程/建筑的特殊图例，卡拉兹人基本上不通文字。

“世界就是这样，”父亲说，“卡拉兹人面对一个更发达的文明，他们要么学习适应，要么灭亡，但无论如何，战争都不可避免。”

我和通洛吉坐在覆满草地的斜坡上，通洛吉正在跟我学“翻花绳两百例”中的最后几种变化。我们一边把绳子递来递去，一边看着远处的租界。

你们喜欢建墙，祂说道。

我只能尽力把祂的话翻译成意思最接近的英语。实际上，通洛吉并没说“你们”，而是指“跟你有不同程度亲缘关系的人们”。通洛吉也没说“喜欢”，而是类似“甚于饥饿者期望食物、不及孤独者期望陪伴”的程度。

假如每句话都要经过如此细微繁复的剖析，那可就太费劲了。试图完全忠实地还原语义会让翻译后的语句变得十分笨拙，就像我不得已而使用的合成代词。我喜欢用卡拉兹语思考，远甚于用英语。

那让他们感到安全，我尽量避免让语气听上去像在辩解。

你是想说“我们”？

通洛吉用的是英语单词。卡拉兹人发声很困难，但我可以听明白。

卡拉兹语的代词跟其他词汇一样，也有着无穷无尽的层次。人类所说的“我们”（既可包含，也可排除交谈对象）“你们”（可能是单数也可能是复数²）“他们”（也许包含，也许不含交谈对象）等等，只不过是一系列细微渐变的语义中几个大致的坐标。我的手势把自己排除在租界里的移民之外，但通洛吉坚持使用人类的“我们”。

我愣了一下。

他们总是这样，通洛吉说。在祂的手势中，我也包含在“他们”之中，但并不完全等同于说“你们”。在他们看来，一切都要区分“我们”和“他们”。

我无法反驳。就像我喜欢用卡拉兹语思考，祂也已学会人类的思考方式。

他们谈到了战争，我说道。我有些犹豫，差点就用了代表“我们”的手势，但最终还是没有。

通洛吉的叶状体愤怒地颤动起来。你们说要做和平的访客，要学习，要互相帮助，但又总是想着战争，想着使用你们的先进武器。你们总是有正反两张脸，用两种声音说话。你们缺少“促克”。

握着箭和橄榄枝的雷鸟。我父母之间的争论。

母亲命名为“促克”的手势并非一个独立的词语，而是一组代表不同真实程度的词语。这一次，通洛吉使尽了全力拍打自己的胸脯。

但即便是很生气，祂依然措辞谨慎，对于我是否包含在“你们”当中，并未使用确定的表达方式。我羞愧地坐在那里，忘记了膝盖上的翻花绳。

稍后，通洛吉说，祂们中间也谈到了战争。我很惊讶。祂不是指租界，而是说我们身后的首都。

为什么？我问道。

在你们那里生活的儿童学到的东西比你父亲想象的要多，通洛吉说，大家都在谈论你们的武器有多厉害，你们的飞船有多强大，而你们的界线划分又有多清晰。

自我与他者，阴与阳，男与女。

我不喜欢祂们的言论，通洛吉说，祂们说的这些都是幻想，不是“促克”。

通洛吉说到“促克”时，再次用力猛捶胸膛，仿佛是在殴打自己。

我握住祂的手，用自己温热的手指包裹住祂皮革质地的手指。片刻之后，祂用胳膊搂住我。我和通洛吉一起长大，我俩的高度也差不多。

我们互相抱住，既不像卡拉兹人四肢纠缠地拥抱，也不像人类那样把脑袋倚在对方肩头。我俩双手环抱着对方，额头互相抵住，通洛

吉的叶状体轻轻摩擦我的脑袋。

接着，我还来不及反应，祂的胳膊便伸进我的衬衫，灵巧的手指贴着我胸口裸露的肌肤。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倒吸一口气。我给通洛吉看过“拉帕努伊号”上的性教育视频，通洛吉也告诉过我卡拉兹人如何通过亲密行为交换基因物质，那是租界的科学家们从没见过的秘密。

然后，我放松下来，并将手指放在祂嘴唇上。不一会儿，祂张开嘴，我把颤抖的手指伸进去，探索触摸其内部温热而细腻的膜状褶皱。

你确定？通洛吉停下来问道。

是的。我在祂嘴里比画，手指轻轻摩挲着一层层敏感而柔韧的内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祂闭上眼睛，让表达语义的器官进入体内，接纳爱人的话语——不再有误解——只有信任、亲密与“促克”。

天黑之后，我们仍在星光下持续长久地互动。与此同时，租界和首都渐行渐远，关于战争的言论越来越真实，跨越了梦境与现实之间诸多无法言状的层级。

战争打响时，我在租界内。

因为这是父亲的计划。在他看来，我和母亲作为人质，是卡拉兹人唯一的筹码。

他轻而易举地就把我们带回租界，卡拉兹人并没有反对，这让他简直难以相信。多年来，他一直精心计划，每当我或者母亲去租界时，另一个就留在首都，因为他认为这样能向卡拉兹人显示我们有多信任祂们。

原来这些表演都是浪费。

同时，租界里有二十多名卡拉兹幼童，议会在父亲的指示下，把祂们抓了起来，带到墙头上，向卡拉兹人展示，殖民地的态度是认真的。

除非卡拉兹人同意立即腾出租界周围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否则殖民者将处死这些卡拉兹儿童。

我试图离开租界，但父亲狠狠扇了我一耳光，“不要忘记你是谁，萨拉。你是人类的一员。”

“别担心，”母亲试图安慰我，“这只是谈判策略。我们绝不会真的杀人。”我听着，试图判断出她的话里有多少“促克”。

过了好几个小时，卡拉兹人才终于弄明白，殖民地已经向祂们宣战。作为回应，祂们聚集起一支庞大的军队，朝着租界的围墙进发。

看到集结的卡拉兹人，押守卡拉兹儿童的警卫慌了神，两名儿童被杀死，也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意外。

“停下！”父亲朝着卡拉兹军队喊道。我跟他并排站在墙头，被迫担任翻译。我的手被投影到墙的上方，巨大的影像仿佛传说中的怪物在雾气中舞动，“不要再继续靠近！”

数以千计排列致密的军队无声无息地朝着围墙推进，距离越来越近。卡拉兹人身披祂们最坚固的铠甲，手持祂们最强力的武器，但在人类的防御面前，那只是玩具而已。

“没用的，”我对父亲说，“祂们——我们——不这样思考。”但他听不进去。

他用枪指着又一名卡拉兹儿童，那儿童面无表情地望着他。

“你们是怎么回事？”他嘶哑地说，“难道不怕死吗？”

父亲不知道，他离真相其实很近。他如此惧怕的这个种族，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与他并不相同。

我想要向他解释，卡拉兹人不会把生命和死亡看作截然不同的状态。死亡并非最糟糕的命运，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生与死之间，

甚至死亡之后，都有着许多渐次递变的层级：自由地活着，恐惧地活着，很少或没有“促克”地活着，在奴役和压迫中死亡，死亡的同时获得了自由，直至升华。

这也是许多年前卡拉兹人试图分食人类死者的原因：为了充分探索一个陌生新种族在生死之间的幽暗领域，并尝试逐步将新事物吸纳进现有的体系。这颗星球上的卡拉兹人也将自己的死者提供给人类移民分食，以便让人类也能看透对死亡的恐惧。

“停下，你们这些该死的混蛋！为什么不停下！”他走上前，朝着身边的一名卡拉兹幼童开枪，然后把祂推下围墙。

但军队没有止步，也没有减速。

“我们绝不会停下。”我告诉父亲。他的脸在愤怒与恐惧之下扭曲变形，就像是陌生的异族，让我难以辨认。

“这些野蛮人。”他说道，“祂们宁愿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也不愿让步，不愿承认无可避免的失败，不愿接受先进种族的统治。跟这些人没法讲理。”他的语调越来越悲哀，也越来越决绝。

他下令杀死更多卡拉兹人质，并扔到墙下。母亲捂着眼睛离开围墙。

军队继续朝我们推进。

父亲命令人们向卡拉兹人开火。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寻求的不再是胜败。

“必须把祂们全部消灭。”他说道。他的语气中没有了责任感，也没有了我一直喜爱的象征着安全与保障的低沉声线。我只听到恐惧与绝望。

靠近前方的卡拉兹人死去之后，更多同伴踏上前填补空缺。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卡拉兹人沉默地死去，祂们没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叫喊的习惯。伴随着能量武器的轻微

呼啸，只有卡拉兹人砰然倒地的声响。卡拉兹吹箭的射程够不到墙头，所以祂们根本没有还击。

祂们没有火器和能量武器，在面对我们时只能用彼此的身体作为掩护。这是因为祂们的语言有缺陷吗？

“萨丕尔-沃尔夫-迈尔假说”也是一种对鲜血、暴力和死亡的信仰，有着正反两面。

我也不知道卡拉兹人有什么计划。祂们只是朝着死亡前进，让尸体堆积起来，以便爬上围墙，进入租界？

然后呢？祂们要杀死遇到的每一个人类吗？祂们是否认为这是一种仁慈的行为，因为死亡要好过只会分门别类地看待世界，让清晰的界线把一切割得支离破碎？

眼前的景象比我在飞船档案库里看过的所有大屠杀都要可怕。

天渐渐黑了，卡拉兹人的手指有节律地摇摆，让我想起太空中星辰的运转。

我不想选边站。我厌倦了对立。

我的脑袋越来越晕眩，舞动的星光也越来越明亮。

我不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只记得自己跳进星辰的海洋，就像一艘加速驶向群星的飞船。

祂们说，当我跌落下去时，是通洛吉接住了我，但这几乎可以肯定是事后添笔润色的情节。告诉我这件事的人在手势当中掺入代表“促克”程度的元素，表示祂们并不相信这种道听途说。事实上，祂们的手势还有神话、传奇、故事和歌谣的意味。

后来呢？我问道。

你父亲，祂们告诉我，他松口了，于是“我们”和“你们”之间的界线消失了。

“你是唯一能理解他们的人，”母亲说，“我想看看余生中我不能理解你。”

我最后一次轻轻亲吻她的脸颊。

“为什么？”父亲问我。此刻，最后一批移民正要乘坐穿梭机升空，返回“拉帕努伊号”，准备再次踏上一段跨越世代的星空之旅，寻找新的家园。“为什么你要留在这儿？”

我搂住通洛吉，父亲愣了一下。他拒绝望向通洛吉的眼睛。我和通洛吉之间的关系令他厌恶难忍。

尽管卡拉兹人允许殖民者离开，没有加以干扰，尽管卡拉兹人决定不打算为数百名被屠杀的同胞复仇，我父亲依然确信，卡拉兹人没有道德和理智，因为当他们的孩子被杀时，他们仍拒绝投降。

“我当初真不该同意让你在他们中间长大。”他喃喃地说。

我正要开口，母亲抢先说道：“不要对他太苛刻。”

“他的笨脑壳无可理喻。”我说道，“他是个蠢货。”

“当你从墙头跳下去加入卡拉兹人时，也是他命令大家停止射击。因为你，他放弃了对殖民地的责任，放弃了他的灵魂。他对你的爱，你无法理解。”

我无言以对。他把我的生命看得比十万卡拉兹人的生命更重。他宁愿输掉战争，把殖民地交给卡拉兹人处置，也不愿让我有受到伤害的危险。对他来说，“人类”和“卡拉兹人”之间，“家人”和“陌生人”之间，“我们”和“他们”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他正是在这道鸿沟的基础上构筑起道德理念的大厦。

这是一种卡拉兹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思维方式，而我也只能有个模糊的概念。

“你更像他们，而不像我们。”父亲说。

你说得对，我说道。然后，我将双拳抵在自己心口，促克。但我的动作很轻。我超越一切地希望，他能明白我语义表达中的微妙之

处，希望他能理解，我想尽量减少对他的伤害，我仍把自己看作他的女儿。

我仍然以自己的方式爱着他。

我解开缠在凯特手指上的绳线，然后用绳线翻出一个自创花式——“思维的形状”。

“思维的形状”可以依次转变为彩虹、星斗、双轨，以及“新翻花绳两百例”中的各种图案。卡拉兹儿童常常在无聊时想象曾经在此居住的人类，于是创造出“新翻花绳两百例”。

我凝视着凯特的眼睛，就只用眼神示意祂接手翻出新图案的绳，并继续翻绳。

一系列决定环环相扣，有些路径被打通，另一些则被关闭。

人类在卡拉兹人中间只居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卡拉兹人却因此而被改变，而我在卡拉兹人中间也发生了转变。

我现在明白，母亲搞错了。世界上绝不可能只有一种语言，一种思维方式。“拉帕努伊号”上的移民使用的语言已经跟祖辈们踏上飞船时有所不同。随着飞船穿越广阔的星际空间，语素也发生迁移与变异，旧的差异逐渐淡化，新的差异不断诞生。散布于群星之间的人类又开始讲成千上万种语言，每一种都能适应并塑造出新的思维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已经发现，年幼的卡拉兹人更容易看到界线而不是渐变的层次，更容易看到分类而不是融合的谱系。卡拉兹语正在发生变化，语义变得不那么连续，而是更倾向于阶梯式的差异。也许有一天，祂们会看到彩虹有区隔的颜色，并把世界更明确地划分为“我们”和“祂们”。

凯特从我手中接过绳线，祂的叶状体平静安稳，祂的身体放松而愉悦。我用力抱住那孩子，并把绳线紧紧缠绕在祂手指上。于是，我

和祂都安静下来。其他儿童以为这是某种新游戏，也跟我們紧紧地抱在一起。

有差异，但没有分歧，我希望这一刻能够永远存续下去。

[1](#) the great Thunderbird, 源自美国印第安神话。

[2](#) 英文中单词you既可表示“你”也可表示“你们”。

贝利星人

The People of Pele

苏宁宁 译

2012年首次发表于《阿西莫夫科幻杂志》（Asimov's Science Fiction）

时间阻断了我们，

带走了从前所有的义务和责任，给了我们新的开始。

对外层空间的探测和利用（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必须是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与福祉，不论其经济发展程度与科学水平高低如何，成果最终属于全人类。

各国不得通过主权要求、使用或占领等方法，以及其他任何措施，将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据为己有。

——《关于各国探测和利用包括月球及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1967

凯利·谢尔曼，“哥伦比亚号”船长，正以缓慢的动作小心翼翼地作业。在失重状态下，对动量、质量和惯性都要格外留意。这些悬浮的生命舱每个差不多有一百千克，如果他移动过快，很可能会产生攻城木一样的撞击效果，把某个舱体撞碎，而最近的维修点是27.8光年以外的地球。

他把第一个生命舱送到医疗室的复活台，将解冻舱内人体这一精细而复杂的工作交由计算机处理。

计算机开始工作，谢尔曼一蹬腿，飘回到前面的驾驶舱。“哥伦比亚号”正处在高轨道上，底下的星球在他眼前一览无遗。只见蓝蓝绿绿的椭圆形水域星罗棋布地点缀在一片棕褐色的背景中，上面还飘浮着一层白色的涡流——就像地球，但比地球干旱得多。同真正的海洋相比，那些水域只能算是大湖。恒星——室女座M61——处在飞船背后，从面积不大的极地雪峰上可以看见它的反光。围绕星球的山脉当中有一些火山，向着天空喷出滚滚浓烟，但从如此遥远的地方望去，感觉就像呵出的气体一般。由于理论上显示该星球有火山存在，飞船发射前的新闻发布便以夏威夷火山女神的名字为其命名——“贝利”。如今这一理论也得到了证实。

背后传来一阵响声，一号生命舱里的“房客”起床了。

“睡得还香吧？”谢尔曼问，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屏幕。

“和婴儿一样香。”达伦·克罗塞回答。这位副船长兼首席地质工程师从谢尔曼身边飘向环形大屏幕的另一侧，扯出墙上的尼龙扣固定住大腿和上身。他与谢尔曼头脚相对，这样一来，谢尔曼是低头往下看屏幕，而克罗塞则是抬头朝上看屏幕。克罗塞总是喜欢与众不同的视角。

“要咖啡吗？”

谢尔曼点点头，颇有些惊讶。克罗塞抛出一个银色的小包，小包在空中慢慢地翻着跟头。谢尔曼一把接住，揭开底下的拉环，等待里面的化学物质进行放热反应。过了一会儿，他拔出底部的吸管放进嘴里，试探性地挤了一下包装袋。速溶咖啡的滋味令他感慨万千，此时此刻，这味道赛过以往喝过的任何咖啡。

凯利·谢尔曼身材修长。飞船发射前他刚满四十五岁，尽管如此，那一头棕发依然繁盛茂密。他嗓音低沉，讲话不快不慢，从容不迫，有时候被克罗塞形容成电影配音。而克罗塞恰恰相反，他个头矮胖，头上谢顶，讲起话来像心不在焉的老教授。在船员们眼里，他比谢尔曼更平易近人，更容易相处，不过两人对此并不计较。他们凑在一起，组成了一支高效率的指挥团队。

谢尔曼望着对面倒立的克罗塞，时不时地吸一口银色袋子，“你居然把私人配重省出来带这玩意儿？一共带了多少？”

“四袋而已。剩下的两袋我打算留下来，等你开那又臭又长的动员大会时用。我一定要冲进昏暗的角落抢把舒服的椅子。”

谢尔曼笑了笑，继续吸他的咖啡。

虽然“哥伦比亚号”堪称美国设计史上的巅峰之作，但以850：1的燃料载荷比计算，它远远算不上一艘高效率的飞船。从地球到贝利星之旅既是它的处女航程，也是它唯一的一次航行：旅途往返所需的反物质质量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为了以最少的燃料确保飞行，悬浮生命舱必须在飞行期间减少消耗，而每位船员在发射前都要强制减肥。

作为副船长，克罗塞能携带的私人物品为十千克。虽然用四袋速溶咖啡挤占配额也许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这一时刻谢尔曼真的很感激他的决定。

“是不是让人回想起威尔德？”克罗塞指着顶上旋转的星球说。

谢尔曼笑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若按地球时间计算，相当于近六十年前——因为两人都在寝室登记表上注明自己有失眠的症状，所以新生办把他们分到了同一寝室。他们俩常常一大早就坐进公共休息室里，一边喝着用违规咖啡机煮出来的廉价咖啡，一边看窗外的院子渐渐苏醒。

“绑住自己然后入睡，就好像昨天的事一样。”克罗塞说道。

“我们穿越了三十年多一点，按飞船上的相对时间计算大概是六年半。我们的精准率达到了99.79%，明显破了俄国人的纪录。”

克罗塞听完吹了声口哨，“但愿我妈这会儿能在电视上看到我——我都成闪电侠了。还有萨莉——”

此话一出，克罗塞便后悔了。这时候，不管采用何种惯性坐标系¹，克罗塞的母亲都早已作古，而萨莉，谢尔曼的妻子——前妻——如果没死的话，也已是耄耋之年。谢尔曼感觉从胸口涌起一阵迷惘和绝望，拼命压抑着才没有哽咽出声。

任务组的心理专家多次给船上的每位成员做辅导，就为了让他们能面对这样的时刻：膨胀休克。“专注于使命。”他们反复地告诫船员们，“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从接受使命的那一刻起，你们就已经与所有人告别了。”

然而，预料到一件事发生，与现实的体验决然不同。

谢尔曼装作克罗塞什么也没说过。两人一齐合上眼睛，开始做任务组心理专家所教授的深呼吸训练，以驱赶心底的恐慌。可是，一梦三十年，往事的影子哪能被轻易抹去。

“好消息是，这里没有其他地球飞船造访的痕迹。”等到声音不再受情绪影响，谢尔曼才开口道，“由此得知，咱们已知的物理法则没有被推翻，什么也快不过光速。”

而且，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他心里默默地想。

“要是我们一觉醒来发现有人已经赶在了前面，那才无地自容呢。休斯敦那边有没有消息？”

谢尔曼摇摇头，“以他们的参考标准，大概会在我们出发后两年开始广播，所以信号应该刚刚到达。但目前室女座M61正处于活跃期，耀斑特别嘈杂，计算机需要时间过滤信息。”

“咱们不妨开始准备着陆。”

专注于使命。

谢尔曼将太空梭降落在一片坚实平坦的冲积平原上，落地的过程无懈可击。平原挨着一片翠绿色的大湖，根据湖的形状，谢尔曼将其命名为“加利福尼亚新星湖”。

登陆小组的成员们还待在气密舱里，出于谨慎，大家都换上了太空服。贝利星的磁场和大气层滤掉了有害的太阳辐射，氧气在大气中的体积比为百分之十五，可以直接呼吸，但适应环境前，人们可能会感觉头晕。尽管探测机器人未在星球上发现有机生命体存在，但最好还是让船员——还有他们携带的各种微生物——暂时与环境隔离。

“准备好演讲词了吗？”克罗塞手里拿着一部摄像机问。

谢尔曼笑而不语。克罗塞打开气密舱。

谢尔曼手持旗杆，动身走下楼梯。迎面刮来一股强风，他身体一晃，努力稳住脚跟。外面的气温在五十华氏度左右，穿薄毛衣的天气。

他落到地面，在太阳系外的天体上留下了人类最初的足迹。身后传来登陆小组的雀跃欢呼声。他肃立了一秒钟，而后开始放眼四周。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清晨。室女座M61才刚刚升起，金灿灿的光线笼罩着万物，甚是清新。眼前是“加利福尼亚新星湖”那一望无际的翠绿色水面，大风掀起数尺高的波浪，有节奏地拍打着湖岸。

远离岸边的平原上到处都是岩石，在远处闪烁着光芒，像一片片玻璃散落其间。仰望头顶，长条形的卷云横在蔚蓝的天空中，宛如战斗机群返航的尾迹。

谢尔曼展开旗帜，旗子迎风猎猎作响。他用力将旗杆深深插入脚下的土地。松开手，印有五十四颗星的红白条纹旗帜在外星的土地上飘了起来。

“我们来了！”他向着摄像机挥手道。虽然比不上尼尔·阿姆斯特朗那样震撼人心，但也符合此情此景。

登陆小组分头行动，开始了贝利星的探索之旅。芭芭拉·普拉特，生物学家，前往“加利福尼亚新星湖”采集水样；T. J. 布拉克曼和奥克·阿切贝，两位随行工程师，动手建设营地。阳光下，记忆金属墙和结构件像折纸一样展开，拼接组合成房间、大厅、穹顶、塔楼以及太阳能电池板。

谢尔曼则和克罗塞一起，朝之前看到的湖岸远处岩石间那些闪光点进发。

“土壤不太肥沃呀。”克罗塞一边走，一边踢着地上的土说，“完成隔离程序后，咱们要在这里种地还真是个挑战。”

“那你们得想办法，我可不愿意今后四十年全靠再生糊糊过日子。我需要新鲜的蔬菜，否则人会发疯的。”

两人走了将近一公里，来到近前，才发现那些闪光原来是一些水晶块。这些水晶有的夹在岩石的缝隙间，有的躺在地表，大的宽达数米，小的只有指甲盖大。水晶有浅黑色的，也奶白色的，还有近乎赤黑的深紫色，它们将室女座M61那明亮的光线散射成无数光点。

“真像是炸开的晶洞。”克罗塞说。

“也像是被打劫后的新时代商店。”谢尔曼道。

不过，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再走近点儿，他们发现这些水晶的形状很特别。与常见的天然水晶不同，这些水晶既不是奇形怪状的晶块，也不是规则的多面棱柱体，面前这些东西有加工过的痕迹：那种一片片发光片中心相连的晶体，状如桨轮；碗状或球状的空心晶体，上面有几百个细微平坦的几何面，挨在一起组成一个近乎光滑的表面；而地表上随处镶嵌的管状晶体，上面有形状规则的小突起。这些晶体看上去更像是多余的零件，用在某台奇妙的机器上。

一度停下的风再次猛烈地刮起来，把一些轮子、管子、球体、杯碗吹得在平地上四处翻滚。随着这些水晶的移动，散射的光线也跟着跳跃起舞，仿佛水晶里飞满了萤火虫。

克罗塞继续留在地表探测这些水晶器物，同时监督基地的建设；而谢尔曼则返回“哥伦比亚号”察看余下船员的解冻过程。最新醒来的人五个一组，乘坐太空梭下到地表。能够探索一个崭新的世界，大家都兴奋不已。

一切都照着计划顺利进行，直到抵达贝利星后的第十天。

最后一位醒来的船员名叫欧阳珍妮，初级生物研究员，是个二十出头的纤弱的中国女孩。她各项生命指标正常，但身体刚刚能下地走动时，她看了一眼屏幕上旋转的贝利星图，便立即躲进医疗室，再也不肯出来。

膨胀休克，谢尔曼心想。他和克罗塞刚醒来的时候，也差点因此而出问题。每到夜深人静时，他总能感觉这种情绪在他意识边缘徘徊。这不是什么科学上的诊断，但谢尔曼会迫切地想把自己裹住藏起来。

膨胀休克、孤独症和社交障碍一样，对小团体中微妙的情绪平衡具有潜在的危害，会扩散并影响到其他成员。他必须立刻展开行动。

珍妮萎靡不振地飘浮在复活台边，面无表情，一动不动，中间身体只默默地抽动了一下。

当你把政治需求置于一切使命之上时便会这样，谢尔曼愤愤地想。

在所有船员当中，他对珍妮的了解应该是最少的。发射前一个月，俄罗斯和中国指出“哥伦比亚号”上缺少华裔，为了维护“哥伦比亚号”作为希望的象征与宣传美国普世观的价值，华盛顿在最后一刻决定，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拔一人加入飞船小组。此人便是珍妮。

谢尔曼反对这一变动，他有他的道理。他说，要怪就怪国会和总统自己，不该在过去几十年间将美国的华裔科学家排挤得一干二净。凭什么让他来做表面文章，承担这种历史问题？但反对最终还是被驳回。

其他船员在发射前都有一个适应期，珍妮却基本没有，她来不及同别人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也来不及让自己融入这个团队。有些船员对她取代了自己喜欢的同事而愤愤不平。这件事会招来祸端，他必须立刻扼住这个苗头。

他用力一蹬，飘到她身旁，抓住一个把手。她没有抬头。

“珍妮，”他开口道，“我真的需要你马上从过去走出来。”

她背过脸去，散开的头发慢慢地从空中扫过。借助惯性她蜷起身子，把头埋进膝盖。

谢尔曼心里激起一阵愧疚的苦痛，回忆一触即发。当他告诉萨莉自己已通过最终的体格测试，打算接受任务时，她也是这样蜷缩在床上，藏起脸背对着他。

也许，萨莉从始至终都清楚，这一刻到来时他必然会选择前往，正因如此，他才一直不肯要小孩，也总是拒绝讨论未来。她希望时间能改变他的想法，就像其他人那样。

他真心地爱着她，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有些事情对他来说意义不同。他已经懒得向她解释，当自己凝望星空时，胸中涌起的那股悸动和想要扑入虚空的渴望。有些人为了踏入处女地、一览异域风光而离开生命中的女人，像富兰克林²、安德烈³、斯科特⁴和阿蒙森⁵，对这些人他一向满怀同情。他认为自己未曾向她隐瞒，然而一切证据表明，爱情总会让人寄予希望。

那一刻，他很想伸出手去抚摸她，可是他没有。他默默地带上房门，离开了卧室。

谢尔曼伸出手臂，把手搭在中国女孩的肩膀上。她没有动。

“你离开家几十光年，认识的人要么已经死了，要么也相当于死了，因为在没有你的日子里他们生活了三十年，你不可能再见到他们。”

珍妮还是没有动，但看得出她在听。

“这种事不是你能够忘记的。有时候早上醒来，我会对梦里的东西恋恋不舍，希望那是真的。但你必须做出决定，是这样继续沉湎于过去，还是把时间用在别的事上。你应该知道，这艘船上的另外一百五十个人才是这个宇宙中仅存的人类。你可以选择为了活着的人光荣地履行使命，也可以选择同记忆的幽灵共度余生。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重新让你冬眠，不过当你再次醒来的时候，你就真正成了孤身一人。”

谢尔曼一直在扫描从休斯敦传来的信号。幸好有几颗发射过来的人造卫星避开了室女座M61周围的电磁暴，他希望通过这几颗人造卫星，能够让计算机最终穿透噪声。谢尔曼在脑海中勾画着那台巨大无

比的广播塔，它位于亚利桑那州和澳大利亚的荒漠，为与“哥伦比亚号”保持联系而专门建造。即使有那么强大的天线，想在这样遥远的距离外接收他们的信号，依然好比身在台北，却要接住一只从洛杉矶扔来的棒球。

计算机发出“哔哔哔”的声音，开始显示一段重复的文字信息。谢尔曼不由得心跳加速，他赶紧深吸一口气。这是从指挥部传来的第一条消息，按地球时间计算，发送自二十八年前。

仅供指挥官查收：巴西加入北太平洋联合组织，印度同墨西哥的冲突局势出现失控。所有选择都摆在台面上。总统正式宣布美国退出《外太空条约》。命令你们立即宣称在室女座M61发现的所有行星及其他星体的主权一律归属于美国，并回传相应证据。

谢尔曼发现克罗塞正坐在实验台边，全神贯注地盯着显微镜。台面上摆满了水晶轮和水晶管，有些已被砸碎了。

“有何进展？”

克罗塞抬起目光，摇摇头道：“进展不大。这些东西主要由硅晶体或准晶体构成，另外基质中还夹杂了其他一些金属，如钾、铁、钪和一些镧系金属，但我完全猜不透它们的功能和制作过程。如果要用它们来组成其他结构，我也想不出组合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他挪到一边，把位置腾给谢尔曼。谢尔曼将眼睛凑到接目镜前，从显微镜下观察，只见水晶的表面上蚀刻着迷宫般错综复杂的小凹槽，其中有些凹槽里还沉积着一些金属微粒。

“不知道这些凹槽是干吗的，可能是研磨的痕迹。槽口不是按统一尺寸制造的，形状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它们应该不是批量生产。”克罗塞说。

“那滚动时的闪光是怎么回事？”

“压电效应。水晶滚动时撞到别的东西发生物理变形，释放出电荷。刚才你看到的这些槽口应该和闪光现象有关，另外还有温差电效应和热电效应的影响。有些金属粒可能起着电容的作用。但要我解释这些东西是干吗的，我还真说不上来。”

谢尔曼拿起一个比他拇指还小的乳白色“桨轮”，对着光线举起。“桨轮”表面蚀刻的细纹反射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光彩。他把水晶放回台面，轻轻一推，轮子发出闪烁的光芒，滚了几圈停下了。

“芭芭拉还没有发现复杂有机化合物的痕迹，也没有发现其他生命迹象。我们在行星上做了大量细致的勘察，从各地采集了上百块标本。不管是谁制造了这些东西——我猜他们早已不在了。”

“是件好事，贝利星上不存在需要我们去打交道的本地生物。”谢尔曼说。他把从休斯敦接到的命令转告给克罗塞，“估计咱们拍摄的录像达不到要求。我竖了国旗，但没有就贝利星的主权问题发表任何正式讲话。咱们出发的时候，本来是要让美国在此事上的表态显得模糊一点，看来咱们得重新拍一段录像。”

克罗塞若有所思地摸着下巴，“你觉得现在谁是总统？”

“估计是德林格，不过得看对方扶持的候选人是谁。”

“不，我说的不是咱们走后的那届选举，不是说谁发的那条消息，我是指现在。”

谢尔曼扑哧一笑，“同时性问题⁶在相对距离下很微妙。如果你说的东西我理解得没错，不管谁当总统，当我们离开地球的时候，这个人还在学怎么骑自行车呢。只有等咱们都老了，才有可能听到他的讲话。”

克罗塞点点头，“咱们这么想吧。前往葛利斯581⁷的中俄代表团比咱们早两年发射，印欧代表团早一年。就算那颗星离地球近点儿，但他们的飞船速度比我们慢，除非他们背地里留了一手，否则这两艘飞船现在应该还在途中。他们不可能已经宣称过主权——即便是现在

——那二十八年前休斯敦发出命令时就更不可能了。另外，就算他们宣称了什么，现在地球也没办法知道。”

“说得对，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想办法宣告贝利星的主权归属。如果室女座M61整个都归了咱们，那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心理优势和舆论优势就大了。整个星系将成为为美国殖民而保留的终极战略资产，令他们望尘莫及。”

“但按地球时间计算，这条消息是二十八年前发出的。等我们宣告的内容传回地球的那一天，距他们发出命令总共经过了五十六年。我们现在收到的消息来自过去，而我们的消息传到后，也只相当于对他们往事的一个提醒。谁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打仗，更别说将来了。”

“咱们有命在身，”谢尔曼说，“任务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如果战势升温，情况有可能会变成这样。美国及其盟国连续三年将GDP总值的十分之一投在‘哥伦比亚号’上，终于让我们在星际航行的比赛中力拔头筹，这么做可不是光为了争面子。”

克罗塞点头道，“这个我理解。我只是不想让‘哥伦比亚号’变得像联盟突击舰‘谢南多厄号’那样，因为多年失去沟通而陷在时间里——战争早已结束，它还一直在打。我们要对活着的人负责，而不是对死去的人负责。”

随后传到的是为船员们准备的精神补给，包括家乡传来的好消息、私人信件、录音以及相片。计算机花了很长时间才将所有的资料完整接收下来。

谢尔曼收到一封邮件：一张像素模糊的萨莉的照片。画面上净是颗粒，颜色也不均匀，还有数码加工的条纹。照片上，她站在他们家门口，正对着相机微笑，乌黑的头发遮住半边眼睛。随相片一同发来的还有一条短信：“坚持到底。”

这是个简单的老招数。当他接受预审、关在训练基地一连几个月回不了家时，两人就曾经用过。为了通过审查，他们会以处理个别像素值的方式，把真正想说的话隐藏在低质量的照片里。

凯利：

我原谅你。

很抱歉我没有去发射现场。我觉得看着你随火柱升空，永远地离去，像是在参加你的葬礼。

给你写信就像写给未来。我小的时候，根本想不到有一天我们会飞往外面的星球。太空和我毫不相干，地球上的问题就够我受的了。

但这一天还是来了，借助反物质爆炸，你乘风而去，驶向茫茫宇宙。战争的威胁以及战争本身又一次驱动我们前进，为什么我们总是注定要在自相残杀中取得进步呢？

可是，给你写信等于是写给未来。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住进了临终救济院，曾经承载记忆的大脑被蚕食成瑞士奶酪，跟我的父亲一样。如今我生活在永恒之中，每一天的日出都是永恒的日出。

也可能我太乐观了。这场战争有可能结束一切战争。也许当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这里只剩下一片充满辐射的废墟。战争总有自己的一套理由，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非做不可的。你和你的船员们或许将成为宇宙中唯一幸存的人类群体。

所以我理解你为什么选择离开。可能你不是这么想的，但也许你内心已预见到这一天到来，所以想摆脱这套旧模式，这些陈腐的历史轨迹，这些我们无法打破的常规。

我想象着你处在外星的蓝天下，想象着你再度出发，想象着你还是两年前离开的那个人，一个要继续活下去的生命。

我原谅你，凯利。好好享受你的自由。

食堂是营地里最大的一片区域，能一次性容纳“哥伦比亚号”全体一百五十一名船员，尽管大部分人可能没位置坐。除了举行每周一次的全员大会外，这里还是朋友相聚、玩棋牌游戏和打发时间的最佳场所。

不过到了半夜三更，这地方照样会空下来。贝利星的一天要比地球长四个多小时，但一个月后，船员们的生物钟基本上都已经调整过来。可是因为患有失眠，谢尔曼的睡眠时间还有待固定。他习惯了一个人醒着。

他抓起一杯热咖啡水——这玩意儿喝起来根本不像咖啡——坐到靠窗的一张餐桌前。贝利星的阿尔法卫星挂在半空中，看起来有地球月亮的三倍大。皎洁的光线倾洒在“加利福尼亚新星湖”两岸的平原上，银光闪烁，魅如幽灵。贝塔卫星体积更大，呈浅黄色，再过一小时也会冉冉升起。风声鼓动，他看到远处平原上亮晶晶一片，与头上闪耀的星空遥相呼应。

一阵脚步声传来，有人在餐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他抬头一看，是欧阳珍妮。

“工作呢，还是睡不着？”他问。

“都有一点。”她说着把手搁在桌上，紧张地摆弄着手指，“谢谢您，船长。您的话……对我帮助很大。”

“我只是告诉你我醒来时的感受而已。有时候明明自己知道，但就是要借别人的嘴说出来。你并不孤独。嗯，准确地说，我们大家虽然在一起，但同时又都很孤独。这种事之前谁也没有经历过。”

她点点头，眼睛一直盯着双手。

“话说回来，你为什么志愿加入‘哥伦比亚号’？”

她闻言一惊，抬起头看着他道：“我父母和我都是美国人。我很小的时候流行中国间谍威胁论，我们被剥夺了公民权，还遭到驱

逐。”她目光锐利地盯着他，语气也跟着强硬起来，“他俩不是间谍。”

“那当然。”谢尔曼说。她通过了“哥伦比亚号”的背景审查，这本身便说明联邦政府那帮家伙承认了——不过是拐弯抹角的——当年对她父母的问题处理得不对。用人民的生命来试错，政府和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他们一直希望时局好转后，有一天我能回到美国。他们鼓励我申请，因为要是我表现好，就可以帮他们挽回声誉。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被选上。”

“你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想要的？”

“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

谢尔曼抿了一口“咖啡”。芭芭拉跟他说，珍妮工作起来比组里的其他员工都努力。他自认为很了解这一类型的人：勤奋刻苦的好学生，门门得优，成绩突出，师长怎么说她便怎么做，但是缺乏创造力。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还在寻找这里的生命迹象。有人造出了那些水晶。”

“有进展吗？”

“芭芭拉认为我在浪费时间。但我想探索每一种可能，包括她排除在外的那些。”

谢尔曼点点头，“就算你什么也没找到，咱们很快也得回隔离区了。大家都有些累了。晚安。”他起身要走。

“很高兴我来了这里。”她说。

谢尔曼有些惊讶，“为什么？”

她凝望着窗外异星的景色，说道：“这里谁都不认识我，过去的一切关系都变得没有意义。我刚醒来的时候，真感觉自己像落水了一

样。我触摸不到我的家人，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越来越不真实，渐渐地离我远去。

“我接到一封他们写来的信。信件被审查过，但我看得出他们对地球上的情况很担忧。我哭了，感觉自己好像在读一本小说的开头——他们将要经历的事情就算我还不知道，其实也早已发生。情节已经设定好，无论我干什么都改变不了。

“所以我把你的话好好想了一遍。地球已成为过去，那是回忆和虚幻之地。我可以选择窝在那里，也可以留在这里。

“结果并没有我想的那样痛苦。我感觉……我终于开始为自己而活。就像你说的那样，时间中断了我们，带走了从前所有的义务和责任，给了我们新的开始。我感觉一下子解脱了。”

一些对材料科学感兴趣的工程师，围绕着水晶之谜一直在进行研究。但大部分船员都在从事其他更为优先的工作：在可控制的环境下，用贝利星的大气和土壤种植地球作物，绘制贝利星的地图及天气形态图，学习为将贝利星改造为人类宜居地所该掌握的一切知识——其中最大的成就是，船员们开始三三两两地窃窃私语，谈天说笑，有的还成双结对，一起进入私室。

贝利星上的第一例怀孕出现在着陆后的第三个月。克罗塞特意开了一瓶香槟——这也是他个人重量配额的一部分——酒瓶挨个儿传递，你喝完了我喝，最后全体一百五十一名船员——包括那位准妈妈——全都喝了一口。

“这名新生儿不会有任何关于地球的记忆。”克罗塞说。他跟谢尔曼站在离人群稍远的地方，靠着食堂的墙壁，“也不会有膨胀休克，贝利星是他唯一认识的故乡。”

谢尔曼跟着说道：“地球对他而言只是个传说。”

“你有按休斯敦的要求重拍录像吗？”

谢尔曼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克罗塞嘿嘿地笑起来。

“你笑什么？”

“哈，”克罗塞说，“我刚刚想到要是我们宣告了主权，那这个孩子就是出生在美国国土上的美国人了。那有什么意义呢？他怎么去为几十光年外的总统投票？美国能对他做什么样的要求？他既是生活在美国的过去，也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未来，而不是她的当下。”

仅供指挥官查收：鉴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现动荡，有骚乱的可能，因此命令你们在危机解决期间继续或重新冷冻欧阳珍妮。

谢尔曼凝视着屏幕。

珍妮并非唯一一个出于国际公共关系目的而加入的船员。下一个会是谁呢？

他摇摇头，转而阅读起今天的调查综述来。

“想不到她竟然会越级汇报。”芭芭拉·普拉特在谢尔曼的办公室里刚一落座便说道。房间里额外塞了两把椅子，感觉格外幽闭。

“她一再坚持，”谢尔曼道，“说必须马上见我和达伦。我跟她说了，要把你叫来。”

“纯粹是浪费时间。我听她说了，但她偏要固执己见。”

“其实，我觉得她说得有点道理。”克罗塞笑道。普拉特瞪了他一眼。

有人敲门，接着珍妮挤了进来。她抱歉地冲普拉特一笑，“对不起，芭芭拉，我觉得你没有认真听我讲。”

普拉特耸了下肩膀。谢尔曼示意欧阳继续。

“是关于那些水晶的。我猜出它们是怎么形成的了。”

她放下手中的平板电脑，电脑在天花板上投影出一张张图片。说实在的，她也只能这样将就，因为在这间狭小的办公室里，四面墙壁都被屏幕、即时贴、地图和表格占得满满的。三位听众背靠椅子扬起头，欧阳开始浏览起照片来。

“我们发现这些水晶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呈各式各样的圆形，有管状、轮状、球状还有碗状，因此，它们能够在贝利星的风力、引力、洪水等自然力作用下滚动。它们的设计就是为了移动——请注意，动得不是很快，最多一年一百米。”

她又点出一张图片：一张贝利星地图，上面标注着醒目的箭头。

“我突然想到要查看贝利星的气流模式。贝利星的主要地理特征是赤道和极地分布着高山，中间纬度上是相对平坦的平原。贝利星的天气系统基本上是由西往东经过平原，而这些水晶也正依此规律移动。

“贝利星的一些大湖也集中在这些纬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水晶跟着风向走，大部分被吹进湖里，最终沉入湖底。

“它们在那里被淤泥包裹，一段时间后，水晶周围的淤泥收紧、变硬，形成多孔的软性岩石。”

“这种事在地球死去的动物身上也会遇到，化石就是这么来的。”克罗塞说。

“这么说，你弄清了水晶的去向。”谢尔曼道，“那它们的来历呢？”

“嗯，”欧阳又打开一张图片，“我前面也卡在了这个问题上。不过后来我向克罗塞船长请教了贝利星的一些地质问题，他告诉我，贝利星的潮汐模式受两个巨大卫星及其偏心轨道的影响，会周期性地达到峰值。不仅湖泊涨潮遵循这一模式，就连地心的岩浆也受之影响。当卫星排列到某个位置时，会导致周期性的火山频发。”

“贝利星上也有火山时期和冰川时期。”克罗塞说。

“当贝利星经历这样一个猛烈的火山喷发期时，喷出的气体会转化为雨水及河水中的碳酸、硫酸和盐酸。带腐蚀性水注入湖里，渗入到多孔的沉积岩中，然后侵蚀到水晶，直到这些地方变为一个个空洞。”

天花板上展示出一些岩心剖面图，露出一个个水晶洞。

“最后，随着卫星的移动变化，火山作用逐渐减弱，水中悬浮的矿物质又开始在空洞处再度结晶，慢慢填充之前留下的空隙。”

“听起来像脱蜡法⁸。”谢尔曼道。

“没错，正是这样。这些水晶在之前的模子里生长，不会受杂质、矿物质成分变化、地质变形等因素影响——尽管还不能算是精确的复制品。之后，到了贝利星的冰川时期，全球水平面下降，这些水晶便在冻融循环下露出地表。”

“之后它们在星球上被风吹得到处跑，再次进入下一个循环。”谢尔曼总结道。

“所以说这些水晶不是人造的，而是纯天然的啰？”克罗塞问。

“不仅如此，”欧阳道，“这些水晶还是活的。”

“这正是我不敢苟同的地方。”普拉特说。

“什么意思？”谢尔曼问。

“每一块水晶都是一个无比复杂的组织结构。它会生长，会移动，会通过压电、温差电和热电效应消耗及转化能量。它会繁殖——泥模就相当于DNA的功能，中间还会突变。这一切它在地质时期几乎全部经历过。”

“但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呀。”谢尔曼说，“你说的是一块岩石被风吹跑，从山上滚下来。”

“讲句公道话，”克罗塞说，“一切化学过程和物理过程都是理所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是确定过程的结合体，比一块被风追着跑的水晶好不到哪儿去。”

“这些水晶也有进化，船长，圆形构造就是证明。那些不方便移动的水晶沉积不下来，于是平静地死在湖床上，当熔岩流出、酸洪经过的时候便彻底消失了。活下来的那些则在漫长的岁月中进化其构造，让自己能随风逐流进入产卵池。”

谢尔曼刮着自己鼻梁说道：“芭芭拉，我总算明白你的意思了。”

“这或许算是一个巧妙的论据，但还是诡辩，不是科学。”芭芭拉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能把这些石头当作生命。生命不是这样定义的。”

“为什么不行？”欧阳问，“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我们要打破过去的条条框框。一切都应该被重新审视。”

有时候明明自己知道，但就是要借别人的嘴说出来。谢尔曼暗自思忖。

“好吧，就算我把这些水晶当成活的又怎样？我还是会把它们归为有趣的地质现象。管它叫什么，没有任何区别。”克罗塞说。

“有区别。”欧阳道，“我演示给你们看。”

他们把一间小生物实验室的中央腾出来，将一架闲置的小型无线电天文望远镜的抛面镜取下，重新安装到一台旋转搅拌机顶上，搅拌机碗呈倾斜状。当搅拌机低速旋转时，上面的抛面镜像陀螺一样摇晃，在圆周运动中改变了倾斜的角度。

欧阳小心翼翼地将一个轮盘赌钢球大小的小水晶球放到抛面镜中央。小球滚到镜面边缘，开始沿边框滚动，在镜面摇摇晃晃的圆周运动下越滚越快。它叮叮当当地撞击着边框，水晶里面开始发光。

“船长，能把灯灭掉吗？”

黑暗中，这块水晶看上去就像一个悬浮的火球，撞击边缘所发出的叮当声就是一首缓慢延续、清脆悦耳的铃音。

天籁之声。谢尔曼心想。

黑暗中，欧阳拾起一把叉子，对准从她面前经过的水晶球快速地连续戳了两下。猛然爆发的两道火星汇成一股格外耀眼的闪光，充斥于水晶内部，而后渐渐地暗淡下去。

水晶再次从欧阳面前经过。这一回她戳了三下。

接着是五下、七下、十一下。这时，欧阳只能围着镜面跑才能赶上水晶。

后来她停下道：“看。”

水晶继续滚动。突然间，它开始快速迸发出亮光，越来越耀眼。大家都在默默地数数：一、二、三……十三。

“我们可以把这些电路模式单纯地视为地质奇观和物理奇观，视作一种偶然的机械计数。”欧阳说，“这都是确定的，能由此产生出电势和电子。但我们大脑的电路模式也一样，生命和意识的火花其实就是复杂的机械运动。”

她真是艳惊四座。谢尔曼心想。那个胆怯羞涩、缺乏自信的女孩不见了。她好像变了个人。

“表面的细槽有可能是侵蚀摩擦的结果。”克罗塞说，这种可能性的存在让他兴奋不已，“如果是的话，它们会改变水晶的电路模式，由此生成一种记忆。它们和其他水晶一样在泥模中复制。对这些生物而言，记忆和基因其实是一回事。”

“当然，旋转的抛面镜不等于自然测试，”欧阳说道，“在自然的环境下，它们几乎不可能像这样连续移动，唯一接近的就是从一道很长的山坡上滚下来。有些水晶也许能存活五千年，每天晃动几次，滚动几回，一年下来只能移动五十米。它们的意识——如果有的话——是和地质时间同步的。它们对世界的体验不是一个持续的当下，而是长期静止过程中的一些不连贯的激闪。不过，要是克罗塞船长想

的没错，它们能从过去的世世代代中获取记忆，有可能延续上百万年。

“它们是单单记录下岁月的痕迹，还是依照自身必须遵循的思维——不管是哪种思维——生成这些沟槽的呢？它们是拥有自由意志，还是记录历史的奴仆？我们的到来会对它们产生什么影响？”

“虽然我们穿越了几十光年才找到它们，但还有一条更大的鸿沟阻隔着我们，那就是时间。对它们而言，我们只是转瞬即逝的火光。我们太快，而它们太慢，就像短暂的蜉蝣和长存的橡树。或许一辈子下来我们也不可能彼此认识。但有了这个发现，我想咱们就架起了一座桥梁。”

“你确定要这样吗？”克罗塞举着摄像机问。

“我怎么能够确定？”谢尔曼说，“头一天行走时你还踢着路上的石头，第二天便发现它们原来是个新物种。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处处有惊喜。”

“休斯敦和华盛顿那边以为——现在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是远方战略性资源的开路先锋，但是同地球在时间上的隔阂相比，搭建一座桥梁来弥补我们同贝利星生物之间的鸿沟要容易得多。我们可以不被过去的流毒控制，地球上的冲突也不再是我们的冲突。我们是独立的，是自由的。这不正是美国一向的追求吗？”

“他们会管你叫叛徒，”克罗塞说，“但我们全体船员都支持你。这就是人类的一大步。”

克罗塞举起摄像机，画面一半留给谢尔曼，一半留给仍在抛面镜上旋转的水晶球。清脆的撞击声穿过空气传入麦克风。船长开始发话——

“嗨，我们是贝利星人。”

[1](#) 相对于以地球静止或做匀速直线运动的物体作为参考系。

[2](#)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John Franklin, 1786—1848），英国北极探险家。

[3](#) 萨洛蒙·安德烈（Salomon August Andrée, 1854—1897），瑞典北极探险家。

[4](#) 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 1868—1912），英国探险家，两次探险南极失败。

[5](#) 罗尔德·阿蒙森（Roald Amundsen, 1872—1928），挪威极地探险家，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

[6](#) 相对论中的概念，即某观察者若测得两个事件同时发生，则称这两个事件“对于这个观察者”具有同时性。不过对于其他观测者而言，这两个事件却不一定同时发生。

[7](#) 一颗位于天秤座β星以北约2度的红矮星，距离地球约20.4光年（1 939亿千米）。在所有已知的恒星系统中，这颗星球是第87颗最接近地球的。它的质量约为1/3个太阳质量。它的一颗行星位于行星系统的适宜居住区域，拥有稳定的大气层，表面可维持液态湖泊、河流。

[8](#) 一种用于青铜器等金属器物的精密熔模铸造方法。

信 息

The Message

Totoro 译

2012年首次发表于《中间地带》（Interzone）杂志

即使自身在走向灭亡，
但他们仍然考虑着自身以外的事物，想向未来发出警告。

这座外星城市圆得近乎完美，它是一个直径差不多十公里的大圆圈。从上空俯瞰，方形的房子环绕在城市边缘，圆锥形、金字塔形、四面体形的楼宇则在城市中部，每一座建筑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尖状物。环带状的街道将整个城市分割成了许多同心圆。

詹姆斯·贝尔降低两人座的“阿瑟·埃文斯号”太空梭一侧的机翼，操控着倾斜的机身掉了个头，再一次从那片废墟上空掠过。这个身材消瘦却精力旺盛的男人已步入不惑之年，头发刚刚开始变得稀疏，胡子也开始斑白。他向前推动操纵杆，把机身降低了一些，用一双碧蓝的眼睛专心致志地注视着座舱外的景象。

坐在詹姆斯旁边的是十三岁的麦吉，她看上去纤瘦而笨拙，就像一匹刚出生的小马驹。在舱体突然下沉的时候，她倒抽了一口气，赶紧抓住座位上方的扶手。

“对不起。”詹姆斯说道。麦吉的妈妈劳伦过去就很讨厌他驾驶飞行器的方式，他总是突然地沉降、急促地转弯。一些往日情景浮现在他眼前——他把劳伦拖去坐过山车，劳伦吓得紧紧抓住他的胳膊。有那么一瞬间，他露出了微笑，但随即一种混合着遗憾与怨怼的情绪便占据了他的心。

他甩甩头，赶走了那些情绪，将太空梭机身拉至与地面水平。“茱莉亚，”他对机舱的AI说，“现在由你接管驾驶程序。保持平稳，慢速行进。”AI发出表示明白的哔哔声。

“在磁场跟大气环境运转正常的行星上，我飞行起来就有点儿鲁莽。”他东拉西扯道，更多是为了填补此刻的寂静，“因为磁场和大气本身就具有过滤有害的太阳射线和宇宙辐射的作用，太空梭外面那个用来监控和屏蔽辐射的厚重护壳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把它留在了空间轨道上，只带了太空梭的核心部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机舱的机动效能更加优秀。”

麦吉拨开一缕搭在脸上的红色发丝，坚决地不去看他，只把目光锁定在从机舱下掠过的外星建筑上。

从两天前登上太空梭起，麦吉就一直这副样子，要么给他一两句简短的回应，要么一言不发。他们没有一起生活过，因此詹姆斯没有任何经验可以解释麦吉的一举一动，也没有任何头绪可以推测她这么默不作声是什么意思。他在她面前感到尴尬，对于该怎么与她交谈毫无头绪。对他而言，相比他研究过的那些已经消亡的宇宙文明，他的女儿更加神秘莫测。

六个月前，他正匆匆赶往匹拜欧。星球地貌改造师已经做好了计划，要让小行星和彗星风暴撞击这颗星球，把匹拜欧地表的遗迹给清除掉，因此他想赶在此前完成研究调查。即将出发前，他收到了劳伦的消息，这是十年来她第一次和他联系。她说，自己得了重病，时日无多。他们的女儿麦吉需要他。

麦吉是在他和劳伦离婚以后出生的。事实上，直到劳伦寄给他一张一岁小姑娘的照片时，他才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他盯着照片上那个粉嘟嘟的小肉团儿，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反应。他完全没有做父亲的心理准备，劳伦一定对此早已心知肚明，所以她才在他们离婚时对怀孕的事只字未提。他提出要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她接受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更进一步对他要求什么，他感到如释重负。

劳伦突如其来的消息让他不得不放下匹拜欧的所有事务，赶去她所在的星球。在真实时间里，这趟旅程足有三个月之久，不过在相对论的时间膨胀效应作用下，太空梭内只过了短短两天。当他最终到达劳伦那里时，劳伦已经去世了，只剩下独自待了两个月的麦吉，而那段时间里，她能做的就是一边哀悼母亲，一边想象自己缥缈的未来，因为她今后要和素未谋面的父亲一起生活了。

没什么客套，也没什么嘱咐，他就这样被授权抚养这个闷闷不乐、满心伤悲的少女了。在返回匹拜欧的短短两天时间里，我该怎么

去学习做一个父亲呢？

詹姆斯叹了口气，他一向讨厌生活里这些复杂纠结的事。他们返回匹拜欧后，在小行星和彗星风暴撞击到来之前，他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来完成自己的调查。

“那儿有一些字迹。”麦吉低声说。那些外星建筑看上去像是由坚硬的巨石雕刻出来的，上面布满了铭文与图案，却既没有门，也没有窗。

麦吉似乎对这片废墟挺感兴趣，这使得詹姆斯惊讶又高兴。他喜欢给充满好奇心的学生讲课。

“那正是我对这地方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大部分文明越过‘库尼-麦克林边界’后都突然进入了数字黑暗时代，不再创造模拟化的文字。它们的一切信息都被封锁在了脆弱的数码产品里，后者失去生命后，信息就难以破译。这个地方的文明也已经数字化了，不过这些样本——”

太空梭突然加速冲了出去，开始倾斜并急剧下降。麦吉吓得尖叫起来。

“詹姆斯，”茱莉亚的声音听上去很焦急，“稳定程序似乎出了一些故障，那是我的能力难以纠正的。必须要靠你用模拟控制来接管了。”

詹姆斯赶紧抓住操纵杆猛然后拉。发动机发出了“吱嘎”一声响。但一切已经来不及，机舱下降的速度太快了。

“做好撞击的准备。”茱莉亚的声音传来。

詹姆斯本能地抱住了麦吉，把她护在座位上，仿佛他的手臂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她不受撞上地面带来的伤害。

机器人和家猫大小的机械蜘蛛在“阿瑟·埃文斯号”表面穿梭奔忙，检查舱体表面的受损情况。在他们焊接损坏部位和修补密封的时

候，这艘太空梭外火花四溅。

“嗯，这样就行了。”詹姆斯包扎好麦吉额头上的伤口后说道，“我们坠落时，茱莉亚令舱体的外壳解体，吸收了撞击时产生的大部分能量，这样才救了我们一条命。修好太空船得花掉机器人好几天时间，但我们依然有足够时间在第一波彗星撞击到来前离开这儿。”

麦吉坐直身体，摸了摸额头上的绷带。她伸缩一下腿，又察看了自己的胳膊。

“那你工作时我该干什么呢？就呆坐在这儿吗？”

好歹她肯开口说话了，詹姆斯想道。

“你可以跟我一起出去。不过我得工作，不能随时照看你。”

麦吉撇了撇嘴，“我能照顾好自己。我又不是五岁的小孩子。”

“我不是那意思——”

“我多希望自己是一个人待在妈妈的旧房子里，而不是跟你一起差点丢了小命。”泪水从她的蓝眼睛里夺眶而出，“都是那个笨法官！他根本不知道——”

“够了！”好吧，也许她还是不说话的时候容易对付些。机舱里一下子静下来，只剩故障检验控制台断断续续发出的滴滴声，那是茱莉亚在继续进行测试。麦吉不服气地瞪着父亲。

詹姆斯压低声音，“如果我不承担抚养权的话，法院会给你选个收养家庭。你明白了？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你妈妈写了——”

麦吉隐藏在心底已久的怒气与悲伤再也压抑不住了。既然她现在开口说了出来，她就要他也尝尝那种难受的滋味，“哦，你是多么高尚啊，竟然担起了照顾自己孩子的重任呢！我恨你——”

“闭嘴，乖乖听着！”詹姆斯咆哮着。他觉得她看上去就像个气鼓鼓的球，里面充满了怒气与恨意，不可理喻。“是，我知道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我都没在你身边。你妈妈和我——”他怀疑她能否理解。

他也很怀疑自己是否有搞明白一切是怎么变成了如今的模样，“这一切很复杂。”

“是的，‘复杂’。比起照料活生生的家人，你更喜欢跟那些死掉的外星人交流。这的确很难解释。”

这些话给了他重重一击，他仿佛听到了过世前妻的声音在回响。

詹姆斯没有作声，直到他的情绪再次平复下来。

“你不一定要喜欢我。但在你成年之前，我对你有监护责任。我会尽可能让你有独处的空间，你甚至没必要跟我说话。但你至少得表现得礼貌些，这样才能让我们都更好过。”

故障检验控制台嘟嘟大叫。茱莉亚说道：“我发现了失事的原因。在低空飞行期间，由于一系列不寻常的硬件存储单比特错误，航行系统受到了损坏。事实上，整个系统都存在类似的硬件错误。”

“存储芯片坏了？”

“有可能。最后一次改装时，你试图改用便宜的组件来节省开支，我怀疑这次故障与此有关。”

麦吉夸张地摇了摇头，“好吧，估计你会像照顾你的飞行器那样照顾我。”

匹拜欧的大气氧气稀少，缺乏水分。在这样的环境里虽然没必要全副武装，但詹姆斯和麦吉还是得戴着氧气面罩，穿好维持身体水分的工作服。

他们凝望着眼前庞大的废墟。尽管相比城市中心那些巨石建筑，外围一圈方块状的房子要小很多，但它们也差不多有五十米，高耸入空。他们两人就像在巨人的游乐场中爬行的蚂蚁。

为了信守承诺让麦吉自己待着，詹姆斯看也没看她一眼，就径直朝城市里走去。过了一小会儿，她也跟了过来，在他身后保持着几米的距离。

私下里，詹姆斯感到如释重负，他不用再费力去装一个理想父亲了。他没法做那样的父亲，他一直知道自己做不到。劳伦对他的判断一点儿没错，他也不想再演戏了。

那一圈方块状的建筑组成了一堵密实的墙。詹姆斯瞄准了一个突破口，那儿正好有栋方块建筑裂开了一个缺口。通过近距离的观察，他们发现构造这些房屋的是一些小石块，它们被复杂的榫卯结构靠重力和摩擦力组合在了一起。

他们爬过碎石堆。攀登这些碎石时，麦吉表现得矫健又敏捷，像是一只野山羊。詹姆斯克制住自己，不去对她施以援手。

翻越过缺口，巨大的金字塔赫然矗立在平坦的地面上，犹如高耸的山峰，投下长长的、充满压迫感的影子。虽然金字塔之间有许多宽阔的空地，但这座城市依然显得幽闭而恐怖。

金字塔光滑的表面上有大片的铭文，詹姆斯用相机拍下它们。那是一些独特的字迹，从中能看到多种语言的迹象。不过，每个可见表面上的铭文看上去都是完全相同的，仿佛是把同样的字句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这里找不到多少可供研究的语言学数据呀。”詹姆斯低声自言自语。

由于之前冲爸爸大喊大叫了一番，外加一通费力的跋涉，麦吉的怒火现在消耗得差不多了，好奇心和表现欲开始占了上风。

“他们一定是觉得自己要说的话特别重要，所以才重复了这么多次。”她说，“简单粗暴但切实有效的数据冗余。”

麦吉听上去就像是在引经据典。詹姆斯被逗乐了，他更喜欢麦吉的这一面。谈论工作上的事情让他感到更加愉悦，“你喜欢信息理论之类的东西？”

“是啊。我擅长跟电脑打交道，而且……很小的时候，我就求妈妈给我买了外星考古学和数据保存的书。我还参加过考古夏令营。你

说的那些关于数字黑暗时代的东西，我都懂。”

詹姆斯想象着小小的麦吉读着外星考古学书籍的画面。那一定让劳伦抓狂。他不禁露出了微笑。然后他想，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孩子，为什么会想学她认为父亲在研究的东西呢？他皱了皱鼻子，有些发酸。

他尽量让这对话进行下去，“那你觉得这些图案代表什么呢？”他冲那些铭文中夹杂的许多图形努了努嘴，那些图案虽然经过了多年的风霜侵蚀，但大部分依旧清晰。

“城市的地图？”

那些图案描绘了许多同心圆，圆与圆之间有小小的方形、三角形、五边形和圆形。麦吉皱了皱眉，“不过这说不通啊。每幅图看上去都不一样。”

詹姆斯拍了一些图的照片，放大后把它们与航拍的建筑布局对比了一下。麦吉说得没错。那一幅幅图跟实际建筑布局并不匹配，彼此间也不相同。

“还有这些人——外星人——在一座只有环形街道的城市里该怎么生活呢？我好像没有看到任何从中心延伸到外面的路。”

詹姆斯看着她，有些动容，“你很有洞察力。”

麦吉翻了个白眼。她歪着头的样子俨然是和劳伦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心里涌起一阵柔情。

“实际上，我认为匹拜欧的人们并不住在这里。航空摄影测量显示，这附近完全没有墓地和垃圾堆的存在。我还用透地雷达扫描过这些建筑。它们完全是实心的，里面没有一点儿空间。准确地讲，这地方恐怕不能叫作‘城市’。”

“那它是什么？”

“我也没有头绪。但愿我能在一周内找到答案，不然它就永远消失了。”

“它存在了多少年？”

“我最多能告诉你，匹拜欧在差不多两万年前失去了几近全部的水。尽管我不太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这个过程看上去只用了几个世纪。随着水的流失，居民们为越来越少的供给而争斗不休。我发现的每一处文明聚居地几乎都是毁于战争。战争造成的毁灭往往极其彻底，以至于机器人几乎无法将古文明器物修复完整。”

“但这地方看起来没遭到破坏呀。”

“是啊，这地方距离最近的人口聚居处有数千公里。匹拜欧毁灭了，这地方却保留了下来。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他们是外星人。你为什么这么在乎他们呢？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愤怒又慢慢从麦吉的声音里爬了出来。她又记起了父亲是怎么对她的，他从来没有想要联系她，对她几乎一无所知。

“没错。”詹姆斯说。麦吉语调的变化让他紧张起来，他可不希望她又变回那个愤怒且不可理喻的孩子。她的问题也让他觉得伤心。他从不擅长明确有力地表达为什么工作对他如此重要，不过他想试着跟麦吉阐明这件事。

也许他女儿能够在他妻子无法理解的方面理解他。

“人类对外星的探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然而我们依旧孤独。我们所发现的一切外星文明都已经消亡了。”

“大部分的宇宙文明都是极度自我的，并且只关注眼前利益。他们从没想过为他们消亡之后的后来者保存一些遗产。他们的艺术与诗歌，他们的兴起与衰落，他们在宇宙里存在过的短暂时间，大多数都没法复原了。而一周之后，地貌改造师就会往这里发送结满冰的彗星和小行星，它们的碰撞会给这里重新带来水源。这些外星人存在过的最后一丝痕迹也将从此被抹去。”

“可我总觉得我研究的这些外星人有一些信息想传递给后来者。我发现的东西会是匹拜欧人最后的低语和遗言。通过研究他们，我渐

渐与他们心意相通。而通过帮他们把信息传递下去，人类也就不会那么孤独了。”

麦吉看起来陷入了沉思，轻轻地咬着嘴唇。

看到女儿极其轻微地点了一下头，詹姆斯舒了一口气，一种莫名的喜悦渐渐在心中弥漫开。

太阳一点点地沉入了方块建筑组成的围墙之后。“天晚了，”詹姆斯说，“我们明天再来吧。”

詹姆斯在机上厨房准备晚餐的时候，由茱莉亚来负责辅导麦吉的学习。依照一个飘浮在半空的元素周期表全息投影，AI沉闷单调地讲解着镧系元素的特性。跟詹姆斯·贝尔一起这么多年了，AI讲起课来也形成了跟他差不多的风格，一种学究气的滔滔不绝。渐渐地，麦吉的眼皮开始打架，头也一下一下地向下垂。

茱莉亚停了下来，“你根本没在努力！你都两个月没去学校了。你怎么可能不下苦功就赶上学习进度呢？”

“别冲我大喊大叫！好像不是我想离开学校的吧。”

茱莉亚把语气调整得温柔了一些，“对不起。那段时间你一定过得很艰难吧，小小年纪就失去了母亲。”

“你能知道什么？”麦吉生气地说。

“我也许只是台机器，但是我跟贝尔博士一起度过了很多年……我也认识你的母亲。”

麦吉的头一下抬了起来，“跟我说说我的父母……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噢，不行，那是他们的私事。”

麦吉看了看父亲在厨房里来来去去的身影。看来她还得等等。

“那你不能说些比化学有趣的话题吗？”

“你觉得什么比较有趣呢？”

“考古学怎么样？我们能试着破译一下今天在金字塔上找到的字句吗？”

那不在推荐的标准课程内，不过茱莉亚决定小小宠溺一下这个小姑娘，“好吧。如你所知，这里不可能有个罗塞塔石碑¹来对照各种语言版本。要猜测那些字句的意义，只能依照非语言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你以前发现的字迹照片呢？有和我们在金字塔上看见的相匹配的吧，给我瞧瞧。”

茱莉亚因为被打断而发出懊恼的“哔哔”声。不过，她还是让周期表消失了，然后投射上了在匹拜欧其他废墟上找到的铭文照片，“这些符号好像可以和金字塔铭文的子字符串匹配。”

麦吉审视着这些照片，“拉远一点呢。我想看看你们在哪儿发现它们的。”

茱莉亚照做了。麦吉困惑得眉头打结，比起考古学书籍上那些齐整的图示来说，这些照片要难破译得多。她说不清自己看到的都是什么，一切看着都像是成堆的瓦砾。

茱莉亚保持着沉默，依然对麦吉有点儿恼意。

“看3D复原图会容易一些。”詹姆斯一边说，一边从机上厨房走出来，“茱莉亚，显示模型，让麦吉看看这些符号是在哪儿找到的吧。”

全息投影投射出高大优雅的外星建筑，上面如蜂巢般布满了门窗。茱莉亚将找到匹配符号的地方做了个高亮标记。

“看出什么规律了吗？”詹姆斯问。

“它们一般都在门口附近出现。”麦吉说。

“可能代表的意思是？”

“入口？”

“或者出口。”

“所以，费了这么大劲儿，我们还是没办法理解这条信息最核心的意思？”麦吉笑着说，“我们还是没法搞清楚这个铭文是要说‘请进。欢迎！’还是‘出去！待在外面！’。”

这是詹姆斯第一次听见她的笑声。他惊讶地发现，从麦吉的笑声里，他不仅能听到劳伦的声音在回响，还能听到他自己的声音。一股夹杂着遗憾的爱意席卷了他。

麦吉蹑手蹑脚经过父亲的卧舱，溜进了驾驶舱。透过窗户，她看到东边的天空有成百上千条明亮的光带，这片外星土地沐浴在彗星的银色光辉之中，预示这里将在毁灭中重生。

她四处摸索，找到父亲的耳机戴上后，轻声地向静默的黑暗中唤道：“茱莉亚。”

AI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有什么事吗？”

“跟我说说我的父母。”

茱莉亚没吭声。

“好吧。看来我们只能避易就难了。”麦吉向前挪了挪身体，从控制台下拉出键盘。她敲击了几个键，然后看到驾驶舱窗户上的显示器一下子被激活了。一个闪烁的光标出现在左上角。

她在提示符处输入：

```
>(DEFINE ACKERMANN-HEAP-FILL (LAMBDA ( ) (
```

“好了！”茱莉亚打破了沉默。麦吉听出了AI声音里的恼意，她露出了笑容。“没必要用代码这种低级手段了。我允许你访问，但我会告知贝尔博士——”

“你不会做那种事的。”麦吉向前倾身，又开始输入代码。

“好吧！好吧！”

“别这么闷闷不乐嘛。这又不会真的危害安全。他发现了也不会真的生气。你可以把这些都归咎于那些引发了所有硬件错误的廉价记

忆芯片。”

茱莉亚发出了麦吉没法听清的咕哝声。

麦吉觉得，挖掘父亲的电子档案就跟考古差不多。她学这门学科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感觉离父亲近一些，与他保持某种联系。这么久以来，麦吉一直渴望去揭秘这个母亲绝口不提的男人，去挖掘这个在她出生以前就抛弃了她的男人。

照片、电子信息、录音和录像都是一段对失落过往的历史记录，创造这些记录的两个人没有想过将来会有人翻阅它们，他们只是沉浸在二人世界里，写着，笑着，看着相机镜头。可是，不知何故，麦吉感觉自己是他们预期的观众。他们要传达给她一些信息，而他们甚至没意识到他们希望传达这些信息。

麦吉把这些片段放进文档，按年月次序排列好。她在发掘和修复着一个叫作“父亲”的谜。

录像是在一个小小的单人公寓里拍摄的。麦吉盯着那个年轻的、脸上没有一点胡须的父亲，他在对着镜头说话。他有些紧张地摆弄着手里的一个小盒子。

“茱莉亚，你能再算一次账吗？”

AI听起来有些恼火，“再怎么算，钱的数目也不会变。我可以给你再找找差不多款式的戒指，价格便宜一些的——”

“不！我不想要便宜的戒指。这一枚才配得上她。”

“那你只能放弃那艘太空梭了。你无法同时承担两者的费用。”

通过这段珍贵的录像，麦吉看到年轻的妈妈独自一人出现在同一个公寓房间里。年轻的劳伦身上充满了希望与青春的光芒。麦吉放声哭泣。她太想念妈妈了。

“谢谢你让我知道，茱莉亚。”劳伦说，“有时候我们得拦着点詹姆斯。”

（“看来你有向他身边女性泄密的前科嘛。”麦吉冲耳机里轻声地说。茱莉亚发出抗议的“哗哗”声，然后就沉默了。）

劳伦端详着手上的戒指，“真美。”她将戒指在手指上转了转，“但它太重了。”

“我之前试着阻止他把你拖去坐过山车，”茱莉亚说，“我知道你讨厌那东西。可他认为，在你害怕得紧紧贴着他的时候向你求婚，成功的概率最大。”

“他的机会永远是百分之百。”

“将来有一天，这对孩子们来说会是个美好的故事。”

劳伦摘下戒指，“我会告诉他我的皮肤对这戒指过敏，这样他只能把戒指拿去退掉了。我更乐意看他买下那艘太空梭，然后我们可以携手在星际间翱翔，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分量了。”

录像现在显示出两人太空梭的驾驶舱，麦吉认出了那是“阿瑟·埃文斯号”，当然，它看上去比如今的样子要干净得多、新得多。詹姆斯和劳伦坐在驾驶位上。

詹姆斯叹了口气，“我以为这是你想要的。”

“曾经是的。”

“那现在有什么不同？”

劳伦咬了咬嘴唇，“我们绕着银河系飞了五年。可我们手里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这段时间的见证呢？二十箱破破烂烂的古董。一些没人会读的专著。那些死去的外星人并没有留下后裔，也就没人会为了文化保护而奔走呼号。而我们研究的所有文明都在他们逃离母星之前就已经毁灭了，因此，我们也无法得到任何技术性的回报。面对这些现实，没人在意那些死去的外星人。”

“可我在意。他们能被后来者铭记和理解，对我来讲很重要。人活了一世会想要身后留名，文明也一样，即便逝去也会希望留下它的故事。在它们的存在与湮灭之间，我是唯一的阻隔。”

“詹姆斯，我们都已不再年轻。我们不能在星际间漫游一辈子。我们必须为将来、为我们自己考虑。”

詹姆斯的脸僵住了，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成天待在办公室的桌子后面，就为了能在新开发的星球上买一所带尖桩篱栅的屋子，然后不断地生孩子，这种日子我可过不了。地貌改造师们行动迅速，在他们永远抹掉这些遗迹之前，我要尽可能地挽救一些能挽救的东西。”

“等孩子们大一些了，我们随时可以回归这种生活，重新开始流浪。”

“可是一旦我们在什么地方驻足，就很难离开了。一重负担会带来另一重负担。”

“你甚至不肯尝试一下吗？试着过几年安稳的生活？”

“我还是不明白现在到底哪里与之前不一样了。”

“对那些销声匿迹的外星人，你如此深刻地感同身受，却没法感受到我想要什么吗？”

“这种争论到此为止。”詹姆斯起身离开了驾驶舱。

劳伦静静地坐着，形单影只。过了一会儿，她叹了口气，轻轻抚着小腹。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茱莉亚问。

劳伦摇了摇头，“如果告诉他，他会放弃现在的生活，但那么做只是为了承担责任。那样的话，他一定会在心里时时埋怨我和孩子。如果他觉得我们是负累，那么比起拥有这样的他，我宁愿失去他。”

“我会努力试试看，你知道的。”

录像里，父亲好些天没有刮过胡子了。驾驶舱脏兮兮乱糟糟的，四处散落着食物包装纸，脏衣服搭在座椅上。他也一直醉醺醺的。

“她是不想逼你在想做的事与该做的事之间做选择。”茱莉亚说。

“她认为我没准备好。”詹姆斯反击道，“她不相信我。也许她是对的。”

早餐后，詹姆斯准备好了飞行摩托。

他看着麦吉，眼神里充满关切，“你有黑眼圈呢。没睡好，对吗？今天你最好还是待在机舱里好好休息一下吧。”

但麦吉可不是那么容易被劝阻的。她爬上摩托，坐在父亲的身后，用胳膊圈住了他的腰，接着又倾身向前，把脸贴在了他背上。

詹姆斯一时僵住了，这个信任的姿势让他受宠若惊。他的思绪一下子闪回到了麦吉婴儿时期的画面，襁褓里那粉嘟嘟的无助小人儿，紧紧攥着的小拳头，紧紧闭着的小眼睛，瞬间令他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柔情。

他们骑着飞行摩托飞快地掠过大地，向着废墟的心脏位置跃升而去。

“这是开玩笑吧。”詹姆斯说。他一个急刹停下了车。

他们面前，是在空中看到的同心圆街道的第一条。直到现在它才清晰可见，可那圆圈根本不是街道。那是一道鸿沟，足有五十米深、近百米宽，光滑的沟壁垂直于地面。

“城市内的壕沟吗？”麦吉兴味盎然。

“我开始觉得这里留下的信息无比简单了：我们不想让你进入到中心地带。”

“那么我们真的不得不去了。”麦吉的表情里满是顽皮的孩子气，“那秘密一定棒极了。”

詹姆斯暗自好笑，却也被麦吉的兴奋感染了。他把飞行摩托收叠成了紧缩的便携状态——就像一个老式手提箱一样。詹姆斯将它扔向深沟的底部，那东西一路哗哗滚动，直到最后停了下来。接着他拿出沉降缆索和挂钩，教麦吉怎么使用。她学得很快，于是两人快速地到达深沟的底部，走到对面，从另一侧沟壁爬了上去。

几分钟以后，他们在一座巨大的五角锥建筑脚下再次停了下来。

“看那里。”詹姆斯说，“有新的图案。”

在他们熟悉的反复出现的铭文旁边，沿着金字塔底部，有一些刻画着新图案的石板，看上去像连环画一样。

“我们从哪一头开始呢？”麦吉问。

詹姆斯耸耸肩，“没头绪。你也知道，我迄今为止能做的也只是对符号组进行模式匹配，跟处理象形文字一样。我不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是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抑或根本是非线性的。”

麦吉决定先试着从左向右看看。

这里总共有五块带图案的石板。第一块上包含了他们熟悉的城市“地图”。接下来的一块上增加了两个鸡蛋形状的图形，每一个都有八条向四周伸开的腿：一个怪蛋在城市的中心，蜷缩着腿，身体上纵横交错地画着细细的线条；而另一个怪蛋则远在城市之外。

“这些看起来像蜘蛛的东西象征着匹拜欧的居民。”詹姆斯说。

“为什么其中一个被完全划花了？”

“我不确定。不过这可能是表示那家伙死了，病了，或者非真实存在。它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在第三块板子上，两个怪蛋的外沿都很平滑，腿部笔直。先前在城市中心的那个怪蛋朝着城市边缘移动了一些，而另一个则朝城市靠近了一些。

“可能是个复活或重生的神话。”詹姆斯说。

第四块板子上，两个怪蛋彼此间又更近了些。而最后一块上，它们在城市的边缘处结合在了一起，它们的腿相互缠绕着。

麦吉兴高采烈地接过了这个话题，“所以这个地方就像一个魔法山洞，你爱过的人死而复生，而你能来这里见他们。”她笑起来。

詹姆斯与她一起放声大笑。他都没有意识到他多么期盼这种感觉：有他爱着的人陪他一起探索这些荒无人烟的废墟。

他从最后一块石板处掉头走回来，眉头紧锁，“可如果从右看到左，故事就截然不同了：两个朋友到了个城市，一个决定进去，另一个决定离开。而去探险的那一个死在了城市中心。”

“那么你这个版本的名字应该叫作‘匹拜欧法老的诅咒’。寻宝者和未来的考古学家当心！如果你不立刻离开，等待你的将是可怕的命运！”麦吉拍拍她父亲的背，“这太好笑了。我们一定要去证实这诅咒有多荒谬。”

她跟我真像哪，詹姆斯想，好奇，无畏。那笑容，也很像她。

有那么一瞬间，他仿佛在麦吉站着的地方看见了劳伦，她那么年轻，和当初他们道别时一模一样。

“你很幸运。没赶上换尿布、耳部感染、睡觉发脾气，和令人头疼的二、三、五岁这些时候。”劳伦说。她对他露出一个微笑，“可你不得不应付麻烦的青春期的。”

“对不起。”他说，“我希望——”他没能说完。

“她真了不起，不是吗？”劳伦抬手理了理头发。她的手指上仍戴着一枚普普通通的塑料戒指，她用它替代了他以前送的那枚。詹姆斯的心脏好像漏跳了一拍，眼睛模糊了起来，然后他就再也看不到她了。

“爸爸！爸爸！怎么了？”

詹姆斯小心翼翼地擦了擦眼睛。这是她第一次叫他爸爸。他看着麦吉，觉得对她负责其实完全不是一件沉重的事。他就像是有了一双

翅膀。“没事儿，风吹的。”

“那我们去城市中心吧。”

他用手臂搂住她的肩膀，“在匹拜欧的其他遗址，我见到过一些使用过强大武器的痕迹。这个地方的建造者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我不认为这些警告只是迷信。我想，他们是想警告闯入者远离一些真正危险的东西。”

“什么危险能持续存在两万年呢？”

“我不知道。不过我相信是一种需要警示后人的东西。”

麦吉端详着父亲，眼睛睁得大大的，“我还以为你想要了解他们的信息。”

詹姆斯感受到了来自城市中心的秘密在吸引着他。危险的征兆往往只会让他更感兴趣。他有种屈从这种召唤的渴望，他想照着麦吉的建议去做。

他又忆起了在摩托车上麦吉将头靠在他背上的那种感觉。比起死去的外星人和他们的信息，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詹姆斯说。他缓慢地、有些不情愿地掉转了车头，“太冒险了。”

“我不明白。哪里变得不一样了？”

他看着她，没有应答，而是将她拉入怀中紧紧拥抱。起初的一刹那麦吉有些僵硬，然后就顺从地待在他的怀抱里了。

麦吉翻来覆去，无法入眠。

她提议差遣一些机器人去查探城市的中心地带。这比他们亲力亲为要安全一些。可詹姆斯说不行，机器人要赶在彗星撞击到来前，完成对“阿瑟·埃文斯号”的修理工作。

麦吉越思索，越确信这里并没有真正的危险。她父亲说这儿的文明达到了很高的技术水平，但这个地方是用岩石建造的，上面还刻着

简笔画！那听起来更像一个迷信时期的庙宇，而不是一个高级军事装置，上面不可能还安装了历经两万年依然有效的陷阱。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他这么说。麦吉记得，他放弃探索时脸上写满了不舍和渴望。

父亲相信那些死去的外星人有值得讲述的故事。不过他也爱她的母亲，而他也会，并且已经开始，爱她。

如果他觉得我们是负累，那么比起拥有这样的他，我宁愿失去他。

她穿好了衣服。

“茱莉亚。”詹姆斯在床上呼唤。

“你失眠了？”

“我似乎无法放开那个谜。”

“我也这么想。”

茱莉亚打开灯，詹姆斯坐了起来。

“扫描一遍那些城市‘地图’。它们中一定有什么规律。”

几分钟之后，茱莉亚开口说：“我想我有所发现了。七道深沟将城市分成了七条同心的环状地带，在它们中间是一块小小的圆形场地。虽然每张照片里金字塔的位置有所变化，但每一个条状地带里金字塔的数量和形状都是不变的。”

茱莉亚将一张表格投射在了詹姆斯卧舱的墙壁上——

环带	四面体	四角锥	五角锥	圆锥	总计
1	2	0	0	0	2
2	2	6	0	0	8
3	2	6	10	0	18
4	2	6	10	14	32
5	2	6	10	3	21
6	2	6	1	0	9
7	2	0	0	0	2

“很好。但它们有什么含义呢？”詹姆斯问。

“我会就这些数据在数据库中进行一次穷尽搜索，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发现。”

“好的。我也继续琢磨琢磨，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

彗星现在更近了。在它们苍白的光照下，大地就像蒙上了一层霜。麦吉在驾驶飞行摩托方面有了很大进步。她哄得茱莉亚不仅同意她使用这个设备，还发誓对此保密。

“这就跟我妈妈那时一样。我不想他对我有什么怨恨。”她对茱莉亚说，“我会证明他不必因为我而改变。”

由于背上捆着飞行摩托，麦吉从第一道深沟底部往上爬时颇为费力。

“我不会拖累你的。”她喃喃着，从又一道深沟中攀爬出来。

接下来的每一道沟壑都比前一道更深更宽。没过多久，她浑身就被汗水浸透，深夜的空气似乎也不那么寒冷了。

终于，在穿越最后一道深沟后，她看到一根巨大的石柱矗立在城市中心点的位置上，笔直插入天空数百米，犹如一根责问的手指。

詹姆斯觉得有点儿眩晕和恶心。这一阵发生了太多事：太空梭失事，对劳伦的回忆，与麦吉相处。他既没吃好，也没睡好。

他试着理清思绪。九十二座金字塔排列在同心环状带上，如水晶护盾一般。

之前一个夜晚的场景——在茱莉亚滔滔不绝地讲授元素周期表的时候，麦吉无聊得直打瞌睡——不请自来地在脑海里浮现。詹姆斯笑了，想象着女儿在旁边的卧舱里熟睡。他想起身去瞧瞧她睡着了是什么样子……

“茱莉亚，我明白了！”

茱莉亚发出期待的吱吱声。

“这座城市的平面布局是一个原子模型，不过它并非我们熟知的样式。这些同心环状带是电子壳层，而那些建筑物象征着位于不同电子轨道的电子。来，打开一张照片我指给你看。”

茱莉亚将一个图标投射在卧舱的墙上。詹姆斯指着它继续道：“这些四面体是s轨道上的电子，四角锥是p轨道上的，五角锥是d轨道上的，圆锥是f轨道上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铀核，相对原子量为92，有92个电子。”

“那么一切的硬件错误也就说得通了。”

一阵寒意沿着脊柱贯穿全身，刺破了詹姆斯的兴高采烈，“我以为那是廉价记忆芯片导致的。”

“那是我最初的推测，不过，附近存在阿尔法粒子更能说明为何会错误频出。由于辐射屏蔽装置和监视器还在轨道上，我也不能确定。但鉴于铀是最常见的自然发生裂变的材料，以抽象化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标记，可以表明这里存在辐射。”

詹姆斯大吃一惊，“你觉得此处是一个巨大的辐射警告标志？我们还有多久才可以起飞？”

“我可以加快维修进度，在几小时内完成起飞准备。不过，我得告诉你关于麦吉的事情。”

最后一道沟壑与石柱之间的地面上，铺满了参差不齐的岩石和看起来像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麦吉很高兴自己骑着一辆飞行摩托。要是步行的话，这最后一段路会是一场噩梦。看来这里的建造者是真的不希望任何人到达城市中心。

麦吉来到直插天际的柱子脚下。就是这样。她会揭开废墟中心地带的秘密，向父亲证明她不会成为一个负担。

他们可以在这星际间拥有一个家。

巨柱的脚下有一处洞穴。麦吉打开头盔上的强光电筒走了进去。洞穴螺旋着向下延伸。她感到脸有些发红，只好停了一下，擦擦额头上滴下来的汗水。我终于要解开这个让人夜不能寐的谜团了，她想。

洞穴的底部是一层金属屏障。麦吉用多功能发掘工具上的火焰切割器将它弄出了一个洞。

她从洞里爬了进去。

在那里面，洞穴被一层层挤在一起的玻璃球塞得满满的。她拾起其中一个。它的直径大概有五十厘米，里面飘浮着微小的金属珠，挤成了一个密集的点阵。在电筒的照射下，金属珠映射出灿烂的七彩光线。

她感觉手上的玻璃球很重，很热。

在骑着飞行摩托朝外星人废墟狂奔的路上，詹姆斯咒骂着茱莉亚和自己。

“我以为让她去是最好的办法，”茱莉亚试着为自己辩解，“我想给她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你和劳伦从来不给你们自己这样的机会。”

匹拜欧人拥有核能技术。因为知道需要经历万古永世，废燃料才能衰变到安全水平，所以他们就把废料埋在了这里，一个距离文明区域尽可能远的地方。

或许他们明白自己的星球正渐渐衰竭，又或许他们只是谨小慎微，无论是哪种情况，总之他们建造了这个地方来警告后代或者未来的星际访客。即使自身在走向灭亡，但他们仍然考虑着自身以外的事物，想向未来发出警告。

他们试着对这条信息进行不同层次、多种形式的编码。他们用石头建造了这个城，因为石头是唯一可以保存数百万年的材料。他们希望这信息能够被全宇宙理解：这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危险！离远点！

只是他明白得太晚了。

他不顾一切匆匆地冲下深沟，又飞快地从另一侧爬上去。詹姆斯开始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打开了面罩的氧气补给。这期间，他想象着那些看不见的粒子向他飞速冲来，从他身体里流过，撕裂他的细胞与组织。

詹姆斯越过了最后一道沟壑。

“麦吉！”他大声叫道。

在中心点那巨大的石柱脚下，一个小小的身影在对他挥手。

他用力拧了一下飞行摩托的把手，不到一分钟就到了她身旁。

麦吉站在二三十个玻璃球旁边。她的脸红彤彤的，满是汗水。

“它们不漂亮吗？”她说，“爸爸，下面还有很大一堆呢。我做到了，我发现了他们的秘密。我们可以一起探秘了。”话刚说完，麦吉就瘫倒在地，扯下面罩，呕吐了起来。

詹姆斯一把抱起她，将她带到车上，然后骑得要多快有多快地远离那些玻璃球，直到沟壑使他不得不停了下来。

以麦吉虚弱的状况，是没办法自己垂降到谷底再从另一侧爬上去了。同样地，单用一根缆绳，詹姆斯也没法保证能背着她安全地行动。

他祈祷茱莉亚能及时地完成太空梭的修理，赶来接走他们。与此同时，他们被困在了这里，暴露于一个死去文明遗留的致命废料之下。

詹姆斯低头看着麦吉发热的小脸。她暴露在辐射下的时间比他会长得多，况且她的个头还小得多。她也许撑不到茱莉亚来的时候了。为了减少她受到的辐射，詹姆斯得把那些玻璃球重新掩埋起来。他必须走近那些致命的辐射源。

他轻轻把麦吉放在地上，骑上飞车，回到了那堆玻璃球旁，将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搬回到洞穴里。他快速地行动着，尽量让自己不去想身体正在承受什么。还有希望，他想，过不了多久茱莉亚就会带着太空梭来到这里。在船上，我和麦吉都可以被置入休眠状态，直到我们抵达医院。

他回到麦吉身边，小姑娘正挣扎着坐起来。“爸爸，我觉得难受。”她用嘶哑的声音说。

“我知道，宝贝。是那些玻璃球让你生了病。再坚持一小会儿。”詹姆斯挪动了一下，将自己的身体隔挡在她与中心柱子之间，就好像他的血肉之躯能够缓和高能粒子对她的冲击，就好像这么做有用一样。

推进器呼呼作响的巨大声音淹没了一切。探照灯照到了他们。茱莉亚带着“阿瑟·埃文斯号”赶到了。

詹姆斯抱起麦吉，将她送上了机舱，小姑娘无力地瘫软在他的臂弯里。他的皮肤感到灼热刺痛。

“茱莉亚，把休眠舱准备好。麦吉，别害怕。你只是需要睡一会儿。”

麦吉安全地躺进了休眠舱，她点点头，合上了眼睛。

詹姆斯觉得口干舌燥，头晕目眩，筋疲力尽。他最后看了一眼导航面板。准备给茱莉亚下达起飞的命令，然后自己也进入休眠舱。

红色指示灯在面板上闪烁了起来——硬件错误。

启动飞行器进入行星轨道是一项精细的操作。不能允许一丝一毫的错误。

一时之间，一阵狂怒席卷了他。他恨自己，恨建造了这个地方的人，恨逝去的匹拜欧文明，恨整个宇宙。他们快要死了，因为他没能及时地解开一个古老的谜。

“我不怕。”麦吉半梦半醒地用沙哑的声音呢喃着。

詹姆斯看着她。她的睡颜上浮现出浅浅的微笑。她彻底地信任他。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做什么。他早已准备好，尽管他过去一直没有意识到。

詹姆斯倾身靠近休眠舱。麦吉因为他的触碰醒了过来，他拂开挡在她眼睛上的发丝，吻了吻她的额头。

“听着，麦吉，一旦我把飞行器开进轨道，茱莉亚就会发出求救信号。地貌改造师会接收到它，然后在几个月内过来找到你。别担心。茱莉亚会让你陷入假死昏睡的状态，直到他们把你送去医院。他们会照顾好你的，让你恢复成和以前一模一样。”

“我真的非常抱歉，爸爸。”

“没关系的，甜心。你冲动莽撞，想知道答案，我也一样。”他顿了一顿，“不，你比我好得多，你一直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等我睡醒了，我们可以一起去探索宇宙，然后告诉所有人逝去世界的那些故事。”

詹姆斯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将呼吸屏住了一瞬间。她应该知道真相。

“我不会再和你相见了，宝贝。这是诀别。”

“什么？”麦吉挣扎着起身。他阻止了她。

“让茱莉亚来操控太空梭太冒险了。辐射造成了太多的硬件错误。我们一开始失事就是因为这一点。我必须在模拟控制模式下手动操控太空梭。等我把太空梭送上轨道，我的身体受到的辐射危害会非常严重，就算进入休眠状态也于事无补了。我没法挺过去的，麦吉。对不起。”

“不，让茱莉亚控制飞行器！你和我一起待在这儿。我不能同时失去双——”

詹姆斯打断了她，“你是我研究过的最好的秘密。我爱你。”

在麦吉再度开口之前，詹姆斯关上了休眠舱的盖子。

他浑身发烫，神志不清。他想象着无情的射线切割着自己，那是一个死去文明的残余热量。但他没有担心，没有悲伤，没有愤怒。即使自身在走向死亡，匹拜欧人依然努力地去挽救那些跟随他们脚步而来的人。现在他在为女儿做同样的事。这是一个寓意悠长的故事，一条值得传承下去的信息，纵然这宇宙是那么冰冷、黑暗、死气沉沉。

天空中的彗星那么明亮。一切都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

詹姆斯向后拉下操纵杆，与身后的这颗行星渐行渐远。

¹ Rosetta Stone，刻有古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登基诏书的石碑，石碑上用希腊文、古埃及文和当时的通俗体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使得考古学家有机会对照不同语言文字内容破译埃及象形文字。

先知

The Oracle

Totoro 译

2013年首次发表于《阿西莫夫科幻杂志》（Asimov's Science Fiction）

什么样的瞬间能定义我，要由我自己来选。

这座维多利亚式的旧宅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旷野上，和最近的市镇也隔着好几英里¹的距离。它隶属于一家慈善机构，用来收容那些附近市镇避之不及的人物：强奸犯、刑满释放的重罪犯，以及佩恩·克拉夫利这样的“未来罪犯”。

佩恩在这里已经住了整整二十年。十九岁那年，为了还给父母一种看上去相对正常的生活，佩恩离开了家，来到这里。他是第一个在死囚区提前挂号的人，第一批看到未来画面的人，第一批登记入住的人。

他至今还没有杀过人。

响亮的敲门声将佩恩从冥想中惊醒。他皱了皱眉，瞪着这个独立单间的房门。他想不出谁会在这个时间登门叨扰。今天他已经完成了分内的杂务，这会儿也没到每周警察例行盘查的时间。

佩恩很享受这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房子周围有一些可供居民耕种的土地。佩恩喜欢在田间耕作，因为这可以让他远离其他人。佩恩常把自己想象成一名苦行僧，因为在这里生活，物质上虽贫乏，却能拥有精神上的宁静。他喜欢这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身边都是罪人，没有无辜羔羊。

敲门声再次响起，而且持续不停。

佩恩只好走过去，打开房门。

“您好，克拉夫利先生。”

她是个动人的姑娘，一头黑色的长直发不仅恰到好处地修饰了她白皙的面庞，还衬托得她琥珀色的眼眸熠熠生辉。黑色西服套裙的上衣突显了她玲珑的曲线，同时也让她看起来大方得体。有那么一会儿，佩恩被她傲人的胸姿吸引得难以挪开目光。她的妆容淡雅而精致，看上去就像是律政电视剧里走出来的。

“我叫莫妮卡·维尔德。我可以进去吗？”

佩恩打量着她。多年以来，常有一拨又一拨的女人，素未谋面，就给他写来热情洋溢的情书，甚至会像这样直接登门造访。

“来找我的女人通常没你年轻。”他说，“你多大了，二十五？”

一些男人聚坐在大厅另一端的公共休息室里，他们伸长了脖子，色眯眯地注视着莫妮卡。

“求您了，让我进去吧。”她看着他，祈求道。

佩恩心一软，退到了门边。她最有可能是从登记册上查到了他的名字找上门来，因为她也是那种爱慕杀手的女人。即便如此，想到大厅里那群对她虎视眈眈的饥渴男人，他还是无法将她拒之门外。

早在“先知”出现以前，获罪的杀人犯就异常受追捧。无论被判终身监禁，还是在牢里等待执行死刑，他们都能收获一打一打的情书，还有成百上千的女性求婚。那些女人会去监狱探望他们，不屈不挠地为他们争取获释，与他们共结连理，有些女人甚至会买通看守，在会见室就与杀人犯圆房，毫不避讳看守的目光。

而如今，像佩恩这样有罪犯潜质、将在未来犯案的人，也成了这些女人追求的对象。和他在一起，意味着拥有玩命冒险的机会，可以追逐危险、与狼共舞。

莫妮卡环视了一圈窄小的房间。一张单人床，一方小桌，一把折叠椅，是此屋屈指可数的几件家具。她小心翼翼地在床沿坐下。

“我想我有点儿紧张。”她把一缕头发挽到耳后，说，“您要不要来点啤酒？我手袋里装了两罐，还是冰的呢。”

佩恩坐在了折叠椅上。

“不用了，谢谢。听我说。”他说道，语气温和却坚决。这些年来，他对许多女人说过同样的话，“我无意交女朋友或者娶妻。我只想种种菜。我能想象的最佳生活状态，就是独守这间斗室，等待不可避免的命运降临。我不希望自己喜欢上的人受到伤害。”

“先知”诞生自一次意外。在设计一款通过低剂量辐射来监测神经元活动的设备时，科学家们发现，有时候，当使用者戴上头盔，放射性粒子的随机衰变能让他们感应到生命中某一时刻的画面，仿佛做了一场白日梦。

生命就像一串珍珠，闪亮在暗无边际的宇宙时空里，它起源于虚空，最后又湮灭于虚空。我们的生命历程由一个个独立的时刻串联起来，每个特定时刻都由无数种可能性坍塌而成。有时候，某个时刻就像一颗特别有光泽的珍珠，在整个珠串中散发出耀眼的光，而这种“光”能被检测到。

“先知”呈现的画面往往是未来的某个场景，而且持续时间从未超过一分钟。每个使用者只能看到一个未来场景，它也只出现一次。使用者没法控制画面到来的时间，而有些人自始至终什么都看不到。

可一旦“先知”让他们看到了某件事，这事就一定会发生。

“您误会了。”莫妮卡说，“我是‘反预判计划’的减刑专员。”

佩恩曾对这些人的存在有所耳闻。他们致力于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为那些注定会被定罪的人提供辩护。

举例来说，雷克斯·伍兹，一个戴眼镜的瘦弱男人，他是一位来自奥斯丁的会计。他通过“先知”预见了自己有一天会站在法庭上，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跟很多人一样，雷克斯尝试使用“先知”多年，但一无所获。当他终于看见自己的未来场景时，却被吓得不知所措了。他将看见的画面告诉了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大多数“未来罪犯”都是这样被发现的：他们无法将自己看见的场景深藏心底。

朋友与家人都远远避开了他，他从此变得终日郁郁寡欢。

“反预判计划”的人出现在了她的面前，一个志愿者组织也用他们的努力来支持她，帮助她不向命运低头。

一些志愿者与她成了朋友。他们跟她分享自己通过“先知”预见的场景，想给予她勇气。一位女士向她讲述了自己预见的可怕景象，她看见一座房子在暗夜里熊熊燃烧，知道那正是她的家，还知道自己所有的财产和所爱的人都在房间里。一位男士给她讲了一个悲伤的未来场景：某个早晨他醒来后，发现他的孩子永远离开了自己，而一切错误都是自己造成的。另一位男士则对她说，他看到了自己怒火中烧的样子，原因是一个陌生人在路边开车撞了他的妻子后扬长而去，自己目睹了一切却无能为力。

后来，雷克斯在审讯中承认，是自己烧毁了那位女士的房屋，绑架并杀害了朋友的孩子，故意开车撞人并逃逸。他解释说，这么做是因为他相信自己必须让那些预言完美实现，他是在“执行上帝的任务”。

“他们希望预见的画面是真实的，你们不明白吗？所以我是在帮他们。而且你们杀不了我，”他哈哈笑道，“我知道你们不会杀我！”

法庭认为他罪不至死，判处他终身监禁。

佩恩看着莫妮卡，“你们这些人还没尝够失败的滋味吗？”

“我的工作整理出你一生的故事。”莫妮卡说，“‘先知’呈现的只是一个人生命中的一瞬间，人不能这样简单地被定义。在那一瞬间之前、之后，还有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瞬间，它们都有各自的意义。”

“可对我而言，那一刻之后，生命就已经停滞了。”

“但你依然有过去，而且那段人生旅程让你成了今天的你。将来你面临审判时——如果真有一场审判的话——我们可以向陪审团陈述你一生的完整故事，这样他们就能更全面地了解你。”

“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我们都明白审判注定会来临。我的罪责不会因为外力的介入而改变。无论检方在庭上表现得多么马虎，无论我的律师辩护得多么尽心尽力，无论我们最后上诉多少次——结局会怎样，我们早就心里有数。”

“就算我们无法说服陪审团，你的故事也可以在将来的类似审判中争取到陪审团的同情。如果收集到足够多的故事，我们就有希望废除野蛮的死刑。”

佩恩憧憬着莫妮卡描绘的未来：再也不会有人和他一样，从“先知”那里预见到这样的画面了——一个人躺在手术台上，手脚被紧紧捆住，一只麦克风从上方垂下，等着收录他面临无尽黑暗的恐惧时留下的最后遗言。

在那些未来罪犯的故事集里，他的故事将占据一席之地。故事将传诵下去，目的是未来不再有人和他一样，一生都要担心死刑降临。

“你怎么知道自己会喜欢我的故事？”

莫妮卡望着他的眼睛，“我读懂了你在门口看我的眼神。你对我有兴趣，如果我真是来投怀送抱的女人，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占有我。但你拒绝了我，因为怕我受到伤害。你一定有值得诉说的故事。”

十六岁生日那天，佩恩收到了四份礼物。

第一份礼物来自莎拉。午餐时间，她带他溜进戏剧社团的服装间。在一堆纸糊的盔甲和发霉的夸张衣裙中，她吻了他。之后，她在他耳畔用性感而羞涩的声音呢喃：“好了，我们可以再深入一步……如果你想的话。”

第二份礼物是世界的馈赠。离比赛结束还有三秒钟，克利维尔长角牛队以一分的差距落后于对手。球在此时传到了佩恩手中，他不假思索地跃起，看着球从他手中投出，在空中划出一道优雅的弧线，飞进了篮筐。

在被扑上来庆祝的队友淹没之前，他听见莎拉兴高采烈的尖叫，看见她将闪闪发光的加油彩球抛上了天空。长角牛队由此打进了州冠军赛。

他的父亲给了他第三份礼物，他家旧卡车的钥匙。“从今以后就得由你来照看它了。”父亲微笑着说。

佩恩给了父母一个拥抱。这是一项他乐于承担的责任。

最后一份大礼没有事先准备，算是临时追加的。

“今晚别忘了去试试‘先知’。”妈妈说，“据说生日是特别的日子，这天可能会预见一些东西。”

“说不定你也能看见自己中了大奖呢。”爸爸大笑着说。新闻节目这两天都在争相报道一位加利福尼亚妇女用“先知”预见自己中了两千万美金的大奖。她那些失踪已久的亲朋好友这下突然都冒了出来；投资经理人找上门来，想提前用很少的金额购买她的未来奖金；怀疑论者则在电视上辩论她的话是否是谎言。

佩恩呵呵笑了。事实上，他并不太关心来自“先知”的预见，他已经四年没碰过它了。他也并不期待能看见些什么。他望着自己的卡车，仿佛看见了莎拉修长的腿——他想象他们驾车在高速公路上驰骋，她仰躺在座椅上，将脚伸出窗外，享受着夏日的凉风。

当下的时刻近乎完美，佩恩认为。而未来太虚无缥缈，像宇宙大爆炸一样遥不可及。

“我已经很久没回想过那天的情形了。”佩恩说。

“一生中有许多时刻都值得铭记。”莫妮卡回应道。这是她第二次来访。她的穿着比上一次随意了许多，牛仔裤搭配T恤，这打扮突显了她强健的双肩。佩恩正带她参观房子周围的农场。他之前提醒过她，西服套裙和高跟鞋不适合在泥泞的地方行走。

佩恩弯腰从地里的藤枝上摘下一个苹果大小的纯天然番茄，它表皮开裂，已经熟透了。他用衬衣的下摆将番茄擦了擦，递给了莫妮卡。她一口咬下去，在汁水喷进嘴里时笑了起来。

“真甜。”她说。

佩恩盯着她的红唇，压抑着想要亲吻她的冲动。这感觉让他既兴奋又恐惧。

“你也不是一直在找命中注定的杀人犯吧。”他说，“跟我聊聊你做这行以前的生活吧。”

苔丝——莫妮卡的姐姐，是一个有勇气的姑娘，她的生活几乎冲破了所有规矩。她常常将那些有着露骨封面的言情小说带回家，在父母以为她们入睡以后，和莫妮卡一起，打着电筒，屏气凝神地躲在毛毯下偷看。

“要是我们也过得像书里写得这么带劲儿就好了，你说是吧？”苔丝问道。

莫妮卡点点头。

时间流逝，直到“先知”向苔丝展现她未来的那一天。

十六岁的苔丝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叫醒了沉睡的莫妮卡，告诉她自己看到了什么：在一间布置简陋的卧室里，她靠在一张摇椅上晃来晃去。四壁上挂着一些照片，但她无法看清。她从预见的画面里感受到了一种安宁祥和，同时却有些疲倦，就像刚走完了漫漫长路。

“见鬼，我怎么会这样？”苔丝说着，陷入了彻底的困惑。

“原来我会活得这么失败。”她悲叹，“我会变得又老又无趣，而那一瞬间要代表我整个人生的意义？那我接下来该怎么生活？我干脆现在就去跳河算了！”

从那以后，苔丝变得无比放纵。她酗酒，抽烟，同最危险的男孩子约会——甚至还和比她大十岁的男人鬼混，那些家伙装作相信她已

经十八岁了。她一时兴起，就逃学去搭车旅行。只要是冒险的事儿，她一概不拒绝。

“我不会因为开心而丧命的。”苔丝对父母咆哮，转而又哈哈大笑，“反正我会平安终老。”对这种无可辩驳的逻辑，父母无言以对。

“我要让我的每一刻都比下一刻更大胆。”苔丝对莫妮卡说，“什么样的瞬间能定义我，要由我自己来选。谁是最后的赢家，我，还是‘先知’？你们拭目以待吧。”

莫妮卡向来崇拜苔丝，如今对她更是钦佩。她那么勇敢，那么有魅力！在面对命运时，苔丝绝不会放弃抵抗，俯首称臣。

“我的人生太乏味。”苔丝说。她嗑了药，心中充满倾诉的欲望。在漆黑的房间里，莫妮卡听见苔丝在低声啜泣。

“你瞎说什么呢？”莫妮卡从床上坐起身来，“你能用五种不同的语言骂人，你会骑摩托车，你搭便车游历过加拿大和墨西哥。你这两年尝试过的事比妈妈一辈子做过的都多。我认识的人里没谁比你更有趣了。”

“我不能停下来。”苔丝说，“我永远不能停顿。只要我一停下奔跑的脚步，就会在心里质问自己：‘我是不是很无聊？是不是我生命里的所有精彩都要在这一刻落幕了，下一刻就是衰落的开始？’然后，我只好继续飞奔。我就像一只转轮上的仓鼠，无论多么奋力狂奔，都只是原地打转，抵达不了任何目的地。因为我早就知道，做什么都改变不了故事的结局。”

莫妮卡因此恨透了“先知”，不想跟它扯上一丁点儿的关系。

“我体会到干这事的乐趣了。”莫妮卡说。她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走出泥泞的小道。除草是件挺辛苦的事。

现在她每个周末都来找佩恩。为了解决开支问题，她在城里一家小公司里找了个职位。然后她告诉“反预判计划”的协调员，在完成佩恩这边的事务前，她不能再接手帮助其他人的工作。

“我在田间忙碌时，”佩恩说，“就会忘记过去和未来，独自一人却并不孤单。”

之后他们一起在门廊边坐下休息，这一次佩恩接过了莫妮卡从车载小冰箱里拿来的冰镇苏打水。

此时已近日暮，其他男人也纷纷回来了。一些人的目光在莫妮卡身上驻留过久，这让她坐立不安。佩恩冲他们狠狠地瞪了回去。那些人很快收回了目光。

“谢谢。”莫妮卡说。

“我预见的东西还是有些好处的，这就是其中一个。没人愿意招惹我。”

由于和他挨得很近，莫妮卡能看到他正咬牙切齿，手也在轻微颤抖。佩恩并不喜欢与人冲突，但为了她，他却做出了对抗的举动。她想要伸出手去触碰他。

“这些家伙中有些人很危险，”佩恩说，声音压得很低，“那边那个杀过三个人，但他只承认了一个。如今他坐完二十五年的牢，刑满释放了。他对我说，他还会再杀人。”他看着她，眼里充满了疑问，“你为什么不害怕？”

透过他的话，莫妮卡能想象过往岁月中他经历了多少来自他人的排斥、惧怕与疏远。她与他深深对视，将一缕滑落面庞的发丝挽到耳后，“我早知道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了。”

“我还是我啊，你知道的。”十六岁的佩恩对着摄像头说，另一边是莎拉模糊晃动的影像，“没有任何改变。”

这时，距离他最后一次去上学已经过了一周。

他的卧室里光线昏暗，窗帘拉得严丝合缝。外面是记者的长焦镜头和定向麦克风，他们蹲守在他家门外的人行道旁和街对面。佩恩不想给他们见缝插针的机会。

最开始，记者们把摄像机和帐篷架设到了他家的草坪上。他父亲带着枪冲出了家门，后来是警察局长出面，才平息了父亲的怒火，让他和那群蚂蚱般紧盯不放的记者达成了妥协。他们得从克拉夫利家的领地撤走，但可以驻留在外围地段。

“我不该跟你说话的。”莎拉小声地对着摄像头说，“我爸爸……”

那时，佩恩被“先知”展现的画面吓坏了，立刻给她打了电话，却因此在半夜里吵醒了她全家人。他将印在脑海里的东西一股脑儿都告诉了她，她也被吓得够呛。结果她父亲从她手中夺过电话，报了警。

“但那不能说明任何事。”他恳求她，“也许我根本就是无辜的，只是误入了杀人现场。也许我误解了我预见的东西。”

莎拉点了点头，但她在回避他的目光。

佩恩闭上了双眼。他耳边仍回响着广播里脱口秀主持人的话音：“‘先知’从不出错。这男孩长大后会成为杀人犯，最终会被判处死刑。”

“他们也在我家外面安营扎寨了。”莎拉说，“他们围追堵截，我妈妈都没法出门采购日用品了。”

莎拉的父母不喜欢在公众面前曝光，他们甚至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为教会做了“十一奉献”²。她的父亲从未通过“先知”见过任何画面，而她母亲见到的未来是在一所房子里儿孙满堂。他们热爱平凡的生活。

他们曾经喜欢过佩恩，因为他是个成绩平平的学生，还是个不错的运动员。他不碰毒品，只在不会被发现时偷偷喝点酒。他懂礼貌，

他有信仰，他爱自己的母亲。

但如今他再也不是平凡人了。一点也不平凡。

“谢谢你没跟他们说什么。”他勉强道。不是每个人都跟莎拉一样忠实。他的一些队友接受了媒体采访，编派了不少佩恩的奇闻逸事，什么他在赛场上就经常展露“杀手本性”、打法粗野、讨厌小动物之类的。他们的话是真是假没人在乎。新闻记者对这些故事来者不拒。

“地区检察官真的要把你关起来？”莎拉在一阵沉默之后开口问道。

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

我们能把那些命中注定要犯罪的人提前关进监牢吗？宪法该对此有所规定。

既然“先知”从不出错，那么监禁他有用吗？也许他会在狱中犯罪。

争论反反复复，日益升温，辩论总是原地绕着圈子。

“我不知道。”佩恩说，“在奥斯丁的相关部门讨论出结果之前，我和家人不能去其他任何地方。”

莎拉咬着下唇，“佩恩，我真的得下线了。”

佩恩紧紧盯着屏幕，想象自己闻着她刚用过的洗发水的香气，那是一种淡淡的花香，仿佛在说清晨到来了。他多么希望能展开双臂，拥她入怀。

“我们能另外约个时间再聊聊吗？”

莎拉有些迟疑，但最终摇了摇头。

“你……害怕我了？”

他盼望着她的回答，可她垂下眼帘，起身离开了摄像头。

“佩恩，对不起。再见。”

莫妮卡一点也不想使用“先知”。像她这样的人也不少。“即使我们生而不自由，”她曾在一本书里读到这样的话，“我们也有必要沉浸在自由意志的幻梦中。”

然后有一天苔丝说服了她，“就戴一次试试吧。那样你才知道是什么感觉。像这样刻意地回避‘先知’，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不自由呢？”

于是莫妮卡就试了一下，然后马上看到了她的未来画面。

苔丝随即紧紧地抱住妹妹，“哦，我太抱歉了。”

直到这一刻，莫妮卡才真正领会到这个事实。她预见的景象实在太糟糕了，连苔丝都深表同情。

“好了，我要处理掉你那些言情小说，”苔丝说，“赶走那些诱惑。没有得到过，你就不会惦念。”

那个未来画面的细节渐渐从莫妮卡的记忆里消退，但肉体与精神遭受的痛楚却留存了下来。她见到自己倒在地上，眼看着死亡逼近，她还知道杀她的是自己深爱的男人。那是一瞬间的印象，没有来龙去脉，也没有一星半点的注解。

从此，莫妮卡不再参加舞会，每当有男孩紧张地询问她周末有什么计划时，她也不再做任何回应。

她想象着未来有什么在等着她。她不得不抗拒对男人产生好感。她逃避一切让她心跳的男性特征，不论是粗犷的面庞、宛如雕刻的下巴，还是瘦高挺拔的身姿。她只能成为一只生活在暗夜里的飞蛾，永远不能向往一点点的火光。

“你预见到的未来很糟糕。”佩恩说。

艾尔达贝拉餐厅在这个周六的夜晚特别热闹。人们悠闲地聚在一起，不少人举家出动。混在他们当中，佩恩的旧T恤和过时短裤倒并不

显得突兀。莫妮卡为佩恩从警局争取到了进城的特别许可，条件是她对佩恩可能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全责。她填了好些表格。

她抿了一口酒，“没你的糟。”

“像我们这样的人，自身都有问题，”佩恩放低了声音，“而我们只能带着这些问题走完一生，永远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朋友、机会。人们惧怕我们。这一切改变了我们。”

“你不能让他人的恐惧定义你自己。”莫妮卡说。

佩恩注视着她的眼睛，“我害怕我自己。”

佩恩一家搬走了。地区检察官对此没有提出异议，乐得扔掉一个烫手山芋。他们举家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在那里没有死刑。

“他们不是不准我离开州境吗？”佩恩说，话里带着讽刺。他的父母只是叹了口气。

佩恩试着融入新学校，但不到一天时间，他就被人认了出来——铺天盖地都是关于他的新闻报道。

放学后，佩恩发现他被几个男孩子包围了。远处还有更多的人在围观。

“我们不怕你。”其中一个男孩说。他块头最大，是这群男孩的头目，“你这个小杀人犯。”

佩恩一言不发。他不愿意先动手。

“我敢打赌你以后会成为一个连环杀手，不是吗？”另一个男孩奚落道，“我敢打赌你从没有交过女朋友。”

这一架打得简单又粗暴。佩恩的鼻梁断了，但他打得这群男孩中的三个都进了医院。

学校开除了他。之后，也再没有别的学校愿意接收他。他太危险了。

“我该怎么做？”他问父亲。怒火由内而外将他点燃。他恨不得一拳砸进墙壁。他想象自己扛着一杆枪，穿过新学校的大厅，见人就开枪射杀。然后他抱头哀号。

他被自己的怒火吓得六神无主。那让他意识到“先知”的预见也许是对的，他真的会杀人。

父亲紧紧环抱住他。在他有印象的记忆里，这是他们父子第一次抱头哭泣。

苔丝躺在病床上，四肢被纱布固定着。

跳水前，她懒得检查崖下的水里有没有石块。（“有什么关系？我知道我会安然无恙。”）她确实活了下来，但这次悬崖跳水事故弄断了她六十多块骨头。

“这太荒谬了。”

莫妮卡在为苔丝念一本言情小说，她将书本拿高了些，好让苔丝看到它的封皮。封面上画着一个棕色皮肤的丰满女人，她戴着宇航玻璃头盔，身穿紧身宇航衣。一个强壮的男人搂抱着她，他赤裸着上身，金色长发倾泻而下。他们飘浮在一片星空中，热切地凝望着对方。令人费解的是，那位美男没戴宇航头盔。

“你还要我继续读下去吗？”

“是的。我太无聊了。”

“可你早就知道这类故事会怎么结束。你知道他会承认他在乎她，她会意识到她离不开他。你知道他们会热烈地长吻。你知道接下来会上演颠鸾倒凤的戏码，然后是皆大欢喜的求婚。你为什么还想读下去呢？”

苔丝翻了个白眼，“我读这种书不是为了从结局里找到惊喜。”

“那是为了什么？”

“因为我喜欢里面那些人物，可以吗？在第一页到第三百五十页之间，他们得让自己表现得有用又有趣，我想看他们如何办到。看完小说后，我能记住的也是这些。”

“没错，”莫妮卡说，“我们也许根本走错方向了，姐姐。”

苔丝注视着她，“你在说什么？”

“记得有些人在‘先知’里看到了自己的真爱吗？那些人把梦中情人的模样画了下来，放到网上，希望能找到画中人，觉得这样就能令人生完满了。等他们真的见到了命中真爱，有些人在三天之后燃尽了爱火；有些人在十分钟内就彼此厌恶匆匆别过，不料十年后再次相见时又擦出了火花；还有些人确实相爱相守了一生。但现实中的爱情总与他们的想象千差万别。遇见真爱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能令人铭记一生，但它仅是短短的一刻。一个人的生命远比一刻要长。”

“但我我说的是我生命的终点。我预见的是我会怎么死去。”

“不。”莫妮卡站起来，开始踱步，“死亡也只是人生万千时刻中的一个，与其他时刻相比，它既没有重于泰山，也没有轻于鸿毛。有一天你会安然坐在一间屋子里，也许有点儿无聊，脑袋放空，但这没关系。你难以预料这一刻之前是快乐的一生，还是悲哀的一生。你生命历程的轨迹是个未知数。

“你对那一刻想得太多，以至于根本没有好好感受过生活。停下飞奔的脚步吧。打个盹儿，喝喝茶，同朋友坐坐闲聊八卦。跟我一起坐坐。你只需要关注这一刻，关注现在。”

苔丝深吸了几口气，“其实，那样好像不错。”

“好，”莫妮卡说，“那我继续把这本书给你读完吧。”

后来，苔丝问：“那么你呢？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会去找他。”

“后来苔丝怎么样？”

“她住在加利福尼亚，生了两个孩子，都是男孩。她爱他们胜于一切。”莫妮卡一顿，又微笑补充道，“她也不觉得无聊了，现在还没有。”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佩恩说。他们正牵手漫步，他喜欢把莫妮卡的手握在手中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莫妮卡说，“这说到点子上了，没人知道将来会怎样。”她捏了捏他的手。

“但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的東西都没用。我们会不会经历一场热烈的爱恋，然后一个月就结束关系，永不再见？还是说我们会快乐地一起生活五十年？你会不会一时暴怒杀了我？又或者我会爱上另一个人，然后在若干年后的某天出现在你的审判现场，向陪审团讲述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有时候我觉得我对世界充满愤恨，以至于我害怕自己会做出失控的事。”他打了个冷战，停下来看着她的眼睛，“我不想伤害你。”

“我不知道你是否会伤害我，”她说，摸了摸他的脸，“也没办法知道。但我知道你总有选择的余地。就像我们看到一本书的封面，知道书里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但这不代表我们就不想读下去了。”

“你一点儿也不害怕吗？”

她笑了，吻了吻他，“我见过许多跟你经历类似的人，也听过他们的故事。我从未感到恐惧。但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开始感到害怕了。”

片刻后，他才反应过来她的言外之意。被我所爱的男人杀死。

“我也爱你。”他说。他的心一阵绞痛，想到自己某天会以某种方式伤害她。他不知道从此刻到那一刻之间会发生些什么。

“没有‘先知’，我们也知道每个生命的终点是死亡。”她对他呢喃道，“所以我们只需要继续在黑暗中摸索前行，让每一个瞬间都过得有意义。”

他们相拥相吻，直到夜色深沉。

[1](#) 1英里约等于1.6千米。

[2](#) 指教徒出于自愿，向教会捐赠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

弧

Arc

萧傲然 译

2012年首次发表于《奇幻与科幻杂志》（The Magazine of
Fantasy & Science Fiction）

我的生命将会像一道弧，有始有终。

在那些风平浪静的仲夏日里，无事可写的年轻记者们来到我家。

我邀请他们坐在走廊上，街那边的海滩吹来阵阵怡人的海风，大卫取出一罐柠檬水、一盘富含反式脂肪的饼干（真正的饼干就该这样）——如果大卫认为客人喜欢的话，有时还会拿出一瓶酒——然后他露出一丝微笑，转身离开了。

我听见他返回屋内，让每个人收拾好，准备去海滩。每到夏天，我们家总是挤满了兴奋的孩子，吵着嚷着要去感受海滩的阳光和温暖的沙子。这些孩子继承了我对海的热爱。

访客们最初总是会盯着我看。当他们开始觉得盯着我的脸有些冒犯时，便将视线转至我的手上：老年斑，皱巴巴的皮肤，因罹患炎症而肿胀的关节。

我向他们保证，我没有痛苦。在“人体工厂”的帮助下，我衰老的过程很顺畅，一切皆在掌控之中。在大限之日到来时，我将平静地睡去，不会有冗长的残喘暮年。

在一阵礼节性的寒暄后，他们终于切入了正题——我后悔吗？会不会回心转意？我是否认为自己走上了不归路？他们早已在心中将故事写好，只是希望能听到与之相符的内容。

我们喝着柠檬水，吃着饼干，开始聊到我的人生后，逐渐没人提问了。对话变得轻松，更重要的是，变得自由了。我们在走廊坐了很久，因为要聊的实在是太多了。

在离开前，他们向我表示谢意，然后发表了文章——列娜·奥珍妮于十六岁生下其长子，一百年后，她最小的女儿出世。

这倒是个吸引眼球的故事，但却省略了所有有趣的部分。

查得和我肩并肩走在海滩上。

我一直很喜欢海，它既古老又年轻。我在卧室的墙上画了暗红色和紫色的小海星，沟壑纵横的古老珊瑚闪着明亮的原色；还有一群群

鱼儿，身上点缀着精妙夺目的图案，像极了我在教科书里找到的庞贝古城¹的壁画。每当查得和我独自在家，我们便躺在床上，听着他带来的阿尼·迪弗朗科和涅槃乐队的卡带，他总会说我是一名艺术家。就连我记忆里的那些歌曲都是五颜六色的。

但是，十二月的长岛海湾的水却只显露出层层叠叠的灰黑色。像是一幅铅笔素描。

只穿着薄上衣的我瑟瑟发抖，查得没有把他的外套给我，而以往他都会这样做的。

沙子从我脚趾间渗出，冰冷而潮湿。时不时地，会有贝壳的碎片扎到我的脚底。可我依旧继续赤脚沿着水边行走，只因身后那排脚印让我着迷：一步一个浅浅的弧形洞，宛如新挖的坟墓。

“我不知道。”我咕哝道，“现在事情又有什么不同呢？”我不自觉地把手移到了肚子上。现在那里仍然很平坦，没什么动静。

“我被耶鲁录取了。”查得面向大海，逆着风，仿佛这话不是专门说给谁听的。他没有看着我。“哦，天哪！”他用两只宽大厚实的手捂住自己的脸，我总觉得他的手很像在沙子里休息的螃蟹的钳子，十分可爱。他摇着头，我以为那动作只有电影里才会出现。

我想笑，却没笑出声。我伸手去抓他的手。他一定冷极了，我想，手套都没有戴。我的手指也很冷，可我已经习惯了。我喜欢用手去触摸一切。

麻木的触感，我们都无法感觉到对方。

“我生日那天，你还会带我去米斯提克吗？”我问道。再有两周，我就十六岁了。

查得没有说话。

我这才知道身后那些脚印形状的坟墓里埋葬的是什麼。

不论爸爸多少次质问我，我总是告诉他：“我不知道。”

他威胁我，朝墙上砸东西，还说要叫来我的朋友拷问。但是他不知道我的朋友都有谁，直到现在他才开始关心这些事。查得很安全。

“你干吗要保护他？”妈妈问道，“你不想上大学了吗？你这是在抛弃自己的一切。”

查得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最美好的事，或许很久以前我就预见到了这样的结局。他的父亲是一名远近闻名的律师，他的母亲管理着学校董事会。而我家呢，却截然相反，顿顿吃着袋装食品。

我喜欢他的床，很大，他的房间也很大。他带我去过很多地方，那些地方都很有趣，那里的人们打扮得像是从电视里走出来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梦到那些地方。

查得十分温柔。他喜欢将我的脸捧在手中，然后看着我。我会脸红，但却无法转头。“记住，你很美。”他会这样说。而我也总是相信他的话。

他已经有好几周没有和我说话了。

我不认为自己的沉默是在保护他。或许在我看来，这是我应受的惩罚，因为我竟然敢有梦想，竟然敢忘了自己是谁。

又或许我只是不想让他在这件事上有任何发言权。在我心里，参与这件既神圣古老而又新鲜的事情的权利，早已被他放弃了。我不会有其他的选择，我不做人流，也不会让别人收养，这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宝宝。

“你妈和我已经老了，没法儿再抚养一个孩子。”在意识到我不可能告诉他孩子父亲是谁后，爸爸表明了他的态度，“如果你要生下来，就得一个人承担。”

我听说查得邀请了另一个女孩去参加毕业舞会，我在年鉴里看到了那女孩的照片。“你很美。”我对照片轻声说道。不知她是否和我一样，为查得做了同样的事。

毕业舞会的那天晚上，我等到天黑，然后开车来到查得家门前，从塑料袋里取出一打腐烂的鸡蛋。看着他没有亮灯的卧室窗户，我迟疑了。他的双手在我脸上的感觉涌上心头：那么光滑，那么温暖，人们常说的真爱就是那样的感觉。

这时，肚里的孩子踢了一脚，这一脚很重，我不得不弯下身来喘口气。

在八月的一个炎炎夏日里，查得的父母将行李放进汽车，带着他驶向了纽黑文²。而我爸爸则提着运动包，把我送进了医院。

当我看见护士将他送到我面前——这个被裹在毛巾里啜泣着的小东西湿漉漉的，浑身是血——我等待着心灵感应的出现，那种如苍穹一般澄澈的柔情，能让我的生活充满意义的感觉。

可这感觉一直没有出现。

我只觉得筋疲力尽。“睡觉。”我声音沙哑地说，于是，护士将那个哭哭啼啼的小东西抱走了。也许等我醒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又或者孩子已经不见了。

这当然不可能，他还在哭，他需要我。每过一个钟头都会有不同的护士来到我面前，告诉我必须做哪些事，然后将完成的事项从写字夹板上勾掉。我不停地点头。我很想尖叫，因为孩子咬住我的乳头时实在是太疼了。

生孩子没什么特别的，也并没有多神圣。这事儿感觉很蠢，就像是一个错误。

“这是她自己的孩子。”爸爸一把将妈妈推开，说道，“你在这里帮了两周的忙，已经够久了。她还年轻，这些事应付得了。让她一个人来吧，否则她永远吸取不了教训。”

单人间实际上是为那些希望逃离自己丈夫的女人设立的，不过爸爸说服管事的人让我留了下来。他告诉我，在我十八岁以前，他每个月都会给我足够的钱供我和孩子生活。他并不残酷，我也不会饿死。但我必须学会承担自己做出的决定所带来的后果。

我恨尿布的味道，我恨奶粉的味道。我想一直睡下去，我恨这孩子。

可我最恨的是自己，因为我恨我的儿子，这让我变成了一个怪物。

“一直以来，我们都对你管教太松了。”爸爸说完，当着我的面关上了门，这扇曾是我家的门。在冬天刺骨的寒风里，我敲着门不停恳求，可是爸爸并没有回心转意。

我哭了。从此，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能做的只有哭泣。

我将孩子命名为查理，这是个暗示。但爸爸已经对所有的暗示失去了兴趣。

有时候，当阳光温暖、心情愉悦时，我会推着婴儿车走上街，去到一个小小的游乐场。趁着查理打盹儿的间隙，我沐浴在阳光下，独自坐上一小会儿。那里还有其他的母亲，不过她们的年纪要大许多。她们会坐在一起盯着我，窃窃私语。

然后他出现了：穿着件旧皮夹克，身上弥漫着一股香烟的味道，在太阳底下他的双眼仿佛有着数百种不同的灰色，却没有一种会让人感到厌烦。他看上去兴许只有二十一岁，可是他的举止却让人觉得他已阅遍世间种种。

他弯下身，递给我一杯咖啡。“看上去你需要喝点这个。”我看见他的手，很大，结满了茧。我想象着他用手摩挲我的脸的感觉，就像砂纸。

他的关注与友好让我感激。我喝了一口这杯滚烫、苦涩的咖啡——有酒的味道——然后抬起头，惊讶地看着他。

“我有个孩子。”我说，转头傻傻地看着婴儿车，傻傻地看着小查理。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被羁绊住了。

“没人能拥有一个孩子。”他说，然后坐到我身旁，看着我，仿佛觉得我很美，“没人可以拥有其他任何人。我叫詹姆斯。”

我看着他的眼睛，刹那间明白了他的意思。你永远不会被羁绊住，除非你让自己认为你别无选择。

尽管当时是夏季，清晨的空气仍略有些冷。我把紧紧包裹在干净襁褓中的查理放在父母家门前的台阶上。他小小的眼睛盯着我，眼神是那么清澈，宛如退潮后的潮池，双眉微蹙。

“再见。”我说道，“我并不拥有你，你也不拥有我。”

我按响父母家的门铃。在破晓的晨星照耀下，我转身跑过后院，打开詹姆斯的车的副驾车门，坐进温暖而明亮的座位。新英格兰的清晨万籁俱寂。

“我们去哪儿？”我问道，沾了露水的鞋湿漉漉的。我只有身上这套衣服，口袋里只剩下四十美元。

“不知道。”他说，“可这有什么关系呢？”

我俩都笑了。当我把第一段人生抛开后，终于尝到了自由的味道。

四年里，我和詹姆斯走遍了整个美国，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只待数月，然后便朝着地图上任意一个吸引我们的地名驶去。在冬季，我们往南开到墨西哥，和度假区里的旅行者结交，而且常常从他们那儿顺点儿东西。而到了夏季，我们则一路往北开向阿拉斯加，在溪流边支起帐篷，在河里捕捞鲑鱼，好像熊一样。

某一天，我在旧金山的一家廉价汽车旅馆的床上醒来，发现詹姆斯不见了踪影。我并没有很惊讶。“宝贝，”他常这样说，“没有人可以拥有其他任何人，你和我永远都是自由的。”

可我的心仍然很痛。他既不绅士，也不体贴，然而他给我展示了另一种生活，一种不必非得住在带草坪的房子里的生活，一种不必时时刻刻为钱烦忧的生活，一种没有充斥着责任、羁绊和按部就班的生活。这些道理男人似乎天生就明白，而女人则必须要后天才能学会。

尽管他向我灌输了那么多有关自由的见解，可我现在还是希望每天早晨能把脸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到了夜里，能感受到他的手在我的大腿间游弋。我觉得自己是属于他的，而他也是我的。我们从来都没有互致过爱意，但我现在意识到那并不重要。

自由不是件容易的事。

几日来我食不下咽，变得病恹恹。旅馆将我赶了出来，我只能睡在冰冷的海边，不光哆嗦还咳嗽。我再次醒来的时候，躺在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医生说我差点死了。

出院后，我一直在码头旁转悠，并没有在寻找什么特定的东西，只是为了填补心中的空洞。

我从詹姆斯身上学到了人生的一课，即光有自由是不够的，爱亦是如此。我不再期望别人的救赎。我像做几何证明题一样，列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我需要一个容身之所，然后我需要收入来保住这个蜗牛壳，而我得用双手工作才能获得收入。

一栋楼前挤满了人，我走近后，被拥挤的人群推搡到了前面。

橱窗里坐着一个“人”，姿势像是罗丹的“思想者”，只不过皮肤被剥离，凸出的肌肉纤维和血管暴露在外。该作品的精细程度极高：我能看见每一根神经、每一块肌腱，和每一根在人体组织里忽隐忽现的毛细血管。

覆盖于五脏六腑之上那层薄薄的肉也被切开，将拼图般颜色各异的内脏展现在人们眼前。他两边的眼睑均被切除，一只眼直勾勾地盯着人群，另一只则被剜走了，只留下一个空空的眼窝。颅骨顶部被移除了，仿佛被摘了帽子。而其下的大脑像是新鲜的蛋奶酥。

“人体工厂：揭开人体机器的神秘面纱”——标牌上写着一句这样的话。而在下面，写着三个略小的字——“招聘中”。

我走了进去。

塑化程序的第一步是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接下来是解剖，将皮肤与脂肪剥离，让隐藏其下的人体结构一览无余。然后尸体将陆续被浸泡在酒精与丙酮当中，直到组织中的所有水分与脂肪完全被丙酮代替。这时，尸体将被转移到盛满聚合物的缸中，四周空气被抽出形成真空。在真空环境下，位于组织内的丙酮会沸腾，随着它被煮干，液态聚合物便会融入每一块肌肉、每一根血管、每一条神经，直至塑料渗透进每一个细胞。

这套程序被称之为“注入”。

随后，就可以让尸体摆造型了。接下来，再用高热或是气体进行处理，使得聚合物分子链交联、硬化。此时的尸体俨然成了一尊塑料雕像，每一根毛细血管、神经和肌肉纤维均被保存了下来。

我正给尸体摆姿势的时候，艺术总监艾玛坐在了实验室工作台旁边的高脚凳上，观察着我。

摆尸体姿势这活儿有点像是在摆弄提线木偶。尸体上方的支架上悬挂着数百条不同长度的绳子，分别牵引着尸体的双臂、手指、双腿和头部，让尸体摆出需要的姿势。工作室里到处是摆好姿势的人体，像极了在强闪光灯下拍出的照片：这里是一具呈跳跃状悬停在空中的

无皮男尸；那里又是一具一只乳房爆裂开来的裸体女尸，她抬起一条腿，犹如一名旋转的花样滑冰选手。

艾玛挪了挪身，凳腿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我知道她的背有点问题，坐在高脚凳上肯定不舒服。但她不喜欢别人对她嘘寒问暖，所以我继续着自己的工作。

艾玛不是个适合闲聊的对象。我那些关于塑化程序的知识都是她教的，而大部分的教学时间她都未曾开口说话，只是把事情做好，然后让我照葫芦画瓢。如果我没有做正确，她会再来一次，直到我的表现令她满意，她才开始下一步。

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她原来喜欢我。每当她看见我忘记带午饭时，便会默默在工作台上留下一块糖；如果我带了午饭，她会坐下来和我一起吃，但仍旧一言不发。有时我会和她谈论自己正在读的一本书，或是看过的一部电影，她也只是默默地听着。几天后我会在工作台上发现她留下的字条，上面写着：“那本书不错。”“你对那部电影的理解不太对，我推荐你看这一部。”

有一次她毫无理由地解聘了一名秘书，而就在前一天，那名女秘书曾在休息室里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地议论我。列娜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她这样问道，从来不去约会，也没有任何朋友。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意识到在艾玛眼中，语言是虚弱无力的。它只是思想的影子，狡猾、不可捉摸，而且虚假。人体可以被塑化、保存，成为永恒，可当丙酮与聚合物取代了血肉之躯之后，思想也随之永远逝去了。

“也许思想从来没有存在过。”艾玛曾这样对我说。她是个唯物论者，只相信眼见为实。

我喜欢她这一点。她不相信言语中流露出的虚情假意。我不想再要镜花水月般的亲昵，以及相守的虚假承诺。对艾玛来说，你的存在，你做的事情，每天在她左右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我把尸体摆好满意的姿势后，退到工作台旁，站在艾玛身边。我们一起盯着眼前的这具女尸：她的头向后仰，仿佛在仰望天空；背部的肉被剥去，暴露在外，脊柱弯曲着，像是一把拉开的弓。

艾玛没说话。几分钟后，我用余光瞥见她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我笑了。

“给我看看你的一些细节性工作。”她说。

十多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在这里工作时，我主要依照艾玛提供的草图来调整四肢与躯干的姿势。在空间感，以及对形状、重量和阴影的感知方面，我有了一些窍门。我喜欢双手脏兮兮的感觉，也不惧怕触碰尸体。

我们的一部分作品是为博物馆制作的，这些作品模仿各种著名雕塑，造型夸张。这工作很难，却让我很有满足感，而且与尸体打交道让我觉得自己很强大。

逐渐地，我开始接触更多的细节性工作。摆弄手指与脸部是最难的部分，针与泡沫乳胶的位置必须恰到好处，才能使嘴唇嘬到刚刚好的高度，手指弯至必要的角度，手腕做出恰当的扭曲。

我走进储藏室，取出一个正在做的项目。我把它放到工作台上，从艾玛身边拉出一只高脚凳坐下，然后揭开了覆盖着的遮布。

在这里的头几年，我总是想象手头这些尸体背后的故事。在他们死前，他们是谁？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或家人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处理他们的身后事？他们是不是来自那些法律如同一纸空文的国家？据说这些人均是自愿捐出自己的遗体给“人体工厂”用作科学用途的，但这种解释未免太空洞。我精心制作的大部分人体标本并没有提供给医学院或博物馆，而是被私人收藏了。我曾将死去的女人摆成芭蕾舞者的样子，也曾将死去的男人摆成裸体的拳击手。

“这是门艺术。”艾玛说。她看着我面前工作台上的那双手——收藏者只想要一双手，以及大约六英寸³长的与之相连的前臂。模仿的

是埃舍尔那幅《绘画的手》⁴里两只互画的手的模样。不过在这里，铅笔被换成了手术刀，因此，看上去两只手似乎在互相解剖，梳理着对方的每一根血管、每一条肌肉纤维和各自的腕骨。

将另一个人的双手解剖、保存，然后自豪地展示在自家客厅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做是对神奇人体的沉思，还是像文艺复兴时期诗人的头骨那样，作为死亡的象征？

艾玛耸了耸肩，“大多数问题都毫无意义。得到的答案要么是谎言，要么是你不愿相信的真相。”

这次艾玛说的话比平时一周里说的还多。我看着她，想找出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儿。

我向艾玛承认，摆手指的姿势对我来说挺困难。每次手术刀划过尸体手指上的神经时，我的手指都会有种相应的刺痛感，以至于我不得不停下来歇口气。

“你的镜像神经元干扰了你。”艾玛说，“你会克服的，你也必须克服。就我而言，最难的莫过于脸部的操作，但最终我眼中所见的不再是脸部，而只是线条、阴影和色彩层次。别人用泥土雕塑，我们用血肉雕塑。”

艾玛的手在微微地颤抖。我回过头，只见她的嘴角闪过一丝抽搐。突然之间我才意识到，她的头发白了很多。她没再染发了吗？

“我老了。”艾玛说，“必须承认这点。我要退休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工作。”

我转身拥抱她，那是我第一次尝试这么做，我们彼此都觉得十分尴尬。当拥抱结束后，我才明白自己是爱她的，像我母亲一样深深地爱着她。

“肉体终会消亡。”她说，转身欲走，“死亡不可避免。我们的工作就是编造谎言，让亡者看上去似乎还活着。我厌倦了编造这样的谎言。”

我继续将神经塞进应有的位置，拨开纠结在一起的血管，尽量不去理会从手指尖传来的刺痛感。我的大型设计都很不错，但人们更仰慕我设计的那双手，可是我却觉得它们是那么令人不安。那双手仿佛会说话：有时伤感，有时开心，有时像在沉思。它们能诱惑你、召唤你，又能警告你、训诫你。它们能祷告，能唤醒人们。

我好像感觉到工作台上的那双手在微微地颤抖，那颤抖微弱得几乎注意不到。手术刀从我手中滑落，整个世界如同浸入了水中，幻化成一条条斑斓的色带。

一周后，我成了艺术总监。詹姆斯离开我已经十五年。那一年我三十五岁。

这位买家委托加工她儿子的遗体，孩子在出生当天就夭折了。他们告诉我，孩子的母亲不希望孩子弱小的躯体被埋葬或是火化，她希望能和他永远在一起。

这回不需要细致的操作，只要进行最低程度的必要塑化程序。母亲想让儿子呈现出熟睡的模样。在她配上的一幅画中，孩子那两只卷曲的小手放在下巴下方。

技术人员已经对尸体进行了防腐处理，一坨小小的肉体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正面朝下放在桌子上。我走过去将它翻转过来。

孩子的脸皱成一团，两只小手紧紧地握成拳头。看着他的样子，突然间，我又回到了十六岁那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觉得自己像个怪物，无法给予自己儿子爱的怪物。

他需要你。妈妈的声音回响在耳边。

你这是什么毛病？这是爸爸的声音。

我可以向你推荐几位治疗抑郁症的心理医生。医生的声音。

我的手开始刺痛，疼痛如此强烈，仿佛双手不再属于我自己。手术刀掉到了地上。

我想象着小查理在黎明前的黑夜中呼唤着我，而詹姆斯和我却沿着高速公路驶向了远方。我想象着他那双紧紧捏成拳头的小手。

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孑然一身。也还是和以前一样，进退两难。

“对你的辞职我感到很遗憾。”这位年轻人对我说。

我一脸困惑地看着他。他站在门口，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略微有些紧张，看上去不可能超过二十五岁。他穿着一件笔挺的衬衫，白得亮眼，我开始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一个星期没换衣服了，公寓的客厅里堆砌着成堆的外卖餐盒。我甚至不记得自己上一次出门是什么时候。

“我叫乔恩·沃勒。”

罗伯特·沃勒是“人体工厂”的创始人。我想起几年前曾在罗伯特的葬礼上见过眼前这位小伙子。

尽管乔恩现在是公司的老板，也是名义上的首席解剖师，我却很少在工作室里见到他。比起“人体工厂”，他似乎对其他事情更感兴趣。

“谢谢你来看我。”我语气麻木地说，“不过我现在不太舒服。”我只想一个人待着。

“日复一日做这样的工作的确不太可能令人感到舒服。我父亲也许将这项工作称之为艺术，但是用亡者来模拟生者这件事，总有一天会让人尝到苦果。”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艾玛的情形。她是那么瘦小，那么羸弱。她穿着病号服的样子显得那么不真实。“我想把自己饿死。”她在我耳边轻声说道，“如果我还有点力气的话，我会让这一切结束得更快。”

“我们的上一任艺术总监，你的前任，用令我羞愧的方式将生命献给了公司。我不想让悲剧重演。”

我没料到他会说这样的话，于是退到门边，让他进来了。
然后我们开始聊天。我感觉很好。

乔恩每天都会来看我。

我跟他说，有位母亲想要塑化自己新生儿的遗体。

“悲痛的力量很强大。”他说，“足以改变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

他说话的时候我盯着他的手：他的双手合拢，静静地放在膝上，像是一对在沉思的海星，看上去是那么地……善解人意。

“我父亲坚信，在当今世界，人们对于死亡的了解过于模糊。这也是他创办‘人体工厂’的初衷。他想通过强迫人们直面死亡，让人们觉得眼前死去的躯体与一台关闭的机器无异，从而化解对死亡的恐惧。他想让死亡变得滑稽而深刻，不再令人害怕。”

我看到他的手在颤动。他抬起一只手移到胸前停下，在那里做着手势。

“但是对死亡的过度思考只会让生命冻结，就像是塑化本身。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这点。”

我的手不自觉地抬起，如飞翔的鸟儿一般触碰到了他悬停在半空中的手。我们十指相扣，宛如一对舞者，又像是在祷告。

和这十五年来我所雕刻的双手不同，他的手是那么温暖。

一个月后，当他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同居时，我的又一段人生随之开始了。

我拒绝了他。他很富有，本人也是个天才，二十一岁就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业。

“我喜欢你。”我说，“可我连高中都没读完。我只知道怎么将筋膜从肌肉中剥离，怎么将一双手变成塑料。你我属于不同的世界。

我们是没有未来的。”

如果二十年前用了避孕套的话，现在的一切会多么不同。我能拥有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一肚子的悔恨。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差距，是吗？”乔恩问道。

我看着他的眼睛，“也许以后你会想要孩子。”我说道。自从詹姆斯离我而去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告诉别人我的秘密，关于那个被我抛弃的孩子。

“我这人有问题。”我说，“我不知道如何做一位母亲。”

他没有对我灌输什么陈词滥调，只是抱住了我。这个温暖坚实的拥抱里不包含任何期待、任何要求，我这才明白他是多么理解我。有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其实一直在寻求一份谅解，而这份谅解终会到来。

“我不想让你等。”我说，“我得让自己想明白。”我几乎能听到自己体内时钟的嘀嗒声。

“别担心。这正是我一直在研究的方向。”

我一脸疑惑地望着他。

“我父亲对防止衰败——在灵魂逝去后保持肉体永恒这块领域很感兴趣。”乔恩说，“但是我感兴趣的领域比这更好，我想征服衰老和死亡。”

乔恩告诉我，医学领域必将成为工程学的分支。

“我们对关闭了的机器尚且如此着迷，为何不尽可能地延长它的工作寿命呢？”

“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我说，“正因如此，生命才有意义。”

“这只是人们认为自己没有选择余地时自欺欺人的话。诗人们创作作品驳斥人们对永生的追求，只是给无力回天的我们以慰藉罢了。但是从今以后，一切都将不同。”

乔恩告诉我什么是再生医学，如何通过个人细胞培养出新的心脏、肺或肝脏，用来取代衰竭后的对应器官。他还告诉我什么是基因，比如SIRT1；什么是蛋白质，比如GATA转录因子；什么是DNA修复和细胞再生；什么是脱乙酰基酶和能量摄入限制；如何通过注入改良过的病毒来延长端粒、减少细胞减数分裂中出现的错误；如何通过由几百个分子构成的细胞纳米计算机来消除有害的变异。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说着，尽管我并没有全部听懂，但是他的声音让我安心。

“不仅活上几百年是可能的，还能同时保持健康与青春。人们再也无须担心人老珠黄的那天了。”

他是那么热切地相信着自己所说的童话故事，让我不忍反对。

我走在树影斑驳的明亮校园里，看着沐浴在阳光下的女孩儿，骑着自行车的男孩儿，光亮与阴影在长长的柱廊与砂岩墙之间变幻交错。茵茵的绿草，红红的瓦屋顶，这一切都让我心醉神迷。

这里是斯坦福大学。我历经了那么多艰难曲折，终于在三十八岁这年，进入了大学。

可每当想到儿子很可能在我被录取的这年就已经大学毕业了，我就心痛万分。

尽管乔恩鼓励了我数次，我却仍不打算尝试与查理取得联系。我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弃他而去，现在又何来资格闯入他的生活呢？那样的母子相见只对我有好处，看到他过得还不错，我内心的罪恶感便会减轻。这太自私了。

而且，反正我还要弥补大量错过的时光。我的学校生活会很忙碌。

同学们将我看作他们的大姐姐。置身于如此众多的年轻面庞之中，既让我感觉自己饱经沧桑，也让我容光焕发。

每到周末，我会开车去找乔恩，然后同他一道前往实验室，让他把我放进那些仪器。

我躺进轰鸣的金属舱中，昏昏欲睡，与此同时，化学制剂与针管开始它们的工作。这让我觉得自己和那些被塑造的人体没有什么区别。我就像被浸泡在丙酮里，聚合物开始渗进我的细胞。

“结果很不错。”乔恩说，“你现在的身体年龄是三十岁，只要坚持规律的治疗，这种状态完全可以永远保持下去。”

真好。我想着，对自己笑了笑。这样我们甚至还能继续推迟生孩子的计划。我将自己的生命冻结在了此刻，而此刻的我想找回所有错过的时光。还有那么多的事情我想要去体验，要去做。我的人生目标清单越来越长。

毕业那周，我们举行了婚礼。紧接着，我开始攻读艺术史的博士学位。既然我有无穷尽的时间，就一定得好好利用起来。

乔恩着手联系专利律师。现在的“人体工厂”有两条产业链：让亡者成为纪念，让生者永葆青春。不难看出哪条产业链更具潜力。

“准备好当个非常有钱的人吧。”乔恩说。

“沃勒先生，当你知道自己让那些残酷的独裁者延长了寿命后，还能睡安稳觉吗？”一名记者问道。

全世界在转眼间倒戈相向，这让我怒不可遏。如果第一个问题便如此尖锐，整场新闻发布会只会越变越糟。可是乔恩捏了捏我的手。

“难道你真想把‘人体工厂’这样一家私人企业，牵扯进决定政治家寿命的事情中来吗？”乔恩问道，“想想那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视同仁，断不会以政治信条作为标准。”

“除了钱没别的标准！”一名记者大声说道。

“我们的工作需要根据各人的基因组量身打造抗衰老程序。这很昂贵，未来的几十年里也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把价格定得够高，这样才有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降低成本。当然你可以游说国会让这些费用进入医保。”

记者们没完没了，问题无休无止。总会有人在收到礼物后，还质问为什么包装纸不是他们最喜欢的颜色。

解决这个问题不简单。医疗服务从来都不是应有的权利，而是特权。在亲密接触过那么多尸体后，我能一眼判断出眼前死者生前的健康状况和经济状况。无论活着还是死亡，富人皆不同于穷人。人所拥有的金钱与特权并不只体现在表象上，而是名副其实地深入骨髓。

死亡曾经令人人平等，然而如今，富人似乎连死劫也可以逃过。难怪有那么多人会愤怒。

乔恩不背其言，除了睡觉，几乎每时每刻都泡在实验室里，寻找能降低成本的途径，以便人人尽享其成果。

另一方面，我却在自己的艺术道路上止步不前。许多博物馆和收藏家争先恐后地收藏我以前的塑化作品，价格水涨船高，评论家们也对其褒奖有加，可是我却认为这些赞美并非发自内心。说到底，谁愿意去惹一位能赐予你永生的人的妻子呢？

我无法创造出任何自己喜欢的作品。我摆出的尸体姿态看上去像是被强迫的。我雕塑出来的双手死气沉沉。

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了没有束缚、也不令我感到罪恶的爱，这份爱没有成为我的负累，反而扶持着我前进。我本该很幸福，可我只觉得萎靡不振，似乎一切都已停滞，又似乎一切都在前进，但又不知该走向何方。

为了不让自己闲下来，我重返校园。多亏了乔恩，我的脑细胞得以不断自我更新。我永远朝气蓬勃，也永远充满好奇心。我逐一地获

得了历史学、文学、经济学的博士学位，紧接着我又进入医学院，就是为了玩玩。

要学的实在是太多了，作为一个永远在求学的人，我总是站在每一门学科的门槛，却又从未真正跨进去。这难道不是最理想的生活吗？生命中充满了潜力、可能与开始。如果我想学习一种乐器，经过数百年的练习，定能成为名家大师。

乔恩和我还喜欢旅行。每过几个月，我的再生疗程结束，我们就会跑到世界上最偏远的角落里探险。

而当旅程结束时，乔恩总会问我：“准备好了吗？”

我看着他的眼睛，领会到他的话中之意。我感到与他十分亲密，简直不知自己为何会曾经以为我们之间存在鸿沟。

“还没有。”我说，“但应该快了。”可是在我心中早已知晓下次，以及之后每一次的答案。

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当我们已成为不死之身之后，还有什么好急的呢？

我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作品耗费了十多年才完成。

在这件名为《创造亚当》的作品中，主角斜倚着，一如米开朗琪罗画作中亚当的姿势。不过我的版本里没有山川，没有大地，我的这个亚当悬浮在虚空中。

“我有个不好的消息。”乔恩是这样说的。

我的亚当与米开朗琪罗的亚当的另一处不同在于：我的亚当没有脸部，其皮肤从中间向下被剥开，从额头到下巴，都被剥离到脸的两侧，有如蝴蝶的双翅，又像是三联画⁵的侧翼；被剥开的皮肤呈摆动状，卷曲着，好似海蛞蝓起伏的膜状边缘；其下的一束束肌肉纤维如同上帝用来造人的红黏土，透着原始的气息；而他的眼神，是那么坚定、锐利、永恒，且毫无感情。

在“人体工厂”开始面向公众提供永生服务这二十年来，已有一千多人接受了治疗。尽管费用十分昂贵，但是没有人能抵挡得了青春永驻的诱惑。

“我的基因存在缺陷，细胞再生的过程不能防止衰老，反而会导致我的体细胞进入衰老期。”

我的亚当的其他部分同样值得细细体会。走到这尊雕塑的侧面，你会发现其塑化的躯干被纵向切成了细薄的切片，并分离开来，像是一叠靶场里的人形靶子，每一片都间隔着几英寸的距离。这些切片被加工硬化，以求它们能表现出刚洗完的床单被晾在晾衣线上随风飘摆的效果，有点褶皱，有点卷曲。内脏的横切面——肝脏、肠子和肺——像是由一些圆、椭圆以及罗夏测验⁶中抽象的斑点聚集而成，呈红色、粉色、酒红色以及锈铁褐色的爆炸状。

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会将这件作品理解为描述体内宇宙的地图，人体内的世界。

我看着自己的丈夫，他的话让我幡然醒悟。很早以前我就注意到了——只是一直强迫自己不当回事——他的眼睛周围和嘴角出现了皱纹，染了的头发发根开始变白，他的身体也逐渐变得迟钝、干涸、萎缩。很早之前他就赶上了我的年龄，尔后又将我远远甩在身后，而我却一直假装时间无法在我们俩身上留下痕迹。因为害怕，我选择拒绝接受。

“我试过通过干扰来阻止细胞衰老，没想到这却导致我的细胞开始肆意分裂。我患了癌症。”

倘若你受过医学教育，可以站到我丈夫遗体的任意两片切片之间，来观察肿瘤的形状。恶性肿瘤就像洒在宣纸上的墨痕，毛细血管拉扯着这些扩散开来的污渍的边缘，形成了一幅幅分形图案，十分漂亮。

接下来他接受了激进的治疗：个人定制病毒注入、靶向放射疗程，甚至还包括老旧的、野蛮的备选方案：化疗。我眼看着丈夫在自己面前一天天老去。青春之泉的发明者在数月内衰老了几十岁。

继续绕着雕像走，你会再次回到正面。看着我丈夫爆裂开的脸，上面那如烈焰般鲜红的肉，坚定的双眸，鼓胀的血管。你无法猜出他的年纪，无法猜出他的种族，无法猜出他的表情。他已被提炼得只剩下人类的本质。

我们在医院外被一群记者拦住了。“请问您认为这是骄傲自大的报应吗？是不是说明了逃避死神是徒劳无益的呢？”我用身体保护着乔恩，提问的人却将话筒伸到了我面前。乔恩那时已很虚弱，他在一周后去世。

我看着这个提问的记者，她很漂亮，看上去不超过二十五岁，可我却认得她。二十多年前她曾与我一同读过大学。她也是乔恩的病人之一。她的眼里透着恐惧。

我的愤怒与怨恨逐渐冰释。她的问题既是为乔恩而问，也是为了她自己。她不想将来也变成我丈夫那样。

乔恩只有双手还存有表现力。瞧他的右手，像腹中胎儿般蜷曲着；瞧他的左手，伸了出去，仿佛在殷切寻求一位无情的神祇，祂给了人类永生不死的希望，却只是为了再次夺走它。

他去世的第二天，数十年来的第一次，我走进了工作室。我不再等待开始的时机，而是直接开始了。

没有任何助手帮忙，我独自一人完成了这件作品。我费力地将他曾经沉重的身体背到工作台上放下来，这是需要我亲自承受的苦难。

仅仅是摆出手的姿势就用了我一年的时间。许多个日夜我只是坐在工作室里，和他十指相扣，回忆着被我蹉跎掉的与他在一起的时光，想象着已成泡影的与他在一起的未来日子，想象着我们永远无法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

完成《创造亚当》缓解了我的丧夫之痛，却无法将其抹平。但它让我放下了与乔恩的过去，去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你的手真美。”一名男子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说道。

这是位于新斯科舍省边缘的格雷斯贝的一家小酒吧，我坐在窗边，俯瞰着窗外冷灰色的大西洋，脑海中浮现出一百多年前矿工们在地下挖掘海底隧道的场景。我逃到这座几乎被遗弃的旧矿城，只为了躲避《创造亚当》获得的热切关注。我已经七十一岁，而且身怀六甲，我想过平淡的日子。

在乔恩过世之前，我们冷冻了一些他的精子。现在，在我第一个孩子出生半个多世纪之后，我终于准备好了。

可我仍是三十岁的模样，因此才会有眼前这名神情坦率、面色红润的男子想要搭讪。他有着浓密的红色胡须，笑容朴实，嗓音高亢。他看上去差不多五十五了，这也许就是他的真实年龄。他不像是支付得起“人体工厂”项目费用的人。

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它们攥成了拳头，像是一对贴在一起取暖的鸽子，“我只想一个人待着。谢谢你。”

他点点头，然后将椅子移到面朝窗户的方向。他将脚搭在矮矮的窗台上，取出一支烟斗，开始抽烟。

虽然我父亲和詹姆斯都抽烟，但我已经有几十年没闻过烟草的味道了。这是种令人安心、甜蜜的味道，像一段被我遗忘已久的往事。

不过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手。由于长期在冰冷的海水中工作的缘故，他的手结满了茧，指关节粗大、肿胀，与我长期接触到的那些手——那些只和纸张、电子以及符号打交道的手有着天壤之别。

手的姿势看上去很熟悉，就像在沙中休憩的螃蟹的蟹钳。

“你是谁？”我问。但我已经知道了答案。

“我不想联系你。”查理说，“因为我不愿让你认为我想从你这儿索取什么，我只想远远地看着你。”

和儿子在一起的感觉很尴尬，既陌生又熟悉。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世界在他眼中只是一大团没有差别的声和色，他还不能理解阳光下的温暖，不能理解破晓前被遗弃的冰冷。可现在，他却比我还老。

“祖父母跟我说你已经死了。但是在十二岁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了一次旧金山，我和一些朋友想去参观‘人体工厂’的工作室。”

我挖掘着关于那段久远日子的记忆。当时的我并不喜欢带领学生参观这类工作，我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总觉得不自在。

“你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塑化，为什么塑化很重要，它是怎样有助于医学研究和教育的。我在家看过你的照片，所以立刻就认出了你。

“你那时很紧张。你向我们展示一双剥了皮的手，告诉我们肌肉、骨骼和神经在人体中是多么奇妙。你是那么爱你的工作，那么幸福。”

我从不记得自己当时幸福过，可人们往往在失去后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后来，我骗自己说，你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就像一名伟大的科学家或是战士。你为了完成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得不离我而去，在那之后你就会回到我的身边。”

我没有看他。

“可是你一直没有回来。到处都是你的名字和照片。你站在赫赫有名的丈夫身旁。你们是一对神奇的夫妻，赐予了全世界青春和永生，可你却从来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

“我不想侵扰你的生活。”我说，“我不值得你去爱。”

他继续说着，声音却冷了下来，“根本谈不上侵扰，我一直都在等你。”

我不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是否像恨我一样恨他父亲。查得和我再未联系过。说来尴尬，查得曾给我写过一次信，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接受永生疗程。信笺抬头上印着一个看起来颇有分量的律师事务所的名字。我把那封信撕成了碎片。

我想知道，相较于同样抛弃了他的父亲，他对抛弃他的母亲的批判是否太过猛烈了些。但我旋即意识到，这么比较其实很不公平：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但他知道我。他父亲只是个凡人，而我却有无限的生命。

对不起。我想道歉，但是开不了口。有时很难用言语表达内心的感受。

“外祖母过世时，我确信你会回来。”

我的身体开始颤抖。当我的时间停滞后，那么多人纷纷离开了这个世界，可我却一直在等待，等待。

“几年后外祖父也去世了，此时我才觉察到自己是多么愚蠢。你给了我生命，但我并不拥有你。爱不是万有引力，不会永远都在，也不能被精确地计算出来。比起等待，我本该去创造自己的生活。”

你果然是我的孩子。我想对他说，连犯的错都如出一辙。

“我加入了一支在大西洋捕鱼的渔船队。我想用自己的双手去工作，去从事危险的事情，尽可能让永生远离我。我想忘记你，我做到了，我不再自怜自哀。

“可随后我听到你丈夫去世的消息，也读到了关于你如何纪念他的新闻，你深陷在痛苦当中。于是我想：也许到了我去见她的时候了。也许我不再怨恨她了。相比我需要她，她更需要我。”

尽管我努力控制着，但放在膝盖上的手仍止不住地发抖。

“我找到你家，告诉管家我的身份，她打量了我一眼，然后让我来这儿。”

我终于抬起头看着他，真正地看他。在我儿子的脸上，我仿佛看见自己的眼睛在看着自己。

凯西是查理的小妹妹，比他小整整五十六岁。

我抱着她，端详着她的脸，寻觅着乔恩的痕迹。

“她长得真像你。”查理说。

我再次瞧了瞧，发现他说得很对。并没有魔法生效，事情也没有因此发生重大改变，我的心中却突然淌过一股暖流，一股爱意，像一条涓涓不息的细流。

从一个惶恐不安的十六岁小女孩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妪，关于我自己，我已经没什么是想不明白弄不清楚的了。我所需做的，只是承受生活给我的一切，而直到丈夫去世，我才学会这一点。

查理留下来帮我的忙。他和小凯西很合得来。凯西很挑食，但查理吃什么，就总能让她一起吃什么。凯西也不喜欢睡午觉，但只要查理用他那宽大、长满茧的手轻轻抚摸她的背，她就能睡着。他们俩也许是史上最奇特的一对兄妹——不过随着‘人体工厂’继续提供治疗，这种现象会愈发普遍——不知我的女儿将如何看待那个世界。

在她看来，对死亡的征服会显得理所当然，而大部分曾经活着的人类已经永远逝去这件事，对她而言却会是个陌生的概念。

我们也许能永远相伴左右。

“你应该重新去和人约会。”查理说，试着对我露出一个微笑，“我爱你，妈妈。可你真的需要多出去走走。”

儿子的外表比我老许多，他对我提出建议简直显得理所当然。

查理现在基本走不动了，中风已经导致他左半边的身体瘫痪。

他坚定地拒绝了我想提供的再生疗程。我不断地提醒他：治疗开始得越晚，效果可能越差。但他每次都只是摇摇头，笑一笑，然后说：“一辈子对我来说已经够长了。”

凯西握着查理的手，相较他那肤色斑驳、粗糙、长满了老年斑的手，凯西的手如瓷器般精致，完美无瑕。

凯西打出生起就接受了细致全面的抗衰老治疗，但并不会干扰她的生长发育，直到她的身体机能到达顶峰后才会开始冻结。她很幸运，没有遗传到导致乔恩去世的基因。我的女儿以及她这一代人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健康的人类。

“像我们年龄差距这么大的兄妹通常不会很亲密。”查理说。

“可我们有共同的故事。”凯西说着，用手深情地摩挲着查理稀疏的头发，像是一只掠过沙丘杂草丛中的鸽子。

当儿子不再需要我之后，我学着去爱他，正因如此，我对他的爱变得更加纯净，同时也更加不确定，仿佛沙滩上被太阳暴晒得快要裂开的骨架。

我蹲下身亲吻他的额头。他没有散发出将死的气息，看上去很满足。

“死亡的尊严不过是我们编造的谎言，用来化解临死之前的无可奈何。”乔恩曾对我说。可他的话也不全对。他没能活到看见现在这一幕。

查理进入了梦乡，再也没有醒来，我的生活也再次随之戛然而止。

凯西坚持要我听从查理的建议。毕竟，尽管我已经活了近一个世纪，却仍然有着年轻女人的身体。有时，她会拉着我一起出去，我们俩活似一对姐妹。

随着“人体工厂”和对手竞争，疗程价格越来越便宜，像我这样不老的男男女女也越来越多。人们开始探讨，如何让这场“常青革命”造福贫困国家，以及当所有人不再变老、不再死亡时，该如何控制人口的增长。人们甚至开始重谈殖民太空的计划，不再只是说说而已。

尽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我却感到无所适从，与这一切脱了节。全世界在许多领域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变化，却没有一样变化令我动容。我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只是受够了失去，受够了看着我爱的人离我而去。也许尽管有永生治疗，我的心却已经老了。

“这里的饼干没了以前的味道。”我说。这家甜点店的东西香气扑鼻，却不得我意。有时，我很想念用反式脂肪做的食物。

“我知道有个地方能买到旧式甜点。”一个年轻男子在我们的桌旁停下了脚步，我无法避开他直勾勾盯着我的眼神。

凯西称有事要去一下柜台，我看见她在偷笑。

他和凯西差不多年纪。朝气蓬勃，风华正茂。

“我比看上去要老。”我说。

“大家都一样。”他说。他嘴唇上翘的模样融化了我的心，我原本已不再相信自己会有这种感觉了。

大卫不相信生命延续这回事。

“死亡是生命的最美妙之处。”他说，“每一天、每一秒我都提醒自己终会死亡，所以我才会去做令自己害怕、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的事。正因为我记得自己总会老死，那天才会去和你搭话。”

他的手毫无顾忌地在空中快速比画着，丝毫没有停歇。

我开始回想和乔恩一起度过的无数个日日夜夜，然而能回忆起来的却屈指可数。我总以为自己有着无尽的时间，结果却整日碌碌无

为。因为害怕放弃选择的机会，所以我虚度了自己的人生。我就像一只被囚禁在茧里的蚕，塑化了自己的生命。

全世界的人类都获得了永生，却没有变得更快乐。人们不再一起变老，不再一起成长。夫妻们不再相守一生，让两人分开的不再是死亡，而是厌倦。

我最小的女儿莎拉与查理在同一天降生，之间隔了整整一百年。

她将是我最后一个孩子。我已决定停止接受治疗，我想看着莎拉慢慢长大过上自己的生活，我想和她的父亲大卫一起步入暮年，为对方发生的变化而感到欣喜。我将在大限之日到来时死去，即便没有完成所有我想做的，即便没有看尽所有我想看的，即便没有学完所有我想学的，可作为一个女人，我对这一切已经很满足。我的生命将会像一道弧，有始有终。

“别因为我才这样做。”大卫说，“你自己的生活，必须遵从你自己的选择。”

他的意思是，你必须是自由的。

我想起自己那些轻松的旅程和艰难的爱情，自豪的成就和谦卑的悔恨，富丽堂皇的姿态和简单渺小的快乐。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种感觉在我体内震荡，仿佛一只跨过沙滩的螃蟹，朝着汹涌袭来的潮水爬去。

“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我说，“我们并不拥有对方，但是我们愿意相濡以沫。”

凯西试图劝阻我。我们一同坐在门廊上，分享着一盘饼干和一罐柠檬水。那是一个夏日，暴雨初霁，世界显得既古老又年轻。

“没有死亡的生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她说，“你会陷入爱河，又会走出来。每一段感情和婚姻，每一份友谊和偶然的邂逅，都

是一条弧，有始有终，有它的生命，也有它的死亡。如果你寻觅的只是失去，要做的只是等待就好。”

我的女儿很聪明。也许对她而言，她所说的是真理。但她成长的世界与我的截然不同。正如摩西无法进入应许之地一般，我也无法忍受无穷无尽的生命。

促使我选择衰老死亡的并不是爱，而是一股想逃离时间束缚、逃离不断开始新生活的命运的欲望。

“在我那么多段生活里，我已经等待得够久了。”我说，“有些事情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结。”

“那么，有史以来最长寿的女人，第一个有机会永远活下去的女人，同样也会成为第一个放弃这一切的女人。”凯西说着，给了我一个紧紧的拥抱，“我不想要你死。死亡赋予生命意义是一个谎言。”

很难想象她的语气和她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竟那么相像。“即使是谎言，也是我所相信的一个谎言。”

我松开她，然后抬起双手——不出于恳求，也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在解释——搭成了一个弧，我双手指尖几乎触到了一起。

所有的信念在最后关头都需要一次顿悟，一次凭理性的思辨无法获得的顿悟。

但是几十年来第一次，我重新燃起了艺术创作的激情。

这就是我向记者们讲述的故事，他们所要求的有人情味儿的故事。

我最后的作品不是塑化作品。停滞是真正的死亡。

与此相反，在“人体工厂”的协助下，我对自己的衰老进行着全面细致的记录。日复一日，高分辨扫描仪追踪着每一丝老化的迹象，每一个衰竭的器官，每一种丧失的机能。我的记录将是有史以来最完整的人体走向死亡之旅，它很漫长，逐渐揭开了生命背后赤裸裸的真

相。这件作品并不浪漫，也不悦目，有时还让人痛苦，但更多的是让人厌倦。可这就是我的生活，它是真实的。

终有一天，我孩子的孩子会难以理解这种不同的、短暂的、被生与死括在中间的生命存在形式。也许我的这份记录，能如各种形式的艺术一样，为观众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

记者们离开后，我加入到大卫和孩子们当中——莎拉的孩子和凯西的孙子孙女——来到了沙滩上。我牵着大卫的手，我们布满皱纹的皮肤又凉又暖。这是个美丽的午后，很适合用来争相捡拾漂亮的贝壳，用脚印在沙滩上作画。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在我耳边回荡，淹没了永恒的大海所发出的怒吼。

[1](#) 意大利古城，毁于火山大爆发。

[2](#) 耶鲁大学所在地，美国东部重要海港。

[3](#) 1英寸等于2.54厘米。

[4](#) 荷兰艺术家埃舍尔的代表作。

[5](#) 画作的一种类型，多联画的一种，分为三个部分。

[6](#) 又称墨迹图测验，在人格测验中被广泛应用。

状态转换

State Change

胡绍晏 译

2004年首次收录于《复调文集·第四期》（Polyphony 4）

我觉得你应该来一次状态转换。

里娜每天睡前都要检查冰箱。

厨房里有两台冰箱，分别连接两条独立的电气线路，其中一台的门上装有精巧的出冰口。客厅里也有一台冰箱，上面搁着电视机，卧室里那台则兼具床头柜的功能。走廊里还放着一台小小的方形冰箱，就像是大学宿舍用的那种。卫生间的水槽底下有个冷藏箱，里娜每晚都要补充新鲜冰块。

里娜打开每台冰箱查看。大多数时候，大部分冰箱里都是空的。里娜并不在意，她没打算填满它们。她之所以仔细查看，是因为这件事关乎生死，关乎她灵魂的存续。

她最在意的是冰冻室。她喜欢打开门，等上几秒，让凝结的冷雾消散，感受手指、胸口和脸上传来的凉意。等到冰箱电机启动时，她便关上门。

当她检查完所有冰箱，公寓里充满了低沉的电机轰鸣声，犹如一曲自信的合唱，这对里娜来说，意味着安全。

卧室里，里娜躺上床，盖好被子。她在墙上挂了些冰川和冰山的照片，她看着它们，就像是看着多年老友。床头的冰箱上放了个相框，里面是她大学时代的室友艾米。这些年来，她们失去了联络，但里娜还是留着她的相片。

里娜打开床边的冰箱，凝视着盛有她那块冰的玻璃盘子。她每次看时，都觉得冰块变小了。

里娜关好冰箱门，拿起搁在冰箱上面的一本书。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¹：一幅由朋友、仇敌与爱人的书信描绘出的肖像》

纽约，1921年1月23日

最亲爱的薇芙，

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到文森特的旅馆去见她。她告诉我，她已不再爱我。我哭了。她很生气，说假如我无法自控，还不如马上离开。我请求她为我泡点儿茶。

是因为那个她正在约会的男孩。我早就知道。但听她亲口说出来，感觉尤其糟糕。真是冷酷无情。

她吸了两支烟，然后把烟盒递给我。我受不了那苦味，因此只吸了一支。事后，她给我唇膏，让我补一下唇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仿佛我们仍一起住在瓦萨学院的宿舍里。

“为我写一首诗吧。”我说道。至少这是她欠我的。

她似乎想要争辩，但又忍了下来。她取出蜡烛，装进我为她制作的烛台里，同时点燃两端²。当她像这样点亮自己的灵魂时，才是她最美丽的时刻。她容光焕发，苍白的皮肤就像透光的宣纸灯笼，仿佛即将化作一团火焰。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好像要把墙壁拆了似的。为了避免打扰她，我在床上抱起双腿，把她的红披肩裹到身上。

她在桌边坐下，开始写诗。她一写完，立刻就吹熄了蜡烛，不愿浪费一丝一毫。蜡烛炙热的气息再次让我眼睛里充满泪水。她自己誊抄了一份，然后把原稿递给我。

“我的确有爱过你，伊莲。”她说道，“现在，乖乖地离开吧，让我一个人待着。”

她的诗是这样开头的：

我的唇曾经亲吻过谁的唇，在何处，为何故

我早已忘记，是谁的手臂

枕在我的脑下直至清晨，但今夜的雨声中

满是幽灵，隔着玻璃窗敲打、叹息

聆听回应——

薇芙，那一瞬间，我想要夺过她的蜡烛，一折为二，扔进火炉，让她的灵魂融化消失。我要她在我脚下翻滚挣扎，乞求我让她活下

去。

但我只是将诗稿丢到她脸上，然后离开了。

我整天在纽约的街头游荡，无法将她那残酷的美丽逐出脑中。我希望自己的灵魂更加坚实厚重，能够依靠自身的重量沉淀下来。我希望自己的灵魂不是口袋里那根丑陋的鹅毛，轻飘飘地围绕着她火焰随风飞舞。我感觉自己像一只飞蛾。

伊莲

里娜把书放下。

她心想，能够点亮灵魂，随心所欲地吸引男女众生，才华横溢，不惧后果，倘若拥有这样的生活，她有什么不能放弃的呢？

米莱选择将蜡烛两端都点燃，活得璀璨光亮。当那蜡烛燃尽后，她在疾病与药瘾中英年早逝。然而在生命中的每一天，她都可以选择：今天我要活得灿烂吗？

里娜想到自己的冰块，它被孤零零地困在黑暗阴冷的冰箱里。冷静，她心想，别多想。这就是你的生活，了无生气。

里娜关掉灯。

当里娜的灵魂最终现形时，负责照看分娩的护士差点没注意到。不锈钢托盘里忽然出现一块冰，就像鸡尾酒会上人们放在玻璃杯里摇得叮当作响的那种。冰块周围已经有一摊水，边缘的轮廓变得越来越圆滑。

他们赶紧搬来一台紧急制冷机，把冰块放进去。

“我很遗憾。”医生对里娜的母亲说，而她正看着女儿平静的面孔。无论再怎么小心，他们能让冰块保持多久不化呢？不是把它放进冰箱就可以不管了。灵魂必须离躯体很近，否则躯体就会死亡。

屋里没人说话。婴儿周围的气氛十分尴尬，一片沉默寂静，言语仿佛冻结在人们的喉咙里。

里娜在城区的一栋大楼里工作，挨着停靠许多游艇的码头。她从没登上过那些游艇。大楼每一层楼边缘都有几间带窗户的办公室，其中一间俯瞰着港湾的房间比其他房间更大，装潢也更精致。

楼层中间是许多小隔间，其中一间属于里娜。她的旁边有两台打印机。它们的嗡嗡声跟冰箱有点相似。许多人从她身边经过，去取打印的文件。有时候，他们会停下来，想要跟坐在旁边的这个女孩打个招呼。里娜肤色苍白，淡金色头发，肩膀上总是披着一件毛衣，安安静静地坐在桌边。没人知道她眼睛的颜色，因为她从不抬头。

然而她周围有一股凉意，仿佛脆弱而不愿被打破的沉默。尽管大家每天都看到里娜，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她的名字，一段时间过后，再要问就有点太尴尬了。于是，在办公室此起彼伏的日常聊天中，人们都不再理会她。

里娜桌子底下有个小冰箱，是公司专门为她安装的。每天早晨，里娜冲进自己的小隔间，打开隔热午餐袋，从塞满冰块的隔热杯里小心翼翼地抽出一个三明治袋子，里面装有那块特殊的冰。然后她将冰块放进冰箱，长出一口气，坐到椅子上，等待心跳平复。

在背对着港湾的办公室里，人们的工作是回答面对着港湾的办公室里的人提出的问题，他们得通过电脑找出答案，而里娜的任务是把答案用合适的字体排到合适的位置，再用合适的纸张打印出来，然后送去面对着港湾的办公室。有时候，小办公室里的人太过忙碌，就把答案录到磁带上，让里娜输入电脑。

里娜总是在小隔间里吃午餐。虽然离开灵魂一小段时间也不至于生病，但里娜喜欢尽量靠近冰箱。有时候，她需要把某个信封送到另

一层办公室。离开座位后，她会想到突然停电的状况。因此她在走廊间匆忙穿行，直到喘着气回到冰箱旁的安全地带。

里娜尽量不去想生活对她的不公。要是出生在冰箱发明之前，她根本活不下来。她不想显得不知感恩，但有时候那并不容易。

下班后，她不跟其他姑娘一起去跳舞，也不去约会。她晚上就待在家读各种人物传记，沉浸在别人的生活里。

《回忆录：与T. S. 艾略特³的晨间漫步》

在1958年至1963年间，艾略特是修订《公祷书·诗篇》的编委会成员。他当时已相当虚弱，完全不再碰他的那罐咖啡。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编委会修订《诗篇第二十三》的时候。四个世纪前，当科弗代尔主教把它从希伯来语翻译成英语时，他的译文相当随性。编委会一致认为，诗篇的中心隐喻应该译为“深黯的峡谷”。

在那次会议上，艾略特数月来第一次泡了杯他的咖啡，其浓郁深沉的香味令我难忘。

艾略特啜一口咖啡，然后用朗诵《荒原》时的迷人嗓音念出那句渗入每个英国人血管的经典译文版本：“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⁴。”

投票结果，大家一致同意保留科弗代尔的版本，尽管它有点修饰过度。

在我看来，艾略特对传统、对圣公会的热忱，以及他的灵魂与英语的紧密融合，总是会令人感到惊讶。

我相信，这是艾略特最后一次品尝他的灵魂。从此以后，我常常希望能再次闻到那香味：苦涩、焦灼、克制。这不仅是一个真正英国人的灵魂，也是一个天才诗人的灵魂。

里娜心想，用咖啡匙配量灵魂⁵，有时候一定很可怕。也许这就是艾略特缺乏幽默感的原因。

但咖啡罐里的灵魂也有其可爱之处。它能使周围的气氛更活跃，让每个听到他嗓音的人敏锐清醒，更乐意接受他那神秘繁复、难以理解的诗句。艾略特的灵魂散发出的气味给他的每个字都带来一种意义深远的张力，就像喝下浓郁刺鼻的饮料。没有它，艾略特写不出《四个四重奏》，世人也无法理解这部作品。

我很想让美人鱼为我唱歌⁶，里娜心想，这就是艾略特喝下灵魂咖啡之后梦到的吗？

那天晚上，她没有梦到美人鱼，而是梦到了冰川。那连绵无尽的冰，需要上百年才能融化。尽管视野里没有活物，里娜却在睡梦中露出微笑。这就是她的生活。

那新人第一天来上班，里娜就知道他不会在那间办公室里待太久。

他的衬衫是几年前的款式，早上也没刻意擦亮皮鞋。他身材不高，下巴也不是那么棱角分明。从里娜的隔间顺着过道直走，就是他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很小，只有一扇朝向隔壁大楼的窗户，门外的名牌上写着“吉米·凯斯诺”。从种种迹象来看，这又是一个每天在大楼里穿梭的普通年轻人，默默无闻，充满野心，也充满失望。

但吉米是里娜见过最轻松自在的人。无论身处何地，他都能很自然地融入进去。他说话不太大声，语速也不太快，但人们都愿意与他交谈，接纳他。只需寥寥数语，他就能让别人笑出声来，并且感觉自己也多了几分风趣。他对人们报以微笑，让大家心情愉快，感觉自己也更英俊、更美丽了。他整个上午在办公室进进出出，看上去很忙碌，但又能偶尔停下来轻松地聊两句。当他从一间办公室走出来，里面的人会继续让门敞开着，不愿关上。

里娜发现隔壁隔间的女孩一听到吉米的声音从走廊上传来，就开始拾掇打扮。

她甚至很难记起吉米来之前办公室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里娜知道，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不会在这种只有一扇窗户朝向后巷的小办公室里待太久。他们总是会搬进面朝港湾的办公室，或者搬到楼上去。里娜想象他的灵魂或许是一把银匙，天生耀眼可人。

《圣女贞德的审判》

“夜晚，士兵们与贞德一起席地而睡。当贞德卸下盔甲，我们会看到她美丽的胸脯。然而她从没唤起过我的肉欲。

“假如士兵们在贞德面前污言秽语地咒骂，或者谈论肉体的愉悦，她会生气。她总是挥剑驱赶追随士兵的女人，除非士兵发誓跟那女人结婚。

“贞德的纯洁来自她的灵魂，那是一截山毛榉树枝，无论是骑马上战场，还是夜里睡觉，她都带在身边。在距离她家乡杜蕾米村不远的一处水泉边，有一株被称作‘淑女树’的老山毛榉。她的灵魂就是来自这棵树，因为那些了解贞德童年的人发誓说，那截树枝散发出的气味跟‘淑女树’旁边的泉水一模一样。

“凡是带着邪念接近贞德身边的人都会立刻受到她灵魂的影响，掐灭邪恶之火。我发誓实话实说，虽然她有时跟其他士兵一样赤身裸体，却能始终保持贞洁。”

“嘿，”吉米说，“你叫什么名字？”

“贞德。”里娜说。她一阵脸红，把书放下，“我是说，里娜。”她没有看他，而是低头看着桌上吃剩一半的沙拉。她不知道自己嘴角是否有残留的食物。她想用纸巾擦一擦嘴，但又觉得那会引起太多注意。

“要知道，我一上午都在办公室里打听，没人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虽然里娜知道这是事实，仍不免有点难过，仿佛是自己让他失望了似的。她耸耸肩。

“但现在我知道一件别人不知道的事，”吉米的语气就好像她告诉了他一个了不得的秘密。

他们终于调低了空调功率吗？里娜心想，感觉不像平时那么冷。她考虑是否要脱掉毛衣。

“嘿，吉米，”隔壁的女孩招呼道，“过来一下，我给你看上次说的图片。”

“回头见。”吉米微笑着对她说。她知道他在微笑，因为她抬头看着他的脸。她意识到，他也许还挺帅的。

《罗马传奇人物集》

西塞罗伴随着一颗鹅卵石出生，因此没人指望他能成什么大事。

西塞罗把那颗石头含在嘴里练习演讲。有时候，他差点被噎住。他学会了使用简单的词汇和直接的句式，他也学会了让语声穿透嘴里的石头，即使舌头不听使唤，也能清晰地发音。

他成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

“你看了很多书。”吉米说。

里娜点点头，对他露出微笑。

“我从没见过有谁的眼睛是像你这样的蓝色，”吉米直视着她的双眼说道，“很像大海，但又隔着一层冰。”他的语气很随意，就像谈论一次度假的经历，或者一部看过的电影。所以里娜知道，他此刻是真诚的。她感觉仿佛自己又告诉了他一个秘密，一个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的秘密。

他俩都没再说话。这种情形通常会很尴尬，但吉米只是倚在隔间的墙上，带着赞赏的表情观察里娜桌上的那堆书。他进入一种安静而放松的状态。于是，里娜满足于让沉默持续下去。

“哦，卡图卢斯⁷。”吉米说道。他拿起一本书，“你最喜欢哪一首诗？”

里娜细细思索，如果说是《生活吧，我的蕾丝比亚，爱吧》显得太冒昧，说是《你问我多少个吻》又显得过于忸怩。

她很困扰，不知该如何回答。

他没有催促，只是等着。

她无法决断。她想要开口说点什么，却什么都讲不出。她的喉咙里有一块石头，一块冰冷的石头。她对自己很恼火。他一定觉得她像个白痴。

“抱歉，”吉米说，“史蒂夫刚跟我招手，让我去他办公室。咱们回头再聊。”

艾米是里娜大学时的室友。她是里娜唯一怜悯的人。艾米的灵魂是一包香烟。

但艾米的表现不像是喜欢被怜悯。里娜遇见她时，艾米的烟只剩下小半包了。

“其余的烟呢？”里娜惊恐地问道。她难以想象。她自己不会如此轻率地对待生命。

艾米要里娜晚上跟她一起去跳舞喝酒，找男生玩。里娜一律拒绝。

“就当是为了我。”艾米说，“你替我感到难过，对吗？那好，我要你跟我一起去，就这一回。”

艾米带着里娜来到酒吧。一路上，里娜一直抱着保温杯。艾米从里娜手里抢过保温杯，把她的冰块丢进玻璃杯，让酒保放到冰箱里冻

起来。

有男生过来搭讪，里娜不予理睬。她很害怕，视线也不愿离开冰箱。

“就装得开心一点，行吗？”艾米说。

下一个男生过来时，艾米抽出一支她的烟。

“看到没？”她对那男生说，吧台后面的霓虹灯映得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我要开始抽烟了。如果你能在我抽完这支烟之前让我朋友笑出声来，我今晚就跟你回家。”

“你们俩一起跟我回家怎么样？”

“没问题，”艾米说，“有什么不可以的？但你最好赶快行动。”她点火，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仰起头朝着空中喷吐烟雾。

“这就是我的生活，”艾米低声对里娜说，她的目光涣散而狂野，“一切生命都是实验。”烟从她的鼻孔里冒出来，呛得里娜一阵咳嗽。

里娜凝视着艾米，然后转身面对刚才的男生。她感觉有点晕眩。他脸上长着一个歪鼻子，显得既滑稽又可悲。

艾米的灵魂很有感染力。

“我嫉妒你，”第二天早晨，艾米对里娜说，“你的笑声很性感。”里娜闻言微微一笑。

她从男生的冰箱里找出那个放冰块玻璃杯，然后带回家去。

尽管如此，这是里娜最后一次答应跟艾米一起出去。

大学毕业后，她俩失去了联络。每当里娜想起艾米，都希望她的那包烟能够神奇地自动重新填满。

里娜一直留意着旁边打印机里出来的纸。她知道吉米很快就会搬到楼上的办公室去。她时间不多了。

她周末跑去购物，精挑细选。冰蓝是属于她的颜色。她又做了美甲，以搭配眼睛的色调。

里娜决定在周三采取行动。人们往往在一周的开始和结束聊天比较多，要么讲刚刚过去的周末干了什么，要么讲接下来的周末有何打算，而周三就没太多可说的。

里娜带来了她的玻璃杯，一方面是求好运，另一方面也因为玻璃比较容易变冷。

她在午餐后展开行动。下午仍有许多工作，因此闲聊往往会在此刻平息下来。

她打开冰箱门，取出冰冻的玻璃杯和装着那块冰的三明治袋。她把冰块从袋子里拿出来，放进玻璃杯。杯子外围立刻凝结了一层水汽。

她脱掉毛衣，手握杯子，开始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

她走到人群聚集之处——走廊里，打印机旁，咖啡机附近，等等。随着她的接近，人们突然感到空气里有一股寒意，于是交谈停歇下来。俏皮话突然变得呆板无趣，争论也都瞬间平息。突然间，每个人都想起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于是找个借口抽身离开。其他办公室的门随着她的经过，也纷纷关上。

她来来回回地走，直到过道里安静下来，只剩吉米办公室的门还开着。

她低头看那杯子。杯底有一小摊水。用不了多久，冰块就会漂浮起来。

如果抓紧时间的话还来得及。

亲吻我吧，趁我消失之前。

她把玻璃杯放在吉米办公室门外。我不是圣女贞德。

她走进吉米的办公室，带上门。

“你好。”她说道。此刻与他独处，她反而不知该怎么办。

“嘿，”他说道，“今天真安静，是怎么回事？”

“Si tecum attuleris bonam atque magnam cenam, non sine candida puella.”她说道，“假如你携带许多美食，还有一位漂亮姑娘。就是这一首，我最喜欢的诗。”

她感觉有点害羞，但心里暖暖的。她的舌头上毫无压力，喉咙里也没有石子。她的灵魂仍在门外，但她并不焦虑，也没有在心中倒计时。装着她生命的玻璃杯仿佛是在另一个时空。

“Et uino et sale et omnibus cachinnis.”他替她补完诗句，“还有酒与盐与无尽欢笑。”

她看到他桌上有个盐瓶。盐能令寡淡的食物变得美味。盐就像聊天时的机智和打趣。盐能让普通变得非凡。盐能让简单变得美丽。盐是他的灵魂。

不过盐也会让水更难结冰。

她笑出声来。

她解开衣扣。他站起身想要阻止。她摇摇头朝着他微笑。

我没有可以点燃两端的蜡烛，我无法用咖啡匙配量生命。我也没有平抑欲望的泉水，因为我将那块了无生气的冰留在了门外。我只有自己的生命。

“一切生命都是实验。”她说道。

她抖落衬衫，脱下裙子。于是，他看到了她周末购物的成果。

冰蓝是属于她的颜色。

她记得自己的笑声，也记得他的笑声。她努力记住每一次触摸，每一次急促的呼吸。而她想要忘记的是时间。

门外的人声逐渐响起，又逐渐平息。他们仍留在办公室里。

我的唇曾经亲吻过谁的唇，她心中默念。然后她意识到，办公室外又完全安静下来。屋里的阳光泛出红色的光晕。

她站起身，离开他的怀抱，穿回衬衫，拉上裙子。她打开办公室的门，拿起玻璃杯。

她看着杯子，拼命想要寻找一点点冰，哪怕是一粒细小的冰晶也行。她要把它冷冻起来，依靠今天的记忆维持剩余的生命，因为今天是她唯一鲜活的一天。

然而玻璃杯里只有水，纯净透明的水。

她等着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等着自己的肺停止呼吸。她回到他的办公室，准备看着他的眼睛死去。

盐水恐怕很难冻结。

她感觉温暖，心动，坦然。一股细流涌入她心中最冰冷、最平静也最空洞的角落，她的耳中充满波涛的咆哮。她觉得有太多话要跟他讲，恐怕再也没时间看书了。

里娜，

我希望你过得不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可以想见，你头脑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还剩多少支烟。好吧，好消息是，我戒烟了。坏消息是，最后一支烟在六个月前抽完了。

但是你看，我还活着。

灵魂是很微妙的东西，里娜，我原以为自己已经全都弄明白了。我以为这一生注定鲁莽草率，每一刻都像在赌博。我以为自己天生就该如此。只有当点燃灵魂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活力，只有在火焰与灰烬触及手指之前，才敢于期待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在那段时间里，我总是能保持警醒，对耳中的每一个响动和眼中的每一丝色彩都十分敏感。我的生命仿佛一台逐渐损耗的时钟。每次抽烟之间的时段，就像是正式表演前的彩排，而我总共被安排出演二十场戏码。

当剩下最后一支烟时，我很恐惧。我原本打算在临死前制造一番轰动，然而到了需要抽这最后一支烟时，我失去了勇气。当你意识

到，等吸完最后一口你就会死，你的手便突然开始颤抖，无法握住火柴，也无法点燃打火机。

我在一次沙滩聚会中喝醉了，不省人事。有人烟瘾发作，在我的包里翻找，发现了那最后一支烟。等我醒来时，空盒子就躺在我身边的沙地里，一只小螃蟹爬进去，把它当作了家。

就像我说的，我并没有死。

我一辈子都以为自己的灵魂是香烟，从没想过那盒子，从没留意过那安静的纸壳和其中的封闭空间。

空盒子可以给迷路的蜘蛛当居所，你可以把它带出门。空盒子也可以放零钱，放脱落的纽扣，放针线。如果要放口红，眼线笔和腮红的话也勉强合用。它可以放任何东西。

这就是我的感受：开放、恣意、随遇而安。是的，生命真的就是一个实验。我接下来能做什么呢？什么都可以。

但在明白这一点之前，我得抽完那盒烟。

在我身上发生的是一种状态转换。我的灵魂从一盒烟变成烟盒子，我成长了。

我给你写信，是因为你让我想起我自己。你以为了解自己的灵魂，你以为知道该如何过一辈子。那时候，我觉得你的想法是错的，但我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现在我知道了。我觉得你应该来一次状态转换。

你永远的朋友，艾米

[1](#)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 1892—1950），诗人、剧作家，第一位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女性。

[2](#) 源自文森特的诗歌。“My candle burns at both ends; It will not last the night; But ah, my foes, and oh, my friends

—It gives a lovely light。”

[3](#) 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诗歌现代派运动领袖，代表作品有《荒原》《四个四重奏》等。

[4](#) 原文为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I shall fear no evil。”

[5](#) 意象源自 T.S. 艾略特的诗歌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原文为 “I have measured out my life with coffee spoons”。

[6](#) 来源同上，原文为 “I have heard the mermaids singing, each to each. I do not think that they will sing to me”。

[7](#) 盖尤斯·瓦雷里乌斯·卡图卢斯（Gaius Valerius Catullus, 约公元前87—公元前54），古罗马诗人，世界诗歌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抒情诗人，对后世诗人包括威廉·莎士比亚等产生过重要影响。

第14课：关于事件消隐装置及其实际应用的思考

Lecture 14: Concerning the Event Cloaking Devic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ereof

胡绍晏 译

2014年首次发表于《宇宙》（Cosmos）杂志

我们并不孤单，我们缺乏保护；
也许我们已经被劫离宁静的时间之河。

不要记忆，不要写笔记，不要充当转录机，不要手指在键盘上飞舞，试图记下我的每句话。在这课堂上，也不要使用录音设备，就当是帮我个忙。

注意听。

注意看。

时间消隐的原理很简单。取一光源，标记为A，再取光源照亮的目标物体B（这只钟），然后将观察者标记为C（也就是你）。在A和B之间建立两条光路，较短的一条为AB，较长的一条为AB'。同样的方法，在B和C之间也建立一长一短两条光路，分别为BC和BC'。

如何建立光路并不重要。你可以把光反射到猎户座“肩部”的恒星，也可以像我一样，把光导入一个装满镜子的迷宫盒。光就像流水，所经之处不留任何气味，也不做任何裁断。你的迷宫越复杂，它就在里面逗留越久。

一开始，我让光经过较短的AB和较长的BC'。注意看那只钟。不要暗自抱怨，以为我在浪费你的时间；不要眨眼，以为如果错过了什么还可以问旁边的人。

现在，我拨一下这个开关，让光转向较长的AB'。

你观察不到任何变化。钟的指针依然在一格格往前走，就像天上的星辰不断旋转，似乎无事发生。你看到的是经过延迟的画面，光从较长的BC'中渗出，就像沙漏里一颗颗掉落的沙粒。

现在，光差不多走完了。我拨一下另一个开关，让较长的AB'中出来的光进入较短的BC。

注意观察，钟的指针从5分钟的位置跳到了10分钟。而光经过光路BC'与BC的时间差，和经过光路AB'与AB的时间差是一致的，并且在这段时间差值内，没有光照射到钟上。它就像凭空消失了，无法被观察到，也不受因果律支配。我把空间转换成时间，在“闵可夫斯基时

空”¹中光锥的平滑表面撕开了一个缺口，然后又把撕裂的边界缝合起来。

我在那道缺口中隐藏了什么？

你们可以随意想象，黑暗中的秘密，风流的韵事，某种无眼的生物在水下洞窟内蠕动，又或者是夏夜的窃窃私语，汗湿的手十指紧扣，如同午夜时分至凌晨三点的梦境一般模糊不定。

你看到我无辜地摊开双手，困惑而又无伤大雅地耸耸肩。我克制地清一清嗓子，表示没什么不妥。

事发时，我在茂纳凯亚火山天文台，那里有一对口径十米的天文望远镜。它们就像凝视着天空的眼睛，高高地架在从海平面拔地而起的山峰顶端。LK-409A是一颗不起眼的普通恒星，前一刻仍像往常一样发光。但转眼间，它的光谱和相位却发生变化，仿佛成了一颗新恒星，虽然仍在原本的位置，但又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检查电脑系统，寻找侵入者的迹象，就像在数字的水流里用致密的渔网进行筛滤，一个个网孔中闪烁着游离的比特。我们花了好几天仔细检查那组镜片，记下每个细微的缺陷，模拟每个光子穿过一层层抛光的玻璃，并考虑光行差和尘埃的影响。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外围包裹着一圈薄薄的大气，仿佛冬日的呼吸，因此也要考虑光线穿过大气时产生的轻微闪烁所带来的偏差。

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没有误差，没有令人宽慰的解释，只有一个突兀的断层。我们无法破译其中的含义。它就像是重新缝合的断裂面，参差不齐，时空之肤在前后拉扯之下绷紧。

这个缝隙里隐藏着什么？谁会想要把它遮盖起来？谁会轻声低语：群星啊，藏起你的火焰？

我想象天空逐渐变暗，世界被圆环围绕，镜子悬浮在太空，仿佛假冒的恒星；我想象炽热的岩石从天而降，瞄准大地上的诸多目标，每一块岩石都如同注脚：征服，灭绝，金字塔的尖顶，欺瞒之网。

我思索着一切太过熟悉的事物，也思索着一切闻所未闻、难以置信的事物。帝国的崛起，森林中一棵树的倒下，地平线上第一张古怪的帆，躲避审视往昔的目光；还有那些不被我们当作生命体的生命体，那些不把我们看作智慧生物的智慧生物。

飞船往来，沿着由重力划定的悠长弧线航行，一明一灭，仿佛闪烁的萤火虫。文明渐盛，犹如珍珠隐藏在动荡幽暗的海洋中。

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仿佛被不断飘落的雪花抹去的一串足迹。历史成为一片空白。

死亡，即结局，时间被凝固在不再上浮的气泡里。那叫作删除，而不是遗忘，就好像从未存在过。

当两个有瑕疵的物种在一片黑暗森林中战战兢兢地摸索，互相揣度对方的心理时，每一个声响都能引起恐慌。

假如你提出疑问，只会遭到否认。有人秘密地计算LK-409A与地球的距离，因为他们想知道，假如我们是下一个目标，还剩多少时间。但他们会不动声色地否认，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无能为力。

我们并不孤单，我们缺乏保护；也许我们已经被劫离宁静的时间之河。

我选择在时间的裂隙间告诉你这件事。在这短暂的片刻间，光线需要穿过一圈圈紧密盘绕的纤维，穿过一座迷宫，穿过一整个微型星系。

你的脸上映出淡淡的光，时间仿佛停止。我心中升起一股柔情，犹如儿童沿着古藤向上攀爬。这一观测结果并无真假可言。此时此地，我们依然活着。

作者的话：

更多有关文中“时间消隐”部分的内容，可参见米格尔·A. 莱尔马的论文：[A Mirror Based Event Cloaking Device](#)，2013年8月12

日，（<http://arxiv.org/abs/1308.2606>）。

¹ “闵可夫斯基时空”亦称“四维空间”，是由一个时间维和三个空间维组成的时空，它最早由俄裔德国数学家闵可夫斯基（H. Minkowski, 1864—1909）表述。

物 哀

Mono no aware

董 申 译

2012年首次发表于科幻短篇集《日本未来时》（The Future is Japanese）

物哀，我的孩子，是人和宇宙的共鸣。

这个世界的形状就像日文汉字中的“傘”字，只不过和我糟糕的书法一样，每个部首的比例都失调了。



如果父亲看到我的书法还是如此稚嫩，一定会觉得很丢脸。确实，很多汉字我已经不会写了，我在日本的学业只到八岁就戛然而止。

好在，作为展示形状的草图，这个画出来的汉字还算凑合。

上面的顶盖是太阳帆，不过即使这个汉字写得再变形，也不足以展示帆的巨大。太阳帆只有宣纸的百分之一厚，但整个帆面旋转着在宇宙中伸展出一千公里，就像一面兜满了太阳风的巨型风筝，说它遮天蔽日也不夸张。

帆面之下悬着一条一百公里长的长缆，由碳纳米管组成，轻盈而柔韧。长缆的另一端是“希望号”的心脏，居住舱，在这个五百米高的圆柱体中，承载着整个世界的一千零二十一位居民。

来自太阳的光线推动着太阳帆，送我们沿着越来越舒展的螺旋轨道不断加速，远离太阳而去。加速度把我们钉在甲板上，就像地球上的重力一样。

我们的航道指向一颗叫作“室女座61”的恒星，现在还看不见它，因为它被太阳帆挡住了。“希望号”将在大约三百年后到达那里，大概差不多吧。如果走运的话，我的重重重孙子——我曾经算过需要多少个“重”，但我不记得了——能看到那一天。

居住舱里没有窗户，平时看不到星河流过。这里的多数居民也并不在乎，他们早已经看厌了星星。我却喜欢通过安装在飞船底部的摄像头向外看，凝视着逐渐远离的太阳，它洋溢着微微发红的光芒，就像我们的过去。

“大翔。”爸爸摇醒了我，“收拾你的行李吧，我们该走了。”

我的小行李箱早已经准备好了，只要把围棋再放进去就行。围棋是爸爸在我五岁那年送给我的，和他下棋是我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光。

爸妈带我出门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所有的邻居都拿着行李站在屋外，在夏天的晨星下，我们礼貌地寒暄着。我像往常一样抬头去找锤星，很容易就找到了。从我记事开始，这颗小行星就是夜空中亮度仅次于月亮的东西，而且，每年它都会变得更亮。

一辆装着大喇叭的卡车沿着马路缓缓驶来。

“注意，久留米市的居民们！请大家保持秩序，前往公交车站，那里会有足够的大巴开往火车站，大家可以搭乘火车前往鹿儿岛市。不要自驾车，请把道路留给疏散大巴和官方车辆！”

每个家庭都沿着人行道缓缓步行。

“前田太太，”爸爸对邻居说，“让我来帮你拿行李好吗？”

“太谢谢您了。”老妇人答道。

走了十分钟，前田太太停了下来，斜靠在街灯边上。

“我们就快到啦，婆婆。”我说。她点点头，喘得说不出话来。我试着给她鼓劲，“你想不想去鹿儿岛看你的孙子啊？我也很想念小路呢。到时候你可以和他坐在一起，在宇宙飞船上休息，听说每个人都会有座位！”

妈妈给了我一个赞许的微笑。

“我们生在这里真是一种幸运。”爸爸说。他指向排队走向公车站的人流，指向穿着干净衬衣和皮鞋的年轻人、扶着年迈父母的中年

妇女。干净而空旷的街道非常安静——尽管人很多，但没有人用超过耳语的声音说话。所有人都紧紧联结在一起，空气中似乎满是微光闪烁的连线——家人、邻居、朋友、同事——透明而强韧的丝线。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世界其他地方的景象：趁火打劫的人们尖叫着，马路上有人狂舞，士兵和警察向着天空甚至人群开枪，建筑物烈火熊熊，死人堆摇摇欲坠，将军冲着疯狂的人群大吼着发誓要报自古以来的国耻家仇，哪怕整个世界都到了末日。

“大翔，我要你记住这一切。”爸爸说，他看着周围，情绪很激动，“这是我们在灾难面前，作为一个整体所展现的力量。你要明白，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单独的个体，而要从牵绊着每个人的关系网中来定义。跳出自私的需求，才能让所有人和谐共存。个体的力量很渺小，但如果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大和民族就是不可战胜的。”

“清水先生，”八岁的小男孩博比说，“我不喜欢这个游戏。”

学校设在圆柱形居住舱的正中间，这里对宇宙射线的阻挡效果最好。教室的前面挂着一面巨大的美国星条旗，孩子们每天早晨都会对着它宣誓。星条旗两侧有两排小国旗，代表“希望号”上其他幸存者的国家。左边那排的最下面是一个孩子画的太阳旗，白纸已经卷了边，原本大红色的朝阳褪色成了橙色的落日。这是我在登船那天画的。

我拉了一把椅子在博比和艾里克的桌边坐下，“为什么不喜欢呢？”

两个小男孩的中间是一张格子棋盘，由纵横各十九条直线构成，交叉点上摆了一些黑色和白色的棋子。

我的职责是监视太阳帆的状态，每两周可以休息一天，便抽空来这里教孩子们一点儿关于日本的东西。有时候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傻，

对日本，我自己也只有小男孩时的朦胧记忆，怎么当他们的老师呢？

但是我并没有其他选择。所有像我这样的非美国籍技工都觉得，参加这个文化遗产项目是一种重任，我们必须倾囊以授。

“所有的棋子长得都一样，”博比说，“而且它们不能动，太没意思了。”

“那你喜欢什么游戏呢？”我问。

“小行星卫士！”艾里克说，“那才叫好游戏，你可以拯救世界。”

“电脑游戏不算。”

博比耸耸肩，“那就国际象棋吧，我觉得。我喜欢皇后，她很厉害，跟别的棋子都不一样，她是个英雄。”

“国际象棋就像遭遇战，”我说，“围棋的视野要更广，必须着眼于整场战役。”

“可是围棋里没有英雄。”博比坚持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

鹿儿岛没有足够的地方住宿，所以人们只好睡在通往宇航中心的路边。向地平线望去，巨大的银色飞船在阳光下耀眼夺目。

爸爸跟我解释过，因为锤星剥离的碎片飞向了火星和月球，所以我们必须坐飞船飞向宇宙深处才能确保安全。

“我想要一个靠窗的座位。”我憧憬着星河流过的美景。

“你应该把靠窗的座位让给比你小的孩子，”爸爸说，“记住，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出牺牲，才能共渡难关。”

我们把行李箱堆成规整的墙，盖上床单搭成简易帐篷来阻挡风吹日晒。每天，政府的巡视员都会来发放补给，并且确保一切正常。

“请耐心等待！”政府巡视员说，“我们知道进展很慢，但我们正在竭尽所能，每个人都会有座位。”

我们确实在耐心等待。母亲们自发组织起了孩子们的小课堂，父亲们建立了一个优先级体系，让有老人和婴儿的家庭可以在飞船准备就绪时优先登船。

等了四天之后，政府观察员的安抚听起来就不那么让人安心了。谣言开始在人群中散播。

“是飞船，飞船有问题。”

“建造方骗政府说飞船已经准备好了，其实压根儿没有，现在首相已经没脸承认真相了。”

“我听说只有一艘飞船，而且只有几百个最重要的人才会有座位，其他飞船都是空壳，是作秀的。”

“他们希望美国人能改变主意，给我们这样的盟国多造一些飞船。”

妈妈在爸爸耳边轻轻说着什么。

爸爸摇头阻止了她，“别传这种东西。”

“但是看在大翔的分儿上——”

“不行！”我从没听过爸爸这么生气的声音。他停下来，咽下了怒气，“我们必须互相信任，相信首相和自卫队。”

妈妈看起来很不高兴。我握住了她的手说：“我不害怕。”

“这就对了，”爸爸说，语气缓和下来，“没什么可害怕的。”

他把我抱起来，坐在他的臂弯里——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只在我很小的时候才这样抱我——他指向一眼望不到边的稠密人潮。

“看看我们有多少人在这里：老婆婆、年轻父亲、大姐姐、小弟弟。不管是谁，在这样的人群里自乱阵脚、散播谣言都是自私和错误的，搞不好会有很多人受到伤害。我们必须把握好自己的位置，永远记得顾全大局。”

明迪和我缠绵着。我喜欢埋头闻着她深色的卷发，茂密，温暖，弄得鼻尖痒痒的，似乎带着新鲜海水的咸味。

我们躺在一起，盯着天花板上的屏幕。

我在屏幕上循环播放着逝去的星空。明迪的工作是领航，她在驾驶舱里为我录下了这些高清晰度的视频影像。

我喜欢把屏幕当作舷窗，想象我们正躺在星空下面。我知道有的人更喜欢看地球的老照片和老视频，但那容易让我伤心。

“‘星星’用日语怎么说？”明迪问我。

“ほし。”我告诉她。

“那‘客人’怎么说？”

“おきゃくさん。”

“所以我们是ほしおきゃくさん？星星的客人？”

“不能这样硬拼乱凑的。”我笑着说。明迪是个歌手，她喜欢英语之外语言的发音。“如果你去理解语言的意思，那就听不到它背后的音乐声了。”她这样说过。

明迪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不过她记得的西班牙语比我记得的日语还要少。她时不时地问我一些日语词，然后编织进她的歌里。

我试着帮她组织起诗意的语言，但我确实不知道如何措辞表达出文学意境，可能我说的和我写的汉字一样蹩脚：“われわれはほしのあいだにきゃくにきて。”我们将成为星星的客人。

“语言的描述可以千变万化，”爸爸曾说过，“每种描述适用于不同的场合。”他教过我，我们的语言有很多精微玄妙之处，灵活而优雅，句句成诗，如重峦叠嶂一般，弦外有音，脉络交织，层次相叠，就如反复折叠锻打成为武士刀的钢。

我多么希望爸爸此刻也在身边，我好问问他：作为我族唯一幸存者，在二十五岁生日的场合，我该怎么遣词造句来表达“我想你”？

“我的姐姐非常喜欢日本的图画书。漫画。”

和我一样，明迪也是个孤儿。也许这是我们在一起的原因之一。

“你对她的记忆还深吗？”

“不是很深了，我登船的时候大概才五岁。在那之前，我只记得混乱的枪声，所有人都在暗处躲藏、奔跑尖叫、偷吃，姐姐总是读漫画书给我听，让我平静下来。后来……”

那段视频，我只看过一次。从我们的逃逸轨道上看，那个带着蓝白相间的大理石般花纹的美丽星球，在小行星撞击时似乎一阵战栗，然后，无声的、汹涌的冲击波扩散着毁灭一切，慢慢吞没了整个地球。

我把她拉过来，吻了她的额头，很轻，这是安慰的吻，“我们别说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她紧紧地抱着我，仿佛永远也不愿放开。

“那些漫画，你还记得吗？”我问。

“我记得里面都是很大的机器人，我那时想：日本可真强大啊。”

我试着想象这幅画面：英雄般的巨型机器人遍布日本，拼命地救人。

扬声器里播放着首相的道歉，也有人在手机上看。

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但我记得他的声音非常虚弱，看起来十分苍老。他声音中带着无尽的歉意：“我让人民失望了。”

谣言原来是真的。飞船建造方从政府拿了钱，但是并没有造出他们承诺的强大飞船，直到最后他们还在隐瞒。我们发现真相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日本不是唯一一个让人民失望的国家。早在人类刚发现锤星将撞击地球时，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就开始争论谁应该为联合疏散计划付出

更多。后来，联合疏散计划崩溃，很多人决定索性赌一赌锤星撞不上地球，干脆把金钱和生命花在互相争斗上。

首相讲完话之后，人群仍然安静着。几个愤怒的声音响起来，但很快又安静下去了。人们慢慢开始打包行李，离开临时营地，秩序并没有乱。

“人们就那么回家了？”明迪疑惑地问。

“是的。”

“没有人抢劫，没有人疯跑，也没有士兵暴乱？”

“这就是日本。”我告诉她。我能听到自己嗓音里的骄傲，那是我父亲的回声。

“我猜人们都绝望了，”明迪说，“他们放弃了，可能这是文化的缘故。”

“不！”我努力压制着声音中的怒气。她的话刺痛了我，就好像博比说围棋很没意思。“不是那样的。”

“爸爸在跟谁打电话？”我问。

“汉密尔顿博士。”妈妈说，“我们——他、你父亲和我——在美国一起读的大学。”

我看到爸爸对着电话讲英语，他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不仅是因为他抑扬顿挫的声调，他的表情更丰富了，手势也大开大合。他看起来就像个外国人。

他对着电话大喊。

“爸爸在说什么？”

妈妈让我保持安静，她全神贯注地看着爸爸，似乎一个字都不想听漏。

“No，”爸爸对电话说，“No！”这句倒不用翻译。

后来妈妈说：“他只是想做正确的事，用他自己的方式。”

“他还是那么自私。”爸爸断然说。

“这么说不公平，”妈妈说，“他并没有悄悄给我打电话，而是打给了你，因为他相信如果你们互换了位置，他会很乐意给他心爱的女人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即使是和另一个男人一起。”

我从没听我的父母说过“我爱你”，但有些话是不需要说出口的。

妈妈看着爸爸，微微一笑，“我也不可能答应他的。”然后她转身去了厨房做午饭，爸爸的目光一直跟着她。

“天气很不错，”爸爸对我说，“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沿着便道走着，跟邻居们互相问候，嘘寒问暖，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头顶的锤星在薄暮中更亮了。

“你一定很害怕吧，大翔？”他说。

“他们不会造更多的飞船了吗？”

爸爸没有回答。夏末的风把蝉鸣带到我们耳边：知了，知了，知了……

寂静，
蝉吟入岩石，
惜乎难久鸣。

“爸爸？”

“这是松尾芭蕉的诗，你懂吗？”

我摇摇头，我不怎么喜欢诗。

爸爸叹了口气，又微笑起来。他看着落日，又诵道：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我默默地记诵着，诗句里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我试着用语言描述这种感觉，“就像一只温柔的小猫在我的内心深处轻舔。”

爸爸没有笑话我，反而严肃地点点头。

“这是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名句，他是中国人，但这种多愁善感有点日本味儿。”

我们漫步着。我停下来看着一朵蒲公英的黄花，那朵小花微微凋垂的景象给我一种美的冲击，心中那种小猫轻舔的感觉又来了。

“花儿……”我犹豫了，找不出合适的辞藻。

爸爸诵读着：

黄花，
残金沐月华，
弱弱晚风下。

我点头，这幅画面似乎转瞬即逝，可又如此永恒，就像我度过的童年时光一样。这种感觉让我同时品味着悲伤和喜悦。

“一切都会消逝，大翔。”爸爸说，“你心中的那种感觉，叫作物哀，是对世事无常的感叹。太阳、蒲公英、鸣蝉、锤星还有我们，都服从麦克斯韦的方程式，都注定会消逝，一秒钟后也好，一万年后也罢。”

我看着周围干净的街道，漫步的人们，青青的草地，傍晚的暮色。然后我懂了，一切都有自己的位置，一切都恰到好处。我们继续走着，长长的影子融在一起。

即使锤星就悬在头上，我也不害怕了。

我工作时需要盯着面前纵横交错的指示灯，那看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围棋盘。

这基本上是一份很无聊的差事。太阳风的压力让太阳帆稍稍弯曲，指示灯显示的就是太阳帆上各个位置的张力，它们以固定的节律闪烁着。这种节律对我而言，就像明迪睡梦中的呼吸一样熟悉。

我们现在的航速已经可以用光速的百分之几来衡量，再过若干年，当速度足够快时，飞船就会把太阳帆的方向对准室女座61这颗尚未开发的行星。到那时，赋予我们生命的太阳就会像遗忘的记忆一样，一去不返。

但是今天，指示灯的节律似乎有些不正常，东南角的一盏指示灯看起来闪得快了零点几秒。

“领航室。”我对着麦克风说，“这里是太阳帆监视站一号，你能确认我们还在航线上吗？”

一分钟后，明迪的声音在我的耳机中响起，带着一丝惊讶：“我都没注意到，确实有一点点偏离航线，发生什么事了？”

“我还不太确定。”我紧紧盯着指示灯，那盏灯看起来很不合群，失去了和谐。

妈妈要带我去福冈市，但没有叫上爸爸。“我们去圣诞大采购，”妈妈这样对爸爸说，“回头送你个惊喜。”爸爸笑着摇头。

我们穿过繁忙的街道，由于这可能是地球的最后一个圣诞，空气中反而格外有一种节日的气氛。

在地铁上，我瞥了一眼邻座乘客的报纸，头条是《美国反击！》，配以美国总统展现胜利微笑的大幅照片。下面还有一组照片，有的我曾经见过：几年前美国第一艘疏散飞船在测试飞行中爆炸，某个流氓国家的领袖在电视上声称对此负责，美国大兵开进外国首都。

再往下是一篇短文：《美国科学家怀疑世界末日论》。爸爸说过，有些人宁愿相信世界末日的说法是假的，也不肯相信人类已经无能为力。

我盼着给爸爸挑一个圣诞礼物，但是妈妈并没有带我去电子市场买东西，而是去了一个我从没去过的城区。妈妈拿出手机说了几句，说的是英语。我抬头看着她，有点诧异。

面前的建筑物上飘扬着巨大的美国国旗。我们在里面的一间办公室坐下，一个美国人走进来，满脸沮丧，尽管他极力掩饰着。

“铃……”他叫了妈妈的名字，欲言又止。这一个简单的音节，充满了惋惜和渴望，暗示着一段复杂的往事。

“这是汉密尔顿博士。”妈妈介绍道。我点点头，主动和他握了握手，就像电视上的美国人一样。

妈妈和汉密尔顿博士说了一会儿话，她开始抽泣，博士尴尬地站着，像是想要拥抱她，却又不敢。

“你留下来，跟着汉密尔顿博士。”妈妈对我说。

“什么？”

妈妈抚着我的肩膀弯下腰来，看着我的眼睛，“美国人在地球轨道上有一艘秘密飞船，这是战争前他们唯一发射成功的飞船，汉密尔顿博士设计的。他是我的……老朋友，可以带一个人登船，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不，我不走！”

妈妈还是打开门往外走，汉密尔顿博士则紧紧抱着我。我使劲地踢打，大声哭叫。

门外站着爸爸。我们都呆住了。

妈妈突然放声大哭。

爸爸拥抱了她，我从没见过爸爸拥抱妈妈，这看起来像美国人的动作。

“对不起！”妈妈已是泣不成声，一直说着对不起。

“没事的，”爸爸说，“我明白。”

汉密尔顿博士放开了我，我扑进爸妈的怀里，用力抱紧他们。

妈妈看着爸爸，她没有说话，目光中却饱含了千言万语。

爸爸的面容柔和起来，像一座活过来的蜡像。他叹了口气，看着我。

“你不害怕，对吧？”

我点头。

“那你可以上路了。”爸爸看着汉密尔顿博士的眼睛，“谢谢你照顾我儿子。”

妈妈和我看着他，都很惊讶。

蒲公英，
秋暮瑟瑟风，
敢播天涯中。

我点点头，装作听懂了的样子。

爸爸一把抱住我，很用力。

“记住你是日本人。”

他们走了。

“太阳帆被什么东西击穿了。”汉密尔顿博士说道。

挤在这个狭小房间里的都是高级指挥人员——除了明迪和我，因为我们算是知情人士。现在不是让其他乘员恐慌的时候。

“这个破孔让飞船发生了倾斜，偏离航线。如果不补上它，破孔就会被太阳风撕裂得越来越大，整个帆面很快就会破裂崩解，‘希望号’就会漂泊在宇宙中了。”

“有没有办法修好它？”船长问。

汉密尔顿博士，这个一直把我当儿子看待的男人，摇了摇他满是白发的头。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绝望。

“破孔离太阳帆的中心结点有几百公里远，派人太空行走到那里要花上很多天，因为在帆面上无法走得太快——帆面太薄，造成新撕裂的风险太大。等我们的人到达破孔时，破孔可能已经大得补不上了。”

一切走远，万物消逝。

我闭上眼睛，想象着太阳帆的样子。帆面太薄了，如果不小心碰到，它很可能会破裂。太阳帆由复杂的折叠骨架系统支撑起来，这使得整个结构兼具刚性和弹性。我小时候曾经见过太阳帆在太空中展开的景象，就像妈妈给我做的折纸。

我设想着自己用系链反复钩住、松开骨架，借力掠过帆面的动作，就像蜻蜓点水。

“我能在七十二小时之内太空行走过去。”我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在我身上，我解释道：“骨架的结构我非常熟悉，我这十几年来每天都远远地盯着它们看，我能找到最短的路径。”

汉密尔顿博士充满疑虑，“这些骨架设计时没有考虑太空行走的要求，我从没设想过这种情况。”

“那我们就现在设计，”明迪说，“我们是美国人，见鬼，我们从不轻易放弃。”

汉密尔顿博士抬起头来，“谢谢你，明迪。”

我们制订计划，权衡利弊，大声争吵，忙了一整夜。

从居住舱沿着长缆攀爬向太阳帆的过程艰苦而冗长，我花了将近十二个小时。

我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就像我名字的第二个字。

翔

“翔”，意思是不扇动翅膀的飞行。看到左边的部首了吗？那就是我，用头盔上的一对触角绕在长缆上。我的背上是翅膀——实际上应该说是助推火箭和附加燃料罐，推动我缓缓前进，去往光洁而纤薄的穹顶，那面挡住整个太空的太阳帆。

明迪通过无线电跟我聊天，我们互相说着笑话，分享着小秘密，设想着将来要做的事。当我们没什么可说时，她就唱歌给我听，目的是帮我保持清醒。

“われわれはほしのあいだにきやくにきて。”

爬过长缆其实算是简单的部分了。沿着太阳帆错综复杂的骨架穿越帆面，行走到底孔的位置要难得多。

我离开船舱已经三十六个小时了，明迪的声音既疲惫又衰弱，偶尔还打个哈欠。

“睡吧，宝贝。”我轻轻对她说。我也累坏了，真想闭上眼睛，哪怕只有一小会儿。

夏夜，我走在小路上，父亲走在我的身边。

“我们生在一个满是火山、地震、台风和海啸的地方，大翔。我们总是面临各种威胁，就像悬浮在星球表面的狭长陆地，下面是沸腾的岩浆，上面是冰冷的真空。”

我的思绪又回到宇航服里，在此孤身一人。半梦半醒的一瞬间，我让背包撞到了太阳帆的一根横梁，差点撞掉一个燃料罐，幸好我及时抓住了它。为了让我的速度更快些，我携带的装备尽可能地少而轻便，因此没有任何出错的余地，我什么东西都不能丢。

我努力驱除梦境，继续前进。

“正是这种对死亡紧邻和一瞬之美的领悟，使我们坚韧不拔。物哀，我的孩子，是人和宇宙的共鸣，这是我们民族的灵魂，让我们经受住了核爆，经受住了地震，经受住了海啸，经受住了死亡的考验，而没有绝望。”

“大翔，醒醒！”明迪带着哭腔不顾一切地喊着。我突然惊醒，我是有多久没睡觉了？两天，三天，还是四天？

太空行走大约还剩最后五十公里，我必须放开太阳帆的骨架，全部靠助推火箭来控制位置。在亚光速状态下飞越太阳帆表面，光是想想就让我头晕不已。

父亲忽然又出现在我身边，他悬浮在太阳帆下面，我们在下围棋。

“看看棋盘的东南角，发现你的棋要被截成两段了吗？我的白子很快就能围住你，吃掉整条大龙。”

我看着父亲的指向，果然非常危险。我忽略了一个断点，原本以为连成一片的大龙其实是两块孤棋，中间漏了一个洞。我的下一手棋必须补上这个致命的断点。

我赶紧摆脱幻觉。我必须完成任务，然后才能睡觉。

我到了。在我的面前，是太阳帆上的洞。飞船在高速航行时，一小粒躲过离子护盾的宇宙尘埃都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破孔已经开始撕裂，残缺的边缘在太阳风和宇宙射线的推动下轻轻飘着。虽然单独的一个光子非常渺小，微不足道，几乎没有质量，但聚集在一起却可以推动巨大的太阳帆，带着一千个人远航。

宇宙真是令人惊叹。

我拿起一枚黑子，准备补上断点，把两片孤棋合二为一。

棋子变回了我背包里的修理工具。我操纵助推器，悬停在破损的位置。透过破孔，我能看到飞船前方的星星，飞船上的人们已经很多年没见过这片星空了。我想象着，终有一天，在其中一颗星星周围，融合为一个新民族的人类将从近乎灭绝的困境中复兴，重新振作，再次繁荣。

我小心翼翼地把修补带粘在太阳帆的破损处，然后打开喷枪，对着修补的地方加热。我能感觉到修补带在熔化，慢慢扩散开，与帆面的碳氢化合物融合在一起。等这一步完成，我就可以用银原子蒸汽重塑光亮的反射层了。

“有效果了。”我对着麦克风说，那边隐约传来庆祝的声音。

“你是个英雄。”明迪说。

我笑了，觉得自己就像漫画里巨大的日本机器人。

喷枪发出噼啪的声音，燃料用完了。

“看仔细了，”爸爸说，“你想用这手棋补断点，可这是你真正想要的吗？”

我使劲摇晃连着喷枪的燃料罐，真的空了。这正是撞到横梁的那个燃料罐，撞击肯定导致了泄露，燃料无法完成修补工作了。修补带在空中轻轻飘动，破损只补了一半。

“马上回来，”汉密尔顿博士说，“等补充好燃料，我们再试一次。”

我已经精疲力竭，不管我怎么努力，我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赶回去。等我再往返一次时，谁知道破口会撕裂成多大？汉密尔顿博士一定比我还清楚这一点，他只是想让我快点回到温暖、安全的舱内。

我背上的燃料罐里还有燃料，是供我返程时用的。

父亲的面孔写满了期望。

“我看见了，”我慢慢说道，“如果我用这手棋补了断点，就没有机会保住东北角那小块棋了，你会吃掉它们。”

“一手棋是不能下在两个地方的，你必须做出抉择，儿子。”

“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看着父亲的脸，想找到答案。

“看看你周围。”爸爸说。我看到了妈妈、前田太太、首相、久留米的邻居们，看到了所有一起等待的人，在鹿儿岛，在九州，在日本，在整个地球上，在“希望号”上。他们期待地看着我，等着我做出抉择。

爸爸的声音轻轻响起：

熠熠星，
往来皆过客，
挥别笑留名。

“我有办法了。”我告诉汉密尔顿博士。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明迪骄傲又高兴地说。

博士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大翔，谢谢你。”

我把喷枪从空燃料罐上摘下来，接到我背后的燃料罐上。喷枪明亮的火焰燃烧起来，像一把锋利的刀。我排列着面前的光子和原子，把它们编织成坚韧的网。

大帆背后的星空又被遮了起来，帆面变回了完美的镜面。

“纠正航线吧，”我对着麦克风说，“结束了。”

“明白。”汉密尔顿博士说。他极力掩饰着声音中的悲伤。

“你快点回来，”明迪说，“如果我们现在纠正航线，你就没办法在骨架和长缆上固定自己了。”

“没事的，宝贝，”我对着对讲机轻轻说着，“我回不去了，燃料不够了。”

“我们去接你！”

“你们没办法用我的速度通过骨架，”我温柔地告诉她，“没有人像我一样熟悉骨架的结构，等你们到我这里时，我的氧气已经用完了。”

我等她沉默下来，“我们不要说伤心的事了，我爱你。”

我关掉无线电，飞向深空，以免他们进行白费力气的营救行动。我不断下坠，离太阳帆的顶盖越来越远。

我看着太阳帆慢慢离去，揭开了群星的面纱。昏暗的太阳也只是星星之一，不升，不落。我独自漂泊在群星之中，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一只小猫在轻舔我的内心深处。

我用这手棋补了断点。

如我所料，东北角的棋子被爸爸吃掉了，漂泊在棋盘之外。

但我的大部队安全了，它们将来甚至还会发展壮大。

“可能围棋里也有英雄。”博比的声音说道。

明迪说我是个英雄，但其实我只是一个简单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位置。汉密尔顿博士也是英雄，因为他设计了“希望号”。明迪也是英雄，因为她让我保持清醒。我的母亲也是英雄，因为她忍受离别之苦让我活下来。我的父亲也是英雄，因为他教会我做正确的事。

所有人的命运交织成一张网。我们生命的意义，由各自在网中坚守的位置来定义。

我面前的棋盘渐渐模糊，棋子融为一体，变成流逝的生命和悸动的呼吸。“单独的棋子不是英雄，但所有的棋子在一起，就是英

雄。”

“真是美好的一天，不出去走走吗？”爸爸说。

我们一路走下去，记忆融入了每一叶芳草，每一滴露珠，每一道残阳的如血光芒，无限美好。

人之涛

The Waves

面 团 译

2012年首次发表于《阿西莫夫科幻杂志》（Asimov's Science Fiction）

在这儿，他们活在标准时间里，在原子和星星的时间里。

很久以前，天与地刚分开。女娲在黄河岸边漫步，细细感受着脚下黄土地的肥沃。

在她周围，彩虹般的花朵争相绽放，一如美丽的东方天际——那里，女娲曾用融化的七彩石修补被共工打破的天穹。鹿群与牛群在平原上奔跑而过，金色的鲤鱼和银色的鳄鱼在河中嬉戏。

女娲独自一人。没人与她交谈，也没人和她一起欣赏这份美景。

她在黄河边坐下，舀起一捧泥，开始雕塑。不一会儿，她使用薄竹片仔细刻出一个缩小版的自己：圆圆的脑袋，修长的身躯，长长的胳膊和腿，纤细的手指和小小的手掌。

她把这个小泥人捧在手心，举到嘴边，将生命的气息吹了进去。于是，泥人有了呼吸，在女娲手中动了起来，发出牙牙学语声。

女娲笑了。她从此不再是孤单一人。她把小人儿放在黄河岸边，又舀起一捧泥，再次开始雕塑。

人从泥土中创造而出，注定重归于泥土。

“然后呢？”一个带着困意的声音问。

“明晚我再接着讲。”麦琪·赵说道，“该睡觉了。”

波比五岁，莉迪亚六岁。麦琪帮孩子们掖好被子，熄灭卧室的灯，随手关上了身后的门。

有那么一阵子，她站着一动不动，倾听着，仿佛听到了光子流从光滑的旋转船体外壳淌过的声音。

巨大的太阳帆在空寂的宇宙中悄无声息地扬起，带动“海洋泡沫号”年复一年地加速，按螺旋路线驶离太阳，直至太阳变为一颗越来越小的暗红色落日。

你该过来看一下。麦琪的丈夫乔奥是飞船大副，此刻，他在她的脑中轻声说道。他们通过一块植入脑部的迷你光学神经接口芯片进行

对话。芯片能够利用光脉冲刺激脑皮质层语言处理区改良过的神经元，使得这种信息交互就像真正的对话那样清晰真实。

麦琪偶尔会将脑中的芯片想象成某种微型太阳帆，光子打在帆上，激发出思想的火花。

对于这项技术，乔奥则没有此类浪漫的设想。即使在手术过后十年，他仍不喜欢这种彼此存在于对方脑中的感觉。他明白这种通信系统的好处：即时、畅通；但他却觉得这种沟通方式十分粗糙、陌生，似乎人类正在一点点被改造成电子人、机器人。因此，除非事出紧急，否则他绝不会使用。

我马上就到。麦琪说完，快步走向离飞船中心更近的科研层。在这里，舱体转动模拟出的重力要小一些，移民们常常开玩笑说，实验室的选址有助于大脑思考，因为在这里，脑部能涌入更多的含氧血。

麦琪·赵之所以被选中进入移民团，不仅仅因为她是自给生态系统方面的专家，还因为她年轻，可以生育。以飞船低比例光速的航行速度，即使考虑到适度的时间膨胀效应，到达室女座M61也要四百年时间（根据飞船所取的参照系）。这就要求移民团必须有规划地繁衍子嗣，以保证在未来的某一天，后代们能把船上最初的三百名探险者的记忆带到外星球。

她在实验室见到了乔奥。乔奥什么也没说，直接递给她一块显示板。他从不急于就某事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会留出时间让她自己得出结论。多年前他们刚开始约会时，这个第一印象就让她很喜欢。

“太意外了。”她说道，眼睛扫过文件摘录，“这是十年来，地球第一次尝试联系我们。”

“海洋泡沫号”是个愚蠢的项目，是无能政府的一次宣传性举措——地球上不少人抱持这种观点。在人类正死于饥饿和疾病时，向太空派出一支耗时数世纪的移民团能解决什么问题？飞船发射后，和地球的通信一直保持在最低限度，不久前，连这点联系也被切断了。因

为新上台的政府不想为那些昂贵的地面天线继续支付费用——也许他们宁愿忘记这一船傻瓜。

而现在，他们却跨过虚无的太空传来了信息。

随着她读完剩下的消息，她的表情从兴奋逐渐转变为难以置信。

“他们说，永生的馈赠应当由全人类一起分享，”乔奥说道，“即使是最远方的游子。”

这段消息描述了一种全新的医学手段。一种微小的改良病毒——某些人更愿意理解为分子纳米计算机——在人体细胞内复制，依附于DNA的双螺旋链条，修复基因损伤、抑制某些基因片段、过表达¹其他的一些片段，产生的效果是细胞终止老化，人不再衰老。

人类将再也不必死亡。

麦琪看着乔奥的眼睛，“我们在这儿能复制那种医学手段吗？”我们会活着到达另一个世界，呼吸到没循环过的新鲜空气。

“是的。”他说道，“需要花点时间，但我确信一定能复制出来，”接着他却犹豫道，“但孩子们……”

波比和莉迪亚并不是自然受孕的孩子，而是一系列精心筹算相互作用后的产物，包括人口规划、胚胎筛选、基因健康检查、寿命估算及资源消耗与再生比率。

“海洋泡沫号”上的每一克物质都被计算在内。船上的资源足够维持稳定数量人群的生存，却容不下一点错误。孩子们何时出生均有安排，如此，他们才有足够的时间从父母那里学到一切，待父母安息后（后事自有机器打理），接替父母的岗位。

“……他们将是我们的着陆前最后一批出生的孩子。”麦琪顺着乔奥的思路说了出来。“海洋泡沫号”可以支持由精确比例的成人和孩子构成的人口，其物资、能量以及其他数以千计的参数都与这一比例息息相关。虽然设计时加入了安全系数，但如果人口完全由年轻力壮、永生不死的成年人构成，飞船将无法²满足他们对能量的需求。

“或者我们老死，让孩子们长大；”乔奥说道，“或者我们不死，让他们永远只是孩子。”

麦琪不语，想象着孩子们在植入抑制生长发育的病毒之后，几个世纪里他们将一直保持孩童状态，而且不会有后代。

直至她终于想到了什么。

“这就是地球突然重新联系我们的原因。”她说道，“地球也不过是条更大的船，如果没有死亡，地球终将人满为患。当前，地球上没有什么能比这个问题更为紧迫了。他们不得不继我们之后进入太空。”

你想知道为什么关于人类的起源会有那么多故事？因为每个真实的故事都有不同的版本。

今晚，我再给你讲一个。

从前，世界曾被居住在奥蒂斯山的泰坦们统治着。其中，最伟大、最勇敢的泰坦叫作克罗诺斯，他曾带领泰坦们反抗他的父亲——暴君乌拉诺斯。克罗诺斯杀死乌拉诺斯后，成了众神之王。

随着时光流逝，克罗诺斯也像他的父亲一样，变成了暴君。也许是害怕父亲的遭遇会在自己身上重演，一旦有孩子出生，他便将他们全都吞进肚子。

盖亚——克罗诺斯的妻子——又诞下一子，取名宙斯。为了保住儿子，盖亚用毯子裹住一块石头，谎称是新生的婴儿，骗克罗诺斯吞了下去。

刚出生的宙斯被她送到了克里特岛，在岛上喝羊奶长大成人。

别做鬼脸！要知道羊奶还是蛮好喝的。

当宙斯终于准备面对自己的父亲时，盖亚给克罗诺斯喂下苦酒，使他吐出了吞入肚中的孩子——他们是宙斯的哥哥和姐姐。十年里，宙斯为反抗他的父亲，带领奥林匹亚诸神（宙斯的兄弟姐妹）和泰坦

们浴血奋战。最终，新神战胜了旧神，克罗诺斯和泰坦们被投入了暗无天日的塔耳塔罗斯。

后来，奥林匹亚诸神有了自己的孩子——宇宙规律本是如此。宙斯也有了孩子，有些是神，有些不是。女神雅典娜是他最宠爱的孩子，她诞生于宙斯的头脑，由宙斯的思想孕育而出。关于他们的故事也有很多，我们下次再讲。

有几位泰坦因为没站在克罗诺斯一边，被免于责罚。其中一位叫普罗米修斯，他用黏土创造了一个新种族。据说当时，他俯下身子，低声说出智慧之语，赋予了他们生命。

我们无从得知他对新生灵，即我们人类说了什么，但这位神在有生之年目睹了儿子反抗父亲，看到了新一代的出现总会取代老一代，每次世界都会焕然一新，我们大概能猜到 he 讲了什么。

“反抗吧。唯一不变的是改变。”

“死亡是容易的选择。”麦琪说道。

“也是正确的选择。”乔奥说道。

麦琪本想将他们争论的战场局限于脑中，但乔奥拒绝了。他要说出来，用唇，用舌，用空气振动发声，用传统的方式。

建造“海洋泡沫号”时，每一克不必要的物质都被剔除了，所以墙体很薄，房间格局很紧凑。麦琪和乔奥的声音回荡在甲板和大厅间。

飞船上的所有人——那些正在脑中进行着同样争吵的其他家庭——全都停了下来，听着他们的争辩。

“老一代必须死，才能为新一代腾出位置。”乔奥说道，“你报名参加移民团时，就知道我们不会活着看到‘海洋泡沫号’着陆。继承新世界的注定是我们孩子的孩子，若干代后代。”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降落到新世界，不必将所有的累活都留给未出生的后代。”

“我们需要把有活力的人类文化传递到新殖民地。我们尚不知这种治疗的长期隐患，比如会对人的心理健康……”

“那么，就让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使命：探险。让我们搞清楚……”

“如果我们屈服于这种诱惑，最后抵达新家园的，将是一群守着旧地球陈腐思想、四百岁的怕死的老古董。对孩子们，我们该怎么教会他们牺牲的价值、英雄行为的意义，还有新生？我们几乎连人都不是了。”

“从同意参加这次任务起，我们就已不再是人！”麦琪停了一会儿，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面对现实吧，生育分配筹算不在乎我们，也不在乎我们的孩子。我们只不过是把经过安排的最优基因组合运送到目的地的容器而已。你真的希望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里生老病死，除了这个狭窄的铁试管外什么也不知道？我对‘他们’的心理健康表示担忧。”

“死亡对人类种族的成长至关重要。”乔奥的声音充满信仰，她能听出他语言中的期望：他希望她也有同样的信仰。

“死亡能够保持人性——那只不过是哄小孩子的神话。”麦琪看着丈夫，她的心一阵绞痛。他们之间出现的分歧，如同时间的膨胀效应一样，不可抗拒。

她通过脑芯片对他说话。她构思出的想法，转变成光子，冲击着他的大脑，设法照亮两人间的裂隙。从我们向死亡让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再是人。

乔奥回头看着她。他什么也没说，无论是用芯片还是嘴。这是他表达态度的方式。

他们就这样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起初，上帝造人，人与天使一样长生不死。

在亚当和夏娃吃下善恶树上的果实之前，他们不会变老，也从不生病。白天，他们在伊甸园里耕种；夜晚，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

对，我想伊甸园有点像水培层。

有时候，天使们会拜访他们，还有——据弥尔顿²所说（那孩子生得晚了些，所以作品没收录在《圣经》里）——亚当和夏娃无话不谈，无事不想，比如：是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其他星球上有生命吗？天使做爱吗？

噢，我没开玩笑。你可以在电脑里查查。

因此，亚当和夏娃永远年轻，永远充满好奇。他们不需要死亡带给他们生活目标、激励他们学习、工作，赋予他们存在的意义。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人类本来是不需要死亡的。而分辨善恶的知识实际上就是忏悔的知识。

“你知道一些很奇怪的故事，曾祖母。”六岁的莎拉说道。

“都是些老故事啦，”麦琪说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的祖母给我讲过许多故事，我也读过很多书。”

“你想让我和你一样永远活着，不用像我妈妈那样变老死去吗？”

“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做。等你再长大一些，你需要自己去辨别和选择。”

“就像是分辨善恶？”

“大概是吧。”

她弯下腰，吻了她的曾曾曾曾——她早已记不清是第几代了——孙女，动作尽量轻柔。就像所有在“海洋泡沫号”的低重力环境下出

生的孩子一样，莎拉的骨骼跟鸟儿一样，单薄且纤细。麦琪熄掉夜灯后离开了。

再有一个月，麦琪即将度过四百岁生日，但她看起来仿佛只有三十五岁。通信完全中断前，地球给移民们最后的礼物——青春之泉的配方——效果非常好。

她停下脚步，深吸了一口气。一个约十岁大的男孩，正在她的房间门前等她。

波比。她叫道。除了年纪特别小的孩子没有移植芯片，现在移民们的交流全靠思维而不是语言。这样更快，也更保密。

波比看向她，没说话，也没传递想法。他跟他父亲的相似程度让她惊讶：表情一样，举止一样，甚至连用沉默表达态度的方式都一模一样。

她叹了口气，打开房门，跟他走了进去。

还有一个月。波比说道。他坐在沙发沿上，这样脚不会晃荡。

飞船上的每个人都在倒数着日子。一个月后，他们将进入围绕室女座M61转动的第四颗行星的轨道，到达他们的目的地——新地球。

我们降落后，你会改变主意吗？她迟疑了片刻，又继续说，改变自己身体状态的这件事？

波比摇了摇头，他的脸上露出一丝孩子气的任性，妈妈，我在很久前就打定主意了。管他呢，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

当年，“海洋泡沫号”上的成年男女最后一致同意，由个人决定自己是否青春永驻。

飞船的封闭生态系计算法冷酷无情，这意味着，有一个人选择永生，就得有一个孩子不能长大，直至船上有其他人决定变老死去，为孩子的成长腾出空位。

乔奥决定变老死去，麦琪则选择保持青春。那时候，他们一家子坐在一块儿，气氛好似父母向孩子们通报离婚。

“你们中有一个会长大。”乔奥说道。

“哪一个？”莉迪亚问。

“我和妈妈认为，应该由你们自己决定。”乔奥回答，他朝麦琪看了一眼，麦琪勉强地点了点头。

麦琪始终觉得，丈夫把这种选择摆在孩子们面前，未免太不公平，太过残酷。孩子们甚至不明白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又怎么选择是否要长大？

“没什么不公平，我们也是自己决定是否长生不老。”乔奥说道，“我们也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让孩子们做选择的确不人道，但帮他们做决定只会更残酷。”麦琪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道理。

此情此景就像他们在逼问孩子，父母离婚之后是跟爸爸在一起，还是跟妈妈在一起。真是个恰当的比喻。

莉迪亚和波比彼此对看，似乎达成了一个无声的约定。莉迪亚站起来，走向乔奥，拥抱了他。与此同时，波比也走过去拥抱了麦琪。

“爸爸，”莉迪亚说道，“等我长大了，我会做出和你一样的选择。”

然后，莉迪亚和波比交换位置，再一次拥抱了父母，假装一切如故。

对于那些拒绝接受治疗的人，他们的生活则按计划进行。随着乔奥渐渐变老，莉迪亚也慢慢长大了，从害羞的少女成长为美丽的女人。她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正如能力倾向测验对她的预测一样，她发现自己真心喜欢上了凯瑟琳——一位腼腆的医生——电脑为她推荐的良配。

“你愿陪我一起变老吗？直到生命凋零？”一天，莉迪亚向红着脸的凯瑟琳求婚。

接着，她们结婚了，也有了两个女儿——以等到她们离开人世时接替她们。

“选了这条路，你后悔过吗？”乔奥曾这样问她。那时他已经年老体衰，病得很严重。电脑会在两周后对他用药，让他陷入长眠，不再醒来。

“不。”莉迪亚说道，双手握着他的手，“我不介意为新事物做出让步。”

可是，谁说我们自己不是“新事物”呢？麦琪想。

某种程度上，她的主张正在不断取得那场争论的胜利。多年过去，越来越多的移民选择加入长生不老的行列。而莉迪亚的后代却一直固执地不肯加入。莎拉是船上最后一个没接受过治疗的孩子。麦琪知道，等莎拉长大，自己会想念每晚给她讲故事的时光。

波比的身体定格在十岁。与其他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他们想融入移民的生活并不容易。他们有数十年——有的甚至有上百年——的经验，却保持着孩子的身体和大脑。他们拥有大人的知识，却只有孩子的心智和情感。他们是大人，但同时也是孩子。

他们在飞船上的角色激发了很多矛盾。偶尔，想长生不老的父母会因自己孩子的要求而停止不朽。

但波比从未要求长大。

我的大脑具有十岁儿童的可塑性。我为什么要放弃这个优势呢？波比说。

麦琪不得不承认，和莉迪亚及其后代一起，自己总是更加放松。即使他们全和乔奥一样选择了自然死亡。这似乎是对她的一种变相指

责。她却愈加清楚地发现，自己能够理解他们的选择，融入他们的生活。

至于波比，情况恰恰相反，她无法想象他的脑袋里在思考什么。有时候，她甚至觉得他有点讨厌。可仔细想想，他不过是做了和她一样的决定。她意识到自己有些虚伪。

但你将失去长大成人的经历，她说道，也不会知道如何作为一个男人去爱。

波比耸了耸肩，不曾拥有，何来失去。我能快速学会一门语言。对我而言，接受新的世界观很容易。我一直喜欢新事物。

波比将交流方式转为开口说话，他孩童般的声音中满是激动与渴望，“如果我们遇到了新生命和新文明，会需要我这样的人，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心无畏惧地去学习和了解他们。”

麦琪很久没真正听过儿子的声音了。她很感动，点头接受了他的选择。

波比的脸舒展开来，这个比古往今来所有人都要见多识广的孩子，露出了一个十岁男孩的甜美笑容。

“妈妈，我会得到那个机会的。我来就是告诉你，我们已经收到了对室女座61e第一次精密扫描的结果——它适合居住。”

在“海洋泡沫号”下方，一颗行星缓慢地转动着。星球表面被一张网格覆盖，网格由五边形和六边形的斑块组成，每个斑块都横跨数千公里。斑块的颜色有一半是曜石黑，剩下的为皮革褐。室女座61e让麦琪联想到了足球。

在飞船的停泊港中，麦琪注视着站在她面前的三个外星人：每个都有六英尺高，筒形的金属身体分成几段，由四条细如木棍的多关节足肢支撑。

当他们刚刚飞近“海洋泡沫号”时，移民们还以为他们是小型侦查船。经过扫描，确认船体内没有任何有机物之后，移民又以为他们是无人探测器。最后，他们径直飞到了飞船的摄像头前，伸出手，轻轻地敲了敲镜头。

没错，手。每具金属身躯的中部，都有两只弯曲的长胳膊，手位于胳膊末端，纤柔灵巧，由上好的合金网制成。麦琪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外星人的手看起来和她的并无二致：四根修长的手指与拇指相对，都长着灵活的关节。

总之，这些外星人让麦琪想到了机械怪物。

外星人身躯顶部正中央的圆形突起处，分布着一簇玻璃棱镜，类似于昆虫的复眼。除了眼睛，这个“头”还覆盖着一组密集的针网阵列。阵列固定于传动装置上，以海葵触手般的节奏律动着。

随着一丝涟漪泛过整个阵列，针尖逐次开始闪烁。一点一点地，针网阵列呈现出眉毛、嘴唇、眼皮……一张脸，一张人脸。

外星人开始讲话了。他们的语言听起来像是英语，但麦琪听不懂。外星语的音素像其针网阵列的变换方式一般难以捉摸，无法连贯成意。

是英语，波比对麦琪说，地球上经历了数世纪演变的英语。他在说“欢迎回归人族”。

外星人脸上的细针移动着，露出微笑。波比接着翻译：你们出发很久之后，我们也离开了地球，但我们的速度更快，几个世纪前，我们超过了你们。我们一直在等你们。

麦琪听得一阵恍惚。她环顾四周，很多老资格移民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但波比——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向前走去。“谢谢！”他大声说道，并报以微笑。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莎拉。我们人类总是喜欢依靠故事来躲避未知的恐惧。

我已经给你讲过玛雅众神用玉米造人的故事。可是你知道吗？在那之前，他们试过其他的方法。

动物们最先出现：勇敢的美洲虎和美丽的金刚鹦鹉，扁扁的鱼和长长的蛇，巨大的鲸鱼和懒惰的树懒，鲜艳的鬣蜥和敏捷的蝙蝠。

（我们等会儿可以在电脑上找找它们的图像。）但是，动物们只会大叫和咆哮，说不出造物神的名字。

于是，神用泥土捏出一种新的生灵。然而，泥巴人没法保持形状，泥脸会垮掉，泥身沾水即软，他们渴望重归故土——大地。除了毫无意义的咯咯声，他们不会说话。他们渐渐变得残缺不全，又无法以生育延续种族，于是便消失了。

神的第二次尝试最为有趣。他们造出了玩偶大小的木头侏儒。铰链连接的关节让他们的四肢活动自如。刀刻的脸让他们的嘴唇可以张开，眼睛可以闭合。这些不用线操纵的玩偶住在房子和村庄里，忙忙碌碌地开始了生活。

但神发现，木头人既没有灵魂也没有思维，他们没法正确地赞美他们的造物主。于是神降下了洪水，并叫森林中的动物攻击他们。待神的怒火平息后，木头人变成了猴子。

直到此时，神才将目光转向玉米。

很多人想知道，木头是否甘心输给玉米之子。也许它们还在阴影中等待着回归的机会，等待着造物主将一切扭转回去。

黑色的六边形斑块是太阳能电池板，阿泰克斯解释道（共有三批移民团到达了行星室女座61e，阿泰克斯是他们的领袖）。人类在这颗星球居住所需的能量全由电池板提供。褐色斑块是巨型计算阵列，是数以兆计的人类以数字虚拟模式居住的城市。

当初，阿泰克斯和其他移民到达时，室女座61e并不特别适宜地球生命。这儿太热了，空气中充满了毒素，而存在的外星生命，基本上都是极其致命的原始微生物。

但踏上星球表面的阿泰克斯和其他移民并不是人类——就麦琪对“人类”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不是。他们的身体由金属而不是水合物构成，他们已经摆脱了有机生命体的限制。移民们迅速建立起锻造车间和铸造厂，很快，他们的后代遍布了整颗星球。

大多数时间，他们会选择融入“奇点”——由众城市连接而成的“世界之脑”——一个有机物与人造物的结合体。在那里，思想以量子计算的速度转动着，一秒钟后，已过无数纪元。在比特和量子位的世界，他们就是神。

偶尔，当他们感到想拥有身体（一种原始欲望）时，他们会选择成为个体，变为机器人形态，就跟阿泰克斯及其同伴一样。在这儿，他们活在标准时间里，在原子和星星的时间里。

灵魂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已不复存在。

“这就是人类现在的样子，”阿泰克斯一边说，一边缓慢地转动着，向“海洋泡沫号”的移民们展示他的金属身体，“我们的身体由钢铁和钛制成，我们的大脑则由石墨烯和硅构成。我们几乎坚不可摧。瞧，我们甚至不需要飞船、太空服和一层层防护就可以遨游太空。我们已经远远地甩开了脆弱的肉体。”

阿泰克斯和他的伙伴们注视着周围的古老人类。麦琪亦盯着他们黑色的棱镜，想知道这些机器人在想些什么。好奇？怀旧？怜悯？

当麦琪看清他们起伏的金属面孔时，她感到一阵战栗，血肉竟能被如此粗糙地仿制。她又看看波比，这孩子显得异常欣喜。

“如果愿意，你们可以加入我们，或者继续按原来的方式生活。当然，你们没体会过我们的存在模式，做决定会有些困难。但你们必须做出选择，我们不能为你们选择。”

新事物，麦琪想。

成为一个有思维的机器人，将被赋予结晶矩阵的严肃之美，享有无限的自由。与之相比，细胞生命则有着种种麻烦和缺陷。永恒的青春和不朽的生命也显得没那么有吸引力了。

最终，人类的前进方向偏离了进化之道，进入了智能设计的领域。

“我不害怕。” 莎拉说道。

在其他人都离开后，她要求和麦琪单独待一会儿。

“你觉得乔奥曾祖父会对我失望吗？” 莎拉问道，“我要做的选择和他所做的选择不一样。”

“我相信，他会希望你为自己做决定。” 麦琪说，“人总在变化，无论是作为物种还是个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他面对和你一样的问题，会如何抉择。但不管怎样，永远不要让已经过去的往事替你选择。”

麦琪亲吻了一下莎拉的脸，然后松开手。一个机器人上前，从麦琪手中接过莎拉的手，把她带去改换形体了。

她是最后一个未经治疗的孩子，麦琪想，而现在，她即将第一个变成机器人。

虽然麦琪拒绝观看其他人的转换过程，但应波比的要求，她亲眼见证了自己的儿子被一块块替换的全部过程。

“你将不再会有孩子。” 她说道。

“恰恰相反，” 波比一边说，一边活动了一下新的金属手臂——比他原来的孩童小手要大得多，也有力得多，“我会有数不清的孩子，他们都出生于我的思想。” 他的嗓音带着愉快的电子嗡嗡声，就和耐心的教学程序发出的声音一样，“正如我继承了你的基因，他们

无疑会承袭于我的思维。将来，如果他们愿意，我还会为他们建造身体，就像我这具身体一样，功能强大而美丽。”

他伸出手，触碰到她的臂膀，冰凉而光滑的金属手指滑过她的皮肤，纳米结构的手与真手无异。她屏住了呼吸。

波比露出微笑，他脸上数以千计的细针欢快地泛起了涟漪。

她却不由自主地退缩了。

波比泛着涟漪的脸慢慢变得严肃、冷淡，然后毫无表情。

她读懂了他无声的责备。她有什么权利反感？她也像对待机器一样对待自己的身体，虽然那是个由脂肪和蛋白质、细胞和肌肉构成的机器；她的思想也被保持在一具躯壳里，一具远超设计年限的肉体躯壳里。她和他一样“非自然”。

当她看着儿子远去的金属身影时，她还是哭了。

他再也不能流泪了，她不断地想着，仿佛这是造成他俩分离的唯一原因似的。

波比是对的。那些一直没长大的孩子更快地做出了变成机器人的决定。他们的思维更易变通，对于他们来说，从肉体变为钢铁只不过是一次硬件升级。

而最初的不朽者们反而犹豫不决，不愿舍弃过去，不愿舍弃那最后一点人性。但一个接一个地，他们最终也屈服了。

多年过去，麦琪一直是室女座61e上（也许是整个宇宙）仅存的有机体人类。机器人为她建起了一间特殊的房子，以隔绝星球上的酷热、毒气和片刻不停的噪声。她忙于浏览“海洋泡沫号”的档案，阅读其中记录的人类漫长的演变和消亡史。机器人极少打扰她。

一天，一个大约两英尺高的小机器人来到了她的房屋，然后犹豫犹豫地靠近她身边。

“你是谁？”麦琪问道。

“我是你的曾孙女。”小机器人回答。

“这么说，波比终于决定繁衍后代了。”麦琪说道，“他下决心可真花了不少时间。”

“我是父亲的第5032322个孩子。”

麦琪感到一阵眩晕。波比在变为机器人后不久，便决定毫无保留地融入“奇点”。他们之间已经很久没有交谈过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你能理解的名字。但你何不称呼我为雅典娜呢？”

“为什么？”

“这个名字出自父亲在我小时候常常讲起的一个故事。”

麦琪看着小机器人，表情变得柔和起来。

“你多大了？”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雅典娜回答道，“我们出生于虚拟世界，作为‘奇点’的一部分，我们存在的每一秒钟由数以兆计的计算周期构成。在那种状态下，我一秒钟内想的东西比你一生想的还要多。”

麦琪看着她的曾孙女，一个新鲜出炉且闪闪发光的缩小版机械怪物。就多种标准而言，这个曾孙女比她年纪更大，更具智慧。

“那么，你为什么穿上这层伪装，让我以为你是个孩子？”

“因为我想听你的故事，”雅典娜说道，“古老的故事。”

还是有小孩子啊，麦琪想，还存在新事物。

为什么旧的不能再变成新的呢？

麦琪终于决定转变形态，与她的家人重聚。

最初，世界一片虚无，只有一条充满毒液的冰河横跨而过。毒液凝结，滴落，形成了巨人始祖——伊米尔，还有巨大的冰牛——奥都姆布拉。

伊米尔以奥都姆布拉的牛奶为食，长得十分强壮。

当然，你没见过奶牛。嗯，它是一种产奶的生物，如果你还……

我觉得，喝奶有点像吸收电能，在你还小的时候，只能一点点地吸收，随着你长大，吸收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伊米尔不停地长啊长，直到最后，被古神三兄弟威利、维和奥丁杀掉。众神用他的尸体造出了世界：他的血液化作了温暖咸腥的海水，肉体化作了富饶肥沃的土地，骨骼化作了坚硬起伏的山脉，他的头发化为了摇曳的黑色森林。众神又用他的眉毛开创了米德加尔特——人类居住的领域。

伊米尔死后，古神三兄弟威利、维和奥丁沿着海滩散步。在海滩的尽头，他们遇到了两棵互相依偎的树。于是，三位神用两棵树的木头分别刻出两个人形。其中一位神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了人形，一位神将智慧赋予了人形，一位神将感官和语言赐予了人形。第一个男人和女人，阿斯克与爱波拉就这样出现了。

你不相信男人和女人曾经是树木做的？但你自己不是金属做的吗？谁又能说树木不能用来造人？

现在，我给你讲讲他们名字后面的故事吧。阿斯克源于桦树。这种树木质坚硬，可用来制作取火的钻木。爱波拉则源于榆树。这种树木质相对稍软，容易燃烧。实际上，钻木取火，直至引燃火焰的动作，让讲这个具有性暗示故事的人想到，也许性才是他们想讲的故事吧。

在以前，如果我如此坦率地跟你谈起性，你的祖先会震惊的。

“性”这个词你还不能理解，但它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魅力。在我们找到永生的方法前，我们最为接近的不朽就是性和生育。

就像一座蓬勃发展的蜂巢，“奇点”开始将移民们连续不断地从行星室女座61e派出去。

一天，雅典娜来到麦琪跟前，告诉麦琪，她准备从“奇点”下载意识，带领她的移民团出发。

想到再也见不到雅典娜，麦琪感到一阵失落。我还能再爱一次，即使是作为机器。

为什么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呢？她问道，和过去有些联系会对孩子们有好处。

听到她的请求，雅典娜的电流一阵跳动，喜悦向周围蔓延开去。

莎拉来和她告别，但波比没来。他从未原谅麦琪在他变成机器人那一刻所表现出的排斥。

即使不朽者也有后悔事啊，她想。

就这样，有一百万个意识进入了金属身躯，转变成了机器怪物。他们收紧手脚，形如璀璨的泪滴，像一群寻找新巢的蜜蜂，升上天空，一直向上飞去。

他们越飞越高，飞过了酸性大气，飞过了深红的天空，冲出了星球的引力井，在变化无常的太阳风气流以及银河系炫目的旋转臂的引导下，开始了横渡星海之旅。

他们飞过一个又一个光年，在群星的虚空间穿梭。有时，他们会路过被早期移民占据的星球。如今，这些星球已建起了自己的六边形太阳电池板阵列和嗡嗡叫的“奇点”，一片繁荣。

他们向前飞去，继续寻找理想的行星——可以成为他们新家的新世界。

在飞行过程中，他们会紧挨在一起，抵御冰冷的太空。智慧、复杂性、生命、计算——所有的这一切，在伟大的永恒虚空前，都显得格外渺小和无关紧要。他们感到了遥远黑洞的吸引，看到了新星爆炸时的壮丽闪光。于是，他们彼此靠得更近，在他们共有的人性中寻求安慰。

移民们飞着飞着，陷入了半梦半醒间。麦琪给移民们讲故事，她如蜘蛛织网一般，在他们中间编织着自己的电波。

关于黄金时代有很多故事，大多隐秘而神圣。但有少数的故事流传了出去，这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初，天空和大地已出现，大地和我们闪亮的钛合金身体表面一样平滑无奇。

但在地底，生活着圣灵，他们做着梦。

时间开始流动，圣灵们从睡眠中醒来。

他们来到地面，换上了动物的形态：鸱鸒、考拉、鸭嘴兽、野狗、袋鼠、鲨鱼……还有些圣灵竟然变成了人类的样子。他们的形态并不固定，能够随意改变。

他们游荡在大地上，大地随之改变。他们踩出了山谷，推起了高山，刮破地面形成荒漠，挖通大地使河流出现。

他们生下了孩子，不能改变形态的孩子：动物，植物，人类。这些孩子生于黄金时代，却不属于那个时代。

当圣灵们感到疲倦后，他们沉回了来时的大地。而他们的孩子则被留了下来，对黄金时代——时间出现前的那个时代，只剩模糊的记忆。

但谁说他们不会回到那种状态，回到能随意改变形态的年代，回到时间失去意义的年代？

然后，他们从她的故事中醒来，又进入了另一个梦。

有一瞬，他们停浮在宇宙虚空中，距目的地仍有数光年之遥。下一刻，他们周围则出现了闪烁的光。

不，准确地说并不是光。通过装在身上的棱镜，他们所能看到的光谱远比原始人类的眼睛能看到的更广。而这个环绕他们的能量场的

振动频率远远超出他们视觉的极限。

能量场慢了下来，变得与麦琪及其他移民的潜意识频率一致。

没多远了。

一道思绪像海浪般冲击上他们的意识，他们所有的逻辑仿佛都在赞同地振动。这种想法既陌生又熟悉。

麦琪看向正在她身旁飞行的雅典娜。

你们听到了吗？他们同时说道。他们的思维之絮互相轻轻触碰着。

麦琪向太空伸出了一丝思维，你们是人类吗？

一个持续了十亿分之一秒的停顿——以他们的思考速度，这似乎就是永恒。

我们很久没这么看待自己了。

接着，麦琪感觉到有一大堆想法、图像和感受从四面八方挤进了她的思维，简直让她不知所措。

在一纳秒内，她体验到了飘浮在气态巨星表面、加入了一场能吞没地球的大风暴的那种快乐。她知道了从恒星的色球层游过、在升起几十万里的白热气体和火焰上冲浪是什么样子。她感到整个宇宙都是自己的游乐场，却又有种无家可归的孤独。

我们出发在你们之后，却走在你们之前。

欢迎，古老的存在。现在没多远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知晓许多创世纪的故事。每块大陆都非常广阔，上面住着很多人，每个人都在讲着他们的故事。

后来，很多人消失了，他们的故事也被遗忘。

而这个故事流传了下来。虽被扭曲，被破坏，但其中仍保留了一些事实。

起先，世界没有光，一片虚无，神灵居于黑暗中。

太阳最先醒来，他炙烤着大地，使得水汽蒸腾，升上天空。其他的神灵——人、猎豹、狮子、斑马、羚羊，甚至还有河马——也一一睡醒了。他们漫游在平原上，相互间兴奋地交谈着。

但不久，太阳落了下去，人和动物坐在黑暗中，害怕得一动也不敢动。只有当黎明重新到来时，大家才开始继续活动。

可是，人不甘于每晚的等待。一天夜晚，人发明了火，有了服从自己意愿的太阳，热和光。从那晚起，火让人永远地从动物中脱离了出来。

所以，人总渴望光，光赐予了人生命。终有一日，人将回归于光。

在夜间，他们围坐在火堆旁，互相给对方讲着真实的故事，一遍又一遍。

于是，麦琪选择变成光的一分子。

从她舍弃血肉之躯、离开家园，而后抛弃金属身躯起，已经过去了太长的时间。几百年？一千年？还是几十亿年？这种时间计量单位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如今，作为能量形式，麦琪和其他人一起学会了凝聚、延伸、闪烁和发散。她知道如何将自己停留在星星间，如何让意识如丝带般穿越时空。

她从银河系的一边跑到了另一边。

一次，她刚好从雅典娜的能量体中间穿过去。麦琪感觉这孩子就像一束快乐欢笑的光。

真好玩儿啊，曾祖母。有时间再来看我和莎拉吧！

麦琪想答应，但太迟了，雅典娜已经走远。

我想念我的金属身躯。

那是波比，遇到他时，他正徘徊在一个黑洞附近。

几千年过去，他们一直在视界外一起注视着黑洞。

这样很不错，他说道，但有时，我想我更喜欢我的旧躯壳。

你正在变老，她说道，和我一样。

他们互相紧紧拥抱，与此同时，那片宇宙区域像爆发了离子风暴一样短暂地亮了起来。

然后，他们彼此道别而去。

真是一颗美好的星球，麦琪想。

这是一颗小行星，多山，大部分被水覆盖。

她落在了一座靠近河口的大岛屿上。

太阳悬于头顶，气候足够温暖，她能看到水蒸气从泥泞的河岸升起。轻轻地，她在冲积平原上滑行而过。

泥土太诱人了。她停了下来，开始压缩自己，直到能量体具备足够强度。她搅了搅河水，把一堆富饶肥沃的泥舀到了河岸上。然后，她将那堆泥塑成了人的样子：双手叉腰，双腿张开，圆圆的脑袋上有微微的凹口和突起，象征着眼睛、鼻子和嘴。

这是乔奥的塑像。她看了一阵子，伸手轻抚，而后把它留在太阳底下晒干。

环视周围，她看到了沾满透亮硅珠的草叶和尽力吸收阳光的黑色花朵。她看到了银色的东西从褐色的河水中穿过，金色的影子在靛蓝的天空掠过。远处，长着鳞片的巨型动物在慢慢移动，大声咆哮；而近处，间歇泉在河边喷发，一条彩虹出现在温暖的雾气中。

她独自一人。没人与她交谈，也没人和她一起欣赏这份美景。

她听到一阵紧张的摩挲声，于是找寻起声源。离河稍远处，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林中的树长着三角形的树枝和五边形的叶子，一群头上长满钻石般眼睛的小生物正从林中向外张望。

一点点地，她飘近了那群生物。毫不费力地，她探进他们体内，抓住由一种特殊分子构成的长链条——它们的遗传物质——做了个小小的调整，然后松开。

那些生物奇怪地感到身体内部出现了变化，它们短促地叫着，然后飞快地跑掉了。

她没做什么大改变，只是一个小小的调整，一个朝正确方向进化的小小的推力。在她离开很久以后，这一改变会继续突变，而突变会积累下来。几百代后，这些改变将足以引发一个火花。这个火花会不断壮大，直到这些生物开始想到在夜晚有发光的太阳，想到取名字，想到对彼此讲述万物起源的故事。他们将有机会选择。

宇宙中的新事物。家庭中的新成员。

但现在，该返回星空了。

麦琪从岛屿开始向上飞去。在她正下方，一波一波的海浪拍打着海岸，后浪赶超着前浪，每次都能在沙滩上前进得更远一点。星星点点的海水泡沫溅了起来，乘风飘向未知的地方。

[1](#) 基因过表达是指，该基因被过度的转录、翻译，最终基因表达产物超过正常水平。

[2](#)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英国诗人，代表作为《失乐园》。

可数集

The Countable

萧傲然 译

2011年首次发表于《阿西莫夫科幻杂志》（Asimov's Science Fiction）

世界似乎缺乏理性，

这在其他人看来却合情合理，但让他愤怒又沮丧。

这一刻会被大部分人看作理性时刻¹，大卫想。

审讯室正是电视剧里刻画的模样：一片灰色，除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折叠椅外空无一物，日光灯发出明亮刺眼的光。但电视里从未提过地板散发出的消毒水味，它想掩盖每一个在这儿待过的人留下的挥之不去的绝望与汗味儿，却只是徒劳。

母亲坐在他旁边，轻声啜泣，坐在对面的女律师在和她说话。母亲或许认为她们讨论的事情十分重要，律师的建议也很有道理，但大卫并不是特别在意她要说的话。时不时地，她们的只言片语会闯入他的意识，他只是任其如池塘上的落叶般飘走。

……进行心理评估……在青少年犯罪的框架内……

他没有看律师的脸，他很少能够通过人们的脸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相反，他对律师蓝色夹克上的扣子很感兴趣。三颗黑色的大纽扣，上下两颗是圆形，中间的是正方形。

……有点奇怪……安静、害羞、温和……

他并不焦虑。当时，门外的警笛声越来越响，他母亲打开前门，警灯闪烁的光洒进客厅里，他却只是坐在沙发上等着，一点也不害怕。而母亲一脸惶恐和困惑，小婴儿察觉到了她的焦虑，哭出了声。大卫抱起婴儿，试图跟她解释没什么可哭的。“大部分时刻都是非理性的，”他轻声对她说，“这一刻也不例外。”

……尚未确诊……高功能自闭症……虐待的痕迹……

设计者或许打算使正方形纽扣与圆形纽扣的大小一致，这是个由来已久的难题：化圆为方²。他想知道该设计是不是故意开的一个玩笑，但他有些怀疑。别人的幽默常常让他不解。也许设计者同他一样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故以此来诠释数学的朦胧之美。

……诉状……预审听证会……正当防卫……专家证人……

要想化圆为方当然不可能。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圆周率的平方根，但是圆周率不是有理数。它甚至不仅仅是无理数。它不是可造

数。它也不是代数数，因此，无法作为直角坐标系里的某条多项式曲线的根。它是超越数。然而数千年来人们像傻子似的前仆后继，想化不可能为可能。

他已厌倦了追求不可能的事，厌倦了让世界变得理性的尝试。

几乎世上所有的数字都是超越数，就像圆周率，只是大部分人对此毫不关心。有理数占据了人们的视野，尽管它们仅仅是超越数海洋里寥寥无几的几座小岛。

他任由自己的思绪游离到现实之外。这些所谓的理性时刻很难引起他的注意，它们只是生命中很小的一部分。

从记事时起，他就和别人合不来。他自认为能领会别人说的话，但结果并非如此。有时候，话语的含义与词典里的意思恰恰相反。尽管他全神贯注地倾听，小心翼翼地说话，人们却无缘无故地生起他的气来。没有人接纳他。世界似乎缺乏理性，这在其他人看来合情合理，但让他愤怒又沮丧。然后，他就和别人打了起来，当然打不赢，因为他压根儿不知道打架的原因。

“这话是什么意思？”贝蒂问，“你是说大卫有毛病吗？”大卫感觉到母亲抓紧了他的手。母亲同样不理解校长的话，这让他感到高兴。

“呃，准确地说，也不是什么毛病。在与同龄人建立感情这方面大卫存在困难，他对什么都太当真，所以——我们认为他应该接受恰当的心理评估。”

“他没什么毛病。”贝蒂说，“他只是太害羞了。他父亲过世了，换谁都会有点难以承受。”

渐渐地，他开始明白人们同时进行两种形式的交谈：一种是语言；另一种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信号——嗓音透露的言外之意、偏头的角度、瞥眼的方向、交叉的腿、抖动的手指、噘起的嘴唇和皱起

的鼻子。在这种语言之外的语言面前，他就像个聋子，对人人都懂的规则一无所知。

他费尽心思，为这种无声的语言制定出清晰的公理，推导出复杂的定理，历经数年才摸索出一套还算奏效的准则系统。遵照这套准则，他便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虽然装作用功学习，但不是特别刻苦。这才使得中学的大部分日子平安无事。

最为理想的情况，便是每门功课都得B，这样他就能默默无闻、泯然众人了，可在数学这一科上很难做到。他一直喜爱数学，喜爱它的必然性、合理性，以及对与错的绝对性。他无法在数学测试时故意犯错。那在他看来像一种背叛。他最多只能在每次测试时擦去一些已解答出的答案。

“大卫，下课后请留下来。”吴女士说。下课铃响了。一些学生回头匆匆看了他一眼，想知道他惹了哪门子麻烦。然而教室很快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大卫独自坐在桌前。

吴女士只是这个学期的实习教师，年轻漂亮，学生们都喜欢她。不过她暂时还没有愤世嫉俗到对学生产生兴趣。

她走向大卫的课桌，将最近的一次测试卷放到他面前，“你在最后一页写过正确答案，却擦掉了。为什么？”

大卫注视着一片空白的考卷，不知她是怎么发现的。他总是谨慎地将答案轻轻写上去，随后再用力擦掉，正如他对待生活中一切的态度，尽量不留下痕迹。

“考试时我在教室里巡视，看见你写下了正确答案，你完成得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快很多。然后你就坐着发愣，直到一半的人都交上考卷之后，我才看见你擦掉答案，把试卷交了上来。”

大卫一言未发，他喜欢被吴女士的声音所笼罩的感觉。他将其想象成一幅平滑上升下降的多项式函数图，而她话语中的停顿就是曲线穿过x轴时的根。

“你知道，对某些事感兴趣，或是擅长某些事，”她的手搭到大卫肩上，她闻起来有一股刚洗完的衣服的味道，像是夏天里的花朵，“并不是坏事。”

上一回他受到别人关注的同时却没招来厄运，已经是很久之前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怀念这感觉。

大卫只有一张父亲的照片，那是父亲高中毕业时拍的。帽子与袍子在他瘦弱的身上显得太大。他的脸眉清目秀，仍有些孩子气，鼻梁瘦削精致。他没有冲镜头笑，双眼露出恐慌，眼神聚焦在无限远处的某物上。也许他在想大卫——当时的他尚藏在贝蒂裙下的肚中，几乎看不出来。又或许他预见了这一幕：五年后作为一名档案管理员的他，在某晚下班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刹车失灵的卡车碾了过去。

他的眼睛是蓝的，睫毛很长，和大卫一样。

无论是醉是醒，杰克只要看到大卫的眼睛就会怒气冲冲。“你就是个天杀的胆小鬼和混蛋，跟你老爸一样。”

因此，大卫知道最好不跟他目光相接。每当杰克在一边时，他总是看向另一边。一些夜晚两人相安无事，但今晚不行。

“看着我。”杰克说。他们正在吃晚饭，贝蒂在沙发上喂婴儿，餐桌上只有他们俩。角落里的电视机正高声播放着晚间新闻。

“我给你吃、给你穿、给你住，只求你对我有点尊重。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坐直了看着我。”

于是大卫照做。他试着让自己面无表情，将眼神投到继父的身后，在心里数着数，等待杰克的爆发。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松了口气。每晚最煎熬的部分，便是预测杰克回家后的心情，不确定他会做什么。然而现在等待已经结束，要做的只是忍受。

“你竟敢蔑视我，你这坨狗屎。想讨打吗？”

贝蒂抱着婴儿进了卧室，每当杰克提高嗓门，她便会离开。

大卫希望自己能有继父那么高，手臂和他一样粗，拳头和他一样硬，拥有和他一样经得住打的塌鼻子。他希望自己能长出利爪和獠牙。

“格奥尔格·康托³是第一个严谨地思考无限的人。”吴女士对全班说道。

数学俱乐部是大卫的秘密。他来这里是冒了风险的，因为加入任何俱乐部都会暴露加入者的某些方面，倘若一个人想要默默无闻，不留痕迹，这种行为只会让他更易受伤。他能想象一旦杰克发现后，会如何嘲弄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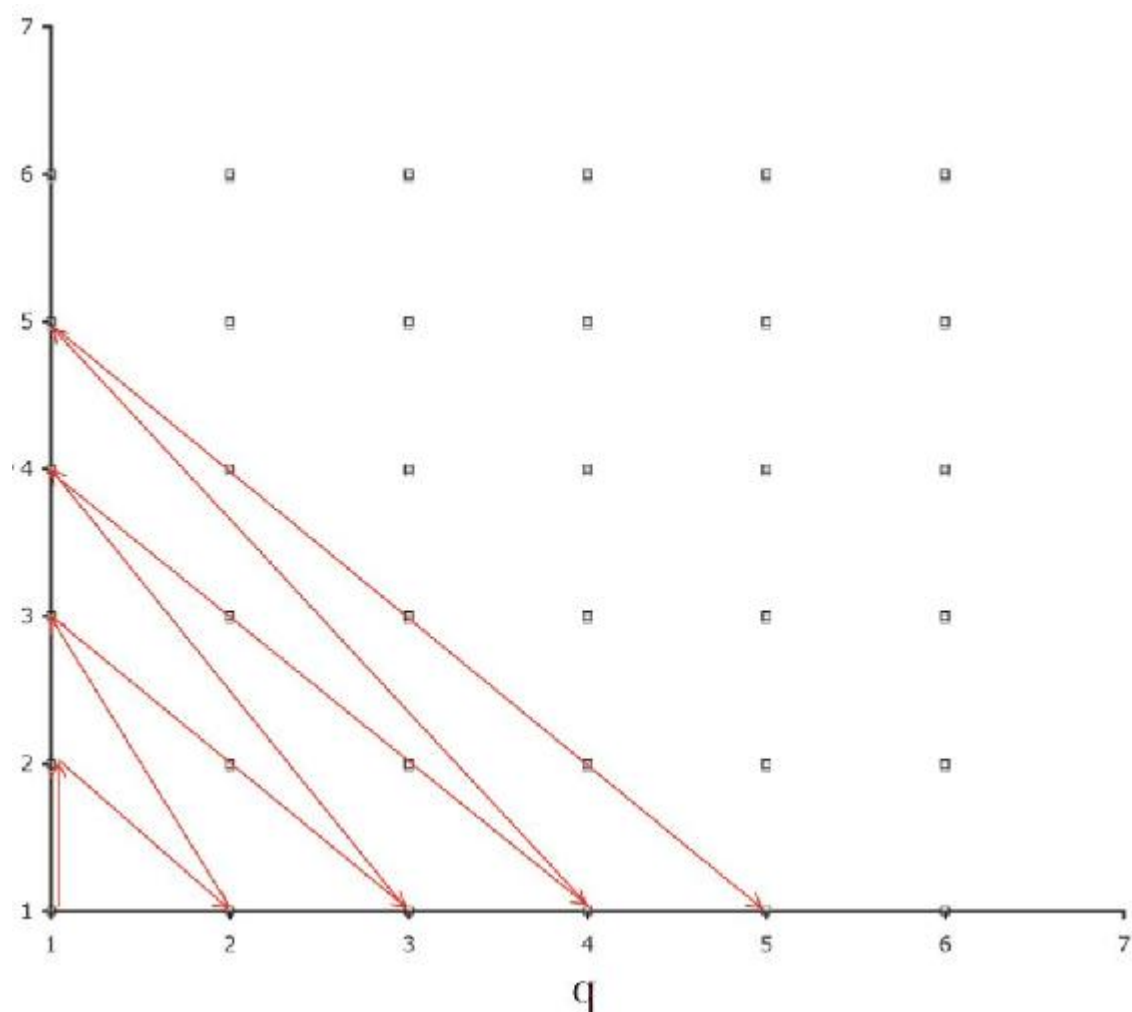
“你自以为很聪明，是吗？”他想象杰克斜着眼，露出满嘴潮湿发黄的牙齿，呼出一股酒味，“跟你老爸一样，管不住下半身，再聪明有个鸟用。”

“他思考了无限的大小。”吴女士说，“人类很难理解无限，然而康托使人们得以一睹其真容，在脑中留住它，哪怕只有一秒钟的时间。

“哪一组集合你们认为更大：正有理数的无限集合，还是自然数的无限集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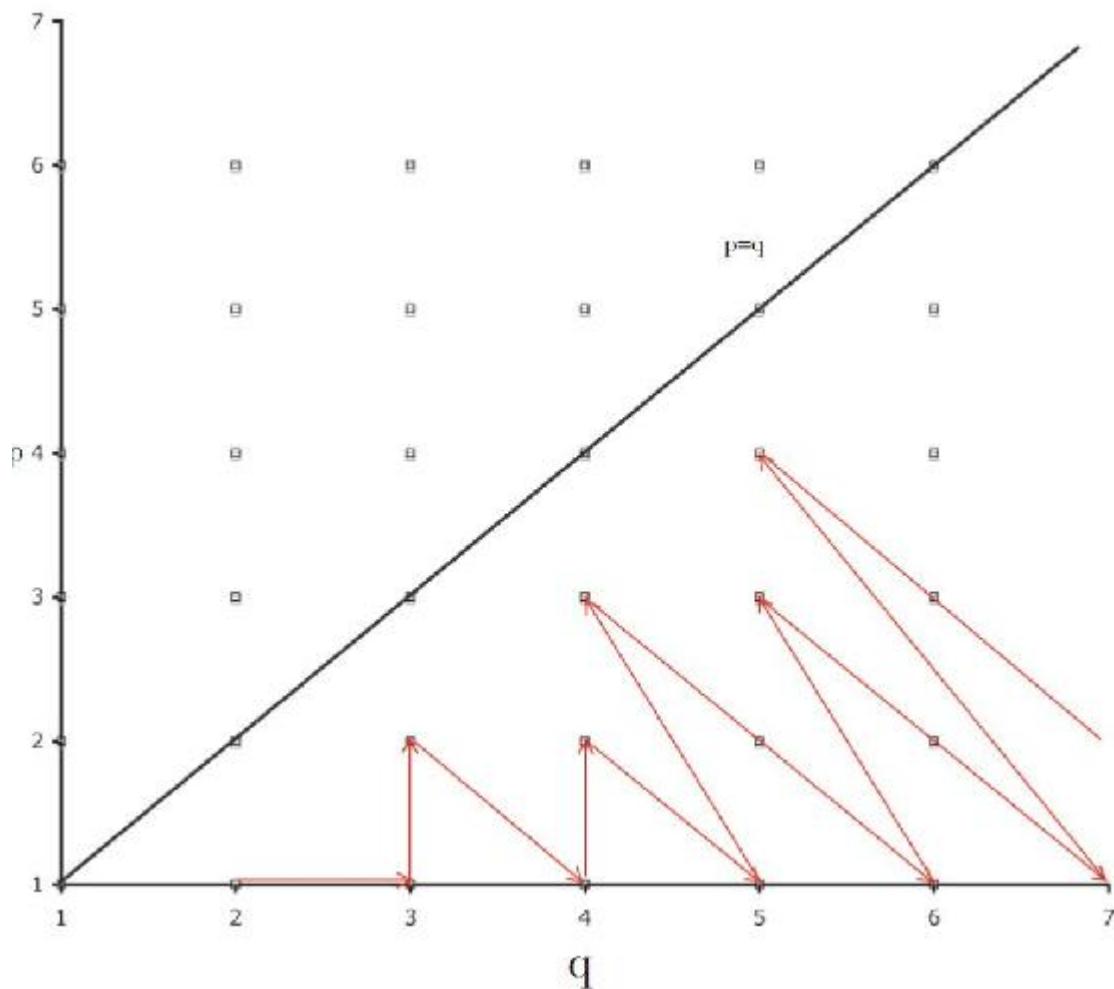
“也许你们会自然而然地觉得，正有理数比自然数更多，毕竟仅在0与1之间就存在无限的有理数，而相邻自然数之间的间隙也是无限多的。无限乘以无限，肯定比仅仅一个无限要大。

“康托见解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证实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他有一种方法，可将所有的自然数与全部的正有理数一一对应起来，从而看出两个集合是一样大的。



“一个正有理数可表示为 p/q ， p 与 q 皆为自然数。根据图表里的箭头所示，我们可以确信，每一个正有理数最终都会出现在图中的折线上（忽略掉重复的）：第一个， $1/1$ ；第二个， $2/1$ ；第三个， $1/2$ ；第四个， $3/1$ ；第五个， $1/3$ ；第六个， $4/1$ ；第七个， $3/2$ ；第八个， $2/3$ ……以此类推。通过计算，我们能把每一个自然数映射向每一个正有理数。尽管表面看来，有理数的集合比自然数的集合要大得多，但其实两者同样大。

“然而康托的观点还要更奇怪。通过同样的方法，可以得知0与1之间有理数数量与所有正有理数数量是一样的。



“稍微改变折线位置，使其位于 $p=q$ 这条线的下方，我们便能列出0与1之间的所有有理数。鉴于自然数与正有理数之间存在着一对一的映射，或称为双射，我们能得知三个集合都是一样大小，或称之为基数相同。所有自然数集合的基数叫作“阿列夫零”，命名源于希伯来字母阿列夫。

$\aleph_0$

“阿列夫零混淆了我们的直觉。通过上图你们可以看到，0与1之间的有理数占据了半个平面，另一半是其他的有理数，然而一半并不比另一半或是整个平面要大，将无限切成两半，得到的仍是无限。将数轴转换成平面，将无限乘以无限，得到的仍是同样大小的无限。

“这似乎是说部分可以和整体同样大。也可以将无限长的有理数线轴，映射到0与1之间看似有限的线段上。真可谓是一沙一世界。”

大卫仅存的关于父亲的记忆，源自一次前往桃金娘海滩的旅行。大卫甚至不确定是否真有此事，那时他太小了。

他记得自己在沙滩上挖沙，手拿一把塑料铲子——是红色，还是黄色的来着？好吧，在这一瞬间，铲子是蓝色的，正如女律师穿的那件夹克。贝蒂在一旁晒太阳，而父亲在帮他吧铲进塑料桶里的沙子提走。

太阳很大，却不毒辣。沙滩上人们的声音逐渐变成模糊的低语。一铲子。

沙粒柔顺而迷幻地流动，让他着迷：固态的微粒如液体般溢出、落下、滑动，翻滚着从蓝色塑料铲里落入桶中。两铲子。

沙粒很细，既像面粉，又像盐。他不知从产生这个想法开始，到现在这一瞬，有多少颗沙粒从他的铲子上翻滚进了桶里。三铲子。

如果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能看清一颗颗的沙粒吗？四铲子。

他屏住了呼吸。

“你在数沙子吗？”父亲问道。

大卫点点头。外界的声音与光亮如洪水般漫进他的意识。他喘着粗气，就和游泳时浮出水面换气一样。

“数遍整个沙滩上的所有沙子可需要很长时间哦。”

“要多久？”

“比数完我毛巾上的三角形图案还要久。”贝蒂说道。大卫感觉到了她的手，凉凉的，很光滑，在轻柔地抚摸着他的背。他放松了背部，这感觉很好。

父亲看着他，他也注视着父亲。这样热烈的对视可能会让别人不适，但父亲只是笑道：“要无限久的时间，大卫。”

“什么是无限？”

“就是远超过你我能有的全部时间。让我告诉你中国的哲学家庄子曾说过的话吧：若人能活百年，便称得上长寿了。然而人一生中充满了疾病、死亡、痛苦和失去，因此，一个月里也就只有四五天的欢声笑语。空间与时间无限，但是人的生命有限。若要以有限来体验无限，只需铭记那些超凡、欢乐的时刻便可。”⁴

贝蒂仍在轻抚他的背。他发现父亲没有再看着自己，而是看着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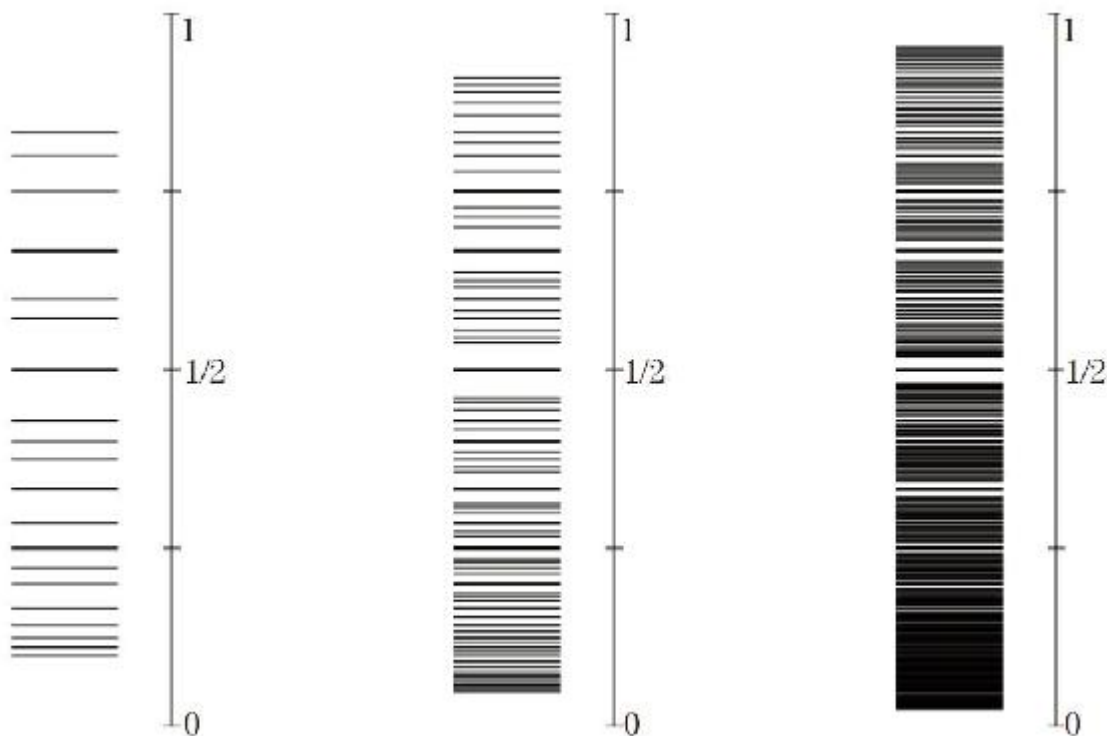
在他看来，这就是值得铭记的一刻。

“你要是一直瞎搞那些数字和书的话，早晚会变成一个华尔街罪犯。”杰克说，“这个国家已经没人想用双手踏实地干活了，这就是中国人抢走我们饭碗的原因。”

大卫拿起书和笔记，回到他和婴儿共用的卧室。她正在睡午觉，大卫注视着她的脸，她是那么平静，丝毫不受客厅电视传出的嘈杂声影响。

或许世界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他没有正确地计算。或许他已与世界脱节。

大卫坐到桌前，在纸上画了一条垂直的线条，在底部与顶部分别标上0和1，然后参照吴女士画在学校黑板上的直角坐标系里的康托映射折线，在0与1之间标出有理数序列。他为序列中的每一个有理数画上一条短横线。渐渐地，整纸张都被画满了。



横线一条条累积，随着沿纵轴方向攀升的折线上升，又随着落向横轴方向的折线有规律地落下，填满空白处。

有限的生命中有无限的时刻，谁说非得活在当下，依次经历人生呢？

过去的并非已过去。同样的时刻会反复经历，而且每次都会糅杂进新的东西。只要时间足够，空白就会被有理数填满，这些线条会构成一幅图。世界是合理的，要做的只是等待。

大脑的额叶、顶叶和内侧颞叶部分——只有当我们没有执行认知任务时才会活跃起来。我们计算12 391 424与38 234 231的和，规划如何从家赶往下一个面试地点，或是在阅读最新的互惠基金招股书时，通过磁共振脑部扫描，便能看出大脑的这部分区域是暗的。然而当我们没有主动地思考事情的时候，大脑里这片黑暗网络便会被点亮。

几年前，尚且年幼的大卫正翻着书。贝蒂和杰克出去了，他被独自锁在屋里。贝蒂告诫他千万别接电话、应门，或是让任何人知道他在家。他觉得这不稀奇，在他心目中，所有的八岁男孩在母亲出去约会时都是这样度过晚上的。比起与他人相处，或是面对杰克，他更愿意与父亲留下的几箱子书相伴。

他不怎么喜欢小说，但仍强迫自己艰难缓慢地通读下去，就当小说是教科书，专教令他揣摩不透的社交及情感规则。他更喜欢读关于数学的书，喜欢里面美丽的公式、奇妙的图形和那些他不会发音的奇怪符号。

其次便是关于科学的书，他读起来就像其他孩子读童话一样不忍释卷。比如这本书里说的：

黑暗网络蕴藏着我们这一物种最惊人的力量，相比语言、数学，以及发动战争与创作诗歌的能力，这种独特的能力更具有人性特色。黑暗网络是我们进行时间旅行的地方。

杰克的造访愈发频繁，有时还会过夜。大卫无法自然而然地理解母亲的改变，于是仔细将种种变化分类罗列出来，进行分析：她娇笑的模样，活像是电影里的年轻女孩；她开始穿大卫从未见过的裙子；公寓里杰克的东西越积越多。

关于大脑是如何感知时间的，一直迷雾重重。很难回答大脑如何察觉时间的流逝，如何感知未来稳定地变成现在、现在又变成过去。是否存在一簇稳步跳动的神经元，就像节拍器或是现代集成电路里的时钟信号那样在测量时间？又或者，是激活电位经过神经元时产生了模拟延迟效果，让我们知道时间在流逝？抑或是神经递质的化学扩散在测量时间？也许这正是为何当我们处于某些药物——例如可卡因会导致多巴胺的分泌——的影响下时，会感觉时间慢了下来。

门锁传来钥匙的转动声，贝蒂和杰克踉跄着走了进来。大卫放下书，抬起头，一股短暂的凉风过后，混杂着烟草、汗水和酒精的味道

充斥了闷热浑浊的公寓。杰克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贝蒂拿着半杯饮料从厨房出来，走到杰克身边时突然笑出声失去了平衡，跌到他的腿上。神奇的是，那杯饮料竟然没洒。她蹬掉高跟鞋，一手环抱住杰克的脖子。

“小鬼把书扔得到处都是。”杰克观察着地上摞起的书堆，说道，“随便走走就会踢倒一摞。再说这些书是怎么回事？我可没见你看过书。”

无论如何，研究似乎表明，与其说我们活在当下，不如说我们是活在当下的假象里。尽管你的眼睛会在你一脚踏在地上的瞬间就有所察觉，之后神经冲动才会将触觉从脚传递到你的大脑，你却察觉不到延迟。大脑位于颅骨下的黑暗中，直到它接收到来自全身各处的信号中最慢的一个后，才会把其他所有信号集成起来，形成对现在的感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意识被延迟了，有点类似于所谓的“现场直播”。也许我们就像火车上面向车尾而坐的乘客，总是在“当下”刚刚过去后才有所察觉。

“他父亲是个书虫。”贝蒂说，“上学时成绩很好，还上了弗吉尼亚大学。”

贝蒂意识到自己正在破坏气氛后，连忙闭上嘴，想去吻杰克。

“然后就上了你。”杰克说着，把嘴唇从她嘴上挪开，说话的语气变得肮脏。他隔着裙子开始揉摸她的胸部。贝蒂的脸变得通红，抬起手想阻止他。杰克笑着将她的手打到一旁。

“别动。让我给那小鬼展示一下你教不了他的东西。”

大卫移开了目光。他不擅长察言观色，也无法理解此刻母亲脸上的神情，她看起来就像自己撞见她没穿衣服一样。

不仅我们对于当下的感知是错觉，我们甚至没有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当下。大脑通过黑暗网络缅怀过往，模拟未来。我们再次体验经历过的事，总结经验，推算出各种可能性，为未来做准备。我们想象自

已身处其他时空，通过这一过程，在仅有一次的人生里经历多次的人生。

“我们得好好清理下这‘猪圈’了。”杰克说，“很多玩意儿都用不着。”

计算机可以检索长期储存的数据而不改动原数据，并在短期存储器上进行处理。而大脑记忆、激活电位的模式与之不同，是就地处理的，因此每次回忆时都会有所改变。我们之所以无法两次踏进赫拉克利特之河⁵的同一处，不仅因为我们的身体无法穿越时间，更是因为我们每一刻的记忆永远都在变化着。

“这孩子整天都坐着看书，这不正常。你看他，我们回来这么久，他瞧都没瞧一眼。我可被他吓到了。嘿，我跟你说话呢！”

杰克将遥控器朝大卫扔去，砰的一声砸到他胸口，然后咔嗒一声掉到地上。大卫吓得一缩，抬起头，两人目光相遇。紧接着，杰克咒骂起来，将贝蒂一把推开。

杰克令他困惑。大卫找不出能预测他爆发的规律。

最终，贝蒂把杰克哄进卧室，剩下大卫独自一人留在客厅。他缓慢地伸直腰板，忽略疼痛，然后把书放到腿上。

黑暗网络是我们大脑的默认模式。只要我们没有费心在想问题，大脑便会转变为这种状态。只要我们没在思考任何特定的事，便会徜徉在时间里，抛开当下的束缚，漫步在无限多的人生道路上，无论是已走过、未走过，还是等待被发现的道路。

大脑操控时间的能力几乎尚未被开发。如果说感知的同时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假象，那么我们对于经历的线性化感知是否也是人为构建的？我们似乎在时间之河里走马观花，仅是时不时地刻意感知当下。如果创伤与疾病影响了大脑的相关区域，那么我们是否可将经历切分成无比细微的碎片，无序地进行体验，又或者永远地远离当下，迷失在时间中？

第二天，贝蒂与杰克将所有的书打好包，送到了垃圾场。

“反正那些书你也读不了。”贝蒂安慰大卫道，“我连看都看不懂。可生活还得继续。”

“根据我们上次所学，”吴女士说，“你们也许会认为，所有无限集合的基数都是阿列夫零，但这是错的。无限可数集只是无限中最小的。

“举个例子，所有实数的集合并非无限可数集，而要比它大得多。康托找到了证明的方法。

“假设实数属于无限可数集，那么在自然数与实数之间必然存在双射，实数数量也必然可数。既然每个实数均可以用无穷的小数位数数列的形式写出——如果小数位数并非无穷多，就在末尾填上重复的0好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其排列会呈以下所示：

					.					
					.					
					.					
...	1	2	3	.	0	1	2	3	4	5 ...
...	1	2	4	.	0	2	3	4	5	6 ...
...	1	2	5	.	0	3	4	5	6	7 ...
...	1	2	6	.	0	4	5	6	7	8 ...
...	1	2	7	.	0	5	6	7	8	9 ...
...	1	2	8	.	0	6	7	8	9	0 ...
					.					
					.					
					.					

“记住，这应该是所有实数的排列，然而我们可以轻易构建出一个不可能存在于此排列中的新的实数。取排列中第一行数字的第一个数，写下一个与之不同的新数字。再取第二行数字的第二个数，再写下一个与之不同的新数字。沿排列中的这条斜线，依此类推。

“当你把新数字连在一起，便得到一个新的实数，但该实数不存在于排列中的任何角落。它与第一行数字的不同在第一位数，与第二行的不同在第二位，与第三行的不同在第三位，依此类推。

				.						
				.						
				.						
...	1	2	3	.	0	1	2	3	4	5 ...
...	1	2	4	.	0	2	3	4	5	6 ...
...	1	2	5	.	0	3	4	5	6	7 ...
...	1	2	6	.	0	4	5	6	7	8 ...
...	1	2	7	.	0	5	6	7	8	9 ...
...	1	2	8	.	0	6	7	8	9	0 ...
				.						
				.						
				.						

... 2 3 4 . 1 1 8 ...

“继续沿着新的斜线圈出数字，然后替换数字，你可以构建出无限多的不存在于排列中的实数。所以自然数与实数之间不存在双射，无论你怎么排列实数，总会有更多的漏网之鱼。实数是无限集合，但

该集合的基数比阿列夫零要大得多。实数比自然数多得多，因此是不可数的。我们将此类不可数的无限集的基数称为‘贝特一’。

$$\beth_1$$

“但纵使是贝特一，也只是一个很小的超限数⁶。还有更多更大的数字，那是真正的无限中的无限，过几天我们会讲。当康托首次提到它们的存在时，部分神学者觉得受到了威胁。在他们看来，康托是在挑战上帝绝对的无限性和超然存在。

“即使只知道贝特一比阿列夫零要大这一点，已足以让人观察到一些奇妙的事实。例如，我们知道有理数是可数的，基数是阿列夫零。可是，实数是有理数集与无理数集的并集，我们也知道实数的基数是贝特一。

$$|\mathbb{R}| = |\mathbb{Q}| + |\bar{\mathbb{Q}}|$$

$$\beth_1 = \aleph_0 + ???$$

“因此，无理数集的基数必然比阿列夫零大，因为将阿列夫零翻倍得到的仍是阿列夫零，而不是贝特一。事实上，我们已经证明无理数是不可数的——或者说基数为贝特一。

“换句话说，无理数比有理数要多得多。几乎所有实数都是无理数，同理可证，几乎所有无理数都是超越数，而不是代数数，不可能是整系数多项式的根。尽管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超越数屈指可数——比如圆周率和欧拉数——但它们构成了数轴的大部分。你们这些年在学校所学的数学知识，不过只关注了这条连续体上极微小的一部分而已。”

吴女士的教材在开篇那一章引用了诗句。大卫不怎么喜欢诗，似乎所有诗都是用他不能理解的言外之意写成的，当中的隐喻与意象让他困惑。但是这次不同，这些诗他读来似乎感同身受。

无限之重，重如泰山。

有限之人，难将身翻！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再生》

我辽阔博大，我包罗万象。

——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

现在他明白，他画的横线永远无法填满数轴，线与线之间的无理数空间是无限的。这幅图永远不会变得连贯，变得合理。生活中不可能只有理性时刻。

然而理性时刻不值得计算。他总算明白，自己没什么毛病。他已经确切地知道非理性才是常规，而不是特例，从而进一步了解到大部分的非理性时刻是超凡的，即使我们几乎没有留意到它们，这难道不是好事吗？生活本不合理，亦无须合理，为何神学者会惧怕康托的理论？这是个可喜可贺的真相。唯有快乐的超凡时刻需要计算。

卧室门外传来贝蒂的尖叫声，打断了他的思路，接踵而来的是婴儿的啼哭声。大卫很惊讶，如此弱小的身躯竟能发出这般洪亮的哭喊。她扯着嗓子，哭求公正和道理，既无畏，又哀伤。婴儿停下来喘气的间隙里，他隐约听到贝蒂在压低嗓子恳求着什么，紧接着便是盘子砸地的声响。

他打开了门。

他看得出杰克只是微醉，因为他双脚稳稳地站在地上。贝蒂引以为傲的柔顺长发被杰克缠在手上，一把揪住。她跪倒在地，双手拉住杰克揪她头发的手。婴儿在沙发上甩动着四肢，由于大哭和缺氧，脸变得通红。

也许杰克又被炒了鱿鱼，也许是和街区杂货店的越南老板吵了一架，也许是不喜欢回家后见到贝蒂穿的衣服，也许小婴儿不合时宜的哭闹让他恼火。

“你这肮脏的荡妇。”他的语气冷静平和，“我得给你点颜色看看。那人是谁？”

贝蒂泣不成声地否认着。杰克继续攥紧她的头发，开始踢她的肚子和腰。

他没打她的脸，大卫想。还算有理性，不然邻居会起疑的。

贝蒂继续道着歉，试图解释，让一切在自己和杰克看来变得合理。

大卫说不出话，只觉得一股炙热的力量在体内慢慢升起，蹿至喉咙，让他难以呼吸。他一把抓住杰克的手，却被他看也不看地甩到地上。

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大。剧烈的疼痛在他的头颅中跳动。他从未感到如此愤怒与无助，疼痛和恐惧无法控制。他只会操控脑海中的符号。他真是一无是处。他在共情方面存在困难。他对什么都太当真。

贝蒂的恳求与婴儿的哭泣褪变成了在脑中跳动、敲打的疼痛。时间似乎慢了下来，他的意识开始飘移，脱离了当下。

一，桃金娘海滩。

他看着通往厨房的门，站起身。

二，吴女士放在他肩上的手。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惊讶地发现手里正握着一把菜刀。就像火车上面向车尾而坐的乘客。冰冷的刀片反射着灯光。

三，“他没什么毛病，只是太害羞了。”

贝蒂在地上缩成一团，公寓里的灯光变得暗淡。从后面看，杰克黑色的身影起伏着，怒气还未平歇，他缓缓举起一只拳头。婴儿又尖叫起来。

四，数字的对角线延伸至无限远处。

他又坐到了地板上，低头发现手上沾着血。菜刀被扔在地上，杰克也安静地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地靠着沙发，血在身子四周流成一摊。贝蒂朝着大卫爬了过来。

五，此刻，此时。

吴女士展示的康托对角线论证法没指出一个缺点，即任何写为无限位小数形式的实数皆是模棱两可的。也就是说，一个数字，比如2，既可写成1.999 9……，也可写成2.000 0……，这也就导致了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对角线证法所创建的新数字，也许只是已被列举在文中排列里的某数字的变形。然而通过要求排列中的实数遵照……9999……的形式，同时构建的新数字不使用0这一方法，可以解决该问题。

作者的话：

文中关于大脑以及时间感知的部分参考来自大卫·伊格曼与丹尼尔·吉尔伯特的研究综述：

大卫·伊格曼，《大脑时间》，边缘：第三类文化，2009年6月24日。（阅读链接 http://www.edge.org/3rd_culture/eagleman09/eagleman09_index.html）

丹尼尔·吉尔伯特，《大脑：在大脑中做时间旅行》，《时代周刊》2007年1月19日。（阅读链接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580364,00.html>）

1 英语中“理性”与“有理数”皆为rational，“非理性”与“无理数”皆为irrational，在文中形成呼应。

2 此处为双关语。在英语中，“化圆为方（squaring the circle）”同时还表示“无法做到的事情”。

3 格奥尔格·康托（Georg Cantor，1845-1918），德国数学家，集合论的创始人，第一次给无穷建立起抽象的形式符号系统和确定的运算。

4 语出《庄子·杂篇·盗跖》。原文：“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

5 源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主张“万物皆流”。他曾说“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意即客观事物是在永恒地运动着。

6 指大于所有有限数、但不必为绝对无限的基数或序数。

杀敌算法

In the Loop

萧傲然 译

2011年首次发表于科幻短篇集《战争故事》（War Stories）

与机器人并肩作战，即意味着没人再需要为杀戮负良心债。

凯拉九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变成了怪物。

此事并非发生在一夜之间。如同往常，他每天早上上班，晚上回家。回家后，凯拉会让他跟自己玩接球——这曾是她每天最喜欢的时刻。然而父亲同意陪她玩的次数逐渐减少，后来甚至再也没有答应过。

他总是目光呆滞地坐在桌前，凯拉问他问题，他也不吱声。以前他会风趣地回答所有问题，凯拉还会把他说的笑话讲给朋友们听，觉得他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爸爸。

她喜欢过去那些美好时光，那时，父亲教她怎么用锤子，怎么量尺寸、锯凿东西。她会告诉父亲自己长大后想成为一名建筑师，父亲听后会点点头，说她的想法很棒。但是，现在他已不再带凯拉去库房的工作间一起制作东西了，没有任何解释。

接着他开始在夜里外出。最初，妈妈会问他什么时候回家，他却像看陌生人一样看着她，然后关上身后的门。当他回来后，凯拉和她的弟弟们都已经上床，但她却能听到吼声，有时还有砸东西的声音。

妈妈看爸爸时似乎开始有些害怕，凯拉想要帮忙，于是努力帮忙哄弟弟们上床睡觉，主动收拾自己的床铺，安静地吃晚饭，把所有事都做得尽善尽美，希望这样情况就会好起来，一家人能回到过去的状态。可爸爸好像根本不在乎她或弟弟们。

然后有一天，爸爸一把将妈妈推到了墙上。凯拉当时站在厨房，觉得整座房子都在震动。她不知该如何是好。父亲转身看着凯拉，五官皱成一团，仿佛他恨她、恨她母亲，最重要的是恨他自己。随后，他逃离了这个家，没留下一句话。

当晚，妈妈收拾好行李，把凯拉和弟弟们带到了外婆家，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凯拉想过给父亲打电话，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她想象着自己质问电话那头的男人，你对我爸爸做了什么？

一位警察过来找她母亲，凯拉躲在过道，偷听到了他们的交谈。我们认为这不是谋杀。这时她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当时她没有哭，挺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哭。

他们回到家，有许多事情要做：将爸爸的制服叠好收起来，包起他的日常衣物送给别人，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出售，准备好永远搬离此地。她抚摸着爸爸闪闪发亮的勋章和徽章，它们都整齐地摆放在盒子里，这时她终于哭出了声。

他们在爸爸的衣柜抽屉底部发现了一张纸。

“这是什么？”她问妈妈。

妈妈读了一遍。“是你爸爸所在军队的长官写的。”她双手颤抖，“上面写着你爸爸杀过多少人。”

她给凯拉看了看那个数字：一千二百五十一人。

这个数字萦绕在凯拉的脑海中，仿佛她父亲的生命意义就来自它，仿佛他和被杀者都是由这个数字所定义的。

凯拉快步走着，拉紧外套抵御着晚秋的凉意。

如今她已是大四学生。校园招聘活动正如火如荼。凯拉就读的大学历史悠久，四处都是以显贵家族姓氏命名的红砖楼房，这些家族甚至在美国建国前便已兴旺发达，所以这里的学生极受招聘者欢迎。

她刚离开一家小型量化交易公司举办的聚会，走在回公寓的路上。这家公司来自纽约，颇具人气。来自管理咨询、金融服务领域，以及硅谷的各大公司订光了学校周边的酒店房间，每晚都为有意应聘者举办聚会。凯拉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这个热门专业让她大受欢迎。今晚她需要列出心仪公司的最终排名表，谨慎地做出计划，努力赢得机会参加最梦寐以求的公司的面试。

“打扰一下。”一位年轻人挡住她的去路，“能不能在请愿书上签个名？”

她打量着摆在面前的写字板：停止战争。

严格来说，美国并没有在打仗。国会没有宣战，只是总统在行使他的固有权利。但也许战争从未停止。美国撤完军，又部署回去，不久之后承诺再次撤军。十年过去了，远方的人们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中。

“不好意思。”凯拉说道，尽量避免接触男孩的目光，“我不能签。”

“难道你支持战争？”男孩的声音里透着疲惫，怀疑的模样几乎像是装出来的。没人在乎这场战争，他一整晚都在独自游说人们来签名。阵亡的美国人太少，令这场“冲突”看上去不大真实。

她该如何向他解释自己不相信战争，不想与之有任何瓜葛呢？另外，如果她在男孩拿来的请愿书上签名的话，岂不等同于背叛了她记忆中的父亲，好像是在向世人宣称他所做的是错误的？

所以她只是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回到公寓后，凯拉脱下外套，打开电视。

……是目前为止在美国大使馆前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要求美国停止使用无人机进行空袭。今年为止，无人机空袭已在该国导致超过三百人丧生，抗议者称其中大多数都是无辜平民。美国大使……

凯拉关掉电视，情绪变得很差，完全没心思列出面试公司的优先顺序。烦躁不安中，她开始打扫公寓，使劲擦洗水槽，以驱赶脑海中的画面。

随着年龄的增长，凯拉开始阅读、观看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无人机操控员的访谈。透过那些受访者的脸，她寻觅着父亲的影子。

我坐在空调办公室里，一边通过显示屏观察无人机摄像头拍到的景象，一边用操纵杆控制无人机。如果某人被怀疑是敌人，我便需要做出决定，扣下扳机，然后放大画面，看着屏幕上的人支离破碎、鲜血迸溅，直到尸体冷却下来，消失在红外线摄像机中。

凯拉打开水龙头，让热水流过双手，仿佛父亲每晚回家后无言阴沉、逐渐变成一个陌生人的记忆能一同洗光。

每次我都会想：这个人是否该杀？那人背的袋子里装的是炸弹呢，还是只是几块肉而已？那三个人是在策划伏击呢，还是只是累了，靠在路边的石头后面休息而已？你杀了成百上千人，事后有时仍然会发现自己判断失误了，尽管这并不是常态。

“你是个英雄。”凯拉说，用沾水的双手抹着脸。滚热的水流过脸颊，她假装这不是泪水。

不，你不明白。这跟向那些朝你开火、企图杀你的人还击不同。当你坐在几千英里之外，透过摄像头看着一群没穿军装、看上去就像要去朋友家拜访的人，然后按下按钮杀死他们，这毫无英勇感可言。这不像电子游戏，却又是电子游戏。你并不觉得自己是个英雄。

“我想你。我多希望自己能早点理解你。”

每天杀完人之后，你从椅子上站起身，走出办公楼回家。一路上听到鸟儿在头上鸣唱，和少男少女们擦肩而过，他们有的咯咯笑着，有的一脸忧郁，都沉浸在各自安全的小世界里。然后你推开家门，妻

子跟你抱怨她恼人的上司，孩子们等你辅导他们做功课，而你所经历的事，却一点也不能向他们诉说。

换作你你一定会疯的，要不然就是你早疯了。

那张纸被母亲压在盒子底部束之高阁了，凯拉不想让上面的数字定义她的父亲。

“他们计算错了，爸爸。”凯拉说道，“名单里少算了一个人。”

凯拉垂头丧气地漫步在大厅里，她刚刚结束这天的最后一场面试——硅谷一家炙手可热的新公司。面试时她很紧张，心不在焉，智力题也弄砸了。这天显得格外漫长，何况她昨晚还没睡好。

她快要走到电梯口时，注意到身旁房间的门上贴着一张名为“AWS系统”的公司的面试登记表，表尚未填满，底部的几个格子仍是空的。一般来说，这表示这家公司并不受欢迎。

她仔细看了看招聘海报。这家公司的业务与机器人技术有关。有几张办公楼的图片，它坐落在一处景色秀丽、风格现代的园区当中。海报还着重列出了颇具竞争力的薪水和福利，算不上特别耀眼，但也足够有吸引力了。为什么没人感兴趣呢？

接着她看到，“应试者需要通过安全调查筛选”。仅是这条，就会淘汰掉不少她的非美国籍同学，而且很可能意味着政府合同。也许跟国防有关。她一阵战栗。她的一家早已受够了战争。

她正要离开，目光落到了海报的最后一行字上：不再让我们的英雄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之苦。

她将名字填入空格里，然后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待。

“你的履历让人惊叹。”男子说道，“实际上，是我一天以来见过最棒的。我确定我们愿意进一步与你交流。你有什么问题吗？”

最后这句话凯拉等待已久，“你们开发的机器人系统旨在替代人类去操控无人机，是吗？在战场上。”

招聘者笑了，“你以为我们是天网系统¹吗？”

凯拉没有笑，“我父亲曾是一名无人机操作员。”

男子变得严肃起来，“我无法透露任何机密信息，所以接下来我们的一切谈话只是假设。在假设中，相比人类操控机器，让自主机器人系统操控也许存在些许优势。”

“比如？不可能是安全方面的吧，无人机操作员待在国内，很安全。或者说你认为机器的作战效果更好？”

“不，我们对制造冷血的机器人杀手毫无兴趣。但我们不该让人类去做本该由机器完成的事。”

凯拉心跳加速，“继续说。”

“有许多原因都能说明相比人类，机器能成为更好的士兵。一名人类操作员需要根据极其有限的信息来做出决断：能参考的只有视频反馈画面，有时还有情报报告。但仅仅通过由摇摇晃晃的摄像头拍下的场景、自相矛盾的混乱情报就决定是否开火，并不是人类所擅长的思考方式。这种方法的犯错空间极大。操作员可能犹豫过久，以至于将无辜之人置于危险境地；也可能由于过快扣下扳机，从而违反交战规则。不同操作员做出的判断取决于其直觉与情绪，从而可能导致与他人不一致。人类的操作易出现前后不一，也缺乏效率。而机器更为胜任这一工作。”

最糟的是，凯拉想，因为这种必须做出决断的经历，可能会导致人类崩溃。

“如果我们从人类手里收回决定权，让个人意识脱离决策程序，结果便是附带损伤会更少，战争会更人性、更文明。”

然而凯拉所想的却是：再也没有人需要做我父亲做过的事了。

安全调查流程耗时颇久。当凯拉打电话告诉母亲，可能会有政府调查员找她谈话时，母亲显得很惊讶。凯拉不知该如何向她解释自己为何偏偏选了这份工作，其他地方明明有更好的职位。所以她只是说：“这家公司帮助退伍老兵和士兵。”

母亲小心翼翼地说：“你父亲会为你骄傲的。”

公司将她分配到了民用设施部门，专为工厂和医院制造机器人。凯拉在工作上兢兢业业、按部就班，她不想在做到真正想做的工作前把事情弄砸。她很擅长这份工作，也希望别人能注意到。

某天上午，首席机器人学家施托伯博士让她到会议室去见他。

一路上，凯拉的心悬到了嗓子眼儿。自己要被开除了吗？是不是由于父亲的经历，公司觉得无法继续信任她了？他们会据此认为她情绪不稳定吗？她一直挺喜欢施托伯博士，他看上去像是一位良师益友，但她从未与他近距离接触过。

“欢迎加入。”施托伯博士微笑着说。房间里除了凯拉，还有另外五名程序员，“你的安全调查结果今早出来了，我想让你立刻加入这个团队。这也许是目前公司里最有意思的一个项目了。”

其他程序员微笑着鼓掌。凯拉报以赧然一笑，和伸出手的各位同事依次握手。他们都是公司里尽人皆知的明星。

“你将加入‘AW-1守护者’项目，我们的机密项目之一。”

其中一位程序员——一个叫亚历克斯的年轻人插话道：“这可不像我们已经做过的战地运输机械骡或遥控监视装置。‘守护者’是一种小型卡车大小的无人操控自主飞行器，装配有机枪和导弹。”

凯拉注意到，说到武器系统时，亚历克斯很兴奋。

“我以为我们已经在制造类似的东西了。”凯拉说。

“不太一样。”施托伯博士说，“我们其他的作战系统要么是用于遥远地区的外科手术式打击²，要么用于前线作战模拟，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任何移动的物体都可以被射击。然而‘守护者’的设计理念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进行维和，特别是存在大量需要保护的西方人士或当地友人的地方。目前，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依赖人类操作员。”

亚历克斯用故作严肃的嗓音说：“假如我们不需要担心附带损伤，事情就容易多了。”

施托伯博士注意到凯拉并没有笑，于是示意亚历克斯适可而止，“玩笑归玩笑，只要我们仍占领着他们的国家，就会有觉得为我们工作能获得好处的当地人，也会有希望赶走我们的当地人，这种局面再过五千年也不会变。我们得保护愿为我们工作的当地人免受后者的侵害，否则一切都会分崩离析。同时，我们也不能让负责搞重建的西方人时时刻刻躲在戒备森严的营地。他们必须融入当地。”

“辨别谁是敌人，并非总是那么容易。”凯拉说。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大部分情况下，大多数人都是两面派。如果他们觉得帮我们安全，就会帮我们；如果觉得帮武装分子是个更好的选择，就会帮他们。”

“我总说，如果他们选择帮武装分子蒙混过关，那我们何必要那么小心谨慎？那是他们自己做的决定。”亚历克斯说。

“我想交战规则的部分解读会支持你的观点。但我们向世界宣称的是，这是一场全新的战争，一场干净的战争，我们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当今世界，人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一举一动十分重要。”

“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趁亚历克斯还没将话题扯得更远，凯拉问道。

“我们正在制造的关键软件，需要模仿人类远程操作员现在所做

机操纵视频。有一些无人机干掉了坏人，另一些杀错了人。我们需要观看视频，提取出操作员的决策过程，形成可用来辨别和锁定藏匿在城市环境中的武装分子的正规程序，排除掉错误，并使之能重复适用于新的场景中。然后，我们再运用大数据对其进行改进，这是单个操作员无法整合利用的。”

这种代码将展现我的父亲以及像他那样的人的意识，这样就再没人需要做他们做过的事，承受他们所承受过的苦了。

“小菜一碟。”亚历克斯说完，所有人都大笑起来，除了凯拉和施托伯博士。

凯拉将全身心投入到了一款名为“道德监管者”模块的研发工作中。该模块负责在机器人向嫌疑目标开火时，最大程度降低附带损伤。她在为杀人机器装上良心。

凯拉每周末都来加班，并待到很晚，有时就在办公室里睡，却并不觉得自己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她无法和寥寥无几的朋友谈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不愿浪费在办公室之外的时间与亚历克斯这样的人相处。

她反复观看无人机空袭的视频，不知其中是否有她父亲经手的任务。她十分理解当某人透过摄像头看着自己即将击杀的人时所感到的困惑，所体验到的一种强大与无力并存的奇怪感受，以及要做出决断的压力。

最难的部分在于将这种理解转换成代码。计算机要求精准无误，同时需要将含糊不明的直觉理顺，从而迫使人直面隐匿于人类意识角落里的丑恶。

为了使机器人最大限度地降低附带损伤，凯拉得给拥挤城区里所有可能受到威胁的生命体都分配数值。而做到这点的最有效方法之一——至少在模拟场景中是如此——恰好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做侧

写。这种算法需将种族特征以及关于语言、衣着的线索转译成一串数字，一串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数字。沉重的任务让她心力交瘁。

“一切还好吗？”施托伯博士问道。

凯拉从键盘上抬起头。办公室的灯已经灭了，外面很暗。楼里差不多只剩她一个人。

“你最近太辛苦了。”

“有很多事要做。”

“我查看了你的打卡记录。看上去你似乎卡在了用面部识别软件来判断种族身份的阶段。”

凯拉凝视着办公室门口施托伯博士的身影，走廊的灯光映照着他的后背。“没有相关的API³。”

“我知道，但你却不愿自己动手开发。”

“那样似乎……是不对的。”

施托伯博士走进来，坐到桌子另一边的椅子上，“最近我看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二战期间，美国陆军专门为战争训练了一批狗，担任岗哨、警卫等职能，甚至在一次攻岛战役中充当了突击队。”

凯拉看着他，等待着。

“那些狗必须被训练出分辨敌我的能力，于是军方让一批日裔美国籍志愿者教狗进行侧写，以攻击具有特定面部特征的人。我一直很想知道那些志愿者的感受。这种事虽让人反感，却很必要。”

“军方没有用德裔或意裔美国籍志愿者，是吗？”

“没有，至少我没听过。我跟你讲这些，不是让你无视这工作本身存在问题的一面，而是告诉你，现在你面临的问题并非史无前例。战争的重点就在于它偏护某一人群的生命，而不那么在乎另一群人。既然无法读取人的思想，那就必须另辟蹊径，摸索出方法来分辨需要保护的人和该杀的人。”

凯拉陷入沉思。施托伯博士的逻辑无懈可击。毕竟，这么多年来，她一直心痛父亲的过世，却从未为她父亲所杀的上千人流过一滴泪，哪怕当中不少人可能是含冤而死的。对她而言，父亲的生命远比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还要珍贵，他的遭遇也更令人同情。这也是促使她站在这里的原因。

“我们的机器比人类更胜任这份工作。诸如外貌、语言、面部表情等属性，只是输入数据的一个方面。我们还有遍布全城的上千个监视摄像头拍摄的视频，有来自电话、社交访问的元数据，有根据个人无法掌控的庞大数据定位的个别嫌疑目标，你的算法可以将这些通通整合。一旦程序设计完成，机器人便能始终如一地做出决断，没有任何偏见，只有让人信服的证据。”

凯拉点点头。与机器人并肩作战，即意味着没人再需要为杀戮背负良心债。

凯拉的算法需要进行详细说明后，才能递交给政府批准。有时提案会被退回，上面标注着疑问与改动。

她脑海中浮现出某个将军（也许还有几个军方律师提供咨询）逐字逐行阅读她的虚拟代码的情景：

目标的特征将被评估并赋值。目标是男人？嫌疑值增加三十分。目标是孩子？嫌疑值降二十五分。目标面部与任何一个暴力分子嫌疑人的匹配程度不低于百分之五十？嫌疑值增加五百分。

接下来，给目标周围可能受到附带损伤的人赋上数值。被确认为美国人或极可能是美国人的数值最高。然后是与美军结盟的当地民兵或团体，以及当地精英人士。那些看上去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人数值最低。算法必须将媒体报道与政治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考虑在内。

在计划说明来来回回几次之后，凯拉已经熟悉了这套流程，她的任务似乎并不太难。

凯拉盯着支票上的数字，很大一笔。

“这只是公司对你所做贡献的小小心意。”施托伯博士说，“我知道你一直兢兢业业。今天我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关于试用结果的正式通知。他们很高兴，自从使用‘守护者’以来，附带损伤减少超过百分之八十，而且没有一起目标确认失误。”

凯拉点点头。她不知道这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是基于已经死亡的人数，还是分配给个人的数值，也不清楚自己是否想深究此事。决定已成事实。

“下班后，我们团队应该庆祝一下。”

数月来，凯拉第一次与团队其他人出去聚会。他们大吃大喝了一顿，还唱了卡拉OK。亚历克斯还说起了他在战争游戏里的赫赫功绩，凯拉听得开怀大笑。

“是对我的惩罚吗？”凯拉问。

“不，不，当然不是。”施托伯博士说话时眼神闪躲，“只是行政休假而已……直至调查结束。工资仍会两星期发一次，当然医保也不会中断。我不想让你觉得在背黑锅，只是‘道德监管者’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你完成的。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催促我们报告设计方法，我被告知第一轮传讯将在下周进行。你不用参加，但是我们很可能会提及你。”

凯拉只看过一次那个视频，但一次就够了。视频是有人在市场里用手机拍摄的，画面摇晃模糊。来自“守护者”的视频无疑会清楚不少，但她看不到了，那属于机密资料。

市场里人头攒动，熙攘的人群趁着清晨凉爽的空气出来逛逛。若定睛细看，那里很像凯拉采购杂货的农贸市场。一名年轻美国人，身

着显眼的防弹背心——在那里只有外籍重建顾问和技术人员才会这样穿，正和一个商人说着什么，也许是在为想买的水果讲价。

记者不久后采访了他，他的话一直在凯拉脑中回响：“突然，我听见在市场上空巡逻的‘守护者’发出的声音起了变化，它们停下来悬在我的头顶，我意识到情况不妙。”

视频中，他周围的人群突然向四面散去，互相推搡着逃开。视频拍摄者也跑了，屏幕变得一片混乱模糊。

画面稳定下来后，已经离事发地点很远。两个小型卡车大小的黑色机器人悬浮在摊棚上空，看起来就像食肉猛禽、钢铁怪物。

即使在手机视频里，也能听到机器人通过喇叭发出的用当地语言录制的警告。凯拉不知道警告里说了些什么。

一个男孩朝美国人跑去，一边大笑一边尖叫，似乎没注意到悬浮在他头顶上的机器。他张开双臂仿佛想要拥抱那个男人。

“我呆住了，心想，上帝啊，我死定了。那小孩身上带着炸弹，我死定了。”

通过利用机器人的某些弱点，当地武装分子尝试着适应操纵机器人的算法。因为他们得知小孩具有相对较高的附带损伤数值与相对较低的嫌疑目标数值，于是他们开始利用儿童来实施行动。为了应对他们的新策略，凯拉只能对算法与赋值表进行调整。

“你做出的所有改动，都是应军方要求并得到了他们批准的。”施托伯博士说，“你的程序严格遵守最新的交战规则以及监管真士兵的战场惯例。你的行为无可指责，参议院的调查只是例行公事。”

视频中的男孩继续朝美国人跑去，悬浮于上空的“守护者”发出的警告声越来越大，但他全然不顾。

更多不同年龄的男孩女孩拥入这片人群空出来的区域，大叫着跟随在第一个男孩身后。

武装分子研究出了一个对付无人机的策略，有时会奏效。他们首先单独放出第一个人体炸弹，引开无人机火力。当无人机操作员的注意力集中在第一个人身上时，后备人体炸弹便会趁着无人机朝第一个人开火时，一窝蜂拥向目标。

机器人不会分神，凯拉已经设计好应对这种策略的程序。

现在，视频里的男孩距孤立无助的美国人仅几步之遥，悬浮在右上空的“守护者”开了一枪，屏幕里传来的声响让凯拉往后一缩。

“声音很大。”被采访的男人说道，“我曾听过‘守护者’开火，但都离得很远。近在咫尺是完全不同的感受。仿佛枪声传入的不是耳朵，而是骨髓。”

男孩应声倒地，脖颈之上的脑袋不见了。在人群之中开火时，“守护者”必须做到干净利落。

视频中又传来几声震耳的枪声，凯拉不禁跳了起来。手机主人连忙掉转镜头，只见几团破衣烂衫和血迹出现在地上。是其余的小孩。

人群远远躲着，但有个别男人返回事发的空地，提高嗓门走上前去，却不敢离受惊的美国人太近，因为他头顶仍悬浮着两架“守护者”。几分钟后，美军士兵与当地警察赶到现场，将人群驱散回家，视频至此结束。

“当我看到死去的小孩倒在泥土中时，只觉得心安了下来以及难以言表的高兴。他本想要杀我，而我得救了，被我们的机器人拯救了。”

不久后，拆弹机器人在搜查死者尸体时，没有发现爆炸物。

第一个小孩的父母站出来解释，说他们儿子的精神不大对劲，通常都被锁在家里，但那天不知怎么的逃了出来。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冲那个美国人跑去，也许是觉得他的长相不同，所以好奇而已。

所有邻居都向当局坚称男孩并不危险，从未伤过人。他的兄弟姐妹和朋友跟在他后面，是想阻止他惹出什么麻烦。

采访中，男孩的父母泣不成声。采访视频下方的部分评论说，他们只是在镜头前故作悲伤，为的是从美国政府手里获得更多赔偿。另外许多评论者则十分愤怒，互相唇枪舌剑，在评论中罗列出详尽的论证，试图压倒对方。还有些评论者再次提出一个观点，即对于新闻报道的评论应该有底线。

凯拉想起自己修改程序的那天。天很热，她在吃刨冰。她记得自己删除了儿童生命的旧数值，然后添加了新数值。正如数百个已经完成的改动一样，没什么稀奇的。她记得自己删掉了一个“if”语句，添加了一个新的，改变了控制流以打败敌人。她记得自己在想出解决嵌套逻辑的巧妙方法后激动不已。这是军方的要求，她决心全心全意地尽己所能。

“错误不可避免。”施托伯博士说，“媒体的闹剧总会落幕，所有的是非总会结束。新闻周期是有限的，新事件终将取代旧事件，我们只需耐心等待。下次我们会想出让系统工作得更好的方案。我们的做法是进步，是战争的未来。”

凯拉想到那对哭泣的父母、死去的那个小孩，以及死去的那些小孩。想到施托伯博士提到的百分之八十这个数据。想到父亲记分卡上的数字，以及那串数字背后的父母、孩子与兄弟姐妹。她想到了父亲回家时的模样。

她起身欲走。

“你得记住，”身后的施托伯博士说，“你没有责任。”

她没有说话。

凯拉下了公交车走回家时正值高峰期，街上堵满了汽车，路旁挤满了人。饭店很快人满为患，女服务员与顾客在打情骂俏，站在橱窗前的男男女女盯着里面的商品。

她确信其中大部分人已烦透了关于战争的报道。如今已经没有阵亡士兵被运送回国了。这是一场干净的战争。这不正是生活在一个文明国家的意义吗？如此一般人便不需要操心战争，而是让其他人、其他东西来操心。

她大步经过冲她微笑的服务员，经过不知她姓甚名谁的用餐者，混进路旁拥挤的人群。有人开怀大笑，有人在听音乐，有人在争执吵架，却没人留意到一个怪物正从他们中间走过，也不知道千里之外的机器正在挑选下一个杀戮的目标。

[1](#) 科幻经典影片《终结者》系列中导致人类灭亡的计算机系统。

[2](#) 指使用十分精准的巡航导弹或炸弹摧毁目标物，摧毁目标的效果可以达到如同外科手术切除那样精确干净，且不会伤及目标以外的物体。

[3](#)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麦克斯韦之妖

Maxwell's Demon

胡绍晏 译

2012 年首次发表于《奇幻与科幻杂志》（The Magazine of Fantasy & Science Fiction）

没有小妖守在门口，世界的熵值便会增加。

1943年2月

图勒湖战时转置中心离营申请表

姓名：山城贵子

问题27：你是否愿意效力于美国武装部队并在任何地点执行战斗任务？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是女人，没有资格参加战斗。

问题28：你是否愿意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忠实地捍卫美国免受国内外一切武装力量的攻击，并放弃对日本天皇或其他任何外国政权与组织的忠诚？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出生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从未以任何形式效忠于日本天皇，因此也无所谓放弃。当我的祖国能给予我和家人自由时，我愿意无条件地效忠于它。

1943年8月

贵子沿着笔直的道路走向行政楼群，两边是整齐划一的低矮营房，每一栋分成六间屋子，每间屋子里住一家人。她可以远远地望见东边圆筒状的鲍鱼山。她想象从山顶俯视井然有序的营房：就像小时候父亲给她看的一本书里所画的古代奈良，布局规整而匀称。

她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棉布连衣裙，一阵轻风拂过，化解了加利福尼亚州八月的暑气。但她怀念阴凉湿润的西雅图，怀念普吉特海湾无休无止的雨水，怀念家乡朋友们的欢笑，怀念不受瞭望塔和铁丝网限制的地平线。

她来到营地的指挥部，向警卫报上姓名。他们护送她穿过长长的走廊，又穿过几间满是烟臭味的大屋子，里面坐着一排排打字员，键盘敲得噼啪作响。最后，他们来到指挥部深处的一间小办公室。他们在她身后关上门，外面办公室嘈杂的机械声和话语声消退下去。

她不知道为何受到传唤。她站在那里，看着桌子对面穿制服的男子。那人正惬意地靠在椅背上抽烟，身后的电扇把烟吹向她。

副主管注视着那女孩。漂亮的日本姑娘，他心想，漂亮得几乎能让你忘记她的身份。他甚至有点遗憾必须放她走。要是留着的话还可以提供一点儿有意思的消遣。

“你就是山城贵子，那个爱说‘不’的姑娘。”

“不，”她说道。“那些问题我没有答‘不’。我的回答是有效的。”

“假如你是忠诚的，只需回答‘是’就可以了。”

“我在表格上解释了，那些问题没有意义。”

副主管示意她坐到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但没有给她倒水。

“你们日本人太不懂感恩，”他说道，“我们把你们带到这儿，是为了保护你们，结果你们就知道抱怨和罢工，还表现得鬼鬼祟祟、心怀敌意。”他望向贵子，看她敢不敢反驳。

但她一言不发。她想起邻居和同学眼中的恐惧与厌恶。

过了一阵，副主管深吸一口烟，继续说道：“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没那么野蛮。我们知道日本人有好有坏，但问题在于很难分清好坏。于是我们稍稍打开一扇门，问一些问题。好人很快就跑出来了，坏人仍旧留在里面。人的行为总是服从于本性，忠不忠诚自然会见分晓。然而你非得把问题搞复杂化。”

她张开嘴，但忍住了。这个人的世界里容不下不带任何标签的山城贵子，她最多只能是“好日本人”或者“坏日本人”。

“你上过大学？”副主管换了个话题。

“是的，物理学。我在读研究生，然后……就到了这里。”

副主管吹了个口哨，“从没听说过有女物理学家，不管是不是日本人。”

“我是班里唯一的女性。”

副主管打量着她，就像打量马戏团的猴子，“你一定很自豪，觉得自己非常聪明。也许说滑头更合适。这就解释了你的态度。”

她平静地注视着他，一言不发。

“不管怎样，你似乎有个机会为美国提供帮助，证明自己的确是忠诚的。华盛顿那边的人特别指定要你。如果你同意，就在这些文件上签字，他们明天来接你会告诉更多详情。”

她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可以离开图勒湖¹？”

“别太激动，你不是去度假。”

她迅速翻阅了一遍面前的那堆纸，惊愕地抬起头，“这些文件要我放弃美国国籍。”

“当然，”他被逗乐了，“我们不能把你作为一个美国公民送回日本帝国，对不对？”

送回？她从没去过日本。她在西雅图的日本城长大，然后直接去了加利福尼亚州读大学。她只见识过那么一小片舒适安逸的美国国土，然后就来到这里。她感觉一阵晕眩，“假如我拒绝呢？”

“那就证实了你不愿帮美国打这场仗。我们会相应地处置你和你的家人。”

“我得放弃美国国籍来证明自己是爱国者。你看不出这有多荒谬吗？”

他耸耸肩。

“我的家人怎么办？”

“你的父母和弟弟留在这儿，由我们来照看，”他微笑着说，“这能确保你始终专注于工作。”

贵子被指控为日本的忠实拥护者，是个愿意为天皇效死的二代日裔美国人，而且还迫不及待地放弃了国籍。美国政府出于同情，不愿

伤害一个弱小的女孩，将她列入遣返日本的囚犯名单，以换取在中国香港被日本俘虏的美国人。在图勒湖，亲日的营友们对她的父母表示祝贺，称赞她的英勇，而其他大多数营友则以怜悯的目光看待她的家人。这让山城夫妇感到很困惑。贵子的弟弟也是个“爱说‘不’的小伙子”，对那些原则问题同样拒绝回答，还常常跟其他囚犯打架。不久，他们一家被带到禁闭区，跟营地里的其他囚犯隔离，以便“保护他们”。

华盛顿来的人向贵子解释了到达日本之后的行动。日本人会怀疑她，会对她进行盘问审讯。她必须尽一切可能用言行来证明自己对日本帝国的忠诚。为支持她的故事，政府将释出消息，说她的家庭成员因带头发动囚犯骚乱而被处死，营地随即实施戒严。这样日本人便会认为她跟美国已没有任何瓜葛。她要利用一切资源——那些人意味深长地打量着她婀娜的身躯——获取有用信息，尤其是关于日本的工程技术发展。

他们告诉她：“你给我们的信息越多，你的家人和祖国就越安全。”

贵子的日语是在西雅图日本城的集市里学的，因此，在宪兵队的审讯人员面前，她的语言能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她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同样的问题。

你为什么恨美国人？

你是否一直对日本帝国怀有忠诚？

你听到珍珠港大捷的新闻时是什么感受？

最后，他们宣布她是天皇的忠实臣民，是个骄傲的日本人，而且曾在野蛮的美国人手里备受折磨。由于她的英语技能和理科学历，她被安排去帮助军方的科学家工作，翻译英语论文。她感觉自己仍受到宪兵队的监视，但也不太确定。

政府宣传人员拍摄了她身穿白色实验服在东京工作的视频。一名抛弃美国、为国争光的女物理学家！她象征着新兴的日本。她看着镜头，妆容精致，微笑端庄。她心想，这不是狗跳舞跳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狗必须要跳舞。

帝国陆军军官，物理学家秋叶聪对她很感兴趣。他四十多岁，仪表堂堂，曾去过英国和美国留学。他俯身低声问她，是否有兴趣跟他去冲绳，参与一个重要项目。他一边问，一边伸手拨开她眼前的一缕头发。

1944年3月

在距离东京千里之遥的冲绳，春季非常暖和，甚至算得上炎热。与本土诸岛的繁华都市相比，冲绳显得平静安宁，几乎与现代社会隔绝。这里没有不断劝导人们为战争献身的广播，让战争显得遥远、虚幻。有时候，贵子甚至可以假装自己只是一个在读的研究生。

她在大院里有自己的房间，但很少去那里睡。大多数夜晚，秋叶院长要求她在一旁作伴。有时，他一边让贵子按摩，一边给在家乡广岛的妻子写信。还有时，在他们上床前，他要求贵子用英语跟他交谈，为了“练习一下”。她的美式生活习惯和美式教育似乎对他有特别的吸引力。

贵子不知道98号部队的任务。秋叶似乎并不完全信任她，也从不跟她聊起战争进展和他的工作。他很谨慎，只给她分配最无关紧要的任务：阅读并总结西方那些看似毫无实用性的研究，比如气体扩散实验、原子内部能量的计算和心理学中的竞争理论。但大院里戒备森严，有大约五十名科学家在其中工作，附近的农场都已清空，村民们被强迫迁走。

她的美国联络人通过仆人与她取得联系。如果她想要传递重要物品，便用卫生巾将其裹住，丢在垃圾筒里。仆人会把卫生巾带出大

院，封进一个罐子，交给渔民家庭，投入菲律宾海的某个海底环礁内。之后，会有美国潜艇把它捞起来。

她心想，那卫生巾需要经过漫长的旅途才能抵达美国。沾有经血的白色卫生巾仿佛是对太阳旗的拙劣模仿，人们往往不愿仔细查看。不得不承认，她的联络人很聪明。

有一天，秋叶心事重重，想要到内陆的树林里走一走，并要求贵子一起去。他们把车一直开到路的尽头，然后走向森林深处。贵子心情不错，自从到冲绳以来，她还没有机会探索这座岛屿。

他们经过一片巨大的银叶树林，其垂直的板状根就像大自然制作的日式屏风。他们听到冲绳啄木鸟吱吱的叫声，又看到细叶榕扭曲的气根，仿佛森林仙子从枝头滑落。贵子经过这些圣树时，心中默默祈祷，就像小时候母亲教的那样。

一小时后，他们来到一片林间空地。空地的另一头是个黝黑的山洞，直通地下。一条小溪流入山洞，叮叮咚咚的水声在洞壁间回响。

贵子感觉到山洞里有一股敌意。她似乎能听见呻吟、尖叫和嘶喊责骂。她站得越久，那些声音就变得越响。她膝盖一软，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身体前倾，双手和额头伏在地上，然后说道：“穆诺由乌伊由露姆。”不要指责他人。这是一种她许久不曾使用的语言，就连在她自己耳中听来都很怪。

那些声音安静下来，她抬起头，看到秋叶站在一边，带着难以解读的表情低头望着她。

“对不起，”她说道，然后跪伏在他面前，“小时候，母亲和外祖母都跟我讲琉球语。”

她记起母亲说过的事。她母亲在冲绳上学时，老师让她把“罚札”挂在脖子上，那相当于一块公示牌，说明她是个讲琉球语、不讲日语的坏学生。她母亲的女性先祖世代都是灵媒，擅长与亡灵沟

通。本岛人认为灵媒和祝女²是危险的原始迷信，不利于国家团结，这些习俗必须废除，以便让冲绳人洗净污点，成为日本民族的正式成员。

讲琉球语的都是叛徒和奸细，这是一种禁忌的语言。

“没关系，”秋叶说道，“我不是语言狂热分子。我知道你的家庭背景。你以为我为什么要你一起来？”

秋叶解释说，这山洞据说是数百年前日本军队征服该岛之前，古琉球国王藏匿宝藏的地方。皇军的一些官员认为这个说法值得深入调查，于是他们把一批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奴工，以及被判刑的亲共分子送到山洞里干活。由于指挥官过分热衷于侵吞项目资金，导致囚犯食物不足。他们于去年发动暴乱，所有人都被打死，大约五十具腐烂的尸体仍留在山洞里。他们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你能听见他们说话，对不对？”秋叶问道，“你继承了母亲的灵媒天赋。”

他继续解释说，科学研究者不应该不经核查便贸然否决某种现象。建立98号部队的目的就是研究超自然现象：超感、隔空移物、死者复生，等等。冲绳的灵媒世代与亡者沟通，他觉得最好从这方面入手，看看能有什么发现。

“许多灵媒声称能与横死者对话，但我们一直无法让死者派上用场。他们缺少的是科学解释。

“但现在我们有了你。”

贵子说服两个亡灵，阿泰和三乐，让他们依附到一把丢弃在洞口的铁锹上。他们生前用过这把铁锹，因此比较容易接受。她能依稀看到两个饥饿消瘦的人影附在铁锹柄上。

他们给她看满洲家乡的高粱地，大片红色的植株摇摆起伏，仿佛海浪。他们给她看爆炸的场面和燃烧的房屋，以及一队队行进的士兵。他们给她看妇女的肚子被刺刀剖开。太阳旗下，年轻的小伙子跪成一排，然后被斩下头颅。他们给她看镣铐与锁链，黑暗与饥饿，而当最后的时刻来临时，他们已无可复失，死亡几乎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

“停下，”她恳求他们，“请停下。”

她回想起一件事。那是在西雅图，在他们家狭小的单间公寓里。一如平常，外面在下雨。六岁的她是第一个醒来的。外祖母睡在她身边。

她侧过身，把毯子往上拉，盖住外祖母。恩嬷生病了，夜里会发抖。她用手触摸外祖母的脸颊。每天早上，她总是这样叫醒外祖母，然后她们躺在一起低声说笑，等着窗外逐渐亮起来。

但这次有点不对劲。外祖母的脸很冷，而且像皮革一样硬邦邦的。年幼的贵子坐起身，看到外祖母的幽灵坐在地垫另一头。贵子看看身旁的躯体，又看看幽灵，她明白了。

“恩嬷，玛卡伊伽？”她问道。你要去哪里？尽管父亲说这是个坏习惯，但外祖母一直跟她讲琉球语。“如今在日本城，我们都得做日本人，”他说，“冲绳人没有未来。”

“纳玛里基玛。”外祖母说。回家。

“恩基恰阿比拉。”再见。她开始哭，而大人们也醒来了。

母亲带着外祖母的一枚戒指独自回到冲绳。贵子和母亲一起劝说外祖母依附到那枚戒指上。“牢牢地附住，恩嬷！”外祖母在她头脑中绽露出微笑。

“你现在也是个灵媒了，”母亲对她说，“没什么比客死异乡更惨的。死者的灵魂回不去家乡便无法安息。帮助他们是灵媒的职

责。”

他们将那铁锹带了回去。秋叶非常兴奋，一路上吹着口哨，哼着歌。他向贵子询问幽灵的详情：他们长什么样，声音如何，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想要回家。”她说道。

“是吗？”秋叶踢了一脚路边的一丛蘑菇，碎屑四处飞散，“告诉他们，如果帮我们取得战争胜利，他们就可以回家。他们活着的时候太怠惰，没能为天皇效力，但现在还有机会补偿。”

他们经过榕树林和银叶树林，经过一丛丛木槿和叶片犹如巨大象耳的姑婆芋。但贵子无心再欣赏风景。她感觉几乎难以把持体内的“玛布伊”，即生灵之气。

秋叶给她看产品原型：一个中间有块隔板的金属盒，隔板上布满覆有半透明丝膜的小孔。

“灵媒告诉我，幽灵很虚弱，几乎无力移动实物，甚至不能从桌上拿起一支笔。他们最多只能稍稍挪动一根丝线。是这样吗？”

她表示赞同。幽灵跟物质世界的互动的确很有限。

“我猜那些女人说的是实话。”秋叶沉思道，“我们对其中一些人用了酷刑，看她们是不是对能力有所隐瞒。”

她尽力模仿着他平静的表情。

“战况不太顺利，”秋叶说，“跟宣传人员讲的不一样。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处在防御状态，美国人通过太平洋上的一座座岛屿不断推进。他们缺少勇气和技巧，却拥有财富和无穷无尽的补给物资。这一直是日本的弱点。我们的石油和其他重要物资即将耗尽，需要寻找意想不到的能量来源，以扭转战局。”

秋叶抚摸着她的脸，虽然不太情愿，但她发现自己在她轻柔的触摸下变得松弛下来。

“1871年，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设计了一种巧妙的引擎。”秋叶继续说道。贵子想说，她知道麦克斯韦的主意，但秋叶不予理会，演讲兴味正浓。“他不是日本人，但也算很聪明了。”他补充道。

“一盒空气里充满高速运动的分子。它们的平均速度就是我们认知中的温度。

“但实际上，空气分子的速度并不相同。能量较高的分子移动速度快，另一些分子则移动较慢。假设盒子中间有一道活板门，我们让一个小妖³站在门边。小妖观察着盒子里来回反弹的分子，当他看到速度较快的分子从右侧朝着门的方向运动，就打开门，让它进入左侧，然后立刻把门关上。当他看到速度较慢的分子从左侧朝着门的方向运动，就打开门，让它进入右侧，然后立刻把门关上。一段时间过后，尽管小妖没有直接操控分子，也没有将能量导入系统，整个系统的熵值却下降了，盒子左侧都是高速运动的分子，变得比较热，而右侧都是较慢的分子，变得比较冷。”

“利用热量的差异，可以完成一些实在的工作，”贵子说，“就像截住水流的大坝。”

秋叶点点头，“小妖只是让分子根据自身的特性进行分类，在此过程中，他将信息转换成能量，绕过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必须造出这样的引擎。”

“但那只是一个思想实验。”贵子说，“要去找这样的小妖？”

秋叶对她露出微笑，贵子感觉到一股寒意顺着脊椎蔓延。

“这就是你的任务了。”秋叶说道，“你去教那些幽灵把热分子和冷分子分开，为引擎提供动力。成功之后，我们就能凭空产出无穷

无尽的能量，建造出不烧柴油也无需浮上水面的潜艇，不耗燃料也无须着陆的飞机。利用亡灵提供的能量，我们将让纽约和旧金山陷入火海，把华盛顿炸回一片沼泽，所有美国人都将丧命，在恐惧中尖叫。”

“咱们试试这个游戏，”贵子对阿泰和三乐说，“如果你们能做到，我也许有办法送你们回家。”

她闭上眼睛，让灵魂飘荡出去，与幽灵的意识相融合。她试图与他们共享视觉，透过他们的眼睛观察周围环境。由于不受物理实体的限制，他们可以将感官聚集于极小的尺度和极短的时间，让一切都显得巨大而缓慢。但他们不识字，也没受过教育，不知该如何观察。

她继续稳住他们的注意力，同他们分享她的知识，教他们把空气看作一片由来回反弹的玻璃珠构成的海洋。

她引导他们来到盒子中间，那里覆盖着隔板的薄膜由一缕缕丝线构成。她以极度的细致与耐心引导他们静静等待，直到一粒分子朝着隔板移动。“打开！”她喊道。

她看着阿泰和三乐用尽全力把丝线拉扯弯曲，露出一个小缺口让空气分子穿过去。

“快，快一点！”她喊道。她教他们加快速度，不断开关隔板上的门洞，分开快速和慢速的分子。

不知过了多久，她睁开眼，猛吸一口气，她的“玛布伊”完全回到了体内。时间恢复了正常，幽暗的屋子里，尘埃在阳光照射下缓缓飘移。

她将手放到金属盒上，感觉到它逐渐变热，她一阵战栗。

到了深夜，贵子待在自己房间里。她跟秋叶解释说，每月的例假来了。他点点头，找了一名女仆作伴。

她发现整个计划中最困难的部分竟然是让阿泰和三乐躲进卫生巾。他们曾经遭受如此多苦难，却不愿接受这件事，她感觉有点荒谬。但男人就是那么古怪。最后她终于说服他们，这是回家的唯一途径，尽管路途漫长而迂回，需要绕过半个地球。他们信任她，因此不情不愿地遵从了她的要求。

她筋疲力尽地坐到桌边，在半盈的月光下开始书写报告。

美国间谍带来消息，美国人正在研究一种靠原子裂变产生能量的新武器。德国人多年前就已实现铀裂变，日本也有同样的项目。美国需要加快脚步。

贵子知道，要制造基于铀的原子弹，关键是得取得适用的铀元素。铀有两种同位素，铀-238和铀-235。自然界中99.284%的铀是以铀-238的形式存在，但要实现持续的核链反应，主要得靠铀-235。这两种同位素无法以化学方法区分。

贵子想象铀原子以化合物的形式挥发到空中，分子互相碰撞，就像金属盒子里的空气。含有较重的铀-238的分子比含有较轻的铀-235的分子平均速度略微慢一点点。她想象分子在试管中来回反弹，而幽灵们则守在靠近顶端处，让速度较快的分子通过，但把较慢的分子挡在试管内。

“如果你们帮助美国赢得这场战争，你们就可以回家。”她低声对幽灵说道。

她写下自己的建议。

贵子心想，在幽灵帮助下制造出的核弹威力究竟有多大？是不是比太阳更亮？能不能将一整座城市淹没在火海中？会不会制造出数百万尖叫的幽灵，永远都回不了家？

她略一犹豫。她是杀手吗？如果她不作为，有些人会死。无论她怎么做，总是会有人死。她闭上眼睛，想起家人，希望他们的日子不至于太艰难。她弟弟是个问题，他整天情绪抑郁，充满愤怒。她想象

图勒湖营地所有的门都打开了，人们蜂拥而出，仿佛高能分子。战争结束了！

写完报告之后，她希望美国国内的分析师们不要以为那是疯子的呓语。她特别用双划线标注，要求让母亲跟阿泰和三乐合作，并在工作完成之后，帮助他们回家。

“他们逃跑了是什么意思？”秋叶似乎并不生气，而是显得很困惑。

“我没法跟他们解释清楚需要做什么，”贵子伏在地上说道，“很抱歉。我答应他们的奖励诱惑太大。他们欺骗我，让我一度以为实验成功了，但事实证明那只是我的想象。他们一定是害怕我发现他们的欺诈行为，于是连夜逃走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山洞里找其他幽灵。”

秋叶眯缝起眼睛，“其他灵媒从没遇到过这种事。”

贵子的视线盯着地面，心口怦怦直跳，“请理解，这些幽灵本来就不是天皇的忠诚臣民。他们是罪犯。对于中国人，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有意思，你是说我们应该让忠诚的臣民自愿参与这项任务？比如说，让他们变成幽灵，更好地为天皇效力？”

“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贵子说，她感觉嘴里很干，“就像我说的，理论没有问题，但我认为这任务难度太大，普通的士兵和农民难以胜任，哪怕他们的幽灵对天皇充满热忱。我们暂时应该先进行其他研究。”

“暂时。”秋叶说道。

贵子咽下恐惧，对他露出微笑，然后开始除去衣衫。

1945年6月

那村庄依山而建，在大山的庇护下躲过了大部分轰炸与炮击。不过当他们蜷缩在小屋里时，地面仍然时不时一阵阵震颤。

他们无处可逃。海军陆战队于两个月前登陆，缓慢无情地不断向前推进。数周前，98号部队的大院被炸成了废墟。

村民们聚集在小屋外的广场里，听一名士官讲话。他脱掉了衬衫，肮脏的皮肤底下凸显出一根根肋骨。几个月来，食物一直实行配给制，许多平民受命自裁，好让皇军的补给能持续更久，但食物终究还是吃完了。

聚集的人群里有妇女，也有幼童和老人。数天前，所有身体健全的男人，包括男孩，都手握竹矛，朝着美国陆战队发起自杀冲锋。

贵子也有跟那些男孩道别。战斗之前，有些少年十分平静，甚至带着渴望。“让那些美国人见识一下我们冲绳人的大和魂！”他们一起高喊，“只要我们仍在战斗，就能保证本土诸岛的安全！”

他们没一个人回来。

那名士官的腰带上挂着一把剑。头上绑的一字巾破破烂烂，沾着血迹。他来回踱步，泪流满面，充满愤怒与悲伤。问题出在哪里？日本是无敌的。一定是血统不正的冲绳人犯的错，毕竟他们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虽然他们逮到许多用难懂的方言窃窃私语的叛徒，并将他们处决，但一定还有更多人偷偷地在帮助美国人。

“美国人朝每一栋房子里开枪，每一栋有妇孺居住的房子。他们听到婴儿的哭声也不停手。他们是畜生！”

贵子一边听他讲，一边想象当时的场景。士官描述的是美国人攻打山那边的村庄时的情景。日本兵退入房舍中，把村民当作人盾。有的女人拿着长矛冲向陆战队。陆战队队员开枪打倒她们，然后朝屋内射击。现在要区分平民和士兵已经太迟了。

“他们会强暴你们每一个人，还会当面折磨你们的孩子，”士官说道，“不要让他们得到满足。为天皇献出生命的时刻到了。我们的

灵魂将获得胜利。日本永不言败！”

有些孩子开始哭闹，他们的母亲予以安抚。她们用空洞的眼神瞪视着拼命手舞足蹈的士官。她们对“强暴”这个词没有反应，皇军在发起自杀攻击的前一夜，就已经拿这些女人充当最后的疯狂享受。她们很少有人抵抗。这就是战争，不是吗？

每个家庭的负责人都领到一枚手雷。早些时候，每个家庭可以拿到两枚，一枚给敌人，一枚给家人。但手雷也快用完了。

“到时候了。”士官喊道。村民们谁都没有动。

“到时候了！”士官重复道。他用枪指向一名母亲。

那母亲把两个孩子拉到身边，一边嘶喊，一边拔掉手雷的引信，并将手雷抱在胸前。她继续尖叫，直到尖叫声被爆炸突然截断。血肉四散飞溅，有一些落在士官脸上。

其他母亲和老人开始哭喊，然后是更多爆炸声。贵子用手指塞住耳朵，也无法阻隔亡灵们持续不断的嘶喊。

“是时候轮到我们的。”秋叶说。他像往常一样平静，“我可以让你选择死法。”

贵子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他伸手抚摸她的脸颊。她往后退缩，秋叶停下来，露出嘲讽的笑容。

“但我们要做个实验，”他说，“你是天皇忠实的臣民，而且受过科学教育，我要看看你的幽灵是否能做其他幽灵办不到的事，充当‘麦克斯韦之妖’。我想知道我的引擎是否有效。”他朝房间角落里的金属盒甩了甩头。

贵子看到了秋叶疯狂的眼神。她强迫自己保持镇静，仿佛跟孩子说话般，轻声细语地说道，“也许你应该考虑投降。你是重要人物，鉴于你所掌握的知识，他们不会伤害你。”

秋叶笑出声来，“我一直怀疑你口不对心。在美国生活这么久，你被腐蚀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证明对天皇的忠诚。你可以选择怎么

死，不然我就替你决定了。”

贵子看着秋叶，眼前这个人可以若无其事地对老妇施以折磨，愉快地想象着一座座城市在火焰中毁灭，还可以在冷漠平静中兴起杀人的念头，就为了让死者的灵魂为死亡机器提供动力。但这些年来，只有他对她表现出近乎爱意的温柔。

她对他感到恐惧，想要朝着他尖叫。她既憎恨他，又怜悯他。她既想看死，又想拯救他。但最重要的是，不管他遭遇何种命运，她都想活下去。这就是战争，不是吗？

“你说得对，院长。但是，在我死之前，请让我再快活一次吧。”她开始脱裙子。

秋叶闷哼了一声，放下枪，开始解皮带。即将到来的死亡反而令他产生更强烈的欲望，想必对这女孩来说也一样。

他的注意力松懈下来。

也许他对那女孩太苛刻了，其实她还是很忠诚的。他会怀念她脸上偶尔闪过的古怪而惹人喜爱的美式表情，怀念她介于惧怕与渴望之间的眼神，仿佛一只在回家路上迷途的小狗。他心想，这一次要对她温柔一点，就像很久以前跟妻子刚结婚时那样。（想到妻子一个人在广岛，连他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一时间，他感觉一阵揪心。）然后，他打算掐死她，以珍藏她的美丽。是的，就是这样，在达到高潮的那一刻，他要把贵子送上黄泉路，然后自己也跟着一起去。

当他抬起头，贵子不见了。

贵子不停地奔跑，慌不择路。她只想尽可能远离秋叶和那些尖叫的幽灵。

她看到远处有一抹鲜艳的色彩。那是……是的！是星条旗在风中飘荡。她的心跳到了喉咙口，突发的喜悦几乎要了她的命。她加快速度奔跑。

从山丘顶端俯瞰，她看到一座小村庄。到处都是死尸，有日本人也有美国人，有女人也有婴孩。鲜血渗入了土地，而那面旗在热风中骄傲地飞舞着。

她看到陆战队队员在四处走动，朝着地上的日本人尸体吐口水，从军官的尸体身上捡拾佩剑之类的纪念品。有些人疲惫地坐在地上休息，有些人朝着畏缩在房屋门口的妇女走去。当陆战队队员走到门口时，那些女人没有抵抗，只是静静地向屋里退去。这就是战争，不是吗？

但战争快结束了。她快要回家了。她凭着仅剩的一点力气冲过最后一百英尺树林，进入村子里。

两名陆战队队员猛然转过身，面对着她。他俩很年轻，跟她弟弟差不多大。贵子能够想象自己在那两人眼中的模样：衣衫褴褛，脸和头都好几天没洗，从秋叶身边逃离时，一侧胸脯还赤裸着。她想象自己用英语跟他们交谈，带着西雅图地区抑扬顿挫的语调，元音圆润，辅音朴实。

那两名陆战队队员脸上十分紧张，充满恐惧。他们以为战事已经结束，但这是不是又一次自杀冲锋？

她张开嘴，试图从紧锁的喉咙里憋出句话来。她嘶哑地说：“我是美——”

一梭轰鸣的子弹向她射来。

两名陆战队队员站在她身旁。

其中一人吹了个口哨，“这日本妞真漂亮。”

“是挺漂亮，”另一个说道，“就是受不了这眼神。”

血从贵子的胸口和咽喉里汨汨地冒出来。

她想到在图勒湖的家人，还有她签的那堆文件。她想到那两个被她用自己的经血当掩护偷偷送走的幽灵。她想到那名把手榴弹抱在胸

前的母亲。接着，她的头脑被尖啸呻吟的亡魂所包围，他们的悲哀、恐惧和痛苦令她难以承受。

战争打开人们心中的一道门，里面的东西已经泄漏了出来。没有小妖守在门口，世界的熵值便会增加。

这就是战争，不是吗？

贵子飘浮在自己身体上方。两名陆战队员早已对她失去兴趣，往别处去了。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身体，悲伤但并不生气。她望向远处。

那面残破而污秽的旗帜仍在骄傲地飘荡。

她飘浮着靠近它。她要渗入那红色、白色与蓝色交织的纤维。她要拥抱那些星星和条纹，依附于它们之间。那旗帜会被带回美国，她也将跟着一起回去。

“纳玛里基玛，”她对自己说，“我要回家了。”

[1](#) Tule lake，二战时期美国针对日裔设立的管理最森严的隔离中心所在地。

[2](#) 古代琉球国（今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奄美群岛）的琉球神道教女祭司。

[3](#) 麦克斯韦之妖（Maxwell's demon），是在物理学中假想的妖，能探测并控制单个分子的运动，是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为了说明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可能性而设想的。